PL
2733
.U27
T3
v.1

UNIVERSITY OF
ILLINOIS LIBRARY
AT URBANA-CHAMPAIGN
ASIAN

繡像蕩寇志

山陰俞仲[illegible]著

结水滸傳

書業堂藏板

同治己巳新鐫

俞仲華先生著

蕩寇志

書業堂藏板

PL 2733 .U27 T3 V.1

萬歲走吳于皆東籬
山人讀劉於丙辰仲
明季署書王叔明山人之
云回是君源耐庵水滸
傳而堂于深去也水滸
狀君逸〻子下〻

而從能從之道法書
書祖習之足至而足
至道筆偏足六射應
用流義氣象驕鳴同
是思大聲疾呼挽至
深而立之付而子一百年

之書業以張伯英之後世之學王羲之書者風度手恒是年中之二歸之翼法晉宋遺以矣法山人書丁巳清明前一日書江漁父淡撰

書

[redacted]

蕩寇志原叙

此志何為而作也因施耐庵[illegible]前有水滸傳之作寫宋江等百有八人橫肆於水旁崖側無非敘邪以逆幾叛道之蔑遺發刁之推捕愛吏昏之闖羅逼入綠林以匿其奸[illegible]

許繪形寫聲極情盡態雖似表章
任俠之風而實摘發盜賊之狀
也從古至今無人不讀而誤解者多
能細心體察者鮮不目為英雄之筆
勸矣所以有羅貫中者不明大義妄
造偽且擬筆仍名滸以偽為真繼

奸臣國玦讖梨棗殘之下以益於信學參誤為實乃未免狗尾續貂者皆耐庵作傳之旨是誅名義中之罪人也詞蜜聖歎先生出不憚煩之遂屢剔刷經詐偽之情形畢露而奸徒之結局未詳世有好談書

詼宗求之究竟甘綴覺游藝鮮棲
介以吾歸余詼友仲華俞君保娛邪
說之足以惑人忠義盜賊之不容亦
雜舊抹夜之亂靈假雷霆之顯化
無酬嘗中爰繼附庵多游之結
筆此七十卷名之曰蕩寇志蓋以尊

王臧冠爲王以兇盜賊之餘黨敗忠
義之臣客假借混騰而使王下民一方
之屠黎百姓廢食除飲扣措於兇
多化日之中共啫沐
聖天子深仁厚澤所由來而遵道
遵路以守王章親上尊君以完稅課

做好人行好事一輩以結了下於太平而
長享此和親康樂之休也是書於世
道人心不無維持云

旹

同治七年仲春上浣

長洲陳無
仁和徐佩珂
拜敘

重刻俞翀季先生蕩寇志敘

忠義者生民固有之天真絲毫不能假借古聖賢立說垂經闡明乎綱常也理嚴立

乎子臣之防無非欲使天下後世讀其書審其義因以觸發其眞良也第聖經賢傳義至精微非學士大夫未易深體而撮舉

世事揚厲鋪張徵見于稗官野史者雖販夫旺隷靡不樂取而閒觀茍其持論新奇意旨鈞歸正大則傳誦者必多其感人尤

易入善哉俞仲孚先生之蕩寇志乎因耐菴水滸傳體其徵義暢發俳詞十分五光層見疊出總以忠奸兩路劃開到底其間

脈絡貫通前後文迴環與應而成敗倚伏鬼神亦若有黙運之機此不獨足悅人目并足感人心也余已其原刊大板遂漫闕

余覺雖小說實有關世衜人心者曰蕩寇誠非虛語顧特恐傳之難遍也爰校其件訛亟付剞劂宛成袖珍傳行括易納巾箱

居亦便于撿閱流傳徧覽咸知忠義非可僞託盜賊斷無善終即誤入歧途者亦凜然思翻然悔轉邪就正熙熙然共享太平

之樂也豈不休哉
者
同治七年仲春上浣
古渝仁山氏識

結水滸目錄

第七十一回

猛都監興師勦寇　宋天子訓武觀兵

第七十二回

女飛衛發怒鋤奸　花太歲癡情中計

第七十三回

北固橋郭英賣馬　辟邪巷希真論劍

第七十四回

希眞智鬭孫推官　麗卿痛打高衙內

第七十五回
東京城英雄脫難　飛龍嶺強盜除蹤

第七十六回
九松浦父女揚威　風雲莊祖孫納客

第七十七回
皂莢林雙英戰飛衞　梁山泊羣盜拒蔡京

第七十八回

蔡京私和宋公明　天彪大破呼延灼
第七十九回
蔡太師班師媚賊　楊義士旅店除奸
第八十回
高平山騰蛟避仇　鄆城縣天錫折獄
第八十一回
張觷智穩蔡太師　宋江議取沂州府
第八十二回

宋江焚掠安樂村　劉廣敗走龍門廠

第八十三回
雲天彪大破青雲兵　陳希真夜奔猿臂寨

第八十四回
苟桓三護猿臂寨　劉廣夜襲沂州城

第八十五回
雲總管大義討劉廣　高知府妖法敗麗卿

第八十六回

女諸葛定計捉高封　玉山郎請兵伐猿臂

第八十七回
陳道子夜入景陽營　祝永清贅姻猿臂寨

第八十八回
演武廳夫妻奪寶　猿臂寨兄弟歸心

第八十九回
陳麗卿力斬鐵背狼　祝永清智敗艾葉豹

第九十回

陳道子草創猿臂寨　雲天彪征討清真山
第九十一回
傅都監飛鎚打冠勝　雲公子萬弩射索超
第九十二回
梁山泊書諷道子　雲陽驛盜殺侯蒙
第九十三回
張鳴珂薦賢決疑獄　畢應元用計誘蠹奸
第九十四回

司天臺蔡太師失寵　魏河渡宋公明折兵
第九十五回
陳道子鍊鐘擒巨盜　金成英避難去危邦
第九十六回
鳳鳴樓紀明設局　鸞歌巷孫婆誘姦
第九十七回
陰秀蘭偷情釀禍　高世德縱僕貪贓
第九十八回

豹子頭慘烹高衙內　猾冠仙戲阻宋公明
第九十九回
禮拜寺放賑安民　正一村合兵禦寇
第一百回
童郡王飾詞諫主　高太尉被困求援
第一百一回
猿臂寨報國興師　蒙陰縣合兵大戰
第一百二回

金成英讓復曹府　韋揚隱力砍董平
第一百三回
高平山叔夜訪賢　天王殿騰蛟誅逆
第一百四回
宋公明一月陷三城　陳麗卿單鎗刺雙虎
第一百五回
雲天彪收降清真山　祝永清閑游承恩嶺
第一百六回

魏輔樑雙論飛虎寨　陳希眞一打兗州城

第一百七回

東方橫請元黃吊掛　公孫勝破九陽神鐘

第一百八回

眞大義獨赴甑山道　陳希眞兩打兗州城

第一百九回

吳加亮器攻新柳寨　劉慧娘計窘智多星

第一百十回

祝永清闖入寶李谷　陳希真三打兗州城
第一百十一回
陳義士獻馘歸誠　宋天子誅奸斥佞
第一百十二回
徐槐求士遇任森　李成報國除楊志
第一百十三回
白軍師巧造奔雷車　雲統制兵敗野雲渡
第一百十四回

宋江攻打二龍山　孔厚議取長生藥

第一百十五回
高平山唐猛獲神獸　秦王洞成龍捉參仙

第一百十六回
陳念義重取參仙血　劉慧娘大破奔雷車

第一百十七回
雲天彪進攻蓼兒洼　宋公明襲取泰安府

第一百十八回

陳總管兵敗汝河渡　吳軍師病困新泰城
第一百十九回
徐虎林臨訓王麒麟　顏務滋力斬霹靂火
第一百二十回
徐青娘隨叔探親　汪恭人獻圖定策
第一百二十一回
六六隊大攻水泊　三三陣迅掃頭關
第一百二十二回

吳用智禦鄆城兵　宋江奔命泰安府

第一百二十三回
東京城賀太平誅佞　青州府畢應元薦賢

第一百二十四回
汝河渡三戰黑旋風　望蒙山連破及時雨

第一百二十五回
陳麗卿鬭箭射花榮　劉慧娘縱火燒新泰

第一百二十六回

凌振捨身轟鄆縣　徐槐就計搗頭關
第一百二十七回
哈蘭生力戰九紋龍　麗致果計擒赤髮鬼
第一百二十八回
水攻計朱軍師就擒　車輪戰武行者力盡
第一百二十九回
吳用計間顏務滋　徐槐智識賈虎政
第一百三十回

麗卿夜戰扈三娘　希真晝逐林豹子

第一百三十一回
雲天彪旗分五色　呼延灼力殺四門

第一百三十二回
徐虎林捐軀報國　張叔夜奉詔興師

第一百三十三回
衝頭陣王進罵林沖　守二關雙鞭敵四將

第一百三十四回

沉螺舟水底渡官軍　臥瓜鎚關前激石子
第一百三十五回
魯智深大鬧忠義堂　公孫勝攝歸乾元鏡
第一百三十六回
宛子城鬭賊就擒　忠義堂經略勦盜
第一百三十七回
夜明渡漁人擒渠魁　東京城諸將奏凱捷
第一百三十八回

獻俘馘君臣宴太平　溯降生雷霆彰神化

第一百三十九回
雲天彪進春秋大論　陳希眞修慧命眞傳

第一百四十回
辟邪巷麗卿悟道　資政殿嵇仲安邦

結子
牛渚山羣魔歸石碣　飛雲峰天女顯靈蹤

龍光謹按道光辛卯壬辰閒粵東猺民之變先

君隨先大父在頁羽從戎緣先君子素嫻弓馬
有命出按邊以功獲議敘已而歸越以岐黃術
遨游於西湖閱歲壬寅海疆戒嚴又獻策轅門
備陳戰守器械見賞於劉玉坡撫軍晚歸元門
兼修淨業己酉春王正月無疾而逝著有騎射
論火器攷戚南塘紀効新書釋醫學辨症淨土
事相皆屬稿而未鐫而尤有卷帙繁重者則蕩
寇志是蕩寇志所以結水滸傳者也慼兆於嘉

慶之丙寅草創於道光之丙戌迄丁未寒暑凡二十易始竟其緒未遑修飾而歿龍光賦性鈍拙曷克纂修惟憶先君子素與金門范先生循伯邵先生最友善是書之作也曾經兩先生評隲當其朝夕過從一庭議論所有傳中餘緒以及應行修潤之處龍光亦竊聞之遂不揣譾陋手校三易月惟以不背先君本意而止書成郵寄金陵請質於午橋徐君徐君爲父執中最腆

勢慫恿付梓并慨然出貲以成之嗟乎爾雅之
管深而冊不善讀者輒誤解而復壞於羅貫中
之續貂誠哉盜言孔甘亂是用彰矣若先君子
遺意雖以小說稗官爲游戲而於世道人心亦
大有關係故有是作然非浩仰兩先生不克竟
其成非午橋徐君不能壽諸梨棗也是書之原
委有如此云爾咸豐元年辛亥夏五月辛丑望

男　龍光　謹識

蕩寇志緣起

仲華十有三齡居京師之東長安街夢一女郎仙姿絕代戎裝乘赤騾攬轡謂仲華曰余雷霆上將陳麗卿也助國家殄滅妖氛化身凡三十六矣子當為余作傳仲華唯唯將有所問驚霆裂空電燄流地簷頭瀑布淵湃悸而寤靈爽不可接也仲華夙好事既感斯兆經營屢屢而未慊志偶見東都施耐庵先生水滸傳甚驚其才維誦迴環追尋其旨覺其命意深厚而過曲曰是可藉為題矣踵而要其

成隨時隨事信筆而發明之謂直雷霆付囑也可謂仲華附會也亦可唉夫文章得失小不足悔耐菴固已先言之矣夢則嘉慶十一年四月初九日編三下　忽來道人自題


張叔夜



張伯奮


張仲熊


劉廣

雲天彪





苟桓


雲龍


劉慧娘


劉麒


康捷


欒廷玉


真祥麟

陳希眞




祝永清


歐陽壽通

李宗湯




蓋天錫


李成


傅玉


陳麗卿


辛從忠


鄧宗弼


風會



陶震霆


張應雷


畢應元


欒廷芳


唐猛


劉麟


賈夫人



王進


名忻



徐和

任森




王天霸



顏務滋


哈蘭生


龐毅


梁横


汪恭人


真大義



苟英


徐青娘


張鳴珂


韋揚隱

楊騰蛟





祝萬年


賀太平

山陰忽來道人俞萬春仲華甫手著

這一部書名喚作蕩寇志看官你道這書為何而作緣施耐庵先生水滸傳並不以宋江為忠義衆位只須看他一路筆意無一字不描寫宋江的奸惡其所以稱他忠義者正為口裏忠義心裏強盜愈形出大奸大惡也聖歎先生批得明明白白忠於何在義於何在總而言之既是忠義必不做強盜既是強盜必不算忠義乃有羅貫中者忽撰

出一部後水滸來。竟說得宋江是真忠真義。從此天下後世做強盜的。無不看了宋江的樣。心裏強盜。口裏忠義。殺人放火也叫忠義。打家刧舍也叫忠義。戕官拒捕攻城陷邑也叫忠義。看官你想這喚做甚麼說話。真是邪說淫辭。壞人心術。貽害無窮。此等書若容他存留人間。成何事體。竟道小說閒書不關緊要。須知越是小說閒書越發播傳得快。茶坊酒肆。燈前月下。人人喜說。箇箇愛聽。他這部書既已刊刻行世。在下亦不能禁止他。因想當年宋江並沒

有受招安平方腊的話只有被張叔夜擒拏正法一句話如今他既妄造僞言抹煞當年事我亦何妨提明眞事破他僞言使天下後世深明盜賊忠義之辨絲毫不容假借況夢中既受囑於眞靈燈下更難已於筆墨看官須知這部書乃是結耐庵之前水滸傳與後水滸絕無交涉也本意已明請看正傳

第七十一回

猛都監興師勦寇

宋天子訓武觀兵

話說梁山泊上天罡星玉麒麟盧俊義當夜做了一場凶夢夢見長人嵇康手執一張弓把一百單八個好漢都在草地裏盡數處決不留一個驚出一身大汗醒轉來微微閃開眼只見天下太平四個青字心頭兀自把不住的跳想道明明清清是眞却怎麼是夢披衣坐起看桌子上那盞殘燈半明不滅便去剔亮了燈再看那四壁靜悄悄地只聽得方纔那片哭聲還在耳邊眞個不遠盧俊義大疑道

恰他真有此事跳下牀來走到房門邊細聽。越聽越近了一不錯只在房門外天井裏哭得好不悲傷盧俊義大怒道著鬼麽。我此刻還怕他是甚便去牀上拔了腰刀右手提著左手去拔了門閂。扯開房門大踏步趕出天井裏看時。只見滿庭露氣殘月在天那片哭聲兀自在。青草裏盧俊義直趕到外邊一看。呸原來是青草堆裏許多秋蟲在那里唧唧嘈嘈的亂鳴亂叫盧俊義看了一轉走進房來把房門仍就閉上把腰刀插好了坐在那把椅子上燈光下

想將起來好不懊悔歎口氣道再不道我盧俊義今年三十二歲卻在這里做強盜夢雖是假若只管如此下去這般景象難保不來招安不知在何日可恨那班貪官汚吏閃到我這般地位今日如果做得成亦未嘗不妙聽那譙樓更次已是四鼓一點又想了一回只得上牀去睡翻來覆去那里睡得著聽著更鼓漸漸五點正要睡去忽聽外面人聲熱鬧盧俊義聽了半歇愈加驚疑正要起身去看房門外一派腳步聲已趕到房門前亂敲亂叫道盧頭領

喚起來。盧俊義喫了一驚。跳下牀來。忙問甚事。外面兩三個人應道。頭領快來。不好了。盧俊義大驚。一面開門。一面問道甚麽事不好。那四個外護頭目道。忠義堂上火起了。正燒著哩。盧俊義聽說是火起。倒反放了心。隨那幾個頭目趕到忠義堂前。只見烈燄漲的通紅。那面替天行道的杏黃旗已被大火捲上。連旗竿都燒了。宋江同許多頭領立在火光裏。督押火兵軍漢各執救火器具。亂鬨鬨的撲救。那火那里一時救得滅。只見嗶剝爆響。煙紅焰火片

火鴉。翻翻滾滾的只顧往天上捲去。西風又大。烈焰障天。
殘月晴星都無顏色。那些水龍水箭橫空亂射。好似與他
澆油。滿地下的水淋得像河裏一般。那火總不肯熄。只見
公孫勝打散頭髮。仗劍噀水。驅那力士天丁就撒泊裏的
水來潑。雖有幾處烏雲肯撒來。怎當得火勢甚盛。反把烏
雲衝散。落下來的沒得幾點。全不濟事。公孫勝只顧踏罡
步斗誦咒。催逼直到天色大明。火勢已衰。那烏雲方得盡
緊。大雨滂沱。潑滅了餘火。及至太陽出來。忠義堂已變了

片瓦礫白地那兩邊的房屋也不免延燒了幾處衆軍漢把一切器具及各頭領的箱籠什物仍般歸原處宋江到後面廳上坐落大怒叫把忠義堂上本夜值宿那兩個頭目二十個軍漢一齊拏來鐵面孔目裴宣嚴訊因何失火立等回報山前山後各處頭領已自得知火起不敢擅離職守都差人來稟安少刻裴宣親來稟覆嚴訊兩個頭目都供稱四鼓時候看見一個人身子甚長手執著一張弓走上忠義堂來衆人喝問那人並不答應上前去捉他

御不見了正驚疑間不知怎的卻火起又閧訊衆人都這般說只有幾個睡着的說不知情盧俊義在旁邊聽得心中大驚衆頭領也都駭然只見宋江道這厮們眼見是不良心不知薰蔽煙煮飲食走了這火卻將這號房話來支吾竟照我們定的條律凡失火燒燬忠義堂忠義堂上房及軍營房內燒燬中軍帳房不及合旗令箭兵符調信者不分首從皆斬立决律斬立决說罷便伸手去案上取那面刑人的白旗拔下來擲去就叫裴宣典刑盧俊義忙止前

止杜宜哥哥容稟這事委實蹊蹺小弟四鼓之時也得一夢夢見一個長人執弓到忠義堂醒來便已火起正與頭目衆漢們的口供相符恐眞有別情宋江笑道兄弟這班男女你救他則甚我若賞罰不明何以令衆遂不聽盧俊義的話催裴宣斬訖報來裴宣只得拾起那面旗來走出去只聽得轅門外砲響須臾血淋淋的三十二顆首級獻於堦下裴宣繳令畢宋江吩咐將首級去號令了對衆頭領道皆因我宋江一個人做下了罪孽平日不忠不孝以

致上天降這火災示警倘我再不改還望衆弟兄匡救我衆頭領道兄長過謙吳用道那日識天書的何道士在山上時曾對小可說起他說深明堪輿相地之術說這梁山木是廉貞火體那忠義堂照對山前南旺營門壁朱紅的又是甚麽祝融拜衛今年七月盡防有火災小可以爲無稽之談不放在心今日果應其言何不再叫他來問一聲宋江道軍師何不早講便差人賫帶銀兩去聘請何道士這里山前山後衆頭領差來禀安問候的絡繹不絕宋江

也謝了衆人去上房裏尊了太公的安不兩日何道士請到宋江請他進來見禮畢賜坐宋江問起忠義堂將要動工卻如何起造何道士道小道前日在此曾對吳軍師說起七月大火西流之時忠義堂必有火災今日果應將來造時不可正山午向須要偏亥山巳向兼壬丙三分大利四面都用廠軒露出天日比舊時低下三尺六寸門壁不可用紅卻使儀制如此也須帶紫黑色不可全紅忠義堂三字舊用金紅金字金須綠地黑字如此起造不但永無

凶吉而且包得山寨萬年興旺宋江大喜便邀何道士同一千頭領到那忠義堂屋基地上那龍蟒已自打掃乾淨何道士就在空地上安放羅經打了向椿另畫了四至八道的界限都畢宋江設筵款待宋江開問道山下近來有甚新聞否道士道別的沒有只有近來一個童謠不知怎解便說那童謠道山東縱橫三十六天上下來三十六兩邊三十六很鬭厮相撲待到東京面聖君卻是八月三十六人都猜他不出宋江笑道東京面聖君明明是應我們

將來受招安之意見用道話裏之言共四個三十六那三個正應我們現在一百八人之數還有一個想是未來的弟兄之數宋江便邀何道士入夥道士道深蒙頭領雅愛只是小道有個老娘染患瘋癱之症不能起床受不得京恐先父殁了多年兀自未曾入土更加家見出仕在外恐連累他宋江道既如此說待令堂歸天之後邀令兄同來聚義何道士欣然應了宋江將金帛謝了道士便叫道士一發擇個吉日興工那道士把左手五個指頭掐了一回

選就了一個黃道吉日當日宋江著人送道士下山便叫青眼虎李雲採辦木料磚石等物依吉日動工起造直至十二月方纔落成依舊金碧輝煌煥然一新仍監起替天行道的杏黃旗忠義堂兩邊又造了兩座招賢堂凡有已後人夥在一百八人之外者便都在招賢堂上依先後八門排坐位眾頭領連日慶賀歡飲那梁山泊一百八人自依天星序位之後日日興旺招兵買馬積草屯糧準備拒敵官軍攻打各處府廳州縣的城池自那徽宗政和四年

上有序位之後至公生一月內嘯聚到四十五六萬人進次分投下山。打破了定陶縣。又渡過魏河。破了濮州。又攻破了南旺營。嘉祥縣。又渡過汶水。破了兗州府。濟寧州。攻上縣。宋江又自引兵。破了東阿縣。張秋鎮。陽谷縣。各處倉庫錢糧。都打劫一空。搶擄子女。頭口不計其數。都搬回梁山泊安用。又勸宋江說。孤山恐難久守。撑本地州縣。有形勢之處。把據幾處。不妨。宋江便教豹子頭林冲帶領赤髮鬼劉唐。摸著天杜遷。雲裏金剛宋萬。操刀鬼曹正。帶八萬

人馬鎮守濮州雙鞭呼延灼帶領天目將彭玘百勝將韓滔聖水將軍單廷珪神火將軍魏定國活閻婆王定六險道神郁保四帶九萬人馬鎮守嘉祥縣兼管南旺營其南旺營便是單廷珪魏定國帶領王定六郁保四駐札八字六開向兖東京各處的官軍那裏敵得他過四方的亡命強徒流水般的歸附梁山看官數與你聽却是沂州府管下青雲山江南冶艷山直隸臨山青州府管下清眞山那幾處的強徒都倚仗著梁山作主年年進納供奉別處耳不

據匪頭那鹽山上四個爲頭的最利害。一個叫做金毛吼施威本是個私商頭腦。因醉後强姦他嫂子。他哥哥叫人拏他。他索性把哥哥都做手了。逃來落草。一個叫做青火龍楊烈。一個叫做截命將軍鄧大保。一個叫做鐵鎚王大壽。四個都是很軀虎背的好漢。京山倒海的英雄。同心合意。統著四五千嘍囉。據著鹽山。與梁山泊的黨羽。此一處最强。那時正是政和五年二月下旬。梁山上宋江吳用正同家頭領商議大事。忽報上來說道。隸鹽山有公文到差禮

已入在此宋江喚大那人進來叩首畢遞上公文拆開看
時上面說東京蔡京因大寨破了大名府擄掇雄頭兒起
二十萬大兵要來侵伐大寨隆冬不便興兵今年春暖官
家日日操演人馬不日就要起兵宋江道我們早知道了
正在此要差人去探聽備細那來人又呈上一封信上寫
着施威等於正月間攻打南皮縣吵滄州東光兩個兵馬
都監一個是鄧宗弼一個是辛從忠引兵殺敗我兵郎忙
退回耐那兩個都監引二千多官兵逼到鹽山我軍連

戰不利。乙入寨求援。宋江吳用都吃一驚。宋江叫亦來人且退同吳用商量道。施威等已歸附我們為我們的輔佐不能不去救他。東京又來怎好。吳用道。那怕東京二十萬來。對付得他只不知是何人為將。施威受困。如何不去救就差秉爵公朱仝插翅虎雷横帶一千兵馬明月就動身東京之事。差戴院長帶一個伴當。去打探備細。只見徐疑說道小弟在東京。有個至交朋友姓范名天喜。現在蔡京府裏做旗牌。小弟修一封信去。勸他入夥。戴院長就在他

那裏好居住小霸王周通道說起范天喜我在東京時也認識他我便同戴院長去宋江大喜便教徐凝快修起書來吳用道不必請他上山就[illegible]家京戴院長來往好在他家歇腳[illegible]服分與他到了次日朱仝雷橫點齊人馬正要起身忽報嚶盟山又有緊急公文到來宋江取來折看上寫著鄧宗弼用埋伏計施頭領遭擒其傷了入百多人求大寨速發救兵宋江吳用都大驚宋江便要親自去救吳用道哥哥豈可輕動便傳令教再添[illegible]備遣兵

秦明急先鋒索超二位頭領再加一千人馬一同速去李逵也要去吳用道東京兵馬使來正有用你處止住了他又叫戴宗周通亦同往如無大事便往東京儹有緊急速來通報六位頭領一齊辭了宋江帶領二千人馬星夜飛奔盤山一路秋毫無犯不日到了盤山鄧天保王大壽下山來迎六個頭領見那二人同嘍囉都戴着孝服連忙驚問方知得火龍楊烈前日上陣中了辛從忠的飛標陣亡只奪得沒頭的屍首回來秦明聽罷大怒道我們都不要

上山就去厮併他倒要看怎樣一個鄧宗弼辛從忠索超也要去朱全勸道孩兒們辛苦了曾橫道天色已晚何爭一夜鄧王二人俱勸道諸位鞍馬勞頓且請少歇都一齊上山鄧王二人吩咐殺牛宰馬與衆人接風犒賞三軍那楊烈的屍身已用香木刻了頭顱盛殮好了奏明動問鄧宗弼辛從忠二人的形狀鄧天保道那兩個都是北京保定人那鄧宗弼身長七尺五六寸使兩口雌雄劍各長五尺餘那辛從忠使丈八蛇矛身長八尺王大壽道那辛從

忠一手好飛標楊二哥正被他傷秦明弟超聽了恨不得天就亮喫飽酒飯氣忿忿的都去睡了一早起來衆好漢喫些飲食只留戴周二人守寨其餘六個好漢點起了兵丁到官軍營前挑戰鄧宗弼辛從忠正領了人馬要來厮殺恰好兩陣對圓鄧辛二位英雄威風凛凛立馬陣前那鄧宗弼頭戴烏金盔身穿鐵鎧面如獬豸雙目有紫稜開闔閃閃如霄虎鬚倒竪腰下掛著霜刃雌雄劍座下慣戰嘶風良馬那辛從忠面如冠玉劍眉虎口赤銅盔鎖子甲

騎一匹五花馬手提丈八蛇矛腰懸豹皮標囊兩個英雄立在陣上分明是兩位天神一齊大叫道殺不盡的草寇敢出來那個秦明腦門氣破不待布陣完飛馬走出大叫認得霹靂火秦明那鄧宗弼大罵道草寇賊子還在人間秦明大怒直取鄧宗弼宗弼舞劍敵住索超亦拍馬上來夾攻辛從忠出馬來迎兩边陣上戰鼓齊鳴地動天振朱仝雷橫鄧天保王大壽一齊都出只見鄧宗弼劍光落去頭欲落秦明撇下地來辛從朱仝二馬到救了

同去方個好漢攢那兩個英雄秦明飛跑回陣換了馬重復出來正酣戰間忽然天色變了風雷大起驟雨雹子一齊下來兩邊只得收了兵到晚來風雨甚大一連三日不止鄧宗弼與辛從忠商量道我兵糧草將完這雨看來一二日不能止器械都濕透他那廝又來了幫手不如權且收兵從忠道他來追怎好宗弼道我已安排下了都依計而行把施威的檻車釘堅固了用木桶盛了楊烈的首級連夜冒雨退兵去了四日秦明等方哨探得是個空營懸

手擊鼓虛插旌旗衆好漢要追趕探得已是去遠衆好漢
都望西痛哭而回秦明朱仝道這廝必把施大哥解赴東
京這里去壞路又不便呼戴宗周通速去東京往范天喜
萬一有門路救得亦未可定戴周二人忙作起神行法來
冒雨而去秦明等一面申報梁山恐官兵再來又住了幾
日天已晴明恰好梁山上來探問信息秦明先發文書稟
覆劉鄧主二人道待回大寨與公明哥哥與軍師商量替
二位頭領報讎御閑了宋趙朱雷等帶了本部兵馬快快

而同御說鄧辛二將親自斷後將施威正身揚烈首級直解到景州來天色晴正景州太守大喜一面詳報先到留守司一面加派得力將弁多添軍健一同解到冀州鄧辛二將把本部人馬都安頓本營自己帶了隨身兵役將弁一路小心解去冀州留守司聽說拏了施威斬了楊烈大喜親出郊外迎接鄧辛二人忙下馬施禮隨著留守司進城看的人都有千万尽說道害人强賊今番與拏了這厮一身横肉正好喂猪狗施威在檻車內罵道待老子二十

年後再來收拾你們。又看了鄧辛二人道：這兩位將軍好了得。留守司與他們把了下馬杯，簪了花。鄧辛二將又把那活擒的二百多人，并首級五百餘顆，都一發現上留守司。先把施威收入死囚牢裏。對鄧辛二將道：二位將軍職陣辛苦，本司這里先申奏朝廷，從優保舉。賊犯我自撥委員解到東京去。二位將軍回營候旨。二將謝了，自回滄州東。先去留守司衙門把那二百多嘍囉分綁各城門盡行斬首，并那五百餘顆首級都去號令。把那施威取出來

那楊烈的首級俱派上等將校多帶官兵解去東京一面又檄各路營汛防護那個敢來搶奪一面寫了奏表少不得把自己也敘些功在裏面那日太子正同樞密院兵部商議征討梁山的衛勇撥到蘄州留守司這道本章龍顏大悅也不交兵部議奏自提御筆降旨陞授鄧宗弼為天津府總管辛從忠為武定府總管就著來京引見部下將弁照例陞賞官兵有功者擢陞死傷者䘏其餘都賞錢糧三個月又賞二將白銀各一千兩玉帶各一圍蘄州留

守司景州太守亦各加恩。又諭衆臣道。武將擒斬盜賊。大不爲十分奇異。朕特念方當大閱發兵之際。此二將鄧宗弼。朕意不能不破格鼓勵。非敢濫恩也。便傳旨將楊烈首級號令施威。交兵刑二部審訊了。押去市曹凌遲處死。那時戴宗周通已早到了范天喜家。知道這事。大家只叫得苦。那里去尋門路救他。只得同范天喜商量。偷得些殘骨碎肉葬埋了。戴宗周通都催范天喜速去打聽幾時興兵。將帥是那幾個。早早付回信。弟等要回去了。公明哥

分盼宿太尉道。裏面機密得緊。實無處打聽。據蔡京的意思。恨不此刻便到梁山泊。但不知官家的意思怎麽。明日是蔡京代天檢閱的日子。我和二位打扮了。混進御教場探聽。或者得他些口風。明日卻不是我的排期。沒公事纏繞。再借兩面腰牌與二位。次日一早。范天壽叫戴周二人一同公人打扮。帶了腰牌。出了神武門。到御教場來。將近教場。只見許多披甲頂盔的。已是紛紛走動。到得教場偏門首。把門的見他們是做公的。驗了腰牌。都放了進去。范

太尉低聲對一人道看看官家親來我們卻不能進來三人伸頭向石崗上只見那御教場十里正方周圍四十里開方十二里團團紅牆圍著演武廳乃是九間大殿朱門黃瓦面前排列著石獸又石龍墀都有朱紅欄杆護著左右將臺上竪著一枝沖霄拔地的黃漆旗竿上有一面杏黃旗又一枝紅旗竿比那黃的短得一半上有一面紅旗大大書著一個帥字都隨風蕩漾臺上許多軍官全裝盔甲立著看守那架子上許多鮮明雜色合旗又有樂器金鼓等

下如意頂帳篷內端坐着掌旗鼓的兵部尚書勞遜無數人伺候著中間一條黃土甬道從龍墀起望過去杳杳茫茫的直接到照牆邊照牆上好似彩畫着五雲捧日那時太陽照地曉霧盡散教塲裏靜蕩蕩的存著那二十萬大軍毫不挨擠只見那些軍官兵丁都全裝著卻不歸隊伍也有立的也有走來走去的也有坐在草地上說話的紛紛亂亂那些戰馬都背著鞍轎散放著地下噴青那些大纛旗幟卻都歸隊伍按方位齊齊整整的插在地下又貝

見密密層層成千成萬無數的帳房。一帶一帶的魚鱗也似比著說不盡那旌旗耀日劍戟如林范天喜妥引著二人到上面丹墀上去看。關防得緊。那里敢上去。止好在那外邊各處探看。正看時只見遠遠地照牆腳邊一騎馬飛一來。須臾到教場中心。乃是知閤門事的軍官手執一面黃旗傳諭。道東駕啟行。那教場裏各路將弁都雲收霧捲的歸回本陣。排齊隊伍。對面立者。露出當中的一條御道少刻照牆外又來了一陣馬上官員。飛遊上來。都是御前

供奉捧日天武左右四廂親軍轉到九門大殿後面去了

又等了許久只見照牆邊濃烟衝起撲通通的九個號砲

響亮鹵簿儀仗到來教場裏靜悄悄的誰敢做聲御前馴

象一對一對的從照牆兩邊分頭進來象隊之後都是神

龍衛皆騎馬豹尾鎗排得麻林也似羽林軍後盡是左右金

鎗班殿上撞鐘伐鼓墻邊將臺上大鼓大擂畫角齊鳴兵

部尚書率領部屬都到門前邊立著伺候接駕金鉦後面黃

麾傘蓋龍鳳旌旗自有那些內官掌管當朝太師蔡京全

身朝服騎著高頭大馬做那帝駕的前驅一派仙樂嘹喨提爐內龍涎香裊道引著九龍寶鑾那輦御是宋的官家並不親到輦內一張金龍交椅上蓋著龍鳳披罩三十六個校尉擡著那輦陪輦大臣乃是同平章事虛忭領樞密院事樞密正使童貫經略大將軍种師道殿帥府掌兵太尉高俅輦後又有無數隨扈的精兵猛將按部隨班進數場來二十萬天兵分兩邊齊齊的俯伏蔡京到龍墀邊下馬就那御道右邊與兵部尚書劉面跪下道[illegible]

道高俅都按本位夾御道跪下俯伏接駕法駕道上正殿
轉身朝外大座龍墀下又飛起九個號砲鼓吹已罷蔡京
等衆大臣都上金階依班舞蹈畢分列左右蔡京代天宣
旨發放當駕官高喝起去二十萬大兵齊呼萬歲震天震
地的一聲一齊去起鹵簿儀仗分頭撤去各營兵馬倒捲
下去各歸本營那些帳房都變了十八座大營中間一座
御營霎時間二十萬衆收盡營門俱閉教場裏不見一個
兵馬節湯的只有十九個大營寨戴周二人都把舌頭

伸出縮進范天喜輕輕的道。就要操大陣也許多時只見
那兵部尚書頂著陣圖冊本。到龍墀上跪著進上當駕官
接了去。殿上喝聲下去。兵部尚書便到將臺上伺候須臾
蔡京代天傳旨。喝叫開操。只見神師道高俅二人早已捧
着那上用的令旗令箭。齊到將臺上來兵部尚書領了旨
就傳令開操。將臺下又一連三個號砲響。鼓角齊鳴。那兩
旁十八座營門大開。馬隊當先。徐徐而出。到了界限一聲
號令齊齊的收住。只見三通鼓罷。將臺上黃旗招颭馬軍

隊站在第一層紅旗招颭大礮鳥鎗隊站在第二層藍旗招颭弓弩隊站在第三層黑旗招颭刀牌隊站在第四層白旗招颭長鎗隊站在第五層一十萬兵馬共作五層旌旗飄動那陣的後面又有許多大纛都是各營壓陣的大將齊對撥上立著只等號令下來只見那黃旗忽地分開那些馬軍隊潑剌剌分頭撒去繞著抄到大陣後面去了露出大礮鳥鎗來一聲號砲紅旗往下一壓陣後戰鼓催動陣前鎗礮一齊發那一片聲響好一似地裂山崩看守那

大礮烏鎗一切火器實是宋末元初始有以前雖有硫黃焰硝却不省得製火藥裕致鎗原稱呂望作大銃此語失據如果呂望所作春秋無數戰陣何不一見六韜內天潢飛樓雲梯之類都說起何無一語及銃礮即使六韜後人僞託總在呂望之後或又云范蠡作大礮亦非按礮係砲本字漢以前無此字范蠡不過以機運石後人目之曰礮乃是石礮非今之火礮也總之但看許洞虎鈐經可以知矣虎鈐經並不語及火藥銃鎗許洞係南宋人南宋時尚

無比物況北宋徽宗時乎今稱官雙壘遊戲只圖紙上熱鬧不妨揑造不比秀才對策定要認眞節如三國演義水滸前傳亦借此物渲染是書何必不然不要只管考據且歸正傳那官軍一陣鎗礮放罷大陣移到第二進又依號令再放一陣鎗礮大陣移到第三進話休絮煩遞連移到第九進放了九陣鎗礮到那第九進上紅旗霍的往地下一擺竪起來只見連環飛起陣裏鼓角齊鳴鎗礮兵撥著連環步位遞放那信炮鎗砲乒乒乒乒乓乓好似數萬雷霆霹

靂一齊崩炸震得那教場裏的地都有些動搖鳴金一響
一齊收住寂然無聲紅旗又是一標那大礮不動連環鎗
直捲上來直打得煙塵障天黑煙內電熖亂射二十萬大
兵都裹在濃煙裏面那里還見一個人影紅旗一揚鳥鎗
都退只見藍旗豎起弓弩手往濃煙裏擁出萬弩齊發那
亂箭如飛蝗驟雨一般將臺下信砲連催黑白旗起長鎗
隨刀牌一齊殺出黃旗又起馬軍分兩翼抄出陣前對仗
厮殺鐃鈸兵去那兩下埋伏齊震一聲馬軍都兩邊分散

將臺上麾動那面五色總旗一片鑼鳴吹打得勝鼓樂大
礮鳥鎗弓弩刀牌長鎗都收住了各歸部伍齊齊立起八
個方營大吹大擂接著次序緩緩歸營營門都閉了御營
裏中門大開裏面設立龍鳳儀仗黃鉞白旄聽得那笙簫
管籥奏動細樂仙音嘹喨悠悠揚揚的忽然營門又開御
營內連珠礮響一聲吶喊海覆江翻八營兵馬隨著旌旗
飛出把御營護住翻翻滾滾結成一個大方陣御營裏一
個號礮那些大礮鳥鎗刮刺刺的從東北往西南上流水

也似的趕過去那片聲音。殷殷的往四面山裏擔了去又一個號砲仍從西南往東北趕過來如此三轉一齊吶喊戰鼓齊鳴。仍歸到起先接隊的所在隊伍齊齊整整的立著那御營幷八個大寨都不見了教場中間又起一面大紅猩猩旗上面寫著天下太平四個大金字將臺上下晝角吹動一齊奏那四海昇平的樂只見旗旗翩翩春風蕩漾鞭敲金鐙艸艸襯馬蹄。兵部尚書傳令操演龍虎雜陣雲梯枝擊號令方下照牆邊一馬飛來一個將官手執黃旗

叫道聖旨下須臾幾個内相騎著馬頂個黃包袱進來衆大臣接上殿去開讀聖旨云後宮誕生皇子著停操演三日旨到水操的陣都免著蔡京宣旨發放公卿大臣出三品以上令赴龍符宮賜筵各營將弁軍校著樞密院會同戶兵二部候旨賞賚羣臣謝恩畢内相先回蔡京等伺候法駕回鑾圖簿儀仗排齊神師道高俅繳旨畢蔡京等仍就陪鑾扈從迎道九個號砲殿上鐘鳴鼓動法駕啟行殿前非那將臺軍中的鼓樂一齊奏動二十萬大兵仍就俯伏

送駕。御前供奉官員齊隨駕出。照牆邊號砲九聲。法駕出了教場。官兵齊呼萬歲。立起身來。兵部尚書傳令發放。只聽得地動山搖的一聲吶喊。將臺下三個號砲。金鼓齊鳴。鼓樂喧天。奏動將軍得勝令。倒捲珠簾。星移斗轉的散了陣勢。霎時散盡。兵部尚書大擺頭踏。鳴鑼喝道的也去了。范天喜等趁鬧齊出了御教場。戴宗周通都魂驚魄蕩。暗暗的咂著舌頭道。果然利害。把我們山泊裏的操演直比得沒了。如果真來征討。這般軍威如何敵得。欲說衆大臣

齊赴龍符宮恭賀天喜天子賜筵已罷對兵部尚書道一切處置朕已委派衆卿催官兵賞賚卿去查核調停務須都沾實惠不可致有侵餉兵部尚書領旨童貫奏道宮家誕生聖嗣業已恩赦各犯梁山泊宋江亦蒙聖恩緩征以養天和天子道非也梁山泊宋江屢次抗敵天兵罪大惡極律無從宥使其稍有可恕朕亦何必爲此已甚朕已定於十六日躬行大閱二十八日告廟誓師四月初四日辰時出師太師蔡京旣屢請欲行業已準其所奏今日便加

蔡京輔國大將軍曾鄭開國郡公賜節鉞便宜行事朕已令翰林閣學士撰露布須發天下蔡京舞蹈謝恩高俅奏道官家伐梁山當出其不意方可取勝若先發露布恐走漏消息喚那厮們防備天子道非也兩國相爭不妨各尚詐力今梁山不過草寇朕命將師征討正當使天下聞知明正其罪預示師期何必行狙詐僥倖之術种師道[illegible][illegible]都道聖論至正當日議畢退朝卻說戴宗等三人看完了操演走入城來已是辰牌時分各處又遊玩多時到得太

師府門首正遇蔡京回來頭踏執事喧擠閙熱只好立了半歇方得行動不數步忽見轎門外邊一個大茶店內有許多官人做公的三三五五在那里喫茶數內一人欠身叫道范廉勝安好何不喫碗茶去范天喜見了那人便撇了戴周二人進茶店同那人坐下說了好一歇話戴周二人在外面立地少刻范天喜辭了出來與二人同行到了靜僻之處范天喜道好也得實信了方纔那人是蔡京親隨人的伴當他說得知十六日大閙二十八日告廟四月

初四日出師。蔡京拜帥。今晚可有露布。戴宗道如此說。我們就好動身。周通道。大閱不知怎的儀注。范天喜道。便與方纔見的一般。只是陪從大臣都全裝披掛。何須這半日。就明日一早動身罷。范天喜又對二人說道。今日東城豐宜門外玉仙觀蟠桃大醮。十分熱鬧。我們去看看也好。二人甚喜。三個重復出城。轉灣抹角來。到玉仙觀。未到山門。已覺挨挨擠擠。只見照牆邊有一座鰲山。上面那些人物。都有關捩子。曳動如活的一般。范天喜道。我們且看了再

進去周通道何不喫著茶看着三人就在山門外茶攤上坐
下茶博士泡上三碗茶范天喜又去買些點茶食之類一同
坐著看只見那些人來來往往也有騎馬的也有坐轎的
老的少的男的女的貧的富的流水也似的行動着了一
回周通道偌大一個東京卻不見一個好女娘你看便有
婦人也都是七老八十再不然就是些七八歲的孩兒們
若年紀中等的都是醜惡不堪范天喜道近來一樣不好
那些官宦子弟們十分囉唣所以小戶人家略好看看的

女娘們都不敢出來說不了只見一個公子打扮的走過
范大喜努一努嘴對戴雨二人低聲道這就是高衙內高
太尉的兒子當年害林教頭的就是他二人定睛觀看那
衙內頭戴一頂盤金紅青緞書生巾上面一塊羊脂玉方
版頂上老大一顆珠子三藍繡花飄帶穿一領大紅湖縐
海青雪白的領兒海青裏面露出西湖色的襯衫腳下踏
一雙烏緞方頭朝靴手裏拏一柄湘妃竹摺疊扇年紀約
莫不到三十歲雖不十分俊俏卻也扭揑出十二分的風

流後面跟著許多閒漢。帶著些衆器械。前面有兩三個矮力山陪着。只見那衙内指指搐搐。口裏說話一面擺呀擺的踱進山門去。范天喜指著衙内背後那一個大漢道這是東京有名的教頭。好手腳。是衙内的親隨。那厮也倚着衙内的勢。在外面無所不爲。沒人不讓他。周通道。怎得摟着這厮到手。把去雙木兒倒是一分禮物。大家都笑起來。范天喜道。輕些。耳目近。又喫了一開茶。戴宗指着一處叫周通道。你說沒有好女娘兒。那不是兩個來了。衆人舉

且看時。只見一個女子。騎著一匹川馬。背後隨著一個使女。也騎著一匹黑驢子。面前一個馬保。兒招呼著那女子打扮俊俏。卻將青紗兒蒙著臉。看官。原來北方風俗。因是地多婦女。們往往騎頭口。不足為奇。不似南方人動動是船是轎。但是年輕的。只將青紗罩面。便是迴避之意。閒話擱開。那女子到了廟前。跳下了頭口。隨後那個養娘也跳下來。倒也有顏色。將一個錦花包袱。放在茶攤空桌上。衆人看那女子。繫一條湖色百摺羅裙。上面蓋著一件猩紅

湖綢襖子。窄窄的袖兒露出雪藕也似的手腕。卻並不戴釧兒。肩上襯著盤金打子菊花瓣雲肩。雖然蒙著臉。腦後卻露出那兩枝燕尾來。真個是退光漆般的烏亮。那些來往的都立定了腳。那茶攤上的人都立將起來。看只見那個養娘打開錦花包袱。取出一個拜匣兒。一柄象牙鎖金摺疊扇。一件對襟桃紅花繡月色紫薇綫的單衫兒。那女子接過衫兒。披在身上。自已去解帶兒。那養娘替他除下青紗帕兒來。不除時萬事全休。一除去那一聲吆采暴雷也

似同轟動只道是織女摺離銀漢說嫦娥逃出月宮來那女子姐怨養娘道你恁的這般性急只見縮著時興的麻姑髻包一頂珍珠點翠抹額耳邊垂著明月璫那養娘遞過扇子又替他插上對鳳頭釵那女子挪步前行吩咐養娘快把頭巾交保兒管了包袱亦交與他你同我進去養娘應了並紗巾亦交與馬保兒了那拜匣約莫是香燭祝文之類跟隨進廟去了有那些不學好的子弟們一陣兒往山門裏亂攘眾人沒一個不稱贊道好個絕色女子閣

遍渾身覺得有些麻酥。正要打聽。只見茶博士過來沖茶說道。方纔那個進去的女娘。是我家的鄰舍。他姓陳。范天喜道。你家裏住在何處。茶博士道。在東大街辟邪巷。我自己的茶店在巷口。他就在巷裏。他的父親叫做陳希貞。起先做過本處的府營提轄。如今告休在家。只得這個女兒又沒兒子。我自小看他大的。不知抱過多少。同今年十九歲了。方纔他不看見我。不然。他總叫我聲。范天喜道。哦。不錯不錯。莫不就是陳麗卿。又叫做女飛衛的。茶博士道著

著著就是他范天喜搖着頭道果然名不虛傳他的老兒為何不同來茶博士道他老子一清早便到觀裏來聽講此刻想未完畢忽聽一個座頭上叫水來茶博士提著壺搶過去了戴宗問通問道怎麼叫做女飛衛范天喜道二位不知那陳希眞表字道子十分好武藝今年五十多歲卻最好道教修煉絕意功名近來把個提轄也都告退了高俅倒十分要抬舉他他只推有病隱居在家這個女兒天生一副神力有萬夫不當之勇他十二分喜歡將生平

的本事教得他同自己的一般那女子欲待倒又自己聲練一手好弓箭端的百發百中穿楊貫蝨他老子稱他好比古時善射的飛衛因此又叫他是女飛衛隨希真我素來認識他他自己日常如此說所以曉得周通和戴宗都駭然說道這一個文弱女子卻那裏看得他出別座幾個喫茶的也聽得呆了三人又說了好一回閒話那周通屁股上好像有刺的一般坐不住說道何不進廟去三人也起身會了茶鈔拔步進廟方纔走進山門只聽裏面發一

聲大喊那些人潮水一般的湧出廟來三個人力大不彀八
衝倒只聽得說高衙內今番著打壞了三人趕進看時只
見那個女子紮抹緊了便拈著一條桿棒舞動車兒也似將棒
叫來兩旁打倒了許多人那個敢去近他戴宗等見他來
得猛又不好上前勸又恐怕湊著只得蟠在集天君簷間上
看時那女子趕到山門邊人多擁擠不開那女子大叫衆
位沒事暫閃一步我單尋高俅的兒子衆人那裏讓得開
那女子焦躁撇下桿棒把那些人一把一個的提開去了

似丟草把兒一般。雲時分開一條土路。那高衙內剛從人堆裏掙出山門。只見女子來叫聲阿也。沒命的跑。喫那女子三脚兩步追上。抓小雞一般拈來放在地上。周通等三人裡出來看時。只見那女子左手揪住高衙內的髮際。直按下去。一隻脚去身上踏定。右手提起粉團也似的拳頭。夾頸額子枓下去。有幾個逃脫的閑漢。只遠遠的叫苦。那個敢上前勸解。說時遲。那時快。那女子拳頭還未曾落去的時節。觀裏早跑出一個道士來。把那女子攔腰抱住一

手奪住拳頭喝道。不要無禮。這是高衙內。若不虧這道士勸住。有分教阿鼻獄中。添了巳過餓鬼。作人拳下。隊逃潑子殘生。不知那道士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PL
2733
.U27
T3
v.2

UNIVERSITY OF
ILLINOIS LIBRARY
AT URBANA-CHAMPAIGN
ASIAN

PL
2733
.U27
T3
v.2

結水滸全傳卷之三

山陰忽來道人俞萬春仲華甫手著

第七十二回

女飛衛發怒鋤奸
花太歲癡情中計

却說那陳麗卿正要下手。結果高衙內。喫一道士拉住拳頭。打不下去。麗卿回頭看時認得是父親陳希真。便回言道我怕不認識高俅的逆種。倒是我無禮待我結果了他。

爲大家除害。說罷又要掙脫拳去打。希真那里肯放。叫道我兒你且饒他起來。爲父的與你做主。麗卿只提脫手道便饒他也取他一個表記。一頭說一頭去撕衙內的耳朵。陳希真忙去捲他的手。已自撕出血來。兀自不肯放。希真喝道小賤人我這等說你還不放麼。陳麗卿見父親發怒。只得鬆手放了。立在一邊。那高衙內兀自在地上氣喘吁得起不來。看的人圍了一個大羅圈。都說這位姑娘好了得。只見養娘捧着衣服等物。人叢裏挨進來。陳希真一面取

襖兒把與女兒披了釵鐶替他插了一面口裏埋怨道燒完了香叫你就去是不肯偏要隨喜卻無故鬧出這頭禍來高太尉我又認識的不爭你萬一把衙內打壞叫我怎生對他麗卿一頭解去汗巾放下了裙子穿好襖兒一頭指着高衙內罵道我把你這不生眼的賊畜生你敢來撩撥你不要臥着裝死你道倚着你老子的勢要怎麼便怎麼撞在我姑娘手裏連你那高俅都剁作肉醬希眞喝道胡說還不打算回去高衙內那里敢回言看的人都吐出

舌頭來半響縮不進去馬保兒籠過馬希真取青紗罩仍與他蒙了臉兒吩咐道你先回去了路上休再鬧事麗卿道爹爹法事完畢爲何不同回去希真道我就來你先去麗卿便上馬去了那養娘已把那衫兒依舊摺起收拾好包袱也上了驢子去了陳希真回頭看高衙內時已坐在地上要爬起來希真上前扶起笑着唱喏道小女冒犯都看老漢面上恕罪恕罪衙內又氣又羞道陳老希我呢也不曉得是你的女兒倒得罪了只是令愛太沒道理我不

遞遠遠地說了一句頑話便這等毒打你行前我須放下
下來希眞陪着笑臉說道諸事休題老漢同去訓飭小女
衙內處再行陪話太尉前遮蓋則個衙內道說他作甚打
也打了那些跟隨的漸漸攏來看那衙內仔邊耳朶兀自
流血都說忘了陳希眞道還沒甚大傷又笑道若老漢再
遲一步多管做出來如今還好說不了只見兩個人攙着
那鳥教頭走出廟來打得鼻塌嘴歪原來被麗卿都搗壞了
狐拐骨行走不得一步一顛的扶出來口裏叫道衙內與

我作主衙內道原來是陳老爺的令愛姑娘怪道我們着他的手那教頭掙着眼對陳爺眞道太尉待得你好你叫女兒打衙內眞道太尉慢慢和你講爺眞只是陪禮道小人總要來陪罪的氣衙內勸道陳老爺是我的至交略下虧也說不得幾個短方巾見衙內不發作也來相勸衆閒漢也有打破頭的打腫手的都說道我們同教頭受些傷且去一邊衙內道耳朵卻怎好見太尉掩蓋殺也是我們的干係總要衙內與我們作主衙內道我會說你們放心

希眞聽得這話心中暗喜道這厮中俺計也便對那些人道衆位有受傷的老漢家醫治陪話這裏不是說話處且到前面那座酒樓上去那教頭道似衙內這般仁厚君子實在少有衆閒漢道用得你說一步一顛去了那些看的人都笑道這個老道士親生的女兒被人調戲還去這般陪小心范天喜亦笑道怎麽一個好漢學道士學得這氣都沒了對麗卿二人說我們再進觀去三人又一同進來果然熱鬧眞個是燈彩耀眼簫鼓喧天只見那西廊下有

幾架執事頭踏都喫打倒在一邊。那些道士廟祝在那里扶持收拾。又見那地下打落的許多樂器桿棒賽星之類滿地下亂踏。又聽得有幾個燒香的老婦人說道。不知是那家的女娘。這般利害。許多男子漢都喫他打得沒路走。又有幾個子弟們道。高衙內今番也喫了苦。便是復得仇。也喫盡了眼前虧。戴宗等三個都肚裏暗笑。看了多時。又去各處隨喜了。范天喜邀他二人出來。也到那大酒樓上。喫些酒飯。到得酒樓上。那陳希眞高衙內一班人已散去

了好一歇只聽那些人還在那裏紛紛講說戴宗爭週回看了一轉只有那樓角邊有個座頭三人就去坐下叫過賣搬些果品酒肉來三個人喫着戴宗說道端的這女子了得周通道就是一丈青武藝了得麗兒俊俏卻沒得這般文雅戴宗四面看了一看低聲道小可意思欲乘機說他入夥何如范天壽稱是三人又喫了一回酒取飯喫罷下來算完賬周通便道東大街往那里走范天壽道你們都隨我來三個人進城一路逕奔眞家來卻說陳希眞

當時在酒樓上安安了高衙內這一班人。一逕奔回家來。敲敲門。那個蒼頭來開了。陳希眞走入堂前。只見女兒笑嘻嘻的迎着道。爹爹回來了。希眞也不答應。直走進後軒。麗卿隨在後面。說道。孩兒又不當眞要結果他。爹爹不許我動手。一記也不曾上身。太便宜了這厮。陳希眞回身坐在懶椅上。看看女兒做出面孔。大聲道。你的高興。闖出這般大禍來。我被你害死了。說罷別轉臉去。麗卿叫起屈來道。爹爹你彼時不看見那厮囉唣的形景。口裏放出來的

屁還聽得不由我不動氣且我不過推了他一把他便叫人捉我你想如何忍得希眞道是便是了如今我再三陪話他那肯干休高太尉得知早晚便來生事怎好麗卿道怕他怎的便是高俅親來我一箭穿他一個透明窟窿陳希眞道嘖嘖嘖說得好燥脾我問你你活了這幾歲喫你白射殺了幾個人年紀十八九了說出話來同小孩子一般瘋頭瘋腦的麗卿道殺了他不過完他一命值甚麼希眞道你捨得命我須捨不得你我年過半百只望着你將

來得個好女婿我便有靠你說出這話來兀的不教我傷心如今設甚了不得只拚着把你攙與他我怕不太平了你想這事我怎忍心下得麗卿停了半響道女兒倒有條計希真道甚計麗卿道三十六計走為上計何不投奔一個去處爹爹領孩兒去避了事到其間也說不得希真道我兒計怕不妙只是走不脫高俅那廝掌握兵權五城十三門兵馬八十萬禁軍盡在他手他同我作對插翅也難飛你可記得凡是被他害的人只走脫了一個王進其餘

那個走得脫你講動武那林沖何等 好漢被他顛倒得有家難奔有國難投他只同你文做把 王法當圈套用那里防備得這許多古人說得好覆巢之下 那有完卵權臣嫉賊人無死所我的兒我不忍捨了你我同你性命不知怎的想走那里去麗卿起先嘴硬聽到這話也有些懼怕便道怎好莫不成眞個把女兒丟入糞窖裏據着這口志氣上便對付了那厮死也博個名頭只 是女兒也捨不得你罷罷罷爹爹我是你生下的你要我 怎的我都依了拚得

個一世沒出場只要你安穩便了一頭說一頭淚珠兒撲簌簌的滾下來雙膝跪下去嗚嗚的只是哭陳希眞見女兒說起眞來看了一看咄的一聲笑道你起來我對你實說了罷麗卿掩着淚立起來希眞道我的兒你坐了聽我說你說走是上計到也被你猜着我的意思只是要走也不容易高俅那些幫撐的好不刁猾嚛你同他這般鬧了只怕不防着我們逃走那時走不脫一發決裂了要走只這一兩日內還好脫身只是有件事累墜我祭煉五雷都

籙大法只爭得十五日不會完結今遇着這魔頭若半途廢了正不知何時再有因緣逼不得已將計就計邀那廝們到酒樓上將胡話穩住他這廝癡心未斷必不來惡我高俅曾受我恩今尚不昧良心挨他半個月必不至於用強且疎了他的防備那時同了你高飛遠走他怎生奈何我這呌做唱籌量沙的計麗卿聽罷歡喜道爹爹方纔卻怎的穩住他陳希真道我說道我這女兒雖是性急卻回心得快我若回家去說他幾句衙內來時管呌他出來伏罪

那厮肯賞了說道我也正應到尊處陪禮說了許多的好
即去了臨去時歡歡喜喜地我料他早晚必有人來纏障
得他來時你須依我如此如此作用這厮們雖刁卻不必
識得道計嘗教他着我道見不知你可依得麼麗卿大喜
應道依得依得正說話間聽得外面打門陳希眞出堂來
看那蒼頭已去開了門只見三個人進來問道陳提轄在
家否陳希眞看時認得一個是范天喜又看了那二人一
看忙接應道范兄難得來此裏面坐地三人上堂來都見

了禮分賓主坐下戴宗周通看那陳希眞眉似青峰眼如
秋水八尺以上身材丹硃口長飄着五綹長鬚戴一頂束
髮棗木七星冠穿一領鵝黃鶴氅繫一條九股絲縧踏一
雙挽雲輕履飄飄有神仙之概雖是五旬以外鬚髮一絲
不白陳希眞道這二位高姓范天喜道都姓李都是小弟
交好這位是江州人氏這位是北京人氏因到京望買賣
勾當在弟處居住戴宗周通道久仰提轄大名今初因范
兄吸引拜甚慰生平陳希眞對蒼頭說道你去後面看

茶巷頭進去了陳希眞笑着對范天喜道范兄恁的與弟相交說話卻瞞我我豈不認識這位是梁山泊的神行太保戴院長三人大喫一驚范天喜道求仁兄方便則個陳希眞道我是歹人不說破了且請後軒坐地三人大喜一同進去坐下看那裏面果然松篁交翠花艸爭妍好個所在巷頭獻茶出來陳希眞道你自去看門叫你時再進來巷頭出去了陳希眞道這位卻不認識戴宗答道小詩王府通仁兄何處認識小人來陳希眞道兄自不留心幾年

前我因公幹到江州同一個江州衙裏的幹辦在琵琶亭上喫酒見吾兄同一個配軍打扮的黑矮人又一個黑大漢也在那裏喫酒那幹辦指着兒對我說這是神行太保戴院長一日能行八百里小可也自喫驚看了兄長好半歇本待要向前認兒因公事忽忽不好冐昧少頃那黑大漢同漁船上打起來小可等一閙走了所以至今還認得兄長三人聽罷呵呵大笑戴宗道實是失顧仁兄見的那配軍打扮的便是及時雨宋公明大哥彼時因有事在江

州陳希眞道我那時卻不認識是宋公明可惜錯過了今
二位光臨草舍必有事故卻爲何范兄同來范天喜便把
接徐凝的書入夥的一節說了一遍遂說這二位因方纔
見高衙內衝撞令愛路見不平本要相助是弟懼怕高衙
內的勢力恐連累二位又見令愛已自得勝故力阻住今
二位放心不下務要到府一來拜望二來要打聽仁兄此
事如何行止弟輩可相助處無不上前陳希眞對着三人
深深唱個喏道深感大義說起高俅那廝他微賤時也在

小可這里畧學些鎗棒我也好生看覷他那厮自不學好
他如今發跡到也不忘記屢次要擡舉我我不願走他的
門逕因此挨下了他仍與小可世情來往小可三節壽日
也到他那里我不是時常對范兄說起至於小女壽日亦
不拋頭露面今日因他的母親陰壽故到玉仙觀裏進香
不意弄出這等事來如今高衙內他也認錯不迭小可想
柔和處世之寶亦不計較了深費三位兄長盛心戴宗道
高俅那厮雖與仁兄交厚此事恐未必肯休眼見必來纏

障不是戴宗糾合仁兄據仁兄這一身本領埋沒蓬蒿豈不可惜年紀又不衰老況且奸臣不明賢路閉塞良禽擇木而棲大丈夫豈可不慮日後不是小弟斗膽依着愚見何不逕請到梁山聚義公明哥哥何等好賢下士得仁兄這般英雄眞是錦上添花那個敢不恭敬將來受了招安豈不是現成封誥周通道願仁丈俯準戴宗之言便擇日帶同令愛啟行一同上去小弟情願一路奉陪伏侍豈不勝如在此受權勢欺壓陳希眞道深感頭領如此提挈本

當執鞭隨鐙只是不可已結世外之緣一切都懶也無這等厚福又加這個小女如同喫乳的孩子一般離不得我再者貴寨那林冲頭領小弟和他有些仇隙雖不計較然竟住在一處覺得無趣頭領這等恩情圖報有日戴宗正要問如何的仇隙只見那蒼頭來報道外面有高太尉差來兩個人請老爺說話現在堂前坐着陳希眞便立起身道三位少坐戴宗范天喜見話不投機又見高太尉處有人來便也起身道今日輕造容再奉拜陳希眞道明日拜

謝簡慢勿罪周通亦起身謝了同出來陳希眞送出大門相別轉身來見那兩個吽蒼頭關了門那戴宗出得門走了幾步回頭對二人道可耐這厮不識擡舉范天喜道這厮不肯也是無法周通在後面說道院長我們回山去同吳學究商量好友弄他上山盧俊義猶要請到手豈但他戴宗范天喜道出巷人多低聲不說三人回去卻說那陳希眞回身認得那兩個矮方巾正是趕先同在酒樓上說話的一個吽做撥火棒孫高一個吽做愁太平薛賓二人

把身施禮希眞回禮道何事又勞二位光降二人道便是高衙内特差小可二人登堂陪禮求姑娘開罪衙内本要親來因恐姑娘見怪故差小可們代來陳希眞道說那裏話方纔酒樓上已說開了卻又生受二位小賤人被老漢着實拷了一頓兀自沒好氣哩一面讓坐一面叫蒼頭道快去裏面叫養娘伏侍姑娘出來有話說蒼頭進去沒多時麗卿故意把眼揉得紅紅的同養娘蒼頭一陣出來麗卿道爹爹有客在此又叫孩兒出來做甚希眞道你快過

來這位是孫伯伯這位是薛伯伯爲你這些閒事累二位在衙內處陪多少小心你惱了二位伯伯還不快去拜謝麗卿上前叉玉臂打柳腰深深的道了兩個萬福口裏說道深感二位伯伯方纔實是奴家鹵莽不識高低我爹爹已將奴家責罰過了還望二位伯伯衙內前替奴家周旋則個看那兩個沒腦子迎着臉兒連忙答喏道姑娘說那里話還是衙內衝撞姑娘特叫我們來姑娘前求開罪說罷又唱個肥喏陳希眞連忙拉住道二位這等小孩子

兀的不折殺他孩兒。難得二位伯伯恕罪。你進去罷。快教他們安排酒餚。麗卿又道兩個萬福。進去。那兩個沒腦子連珠箭的推辭道。並不饑餓。不敢承賜。立起身就走。希眞攔住道。小酌數杯何妨。兩個齊聲道。天色晴了。衙內盼望。一定要去。希眞虛拉着送出門外道。恁地要緊。明日御來草舍小酌。兩個畧答應一聲。又唱個無禮喏。慌急忙奔出巷去了。希眞關上門。進後軒來。那養娘同蒼頭安排夜飯去。希眞見女兒只一個人。便悄悄的說道。卿兒計策便

有些意思。往常本師張眞人說你的姻緣。卻在東北。我亦於東北上有段魔障。必須去完了他。方好打點內丹。我想別處也無可托足。只有山東沂州府。你的姨夫劉廣。他義膽包天。與我最投契。只有他那里安得我們。但不知他爲何削了職。近來又沒個書信。你那兩個表兄。去年應武舉。又都不中。我也正記念着。要去看他。如今正好與你同去。你精細着。慢慢地把些細軟收拾起。隨身只打兩個包裹。其餘都撇下了。不必可惜。只不可使養娘打眼。麗卿道。爹

爹吩咐孩兒都省得只是母親的墳墓又沒個親人訴護照看希眞道不妨因我又有得高俅那厮的氣燄也不久了不過四五年之間必然倒馬那時太平我同你再回故里有何不可麗卿道這房子同這些器皿都棄了希眞道我看得功名富貴如同糞土連身子尚是假的不過套着他不得不爲他應酬何爭這些房屋器皿麗卿道先來的三個客是甚麽人希眞道你不聽得一個姓范的是本城人我亦認得他只是不十分深交那兩個是梁山上的强

淦没來由說我去入夥。我恁的没路走。也不犯做賊便做
賊也不犯做宋江的副手。喫我同覆了他。那廝們再來纏
我也未可定。只恐他那軍師吳用親來。那廝會放野火倒
要防備。聞得蔡京就要進兵。那廝未必敢離巢穴。餘外怕
他怎的。麗卿道。爹爹何不早說。我們卻好捉住那廝去到
官領賞。可惜喫他走了。希真瞪了一眼道。你又來了。干你
甚事。你捉來獻與高俅。他便封贈你不迭。說罷。養娘正掌
上燈。搬出飯來。父女二人喫罷。蒼頭養娘收拾去。亦喫了

希眞道。卿兒去睡了罷。我去靜室祭煉都籙也。麗卿應了一聲。叫養娘照着到後面箭園內亭子上看了個轉。身弓箱內照應了火缸。又將各樣軍器料理了一番。出來關好園門。上樓去睡了。希眞自去靜室做了一番功課。祭煉畢。又運了一回內觀坐功。恰已是三更天氣。也歸房去睡了。一早起來。梳洗罷。叫起女兒來。吩咐道。我去回拜客。就回來。今日高俅那里倘有人來。我又不在家。你不可出頭。麗卿應了。陳希眞一直走到九曲巷范天喜家。只見大門已開

一個蒼頭躬着腰掃地。希眞問道。大官人起來否。蒼頭忙丟了掃帚應道。大官人因親戚家婚嫁喜事。一早出門了。希眞道還有兩位客官何在。蒼頭道兩個客官都回鄉去了。天不亮動身。頂城門出去的。老爺請進裏面拜茶。陳希眞道我不進去了。大官人回府相煩說聲。陳希眞親來謝步。夜來忒慢。蒼頭道。小人說便了。陳老爺慢去。陳希眞一直回家。進得門時。只見那撥火棒烈太平兩個早在廳堂上坐等。希眞忙搶一步。上前道。失迎失迎。二位好早。點心用未

那兩個起身答道便是一件要緊事要報撫轄得知希眞
驚道甚麽事兩個道便是夜來小可見衙內回那話衙內
在府裏整整吵鬧了一夜磕頭撞腦只要奔到府上來鬧
我們捺住了小可們兀自一夜不曾合眼希眞道卻是爲
何莫非老漢有甚不是處兩個道只爲小可們嘴快不應
說出姑娘被責一節衙內聽得跌腳搥胸恨不得尋死聲
聲說道害了好人自己撲自己連夜要過來負荆挨到天
亮又不敢逕來此刻已在巷口茶店內候着叫我兩個先

來通知希眞聽罷呵呵大笑謝罪道什麼道理衙內這般克已央去請進來坐地三人腳不落地趕出巷口只見衙內已在巷口探看後面又有兩個親隨見了陳希眞便來唱喏陳希眞連忙扶住道罪過老漢該死請草堂上陪罪挽着手一同回來到得堂上衙內先跪下去磕頭搗蒜也似的道我的老子我再三求戀你你恁的這般執性兒如今反把令愛姑娘撓屈責罰教我高某死了做鬼也難過陳希眞連忙跪倒同禮扶起衙內道恁的這般顚倒說老

漢生出這種不肖女兒冒犯了衙內此等責處負得什麼衙內不怪已感激不盡不料衙內這般情深衙內坐地老漢喚這小賤人出來高衙内假攔阻着陳希眞已進去了好半歇領着麗卿濃粧艷裹慢慢地出來衙内望見撲翻身就拜希眞慌忙架住道衙内怎的怎的不是折殺人我兒快同禮麗卿只得遲慢跪下去也拜了幾拜兩個一齊立起衙內道姑娘小人兀自不知害得你苦小人兀自難過了一夜麗卿道奴家實是鹵莽懊悔不迭虧殺衙內海

涵不省衙內身子有恙不。衙內連連答道。沒事沒事。只說姑娘悶了。貴手兩個沒腦子。呵呵大笑道。眞叫做不打不成相識。好個寬洪的衙內。好個賢德的姑娘。陳希眞道。前話休再提起。且坐了談心。只見那孫高薛寶上前道。衙內還有一件事要懇台允。正是粉蝶貪花。撞着蛛絲網。龕燈蛾撲火。惹來紅焰燒身。畢竟不知高衙內還說甚麼話。且看下回分解。

結水滸全傳卷之三

山陰忽來道人俞萬春仲華甫手著

第七十三回

北固橋郭英賣馬

辟邪巷希眞論劍

却說孫高薛寶當時上前說道。衙內還有一件事求懇提轄。切勿推却。希眞道。請教。兩個說道。衙內夜間對我等說。提轄這般仁德君子。實在少有。衙內情願過房與你老人

家做個乾兒子萬勿推卻陳希眞道阿也甚麽話諒陳希眞是何等樣人雖是稍長幾年與太尉厮熟此時貴賤懸殊雖是衙內雅愛不怕屢没太尉得知須怪陳某無禮衙內道家父處已稟明了孫高道正是太尉的主意說時遲那時快兩個親隨早明晃晃的點起兩枝臂腑大的蠟燭插在那帶來的臺兒上捧上書桌來擺着希眞那里攔得住撥火棒便去拖過一張椅子那愁太平便扭陳希眞推在椅子上按定高衙內跪下去便拜希眞欲待回禮㰤兩

個沒腦子罩住了手實足足受了八個頭兒那麗卿立在屏風邊光着兩眼看他們做作呆獃獃地只不做聲那蒼頭養娘都忍不住笑拜畢陳希眞道二位哥哥這不是弄我折盡了我的艸料說不得我見過來同哥哥廝見了麗卿走到中間來同高衙內又拜了四拜陳希眞讓了坐位麗卿去老兒的肩下坐了蒼頭養娘送茶過來希眞吩咐蒼頭快去叫個庖丁整頓酒筵備來不及酒樓去做些現成湊上色色都要美好高衙內道恁地要費事卻坐着不起

身着頭去巷口庵丁家轉了回來道今日大好日庵丁不得空不在家裏希眞道只好委曲酒樓上去胡亂搬些來罷希眞道我記得衙內今年好似二十九歲了衙內道舊年孩兒曾對乾爺說過二十八歲希眞道衙內長你妹子十歲衙內道如此說賢妹是十九歲了陳希眞道雖則衙內大十歲看去卻與小女差不多全不似二十光景畢竟富貴人家安養得好高衙內道孩兒那有賢妹這般後生孫薛二人道卻眞是差不多只見陳麗卿緩緩立起身對

父親道孩兒沒事進去罷希眞道你進去不妨各位處告
了麗卿又都道了萬福冉冉的往屏風後轉去了養娘也
隨了進去高衙內那雙眼睛直送進去少頃酒保排了酒
席送到後面去蒼頭安排搬來那衙內兩個親隨也來相
幫伏侍擺桌櫈安杯筯陳希眞苦苦的勸衙內坐了首位
孫高第二薛寶第三輪流把盞喫了兩三巡希眞只將素
酒相陪自有幾種蔬菜衙內道參參眞不開葷麼希眞道
我昨日說過的要到月盡夜兩個矮方巾起身告辭道小

可委實要到親戚處賀喜不能奉陪衙内在此寛用杯不妨希眞已知其意假留了一回送出門去轉身來高衙内已出席候着希眞一隻手挽着衙内的手一隻手拍着他肩道我的兒我怎想有這塊福氣如今已是一家人進到裏面去何妨便叫把酒席移到後軒去吩咐養娘一發請姑娘出來陪哥哥高衙内聽見這一句好似啞子擴着藏金心裏說不出的歡喜只見養娘伏侍麗卿出來高衙内又唱個喏麗卿又道個萬福希眞笑道家無常禮只管交

緲緲的幾時了遂自己居中坐了教女兒同衙內對面坐了養娘來斟酒高衙內亦不敢十分多看只是左一眼右一眼的飄過去險些兒把魂靈飄落麗卿有時眼光同他撞着只不怎麽高衙內問道西門外鴛鴦嶺好景致賢妹去過否麗卿道不曾衙內道那里有個天妃廟近來桃花盛開乾爺何不領賢妹去耍子希真道家裏無人老漢不十分教他出門衙內道耍子何妨那衙內想不出的話去逗引麗卿開口麗卿只答應了便住口再不多說希真去

陪他說些閒話看看下午席散高衙內只得動身卻又坐下喫兩杯茶外面親隨也喫了酒飯備好了馬希真送衙內出來親隨也來謝了飯希真叫蒼頭把自己燭臺來替換了將那原來的燭臺交還親隨帶回希真道容日來謝太尉今日初次不便留你下次就在老漢處歇宿都不妨衙內道爹爹不要反勞孩兒不時的會來高衙內上馬去了附近的隣舍有幾個識得的都說道這老兒從新顛倒這般舉止花枝般的女兒豈不喫他勾引了那陳希真進

來叫把兩枝大燭。移到後軒吹滅了。看着女兒長歎一口
氣道我只因勢力不敵。故此降志辱身求個出路。只是委
曲了你。多受幾日腌臢。我成就了鄧鎮大使。皆你之功也
麗卿道爹爹休說這般話。孩兒夜來原說。已都依了。只要
爹爹安穩就是。那廝有些長短。我只捨着便了。希眞甚喜
道好孝順兒子。我計必成。但只是家中只得一匹川馬。臨
走時還少一副腳力。我亦時常頭口行裏去留心。不是捹
不得銀錢。實在好的絕無。麗卿道只好再商。卻說高衙內

得意揚揚同到殿帥府前孫高薛寶已在那里等着拱手道衙內恭喜高衙內大笑一同進府到書房裏都坐下孫高道衙內我這計如何如今這人怕不是衙內的高衙內道計便有大半靈了只恐求親時他卻推阻豈不是加倍的陪了喫虧孫薛二人齊說道沒事那老兒卻不比得那年張教頭你看他方纔的那些言語卻十分逆着來我看他已是千肯只不好自己開口我這邊若一去說必然無疑卻不可太說得驟了衙內不時的去混存背不可冷淡太

尉處便趁早去禀知。恐那老兒早晚必謝弄得兩不闘頭衙內道說得是當晚衙內就去見了父親把這節事從頭至尾。說了一遍。高太尉道你這厮想不到的去做陳老爺雖則起先同我認識。他不過一個退休的提轄你卻去拜。他做老子。又要他的女兒少不得又是討來做正。無故撒我同他做親家公況且你左弄一個女娘右弄一個女娘還怕不彀勸你不如省些精神。斷了念罷。高衙內磕頭禮拜道。我的爺斷得來時。孩兒早自斷了只是那人委實的

可人必挨兒爹爹過巴次與我作成。下次就有好的也不睬再要。太尉道我豈不是盲惰。你記得那年為林沖的老婆費盡多少心血只落一塲空陸謙富安的老少現在還養着衙內接口道。不不道陳老希不似那林沖他已千肯只要父親一說便成了只不可就說高太尉道我見他時只謝過寄你至那親事你自去說做不成時休來纏我衙內道只須父親如此當夜無話次日陳希真換了在家服色騎了女兒那匹川馬叫個馬保兒招呼着到殿帥府來拜

謝適值高太尉伺候官家大閱不在府裏希眞等他不回
只得留下帖兒囑咐了言語與衙內相見了衙內道了要
到乾爺府上來當時款待了酒飯希眞辭歸將錢開發馬
保兒便問那保兒道我要買匹好馬但一時好的難遇你
可曉得那里有保兒道今日聽得他們說北固橋郭教頭
昨日死了他有匹棗騮好馬有名喚做穿雲電因無喪葬
之費聽他娘子說要賣小人亦曾見來果然好馬希眞驚
問道莫不是郭英教頭麼保兒道正是他希眞歎口氣道

我卻知道那郭英是個好漢。端的好武藝。年紀又不大。家裏又貧。妻兒又弱。並未發跡。怎麼就死了。他坐下的馬。怕不是好的。不知此時賣去否。保兒道。這卻不知。希真道。倘少待。同我走遭。希真忙去後面。叫麗卿取出銀子。只揀一大包。不必稱。取來揣在懷裏。叫保兒領路。一口氣奔到批問橋。郭英家卻是幾椽平屋。只聽那郭英的娘子在裏面冷清清的哭。陳希真進去。叫聲郭大嫂。那娘子收淚抱著個孩子出來。見了。問道。丈丈府上何處。尋誰說話。希真道

小人姓陳住在東大街素不認識郭大哥不知爲的不在了娘子道便是撇得好苦又丈到寒舍何事希真道聽說郭大哥有匹坐騎不要了要賣可有此事娘子道有的希真道可賣去否娘子道先夫未死的前兩日便放信出去至今莫說買看也不曾有人來看還有幾個看也不曾看見先說道這馬不值甚錢奴氣不過將來拴在後面不去問人賣希真道小人委實要買肯出價錢可叫小人看看否娘子道在後面請進來看不妨希真叫保兒外面坐地

跟那娘子進裏面天井內看時。喫那一驚。只見那馬拴在槽邊。垂着頭。啃那蹄子。希貢把他周身相了一相。問娘子道。爲何餓得他這般瘦。娘子道。便是先夫在日。雖甚愛惜亦有時不能喂飽他。及至病重時。那里有心理會到他。所以落了膘。希貢又去看了看牙齒。道。你要賣多少銀子。娘子道。不瞞丈丈。說價也由我討。只奴是本分人。老實說了與你。先夫病重時。並不說落價錢。只對奴說。有識得的。便賤些也賣了。儻不遇着識貨的。情願沒草料餓死了他也

不賣前日有一個人勸我賣與湯鍋上說倒有五七兩銀子喫我發揮他一頓今丈丈真個要買隨你自說罷希真道我說不要怪娘子道何怪之有希真委實看得那馬合意得緊便脫口說道與你一百兩足色紋銀何如娘子暗驚道卻不道還值這許多落得再要些便道一百兩少些求加加希真道竟是一百二十兩娘子忖道再不賣時也決裂了遂問道丈丈你端的買這馬去做甚希真道不瞞大嫂我有個兒子在南營裏做提轄別的馬不中他騎特

訪問府上這匹好馬。故而來買那娘子道這般說你只管將了去銀子卻要好。的希眞忙去斜對門錢鋪內唱個喏取出銀包央那朝奉。天平上稱足一百二十兩。忙捧過來交付娘子收了。便呼馬保兒入裏面去牽那馬出來那娘子收了銀子見牽了馬去想起丈夫在日止不住那腮邊的淚雨點般的落下。來希眞老大不過意娘子道丈丈還有副鞍韉。是這馬上的你一發買了去罷省得在奴的眼前頭希眞去看了看。已是破的陳希眞道鞍韉我便不要

你如果嫌馬價少我再添你些罷說罷去銀包裹又取出十兩來重的一錠銀與娘子娘子那里肯收說道奴自己覩物傷心並非嫌銀少希眞道把與郭大哥買陌紙錢小官人買些飲食也好硬安在卓兒上又取了二十兩銀子賞與馬保兒道你取了不可遺里來討除頭保兒接了銀子道那副鞍轡便送與丈丈罷希眞道家裏自有使喚個啼道小人告辭了娘子抱着孩子同個萬福道丈丈慢行孩兒有好日必當補報希眞叫保兒牽馬先走自己隨後

跟着那四隣看見的。人都不信了。說道這老兒忒好癖好道有些瘋了。折一百五六十兩銀子。卻來買這麽一匹馬馬肉只不過十六文錢一觔。王老兒家那匹磨麥的騾子買來時只廿五六兩銀子。比他强壯得多哩。卻說那娘子有了那些銀兩便去央親族相幫料理了丈夫的喪事將那副鞍轡就丈夫靈前哭着燒化了不必題他且說那陳希貢買了那馬轉了個灣找一個茶店坐下把那馬拴在茶店門口。劉馬保見說道你自去罷馬我自己會牽郭家

婦家不許再去纏我在這打聽保兒應道小人不去謝了
謝歡歡喜喜跑囘自己家裏去了那希眞嘆了一回恭又
把那馬看了好歇起身牽了回去兀自走幾步回轉頭來
看看到家門口敲開門自己牽入後面拴在廊簷柱子上
叫聲道卿兒那馬我已買了來也麗卿正在樓上聽見這
句飛跑的下胡梯來忙問道爹爹馬在那里笑嘻嘻的到
廊下來看了一回十分歡喜問道爹爹多少銀子買的希
眞道正價銀一百二十兩又添了三十兩共一百五十兩

麗卿連聲道。便宜便宜。希真道不貴麼。麗卿道不貴不貴那匹川馬也是一百兩銀子買的。雖然好。那里及得他來。但不知幾歲。口了希真道。我看過八歲口了。又笑道。你便恁的相得準。我且去箭園裏放個轡頭看試試你的眼力何如。麗卿搖手道。此刻還騎他不得。此刻他正落膘。免強騎必然騎壞。反不如那匹川馬。待用好水草好米料將息他到十來日。再多溜他幾轉。那時孩兒騎上他出個轡頭來。叫爹爹看。希真笑道。恁地你倒好去做馬保了。天晚了

我且牽到衙　園馬房裏去好好喂養我得這副腳力幾
可靠矣就把　用剩的銀兩仍交麗卿收好了自已牽馬到
後面拴好上　了料走出來只見蒼頭來回道高衙內來回
拜說不了那　衙內已先進來將着高俅的名帖說道家父
因官家議論　討梁山的軍務國事在身不能親來特着孩
兒回拜陳希　眞道什麼道理反要衙內勞步且裏面坐地
希眞叫道卿　兒你的哥哥來了麗卿在樓上應了一聲好
一歇慢慢地　走下來相見了希眞便以酒食相待教女兒

一同相陪說話。問高衙內看那軒亭精雅。稱讚了一回。只見那壁上懸着一口寶劍。便問道這口劍可是賢妹的。希眞道正是。衙內便要看。希眞自去取來。到席上看時。只見那劍靶上。細絲縧結着。上面赤金嵌出青錞兩個字。靶上又墜着蝴蝶結子。雙歧杏黃回鬚捲毛獅子吞口。劍鞘上裹着綠沙魚皮。菜花銅螭虎鈒鏤。上面有十四個字道。秋水鋩寒鸊鵜膏。虹光鍔吐蓮花質。也是赤金嵌的。希眞便把那口劍抽出一段來。與高衙內看。只見那高衙內打了

個寒噤覺得那股冷氣夾臉的噴出來毛髮皆豎再看那鋒刃時乃是四指開鋒一指厚的脊梁鏡面也似的明亮蓮蘂卻是一汪水照耀得人的臉都青了連靶共重七觔四兩長四尺二寸高衙內問道乾爺你這口劍是那里買來的希眞道那里去買這是老漢祖上留下來這劍砍銅剁鐵如削竹木我祖上隨眞宗皇帝征討澶淵帶去邊庭上不知出過了多少人這劍歸家後但逢陰雨天他便嘯響老漢幼時聽得先祖說那幾年這劍懸掛的所在燈下往

往見有人影立着細看卻又不見又那嘯響時往往躍出鞘外近年來想是那些精靈也漸漸銷散了這些景象亦不多見我這個癡丫頭就把他當做性命一般放在他牀裹面帶着他睡今日因鞘上有些損壞方纔修好了所以掛在這里衙內道妹子你既這般好他諒必舞得更好便請舞一回何如麗卿笑道刀劍是殺人的勾當有什麽好看高衙內道好妹妹不要着我央礙希真道我兒既是哥哥恁地說你就舞了一回罷麗卿喫催逼不過只得立起

身來挽起袖子去鞘裏抽出那口劍來走下堦簷開了一個四門高衙內夾着一雙眼看着麗卿連珠箭的喝采麗卿舞罷把來插入鞘內交付養娘捧去樓上收了放下袖子仍去坐了高衙內道端的舞得好希眞笑道衙內汚眼當時又喫了幾杯希眞又引衙內到軒後看了一回也有些假山湖石花木之類右手一帶曲折遊廊天色已晚高衙內辭了回去話休絮煩自此以後衙內日日到希眞家來時常送些衣服玩好飲食之類希眞便將酒食待他只

陪住他不去應酬別事衙內有時也歇在希真家從不教
女兒迴避那麗卿打起精神只和親兄妹一般看承片言
微笑都不苟且那衙內看得那麗卿吹彈得破的龐兒恨
不得一口水吞他下去只礙着這老兒夾在中間討厭有
時故意說些風話挑撥希真一面顧着女兒的顏色一面
把閒話架開去那麗卿只記着他父親吩咐的言語捺住
那股氣衙內只管去催孫薛二人來說親二人只勸衙內
再寬耐幾日更好不覺已是八九日了希真對女兒道我

的都籙大法。又磨去了一大半日子。那廝卻不來說起親事。卻更妙。再挨到幾月。功程圓滿。得空就走他娘。麗卿道。孩兒也巴不得快快過去。實在受不得了。希真道。好兒子。再是一兩日。你只推身子不安。去迴避了。罷。說着話。高衙內又到。希真接他進來。那衙內將着一塊碧玉禁步。一顆珠子。說道。送與賢妹添妝。希真笑道。怎麼只管要你費錢。叫麗卿謝了收去。衙內道。自家兄妹。謝什麼。那一日大家說說笑笑。少不得又是喫酒。剛至半酣。蒼頭進來回道。外面

張老爺來辭行。老爺說、要會他、已請進廳上了。希眞道。我曉得了。你只顧自去。我就出來。希眞忙換了件道袍。說道。你二人寬喫兩杯。我會了客就來。吩咐養娘道。你小心伏侍。不許走開。忙走出廳上去了。那衙內見老兒已去。放心大膽。笑迷迷的只管訂住了麗卿。看麗卿喫他看不過。也笑了。一面把頭低了去。衙內喫他那一笑。弄得七魄落地。三魂升天。骨頭酥軟了。一時色膽如天。便將右腳桌底下來勾麗卿的腳。叵耐那張八仙桌子生得濶。麗卿那雙腳又

縮在椅子邊。卻勿不着。高衙內叫聲妹子我和你到軒後
假山洞裏去耍。看麗卿。道。不過如此。有甚好看。哥哥自巳
也好去。並非不認得。衙內道聽得妹子的箭園十分好。哥
哥卻不曾見。何不領我去看看。麗卿道。且待爹爹來一同
去。衙內見他只不動身。便對養娘道。你去把酒燙燙來。養
娘捧着壺道。酒還火熱。燙他怎的。衙內道。妹子。你的酒冷
了。我與你換。一面說。一面把麗卿面前酒杯內的殘酒搶
來一飲而盡。去養娘手裏。取那壺。花花花的滿斟一杯。先

自已嚐了嚐雙手捧與麗卿道。妹子你嚐嚐哥哥的這杯熱酒。那麗卿已是坐不穩了。又喫他這一攛。那里再忍得便霍的立起身來。那兩朶紅雲夾耳根泛上來。恨不得一把抓來摔殺他。轉一念記起父親的吩咐萬囑。只得捺了又捺的捺下去。走去外邊那椅上坐着。低了頭只不做聲衙內覺得沒趣。只顧喫酒。還只道他怕羞。希眞送那客去了。急轉後軒。只見女兒坐在一邊。衙內獨自喫酒。見希眞來。起身道。乾翁請坐。希眞道。我兒何不陪你哥哥喫酒。卻

在外邊坐地。我見哥哥已是一家人。今要只管這般半刻
剎地。麗卿半響說道。哥哥要與孩兒把盞。不敢當他的故
而讓開。說罷仍起身入席。麗卿道。爹爹哥哥說要到箭園
裏去耍子。希眞道。最好。我們何不就移杯盤到箭園上去
三人正要立起身。只見蒼頭來禀道。太尉府裏差一個諳
已人來請衙內。快回去。說有要緊事。希眞道。既然尊大人
有正事。衙內且請自便。過日再見。那箭園內桃花還未謝
哩。衙內道。孩兒也不喫飯了。就此告辭。希眞送了衙內轉

來問女兒道。方纔那廝。可說甚麼。麗卿搖着頭道。不說甚。

方纔廳上甚麼客。爹爹去陪這半日。希眞道就是到沂州

府去的那張百戶。我託他帶那信。我兒。將來那廝再來。你

竟迴避罷。我有話支吾。卻說衙內回去老子前。去完結了

那件事。便自去叫孫高薛寶兩個。到面前道。我要処了看

來諒命不久矣。孫薛二人道。衙內怎說這話。衙內道。這話

這話。你兩個全不替我分憂。他索性不肯。我也斷了念頭

多日子。只叫我去乾嫖。引得那雌兒睡夢裏都來纏我。我

沒處消遣只好把家裏的這幾個來熄火卻又可厭正是
喫殺點心當不得飯魚兒掛臭貓兒叫瘦你兩個到底信
地兩個沒腦子慌忙說道衙內息怒並不是我二人不當
心只是這節事不得不如此長線放遠鷂兒今衙內這般
說我二人便去管取成功衙內道好呀我平日又不待你
們錯那衙內覺得小便處有些濇痛到裏面去了道兩個
沒腦子飛也似的到希真家裏見了希真希真問道二位
少晤兩個齊說道正是多日不來親近今日一則來候候

一則有件正經事希眞道甚麼事二人道替令愛姑娘說一頭媒不知肯俯允否希眞笑道感謝二位想二位說的諒必不錯但不知是那一家孫高道提轄試猜猜看希眞把眼泛了一泛笑道我怕猜不着莫不是我那乾兒子衙之彌二人呵呵大笑道你老人家眞是神仙便是這頭親事何如陳希眞道我聽說衙內已有兩房正室夫人卻又要小女做甚孫高道提轄聽眞那衙內雖有兩房正室他卻須看三房香火太尉是第二房那兩位一位是大房的

一位是第三房的只有太尉這第二房還不曾定提轄若肯俯允令愛便是太尉的親媳婦比那兩位不同但不知尊意若何希眞道實不瞞二位說這頭親與老漢甚是願意但與太尉貴賤不敵奈何孫高道提轄休說這話太尉與提轄心腹至交豈可因貴賤而論只求台允太尉那有不喜希眞道如此說深仗二位大力但只是老漢尚有三件事並非勒掯若太尉依得眞說這個了頭便是十個女兒我也送上如不能依休怪老漢執拗卻是不肯孫薛二人道

請教爺眞道一件是不必說太尉定依得我老漢又無男兒只靠這個女兒衙內旣與我做女壻便要他把我做親爺看待我後半世就靠着他孫薛二人道這事不難第二件小女雖是第三次進他的門聞知得衙內就要詮選知府那副恭人紫誥御要先把與小女第三件老漢姓好靜養太尉那後花園內的那座虛明閣須要送我安居這三件事若半汗見不依休提孫薛二人商量道這事我們難好做主且去稟過太尉定奪二人辭去對衙內說了衙內

歡喜得個獅子滾綉毬便道有何依不得有何依也得只
是一件事我在這里不樂二人問道甚事衙內道那雌兒
的臉好像撒過霜的裝呆搭癡恐他不省得風流取衆節
不淘氣孫高道非也衙內你不曉得他是潸白人家女兒
那肯同那三瓦四舍的奉迎他既與你做夫妻自然又是
樣衙內女娘們須要這般穩重的好衙內便引他二人
同去稟了高俅高俅道那兩件都應了也只他要我的虛
明閣兒去薛應着等過了門再商衙內大喜便叫孫薛二

人去回報了希員就在他那首選日子我在這里等信二人去了兩個時辰轉來道事已妥洽那陳老爺說道日子太遲恐怕天熱太近他又要趕辦些粧奩擇定了四月初四日下聘初十日合巹高俅道如此甚好到底你們兩個會幹事叫備酒筵先謝二位大媒當日高俅叫衙内陪他二人飲酒至夜二人謝了歸家不說那薛寶單說那孫高喫得酩酊爛醉回到家裏方纔坐下蒼頭稟道大老爺回來了方纔到得孫高聽得一個蹤踵立起來道快請來敘

話原來那孫高排行第二。他還有個哥子。叫做孫靜。爲人極有機謀。渾身是計。又深曉兵法。凡有那戰陣營務之事。件件識得。只是存心不正。一味貪緣高俅是高俅手下第一個篾片。凡是高俅作惡害人之事。都與他商量。但是他定的主意。再無錯着。因此高俅喜歡他。提拔他做到推官之職。他卻不去就任。只在高俅府裏串打些浮頭食。詐些油水過日子。高俅也捨不得他去。京城裏無一個不怕他。都叫他做孫痢猾。那日因奉高俅的鈞旨。到歸德府公幹

方問天色已夜不便進府當晚兩兄弟見了各說些寒溫孫靜道近日高府要沒甚事麼孫高道沒甚大事只是我今日與他兒了張了一頭些兒卻甚順利一弄就成少不得有些謝我孫靜便問是誰家的孫高把陳希眞那節事從頭至尾說了一遍孫靜聽罷搖着頭道你且慢歡喜這事蹺蹊其中必有詐這是唱籌量沙的計孫高沉吟半響道這計我卻擬不出眞不成叫他女兒做甚反事害人孫靜道他也不能害人只不過高飛遠走而已你們貪賞不識

力張羅一番與人嘲笑且待我明日見高俅時點破了他
再設一個法兒管教他插翅也飛不去今日你醉了且去
睡明日我對你說不知孫靜定出甚計且看下回分解

結水滸全傳卷之四

山陰忽來道人俞萬春仲華甫著

第七十四回

希真智賺孫推官
麗卿痛打高衙內

話說第二日早上。孫高問孫靜道。哥哥夜來怎知那陳希真是詐。孫靜道。事不難知。你想那陳希真平日甚精細。諸般讓人。那自己踏着穩步。裏面深有心計。外面却貌不

出。沉靜寡言。不妄交人。高太尉那般要擡舉他。他偏偏支吾
推托。有人稱他是高俅至交。他反有羞慚之色。今日豈肯
把親生女兒許配他的兒子。况又是三頭大闢。知他那女
兒絕標致。又有些武藝。你們又親見來。他愛同珍寶。多少
官宦子弟。正正氣氣地要同他對親。兀自一不允。那高衙內
浮蕩浪子。綽號花花太歲。那個但不識得。倒反是他去一說
就肯。就算陳希真要慕高俅的權勢富貴。早為何不攀親。
何至厮打一塲之後。越加親熱。這明明是懼怕高俅生事害

他却佯應許着。暗作道計。却又勸指高俅。這樣那樣。以防他疑心。一件他却没見識。既然如此。早就該走了。不知何故倘挨着。擡高聽。罷能如夢方覺。道哥哥。你用甚計止住他孫靜道。你放心。我自有計。包你不淘氣。教那廝走不脫。兄弟兩箇梳洗畢。吃過飯食。齊到太尉府裏。見了高俅。先把那起公事。繳消了。高俅慰勞罷。少頃。衙內進來。也相見了同坐。孫靜道。世兄恭喜。又定了一位娘子。高俅道。便是。甚了令弟的心。還未曾謝。下月初十日。還要煩推官照應。探

靜道不是晚生多管這事正要禀明太尉那陳希真這頭親事恐怕不穩高俅衙内齊問道推官怎見得不穩孫靜道那日聽見舍弟這般說猜將來他未必情愿高俅道我與他聯姻又不辱沒了他為何不情愿孫靜道便是太尉不辱沒他那厮却甚不中擡舉他那女兒不知要養着怎地東說不從西說不就今日太尉去一說就肯他非貪太尉富貴畏太尉的威福不敢不依他得空必然逃遁沒處追尋須防備着他晚生雖是胡猜十有九着衙内道孫

老先生你也太多心他若要走那一日走不得挨着等甚
多少人扳不着他那肯走孫澥道衙內不要這般托大說
陳希眞那厮極刁猾他豈肯一番厮打之後便這般歛頭
伏他走雖不能定他日期或者因別事糾纏那時早晚遲
也難定不是孫某誇口說肯聽吾言管教他走不脫高俅
看着衙內道何如我說早知他同你厮打你還瞞着我說
耳朵自已擦傷今日破出了衙內漲紅了臉道實不曾厮
打只不過爭鬧他女兒推了我一把高俅道你這厮老婆

必切甘心吃虧我也不管。今事已如此。推官之言不可不聽。倘一被他溜了。轉都不是。太便宜了他。你且說計將安在。蓋高道。家兒說有條妙計。那怕他插翅騰雲也飛不去。孫靜道。依着晚生愚見最好。乘他說要處明閣。就把與他。勸他把老小移來同住。許着撥人伏侍他好來好往的絆着。只待成親後便放下心。高俅道。這計恐行不成。他推托不肯來。不成拴了他來。孫靜道。他不來便是有弊。既不便行。還有一計。請屏左右。高俅便將左右叱退。房裏只得四

箇人。孫靜悄悄地道。莫如大尉叫人預先遞一張首的

狀子告他結連梁山泊。將謀不軌等語。把來藏著裏面。他

如果真是好意。就親。候完姻。後就消毀了。不使人得知道

幾日卻差心腹。不離他家左右暗暗防著他。見他如果行

裝遠走。必係逃遁。便竟捉來。推問這狀子便是憑據。他有

何理說着。他還是愿成親。還是愿認罪。高衙內聽罷大喜

道。此計大妙。高俅道。須得幾個人出名纔好。孫高道。既生

做頭。衙內道。薛寶。卞信。富吉。都與他寫上。孫高當時走了

稿底出名的是孫高薛寶後頭著蠅牛信綏廝鬼富吉那富吉便是富安的兄弟狀子上寫着寄首陳希眞私通梁山賊盜膽敢爲內線謀爲不軌的詞語孫靜道公呈只四人不好看再加幾個又想了四個人上去共八個原告當時謄淸高俅收好方喚左右過來道喚魏景王耀來須臾把那兩個承局喚到面前這兩個是高俅的體己心腹那年賺林沖進白虎節堂的就是他兩個當時高俅吩咐道你二人精細着到東大街邸那巷陳希眞家前後左右羅

織。私自查察暗帶幾十個做公的。遠遠伏着。但見陳希眞
父女兩個。行裝打扮出門。不問事由。只管擒拏。我有定奪
我再派箕健將。并臨時助你。須要機密。不可打草驚蛇。他
若隨常出門。不是行裝。亦切不可造次。只等過了四月初
十。方准鎖拏。那時自有重賞。二人領諾去了。孫靜對衙內
道。世兄不時到他那裏去。走走。兼看他的動靜。衙內道。我
就要去。當日人散之後。衙內換了大衣。把個子壻帖兒帶
了。僕從便到希眞家來。進得門時。只見許多錫匠木匠在

那廳上打造粧奩。希眞背着手在那裏看。見衙內來連忙接進。那衙內忙遞過椅兒。撲翻身便拜道。泰山小婿叅謁。希眞大笑。連忙扶起。讓進裏面。只見後軒又有些裁縫在彼趕做嫁衣。麗卿倚靠着立在桌案邊看。一見衙內來。笑了一聲。飛跑的躲去樓上。衙內叫聲妹子。麗卿那裏應他。只顧上去了。希眞笑道。他同你已是夫妻。新娘子應得害羞。你也該迴避。衙內大笑。希眞道。不知那個興起什麼害羞。難道下月初十就不做人了。二人大笑。那幾個裁縫

也都笑起來希真吩咐養娘道快與你姐夫看茶來二人坐
談一歇希真道賢婿你前日説要到箭園裏去今日老漢
陪你去看看便同銜內起身轉過那遊廊後到了箭園只
見一帶桃花爭妍鬬麗夾着中間一條箭道左首一條馬
路盡頭邊廄裏拴着兩匹頭口這邊居中三間箭廳箭廳
之前又一座亭子亭子內有些石桌椅走到廳上只見正中
一方匾額乃是觀德堂三字兩邊俱掛着名人字畫靠壁
有四口文漆弓箱壁上掛滿箭筱又有兩座軍器架上面

插着些刀鎗戈戟之類當中一座孔雀屏風面前擺着一
張藤床床上一張矮桌二人去床上坐定望那桃花衙內
道這園雖不甚寬都恁般長希真道先曾祖遺下這所衙
園甚費經營亦有人要問我買我道祖上遺下的不忍棄
他如今教小女那用得着他猛回頭只看床側屏前朱紅
漆架上白森森的插着兩枝梨花古定鎗希真道這便是
你夫人的兵器衙內立起近前看一看那鎗有一丈四五
只長短衙內一隻手去提那里提得動他便雙手去下截

用力一拔只見那枝鎗連架子倒下來希眞慌忙上前扶住道你太鹵莽厮殺老漢在此不然連人也打壞衙内道有多少重希眞道重便不大重連頭尾只得三十六斤一面去把那鎗架扶好衙内道不過鷄子粗細怎麼有這許多重希眞道這是鐵筋不比尋常鐵選了三百餘斤上等好鑌鐵只煉得這點重又加入足色紋銀在内剛中有柔你方纔拔他下截那上稍重你力小吃他不住自然壓下來衙内道這般重那怎好使希眞笑道你怕重你那夫人

手裏却像枯燈草一般的舞弄衕內聽得雖然歡喜却也有些懼怕暗想前日玉仙觀裏眞錯惹了他也再細看那鎗時只見太平瓜瓣尖五指鬥鋒頭頸下分作八楞下連溜金竹節一尺餘長竹節當中穿着一個古定也是溜金的上面鑿着梨花梨花裏面露出如意二字那一面也是一樣的花紋再下來一個華雲寶蓋撒着一簇乾紅細纓底下爛銀也似的鎗桿遶着陽面雲頭鎗桿下一個三楞韋䭾槊也是溜金的希眞道這鎗本是老夫四十斤重一

被丈八蛇矛改造的費盡工夫今重三十六斤長一丈四
尺五寸。小女那最便用他衙內稱贊不已希真又道我這
小女舞鎗弄劍走馬射飛件件省得只是女工鍼黹那半
點不會脚上鞋子都是現成買來紐扣斷也要養娘動手
將來到府上還望賢婿矜全則個衙內道泰山說這般話
小婿那里怕沒人伏侍他二人又說了一回希真就在前
廳上邀衙內酒飯那衙內因不見麗卿也不耐多坐就去
了出巷口正遇着那鼻王燿在那里衙內在馬上叫過二

八輕輕吩咐道下次我在他家你等離開些不妨二人應了衙內回去一路囑付道希眞道般舉動那有不肯却不是老孫多疑見了老子說及此事高俅道我也這般說他如果不肯却爲何問我要虛明閣又要約定那兩件事但是孫靜的計備而不用也好衙內又去了兩次總不能見麗卿覺得無趣也懶了連日不到那里只恨那輪太陽走得慢巴不得就是四月初十却說那希眞自許親之後進出時常在巷口遇着王魏二人有時邀希眞吃茶有時週

備防着我麗卿道恁地時我到乾隋了小心我看直不如先
結果了那厮再來希真道你不要着急我自有道理希真
立在廊下撚着髭鬚想了半歇尋思道高俅必不能料得不
是那個獻勤賣不是孫靜那厮歸也只有道輔強主弱
終無着落還不如用這個法門破他當時叫蒼頭來你把
我一個名帖去殿帥府號房處投下說我要請衙內來說
話蒼頭去了希真對女兒道明日二十九正是和鑼圓滿
之日午時送神這個月小盡後日初一日一黑早我同你

就要走了又難得撞著是個出行大吉日不爭被他作績只可用這條計略愚他一愚卽被他識破我已走脫究正就着蒼頭先回來道衙內就來也不多時衙內歡歡喜喜的進來道泰山喚小婿有何見諭希眞放下臉來道那個是你泰山你是誰的女壻我的女兒須不臭爛出來一定要撮與你衙內方纔道乾爺為何動怒孩兒有甚衝撞希眞道我好意把女兒許配與你我須不曾犯罪你為何叫人監防着我那衙內聽見這句便是雷驚過的鴨兒一般

說道那那那有此事希眞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你那兩個承局來盤問我好幾次問我出門否我說就要嫁女兒不往那里去兀自不肯信在我門口趕來趕去又叫做公的四面打聽我請問這是甚麼意思監防我怕我逃走不成我便不把女兒許與你我也不犯私逃我陳希眞頂天立地看着這條命如同兒戲我不過難得你老子一番擡舉又愛你的仁德聰明恐錯過了不成辱了那個的寵這事也沒甚氣我不過你與我既是翁婿不值便把我

如此看待還說肯養我過老你不信叫那兩個來質對衙內慌忙諾諾連聲道爹爹息怒想是下人之故孩兒去打聽明白就來回爹爹的話連忙出門上馬出巷又不見那兩個承局飛奔去見了老子從直說了高俅驚道怎的走了風衙內道魏景王耀去盤問了他被他得知高俅大怒便叫捉這兩個奴才來須臾叫到面前高俅罵道你這兩個不了事的狗頭叫你們去暗防陳希眞那個叫你去盤詰魏景道不過在茶店裏問了一聲不打緊王耀道小人

只不過在他鄰舍處畧打聽些。高俅大怒道。這廝糊塗的蠢才。
誰叫你打聽此等機密事。容你在茶店裏亂講。左右與我
皆駝起來。每人各抽五十皮鞭。教他醒腄。衆人請免。一人
亦伏地哀求。高俅喝退了。兩個偶內道。此事怎好。我想已
泄漏了。不如竟照孫靜的計。竟去捉了來。便做。高俅道。胡
說。你只不過要他的女兒。他已自首了。又去寃屈了他。認
眞尋死覓活。郤不是自己弄壞。如今只有叫薛寶同你去
將這般語蓋飾了這事。都被那孫靜參疑。早不聽他也罷。

如今不必教他得知。省得他又來聒噪。衙內便喚薛寶同到希眞家謝罪道。家父實屬不知。那魏昆王耀因誤聽人說泰山要遠行出外。故來問聲。以便通報。實無他意。薛寶道。太尉已將那廝重責了。以戒其造次之罪。太尉還要自已陪罪。希眞道。這等說。老漢倒錯怪了。只因太尉這等以貴下賤。旁人爹看得駭然。只道是老漢扳高。方纔盤問得太蹊蹺。不由老漢不動氣。明日到太尉處陪罪。賢婿先與老漢周旋則個。希眞又欵待了二人。送出門外。希眞道。賢

婿老漢是這般餶飿性兒。幸勿芥蒂。衙內連說不敢。辭別了回覆高太尉去。孫高得知此事。那肯隱瞞。便見孫靜道。那兩個承局不小心。露出馬腳。如今太尉發怒。申飭他兩個。不但不去防備他。反怪哥哥參事。孫靜只是仰面冷笑。孫高道。哥哥笑甚。孫靜道。且等陳希真走了。叫他識得。那說希真送了二人。麗卿迎出來道。爹爹這事怎的了。希真笑道。好教你放心。明日就成功了。叫進蒼頭來道。我有一封銀信。你與我帶去陳留縣王老爺家交付。再與你二十

兩銀子盤費只明日一早就要與我動身看頭道陳留縣去何用二十兩盤費希眞道爹爹的仍好帶回看頭領了去當夜希眞仍去祭煉事畢就睡一淸早起來打發看頭出門去了喚那養娘道你也好久不曾回家今日叫你回去看看你的爹娘住幾日不妨那養娘聽得這句話好似半天裏落下一道赦書歡天喜地的應了一聲便去換了件衣服穿雙新鞋搽脂抹粉打扮了收拾起一個包袱希眞與了他一包物事道這是與你父親的養娘接來收了

覺得有些沉重麗卿又與了他十兩銀子道你去買些東西養娘暗想道這回回去姑娘却爲何把這許多銀子與我謝了收起希眞便自去叫個馬保兒牽了匹驢子先付了工錢叫他先去那養娘辭了主人又對麗卿道姑娘我那盆建蘭姑娘照應着時常澆澆水不可枯乾了麗卿暗笑應了他一聲却又看着他悽慘那養娘跨上驢子去了麗卿直送他出了大門望他出了巷去覺得鼻子一陣酸怏怏的轉來一所房子只剩得父女兩個希眞去安排些

早飯父女二人吃了希眞便去寫了封辭高俅的信叫女兒把衙內所贈的物件都取來一處預備完他看看午時已到希眞便去靜室內徹了祭鍊又步罡踏斗誦咒將神馬送了方叫麗卿同入靜室來收拾麗卿看那靜室裏面只供着一面古銅鏡子圓可三寸一盞燈尚點着希眞叫他將香爐燭臺燈盞劍印等物都收過了自己把那鏡子藏好又把那書架上的圖書卷帙一切來往信札筆跡盡行燒燬只存着自己註的道德經參同契陰符經悟眞篇

青華秘錄及內丹經符錄秘法一束見交與麗卿收在包裹裏自己又去見高俅謝罪恰好高俅着人來請陪話便叫麗卿關了門到高俅府裏說了些克己的話却不見衙內問起說外面遊戲去了希眞辭了回家已是甫刻時分那麗卿便去箭架上挑選了十五枝鵰翎狼牙白鏃箭把來插在箭袋裏弓箭內取了一張泥金搭花暖靶寶雕弓換了一枝新弦套在弓囊裏又去把兩匹馬喂好那棗騮已是將息得還原周身火炭一般赤父女二人都騎試

過端的好腳步希眞取了兩副軍官服色叫女兒也扮做男子先看一看麗卿改梳了頭摘去耳璫脫去了裙衫裹了細巾簪一頂束髮紫金冠穿上那領白綾戰袍繫上一條舊戰裙戴上大紅鑲金兜兒腳下套一雙尖頭皮靴裝束畢果然一個美貌丈夫希眞看了笑道我眞有這般兒子那不是好可惜是個假的好笋鑽出笆外麗卿把面鏡子來照忍不住咯咯的笑仍復換下了希眞道天將晚了你把乾糧都收拾好我去安排些飯食慚愧那廝今日倒

不來早些安歇明早五鼓就走頂城門出去你醒睡些麗卿應了正在吃飯忽聽外面叫門希眞出來接應只見一個漢子挑着一副大盒擔問道你們這里是陳希眞家麽希眞道正是那漢便一直挑進來希眞道你們那里來的那漢道高衙內同幾位官人教我挑到這里來希眞看那盒擔裏都是鷄鵞魚肉菓品酒肴之類正要再問只見衙內一個親隨進來說道只顧挑進去希眞道什麽道理又要衙內送酒席親隨道衙內從李師師家來在後面就到

那漢卸去擔兒拏着扁擔出來。親隨道賞錢明日總付你。那漢應一聲去了。少頃衙內帶着撥火棒愁太平。又一個親隨已有三四分醉了。踵踵跌跌的進來。希真道怎的只管要賢壻壞鈔。衙內道值什麼。今日特與泰山開竈。休嫌輕微。本要早來。却吃那李師師兜搭了半日。希真道我們何不都請去箭園裏坐地。衙內道這兩位也正為箭園而來。希真去開了大門。一干人同去箭園內亭子上坐定。看那亭子果然起蓋得好。拱頭盤頂。文漆到底。兩個汲腦子

的見那節圓端茶不迭兩個親隨一個把酒食發去厨下一個來亭子上伏侍那薛寶最喜的是烹調飲饌見沒人動手便去厨房相帮招應希眞道怎可生受便連忙自去取杯箸安排衙內道麥山一個蒼頭那里去了希眞道便是他妻子病重昨夜追回去了又沒個替工好生不便孫高道衙內處便撥個人來伏侍極便衙內對那親隨說道你便在此伏侍陳老爺幾日希眞道怎好生受却傾謝了希眞去裏面同女兒商量安排明白却出來幫起燈燭陪

家人吃酒酣飲至初更天氣衙內道小婿醉了省得去俳
馬要歇在泰山處希真應了說說談談已是二更希真道
我有一瓶好酒本留着開葷用就請三位嚐嚐說罷去裏
面取了出來燙熱了換了大杯兒每人面前花花的斟
滿說道請嚐嚐三人一飲而盡都稱贊道好酒真有力量
多吃看醉倒希真道這二位尊管辛苦了也都請用一杯
便遞過兩杯去衙內連稱不敢兩個謝了也都吃盡希真
承入席坐下不多時希真拍着手叫道倒也倒也只見那

五個人口角流涎東倒西歪的躺下去希眞大笑道今番
着我道兒正要去叫友兒來看只見麗卿拽開箭圍門提
着那口寶劍奔上亭子來殺高衙內希眞與他撞個滿懷
連忙扯住道我兒且慢下手聽我說麗卿道說甚希眞道
也雖是可惡該殺念他老子素日待我尚好他雖要打算
你却不曾傷你他使反計坑害人殺他不打緊那冤仇太深高
俅必加緊追捕我們只走脫了罷休麗卿聽了氣得亂跳
道爹爹你却這般不平心我那件不曾依你沒來由叫我

與他做了 場乾夫妻。他認眞便是你的好女壻。便一點也得
罷他不得。儘他調戲我。兀的不脹破女兒的肚子。希眞笑
道。我兒你 恁般性急。你不省得這廝不止一刀一劍的罪。
他惡貫滿 時。自有究對懲治他。他那死法好不慘毒哩。不久
便見你這 等結果他。倒便宜那廝。那日你在玉仙觀前要
取他的表 記。今日正好取。只切不可傷他性命。麗卿道。這
厮說還罟 出口氣。便取下燈臺去照着。颼颼的把高衙內
兩隻耳朵。血淋淋的割下。又把個鼻子也割下來。又看看

那兩個道追廝也不是好人去把孫高薛霸的耳朵也割下來又要去割那兩個親隨希眞喝住道干他甚事快去取些金創藥與他們止了血恐流得太多頂個死了麗卿放了手揣了寶劍執了燈臺去取了些刀創藥來與他們敷上希眞道我這蒙汗藥多年了恐力量不足他們醒得快索性與你尋些麻繩來捆了這廝父女二人便把燈來照着一齊動手把那衙兩金孫高薛霸都洗剝了上蓋衣服連那兩個親隨都四馬攢蹄緊緊的捆了希眞又做了

五個麻核桃塞在各人口裏。便用繩子往腦後縛了。防他叫出。就取那封信去。縛在衙內身上。並衙內送的物件都把來放在他身邊。抑那五個人就像擺弄死屍一般。正擺弄着。聽那更樓上正交三更。麗卿道。爹爹你聽前面好似有人打門。希眞道。果然。你不要出來。待我去看。希眞提了燈走出前面大門內。看只見外面燈火明亮。拍着門大叫提轄開門。希眞問道。是那個。外面應道。太尉府裏差來接衙內的。希眞只得開了門。那人提着燈籠進來。卻是一個

太尉府裏的張虞候當時見了希真忙道提轄小人
奉太尉的鈞旨來尋衙內何處不尋到虧得李師師家指
引說在提轄府上巷口又問了更夫說他倆不曾去今有
要緊事務要接他回去希真道在此喫在我家只是喫得爛
醉睡着了怎好去叫他那張虞候道醉也顧不得只好叫
他起來因他第二位娘子臨蓐十分艱難不得不接他回
去如今却睡在那裏小人自去請他希真道你且坐地我
去看看來希真慌忙提了燈造來麗卿正把那些人伏侍

德高提了燈正要出來。過着希真把那事說了。又道此事若破了我你性命都休。如今事已至此。你且閃在這門後等他。追得他時更好。倘退不得。竟誘他進來一發做了他。再說麗卿聽罷。便放了手裏燈。抽出那口帶血的劍來在黑影裏等着殺人。希真遂提了燈到前面見張廣侯道。爾內几自疲之不肯回去。只吩咐道教請天漢州橋錢太醫診視便好。又說明日一早就回。張廣侯道。他的親隨看一個出來。希真道。只有一個在裏面兀自伏侍不迭。你不信

同我進去自己見他去說張虞候道提轄的話怎敢不信只是上命差遣如今只得照提轄這般說去回話便了希真一面提燈照着他送出來道明日早些來接我也勸他早歸送出門外便關了門進來麗卿已提着燈出來道爹爹他雖然去了還防他再來我們索性守着希真道正是你去把前前後後多點些燈燭省得手裏提進提出父女二人坐在燈光下守了兩個更次聽那更鼓已是四更五點不見動靜希真道許久不見動靜想是不來了五更將

我們趁早收拾預備動身麗卿便去提那兩個包袱放在面前又吃些飲食父女二人提了包袱到前亭子上只見那五個人一個個都醒來叫喊不出掙扎不得麗卿把燈火照着只見那衙內睜着眼朝他看麗卿想到他那平素的可惡便去弓箱內取出兩枝舊弦折叠着一把兒揑在手裏去那衙內的背上腿上着力鞭打罵道賊畜生也有今日你那風話說不說了打得那衙內一條青一條紫血股往褲子外面滲出來好似啞子吃了黃連肚裏說不

出的那般苦咳嗑裏只是阿阿的叫不響身子亂動亂擺那里强得可憐從不會吃過這般利害麗卿打殺多時希眞笑着勸道孃兒也虧他受用了饒了他罷天不早了我們幹正經事麗卿丟了弓弦又罵了幾句希眞道我兒去裝束了好走希眞看着衙内笑道衙内你也不虧我此刻好道進鬼門關了那得在此處受用你癩蝦蟇想吃天鵞肉這事不是我來尋你你經此番後父子二人少去作惡萬一遇着你的冤對性命難保此刻我却放你不得明日

自有人來救你麗卿裝束停當道爹爹我們備馬去希眞
笑着也去裝束了同麗卿把那新買的兩副鞍轡背在馬
上把搭好了牽出槽來拴在亭子柱上麗卿便把弓箭繫
好掛了那口青鋒劍鎗架上取了那枝梨花鎗希眞去提
了兩個包裹道你帶着弓箭小的這個把與你大的我拴
了麗卿接過來拴在腰裏希眞拴了那大包裹便去刀鎗
架上拔了口樸刀那口腰刀已是遞好跨在腰裏麗卿便
來解馬希眞道且慢你去取碗淨水來麗卿道要他何用

希眞道只管取來麗卿便舀了一碗遞與老子希眞取來念了幾句眞言含那水望空噀去麗卿道此是何意希眞道這便是都籙大法內的噴雲逼霧之訣少刻便有大霧來也我同你乘着大霧好走放下碗更鼓已是五更三點只見天上那顆曉星高高升起鷄聲亂鳴遠遠的景陽鐘撞動椽子窗格都微微的有亮光透進來希眞道眞不早了快些去罷城門就要開也父女二人牽着馬往外就走麗卿回頭看了那箭園亭子廳房又看了看屋宇止不住

一陣心酸落下淚來希眞勸道不要悲切天可憐見太平了我定弄回這所房子還你麗卿哽咽道早知如此離鄉背井那日不去燒香也罷希眞道還追悔他做甚快走罷

麗卿拭了淚隨着他父親出了箭園穿出遊廊只見天已濛濛的起霧各處燈燭明亮沒得幾步忽聽得外面擂鼓也似的叫開門父女二人一齊大驚這一番打門有分教

曲折遊廊先試英雄手段清幽軒子竟作兒頑收場正是

衝開鐵網逢金鈎剔亮銀臺飛血雨畢竟不知那個打門

且看下回分解

PL
2733
.U27
T3
v.3

UNIVERSITY OF
ILLINOIS LIBRARY
AT URBANA-CHAMPAIGN
ASIAN

PL
2733
.427
T3
V.3

RL 2725 .3 V.3

結水滸全傳卷之五

山陰忽來道人俞萬春仲華甫手著

[seal]

第七十五回

東京城英雄脫難

飛龍嶺強盜除蹤

却說那希眞父女正待要脫身逃走。不防外面又有人打門。火刺刺的般緊急。父女都大驚。麗卿道。爹爹怎好。我們不如殺出去罷。希眞道。我兒不要心慌。待我去看來。走。不

脫也是大數便死也同你在一處你索性把馬拴好卸去了弓箭包袱只把那口劍就在這里看風色不可擅動一不做二不休希真解了腰刀包袱倚了樸刀把那腰刀拔出插在腰裏取件道袍披在身上搶到閣邊只聽得三四副聲音連珠箭叫開門磞磞磞的亂敲希真隔門張時好多人立着都提着燈籠希真喝道甚麼事夤夜敲門外面大聲應道高太尉親自來接衙內回去希真一面開門一面發話道這廝留女婿過夜不曾犯罪只見那兩個承局闖進

去正是那魏景王燿走到廳上齊發話道陳提轄你老大不曉事把衙內留住不放他回去着別個受氣他的娘子生產十分危急你只不放他如今太尉大發作叉着我等來催衙內便直走不動備了一乘轎子在此務要卽刻接他回去希使道你二位太不諒情他是我的親女壻醉倒我家不肯回去不成熱趕他出門他此刻醒來正勸他回家你二位來得正好同我進來不然他還不信二人提着燈籠跟着希眞進來只見裏面燈燭輝煌王耀道你們昨

夜做甚希眞道你去見了衙內便知希眞讓他二人先行轉過遊廊燈光下只見麗卿閃在那里倒提着劍等候希眞大喝道我兒快動手喝聲未絕麗卿劍光飛處那顆人頭骨碌碌的滾到扶欄外青草裏去了屍身便倒在一邊王耀大驚叫聲阿也要往外走被希眞一把揪住往裏一推麗卿迎面一劍連臂帶肩劈下心肺倒流出來果然好劍不論衣服筋骨一齊削斷可憐那兩個小人平日倚仗着高俅無惡不作今日却化作南柯一夢希眞道消停消

亭甘把燈來照我身上有無血跡。麗卿道沒有。那麗卿倒吃噴射了一臉鮮血。希真道且慢。還有人哩。提了燈復出大門外。只見那兩個轎夫立在轎子邊仰面道天在這裏起雲霧了。希真招手道。衙內走不動。你們把轎子擡進來。兩個把轎子縛到廳上歇下。希真道。你們着一個進來背衙內。一個轎夫道。吃得恁地醉。便跟着進來。轉過後軒。希真豁上道袍。撇了燈。毫在手。便揪住那轎夫。右手抽出腰刀。去猴嘴上一抹。早已了賬。一把丟開屍首。轉身入踏步趕

出廳上。那個轎夫正在那里閒看。被希眞夾耳根一刀劍倒。又去搠了兩刀。眼見得不活了。連忙進來。麗卿抹去臉上血。把地下兩盞燈籠踏滅。還在那里探看。希眞大叫道。我兒了也快走罷。麗卿連忙插了劍。繫上弓箭。拴在包袱裹了鎗。又替老子拏了樸刀。牽着兩匹馬。往外就走。希眞取刀鞘插了挎好取那包袱一面走。一面拴。殿帥府前明砲響亮。更樓上收擂。天已大明。走出門外。只見那大霧漫天。麗卿先上了那匹川馬。道。爹爹先走。後面不識路。希眞

道且慢。我還有一事未了。把東騶交與麗卿。却從復走了
進去。把大門關了。麗卿甚是驚疑。不多時。只見希眞從那
邊牆頭上跳下來。翻身上馬。挎了樸刀。叫道我兒快隨我
來。兩騎馬出了巷口。只見白茫茫的重霧盖、來。數步外
不見人影。上了大街。已是有人行動。父女二人乘着濃霧
只顧走。到得朝陽門。城門早已大開。父女二人從大霧影
裏闖出城去。奔上大路。馬不停蹄。往東又走了五六里。出
了濃霧之外。已是沒人家的所在。希眞到那一座高橋上。

兒住馬叫道我兒你回頭去看麗卿勒住馬回頭看時只見那座大霧密密層層把東京城籠着好一似蒸籠熱氣一般騰騰地往天上滾捲自己身子立在霧外相去不遠一箭之路初出地太陽照映得分外分明麗卿喜道妙呵爹爹你有偌大的道法希眞道這值甚麼我受本師張眞人傳授都籙大法有若干作用這是裏面遏霧的法兒我這法能遏起三十里方圓的大霧此刻我只起了十二里你且少住待我發放了他們好走希眞把樸刀遞與女兒

雙手疊一個驅神的印訣口中念念有詞喝聲道疾雙手放去只見一道白光射入霧裏去了那雲霧便紛紛的落下來希眞道看那麗卿的臉上兀自血污未淨便下馬道待我與你洗去省得着人看出去橋下浸濕了一角戰裙替他臉上眼堂下眉毛裏鬢邊嘴角都拭抹乾淨衣領上也有幾點抹不去只可由他希眞一面拭一面說道凡是迎面去殺人總要防他血射出來今幸而不是𣃁殺不然濺了兩眼怎使手腳麗卿笑道孩兒卻從不曾幹過卻不道這

般夾利希眞道咄有甚麽高與麗卿看那霧已消挫了大半有幾處高的樓閣都露出尖來好像在大洋海裏浸着一般希眞拔過樸刀上了馬道不要呆看了走罷恐有人趕來父女二人下了橋迎着日光一直順大路往東進發麗卿道爹爹我們今夜何處投宿希眞道我見你休怕辛苦我們今夜且慢提投宿的話那高俅有個門客孫靜昨夜聞知他已回那廝好不刁猾又吃你把他兄弟的耳朶割去那廝必料我投逆梁山恰不應逆梁山也同此一條

路上他若挑選人馬并力順這條路追趕我們必遭毒手如今我若由正路投沂州府須出甯陵渡過黃河到山東曹縣方可與梁山分路我的主意不如大寬轉從甯陵就分路岔出虞城路過碭山由江南界過微山湖出山東嶧縣教那厮們四處撈摸這里到虞城不過五百多里隨常走須得三四日如今也顧不得頭口了連夜趕去前路不遠是張家店蕪關所在就那里買兩蓋油紙燈籠多備些蠟燭明日午刻便可到那里你可受得起否麗卿道不過馬

上再熬一夜值什麼譬如出師打仗這點路也要走希眞道路上倘有人盤問只說到山東曹縣兵差緊急公幹逢人自己稱聲小可不要又是奴家麗卿笑道這怕不省得道正是鰲魚脫却金鈎釣擺尾搖頭再不來不說希眞父女二人竟逕虞城却說高俅五鼓時上朝便吩咐魏景王耀再去接衙內太陽離地高俅回府早點罷同幾個門客在上房賭博只見一個養娘出來稟道二娘子還不能分娩大醫的藥已吃了此刻忽然暈去了衙內又不回來高

俅道：這廝恁的還不歸。一個親隨在旁邊道：便是魏景王

婿也不會回來。高俅道：這廝兩個近來恁地這般糊塗，你

們再着兩個去催。好半歇，只見去的人來回報道：到陳提

轄門首，只見大門不曾開。敲了半歇，只不肯來開。又沒個

人答應。等了許久，仍不開。只得回來覆高俅道：陳老爺

每日請他不要早覺，今卻這般顛倒，想是昨夜趣噇醉了。

你們少刻再去催催。那人應了出去。魏景王耀一定是不

會去。待我查出，肯饒他。一面又賭了好兩轉，已是辰牌時

分。只見孫靜到來見了早禮便坐下來同喫少刻那個去的又來報道門仍敲不開仍没人答應高俅同幾個門客齊說道這廝們想是睡死了太陽這般高了恁地孫靜問道什麼事高俅道便是我這兒子忒棄舊戀新昨日到他新丈人家過夜這里他第二個老婆做產不得分娩連夜去與他不回來我道他丈人好意留他不好接連去催你那兄弟也不曉事天明叫魏景王耀去接兩個狗頭索性不去此刻又去催了兩回門倘不開還未說完孫靜大驚

失色把賭具丢在桌上立起身道快着人去救衙内着了
他道兒也高俅同眾門客道怎說孫靜道晚生幾次說陳
希眞不懷好意恩相只不信今日他把出毒手來也恩相
明鑒他便是留女壻過夜必不肯留許多人在家一個不
放回昨日晚生兄弟孫高不歸都說他同衙內在外面遊
玩只道他在三瓦兩舍陪衙內在一處衙內既在陳希眞
家晚生這個兄弟不是不曉人事的何至同在他家過夜
已知娘子做産這早晚還不歸必遭毒手了快多派將弁

去救人要緊衆門客還有幾個未信高俅見孫靜急地着急便吩咐左右道你去傳我的號令叫派府裏值日的殿制使兩員速去趕衙內回家孫靜道不彀不彀多派兩員再多帶幾個軍健們同去高俅便又叫加派兩個須與四個制使進裏面來聲喏禀請言語高俅道不必多說務要到陳希眞家立請衙內回來孫靜道門不開只管打進去便是陳希眞還在裏面他發作我對付他四位長官快去那四個制使旋風也似的去了高俅道推官不得不差但

願沒事纔好孫靜道。不是晚生多說那得沒事不多時。只見兩個御使。飛跑回來汗雨通流的道。叨恩相不不不不好了高俅大驚。忙問怎的不好兩個御使道小將們到頭希真家。叫了好歇門不開叫一個軍健。借張梯子爬上牆頭。又叫了兩聲。無人答應。軍健說牆裏面也有張梯子靠着。便盤進去。開了門出來小將們一齊進去觀看只見那正廳上。一乘空轎擺着。一個轎夫殺死在廳上。堤到後面軒子背後。也殺倒一個轎夫。遊廊下又有兩個屍身。一個

個正是王耀一個沒頭腔認他的衣服。那是魏昇前前後後尋來。傢伙什物都不少。只沒一個八。連衙內一千八百不見面。如今分那兩個押同地保鄰佑。在彼看管。特請鈞旨。高俅聽罷。好似一交跌在冰窖裏。嘴裏叫不及那連珠箭的苦。往屁股裏直滾出來。孫靜道。罷了罷了。氣殺我也。那衆門客一齊大驚。孫靜勸高俅速發人去那廝便害了衙內。亦必藏在屋裏。不能帶了逃走。高俅定了一定。上廳去點齊家將。帶了百餘名軍健。同那兩個制使。刀鎗棍棒。

殺遊辟邪巷去半路上迎着一個先一起去的軍健秀回道衙内一千人有了都細在他後面園裏還不曾死那顆人頭也尋着了那兩個制使便着他先去回報太尉道里一千人趕到希眞家一齊闖進去只見前後許多燈燭兀自點着到後面箭園裏只見那些人已將衙内解放扶着穿衣服面上血污猶藉滿地都是蔴繩蠟燭油亭子上酒席杯盤兀自擺着有幾個精細的拾了一把耳朶到太尉處獻勤與人把衙内等五人扶出來將衙内扶上那乘

空轎子另尋兩個轎夫擡了。先着人送回去。又另叫四乘轎。擡了那四個人也先送歸太尉處。這裏衆人前前後後搜尋了一遍。把那門封鎖了。帶了一千鄰佑同地保等到太尉府裏來。驗看這件事閧動了東京。人都說道陳希眞這人好利害。那太尉等待回來看見兒子耳鼻俱無。又見那幾個人這般模樣。氣得說不出話來。三尸神炸七竅生烟。忙傳軍令叫把京城十三門盡行關閉。挨戶查拏。一面奏准天子。說奸民陳希眞私通梁山盜賊。謀陷京師。經人

出牌臣差親子蔡知府高世德督率兵役捕擒希眞膽敢拒捕殺死兵役四人將臣子并幕友孫高許寶截去耳鼻乘家在逃臣先閉門查拏伏請准行一面把鄰佑地保帶齊就花廳上把孫高等四人坐在一邊質審鄰佑地保都供並不知情說他東京並無一個親友他從有個蒼頭養娘來拘來審就或者知情兩個親隨道小人們到他那裡時蒼頭養娘已不見了高俅便問蒼頭養娘名姓家在那裏數內一個鄰人道那蒼頭只知他姓王不知其名聽說

是城外大東村人氏。養娘實不知道。高俅推問半日。實不知情。只得取保釋歸。孫靜對高俅道。恩相閉城查拏。想是無益。那廝既敢做這等事。必然早出京了。晚生料他必投梁山泊入夥。不然便投遠方親戚。恩相此刻只查他出那一門。便有影響。他倘殺了魏景王耀走。已是天亮。必非半夜越城。高俅道。怎生去查。孫靜便問孫高四人道。你們後半夜醒來。可看見他怎生打扮出門。四人齊道。我們都看見的。孫高道。陳希眞穿一件醬紅色戰袍。繫一條綠戰裙

提一口朴刀跨一口腰刀他女兒也改作軍官打扮是一件白綾子大鑲邊的戰袍繫一條大紅色的舊戰裙提一枝白銀鎗跨一口劍腰裏還有弓箭薛寶道希眞腰裏拴一個藍包袱女兒拴一個桃紅包袱都帶大紅金鑲兜子希眞裏面戴的是頂萬字巾他女兒戴一頂束髮紫金冠兩個親隨道騎的馬一匹紅的一匹白的孫靜便叫人分頭抄寫了到十三門查問一早開城時有無此等人出城那十二門都回報道近日軍官進出甚多實不留心只有

朝陽門校尉稟道開城門不久有一老軍看見兩個軍官如此打扮大霧影裏。也不十分看得淸好像一老一少提刀的在前插弓箭提鎗的在後急忙忙的出城去了。孫靜對高俅道這厮們一準是投梁山去了。所以直出朝陽門只選得力之人就這條路尋追或可擒拿但必須勇將名馬方可濟事。高俅正要想一個人只見階下一人挺身而出道小將願去。高俅看那人時膀濶腰細耳大面方那人姓胡單名一個春字現爲京畿都監就快陞授都虞候時

常在高府裏趨奉。孫靜道胡將軍雖然英雄。只恐無好馬。如何追得他們上。胡春道太尉那匹御賜烏雲豹。願借一騎包管追上。高俅道陳希真那厮好武藝。更兼他女兒也了得。胡將軍一人恐難擒他。我再差一個人帮你東城兵馬司總管程子明。我一力擡舉他到此地位。必然肯與我出力。叫人速去請了他來。你二人同去。不怕捉他不來。那程子明係山西人。生得豹頭環眼。黃髮虎鬚。人都與他做金毛鐵獅子。使一枝五指開鋒渾鐵鎗。重五十斤。有萬夫

不當之勇當時聞　高俅呼喚即便到來問道相公有何差遣高俅把那話說了程子明道不消胡將軍同去我那匹黃膘馬足追得他們着如果他們走那條路管情擒他父女兩個獻于階下高俅道胡春一意要去不可挫他銳氣便同將軍一行當時叫備了烏雲豹與胡春騎坐把了上馬杯道望二位將軍馬到成功二人領謝各帶了乾糧燈燭飛身上馬那胡春掄一口潑風刀當時天色已晚高俅付與令箭四枝一枝去開城一枝帶在身邊以便各處營

汎調人馬策應。一人當即飛馬出朝陽門往東追去。高俅對孫靜道不料陳希眞如此昧良悔不聽推官的言語若追着那厮碎屍萬段方泄吾恨左右將陳希眞的信獻上。高俅大怒道這等信還看則甚扯得粉碎丟在地下。叫送孫高薛寶回家將息。叫太醫醫治衙內的傷痕覓巧手善補五官的匠人補下假耳鼻。兩個親隨也着去將息。魏景王耀并兩個轎夫的屍身首級都着有司檢驗了叠成文案具棺木着親人領去。少不得貼些錢財與他們老小。陳

希眞的家私盡行抄扎房子發官變賣孫靜搜希眞的書札筆跡一毫不見。不數日梓子明卽杳都空手回來說道追至寧陵把守攔隘的所在問那些辦兵差的公人果有一個長髯大漢騎一匹棗騮馬手提樸刀跨口腰刀後面一個美貌軍官騎一匹銀合白馬提一枝梨花古定鎗腰懸弓箭寶劍所穿服色與所說無二又說他們初二日辰牌時分過去的問他時說殿帥府高太尉相公有兵差緊急事差往山東曹縣公幹小將聞知卽渡過黃河追到曹

縣。在那黃河渡口都問不出。曹縣亦問不出。直追過定陶。亦毫無蹤跡。不知他岔路走。還不知是改換了服色。恐恩相不信。取有定陶縣的信批回在此。高俅請孫靜來商量。孫靜道。多管這廝上梁山去。我們料着他。故意說到曹縣。却往別處大寬轉走了。恐恩相且去提緝了教頭來訊問。或那廝不上梁山。必有些蹤跡。養娘小兒們不濟事。不必去捉。高俅置酒筵酬謝了程子明胡春。遂差眼明手快的公人。仍拘那幾個鄰佑做眼。到大東村去提那王蒼頭。一面

又將陳希眞父女畫影圖形。遍天下行文。訪拏。連日官家議出師之事。高俅也不得空。都放慢了。不提。却說陳希眞父女二人。自從初一日一清早逃出東京。一路馬不停蹄。走了一日一夜。次日辰牌時分。早到甯陵地界。那個地名叫做柳浪浦。右首一條大路。却通那歸德府虞城縣。一路上。只見地方官儹哄哄的辦大兵差役。希眞立住馬看那四面無人之際。父女二人岔進那條大路。放緩轡頭而行。希眞道。好也。我們今日方纔脫了虎口。可以放心大膽。緩

緩而行我一時忽忙失於檢點改換裝束時却被那厮們看見孫壽這刁徒必然想到尋蹤跡追趕他必不料我們進這條路我們也不改換服色了只管走我們的麗卿道爹爹今夜還走不走了希真笑道癡了頭我這般說你不聽得今夜可教你享福父女二人又行了三四十里一路花明柳暗水綠山娟那麗卿在馬上有些掭樁打盹希真道卿兒前面不遠就有宿頭又走了幾里到了個市鎮上已是未正時分尋了個大客店父女二人下馬兩個鳩子

牢了頭口進去。找間乾淨房屋。麗卿去尋了個淨桶。更了衣。希真叫店家做飯。麗卿道。孩兒不吃飯了。房裏倚了梨花鎗。去摸些乾糧。討口水一吃。便去包袱裏抽出那床薄被。脫去靴了。撮去兜兒。把弓箭寶劍去桌上一丟。倒剎下戰袍戰裙。一團糟塞在床鋪裏面。倒翻身拉過被來便睡。希真去照應了頭口。去看了飯。亦覺得有些困倦。走進房來。只見麗卿已齁齁睡着。東西丟了一世界。希真笑道。到底還是個孩子。不會發錄得。想着他又可憐。又可喜也

收拾好了。把那被與他蓋好。自已吃了些茶飯。對店家道我們辛苦了要睡。不必來問長問短。遂關上門解衣而寢。不覺窗外雞啼。希眞起來推醒了麗卿。店裏那些人已都起來。父女二人梳洗裝束已了。吃些茶飯上馬就走。行彀多時。天色已明。希眞對女兒說道。我兒出門不比在家。昨日你雖困倦。不合把行李亂丟。包袱裏擺有細軟。吃人打眼。怎好。你一雙脚在被外。我與你蓋好。下次須精細着。麗卿道。孩兒昨日委實乏了。便是這張弓也忘了卸弦。熬夜

趕急路慌的吃力。希眞笑道。誰教你務要鬧他們的耳朶。那吃這般斷送。麗卿看那山明水秀。甚是歡喜。道爹爹。想孩兒在東京長大。却不能時常遊覽。雖有三街六市。出門便被紗兜兒斷蒙着臉。眞是討厭。那得如此風景看。希眞道。你也愛山水麼。麗卿道。這般畫裏也似的。如何不愛。那時正是四月初旬天氣。有些躁熱。忽到一處池塘。當中一條長堤。堤的兩旁都是嫋嫋的楊柳。池塘對面那一岸。却有一村人家。父女二人縱馬上了長堤。那兩邊柳樹遮做

着日光都十分清涼。麗卿仰面看道。那得如此長堤直到沂州府。豈不大妙。希眞道。天氣漸覺熱了。你我兩個包袱拴在腰裏。都耐不得。你且少待。我去前面人家的所在僱個莊家來挑着走。落得身子鬆動。麗卿道。孩兒也正這般想。老大包袱拴在腰裏。不但躁熱。倘或遇着什麽强人廝殺。亦不靈便。希眞道。討打的賤人。出門出路。再不說吉祥話。開口閉口只是廝殺。再這般胡說。吃我老大馬鞭劈過來。麗卿咬着唇笑。輕輕的說道。既不爲廝殺。兵器都帶

着走希眞回過身來揚起馬鞭道你再說下去麗卿低着頭只是笑希眞下了馬解去包袱帶些散碎銀子又教女兒也下了馬把頭口拴在柳樹上包袱朴刀都交付他道好好看守着我去了就來不要只管瘋頭瘋腦的吃那往來人笑麗卿笑道那個瘋頭瘋腦希眞順着那條路到了那人家處却也是個大市鎮看了一歇尋了個莊家與他說定了價錢問了他的姓名付與叫他寫了一紙送行李到沂州府的承攬與他左右鄰都書名着押把來收過先

付他些安家盤費又照例謝了鄰人那莊家是個筋強力壯的後生當時提了根滑溜溜的柴木扁擔自已也有個小包袱拴在腰裏雄糾糾的隨着希真回轉柳隄只見麗卿正立着閒看莊家到面前相了相那包袱道二位官人這包袱好打開來否希真道你要開他則甚莊家道一大一小輕重不勻配好了好挑希真道有何不可便同麗卿把兩個包袱勻好了希真又把兩個鐵絲燈籠捎上莊家穿上扁擔挑在肩上道兩個包袱恁的重路上倒要小

心希真道你休嫌重我還買點零碎搭上莊家道再重些我也挑得只是到了地頭多把些酒錢與我希真道何用你說希真同女兒提了兵器上馬同到那市鎮上希真道我們買些酒肉吃三人同去吃了一回希真又去買了兩把雨傘幾張油紙防天落雨那莊家也去買了一把傘都搭在擔上希真路見那黃酒牛肉甚好又買了個葫蘆盛了幾斤酒黃牛肉也切了三五斤帶着三人離了市鎮奔上路就走莊家道二位官人從東京到沂州府為何打從

這條路走希真道我們有別的事必須往這里過莊家道
一位官人都做甚麼官希真道都做提轄莊家道這位小
官人是你那個希真道是我兒子莊家稱讚不已道這位
小官人年紀不上二十歲手裏這枝梨花古定鎗怕不是
四十來斤若使得出時那了得麗卿笑道你卻識貨莫非
也在道說與小可聽聽莊家道不瞞二位說小人今年二
十一歲徹骨也倒好耍鎗棒雖也學得幾路只恨家私淡
泊不能拜投名師希真笑道你既這般好且把你生平學

的說些我聽有名到處好指撥你那莊家大喜便賣弄精神一面走一面指手畫脚夾七夾八的說了一大片有些也聽得有些難免發笑麗卿笑道你肥與我做徒弟還早哩可惜你住在此地若肯同我們在沂州府似你這般身材教你一年過來包你一身好武藝莊家歎道那得有此福緣當夜投宿那莊家便來請教父女二人便指撥他些那莊家十分歡喜一路小心伏侍顛倒把錢來買酒肉奉承他們父女話休絮煩三人邁行了幾日日裏都是平馬

路夜裏都就好處安身每晚得空莊家便來請教武藝已
到碭山地界路上過往人見了麗卿無不稱讚道好一個
美少年却又是個軍官那麗卿坐在馬上空着雙手沒事
做你看他掛了梨花鎗握着那張鵲華雕弓拈一枝箭搭
在弦上看見蟲蟻兒便去射不論天上飛的地下走的樹
上歇的但不看見看見便一箭取來那莊家又助他的興
見有時他不看見便指引他射落地便連忙放下擔兒替
他連箭取回麗卿接過手把箭仍收了却把蟲蟻兒來鞁

轎上慢慢地拔毛有那毛片異樣可愛的便連皮剝下來要子希真只是埋怨道你們恁地沒得吃只管去射他做甚豈不耽誤了路程麗卿那里肯聽一日行到一個所在只見一條大嶺當面上得嶺來剛一半只見一個粉板牌樓上面大書着飛龍嶺三字希真道我幼年時從此地經過曾記得這飛龍嶺那面轉灣處叫做冶艷山轉落北一直有一百多里沒人烟此刻時候已是午過眼看趕不到了嶺上有幾個小店只好在這里安歇又上了幾步有兩

個客店火家來叫道西來的客官東去宿頭遠哩就我家安歇有好房間好槽道一面說一面去莊家手裏奪了那副擔兒先挑着走一個便來攏頭口希眞跳下馬來道且慢我要自已看來那火家應道不消着得只有我家的好說着同到嶺上只見左側一帶房屋有五七家小店面帶賣些雜貨東頭盡處有一座大客店店門那邊一顆大槐樹過去便是下嶺的路那個火家把擔兒直挑了近去麗卿也到店門首跳下馬來那枝鎗和弓箭已是莊家接

了。麗卿接着那口青鋒劍走近店去。希眞看了看道我三十年前從此過却不見這個大店只見那樹下坐着一個黑森森的肥胖大漢攤着胸肚露出一搭黑毛腿上生着老大一個爛瘡敷些藥流膿出血的把腿擱在一張柳木椅上看見他三人到來心中歡喜又見那般兵器也有些吃驚點着頭叫道客官請近我起立不便休罪說着便叫個火家扶策近來到櫃臺裏櫃臺邊又一個婦人在那里做生活見他們來便起身接應道客官隨我來三人看那

裏面院子十分寬濶上面高坡上三間正廳旁邊右首一
帶耳房左側好幾間槽道遠有幾條衖堂通後面那兩個
揭子牽那兩匹馬到槽上去希眞道待他收拾不要當
風便揭去鞍子兩個揭子道我們伏侍慣頭口這些怕不
省得那婦人引他三人到高坡正廳上道右邊這間朝南
向日十分明亮進去看時上面一張正牀側首一個小鋪
一張柳木桌子幾把椅子那婦人道牀鋪不彀别間好去
麗卿希眞道彀了我們這莊家他另外睡那婦人道耳房裏

好歟。麗卿看那婦人四十光景年紀。生得鼻高額大。眼有紅筋。穿一件紅春紬短衫兒。也露着胸脯。繫一條青綾子裙兒。叙薄擦抹着一臉脂粉。梳一個長髮心元寶髻。麗卿道。奶奶。你是店主。婦人道。正是。希真道。那大嫂是誰。婦人笑着道。是我的公公。麗卿道。你養家人那里去了。那婦人搖頭笑道。多年沒有了。那莊家把麗卿的鎗和弓箭都送到房裏放了。却挈自已的個包袱。提了車木行擔。竟到對面左首那間房裏去。對那婦人說道。我不耐煩那間耳房

倘有客來。我挪出讓他。自去尋了扁擔。尋個牀鋪安排。那

婦人道那房又暗又潮。不如耳房乾淨你倒歡喜這里。一

面說。一面出去了心裏想道却有這般美貌的男子。麗卿

去上面牀裏把老子的被先攤好了却自己就側首鋪上。

開了一個鋪。把那口寶劍放在頭邊、一個火家提了桶面

湯進來。問道二位客官吃甚的肴饌道酒肉我便自已有。

你去做兩分飯來多打些餅。麗卿道你那出籠饅頭先把

些來。一發算錢還你只要白麪的蕎麪我却不要。火家應

了出去父女二人慌忙了都把裏面襯衣脫去大家把一盤饅頭進來放在桌上消白麪蒸牛肉饅頭共三十個麗卿道。爹爹吃饅頭。希眞道我不喜吃饅頭你餓了先吃。希眞去取那路上買的牛肉。把葫芦裏酒傾來吃看見那莊家把一大串野味血淋淋地掛在那壁房門首希眞縐了眉頭道我見你都何苦。此時的蟲蟻見傷害他做甚。你們兩個都這一般孩子氣。怎了明日那副弓箭我自帶着省得你再去射。麗卿道。爹爹既這般說孩兒不射便了。那麗

嚼果然餓了地過饅頭盤子低着頭只顧吃一口氣吃了大小盤忽然縐了眉頭口裏一頭嚼着一頭把那饅頭拍開看那裏面的餡子拍了一個又去拍一個希真看見喝道什麼樣子將來到了你嫁夫家也是這般麗卿道不知爲何這黃牛肉却這般味希真道不好吃便少吃些麗卿道也不是不好吃只是肝湼湼地麗卿被老兒說了兩句只得那幾個拍開的也都吃了還剩了幾個只見那火家掇一壺茶進來麗卿道小二哥我們這房裏要個淨桶使

用火家指着屋東旁邊個土牆門道客官要淨桶這間空屋裏邊儘有麗卿便起身進那裏面去只見那間空屋陰凄凄地沒有一物那個土牆門亦無門扇那屋裏却有三四個淨桶裏面堆些蘆柴麗卿去揀個乾淨的淨桶坐着看那側首牆壁上做着木柵木柵下面有一塊松木板濶有尺半長約二丈橫卧在牆脚邊外面一個靑石墩子斷挨着那板麗卿一面更衣一面看着想道這塊板那放在這裏想是防小人的我那牀鋪裏邊土牆上七八潮濕何

不取他去遮當也好更衣畢。便走近前、又伸了柑叉、往上拔那板。吃那大柵當住兩頭。又隨壁不遠。眼見是拙不出看那青石撴子約有三百多觔、重有半尺餘埋在地裏。麗卿想道。不把這塊石頭搬開。却怎取得他出。那麗卿性兒厮强務要拔那塊板出來、便把那塊青石撴雙手捧定搖了幾搖。早已離地。輕輕扳倒在一邊。便去撥起那板來。只聽刮喇喇一聲響亮。一陣陰風捲起。透進亮光來、原來板的盡頭。遮着一個圓溜溜的竃籠。那板裏面兩根索頭拴

着道出猶那面有個關捩子把索子往裏拉板便讓開露出窟籠來往外拉板仍蓋上這面全看不出祕麗卿這一掇兩根索子都帶進來麗卿道這里何故做一個洞撇了板便低倒頭往洞裏去張不張時萬事全休一張時好不慘人只見那裏面低坡下正是個人肉作坊壁上綳着幾張人皮梁上掛着許多人頭幾條人腿兩三個火家在那里切一隻人的下身洞邊靠着一張短梯子那幾個火家聽見刮喇喇滑車兒響回頭早已看見有人張他叫聲阿

也一個喝道甚麼人敢張麗卿也吃一驚大叫爹爹這里是黑店希真正吃酒聽見這話一脚跳進空屋裏道怎見麗卿道你張這洞裏開劍入希真一見那洞急忙跳出那外面的火家剛進房來聽得一句回身便走希真抓他不及吃他走了希真便搶那口樸刀追出房去莊家撞個滿懷道怎麽是黑店希真揮手道你快顧自巳的命去打得脫前面等我們莊家忙掄棗木扁擔往外就走門前有幾個鳥干知道走了風齊執傢伙打進大門來那莊家不要

性命。一路扁擔橫七豎八直打出去。倒也吃他打翻了兩
個。掙脫身一溜烟的逃走了。陳希真隨後殺出。同這時候
麗卿已跳出空房。看那屋裏不好使鎗。忙去牀舖上抽了
那口青錞寶劍。提在手裏。赶出院子。尋人厮殺。却不見一
個人。只聽那黑大漢在櫃臺裏面高叫道。二位好漢息怒。
且漫動手。請裏面坐地。有話說。那麗卿是個綉閣英雄。那
省得江湖上結納的勾當。聽得外邊叫喚。提着劍大踏步
搶到面前。隔櫃身一劍。剁去。那大漢見不是頭。又走不脫。

忙搶一條門閂來將。怎抵得麗卿的力猛劍快。飛下去門閂齊斷。一隻左膀連肩不見了。倒在櫃臺裏面。希真趕上那幾個鵠子早已搠死。麗卿見那大漢倒了。把劍略點一點蹤上櫃身。正要結果他。只聽得背後腳步聲響。忙回轉身。只見那個婦人上半截脫剝着。解去裙子。撚一把五股鋼叉搠來。麗卿抵住。跳離櫃身挺劍來鬪那婦人。希真翻身殺入那婦人。縱入院子中。鬪麗卿。橫刺着劍直趕入去。那婦人卻不是麗卿對手。只見店後面十多個火家一齊

柴抹停當。幹了傢伙。殺出來。那外面五七家小店。也都是一起。當時聞變。也一齊取了傢伙搶進來。希真看見。反閃在一邊。讓他們都進完。却去截住店門。不放一個出去。那店裏店外的鳥男女。何止三五十把。麗卿團團圍在垓心。叉鈀棍欀一發上。正是鼠子那堪同虎鬬。蝦兒枉自與龍爭。不知麗卿父女怎樣敵他。且看下回分解。

結水滸全傳卷之六

山陰忽來道人俞萬春仲華甫手著

第七十六回

九松浦父女揚威
風雲莊祖孫納客

却說當日飛龍嶺上黑店裏那婦人同着干火家。外面又有接應的刀鎗棒棍把麗卿團團圍住厮殺。希眞恐有人逃去報信。把店門截住。殺那逃走的。不好上前來帮原來

那麗卿受他父親傳授有空手入白刃的手段便是鎗戟如麻他空着手也進得去何況當日手裏有那口青錞寶劍那里把那些人放在眼裏只見那口劍神身子在鎗戟叢裏飛舞旋轉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忽前忽後好一似黑雲影裏的閃電一般霍霍的飛來飛去捉摸不定但見那四邊頭顱亂滚血雨橫飛殺得那些鳥男女叫苦連天各逃性命往前門來的吃希貞截住來一個殺一個來兩個砍一雙都紛紛往後面逃走只剩得那婦人一個正待想

走。被麗卿閃開把腰。左臂一捲。夾住那把鋼叉。右腳直一步進。那口劍順着手橫削去。正砍中那婦人鼻梁。上半個腦蓋已飛去了。仰面就倒。麗卿轉身同希真退出櫃臺裏面見那大漢尚未曾死。倒在血泊裏掙扎不得。希真揪起來。摜在櫃臺上喝問道。你這廝開了幾年黑店。那個叫你做服。那大漢睜起眼來道。你要殺便殺。何必多問。希真麗卿俱大怒。一頓刀劍剁成肉泥。麗卿又提着劍去前前後後搜尋一回。不見一人。又去那死不透的身上找補了幾

劍。殺得屍首滿地血汚狼藉。希眞道眼見這廝還有後門。
吃他逃了。我們快走罷。速忙去槽上牽了馬。都拴在房門
首。鞍子却好都未揭。連忙去打好兩個包袱。又去拿那莊
家的包袱打了。并一切行李。都收拾起捎在那匹驟馬上。
又去跨了腰刀。提了樸刀。把麗卿的弓箭鎗并那劍。都一
齊帶出。把馬牽出店門外。却只不見了麗卿。恨得那老兒
只得把馬從復拴了。兵器丟在地下。拏着樸刀重走入店
裏。到院子中。高叫道。孩兒請動身了。還有什麼放心不下。只

見麗卿從廚房裏走出來腰裏插着那口劍做了十幾個草把兒夾在懷裏手裏又點着一個去那前前後後放火希眞道非我們的路罷了務要去燒他做甚麗卿道不燒了留着他做幌子叫他識得我老爺的手段麗卿去各處都點着了忽然看見那串野味掛在房門上仍復取來希眞道我眞被你歐死同出店門他且把劍上血就死人身上揩乾淨了插在鞘裏把那串野味挑在鎗上繫好了弓箭跨了劍提了鎗看着那店裏嗶嗶剝剝的爆響各處房屋

窗格門戶裏都骨都都的冒出濃烟來火光已是透発希眞只得等了他欺埋怨道只管慢騰騰的万一有大夥追來怎好麗卿一面上馬道这般男女來兩万也掃淨了他希眞牽着那匹驢馬走下嶺來却不見莊家踪跡希眞道這人不知怎麼了反是我害了他也走下平地又三里多路又恐有人追只見前面林子裏那莊家在那里竪着扁擔探望着見那嶺上烈焰障天火光大起料着他父子們得勝便迎上來只見希眞二人渾身血污莊家歡喜道二

位官人脫身也希真看見莊家也甚歡喜問道你不曾傷
損麽莊家道左邊臂膊上着打了一下却吃我走得快還
不妨的二位官人倒還好麗卿道容得那厮們展手脚莊
家去把包袱行李配好穿上扁擔挑了希真上了馬道我
們須緊走幾步防恐後面來追你恐跟我們馬不上包袱
權把與我們你輕了好走莊家道不妨小人好脚步二位
只顧自走三人緊走了二十余里回頭看那火光已遠却
無人追趕希真畧放了心緩轡而行希真道我兒慚愧鬼

使神差被你看見險些着了毒手却怎的被你識破龐卿把那搭板的話說了一遍又說道怪得那饅頭餡不像猪羊牛兩肝湼湼的原來就是人肉此刻想起來好不心泛莊家道不好了我也飽吃了一頓希真道吃也吃了想他做甚幸而我不曾吃不然道法都被他敗了方纔也是我大意不曾顧盼得幸而天可憐見着你打眼龐卿道他這般掩飾爺爺如何留心得希真道你不知道我這個祭鍊的乾元寶鏡運動罡氣在上面能教他晝夜生光數里內

的舌內也照得出我因恐耗精神不敢輕用險些喪了父
女二人說着話又行了十里之遙正是伶黯山腳邊一望
平陽直落我去並沒個人烟村舍只見那夕陽在山蒼茫
萬變麗卿在馬上看孜孜的正看那山水希罕遠遠望見
前面轉彎頭一帶松林說道這等所在防有歹人叫莊家
說道大哥休辭辛苦我們大寬轉往北邊走不要進林子
裏去說不了只聽得一片價鑼響山谷應聲林子裏搶出
一彪人來那莊家大驚道怎好那邊大夥強人來也麗卿

道你休慌把我這鎗上的蟲蟠兒摘去待我結果了這廝們好走齊與這你不要圖弄丑等我看來望去只見那邊約有一百多嘍囉爲頭有兩個人騎馬都出林子來原來那兩個正是俗藍山的强徒一個是飛天元帥鄺金龍生得方頭藍臉使一根金頂狼牙棒宗州人氏因一日氣上殺了本地一家大富戶奔這山來落艸一個是攝魂將軍孙摩海本是個教門回子。因盜了人的馬。刃傷事主逃在江湖上教門不肯容他來投鄺金龍一同爲盜生得兇惡

麻臉使一口九環截頭大砍刀那兩個魔君嘯聚了五七百人占了這座冶鐵山打家刼舍搶奪過往客商已自投在梁山泊的麾下年年納些供奉早晚上人夥那飛龍嶺上的黑虎正是與他做脉的當日兩個强徒在山寨裏望見飛龍嶺火起連差人去探聽半路上迎着得命逃回的嘍子又那小房裏不曾動手的人一齊回山寨報知了兩個大王那兩個大王大驚大怒沙摩海便叫差得力頭目帶孩兒們去提這廝們鄺金龍道不好鄧雲諸大娘都吃

他殺了那廝兩個必然了得我和你須親自去走遭那廝們既說到山東沂州府去必從山下九松浦經過我們抄近就那里斜刺截出怕那廝走那里去兩個强徒商量了當時結束點了一百多人其餘都叫守山寨便一齊殺出九松浦探得希真還不曾過去便迎上來去迎上當時看見只兩個大漢騎着馬傍對莊家道你把擔兒[illegible]從[illegible]兒隨我來索性掃蕩了這廝麗卿一把拉住了老兒道爹爹你不要去詰幾個鼓男女把與孩兒殺了罷希真道江湖上鏖

有好漢你不要輕敵覷卿拉着老兒道我不我只要自己
一個人去殺不過時你再來那我希真道你這丫頭見了
廝殺好道擒見了親外婆既要去時我和你換轉了馬須
要小心輸了休來見我麗卿大喜當時換了那枝梨花台
定鎗騎了老子的爵鞍火炭馬奔上前去希真惟恐有失
在後面尾着他說時遲那時快希真父女在此商量那鄭
金龍沙摩海已逼近了一般就在那山光裏識闘殺上來
那匹棗騮馬看見有人來廝殺雙耳豎起長嘶了一聲不

待加鞭潑喇喇的放開四個蹄子直衝過去鄧飛在馬上挺着那枝梨花鎗綻破櫻桃大喝無知賊子快來納命鄭金龍大駡道你們是那里來的撮鳥敢來攪亂大王的道路麗卿道特把你們來祭鎗歡喜死的都上來鄭金龍大怒道我看人相帮不算好漢回顧眾人道你們且扎住看我單搶這廝飛馬過來輪開金頂狼牙棒攔腰便打麗卿挺鎗接戰鬬了十五六個回合沙摩海見鄭金龍不能取勝提那口九環大砍刀縱馬助戰麗卿展開那枝鎗敵住

兩般兵器撒圓了雖數又戰了廿餘合那梨花鎗連身上下颼颼的分明是銀龍探爪怪蟒翻身當個頭喊一個美人好一場惡戰陳希眞在後面一箭之地看女兒使開了鎗端的神出鬼沒暗暗喝采道好個女孩兒不枉老夫一番傳授那劇金龍渺摩海便盡了生本事元自不能取勝那些嘍囉胡哨吶喊刀鎗劍戟一擁殺來希眞看見恐女兒有失大喝我兒犄裥着我來助你便把馬一夾上前兩步捻了橫刀雙手畫起印訣念動眞言運口罡氣吹入

向空撒放，半天裏豁喇喇的起了個震天震地的大霹靂，轟得那山搖地動，空中那些雷火攢簇成塊成團的跌下來，四面狂風大起。那些嘍囉都驚得呆了，人人膽戰，個個心驚，誰敢向前。原來那嘍囉本是雷部中一位五神，除凡得那個霹靂助他的威勢，精神越發使出來。少刻只見殺氣影裏，沙摩海中翁落馬，鄭金龍吃那一驚，不敢戀戰，賣個破綻，拖了狼牙棒，往斜刺裏就走。羅卿大喝道：「走到那裏去？」隨後追來。那鄭金龍正要弔橋計吃[illegible]

袁驄馬快。早已趕上。鄭金龍剛回身。戲得棒博。叫聲啊呀
早已識得。便把那枝鎗往裏這開狼牙棒。又往下一捺。鎗
尖向上挑上來。對咽喉裏便刺。鄭金龍急閃。吃那鎗鋒把喉
管割斷了。麗卿乘勢把鎗往外一擺。嗚呼哀哉。倒撞下馬來。又
去復了一鎗。正是兩個强徒離世界。一雙惡鬼到陰司。那
些嘍囉只恨爺娘少生兩條腿。棄棒拋鎗。各自逃性命。麗卿
追上去。趕着一鎗一個。屍首都撇得老遠。希真也追上來
相帮做了幾個。叫道我兒歇手。饒他們去罷。麗卿按倒了

一個收在馬把鎗點在他心窩上喝道不許動動一動與你個透明窟窿我且問你山上還有多少烏強盜那嘍囉捧着鎗頭道好好漢只只得這兩個不干小人事上上命差遣饒了狗命還有八八九十歲的老母麗卿道要殺你也不管你有沒有老母你有老母誰教你做這勾當如今只留你的烏嘴去說還有強盜叫他盡數一發來快快去說姑娘在這裡等嘍囉道小小人去說只聽背後一人道好一個姑娘你還殺得不暢快還要等些麗卿回頭看時

却是希眞自知失言。不覺都笑起來。希眞去接了那枝梨花鎗道。我們趁早走罷。兩騎馬仍歸舊路。只見那山靄淡籠。月已舒光。麗卿道。爹爹方纔天上這大霹靂好奇怪。又沒半點雲彩。希眞道。你難道不知是我放的麽。麗卿大喜。希眞道。雷霆天之威令。不比風霧可以胡亂戲弄。今不得已而用。只好到地頭醮謝了。莊家處諒得過。且不可說。我方纔看你那鎗法。果然去得。莊家操練倒還有些破綻。上起陣來反覺分外清靈。初次出馬便如此得采。我好喜也。只

見莊家擔了行李上來。麗卿道：「強盜都殺完了，我們走罷。」莊家也歡喜，說道：「二位客官真是兩位天神。江湖上好漢小人也略見幾個，那有這般了得。方纔無故起這個青天霹靂，也想是二位的造福。」父女二人暗笑，三人一齊進發。只見方纔那些殺翻的，死的已是不動了，半死的還有幾個在那裏掙扎。不多時，三人穿過那座大松林，早見那半輪明月當天，照耀得山林寂靜，如同白晝。又趕了一程，希真道：「我們且就這山腳邊略歇歇馬。」父女二人都下了馬，真

家亦歇下。擕兒便在一塊山石上取出些乾糧充饑。兩匹馬權放在水草邊去喫。青麗卿道。這匹袁騮馬端的好來往回轉都隨着人的意見。馮般的廝殺。他却不用人照顧。好爹爹把韁與孩兒騎了罷。希眞道。你既這般愛他。就把與你騎了。麗卿大喜。少刻希眞道。我們不可久停了。直北去。倘有七八十里方有宿頭。再行延遲。月亮落了不好走。三人遂都起身。趁着好月色。穿林渡澗。走勾多時。離得那座大山遠了。走的盡是平坦大路。那半輪明月漸漸的往西山

崖壁下去又好教希眞馬上回頭○看那房心二宿正中四月初旬天氣已是子末丑初時分○希眞正待打火點燈籠莊家把手指着路旁樹林裏道那邊好像有燈火光希眞麗卿都道果然是有人家我們一同岔過去三人走過林子背後不多路只見現出一座大莊園來餘外又有許多人家路口三座大碉樓正是那座莊園門首燈火明亮原來那家人家正做佛事衆僧纔散希眞跳下馬來把樸刀遞與女兒接了到那家門首對個莊客唱喏道小可東京

差官往山東公幹。途遇歹人打劫。廝殺脫命。路過寶莊。借宿一宵。明日一早便行。拜納房金。那莊客看了一看道。漢子。我們這里不是客店。前去不過十來里。便有宿頭。希真道。明知府上非客店。無奈路遠夜深。方便則箇。莊客道。我們已是大半夜不睡。你休來討厭。希真未及回答。麗卿在馬上道。你不借宿便罷。怎麽是討厭。希真止住女兒道。你不許多說。我們去休。裏面又一個老莊客出來說道。客官並非我們不留你。實因今夜已久。希真對女兒道。我見此

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何必執着去休去休正欲上馬只見裏面一個少年出來問道什麽事囉唣莊客道有二個客人這等時分硬要來投宿你道好笑麽小官人不必去睬他那小官人便去莊客手裏奪一個提燈照看了他們二人一看說道二位客官且慢行便問了來歷又知是斷殺脫何那小官人便道二位請少住我去就來說罷連忙進去了不多時那小官人出來吩付道已稟過老相公叫請二位進來莊客沒奈何只得把火來照那小官人便自去

開了中門。麗卿也下馬。三人都進來。小官人便叫莊客把頭口牽去後面槽上喂養。又叫把那間耳房牀鋪設出。又叫把房裏燈火點了。指點那莊家把行李挑入耳房裏去。說道。客官想未曾吃飯。快教廚房預備。希真深深唱個喏道。萍水相逢。如此滋擾。實屬不安。小官人道。休這般說。未問二位上姓。希真道。小可姓王。小官人又問道。這位少年客官上姓。希真道。便是小兒。希真道。官人上姓。小官人道。小可家姓雲。希真道。尊府幾位大人。小官人道。只家祖家

然後莊家父出外。衎眞欠身道。所轉致此名小官人謙讓。只見莊客端出飯來。却只是些素菜。小官人眉峯一鎖。道。不瞞二位客官說。今日寒舍作佛事。未有葷腥。胡亂請用些。小可不及奉陪。衎眞稱謝。那小官人自進內去了。衎眞只得叫莊家同坐吃了一回。起身去那耳房裏一看。只有兩個床鋪。又不甚大。衎眞對莊家道。大哥乏了。先睡。對麗卿道。我見你也辛苦。且權去躺躺。天不久將明。我任你來前運會坐功便了。麗卿道。殺這班賊男女。算甚辛苦。便睡

奉爹爹坐　坐罷。莊客來收碗筷。麗卿道大哥如有熱水乞
付些。莊客道熱水却無。只見小官人出來聽見。說道熱水
怎麼沒有。快去厨房裏取來。莊客只得去提了一桶來。麗
卿起身道個萬福。便去淨了手面。又去取那枝梨花古定
鎗那口青錞劍去熱水裏洗抹了。那小官人燈光下見那
希眞二人的模樣。正在驚疑。又見那兩般兵器爛銀也似
的一發吃驚。便去立在水桶邊看他洗罷。麗卿收了兵器
又唱了個喏。希眞道官人何不請坐。那小官人一面攜着

希真的手同進耳房裏坐地。希真同小官人坐在舖沿上只得一張椅子。麗卿去坐了。那莊家已是鬪鬪的同死人一般。在那個舖上擁着小官人。一面問道二位客官方纔說什麽遇着多人。斬殺得脫。願聞其詳。希真把那飛龍嶺一節纔說得頭起。麗卿嘴快。便搶過去。把那怎的落黑店。怎的挖開那板。怎的張見那人肉作坊。怎的殺了那班賊男女。怎的放火燒了他的巢穴。怎的下嶺到那冷豔山。怎的遇見兩個賊強盜。帶着若干嘍囉。希真恐他說出放雷

的話來忙喝住道長輩在此說話你這般亂搶什麼規矩

麗卿笑着低下頭不敢做聲那小官人却不甚曉得東京口音聽他那鶯囀燕語咭咭汨汨的已是辨得大半心中大喜立起身道二位客官且莫薩請少坐出了房門飛跑進去了希眞埋怨麗卿道你這廝恁地教不理方纔索性道起萬福來吃人看破怎好麗卿笑道悔氣沒來由做了多日的男子好不自在只聽裏面一片聲的開了廳門那小官人跑出來到耳房門邊道家祖請二位客官裏面相

見希真與麗卿忙隨那小官人進內只見裏面廳上燈燭輝煌幾個小厮掌着燈照那雲太公出來希真看那太公時河目海口鶴髮蒼髯堂堂八尺身材穿一領紫綃道袍頭戴魚尾方巾希真忙迎上廳中一邊施禮那太公連忙一隻手拉住袖子回禮便請上坐雲太公道適纔村漢無知說甚麼過往客人投宿以致簡慢幸小孫看見識得二位英雄特請開罪希真拜謝道倉忙旅客得托廣廈已屬萬幸何期世兄青睞又沐謙光雲太公吩咐叫厨房殺鷄

宰鵝准備酒饌。一面動問二位在東京官居何職到山東
有何公幹。却爲何又從僘地經過。怎的遇着强人。希眞道。
晚生姓王名勳。在東京充殿帥府制使。奉着鈞旨到山東
沂州府等處。採辦花石綱。這個是犬子王榮。叫他路上做
個伴當。因順便探個親戚。驚動貴地。又把那飛龍嶺冷豔
山的事細說一遍。雲太公大喜道。二位果然是大豪傑。那
兩個强徒。一個是飛天大元師酆金龍。一個是攝魂將軍沙
摩海。這廝們廣欲煩惱村坊。那飛龍嶺上黑店。是與他做

眼的來往客商俱受其累官兵又不肯去收捕他那廝倚仗着山東梁山泊的大夥無惡不作幾次市鎮被他攪亂得都散了老夫這里叫做風雲莊共有六百多家只是風雲二姓我這里深防那廝來滋擾是老夫與一位風姓的英雄叫做風會爲首倡募義勇設立碉樓木卡土圍濠塹防備着那廝那廝們倒也識得風頭這里却不敢來今被賢喬梓一陣捕絕爲萬家除害實屬可敬老夫東京也到過幾次頗亦結識幾位好漢却怎的不識仁兄希真道晚

生係微職新進未及追隨敢向老相公閥閱雲太公道老夫姓雲名威表字子儀本處人氏少年時因軍功上曾蒞叨都監神宗年間征討契丹在邊庭上五年履沐皇恩只恨自己不小心三十六歲那年追賊搶險左臂上中了鳥鎗鉛子雖經醫治好了只因流血太多筋都攣了骨頭也有些損傷不能動撣只得告退辜負了官家也說不得今年七十一歲了精神還好只是一臂已廢全身無用我有個兒子今年三十八歲名喚天彪頗有些武藝平日最是

愛象漢壽亭侯關武安王的爲人使一口偃月鋼刀尋常人也近他不得老夫胡亂教他些兵法也理會得老种經畧相公十分愛他一力保舉感激聖恩直超他做到總督現在總督山東景陽鎮陸路兵馬仁兄前去正到那里老夫大膽托寄一家信可否希眞道此事極便既有府報晚生送去雲威謝了只見酒食已備好擺出廳上雲威讓希眞二人坐了客席自同孫子坐了主位開懷暢飲雲威回顧那小官人對希眞說道這個小孫便是他的兒子名喚

龍今年十七歲學得十八樣武藝也略省得些只是老夫手廢不能指撥他叫他父親帶了去他父親務要留在我身邊希眞道這是太官人的孝思不可拂他麗卿看那雲龍面如滿月脣如抹硃戴一頂束髮紫金冠穿一領桃紅團花道袍生得十分俊俏雲龍也不落眼的看那麗卿陪想道此人這般文弱倒像個好女子郤怎的勦金龍沙摩海都吃他一人殺了我明日和他比試看雲威希眞二人一面飲酒一面談心麗卿雲龍陪奉着樵樓五更麗卿望

外看道天要變了怪道日裏那般潮濕不多時黑雲壓屋涼颼驟至霹靂震天電光射地霎時大雨如注簷前瀑布瀰漫好一似萬馬奔騰希真縐眉道天明便要動身這般大雨怎好雲威道仁兄休這般說難得光降敝地寬住幾日希真道已是深擾只恐誤了限期雲威道此刻總未得夜來辛苦權去將息雲威自己掌火引到廳後面側首一間精雅書房兩張楠木榻牀被褥帳子俱已另外設好房裏桌椅擺設希真的行李已放在裏面希真謝了雲威

叫了安歇領了孫兒自去了希真父女上牀去睡天已大明那爾越不得大了早上莊客們起來方知道夜來有個客官殺了冷豔山的強盜又去報了莊家一發驚駭少刻雲威出堂吩附莊客整辦筵席要美好又叫莊客去後莊看風大官人歸家不曾如已歸家一發請來相見巳牌時分希真父女起來那雲龍換了房門進來問候畢麗卿還未下牀雲龍便坐下七長八短的和那麗卿拔談那麗卿有許多遮掩的事要做吃他糾纏定了躲動不得希眞

只得把他擯了出去同到廳上與雲威相見麗卿忙去關了房門色色做完裝束好方去把房門開了已有莊客送來送湯送水自不必說麗卿到廳上見了雲威各慰勞已罷那雨兀自未住早飯罷已是晌午希眞同雲威論些古今興廢行兵布陣的話說得十分入港麗卿同那雲龍在廊外扶欄邊說些鎗劍擊刺厮殺的勾當也十分入港少刻一個莊客來報道到戚大官人家去過還不曾歸家他莊客說還要三五日裡雲威道可惜不然會會也好希眞

問是那個雲威道便是老夫昨夜所說的那個會端的是個好漢可惜不在家雲龍拉了他祖父到外邊去低低說了幾句雲威呵呵大笑入座來對希眞道小孫癡麼他見令郎英雄了得要想結拜盟兄弟就要求令郎教誨這等攀附豈不可笑希眞道世兄這般雅愛怎當得起論武藝小兒省得什麼雲威道仁兄不必太謙只是老夫忒妄自尊大了一面說一面去攜了麗卿的手過來問道榮官幾歲麗卿答道小可十九歲希眞道看這廝混賬對祖公說話

難道稱不得個孫兒。雲威大笑道。不敢請。盟了再稱。當時叫莊客備了香案。麗卿雲龍二人結拜。麗卿長兩歲。雲龍叫麗卿爲兄。又去拜了希眞。希眞亦拜了雲威。雲威叫希眞父親年少。從此叔姪稱呼。雲龍引麗卿進去拜了母親。那母親看了麗卿儀表。又聽說好武藝。甚是歡喜。說道。可惜我沒有女兒。有便許配他。麗卿陪笑談了幾句便出來。那時大已下午。雨點已住。那莊前莊後多少遠近鄉舍。都鬨講雲子儀老相公家昨夜來了二位壯士。剿滅了冶

醫小的強賊無不驚喜。都來探問。又不能禁止。有的上所
來拜問。有的在所下標。看來的去的。絡繹不絕。都商量要
去報官。希眞慌忙止住道。小可兀自公差緊要。恐誤日期。
我等雖殺二賊。彼時只求脫命。並不曾割他首級來。毫無
表記。萬一他的余黨未散。冒昧請功。官府必疑我們揑造。
反爲不美。有幾個說道。也說得是。有幾個疑信相半。希眞
十分忐忑。只恐走漏了消息。見人略散。便向雲威討書信。
辭別要行。祖孫二人那里肯放。雲威道。賢姪直如此見外。

不來離你前去十余里本有個大市鎮被那畜生們擾得散了如今只幾間破的空房子鷄犬也無你趕去做甚你不信騎了頭口去看了回來多少收青苗手十的公人到那里沒處尋人希真吃留不過只得歇下少刻擺上酒筵餚饌十分豐飫希真甚是不安雲威殷勤侑勸酒至數巡食供數套麗卿與雲龍也都吃得微醺雲龍對雲威道孫兒要與哥哥交交手以助一笑麗卿笑道兄弟不當真思兒就和你耍耍雲威道吃酒不好比試他做甚兩個都不

肯歇雲威道既如此到後面空地上去雲龍道所前院子空濶何必定要後面雲威叫小厮們取束桿棒來放在地下麗卿雲龍都去扎抹緊俏了麗卿按了一按紫金冠去地下挑選一根桿棒走入院子裏雲威希眞都起身來到滴水下看雲龍也取根桿棒出來雲威道且住叫小厮取張茶几放在中間上面放個勸杯雲威親自取酒壺花花的滿斟一杯道你兩個比試那個輸了罰他這一杯二人大喜當時下所來放對外面許多莊客聽見都開近來擠

在牆門邊來看裏面雲龍的母親並些內眷僕婦養娘等。也都出來立在屏風邊。麗卿把那棒使出個天女散花勢。希真叫道且住我兒過來。希真把麗卿叫到簷角邊低低吩咐道我兒強賓不壓主。如果敵得過也要收幾分。麗卿點頭應了。那雲龍的母親也把雲龍叫到屏風邊也低低的不知說了幾句什麼。二人仍入院子。雲威道各放出本領來不要你謙我讓。那雲龍取棒來使出個丹鳳摛雲勢。二人把兩條棒各顧自已理了幾路門戶。好似一對輕燕

探來探去雲龍叫道哥哥請合手麗卿道你只管進來二人交上手那兩枝棒。好似雙龍搶珠在院子中飛舞鬪了二十餘合不分勝負。莊客們無不喝采屏後那些内眷們。都看得呆了。希真對雲威道孫兒的棒法還看得麽雲威只搖着頭笑道總還不是這樣的。說不了只見麗卿不合用個高探馬被那雲龍得了破綻。使個葉底偷桃直搠進來。麗卿連忙一掃隔開去險些兒吃他點着了腰眼那些莊客都笑起來雲龍道哥哥錯也那杯酒還該你吃麗卿

笑道兄弟你道我真個敵你不過。看我來也又是五六合。麗卿㨿不住。忽然變了手法使出那三花大撒頂。滿身上下。都是棒影颼颼的劈下來雲龍亂了手腳只辦得抵當遮攔。雲威背着手在階沿上看也自吃驚麗卿得了勢。手趁分際一個鷂子翻身捲進中三路雲龍那里敵得住。直退倒牆腳邊。麗卿追過去希真連忙喝住。跳下來劈手奪了棒罵道。你這廝十分鹵莽兄弟倒讓你你只顧廝逼上去。牆邊兩後皆滑你把他跌壞了怎好麗卿笑道便得

手溜了。那里收得住。希眞道。你還嘴強。掉轉棒來便要去打。眞龍連忙來擋住。雲威看見麗卿棒法。心中甚喜。及見希眞去訓誡他。連忙下來護住麗卿。笑對希眞道。你這老兒殺風景。沒事鳥亂。他們弟兄耍子。倒要你來當眞。希眞又說了麗卿幾句。四人同上堂來。莊客們把桿棒收過了。麗卿去解了扎抹。穿了衣服。雲龍亦裏面去換了衣衫出來。劉麗卿拜道哥哥。眞了得也。怪道洽盤山兩個強徒吃你殺了。麗卿連忙答拜。雲威道。龍兒閒話少說。這杯酒你

自己討來的還不受罰雲龍便去取來麗卿連忙道換杯
熱的雲龍已一飲而盡希真道你也快陪兄弟一杯麗卿
也滿飲了一杯又唱了個無禮喏四人重復入席雲龍看
他二人面上都泛起桃花想到麗卿那般英雄孫兒雖弱
些也還去得十分歡喜對雲龍道你這孩子總不留心你
看哥哥比你只大得兩歲便怎地了得這三花大撒頂風
二伯伯也點撥你過只是不留意這叫做平時不肯學用
時悔不迭雲龍有些靦顏希真道方纔實是兄弟讓他些

賢姪只不肯使出來。雲龍道。姪兒兀自敵不過。若是我那表兄不曾去。他與哥哥正是一對敵手。希眞道。令表兄何人。雲威道。可惜貴裔倖不早來幾日。好叫你會會。希眞問那一位。雲威道。那人與榮官一般年紀。本貫東京儀封人氏。老夫姪女是他母親。與龍孫中表弟兄。那人生得面如傅粉。唇若朱砂。伏犀貫頂。猿臂熊腰。莫說他一身好武藝無人及得。便是胸中韜畧兵機。也十分熟諳。老夫亦曾問他。兀自盤他不倒。琢又性情溫良。莊重儒雅。那人姓祝雙

祝永清。因他渾身上下。如一塊羊脂玉一般。人都順口叫他做玉山祝永清。可惜這般英雄。也只做得個防禦。說不了。希眞接口道。此人名姓。小姪也聽得。只不曾相會。覺不就是鐵棒欒廷玉的徒弟。祝家莊祝朝奉的庶弟雲威道。正是。然他却不是欒廷玉的徒弟。乃是欒廷玉的兄弟欒廷芳的徒弟。廷玉廷芳兩弟兄。却是一樣本領。祝永清是廷芳最得意的頭徒。端的靑出於藍。希眞道。欒廷玉還在否。雲威道。聽說祝永清說。還在。隱在博山縣更生山內。欒廷

芳做一回提轄不得如意亦且休了雲威又說那祝永清還有一副本領他一手好書法却在蘇黃米蔡之外前日從我這里過寫下了四幅屏幌明早把來與賢姪看希真道可惜小姪來遲不曾相會雲龍對麗卿道我那祝永清表兄若還不去哥哥不怕你了得他總對付得你走罷咧笑道他或者同你一般的讓我息處雲威希真又歎息了一回都說可惜這班英雄都生不逢時當日那酒筵直到二更始散天又濛濛細雨各自歸寢都已帶醉那雲龍愛

麗卿不過。便要同楊希眞極力餞辭。麗卿苦苦哀求方纔得免。雲龍出去。麗卿關了房門道。爹爹我們明日快走了罷。希眞道。誰在這里過世。麗卿已醉了。脫衣淨手進床便睡。希眞看了房裏一看。叫聲苦。不知高低。那些行李兵器。影跡無踪。情知是藏過了。開門去問那外間睡的小厮。那小厮在床裏應道。上午老相公已吩咐收了進去。希眞道。這明明是不許我去的意思。怎好。關了房門。坐在床上思想道。難得他這般厚意。他那孫兒雖武藝不曾學全。看他

使出來的也不是尋常家數將來這副品格坐穩是個夾
雜不如就把女兒許配了他却不知他曾否完姻只是本
師張眞人又說女兒的姻緣不是這一方好生擺佈不下
去那邊床上看那麗卿却朝外睡着臉兒朝霞也似的通
紅叫了兩聲也不應又坐了一回只得上床睡了當夜無
話天明父女起來麗卿先裝束完了方去開門雲龍已在
房外進來問慰照同去見了雲威父女謝了苦苦要行雲
威道大雨就來了沒多時果然大雨傾盆希眞十分心焦

雲威挽引希真又到側首一個小巧精舍裏早飯飯畢閒敘時雲龍把祝永清的墨跡取來一看只見是四幅東絹打開看時原來是草書的曹子建洛神賦果然精神煥發筆氣縱橫恍如懸崖墜石驚電移光喝采了一回收過去麗卿與雲龍都沒些性趣開去了雲威又詠歎了祝永清一回雲威道正要問賢姪東京還有一位超倫絕類的奢遮奇男子賢姪該識得他希真問是誰雲威道此人官階也不大端的是如今一位超穚英雄前年小兒入都覲見

箋再他去訪問因限期太促不及去訪得近來也沒個實信那人只做得個東京南營裏的提轄叫做陳希真賢姪可識得他如今怎的了希真聽罷心中大驚便答道此人小姪怎麽不識得但不知叔父何處會過他雲威道我却不曾會過我有一個至交是東里司捕盜巡檢張鳴珂他對我時常說起那陳希真智勇都了得那年輪囷城一戰官兵只得八千敗西夏兵五萬都是他一人的奇謀可惜都被上司冒了去至今惋惜他又欽佩他希真道那張鳴

可貴不就是鄆城縣知縣蓋天錫的舊東人雲威道便是你且說那陳希真到底怎的了有東京來的說他辭了提轄去做道士可真麼希真道是真的雲威吁口氣道英雄不過在於如此希真道他如今連道士也做不成了雲威驚問道此話怎說希真道小姪動身的前幾日此人爲一件事上惡了高太尉逃亡不知去向現在各處追捕緊急若吃拏住決沒性命雲威聽罷拍着桌兒只叫得苦口裏說道怎麼這般顛倒如此英雄屈他在下僚已是大錯怎

的竟把他逼走了。卻怎生還想望天下太平。他萬一被追捕不過。心腸變了。竟去投那梁山泊。卻怎好。賢姪你可曉得他往那方去的。希真道。這卻不知。這人恐未必上梁山。雲威道。他不上梁山。不過一身之禍。他上了梁山。天下之禍。我料他也未必便上梁山。但不知何處去了。賢姪賢姪。便似你也只得如此微職。豈不可悲。那雲威一片嘆息之聲。從丹田裏直滾上來。眼角上津津的有水包着。希真見也這般肝膽相許。也止不住那心裏的感激。看那雲威皆

後只一個小厮便道小姪有句話要稟叔父叫尊紀廻避了。雲威便叫那小厮出去。希眞把格子門掩上。走去雲威面前撲的雙膝跪下。雲威大驚。忙亦跪下來攙道。賢姪有話但說不妨。這是何故。希眞流淚道。小姪不敢欺瞞叔父。不要愁苦。只小姪便是落難逃亡的陳希眞。雲威大驚。梁山泊已曾兜攬過。要小姪去入夥。小姪那裏肯去。如今四海飄蕩。無家可避掛。不知叔父如此錯愛。使小姪悲酸鑽入五臟。此生父母之外。只有叔父。說罷。磕頭不止。淚如泉湧。

雲威一隻手搁不住他儘他磕完了又把希真的臉細看了看吽道我的哥你何不早說直害得我苦二人從地上起來抖抖衣服仍復坐了雲威道怪道你說什麼王勳叫我無處落想你且把高俅怎生逼你說說我聽希真道高俅逼迫尙未露形跡是姪兒見機先走就把那衙內怎的調戲女兒麗卿再三盤算怎的虛應着他到後來怎的不得脫身不得已壞了他兩個承局怎的叫麗卿男裝投遊山東沂州府怎的恐有追趕特從江南大寬轉得到貴地雲

威又驚又喜道。不料閣下與老夫做了姪兒。你不必到沂州去。就住在敝莊。只說我的親戚。無人敢來盤問。老夫養得你父女二人。待奸邪敗了。朝廷少不得有番申理。那時再歸故里。那莊家就這里開發了他。希真道。這卻不敢。雖蒙厚恩如父母一般。只是沂州舍親處已是得信在那里盼望。不如讓小姪且去。能正說着。只聽得格子門外笑語之聲。麗卿雲龍兄弟兩個手綰着手推門進來。二人見兩位老的都雙眼揉紅。眼淚未乾。正驚疑。要問雲威開言道。龍

兒不要廝纏着他。不是你哥哥。他是東京女英雄陸麗卿。喬扮男裝。麗卿大驚失色。雲龍也吃了一驚。連忙放手退了幾步。看了看說道。怪得我有五六分疑他是女子。希眞道。我兒不要吃驚。我已向祖公公將眞情盡告。切不可教外面莊家得知。雲威道。你二人便姊弟稱呼。雲龍就向麗卿唱個喏。麗卿答了個萬福。二人不覺笑起來。雲龍又細問緣由。雲威一一說了。又對希眞道。賢姪既是這般說。合親盼望老夫亦不敢多留。只是顯得老夫薄情。今日都去

不得與賢姪此一別未知何日再會卿姑有人家否希真道不曾雲威道可惜龍孫正月裏已定了一頭親事不然扳附令愛豈不是好如今賢姪且將令愛送到令親處安攏了自己再到這里來住幾日何如希真道山高水長有此一日小姪如無出身定來追隨凡杖只恨小女無緣不能扳龍附鳳希真方知麗卿果然不是此地姻緣雲威道賢姪休怪老夫說似你這般人物不爭就此罷休你斷宜須韜光養晦再看天時大丈夫縱然不能得志切不可

悵朝廷官家須不曾虧待了人。賢姪但願天可憐見着你

日後出頭爲國家出身大汗。老夫風燭殘年倘不能親見

九泉下也瓦自歡喜。希真再拜道叔父清誨小姪深銘肺

腑。雲威又道你那令親處萬一不能藏躲你你可即便回

到我家來。那時卿姑同來不妨這里自有內眷有好郎君

我相帮留心。今日便從直不留你了說罷便叫小斯進來

道你去傳諭他們預備兩席酒筵須要整齊。一席今晚家

裏用一席備在青松塢關武安王廟內明日五鼓我親到

那里與王大官人腿饞小廝應聲去了雲威對希真道。我不合欺衆人。說你已于清早去了免他們只顧來睄。煩要多留你、不道你就要去既如此。你明日去倒緩。不得愿吃人看見。希真稱謝領諾、那些莊客都在背後說道不過一個過路的人、又非瓜葛這般親熱他做甚雲威去把寫與兒子的家信拆了。重新寫過。雲龍知麗卿是女子。也不敢來廝近看看天晚。雨歇雲收、天上現出皓月。房櫳明靜擺上酒筵、比昨日的更是齊備。四人坐下。雲威希真細談

慢酌。各訴衷曲。說不盡那無限別離之情。麗卿雲龍對面相看。都低着頭不做聲。顏色慘悽。雲龍叫小厮取那張琴來。就座上操了幾段客窗夜話。那月光直照入座來。希眞歎賞不止。麗卿雖不善琴。聽到那宛轉凄其之處。不覺落下淚來。雲威止住道。不要彈下去了。酒筵已散。四人散坐看那月光已自下去了。雞鳴過幾次。雲威與希眞一夜兀自眼淚不乾。那莊家已起來在外伺候。莊客去備好那兩匹馬牽出外面。點了十幾個火把候着。雲威只得叫雲龍

進裏面去同幾個小厮搬那行李兵器出來希眞麗卿已裝束停當雲威送過家信希眞收了又取一百兩銀子送作盤費希眞那里肯收吃雲威硬納在包袱裏面又把十兩碎銀子賞與莊家道大哥累你包袱內又加了些乾糧重了這些微禮送你作酒錢雲龍便去把隨身佩帶的一口昆吾劍取來贈與麗卿麗卿道兄弟我自有寶劍你不可割愛我不敢受雲龍道姊姊既這般說這鉤子送與你罷便把那嵌花赤金鉤子解下來繫在麗卿的青錞劍上

麗卿只得收了。父女二一齊謝了。就此拜辭希真。又叫麗卿進去辭了伯母。便起身要走。雲威已叫另備兩匹馬。祖孫二人同送雲威。問道。賢姪投沂州。你那介親姓甚名誰。希真道。小姪襟丈姓劉。名廣。雲威道。可是住在沂州府東光平巷。做過東城防禦的。希真道。正是。雲威呵呵大笑道。賢姪何不早說。行李挑轉請進來。我還有話問你。不知雲威說出甚麼話來。且看下回分解

PL
2733
.U27
T3
v.4

UNIVERSITY OF
ILLINOIS LIBRARY
AT URBANA-CHAMPAIGN
ASIAN

PL 2733 .U27 T3 v.4

結水滸全傳卷之七

山陰忽來道人俞萬春仲華甫著

第七十七回

皂莢林雙英戰飛衛
梁山泊羣盜犯泰京

話說陳希真父女二人辭別要行雲威問到劉廣的來歷大喜重復留住道賢姪且慢行我有話要問你你何不早說你原來同老夫是親戚希真又驚又喜道請問何親小

姪實不知失瞻之至雲威笑呵呵的指着雲龍道你道你的襟丈劉廣是那個便是他的岳父希真大喜道幾時訂的同麗卿道原來你秀妹妹許在這里眞不枉了麗卿來喜雲威道昨日所說正月庚定的小兒天彪在景陽鎮與令襟丈最爲莫逆一時義氣相投便結了兒女親家寫信來問我我有何不肯老夫因聞得令甥女絕世的聰明又說兵法戰陣無不了得究竟何如賢姪是他的姨夫必知其詳何不對老夫說說希眞笑道若問起小姪這個甥

女兒卻也是個女中英雄小姪四年前到他家見過果然生得閉月羞花他別的在其次天生一副慧眼能黑夜辨錙銖白日登山二三百里內的人物都能辨識自小心靈手巧造作器具人都不能識得甚麽自鳴鐘表木牛流馬在他手裏都是粗常菜飯一切書史過了眼就不忘記今年十八歲了十六歲上他老子寄信來說有一老尼要化他做徒弟他爹娘都不肯忽一日竟不見了他各處訪覓無踪夫妻二人哭得個要死過了半年忽然自己回來說

那老尼把他領到深山古洞裏。教他一切兵法戰陣奇門遁甲太乙六壬之術。半年都學會了。老尼送他到門口。劉廣忙出去看。那老尼已不見了。從此後越加聰明。劉廣夫妻二人愛他不過。叫他做女諸葛。他小字慧娘。乳名又喚做阿秀。便是他兩個哥子劉麒劉麟的武藝。也了得。與他父親無二。雲威聽罷大喜道。寒舍有幸。得此異人降臨。回顧雲龍笑道。你道還不上心學習。將來吃你渾家笑。雲龍低着頭說不盡那心裏的歡喜。麗卿對劉雲龍笑道。兄弟你原

來又是我的妹夫雲威道我們已是至親不比尋常賢姪一定要去卿姑可在這里盤桓幾日賢姪再來接他也不妨希眞見雲威如此厚誼眞不過意便對麗卿道我兒祖公公這般愛你你就在此住幾日罷我總就來接你麗卿一把拖住老兒的袖子道我不我要跟着爹爹走雲龍道妹妹何妨在此勿嫌簡慢麗卿道爹爹在這里我便也在這里希眞笑道祖公公看活是個吃奶的孩子既不肯在這里須放了手雲威見他父女執意不肯只得辭他們去因

說道日後可萬到寒舍一轉父女二人謝了看那天色已將黎明衆莊客將火把照出了莊門大家上了頭口都到了青松塢閻王廟前下了馬那壁廂已有莊客在那里伺候大家進了廟門那酒筵早已擺好麗卿看那廟裏閻王的聖像裝塑得十分威嚴雲威與雲龍替希真父女把了上馬杯又說些溫存保重的話少不得又流了些別淚大已大明雲威還要送一程希真再三苦辭雲威又同希真拜了幾拜方纔灑淚上馬叫道龍兒你多送一程雲威作

別帶了幾個莊客先回家去了。雲龍在馬上陪着希真父女，談談講講，緩轡而行。不覺已是十餘里，望那前面都是一派桑麻亞陽大路。希真道：「賢姪，古人說得好：送君千里，終須一別。前途路遠，請賢姪就此止步罷。後會不遠。」愚伯告辭。雲龍只得跳下馬來，把韁繩遞與莊客，在草地上撲翻身便拜。希真父女也忙下馬回拜了。希真道：「令祖盼望，賢姪早回府罷。」雲龍道：「伯父開販便來舍下，不可失信。姊姊一路保重。」說罷，淚落下來。麗卿也流淚道：「兄弟如有便人

把個信來我爹爹到府上時。或同你再會。也希真道免你
姊姊記罣。勤寄信來。請早回府罷。大家上馬分手。那雲龍
立馬在路口。直望得希真父女不見影兒。方回馬快快的
循舊路回去。縱馬加鞭好生歡到了家裏。雲威因落了一
個通夜。早上無事。却去安息了。雲龍不敢去驚動。便去謁
親處請了安。雲夫人與衆僕婦談論麗卿。稱羨不已。過了
幾日風會也回家。得知此事。懊悔不迭。道可惜我回來遲
了不能與他相見。遂與雲威商量去做那件事。不題。卻說

希真父女離了風雲莊奔上大路行了半日方遇着人煙大家去打個中伙那莊家笑道這幾日在他家裏大酒大肉把胃口都吃倒了竟不覺餓希真嘆道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萍水相逢承他這般厚愛且喜又是親眷麗卿道爹爹說還要到他家孩兒卻未必再來了希真道癡兒子嘴這般說得知有無此日我只待你有了良緣終身有託我便逍遙世外四海甚大何處不可以住且因緣遇合怎說得定當日父女同那莊客行了一站晚上

到了一個鎮上投宿。那客店卻不是黑店。當晚希真把包袱解開打鋪。父女二人都吃了一驚。只見那包被裏面的衣服。都換了新的。皆是錦緞製造。又有一套女衫百褶羅裙。衣服裏面。又有兩枝金條。每枝約十餘兩重。又有一對鳳頭珠釵。一對赤金纏臂。約四五兩重。餘外還有乾糧等物。希真道。這是怎麼說起。嘆道。真難得他這般厚待我。日後卻怎生補報他。麗卿道。他送孩兒的這些物事。孩兒想不妨轉送了秀妹妹罷。希真道。也說得是。等我到了山東。也

帶些土儀回敬他當夜安寢次日起行一路上曉行夜宿麗卿果然聽他老兒吩咐再不去射蟲蟻兒幸而那幾程路上蟲蟻兒也不多一日早行不多路面前又是一座大嶺父女縱馬上了嶺那嶺卻不比飛龍嶺卻是平安路途上得嶺來只見左邊一帶都是皂莢樹林行了半歇還過不完麗卿道這條嶺好長希真道就快完了那莊家道前面那樹低下去的所在便是下嶺的路希真用鞭梢指着道卿兒你看望去那座青山轉過去便是沂州府的城池

了。你那姨夫就在城裏。明日此刻光景好到也。你到那里。須斯文些。不可只管孩子氣。吃表嫂兄妹們笑。麗卿甚喜。因問道。爹爹。沂州城裏的風景比東京何如。希真道。開封府是天子建都的所在。外省如何比得。正說着。麗卿道。爹爹。你先行一步。這匹棗騮馬只管擺蹶子。想是肚帶太扣得緊了。待我與他鬆鬆。希真應了一聲。又說道。長路頭口肚帶並不可太緊。朝你說過多次。一面說。一面同那莊家下嶺去了。這麗卿跳下馬來。倚了鎗。翻起踏鐙。撇起鞍韀。用

手去摸了摸。三條肚帶都不甚緊。又去看那後鞦也不緊。麗卿罵道。你這亡人。不是討打麼。肚帶後鞦都好好的。何故撩蹶子。不要惱起我的性子來。拷折了你的狗腿說罷。又去那邊掀起看了看。咦。怪不得。原來早上備鞍子的時節不留心。把僭子一角反折轉。入坐上去。那馬被鞍孔裏的皮結子墊得疼。故只管撩蹶子。麗卿看了笑道。你這癲忒嬌嫩。一點委曲都受不得。忙去解了肚帶。揭鬆鞍子。弄熨帖了。仍就扣搭好。已有好半歇。麗卿提了鎗。翻身騎上

抖擻精神走得沒幾步忽聽得潑喇喇一聲路旁右側竄出一個老兎兒來攔麗卿的馬頭橫竄過麗卿一時又手癢起來忙拴了槍取出弓來抽一枝箭搭在弦上那兎兒已竄入林子裏去了麗卿便縱馬追入林子那兎兒早竄出林子那邊往青草裏鑽了入去麗卿追過林子不見了兎兒料想鑽入草裏沒處尋見說聲可惜恐爹爹等得心焦去了罷休便兜轉馬回舊路忽聽得頭頂上又是潑喇喇一聲麗卿抬頭看時只見有隻芝麻角鵰劈出林子十餘

只在那樹梢邊旋磨側着頭往地下看好似在草裏尋東西一般。麗卿笑道。就取你來耍子。收住馬。想道。射他別處萬一不死。到吃他帶箭飛了去。不如射他的頭。便扭轉柳腰。翻身向天。拽滿弓颼的只一箭。那鵰正在盤旋。見箭來急避不迭。射個正着。衝上去倒跌下來。撲的直落在樸稍深草裏。麗卿大喜。跳下馬。插了鎗。用那張弓撥開深草。把那隻鵰提了出來看時。只見那枝箭正射中下頦。箭鏃從眼珠中穿出。麗卿拔出了那枝箭。收入壺裏。弓也收好。提

着那隻鵰走到平地上看了看笑道你這厮撾着我該悔氣那鵰忽然兩翼翅拍拍的撲起來雙爪亂抓麗卿恐抓傷手忙丟在地下待他顛撲過了一陣卻使個拏法雙手去捉定了翼翅反並着提在手裏滿手都是鮮血就去他的毛上揩了揩稱讚道好一副鍛翮倒有幾枝箭好配走到馬邊解了繮繩拔起鎗騎上了馬一面走回原路一面看那隻鵰忽聽得有人說話麗卿回頭看時只見一個少年而如冠玉唇加味硃騎着匹銀合白馬手執一張彈弓

頭戴一頂軟紗武士巾身穿鵝黃戰袍背後兩三個跟隨數內一個掮着口三尖兩刃刀飛奔過來那少年見麗卿提着那隻死鵰吃了一驚大喝道兀那小廝你這鵰那里來的。麗卿見叫他小廝怒道鵰是我射來的干你屁事你敢來問我怎地。那少年大怒道這是我的獵鵰方纔追一個兎兒到這里你何故敢射殺他。麗卿道你的獵鵰有何憑據。射殺了你待怎的。你莫非是剪徑的強盗來奪我的鵰。識風頭趁早走再挨挨你同梁山的賊漢一樣那

少年氣得咆哮如雷道你是那里來的賊蠻子且殺了你與我的鵰償命一面說一面搜繡袋裏彈丸劈面打來麗卿霍的閃過那少年連放數丸都被麗卿躲過毆得麗卿性起綽了那隻鵰使手提鎗拍馬來刺那少年那少年忙丟了彈弓搶過三尖兩刃刀來急架忙還戰了兩個回合麗卿喝道且住這里草又深樹根又多不是放馬之處揀個空濶所在并個你死我活那少年道空濶處再過去就是你敢同我去誰來怕你好漢子不許暗算人麗卿道

喝道。你有多大本領。值得賠算你。二人縱馬前行不上百十步。已見一片空濶的綠蕪芳草地。那幾個跟從人同上去。數內有一個往別處跑了去。麗卿同那少年到芳草地上。放開對子。刀來鎗往。鎗去刀迎。二人足足戰了三十餘合。全無勝負。麗卿暗暗喝采道。這廝好武藝。那少年也暗自吃驚。二人又鬪戰了十餘合。正在性命相換之際。只見又一個少年。手舞雙鐧。騎一匹黃馬。如飛也似的趕來。大喝道。那里來的野蠻子。敢這般無禮。先來的那少年大叫

。道兄弟挑來」同殺這賊。他射殺我們的鵰。還要口中狂言。那後來的少年大怒。兩條鐧直上直下的劈進來。也十分勇猛。麗卿敵住兩般兵器。只辦得抵格遮攔。得個空子。偷轉右手。抽出那口青錞寶劍來。左手輪鎗。右手使劍。狠鬪那兩個少年。這一場廝殺。比那汾艷山前更是凶險。那麗卿殺得渾身大汗。沒半點便宜。那兩個少年也使盡本事。不能得他破綻。麗卿暗想道。這兩個果然利害。不如詐敗。待他趕來。用回馬箭射倒他一個。那一個便好收拾。心

裏這般想怎奈三匹馬旋燈兒也似的廝并兩個英雄兵
器都不偷閒一時脫身不得正在難分難解之際只見又
一個大漢飛馬橫刀殺來大叫賊子不得無禮我來也麗
卿道我今番休也那大漢趕到面前看了他們三人一看
大叫道快住手都是自己人三人都收了兵器定睛看那
大漢更非別人便是那陳希真那兩個少年看見叫聲阿
呀潑穀下馬道那陣風吹你老人家到這里撲翻身便拜
希真忙下馬還禮道賢喬梓可好那兩個少年道這位少

年將軍又是那個。這般英雄了得。希真孚着看了麗卿看到二人道。你道他是男兒。這就是那玄飛衛兩個英雄。大驚大喜。連聲喝采道。原來就是卿妹妹。快請見禮。麗卿在馬上喘息方定。弄得個不知所以。只得跳下馬來。問希真道。這二位是誰。希真道。你還問哩。這就是你兩個表兄。這使刀的是你大表兄劉廣。這使鐗的是你二表兄劉麟。麗卿連珠箭的叫得罷。道二位哥哥何不早說。險些吃我做出事來。二劉忙叫個無禮。麗卿也唱了個喏。希真道

你說緊馬肚帶我先走了一步等你竟不來我只得倒尋轉來直尋過嶺的那邊沒你的蹤跡重復又走轉來想你必在林子裏又射甚麼蟲蟻兒故尋進林子來叫得個喉乾忽聽得喊殺之聲一抹地追尋來只道你遇着歹人卻爲何同二位表兄厮殺麗卿道孩兒無意中射了一隻鵰那知是二位哥哥的鐵鵰孩兒又不認識故此相鬧那從人已尋着那隻死鵰在旁邊提着道這就是希真看見罵麗卿道你這丫頭番番闖禍你自己看可惜不可惜我拚

斷你的手指頭纔好劉麒劉麟忙說道沒事沒事不值什麽姨夫因何到此卻又同表妹齊家小請到舍下相敘希眞道一言難盡且到府上再說二位賢甥爲何到這里二劉道姨夫不知如今舍下不在沂州城裏了只因家父落職之後吃那青苗手定錢追逼不過只得把祖遺的一所房子變賣了賠償另買了一所房子在鄉間此去下山落北十里胭脂山下地名安樂村便是甥兒兄弟無事來此打獵消遣順便操演武藝卻遇着姨夫表妹希眞感歎不

已說道我還有一擔行李在前面我去招呼了他一同到府上去二劉道我們同行大家都不騎頭口從人牽了那四匹馬一齊步行出了林子只見那莊家等得不耐煩挑了擔兒倒尋轉來看見希真麗卿歡喜道小官人尋着了在那里這半日希真道正是希真見那莊家驀然記起一件事來待走下了嶺只見路旁一個村落酒店希真對衆人道你們在此略等一等我同這莊家酒店去說句話衆人應了都立定脚希真邀那莊家到酒店內盪了兩角酒

希真開言道大哥累你遠來我方纔知道我那親戚不在沂州府已到泰安州去了我此番要到泰安州去尋他現在有伴同去大哥不必同往我賬已同你算清就此分別說罷打開包裹取出了那包碎銀子抓了一大把與他道這是送你的酒錢又抓了一大把道那日飛龍嶺上累你受驚這些是與你壓驚的那莊家那里肯收道小人家二位官人指教多少秘傳恩同父母沒得孝順你老人家那再要受賞賜希真道這算什麼江南那條路我不時要走

後會有期。莊家只得收了。說道小人無緣。不得常同一位
官人在一處。官人再到敝地務到舍下光臨。說罷朝希眞
撲翻身拜了四拜。希眞忙還禮。莊家道小官人處也去辭
辭。希眞道不必。我說便了。莊家那里肯。便會了酒錢排了
行李。到大路邊去。麗卿身邊跪倒就拜。麗卿不知所以。忙
扶住道。做甚做甚。希眞道我兒快囘個禮。這位大哥辭了
囘去也。麗卿道。你爲何不送我們到地頭。希眞道我們自
有伴。不必央他了。那莊家把行李都交代明白。希眞取出

那張飛擸還了他莊家抽出了那棗木扁擔又把自巳的包裹拴在腰裏唱了兩個喏道二位官人保重後會有期說罷自己去了麗卿道爹爹為何不叫他送到希真道有個道理這些行李仍就馬上梢了去劉麒道何用如此叫這些伴當們相帮拏了同去衆莊客一齊動手兩個包裹兩個人背上一切零星提的提掮的掮槍得罄淨正是俗語說得好只要人手多牌樓搭過河劉麒請希真麗卿上馬大家騎了頭匹一齊奔安樂村來劉麟道哥哥你陪姨

夫妹妹慢慢來我先去報知爹爹說罷加鞭如飛的去了

希眞麗卿看那座胭脂山果然明秀非常羣山臨水一帶村烟還未到村口那劉廣已同劉麟迎上來希眞等下馬相見大喜齊到莊裏劉廣的母親劉廣的夫人劉麒劉麟的娘子幷慧娘都出來相見廳上人滿都敘禮畢坐下各道寒温劉母道大姑爺那陣順風得到這裏這丫頭的占數眞靈他是說今日必有遠方親戚來再不想到是你

麗卿看那慧娘生的嬝嬝婷婷好像初出水的蓮花說不

出那般嬌艷。麗卿暗暗吐舌道。天下那有這般好女子。你在家幾時動身。希真道。本月初一日。劉母道。也走了二十多日了。這個小官人是誰。劉廣對道。這就是麗卿甥女喬粧男子。劉母道。哦。也有這麼大了。今年幾歲。希真道。十九歲了。雖是十九。還是孩子氣。劉母道。年紀本小。劉麒劉麟道。卿妹妹一身好武藝。孫兒們都敵不過。劉母道。你們省得甚麼。卻為何扮男子。希真道。路上便當。只見麗卿立起身來對希真道。爹爹。已到了姨夫家。還假他做甚。由孩兒

夫妹妹得慢慢來我先去報知爹爹說罷加鞭如飛的去了。
希眞麗卿看那座胭脂山。果然明秀非常靠山臨水一帶
村烟還未到村口那劉廣已同劉麟迎上來。希眞等下馬
相見大喜齊到莊裏。劉廣的母親劉廣的夫人劉麒劉麟
的娘子并慧娘都出來相見廳上人滿都叙禮畢坐下各
道寒温。劉母道大姑爺那陣順風得到這里這是秀丫頭的
占數眞靈。他是說今日必有遠方親戚來。再不想到是你
麗卿看那慧娘生的娉娉婷婷好像初出水的蓮花說不

出那般嬌艷。麗卿暗暗吐舌道。天下那有這般好女子。你在家幾時動身。希眞道。本月初一日。劉母道。也走了二十多日了。這個小官人是誰。劉廣對道。這就是麗卿甥女。喬粧男子。劉母道。哦。也有這麼大了。今年幾歲。希眞道。十九歲了。雖是十九。還是孩子氣。劉母道。年紀本小。劉麒劉麟道。鄉妹妹一身好武藝。孫兒們都敵不過。劉母道。你們省得甚麼。卻爲何扮男子。希眞道。路上便當。只見麗卿立起身來。對希眞道。爹爹。已到了姨夫家。還假他做甚。由孩兒

改了粧罷。這幾日好不悶損人。希眞道。何用這般性急。少刻也來得及。劉廣道。此事何難。就對劉夫人道。你快去領甥女去改扮了。麗卿甚喜。便隨了劉夫人兩位表嫂。同到樓上。把男粧都脫了。一把揪下那紫金冠來。仍就梳了那麻姑髻。帶了耳墻。那劉麒劉麟的娘子。開了箱籠。各取出幾件新鮮衣服。與他粧扮起來。劉夫人又取出一雙新鞵子來道。甥女嫌大。再小些還有。麗卿笑道。阿耶慚愧殺人。這雙我還穿不着。別樣學男子不來。若論這雙脚。卻同男

子一樣眾人都笑麗卿粧點好了劉夫人同二位娘子仔細觀看果然賽過月裏嫦娥瑤臺仙子劉夫人對兩個媳婦道這兩表姊妹怎樣生就的卻又各自歸各自的麗兒劉夫人同二位娘子引麗卿下樓到廳上劉母見了也甚歡喜笑道同我們秀兒眞是一對二位娘子道卿姑娘們的那兩般兵器一枝鎗一口劍更是驚人原來劉麒劉麟的娘子也是將門之女也會些武藝只是苦不甚高劉母對劉夫人道你不要在此敘濶且去廚下看看他們發落

菜蔬就把那兩隻鵞黄婆鷄宰了。你妹夫總是一家人。不比外客。劉夫人應了一聲。兩個媳婦都同了進去。那劉母同希眞談論家務。絮絮叨叨。一直到晚。廳上擺上酒餚菓品之類。衆人讓坐。希眞道。太親母請先坐了。小背們好坐。劉母起身道。大姑爺穩便。我持長齋不便奉陪。我兒陪你襟丈多飲幾杯。秀兒也叫他在此陪姊姊。我進去也。說罷。拄着拐兒轉入屏後去了。陳希眞同女兒坐了客位。劉廣同兩個兒子一個女兒坐了主位。希眞道。太親母精神康健。同

四年前一般。劉廣嘆道。近來也衰弱了些。得了個胃氣疼的症候。不時舉發。小弟境遇又不順。累他焦燥。老人家近又持長齋。劉廣道。沂州城裏。有一個姓孔的。孔目名厚。孔厚此人。醫道高明。時常邀他來。醫治。和吃他的藥。一服便好。只不能除根。據孔厚說。必須開葷方能全愈。老人家一意信佛。終日念高王經。那里勸得。那孔厚是曲阜縣人。大聖人的後裔。現爲沂州府孔目。爲人秉性忠良。慷慨正直。專好鋤強扶弱。本府太守高封。那廝也懼憚他。小弟藉賴

官司。也深虧他。希真道。小弟正要問襟丈何故爲一場屁官司落職。劉廣咬牙切齒道。不說也罷。說起來教人怒髮沖天。高封那厮。是高俅的族分兄弟。被梁山上殺的高廉是他的親哥子。他也識些妖法。專一好的是男風。他標下一個隊長阮其祥。生得一個兒子。名喚招兒。眉目清秀。那阮其祥要鑽挖小弟這東城防禦缺。把他兒子獻于高封做伴當。情投意合。遂無中生有。尋我的錯處。把我無端虢革。又要把我家私抄扎。幸虧那孔目一力保持。買上告下。

方成得個前職。那厮得補了東城防禦。輔佐着高封。無惡不作。小弟歸農之後。那厮就把青苗手實錢追逼甚緊。沒奈何我把那沂州城裏的房子變賣了。搬來這裏。兩個外甥也時運不濟。我也無志於此了。意欲挈眷到東京投姊夫處。另就機會。恰好姨丈到此。一面說。一面叫劉麒道。你把那卷宗取來。與大姨夫看。希真接過手來。看了。看大舅也不禁忿氣上衝。罵道。這賊子的心腸好毒。劉廣道。高封這厮自己年輕時也從男風上得了功名。後來反把他孤

老害殺這等狠心。實是少有。麗卿問希眞道。爹爹什麼叫做南風希眞笑喝道。女孩兒家不省得便閉了嘴。不許多說。劉麒劉麟慧娘都忍不住暗笑。麗卿肚裏想不省得便問聲也不打緊。不值便罷。最可恨說這種市語。劉廣道。卿姑同你爹爹來。家中都托付孫固。希眞嘆了口氣道。不瞞姨丈說。小弟此刻已無家了。特帶了小女來投姨丈望乞收留。劉廣同兒女都吃了一驚。劉廣道。卻是爲何。希眞指着麗卿道。只爲這個孽障。一言難盡。劉廣叫道。姨丈我與

你異姓骨肉平素做事大家看見肝膽今有話只曾說我這左右都是心腹凡是我用的人沒一個敢懷異心你便犯了彌天大罪也沒那個敢去出首不要吞吐直說不妨希眞便把東京高衙內那一節事細細說了一遍因防追捕特往江南遠道走得遇令親雲子儀盤桓數日故走了二十多日方到此地今不意姨丈亦在失意之際怎好滋擾要投別處又無路可奔說罷吊下眼淚來劉廣父子四人聽罷都甚驚嘆劉廣道姨丈寬心方纔小弟雖這般說

然含下也還支撑得定何爭二位在此希貞稱謝劉廣道但只是此地也難存脚秀兒這妮子他會望氣嘗說此地不久當有刀兵殺戮往常說的休咎都驗也不能不信我想此地有甚刀兵若論猿臂寨來借糧打刼那苟桓又同我相識不成知我在此地便下得希眞驚問道怎的苟桓當真落了草劉廣道正是那猿臂寨的眞祥麟范成龍都尊他做頭領招集了四五千人在那里打家刼舍我恐他去投蒙山入夥屢次寫信去止他他也時有信來　動問

姨丈感激姨丈的洪恩同父母一般我想便是他家有雲天彪鎮守景陽鎮當他的咽喉他也一時未必到得這里希眞嘆道那苟桓苟英弟兄二人被童貫屈殺了他的父親無窮的怨毒在心也怪他不得怎能得他報了仇歸正才好說起你令親雲總管他老子有封家信托我寄與他必須親到不知景陽鎮離此多遠劉廣道有七十多里他此時也不在任上聞得蔡京調他去攻打嘉祥縣許久不聞動靜正不知幾時歸哩一員兵馬都監代他務

此信不如由他那里發官封寄去希真又稱揚雲威的勢氣麗卿道那雲龍兄弟的武藝也好那表人物與二位哥哥相仿秀妹妹好福氣得這般好老公誰及得來慧娘被他說得臉兒沒處藏低下頭去希真喝道你這了頭認真瘋了路上怎的吩咐來偌大年紀打也不好看只好縱任了你這張嘴麗卿被罵得笑着臉不敢做聲劉廣也笑起來劉麒劉麟道卿妹妹的武藝真及不來飛龍嶺斧劈山我們雖不曾見便是我那隻鵰一箭便着真是賽過飛衛

劉廣笑道不見你們兩個四五月天氣顛倒去放起鷂來
麗卿道奴家孝順只失把哥哥的愛物壞了爹爹那里去
尋架好的買來送哥哥一劉連說不打緊妹妹切勿放在
心裏希真笑道哥哥當真還想你賠你下次手少熱些〻就
是了你看秀妹妹比你還小一歲便恁地斯文你也學學
他劉廣笑道姨丈誇獎卻不曾見他也是孩子氣希真道
賢甥女聰明絕世那木牛流馬怎樣緣故會走慧娘道甥
女怎敢當得聰明二字只不過依成法畧變化些〻那猜得

流馬妙在機括不多運動靈變武侯老師的法兒大都如此說罷回轉頭去對身邊那個養娘低低說了幾句養娘答應了一聲就去了不多時只聽得側首耳房裏愒硠硠的銅鈴亂響房門開處一個青獅子竄出來直撲到筵前麗卿只道是個眞的嚇了一跳連忙跳開那獅子走到天井裏搖頭擺尾張牙舞爪的跳舞一會娘拂步上前去獅子項上拍了一下便四隻脚立定了不動希眞同麗卿近前觀看只見絨線織就的毛衣樟樹雕刻的頭額燒料石的眼

珠象牙牙齒大紅湖縐舌頭自背至地高五尺自頭至尾
長八尺項上套一串茶杯大小的溜金銅鈴身上腳上又
有許多小銅鈴慧娘叫那養娘扶緯騎在獅子背上坐穩
了把那獅子耳朵扭了一把仍複行動要進要退要左要
右緊跑慢行登高下低都由人的主意跳舞了一回慧娘
又叫那養娘把那大紅舌頭取出了不知那裏點燈着那
獅子口裏便噴出烟火來那時天色已暗黃烟紅焰分外
明亮戲㲉多多時慧娘跳下來麗卿問道是那個躲在裏面

希真笑道傻了頭都是做就的關捩子卻有那個眼在裏面問慧娘道裏面的機軸看得見否慧娘道看得便叫養娘把毛衣掀起裏面是楡檀木的架子希真討火來照看只見肚裏不多幾樣事件卻鬭心勾箭一時也看不明白歡喜得個麗卿不住的拍着手叫道妙阿妙阿好妹妹幾時也與我做一個好騎着耍子慧娘笑道我本做了一對這一個就送了姊姊罷麗卿大喜索性把騎的法兒都教了你只是日日戲弄只得一個月用機軸便磨壞了今夜

且放在這耳房裏明日連箱子送歸姊姊處看他如此大折鈕了盛在箱子裏卻沒得多少便叫養娘仍拏去耳房裏收了大家重復入席又吃了一會酒慧娘道這便是木牛流馬裏化出來的當年武侯征南蠻時亦曾用過騎了陣上也去得只是不能厮殺希真稱讚不已道真是個女諸葛劉麒道還有家下舂米的木人磨麥子的木驢都是秀妹妹製造的劉廣笑道我恁般煩惱他們卻恁般的開心希真道姨丈非是這般說小弟想來我們的絕技異能

都會集一處天地生我們決非無故靜待天命必有一番作爲只是小弟無心塵世所以張百戸來時曾寄信開及家郎消息意欲相約入山劉廣道正要告達姨丈令師張真人已不在日觀峯了令師弟王子靜來辭行說從你令師到盧山去你那封信到外足下要留王子靜少待無如他去在先無從挽留我就托張百戸寄回信與足下也是這般說希真聽罷叫聲苦不知高低道姨丈大不該寄回信與我小弟信上明明註着不候回音你信內題及挽留

王子靜的話那張百戶沒處尋我信尚在他那里薦一遍在宛家手裏必待到我在此處我想姨丈這里住不得來姨丈怎生爲我畫策劉廣道姨丈多心那里便有這般巧慧娘笑道姨夫只管放心甥女已替你占過一課不害事此封信必然漏泄高俅必來追捕卻追捕不得姨夫只不可離此地斷不遭毒手希真不信問道既是脫漏了又來追捕卻爲何說不害事慧娘道便是這些奇與此課交車道破元武乘日故知書信必漏泄追捕必來但此課是[illegible]

關發鎖之格最利逃走又且天罡塞住鬼戶貴人入天門任他千軍萬馬圍住也走得脫身怕他怎地希真也熟悉六壬之術當時問了慧娘的三傳神將默想了一回慧娘又解釋了一回畧為放心衆人歡叙至二更過方散劉廣已收拾一間書房與希真安寢麗卿在後面與慧娘同榻劉廣吩附衆莊客道陳老爺在我這裏外面不許走漏消息有人問只說姓王衆莊客都應了看官牢記陳希真父女自此以後就隱姓埋名住在安樂村劉廣家裏不題細

說那江南冷艷山被陳麗卿壞了兩個頭領敗兵逃回山寨衆頭目大驚眞是蛇無頭而不行那個還肯思量去報仇大家都要奪那把交椅直鬧了十多日你殺我砍的中有一個頭目叫做王俊略有些見識情知這般胡做沒甚好處便帶了自己的幾個貼身伴當下山投梁山上去果不出他所料那冷艷山正當鬧亂之際忽然四面到了無數官軍殺來又有風雲莊上的鄉勇夾在裏面那里抵擋得住一陣攻打山寨破了把那些男女細的細殺的殺

收拾了個乾淨。這個名色就叫做滾湯潑老鼠一窩兒都走不脫。把那山寨一把火燒了。蕩滌得個光滑脫脫。那王俊得知這個消息。叫聲慚愧。幸而預先走脫了。連夜扮做客商。逃山東梁山泊去了。卻說梁山泊宋江因折了盥山的施威楊烈。十分懊惱。便叫分朱仝雷橫就在盥山駐扎。幫助鄧天保王大壽鎮守。宋江與吳用商量。對眾人道。我等山寨興旺。又得遠方的兄弟們。卻何如今壞了施威楊烈。我若不與他報仇。別處的好漢心都懈了。我要親提大

草攻破滄州東光二處與他二人洩恨吳用忙止住道不可兄長所論雖是正理但此刻東京兵馬正要來廝殺戴宗周通還未回不知虛實切勿輕舉妄動宋江怒氣未息吳用只得叫請衆頭領大家來再三勸解方纔按住不數日戴宗周通都回說道頭兒命蔡京為輔國大將軍總領二十萬大兵於四月初四日出師要來奈何我們施威哥哥已被害了兄弟與范天喜再三打算竟無門路救得宋江吳用大笑道只道是种師道來還有三分懼怯他若是那

蔡京道若是瞞子的褲帶全不打緊遂設筵慶賀聚集衆頭領綏綏商議拒敵之策席間周通說起陳希眞又恁般英雄了得。衆頭領聽了無不歡喜。周通又說到勸他入夥不肯相從的話。宋江對吳用道怎能殼得他父女也來此聚義。軍 有何妙策吳用搖頭道這個人不必去結納他即使勉強取了他來山寨中也用他不着。聽周家兄說他這般舉止此人的胸襟眞不等閒可惜他心已冷了卻也好。倘使他銳意功名又有高俅的援引此刻早與我們

作對頭過了倒也是個大患如今他已遁心方外隨他去
林沖道他說同小弟有仇隙你也一時想不起除非是
那年我同他兄弟陳希義奪八十萬禁軍教頭之時我用
重手點壞了他然當時大家都遞生死甘結原說死傷勿
論況且他兄弟又隔了一個多月自己病死的卻怎麼記
仇在我身上吳用道非也他並不爲此這是他的飾詞兒
長既這般要他不過前日除非是小可在東京或有陸他
的法兒只是此刻正當用兵之際我怎能抽身前去不然

煩戴院長再去走一遭賫了金帛○見長懇切發一封書信
又加林兒一封謝罪的書信○速速的送去然亦不必濟事
宋江道既這般說何不就等破了蔡京之後軍師親去三
行吳用道此人決不肯再住在東京了○他這般舉止明是
唱籌量沙之計敷衍着高俅○得空便高飛遠走戴院長的
神行○人速便去尚未知來得及否那里等得破蔡京宋江
聞言便教聖手書生蕭讓修起兩封信來○端正了金帛就
打發戴宗周通當日起身仍去東京聘顧希真盤帛其軍情

周通大喜吳用道這幾日沿途必然嚴緊盤查二位還可遶路別處走戴宗周通領命下山去了這里宋江請吳用商量叫林冲仍回漢州鎮守再酌撥兵將同去協力相助這里第一撥九紋龍史進跳澗虎陳達白花蛇楊春第二撥雙鎗將董平鎮三山黃信病尉遲孫立第三撥小李廣花榮鐵笛仙馬麟玉旛竿孟康第四撥撲天雕李應摩雲金翅歐鵬火眼狻猊鄧飛第五撥金鎗手徐凝喪門神鮑旭白面郎君鄭天壽宋江同吳用公孫勝呂方郭盛王英

扈三娘薛永穆春督領中軍。統共挑選馬步精兵七萬。準備迎敵。只等蔡京到來。即便開兵。宋江道。官兵有二十萬。軍師為何只用七萬。不敵他一半之數。吳用道。兵不在多。蔡京無謀。那怕他兵再多些。我只消七萬人足矣。分派定了。遂傳令各營。日日加緊操演。準備厮殺。數日戴宗周通回寨說道。小弟到了東京。已是三月二十九日。探聽陳希真已與高俅對了親。一時未敢造次去說他。忽到次日得知陳希真把高俅的兩個承局兩個幫閑殺了。又把高衙

內的耳朵鼻子割去。棄家在逃。現在各處嚴拏無踪。小弟只得稟覆宋江并衆頭領。都吃了一驚。戴宗又將抄謄陳希眞抄白的榜文。呈上宋江與衆人觀看。上寫着道。殿帥府掌兵太尉高。爲奉旨嚴拏叛逆大盜。懸賞務獲事。照得叛逆大盜陳希眞。向充南營提轄。於政和元年勸休回籍。該犯與梁山寨魁宋江交通往來。欲爲內應。圖謀不軌。旋經告發。不即發兵往拏。該犯情急膽敢拒捕。殺傷官人役。携其女陳麗卿並家丁逃遁。此等窮凶極惡之犯。法網難

覺爲此奏准奉聖旨嚴拏務獲云云又將陳希眞父女形貌裝束細細開載並畫成帽圖形宋江看罷衆人無不驚嘆宋江駡道高俅這廝斷無備推在我身上可恨麼此人到底不到往那里去了吳用道此人必先有安身的所在然後逃走我想枉見無處尋他且管我們破敵便問戴宗道你那日斷知他由那路進兵戴宗道小弟看他初四日啟行一路隨了他來小弟先渡過河去探得官兵由定陶曹縣進發吳用大笑道眞沒見識致我這一路不足來討死

吃。遂傳令教日下山。去迎官兵這里留玉麒麟盧俊義并不下山的衆頭領看守山寨。不日殺牛宰馬。祭了旗。鼓衆頭領散福暢飲。說話間論到官階陞遷。戴宗道俗語說得好朝裏無人莫做官。真是不差。那蔡京的女婿梁中書做北京留守。失了城池倉庫。折了無數軍民。御史議他們職也只得從輕發落了。他丈人再三設法與他遮護。在官家前隱瞞着。只降了個知府。如今已往河北薊州府知府赴任去了。小弟看見他動身。一路地方官趨奉迎接。好不威風

話未說完只見吳學究鼓掌大笑道妙哉賢弟何不早說卻在這里與他趕偖大潮頭你早說了退蔡京只須一人足矣何用七萬兵馬宋江並衆人驚疑不信問道軍師有何妙計一個人卻用那個吳用道只消鐵叫子樂和兄弟去如今還來得及便去宋江耳邊低低說了幾句只須叫樂和帶了如此行頭如此如此行事那怕蔡京不退樂和去不快叫戴宗同去宋江盧俊義公孫勝聽罷都大喜連稱妙計忽山下李立店內差人來報祫艷山被官兵破了

頭目王俊逃出來來。見現在店內等候。宋江等大驚。忙喚
王俊進見。那王俊叩頭。參見畢。哭訴。四月初九日。有兩個
軍官。過飛龍嶺投宿。鄧雲諸大頭。不合去撩撥他。吃他併
了。合店人放火燒了店屋。鄺老二位頭領。衆追趕。都吃
他害了。山寨無主。被官兵打破。大夥都逃躲了。小人逃命
到此。宋江聽罷。只叫得苦。看着吳用說不出話來。吳用道
麽軍官如此利害。你可會見怎生模樣。王俊道。小人雖
[illegible]見。聽說如此如此形貌裝束。不知他的姓名。[illegible]

個伴當對宋江道他們數內有從九松浦得命回來的都曾見來盧俊義公孫勝驚道莫非就是陳希眞父女宋江叫取那抄白榜文畫像來與王俊等觀看那幾個伴當一齊說道一點不錯是這般裝束竟是他兩個宋江大怒道我倒這般企慕他他反傷我的羽翼此仇如何不報吳用勸道此刻卻顧不及只好緩商宋江便將王俊一千八在部下聽用一面吩咐樂和戴宗下山依計行事這一條計上有分教二十萬貔貅俱作虎頭蛇尾一百八大蟲依舊

畢竟風張牙不知甚計策且看下回分解

結水滸全傳卷之八

山陰忽來道人俞萬春仲華甫著

第七十八回

蔡京私和宋公明
天彪大破呼延灼

話說蔡京辭了聖駕。帶領二十萬雄兵。浩浩蕩蕩殺奔梁山泊來。大軍渡過黃河。蔡京與衆謀士商議道。梁山泊重兵都屯在嘉祥濮州二處。我兵不如直攻梁山。由曹縣定

陶進兵。一個謀士道呼延灼林仲彪最利害我兵抵梁山。那兩路來接應我兵豈不是三面受敵晚生的意思不如發前部兵馬先進太師領大隊為後應。蔡京依了他的主意便分前部驍將帶領八萬人馬先往梁山進發蔡京自統大兵十二萬駐札。定陶那曹州府知府張鸞係蔡京親戚當時亟營來見畢。蔡京邀他進後帳私禮相見張鸞道前日楊謳山在我處會說起據他的見識大兵不宜由定陶竟取梁山戰必不利蔡京大喜道原來楊謳山先生在

你處。快請他來。張觷道他因探親來此。我故與他相見。他昨日已去了。蔡京忙叫記室寫了書信。差一個從事賫了聘禮。同張觷追上去。務要請他轉來。說我蔡京軍務在身。不能親到。那張觷同那從事領命。飛奔追去。徐訪那楊龜山。名時。字中立。劍南郡將樂縣人。性至孝。熙寧年間舉進士。是明道程夫子的門人。他與謝良佐、呂大臨、游酢。稱為程門四先生。後因見奸臣當道。政事不好。遂告休隱於龜山。人都稱他為龜山先生。當日因探親在曹州。張觷卻也

認識他。親去見他。問及軍情之事。楊龜山但說道。大軍若直出晉縣定陽。直攻梁山。必受其困。那楊龜山也恐蔡京來逼請他。所以聞得蔡京來。早已走了。竟回龜山去。誰知蔡京差人兼程追上。務要他轉來。楊時起先也推有病不肯就聘。怎奈蔡京連次書信追來。末後一信有幾句說道。先生無意功名。獨不哀山東數十萬生靈之命乎。楊時被他這一句也說得心軟了。又想了想。便當時應允。楊時有一門人。隨在身邊。當時問道。先生常說蔡京是個奸臣。為

避着他隱在嚴谷今日卻爲何就他的聘楊龜山嘆道你不知道老死巖谷原非我的本心蔡京雖是個奸臣今日卻難得他這般謙下天下沒有勸不聽的人或着我的機緣在此人身上也未可定蔡京不諳兵法門下多是諂佞之輩決非宋江畏用的敵手我若執意不去那二十萬大兵性命不知何如且去走遭看他待我何如合則留不合則去主意見我的有甚麼去不得當即楊龜山便同張覺及那個從事一齊轉到蔡京軍營蔡京聞他來了大喜傳令

開門迎接相見敘禮畢蔡京以上賓之禮待楊時蔡京開言問道本閣久仰先生大德大才如渴如饑先生向何故遠遁山林楊龜山道實因晩生常有采薪之憂不能侍奉左右匆匆蔡京道本閣奉聖旨提大兵征剿梁山宜先取何路應如何進兵求先生教我楊龜山道太師明鑒宋江那廝起先不過潛伏草澤今擅敢劫擄州縣倘使這廝兵力不足何敢如此所以此時賊勢的猖獗較從前更甚那廝不取別處單據嘉祥儀州首明是恐官兵直取他巢穴

故把重兵立成犄角。若由宋陶直攻梁山。正中他的機會。據晚生愚見。不如發精兵先攻嘉祥。嘉祥城小濠淺。呼延灼勇而無謀。更兼南旺營的百姓。都是威勢脅逼。不得已而從賊。天兵到處。必然反戈。嘉祥唾手可得。得了嘉祥。林冲不來救則勢孤。必爲衆賊厭棄。來救則濮州可圖。攻倒了這兩處。梁山還有什麼倚仗。今舍此兩處。先圖梁山。那水泊遼濶。正面山勢險惡。鄆城一帶港汊又多。急切攻打不下。那廝調嘉祥濮州兩路精兵。抄襲後面。雖是我兵分

做先後二隊進去容易退出卻難萬一前路救不出二十萬大兵先失陷一半了所以竟攻梁山之計恐防不穩蔡京聽這一席話大喜道先生真是妙算速傳令依計而行把那先發的八萬人馬撤回改攻嘉祥縣楊趨山又道天津府總管鄧宗弼開州統制張應雷武定府總管辛從忠廣平府總管陶震霆四人都有大將之材望太師重用更有那景陽鎮總管雲天彪晚生也認識他此人之材彷彿春秋時的卻穀此人若在軍中必能使上下一心盜賊膽

舆蔡京道雲天彪乃神師道最得意之人諒必不差我叫他擋當一面攻梁山泊的後路鄧宗弼辛從忠二人今年斬了楊烈擒了施威我也十分愛他陶震霆張應雷也有人說起武藝甚好便傳檄文調鄧辛張陶四將來軍前聽用不日陸續都到蔡京看了四個英雄威風凜凜大喜便叫四人爲前部先鋒領兵攻打嘉祥縣四個英雄得令帶了八萬人馬旋風也似的殺奔嘉祥縣去了楊時又勸蔡京調雲天彪亦到嘉祥不必帶景陽鎮兵馬蔡京也依了

這里蔡京將大軍屯札定陶。只等濮州的動靜。便乘勢進兵。不到一二日。忽然接到河北天津府一角公文。上面插着雞毛。蔡京拆開觀看。不看萬事全休。一看把那蔡京嚇得魂飛天外。魄散九霄。看官也忙驚問道。什麼事。這事也不關緊要。不要着忙。且把那申文讀與衆位聽。上面寫着道。河北天津府知府。爲申報失陷命官緊急重務事。某月某日有新任薊州知府梁世傑挈眷由原府所轄滄州縣地方經過。行至伏虎岡地面。遇一夥歹人假扮鹽山縣

知縣帶領假扮人役沿途殷勤迎接酒內用蒙汗藥將蔡
知府梁世傑并上下一切人等盡行麻倒用車載劫入鹽
山卑府半途聞知急會同滄州兵馬都監何武督兵勦救
不防有梁山之大盜朱仝雷横伏兵兩路突發官軍大戰
不利都監何武陣亡卑府亦遭重傷折兵無數現在探聽
鹽山草賊已將梁世傑等劫入梁山卑府不敢隱瞞除申
報河北制置司外合先稟明憲臺作主施行蔡京看罷魂
飛魄逃不曾叫傳忽又報梁山泊宋江差人下戰書蔡京

大驚。忖看那封皮上。忽有蔡太師開。折蔡京折開看時上
寫着梁山泊天罡星義士宋江致書於蔡太師閣下。宋江
因奸臣擅權。不容人進步。故啟請衆位豪傑聚義山東一
同替天行道。上應天星而列位。下隨人志而抒誠。天既與
之人不能屢。初未嘗得罪於執政。不知閣下何故與此無
名之師。夫佳兵不祥。戰者逆德。宋江不喜戰鬭。只得邀請
合兵薊州太守梁君賢。令愛恭人光降做寨。與之商議。當
慨發八索。所閣下暫息雷霆之情。當貴如不獲命。宋江不

得已願借重令坦弁令愛之聲首祭旂舋血釁鼓慢散兒郎以與閣下相戲閣下勿將官家作推閣下調元贊化秉國之鈞有所指陳官家焉有不允今日戰與不戰惟請主裁守候回玉書不盡言封套內又有梁大守弁蔡夫人的親筆信一封都是哀求老兒丈人退兵救他性命的話蔡京看了驚得個一佛出世二佛涅槃口裏只叫道這卻怎好這卻怎好半日沒擺佈處只得叫請楊先生來商議退兵楊龜山道太師差矣天子親臨太廟託付太師重權并同

小可縣君與賈人失陷固是失意事太師獨不聞樂羊啜中山之羹袁公箭射親兒這兩個君子豈真無骨肉之情哉只爲迫于大義不敢以私廢公今太師爲一女壻女兒輕棄君命二十萬大兵無故捲旆豈不爲天下所笑蔡京道我也深知此是正論怎奈本閣這個小女十分孝順最討人意不値便這般下得說着吊下淚來楊訖山道太師若要生全賈人縣君火速進兵宋江必不敢就下手晚生料劉辛張陶四將勇冠三軍雲天彪持重多謀這五員虎

將八萬雄師取一小嘉祥縣如大焰之燎鴻毛就着落手將
身上務要生擒有名賊將一二人與宋江兌換縣君貴人
看他如何今一退兵縣君貴人必無生還之日矣蔡京未
及回言楊驅山又道即使萬有不幸縣君貴人遇害捉住
宋江時碎割碎剮報仇有日並非晚生之必狠把他八骨肉
不關自己痛癢蔡京不做聲搖着頭只是嘆氣楊驅山情
知勸不轉便道如要退兵須得有名堂堂正正的休吃天
下人說太師怕强盜看官須知此言是楊中立必恐朝廷

損威並非爲蔡京遺棄只是晚生夜來肺病大發軍中醫
藥不便未能借個山將息蔡京道這個自然但是先生如
何便去楊龜山道委實有病再三告辭蔡京也明知不肯
機處留了一回便厚以金帛相贈楊龜山初時分毫不受
因見蔡京有不悅之色只得畧受了些當日辭了蔡京竟
回龜山一路便將蔡京所贈的金帛散給貧民直到後來
宣和元年冬十一月徽宗徵他爲秘書郎他方出仕後來
做到右諫議大夫兼侍講國子監祭酒高麗國王都聞龜

的名。託中國的使臣路允迪問侯。享壽八十餘歲成了一代大儒。配享孔廟人多有議論他不該就蔡京之聘。不知他實出于不得已也。閒話休題且說蔡京送了楊龜山去後便同衆謀士商議。一個謀士道要救貴人。縣君自然還是退兵一個謀士道也須要他還了人再退。蔡京道只是班師無名。恐官家見責。一個謀士道偵甚麽現在天氣暑熱軍馬多病。太師奏上一本只說軍營瘟疫盛行求降旨班師。官兵離鄉背井。聽說歸家。誰不願從。蔡京道此計大

妙。但我不便奏童貫。與本閣最好。我寫信去托他轉奏。一面又發移文與河北制置使。教薊州太守被劫一案。且從緩動本。一面飛檄雲天彪鄧辛張陶五將。且慢攻打嘉祥縣。一面寫回信與梁山泊。說只要放回梁太守蔡夫人。本閣便退兵。又差一員心腹官員。能言舌辯的。同了梁山的送信人去。不數日。宋江又有回信。差一個小嘍囉同差去的官員一齊來。說道太師如果班師。便送太守恭人回營。決不食言。先將恭人的親隨一人發還。書後又八寫一行

道太師如果願識望先示師期蔡京看罷便叫那蔡夫人的親隨。私問道縣君怎地苦。他病尚未全好。郡馬貴人好否。那親隨道。縣君與貴人被劫了去。衆頭領都側眼相看。並且置酒壓驚。奈那王麒麟盧俊義記得前仇。定要把貴人處死。衆頭領都勸阻不住。連宋江的號令都禁不得。幸虧楊志索超二人。抵死相救。再三哀求。盧俊義兀自怒氣不平。將貴人綑翻。打二百背花。打到四五十。卻得楊志覆在貴人身上。哭求索超奪去棍棒。衆好漢都勸。方纔放

了。已是皮開肉綻。昏暈幾次。如今楊志索超領去將息。卻也還轉了些。雖是吃些驚恐。卻未曾受苦。病已好了。蔡京聽罷。潸然淚下。便發回信。應許宋江。聖旨一下。即便退兵。又寫信與蔡夫人梁太守。慰他二人寬心。不數日天子詔到。說道。據樞密使童貫奏稱。蔡京軍中瘟疫盛行。人馬不安。如果屬實。着蔡京核實奏聞。暫且班師。毋得俄延。以重朕愆。朕惟夙夜修省。祈禳天休。詔到。蔡京即便遵行。用示朕體恤將士之至意。蔡京得詔。大喜。便傳令各營遵

旨班師。苗飛徽雲天彪等。即行收兵。各營頭將聽令。無不駭然。都說道。養兵千日。用在一朝。我們都要建功報効。御怎地不見半個賊兵。就無故班師。不數日。宋江又有信到。說太師退兵過了黃河。餽送梁太守并恭人回營。蔡京大喜。傳令尅日班師。挑選幾員驍將斷後。拔寨竟退過了黃河。屯扎了。一面覆奏天子。一面差人問梁山催討梁太守夫妻。宋江回報。必待攻京師的兵馬都退盡。方肯送還。蔡京連忙飛檄催雲天彪等退兵。卻說鄧辛張陶四將。那日

得令。帶領八萬兵。如飛也似殺奔嘉祥縣。呼延灼接戰不利。閉城堅守。四將圍住。八面攻打。一時難克。忽報景陽鎮總管雲天彪。奉檄前來助戰。四將大喜。出營迎接。原來雲天彪在景陽鎮上。正打探大軍的消息。忽接到蔡京檄文。教他赴嘉祥節制四鎮。一同攻打。無須自己帶兵等語。便將兵符印信都交與都監護理。自己帶了隨身五百名砍刀手。星夜奔赴嘉祥縣來。鄧辛等四將接入。看那天彪生得面如重棗。鳳眼蠶眉。龍行虎步。美髯過腹。聲如洪鐘。四

將十分驚喜。各行禮參見天彪。忙答禮道。何故如此。四將道。小將奉太師鈞旨。受總管節制。應得如此。雲天彪謙遜了一回。當時問起軍情。四將答道連日攻打。不能得利。天彪便乘馬出營看了一回入來。說道此處城小壕淺。必為吾等所破。但城裏錢糧充足。恐一時難拔。俄延時日。防那厮有救兵到。鄧宗弼道防濮州林冲來救。但蔡太師現把大軍屯在定陶。那厮未必敢離巢穴。天彪道林冲不來。也須防梁山泊來救。小弟愚見攻打此城不必用八萬人的全

力只須五萬人足矣。小弟願領三萬人去屯在城北。呃住他的咽喉。休吃那廝來救。南旺營的百姓皆有義氣。不得已從賊。若以大義招撫。必然歸降。降了南旺營。嘉祥勢孤矣。素來只道蔡太師無謀。今先攻此處。卻甚有見識。鄧宗弼道。他聘請楊時為軍師。楊時與他定的主意。天彪驚喜道。怪得龜山先生在軍中。我們不枉了一番氣力。只見張應雷陶震霆起身道。雲將軍為三軍司命。豈可輕離此地。小將不才。願領三萬人馬去守要害。誤事甘當軍令。天

彪大喜。就分三萬人與二將同去。卻說那張應雷、陶震霆二人。都是河南鄭城人。兩個是姑表兄弟。生得八尺以上身材。四十以內年紀。那張應雷使的是一柄赤銅劉。重五十斤。那陶震霆使兩柄棗瓜鎚。每柄重三十斤。張應雷現爲河北開州統制。陶震霆現爲廣平府總管。兩個都是拔山舉鼎的英雄。當日得令。帶了三萬人馬。到城北要路去鎮守。這里雲天彪同鄧宗弼、辛從忠一應驍將。率領五萬人馬。將嘉祥縣東南西三面圍定。只留北門不圍。架飛樓。

陵雲梯弓弩鎗礮悉力攻打○呼延灼同彭玘韓滔百計守禦○連攻了數日○呼延灼等都有些困乏○守城兵卒傷了許多○忽然蔡京的飛報到來○吽且休攻打○靜候本閣軍令○毋得故違○于告天彪與鄧辛二人都吃一驚○道○怎地這般沒主意○忽起忽倒○不遵軍令○又是我們錯○鄧宗弼辛從忠道○再是兩三日○此城必破○今無故退兵○眞是可惜○天彪道○可不是麽○如今只好丢開○遂把兵馬約退了○呼延灼見官兵忽然退了○也不知其故○只恐有計○不敢便出○只望南旺營

來策應雲天彪與鄧辛二人在中軍帳内說道凡是攻城全仗一鼓鋭氣今宰延着不許我們動手養成敵人氣力一旦那廝的救應人馬到來卻怎生取得正說間轅門外來報道外面有一壯士自稱是南旺營人名喚楊騰蛟斬了王定六郁保四帶了首級人前來投誠天彪大喜傳令叫進來相見那楊騰蛟提着王定六郁保四兩顆首級直到中軍跪伏地請罪天彪忙叫請起賜位坐了小校上前接了那兩顆首級衆人看那楊騰蛟是個彪軀大漢青黑色

面皮雖有神光。果然英雄。天彪問道壯士何方人氏。怎生斬得這兩個賊將。願聞其詳。楊騰蛟道小人姓楊雙名騰蛟。祖貫南旺營人。小人父親砍柴爲業。年老做動不得。靠小人打鐵營生。養贍着他。小人有些膂力。生平最好鎗棒武藝。也略識些文字。南旺營村前村後五七百家都識得小人。因爲去年梁山泊那夥鳥男女來煩惱。南旺營俺那里寡不敵衆。吃那厮平吞了去。那厮是什麼單廷珪魏定國霸佔住了。衆百姓都不忿氣。那厮見小人好武藝要小

人做親隨小人看父親病在床上恐吃他害了性命沒奈何忍口氣只得依了那知小人的父親吃他一嚇竟病重死了小人一發恨那廝屢次想殺他只是沒個帮手今見相公們領兵到來那廝兩個正待要來救嘉祥縣要小人同這王定六都保四做前部衆百姓攛掇小人爲頭小人暗地裏集了四五千人約定時候是小人刺殺這兩賊殺了他二千多人餘黨都散那畢魏二賊吃他逃走了特將首級來相公前請罪雲天彪道這是壯士的大功怎說

是非。衆人都大喜。天彪便叫辛從忠督兵前往兩旺營安撫百姓復業。一面備文申報蔡京。并將王郁二首級解去。留楊騰蛟在軍中。候了多日。不見蔡京教進兵。天彪與鄧辛二人十分焦躁。張應雷陶震霆也等不過。只管來問信。忽蔡京有緊急公文到。衆皆大喜。忙接來看。卻是因遍疫奉詔班師的話。衆皆大驚。鄧宗弼辛從忠道。費了若干錢糧。到得這里。爲何不戰而退。天彪道。錢糧在其次。一路兵差。徭役。百姓膏血都用盡了。張陶二將也向中軍說道。看

甚麽瘟疫。暑熱天氣。數十萬人。難保無人生病。這也算不
得。此中必有别情。便將來人糾問。來人道。聞知是太師的
女婿梁世傑同。女兒被梁山上擄去。太師恐他傷害。說奏
朝廷只說有瘟疫。退丘張應雷陶震霆一齊大怒道。放他
娘的屁。我等那個沒有老小。單是他爲一己之私。廢天下
大事。我等便死。也要滅了梁山。方回天彪喝道。二位將軍
休要胡說。詔書已下。豈可抗違。但是眾位不伏氣。小弟設
一計。殺他一個落花流水。然後退兵。眾人大喜。大小軍士

都叫道如要厮殺我等情願死戰天彪便吩咐四將如此如此又給楊騰蛟提轄職銜着他帶一枝精兵埋伏在嘉祥縣東門外臥龍山內吩咐道我一退兵呼延灼必開門則將守城親自來追我須使人打着梁山旗號假作兵敗逃回賺他開門卻又故意露出破綻教他看出誘他來廝殺待他出了城你只看號火四起便并力攻打東門單說多用佛郎機此城必破倘或那厮竟被賺開門你也看號火起便來策應也是你的功勞不得有悞楊騰蛟領令去了

天彪傳令軍馬一齊圍城鼓譟攻打呼延灼忙上城督兵守禦不及一個時辰官兵一齊退去當時捲旗俱走呼延灼已得梁山信知蔡京講和退兵又見單廷珪魏定國一齊奔入城來知南旺營已失王定六郁保四遇害正忿怒之時見天彪等一攻便走愈怒便叫開城追趕彭玘道這厮恐有詭計呼延灼道非也這厮定是得蔡京的號令退兵恐我追趕故先虛作攻打一番以便退去我想那王定六郁保四的仇如何不報追上去殺他一陣也稍出口悶氣

便提雙鞭上馬叫單廷珪魏定國守城同彭玘韓滔帶領兵馬開城追來雲天彪拍馬舞刀轉身迎戰不數合拖刀便走呼延灼驅兵追趕只聽號砲響處鄧宗弼左邊殺來辛從忠右邊殺來三面夾攻呼延灼望見本城火光冲天無心戀戰忙收兵回去三路兵一齊追轉來呼延灼到得城邊只見吊橋拽起一聲鼓響滿城上都是官軍旗號一位英雄立在敵樓護欄邊正是楊騰蛟指着城下罵道直娘賊你來城上亂箭雨點般射下呼延灼大驚同彭玘韓

逍奪路繞城而走望正北投梁山去追兵漸遠走不上斗里忽然山嘴答響兩彪軍殺出來正是張應雷陶震霆大叫賊子休走我在此等候多時了呼延灼彭玘韓滔一齊來迎張陶二將各奮神威酣戰三人五十餘合不分勝敗背後楊騰蛟也到那楊騰蛟使一柄蘸金開山斧十分利害當時陶震霆敵住呼延灼張應雷敵住韓滔楊騰蛟敵住彭玘捉對兒廝殺三員大戰只見張應雷賣個破綻讓韓滔一刀砍入來攧到分際張應雷右手倒提銅劉左手

伸開虎爪。揪住韓滔勒甲絛縧。生拖過來。攢在地上。衆官軍上前按住。活捉了去。呼延灼彭玘情知不是頭。不敢戀戰。回馬便走。三位英雄一齊追趕。陶震霆趕呼延灼不上。便掛了雙鎚。背上卸下那桿溜金火鎗。火藥鉛子已是裝好。當時扳起火機。上面自有瑪瑙石自來火。陶震霆雙手攀鎗。鈎動火機。横通一鎗。對呼延灼打去。這回也是呼延灼命不該死。那一鎗卻打在那匹馬的後跨上。一顆鉛子直穿入馬肚裏去。那馬倒了。把呼延灼掀下地來。陶震霆

上前去搶吃那邊救了去可惜那匹御賜踢雪烏騅竟死在陶震霆手裏雲天彪擁大隊都到追殺了一陣二齊收兵回嘉祥縣呼延灼大敗虧輸與魏二人也引敗殘兵馬奔來會在一處商議不如且回梁山恰好大刀冠勝領兵來救嘉祥縣遇着呼延灼知嘉祥縣已失冠勝道那厮大勝之際銳氣甚盛我們素知那雲天彪用兵如神我軍新敗若再去攻打戰必不利不如且回大寨商議當時定了主意一齊回梁山泊去了卻說雲天彪等五員大將并南

旺營的好漢楊騰蛟收聚得勝兵掌鼓回嘉祥縣進了縣城天彪傳令安撫軍民將錢糧倉庫一齊查盤封好申文飛報蔡京說道小將等遵太師軍令退兵回耐呼延灼猖獗厮逼小將等同兵大戰呼延灼敗走收復嘉祥縣生擒賊將韓滔一名斬首八千餘級特此報捷一面將韓滔用囚車釘了就差鄧辛張陶四將解去幷請委文武官員來嘉祥治事自已同楊騰蛟分兵在嘉祥縣權且鎮守卻說蔡京已把大軍退過黃河只等梁山上放回梁知府蔡夫

人忽接到雲天彪捷書說義民楊騰蛟斬了王定六徃救
四恢復南旺營接連又得捷報雲天彪恢復嘉祥縣生擒
韓滔押解前來蔡京肚皮裏叫不迭那苦口裏卻說不出
只得與幾個心腹謀士預先商議定了不日鄧辛張陶四
將解到韓滔來稟見蔡京四將齊說道小將營內仗太師
洪福兵馬卻都不病遵大令退兵回耐呼延灼追逼不捨
小將等情急回兵迎戰那廝敗走棄了嘉祥縣而去小將
等捉了韓滔斬首八千餘級雲天彪恐嘉祥縣復失在彼

务兵鎮守不敢擅離請太師速委員弁下去蔡京怎敢說
他們錯只得做出大喜之狀慰勞了四將叫去各回本任
與雲天彪一弁聽侯號令一面委心腹員弁二人私下囑
咐了去鄒祐縣接印管事只得買下一個頂替兒身充作
韓滔趁黑夜刴出轅門斬了號令王都尉顆首級早已換
過卻私地將韓滔藏入後帳開了四車請出來只得賈二
陪罪說道並非禁京背盟實因路遠號令呼應不及以致
衝犯了好漢今陷地裏送好漢回梁山小女小搭望乞鑒

楊韓滔謝了蔡京便將王都兩顆首級用香木匣兒裝好只得差心腹數人賫了護送韓滔一同回梁山去了卻說宋江探得蔡京已奏准退兵大喜正要商議要留梁世傑夫妻為質當忽報大刀冠勝領兵轉來呼延灼等都敗上山來宋江大驚忙接進來衆人齊稟道南旺營兵變王六六郁保四被害雲天彪用詭計破了嘉祥縣韓滔遭擒折兵一萬一千人宋江大怒道這廝安敢反覆不常即吆喝速把梁世傑夫妻捉出去砍了與我王都兩位兄弟報仇

正是蔡相已成平地虎中書又作釜中魚不知梁世傑夫妻二人性命何如且看下回分解

結水滸全傳卷之九

山陰[illegible]人俞萬春仲華甫手著

第七十九回

蔡太師班師媚賊　楊義士旅店除奸

卻說宋江大怒要斬梁世傑夫婦吳用忙勸住道哥哥容稟王定六郁保四已死韓滔兄弟尚在他處今殺了他女婿女兒蔡京絕望必將韓滔傷害不如留他兩條命誘他

放回韓滔再作商議且差人去責問蔡京為何背盟他若不明道理再斬二人不遲宋江便將梁世傑夫婦叫到面前喝罵嚇得夫妻二人伏在地上抖做一堆吳用道你二人快寫信去問蔡京為何背盟梁世傑道奴奴才就寫夫妻二人就在階前鋪紙磨墨肮搭搭的寫完呈上與宋江看了宋江又指二人罵道看你丈人老兒此番對答何如倘不在理便立宰你兩顆驢頭祭我的大將喝叫牽去着楊葉二位頭領處管押又發一角移文並梁世傑夫妻的

手書差人賫去蔡京還未送到早接到蔡京的[illegible]送來韓滔並王郁兩顆首級宋江喚入差官伏地請罪呈上書信宋江怒忿忿地拆信看了雙眉豎起大駡道蔡京奸賊安敢欺我我倒有心放還他女婿女兒他反奪我城池傷我大將怎說得過差官磕頭不止道請大王息怒容稟太師實不敢背盟實因路隔遥遠軍令招呼不及以致誤傷頭領今太師自知理屈愆重特差小官膝行請罪倘蒙赦回了貴人縣君太師情願送還嘉祥縣南旺營已囑咐了

該處官吏大兵到時一鼓可下言未畢宋江愈怒道放你娘的狗屁我等一百八位好漢替天行道義同生死不爭被你們一起傷損我兩個此仇豈有不報誰稀罕你還嘉祥縣南旺營便傳令立斬梁世傑夫妻將兩個驢頭付他帶回着蔡京來刻日交兵差官未及開言只見吳用公孫勝一齊諫道請哥哥息怒此事委實不干蔡京之罪但他只如此陪禮卻不能輕恕梁世傑夫妻且暫免其死監禁在這里問蔡京如何理會宋江道既如此且看二位軍師

而上蔡京須要依我三件事。便送女兒女壻還他。半件有違。教他休想。差官道。莫說三件。三十件都依了。宋江道。一件還我嘉祥南旺。自不必說。一件仍要十萬金珠。作王定六鄆保四祭奠之禮。一件三個月內。就要雲天彪楊騰蛟二人的首級照面。這三件趁早去說。等你回話。差官諾諾連聲。奔回去見蔡京。沒多日。差官轉來說。三件事太師都依了。只是雲天彪是种師道得意之人。种師道在官家前最有臉面。雲天彪得他庇護。根基深厚。搖撼不得。只可覷

機會下手。亦不過弄他落職。若取他首級。太師非不肯。實恐力不能及。至于楊騰蛟首級。必當獻上。宋江道。既這般說來。只是你太師反覆不常。今把梁太守夫妻。權居在我處。我佛眼看他。教你太師放心。等他三件事完畢。再還他不遲。那差官那敢再說。只得領了言語。回覆蔡京去了。

卻說蔡京因梁山泊變卦。深恨雲天彪入骨。及差官回營。聽了宋江這番言語。又見女兒女婿仍討不到手。一發懊恨。與心腹謀士商議道。雲天彪那所仗着老种的勢。枉是

動搖他不得。楊騰蛟卻好收拾。我想不如取他這里來。殺了他。將首級把與宋江。換我女兒。件件依他。到底看他還有何說。那謀士道。弄他這里來。着尋事殺他。恐多延時日。且又費事。若暗地害他。又恐耳目衆多。太師不如差心腹勇士去取他。伴他同來。只就路上如此行事。豈不機密。蔡京大喜道。此計甚妙。便喚那心腹勇士劉世讓。吩附道。與你令箭一枝。扎諭一封。到嘉祥縣問雲天彪。討取義民楊騰蛟來大營聽用。到半路上。須如此結果他性命。首級不

必將來便同此書信送至梁山上宋江處。回京來繳令。自有重賞。切切不可洩漏。首級休教腐爛。不得有悞。也不必帶伴當。恐走風聲。劉世讓道。聞知楊騰蛟那廝武藝也了得。小人獨自一個。恐降他不落。且不能禁他。不帶伴當來。小人意見。有一個兄弟。叫做劉二。也有些武藝。做事靈便。不如教他扮做伴當。同了小人去。也好做個帮手。蔡京道。可行則行。須要小心。便將劉二叫來看了。卽便准行。劉世讓弟兄兩個。當時收拾起。領了令箭公文。投奔嘉祥縣來。

蔡京班師回朝。不日到了東京。面聖謝恩。同童貫朋比為奸。官家竟被他們瞞過。只道真有瘟疫。不日河北制置使奏到梁世傑中途失陷的本章。天子怒道。這廝敢如此無狀。且待將士休息。朕當親統六師。勦滅此賊。頃來天子不知蔡京梁世傑是翁婿。況且河北制置使的奏章。故意遲延日期。天子如何想得到。朝中有曉得的。都畏蔡京的勢燄。無人敢言。蔡京竟把收復嘉祥縣。南旺營。斬王定六郁保四的功勞。盡行冒了去。只將擒韓滔的功。歸於雲天彪等。

僅奏請加了一級官兵將弁毫無獎勵接下慢表且說雲天彪也嘉獎等候新任文武官弁到來即將兵符印信錢糧倉庫城池地方都交代了對楊騰蛟道足下忘生捨死建此奇功蔡京竟置之不問且連軍士兒郎們的犒賞半點俱無人人怨嗟我也恐青雲山儀賓寨兩處的盜賊乘我不在景陽鎮竊發滋事須得早回這里嘉祥縣南面管下兩處是梁山泊必爭之地我看那兩個官員都是蔡京之黨那廝們害百姓有餘禦強盜不足你若仍歸舊任當日

後必受人謀害南旺營的百姓也甚可憐我已與調他們都遷移了省得再遭梁山賊蹋只恐有根生土養的一時遷移不得足下只有一個人如不見棄何不同下官到景陽鎮去日後圖個出身下官得足下相助多少幸甚楊騰蛟聽罷再拜流涕道小人蒙恩相擡舉願終身執鞭隨鐙只是小人昨夜得了一個怪夢夢見一個黑面亂鬚的大將手持青龍偃月刀好像關王爺前的周將軍模樣對小人說道你有大難到切戒不可飲酒不可帶件當放心前去

臨時我來救你說罷驚醒滿屋異香卻不知何故雲天彪想了想也解不出正說話間忽報蔡太師有令箭差官到天彪接入拆看了公文知是要楊騰蛟赴京授職毋得觀望等語雲天彪也一時不道是計甚是歡喜便繕了申覆文書叫楊騰蛟收拾起同了劉世讓起身天彪吩咐楊騰蛟道足下一路保重我想你所說之夢莫非應在此行你就不可帶件當從此戒了酒只是你有功無罪又且與蔡京無仇不成他來害你但是此番心胸亦不可測你到了

東京見風色不好。卻便退步。到我處來。騰蛟頓首拜謝道。恩相放心。便是蔡京肯用小人。小人亦不願在他那里。今日只是令不可違。小人到京。不論有無一官半職。誓必辭了。仍來投托麾下。便肝膽塗地。也不推辭。天彪大悅。又取三百兩銀子。送與騰蛟作盤費。又贈良馬一匹。寶刀一口。騰蛟都收了。拜辭了天彪。當時提了那柄金蘸開山斧。跨了那口寶刀。同劉世讓都上了頭口。起身往東京去。雲天彪公事都畢。仍帶了那五百名砍刀手。回景陽鎮去。衆官

兵。百姓都捨不得天彪。沿途太擁隊伍扶老携幼的相送哭聲震野。天彪在馬上也灑淚不止。那天彪所分一半大兵。得蔡京號令。只等山東制置使堵禦兵到。都隨了本部將領同京去了。卻說楊騰蛟同了劉世讓一同上路。正是五月初的天氣。十分炎熱。三人都赤了身體。那劉世讓見楊騰蛟身邊有三百兩銀子。又不帶伴當。心中甚喜。一路與劉二商量趨奉着他。那劉世讓本是個伇片走狗的材料。甜言蜜語。無般不會。那楊騰蛟是個直爽漢。只道他是

好意不防備他世讓說道楊將軍你此番到京蔡太師一定重用小可深望提挈騰蛟道你說那里話你前日說你已是太師得意近身人怎的還說要人提挈劉世讓道楊將軍你今年貴庚楊騰蛟道小可三十七了劉世讓道小可今年三十六便擻有嘴唇上兩片掩嘴髭鬚道楊將軍如蒙不棄小可與你結爲盟弟兄尊意何如騰蛟大喜道劉長官見愛小可萬幸只是小可不過一個鐵匠出身怎好攀附劉世讓大笑道兄長休這般說便是小弟也因鐵

器生涯上際遇太師。得了本身勾當。看官凡是篾片走狗的話十句沒有半句。作真。他見楊騰蛟說三十七歲。他便說二十六歲見楊騰蛟說鐵匠出身。他便說鐵器上際遇那楊騰蛟是個直性男子。那里理會得。當時心中大喜。暗想道。我為人粗糙。又是初次到東京。正沒個相識。此人雖是武藝平常。人卻乖覺。我到東京。卽有人暗算。我也好同他商量。當晚投宿。楊騰蛟便教店小二。預備香燭紙馬。買下福禮。邀了劉世讓。結拜盟了。二人便兄弟稱呼。就在

那院子中心葡萄架下散福飲胙。劉世讓道。可惜兄長不肯吃酒。今日我二人結了異姓骨肉兄長何妨吃幾杯。楊騰蛟暗想夢寐之事。也不必十分拘泥胡亂吃幾杯打甚緊。便說道。我不是不肯委實吃下去。便頭眩顱脹心裏不自在。既賢弟這般說。我便吃幾杯。當時取個盞子放在面前。世讓先敬了一杯。便把酒壺交與劉二。那劉二一般勸伏侍。騰蛟再不識得他卻是眞正弟兄店小二。進來說道。二位官人歡聚。何不叫個唱的粉頭來勸兩杯。劉世讓道。最

妙你去叫了來不多時店小二引着一個花娘進來後面
一個鴇兒跟着劉三忙去掌上燈來那花娘上前折花枝
也似的道了兩個萬福便上前來把盞那店小二自去了
劉世讓道你叫甚麽名字那花娘道婢子小名阿喜楊騰
蛟道你會跑解馬否阿喜道婢子不是武妓世讓笑道哥
哥老實人到底不在行凡是跑解馬的武妓他那打扮都
是單衣褲不繫裙子頭上穿心抓角兒阿喜道近來武妓
好的絶少有得一二個有名的都是東京下來的騰蛟道

原來如此。阿喜問劉世讓道。二位大官人上姓。世讓道。那一位官人姓楊。我姓劉。你好一副喉音。請教一枝曲兒。那鵑兒便遞過琵琶來。阿喜接過來。告個罪。便去世讓肩下坐了。把一隻脚擱在膝上。把琵琶放在腿上。挽起袖口。隨起琵琶來。輕輕挑撥。和准了弦索。忽然十個指尖兒抓動四弦。冰裂。先空彈了一套溜板兒。頓開鶯喉。唱了一枝哉林児學士新製的哀姊妹詩。惜奴嬌。唱道。夢繞青樓。嘆蓮生火裏。絮落池頭。一任你嬌紅温玉。誰竟逢杜牧風流堪

愁。薄命紅顏君知否。那裏個匹鴛鴦聯翡翠。下場頭只落得花殘月缺盡人憔悴。唱畢。世讓喝采一番。阿喜笑道。粗喉嚨獻醜。騰蛟道。你可有戰場上的曲兒麼。阿喜道。曾有幾套。騰蛟大喜道。請教妙音。便自己滿斟一杯。一飲而盡。阿喜便又撥動琵琶。唱一枝馬陵道的中呂粉蝶兒。唱道。打一輪皂蓋輕車。按天書把三軍擺設。誰識俺陣似長蛇。端的個角生風。旗掣電。弓彎秋月。喊一聲海沸山裂。殺得他衆兒郎不能相借。那四條絃索。錚錚的爆響。果然像金

鼓戰鬬之聲。歡喜得楊騰蛟一疊連聲的喝采。阿喜便投過琵琶。執壺來二人前把盞。楊騰蛟連吃了五七杯。忽然想道。不要太高興了。那劉世讓便把阿喜抱入懷裏。盡意的嬲呢。楊騰蛟看不慣那惡模樣。把眼去看別處。劉世讓見了。就把阿喜推開道。兄長再吃兩杯。騰蛟道。我吃不得了。賢弟寬用。明日是端陽佳節。我和你賜飲。世讓道。這般說也罷。取飯來。阿喜道。娘子還有事去。不在此吃飯了。世讓便去身邊摸出五兩一錠銀子道。這是楊大官人的。又

摸出恁樣一錠道這是我的你將了去何喜收起道個万
福謝了同鴿兒出去楊騰蛟道怎的要賈弟壞我劉世讓
道休這般說小弟同哥哥知已弟兄一切銀錢你的就是
我的我的就是你的我無時向哥哥討用小弟有時哥哥
只管來取計較什麼楊騰蛟道兄弟休怪我說你似你這
般英年正當要熬錬筋骨將來邊庭上一刀一鎗全仗身
子做事不爭這花色上滑了骨髓不但吃人笑話抑且省
己所虧賢弟須要依愚兄的言語世讓笑道遵教我也要

迎逢場作戲正說話間只見那鴇兒阿喜拏着燈燭着地照進來店小二也隨在後面世讓道你們尋找甚麽南京道一枝翡翠玉搔頭不知怎地脫落了楊騰蛟驚道方纔還見你插在鬢邊劉世讓道我卻不留心劉一道你出去時還在你頭上阿喜聽得這話心裏越發驚惶道外面都尋徧了不見只道二位大官人與婢子作耍故意藏過了故尋進來楊騰蛟道誰與你這般惡耍倒是作成此刻也还了你且不可心慌要在總在那劉世讓便把椅子移登

都搶過一邊相幫亂尋亂照。店小二劉一丟田也似的地面上尋看。楊騰蛟也看了不見。只見那鴇兒指着阿喜咬牙罵道。糊塗屄裏挖出來的賤坯子。倒你娘的屄遁。心肝裏不知對付那里回去。剝了你娘的屄皮使用。那阿喜嚇得面如土色。立在那邊不住的抖。鴇兒上前一個耳光子。打了個蹦踵。啼哭起來。楊騰蛟不過意。便問你那搔頭值多。劉也讓連忙踢騰蛟的脚。連忙丟眼色。騰蛟不便再問。鴇兒挽着袖口罵道。你哭你哭。又要上前打。店小二架勸

着。陣兒都出去了劉世讓對騰蛟道這是衙院裏的苦肉計兒長去保他則甚劉二道此等老把戲小人見得最多。楊騰蛟半信不信。只聽得外面不知是誰頭板子巴掌一片價響鴉兒平頭的罵聲粉頭的啼哭討饒衆人的勸解攪做一片楊騰蛟忍不過立起身要出去看。劉世讓劉二勸住了。好半歇方得平靜。劉世讓道夜不淺了請哥哥安歇了罷。騰蛟道再乘涼片刻何妨。二人又談說了些閒話。劉世讓便訴說家下十分窘急。老無有病不能贍養

騰蛟道賢弟何不早說便去取了一百兩銀子送與世讓世讓也不謙讓逕直收了三人歸寢當夜無話次日一早起身正是那端楊佳節一路上只見家家戸戸都插蒲劍艾旗二人在馬上說說講講正是五里單牌十里雙牌不覺走了多路二人忽然說到夜來阿喜歌唱之事騰蛟道十五歲的女孩兒實是虧他那枝玉搔頭終不知怎的賢弟聰明所見諒必不錯只見劉世讓笑着懷裏取出一件東西與騰蛟看道這廝們該晦氣昨夜我們不但不出錢

反得了他的楊騰蛟一看認得是那枝翡翠玉搔頭吃了一驚。問道怎的到你手裏。卻爲何不還了他。劉世讓笑道。這廝自不小心。他坐在我懷裏時。便脫在桌子腳邊。我見他去了不查起。我便收拾了。待院中白受人的錢財多哩。叨他這點惠值甚麼。楊騰蛟聽罷。不覺心中勃然大怒。那把無明火燒上了焰摩天。正要發作。忽然一個轉念道。且慢。這廝既是這種人。枉是勸化不轉。同他論理亦無益。不如剪除了他。這里人烟稠密。不便下手。且敷演着他。便笑

道。兄弟你忒愛小這搖頭能值幾錢。世讓道看不得也值二十來兩銀子。劉二道。暫他值多少。總是白來的楊騰蛟心內十分懊恨道。不道我楊騰蛟這般瞎了眼睛錯認了一個賊。當做好人我想這廝在蔡京手下這般得勢還要貪這小利平日不知怎樣詐害百姓如今苦涂了這賊卻救多少人這里人多我想過了金銀寨地廣人稀今日還趕得到明日就那里路上砍了這廝卻投別處去。蔡京撞與我要他則甚有理有理思量定了。便對世讓道賢弟義

們今日趕緊走到得金銀寨明日好趁黃河渡世讓應了心中暗喜當晚果然到了金銀寨投了客店原來那金銀寨是個僻靜所在只得三五家小店世讓私地裏對劉二說道這獃漢趕緊奔來此處想是死期到了我連日嫌人多不好下手今到這里你把那蒙汗藥端正在手頭今晚就用正是閻王註定三更死誰敢留人到五更劉二道此地雖是小所在到底有人不如明日路上動手世讓道不過三五個人家湊不到二三十人誰敢攔擋我况此去

鄆城縣只得五十里投梁山最近你只依我去安排商議定了世讓來對騰蛟笑道我等賞端節卻在夜裏騰蛟也大笑那店裏房屋甚窄騰蛟獨自一人在西邊一間安了鋪世讓同劉二在東邊那間安了鋪世讓便將酒餚擺在自已房裏掌上燈燭邀騰蛟過來暢飲劉二已預備下兩角酒把一角有藥的放在騰蛟面前騰蛟也一心要殺劉世讓更不轉變想道這賊有些氣力不如就今夜灌醉他就這里砍了他省多少手腳那劉二便把那有藥的酒斟

騰蛟滿斟一杯。又將那好酒斟在世讓面前。世讓舉杯道。哥哥請。騰蛟便一飲而盡。不飲萬事全休。一飲了那杯酒。便覺得天旋地轉。渾身發麻。便道。兄弟我吃不得了。這杯酒下去。好不自在。我要睡了。世讓道。哥哥如此量貴。且去睡睡。騰蛟忙走入房內。倒在床上。世讓輕輕對劉二道。藥發了。且慢動手。待他透了。那楊騰蛟在鋪上。說不出臟腑難過。心裏明白。身子動不得。想道。不要是中了麻藥。這卻怎好。心裏止急。忽然紅光滿眼。一陣異香撲鼻。心內頓覺

清涼安然無事但覺得腹內異樣的攪疼裏急難忍便去窗外天井裏更衣卻又好了方立起身隔窗子只見劉世讓同劉二兩個捏手捏脚的趕進房裏來手裏都拏着利刀世讓叫道哥哥好些否騰蛟隱在黑影裏不做聲只看那世讓劉二笑道已着了道兒兩口刀一齊剁下卻砍了個空二人大驚道眼見臥在床上卻怎的刀剁下去不見了劉二道必是藥少他醒得快到後面去乘涼我去看來世讓道我在此尋覓你去誘他來二人一齊搶出房去騰蛟

吃了一驚。叫聲慚愧。多虧神天保佑。這厮倒來捋虎鬚。當時大怒。便從窗子檻上。輕輕的跨進房去。抽出那日雲天彪贈的寶刀。奔出房來。正迎着劉世讓。騰蛟大喝道。賊子焉敢害我。世讓大驚。措手不及。急忙一閃。早彼騰蛟欲着腰胯。倒在地上。騰蛟搶進一腳。踏在胸脯上。罵道。直娘賊我與你無冤無仇。世讓叫道。不干我事。蔡太師的差遣。騰蛟罵道。貪婪無厭的惡賊。正要除滅你。你卻先來撩我。教你識得我。吃我一刀。說罷。肐察一刀。割下劉世讓的頭來

那店小二同幾個火家雖關了店門還未睡聽見後面熱鬧都點着燈火來照看只見楊騰蛟殺死一個人在血地上身首兩處嚇得跌跌爬爬都叫起擡夫們來楊騰蛟提刀上前喝道那個敢叫叫的便與他一刀兩段衆人見他勇猛俱不敢響抖做一堆楊騰蛟道你等不要慌還有一個不曾收拾便去店家手裏奪了燭臺翻身撲入後面園裏去那劉二見騰蛟殺了世讓心膽落不敢往前面來逃轉園裏爬牆身子方過得一半吃騰蛟趕上右手撇下

擗鼻拖定後腿排倒了將劉二倒地上一摜只聽得撲
一聲跌得個發渾章第十二動彈不得騰蛟去一把揪了
頭髮又到前面那幾個店家早都開門出去喊叫鄰舍叫
得幾個攏來卻都在店門外厮覷不敢進內騰蛟向門道
既有高鄰同店家齊請進來有話說我不是歹人休得懼
怕衆人聽了方敢進來店小二道楊爺殺了人不打緊只
牙苦了小店衆人道壯士貴鄉何處既做了事與我們做
主不要就走了楊騰蛟左手揪着劉二右手把刀指着衆

人說道衆位聽者我楊騰蛟頂天立地的好漢再不連累平人你們放心且取繩索來把這個活的綑了聽我說楊騰蛟這席話上有分教鎖聲匿迹武士權歸嚴壑辨奸折獄文官獨出經綸不知楊騰蛟說出甚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PL
2733
.U27
T3
v.5

UNIVERSITY OF
ILLINOIS LIBRARY
AT URBANA-CHAMPAIGN
ASIAN

PL
2733
.U27
T3
v.5

結水滸全傳卷之十

山陰忽來道人俞萬春仲華甫著

第八十回

高平山騰蛟避仇
鄆城縣大錫折獄

話說當時楊騰蛟叫衆人取了繩索。將劉二四馬攢蹄綑了那劉二已慢慢暈了轉來。騰蛟對衆人道我姓楊名騰蛟南旺營人氏因斬了梁山王定六郁保四建立軍功棄

太師取我進京授職不知爲何這兩個狗頭起意要將我謀害我不能不結果他今喜衆位在此特留這個活口一者與我做個干證二者脫了衆位的干係衆位休慌我不肯攪亂了絲毫且借副紙筆來店小二忙去取來放在面前楊騰蛟道那位高鄰請執一執筆替我寫寫衆人推出一位老者那老者沒奈何只得應道老老漢寫就是了楊騰蛟把刀擱在劉二的臉上喝道你這厮因何要起意謀害我不從實說剁你一堆肉醬劉二叫道好漢不干小人

之事。蔡太師吩咐要好漢的首級送上梁山宋大王處。小人們不敢不依。小人再不敢做這歹事了。好漢高擡貴手。實因家有老母。時常有病。昨日曾對好漢說過。求饒狗命。騰蛟道。唉。你主人的老母。干你鳥事。劉二道。實不瞞好漢說。劉世讓是小人親哥子。只因要害好漢。喬扮做主人伴當。騰蛟聽了。央那老者一句句依直寫了。教衆人都書了名着了押。楊騰蛟把那供單看了一遍。又取出劉世讓的包袱打開看時。只見幾件衣服。三百兩散碎銀子。并騰蛟

贈的一百兩銀子也原封不動在內。騰蛟又搜出蔡京與宋江那封信來。就燈下折開看了、罵道奸賊焉敢如此。遂把來揣入懷裏。另取紙自具親供。寫道具親供人楊騰蛟本貫南旺營人年三十七歲。某年月日隨大軍征討梁山斬賊將王守六郁保四。建立軍功。詎料蔡京欲救其女婿梁世傑。差心腹劉世讓劉二將騰蛟誘至金銀寨地方。欲取楊騰蛟首級。獻於宋江。奸謀敗露。楊騰蛟知覺。將劉世讓登時殺死。揚颺走脫。並不干金銀寨店小二及一切鄰

佑等人之事現有劉二活口供單可質所具親供是實爲
罷便把自已行李收拾了馬提了大斧預備要走衆人
見這親供又見他要走一齊叫起苦求道壯士你方纔說
不害我們今卻不與我們做主我們便死也不敢放壯士
去又對店小二道這是你家的事不要害別個臘蛟道胡
說不成我償這廝的狗命有劉二的活口我的親供在此
你們都洗得脫說罷便取贈世讓的那一百兩銀子與衆
人道這銀子原是我的與你們做官司本錢彀了餘外是

他的。不干我事。不去動他。你們攔定不許我走。惱了我的性子。再殺幾個。我也仍就走了。店小二磕頭搗蒜也似的道。楊爺吩咐。怎敢不依。只是官府前怎容得小人分辯說殺。纔是我們放走了兇手。衆人都拜求不已。楊騰蛟沉吟半晌。說道。有了。我卅與你們一個憑據。便提了那開山大斧。走出店來。叫衆人隨了出來。把火照着。走到溪邊松樹裏揀了一顆拱斗粗細的老松。掄開大斧。乒乒乓乓。只得三五斧。那一顆松樹。虎倒龍顛。往溪裏倒下去。衆人都吐出

舌頭楊騰蛟道。官府來檢驗。把與他看。這松樹還吃不起我的鉞斧。何况你們的頭頸。衆人都不敢則聲。騰蛟又道。你們休要疑惑。我也是走得脫時。落得走。我在前面探聽。如果衆位吃居官司。分辨不脫。我再挺身投首不遲。蔡京道。封信索性也送了你們。也好替我剖白。衆人都拜謝。騰蛟提了斧。運。復同衆人進了店。指着劉二罵道。我要救這一千人。造化你這直娘賊。又索性把劉世讓的屍首。剁成十七八段。可惜那枝翡翠玉搔頭。在劉世讓身邊。一齊

剁碎了。楊騰蛟當時收拾起。便取了蔡京那枝令箭。點起燈籠。撲翻身拜謝了衆人。飛身上馬就走。衆人誰敢攔阻他。看他遠遠的去了。楊騰蛟離了金銀寨。仍復往東一路馬不停蹄。有路便走。五月天氣。夜最短。看看曉星離地。東方發白。腹中好生饑餓。細認那個所在。已到了棲霞關熱鬧的地方。說道。却怎地忽出這里。又想道。雖是雲總管有這言語。叫我去投奔他。只是此刻我已殺了人。追捕得緊急。須連累了他。不如休去。只是不投奔他。卻往那里去托

足安身仔細思量。不如竟去投首。也落得山個好名聲。欲又可惜爹娘生我這副銅筋鐵骨。又學成全身十八件武藝。不會與自家出得半分氣力。不爭便這般罷休。在馬上躊躇半晌。好生委決不下。看看太陽離地。人家店面都漸次開了。只見左側一間生藥舖也下了排門。有人出來懸掛招牌。猛然記起一個人來。不覺笑道。我獃麽。現放着鉅野縣我的知己好友徐溶夫。我同他幼年莫逆至交。此人義氣深重。必能救護我。近來他在高平山鄉賣藥度日。屢

次有信來叫我去耍子。如今正好去探望他。只是他十分貧困。我又怎好去累他。我想把這二百兩銀子幫助了他。在他那里暫避幾時。再作道理。他也好了。我也好了。主意已定。便下馬去尋個吃食店。沽了兩角酒。切了三五斤牛肉。騰蛟問過賣道。這里到鉅野縣還有多少路。過賣道進這棲霞關。往南走順着官路六十五里。騰蛟道。這里到高平山鄉多少路。過賣道。這裡遠哩。你若到了鉅野。再到高平還有五十里若不往鉅野轉從孤雲派。分路腳下去只

得八十餘里騰蛟問了備細便會了錢鈔騎馬到關上來關尚未開等了好歇方纔放砲開關那棲霞關是個險峻要害堵禦的將弁兵丁果然森嚴少刻一位將官坐出來放關楊騰蛟下馬捧着令箭上前道奉太師軍令到城武縣公幹那將官連忙起身請過令箭來驗了見是真實便問差官名姓騰蛟揑造了個兒名字那將官吩咐註了面貌冊註畢那將官拱一拱手道差官請楊騰蛟收回令箭飛身上馬倒提金蘸斧徑闖過關去了那將官与眾人猜

疑道這差官好古怪既是奉大令卻不叫[illegible]止等我放他又自己下馬卻是何故楊騰蛟騙過了樓霞關奔上官塘大路一氣走了四十餘里已到了孤雲汎騰蛟問高平山的路有人指引道往這小路上向東去再問騰蛟走了一程想道我這般裝束碍眼方纔關上那將官只管朝我看想是有甚破綻動疑不如改扮了便開包袱取出那條留被把令箭鉞斧齊包了連號衣服都換下方纔慢慢的前進一路都是鄉村小路合是大路生在嶺邊騰蛟陪着小

心見人便問陸灣轉灣到一高平山只見古樹蟬聲夕陽西下。那楊騰蛟一牀地尋着了徐溶夫家裏二人會面大喜各訴離情自此以後楊騰蛟便隱藏在徐溶夫家不題。

再說金銀寨客店内一干人見楊騰蛟去了只得商量着人到南村去請張保正邀他糾來原來那南村還有五里多路店小二與衆人只得哀求劉二方便劉二道你這厮倆螃蟹把來放了雞蛋倒把來縛了我不曉得我是苦主。見了官府我有分辯處。衆人越慌又求數多時劉二方纔

道要我方便也容易。你們把楊雄的親供。并勒我寫的供單都燒了。只說他刼我的財帛。殺死我的哥子。你衆人來救他已得蹤逃脫。并把那一百兩銀子還了我。我便包你們都沒干係。一個老者道。且等保正來了商議。劉二道。你等既要我方便。須解放了我衆人。怕他行兇。卻不敢便放正俄延着。只聽得門外人聲熱鬧。那張保正騎着馬帶了十幾個莊客到來店外下馬。衆人一鬨出來。把張保正圍住備細訴說了。張保正道。這一起無頭公案。你們須精

細着劉二這話由他不得這知縣相公並且天不曉得亂蒙混得的一個纈了底大家都洗不脫劉二放刀有我對付他你且再把那親供為寫一副假的這一百兩銀子大有關係切不可與他衆人大喜一齊到裏面張保正叫解了繩索放了他起來原來那劉二吃楊騰蛟這一摜左邊大腿擠脫了臼行立不得店小二忙掇把椅子與他坐了你看他還大剌剌的裝𪚥虎那張保正板着臉道劉客官你休要拳揑我們不要倚仗着你是個店主你弟兄兩個

行歹事須知敗壞了。想在那個身上來翻本。我們無故爲你拖累。口供便依了你的。那楊應蛟一百兩銀子。你休妄想。就是你的也要借我們用用。你不順從。就此刻送你上西天。教你回不得東京。我們左右只不過會了一場人命。劉二見不是頭。便道。你們旣依了我的口供。我再說什麽。張保正做個眼色。叫衆人把那兩張假口供。當他的面燒了。一面自具稟單。蓋了鈐記。叫人飛奔到鄆城縣去報官。天色已是大明。卻說那鄆城縣知縣。姓聶雙名天錫。祖貫

汝南人氏。他父親曾任河花滄州太守。那年梁山泊宋江吳用要收朱仝上山。用計叫李逵殺死太守那個小衙內。便是恭天錫的同胞兄弟。那太守捉拏朱仝不得。後來被高唐州高廉移文。收捕柴進的老小。帶訊出殺小衙內一節。方知是吳用毒計。不干朱仝之事。太守切齒痛恨。過得幾時。因老病告休。退歸林下。臨終吩咐天錫道。吾生平愛賢重士。自謂文教武功。畧有一二。不能大得志。今日將死。這口刀賜你。我看你日後必然發跡。梁山泊害你兄弟之

仇不可忘了。你有日能替朝廷出力。捉住吳用李逵柴進那厮。就把我這口刀。剮那厮們。洩我一口無窮的怨氣。天錫哭拜收了。三年服滿。由進士銓選山東鄆城縣知縣。那蓋天錫年方三十六歲。身長七尺五寸。論武藝也騎得劣馬。盤得硬弓。文才自不必說。獨有一件及不來的本領。是善長的決獄斷案。不論甚麼疑難訟事。經他的手無不昭雪。因此上人都呼他為還魂包孝肅。到得鄆城不久。便就興利除害。風清弊絶。吏民無不歡喜。又呼他做蓋青天。那

包拯青天正升廳理事。忽接到張保正的稟報說金鰲
有過客殺人的兇手在逃一起事件。蓋天錫見是命案。怎不
當心。即標委案下縣尉。帶領了書吏衙役刑仵凑往。前去
檢驗報來。並查兇手下落。當時那縣尉領了知縣的堂諭。
帶了一干做公的。飛奔到金鰲寨來。到那客店內將[illegible]世
讓的屍骸擡好。扛放平明所在。如法檢驗。一一填註了屍
格。那縣尉喚齊衆人。將大槩情形問了一遍。衆人都說兇
手楊驕蛟。武藝利害。膂力過人。衆人不能擒捉。吃他逃走

了。又將砍倒的松樹指點與他看了。縣尉也是心驚。當時責令保正備棺木。將劉世讓屍首浮封了。一面多派公人開具楊騰蛟腳色。四散查拏。天已將晚。縣尉將案內有名應訊之人。并劉世讓行李馬匹等物。一齊帶了。連夜回鄆城來。那劉二因閃了腿。行走不得。只得取扇門板擡了他。次早。恭天錫升廳。縣尉稟覆了。退去。天錫將屍格供單看了。便喚劉二上來訊問。劉二道。小人劉二。與劉世讓同胞兄弟。世讓是哥子。今年某月某日蔡太師道。哥子劉世讓

賫令箭往嘉祥縣提取楊騰蛟進京。小人同行。隨身帶有六百多兩銀子。取了楊騰蛟正身回程。五月初五日行至金銀寨客店。不料楊騰蛟見財頓起不良。乘小人等睡熟將銀兩竊取。希圖逃走。吃哥子驚醒看見。當時吆喝起身捕捉。騰蛟情急。擅敢行兇。殺死哥子。並讓打傷小人右腿。捲去銀子令箭。即刻脫身逃走。眾人來救不及。求相公伸冤。那嵇天錫看那劉二生得蠅頭鼠面。滿臉奸詐。已有五分瞧科。又聽他這番口供。一發動疑。又親驗了劉二的傷

痕當時吽帶過一邊。叫店小二一干鄰佑上來。店小二道。小人在金銀寨領公牌開設客寓。本月初五日有東京差官劉世讓。又一軍官楊騰蛟。同着這件當劉二。齊到小人處投宿。當日天晚。他三人俱在後面吃酒。小人同夥計在前面算賬未睡。忽聽後面喊叫。急去看時。見楊騰蛟已將劉世讓殺死。小人喊起鄰佑。怎奈楊騰蛟兇猛。捉他不得。他又砍倒松樹二株做標。小人等害怕。不敢阻他。吃他走了。衆鄰人也都這般說。又道。實是小人等力弱。其他不敢

擒捉並非故意放走兇手。恭天錫聽了。叫張保正上來問道。這節事你必盡知底裏。有無別項情節。從實說來。不許隱瞞。張保正道。小人家離金銀寨五里。四鼓時分。店小二差人來報說。他店內有客人殺死人命的事。小人急忙奔到金銀寨。那楊騰蛟已逃走了。據劉二說是楊騰蛟搶他的銀兩。殺死事主。挐贓在逃。小人亦曾再三盤問劉二。矢口不移。不知有無別項情節。求恩相研問劉二。恭天錫聽罷。忽然大怒。喝道。𠺕你這廝充當保正。怎敢與衆人串就

欺瞞本縣。張保正道小人怎敢欺天。錫喝道你這廝還敢強。現放着縣尉檢驗屍格。劉世讓只有腰跨一傷。與斬斷頭頸一傷是生前。其餘俱是死後。決不是一時砍的。我又驗劉二傷痕。見他手足腕上都有繩索細傷痕跡。此是從何而來。眼見楊騰蛟不是一殺了人便走。至於搶銀一節。亦大有可疑。楊騰蛟既搶此銀。御為何劉世讓包袱內又剩此三百餘兩。他敢道嫌多不好一總搶去。顯然有別項情弊。你從五鼓侯縣尉至日中。難道竟毫無風聲消息。便

是劉二不肯說這店小二三千人必有些在眼裏他們豈肯瞞著你你不實說我先革了你的保正再夾斷你的腿張保正磕頭道恩主明鑒小人如何識得到只求細審原告大錫說你這厮還支吾推托吃喝皂隸整頓夾棒先把這店小二一夾起來小二招了不怕你這厮賴那里去店小二慌了大叫道青天老爺小人招也招也不干小人事遂把刑楊騰蛟怎樣寫親供劉二怎樣勒掯小人等不依他又恐怕被他連累一是一二是二的都說了張保正也

磕頭道。小人也教店小二等。不許欺瞞相公。分付他們畏
懼。劉二誣扳。央求小人。小人一時不忍。殉着情依了。今被
恩相勘出罪該萬死。他現有憑據在此。遂將楊騰蛟的親
供並劉二的口供。呈上。又說道。楊騰蛟臨走。又留一百兩
銀子與衆人做官司本錢。小人等不敢擅受。一并呈驗。蔡
天錫看了道。彷說楊騰蛟正身在逃。這一面之詞何足為
憑。既見是你們得他這二百兩銀子。賣放了兇手張保。正
道。恩相不信。現有蔡太師的書信。係楊騰蛟留下。現在店

小二處店小二便把那書信呈上蓋天錫細看認得是蔡京的親筆圖書也不錯暗忖道鷂鷹這那厮我也多聽人說他是個義士殺了梁山賊目投誠大軍如果貪財忘義何如仍向梁山況目據說他武藝了得並非走不脫的又留此一百銀子買囑什麼那蔡京往往陷害平人這節事必有蹺蹊我且研訊這劉二便把張保正一干人隔開一邊叫劉二上來問道你哥子在蔡太師手下做甚官職劉二道驍騎都尉天錫道他武藝如何劉二道卻也了得天

錫道此你怎樣劉二道小人卻不及哥子天錫道你兩個人爲何卻還對付他一下人不過反吃他殺人走脫劉二道楊騰蛟那廝委實兇猛異常小人弟兄兩個都輸了天錫道他還是先傷你先殺你的哥子劉二道他先打壞小人小人動撣不得哥子一人敵他不過被他害了天錫道他殺你哥子之後就走還是俄延着劉二道他得了手便搶去銀兩令箭走了衆人也不攔他天錫道現在衆人都供你攔他不住追上去吃他打壞又說並不曾見有銀兩搶

去到底怎樣。劉二道。小人實是先被打壞。喊叫衆人。又都厮看。用他走了。搶去六百多兩銀子。衆人明明都看見。只因楊騰蛟就將一百兩送與衆人。所以衆人相幇他厮賴。天錫道。我也因追出這一百兩銀子。心中有疑。所以問你。足你的可認識。劉二道。爲何不認識。天錫就將這銀子與劉二認定。係是不錯。天錫道。你二人從東京到嘉祥來。回盤纏也用不到六百多銀子。不要是你浮開。日後提住楊騰蛟。追贓不出。須是本縣的干係。你不要累我。劉二道。小

人浮開甚麽這六百多兩銀子。是太師發出來採買物件的並這盤纏一總在包袱內。怎說沒有。相公不信現有太師是見證。天錫道。眞個有本縣怎好不與你追。只恐你將別樣銀子算在太師項下。不得不問個明白。劉二道。都是太師府裏領出來。都是內庫的銀兩。有甚兩樣出來。譬如相公的倉庫錢糧。敢怕也有甚兩樣。如今只求捉得兇手。諸事俱明白了。天錫道。你既被他先打壞動不得。他然後搶銀子。你這手足上的傷痕。又是那個細壞的。劉二吃了

一驚半響道這是那廝怕我不倒又細了我天錫道你這廝老大脫卯自不識得他緣你少不得有一時半刻你方纔又說他搶了銀子卽刻就走衆人趕不及你前言不對後語現有你的口供在此衆證確鑿你自去看來便叫張保正一干人齊來質對把那兩紙供單撕下去劉二暗自叫苦方知着了衆人的道兒便道小人不識字天錫哈哈大笑道你詐那里去就叫書吏讀與他聽劉二聽罷叫起撞天屈來道這是何人揑造的又非我的親筆又沒我的

怎說這些老弱男女賣放他還有一個憑據在此莫非也是他們揑造的便把蔡京的原信擲下劉二見了嚇得魂不附體。你既不去謀害人無故自己的親兄弟喬扮甚麼主人伴當包袱內帶這一大包蒙汗藥何用你這廝假虎威將蔡京來唬嚇本縣本縣就將你先處了死罪蔡京識得我不問你招不招原來本朝的法律待守令最寬鄆縣官便治得人的死罪所以蓋天錫敢說這話當時劉二見堂諭利害下不敢強辯又恐天錫認眞做出來理屈詞

窮。抵賴不去。只得招認了。因說道。嘗是奉上差遣。並不由己。哥子的冤枉求相公伸理。天錫當堂錄了供。與過押。司承疊了文案。一面加緊責令公人畫影圖形。嚴拿楊騰蛟。對張保正等一干人道。叵耐爾等通同欺瞞本縣。本當重責。姑念因人受累。又是熟審減刑之際。從寬豁免。日後休得如此。衆人叩謝。就着保正領了店小二一干人回家。保釋再候呼喚。楊騰蛟的一百兩銀子。封寄入庫。劉二着去城隍廟內安置。令醫士調治。令公人伴着他。行李盤纏焉

匹俱發還坊管。不日押司將申詳文案辦齊。天錫過了目。畫稿蓋印。那捕捉公人來禀。楊騰蛟不見影跡。只有棲霞關面貌冊上。開載初六日卯時。有一蔡太師的差官王福。奉着令箭過關。口稱到城武縣公幹。面貌衣裝馬匹軍器。與所拿未獲之楊騰蛟符合無二。守關將官驗得令箭是實。放他過去。天錫道。多應那廝仗着令箭撞關到城武鉅野一帶去了。移文過去。一同緝捉。我本爲另有一起公事。正要上府。順便就親解了劉二去。叫縣尉權理縣署。自己

帶了護從解劉二一到曹州府來不日到了曹州那曹州府知府張鷟平素最敬愛藍天錫上司下屬可稱莫逆當日藍天錫見了張鷟叅謁禮畢天錫就將劉二一這一起命案將文書送上張鷟看了便請天錫內聽敘坐開言道這起案被藍兄如此勘出足見明察秋毫只是依下官的愚見卻照直辦不得天錫道若照劉二的原供惕騰蛟是用強刼搶殺死事主獲到案時照律定罪應得斬决梟示今照此真情議罪楊騰蛟不過一時忿怒擅殺有罪之人尚到

不得死罪一輕一重出入懸殊若不照直辦鬼職怎敢望太尊三思張觜道並非說不當如此辦此中有老夫碍手處盡兄且聽下官說這情由那張驚說出這段情由來有分教奸邪太師又感知縣恩德避難豪傑直其日月爭光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斯之謂歟

結水滸全傳卷之十一

山陰忽來道人俞萬春仲華甫手著

第八十二回

張鬌智穩蔡太師
宋江議取沂州府

卻說張鬌對蓋天錫道足下所定之案原是真情實理只是此刻的時風論理亦兼要論勢蔡京權傾中外挑酒幾個人全不費力你此刻官微職小如何鬬得他過枉是送

了性命仍舊無補于事聖人云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若只管直行過去聖人又何必說這句話孔子未做官司寇不敢去動搖三家鄭子產不到時候不敢討公孫皙後來畢竟孔子墮了三都子產殺了公孫皙足見聖賢做事亦看勢頭斷不是拏着自巳理正率爾救做足下如今將此案如此辦理蔡京可肯服輸認錯足下之禍明在眼前那碍足下無故傾了身子卻貪得個什麼蔡京雖是我的至親此事卻並非我幫他天錫道太尊之論固

是至言但是此案如何辦理不成當真照了劉二的初供張觜道非也此案只要不去傷觸蔡京只辦做劉世讓劉二竊取楊騰蛟的銀兩騰蛟看破與世讓理論世讓不服反毆傷騰蛟騰蛟性起殺死世讓在逃如此楊騰蛟拏獲到案之時仍問得個擅殺有罪人之罪我卻將這封信還了蔡京私下寫信去勸誡他叫那廝知罪古人又說得好小人當令他畏懼不當使他懷恨蓋兄你要疑心下官邦助他須知此事不但你我遠禍也須周旋楊騰蛟的性

命據你說來楊騰蛟到也是個好男子若認眞擒來辦了他豈不可惜蔡京處我薦楊貌山與他他爲友婿友見之故竟不能用便見得他膽虛氣餒我此一封信去管教唬嚇得他不敢十分追究我雖與他親戚實不肯趨奉他他班師之際無故要將我敘入軍功我再三辭脫他自怪我之意我也不久便謝職歸家不肯戀戀于此了蓋天錫聽罷大喜道太尊高見眞非常人所及卑職遵教便了當時天錫將文書都改換了仍是照舊天錫辭了回鄆城縣去張

舅升廳喚過劉二來，順了口供。此時劉二已是搓熟的[illegible]
團，不由他不依。張舅辦了轉詳文書，將劉二遞到山東制置
使處，轉解入京，一面飭各處捉拏楊騰蛟。張舅又備細寫
了一封書與蔡京，正要差心腹人送去，忽門上來報登州
太守蔡攸進京，過路求見。張舅笑道：好來得湊巧，着他進
來。原來蔡攸是蔡京的兒子，是張舅的姪壻，又年幼時曾
從學於張舅。當時蔡攸進來，參拜張舅，扶起，賜位坐了。寒
暄已畢，都退。張舅屏去左右，對蔡攸道：你的父親掌握

明綱卻做出這般荒唐事來。蔡攸道。爹爹爲姐夫姐姐無故退兵。姪兒也甚駭異。張舅道。豈止此。便把楊騰蛟一起事說了一遍。取出蔡京與宋江的原信與蔡攸看。蔡攸見了笑道。爹爹做這等事。豈不是活得不耐煩。如今怎的不張舅道。還問怎的。幸虧落在鄆城縣知縣盍天錫手裏。他求姪兒與我商量。如今定了如此如此的公案。可好麽。蔡[illegible]他老恩師救了我爹爹的性命。此恩此德何以報也。我爹爹愛家叔真是性命一般。小姪亦屢次

我諒今日做出這般事來想都是手下人撮弄張爵道這信我本要還你父親如今你已見了也是一樣把來燒燬了我另有書一封你寄去與你父親勸他楊騰蛟一案切勿再題你父親無故退兵靡費無數糧餉軍民怨聲載道今又因此一案物議紛紛你父親若再追下去一旦激出事端我都擔揣不住蔡攸道老師吩咐一一去說便了爹爹這封信仍帶去還他好張爵道萬一失誤留他則甚便取火來燒了當晚張爵留蔡攸酒飯張爵酒與微酣問蔡

攸道賢契可會學跑路否蔡攸道姪兒卻不會學張觷道
此事甚易學爲何不學我有學跑的妙訣兩腿上各縛鉛
條每條各重四兩帶着鉛條飛奔一日三次鉛條日逐加
重來跑路也日逐加遠來熟鍊得一年半載解放鉛條便撲
步如飛行及奔馬豈不妙哉蔡攸笑道姪兒出入有人轎
伕陸路有轎馬水路有舟楫不事卻學他則甚張觷道賢
你那里曉得這是我爲你的身命打算你卻看得不打緊
天下大事彼你家的老子攪壞得是這般規模了

怨四海之人都恨不得食你父親的肉你還想安穩得到底呼一旦賊發火起你父親必第一家遭殃所以我勸你趁早學會跑路臨時也好逃命蔡攸聽了默然不語停了片時張爵亦自己覺得嘴問多說便托醉散席歸寢次日張爵送了蔡攸起身獨坐想了夜來那番話忖道我卻是何苦我勸誡蓋天錫危行言遜自已卻去把他不如同他撤開了又挨了幾日竟遞病本辭官歸鄉去了那張爵本貫福州人日後蔡京敗露他仍復起用爲劍南太守破巨

雖說汝為救了無數生靈。眾百姓無不感激。這是書外之
事。不必題他。卻說蔡京自差劉世讓劉二去後。眼巴巴的
專等成功報來。好教女兒女婿望了多日。忽接山東制置
使啓。又稱騰蛟殺了劉世讓。打壞劉二遠颺。嚴拿未獲。劉
二半途患病已死等語。蔡京見了。叫不迭那連珠箭的苦
正與謀主商量怎生嚴緝。不數日。蔡攸到來。將張醫的書
信呈上與老子看。又將上項事說了一遍。蔡京父商議愧
蔡攸孩兒等當長兒

梁山一詞說如果好了楊騰蛟送與梁山大家都要進京叩閽擊登聞鼓孩兒想姊姊與姊夫。到底是外人不如棄捨了纔休。原來蔡攸素日深恨他父親久佔相位更恨愛着姊姊姊夫。待自己淡薄所以把這話來唬嚇他老子俗語說得好好臣生逆子天理昭彰。那蔡京果然惶懼深恐傳到天子耳朵裏。只得不敢認真只移文與山東制置使行個海捕文書。劄道讓劉二本無家小屍棺就着地方埋葬山東制置使見蔡京不上緊把這起案也放慢了。蔡京

只得差心腹人報知宋江。那心腹人到了梁山見了宋公明。手上書信說道並非緣其不盡心爭奈機緣不巧至于如此頭領不信鄆城一帶俱可探聽。所許十萬金珠業已辦齊因路途遙遠。起解不便不如就近臨山交納。此刻想已解到矣務望放還小女小婿。感恩無涯等語宋江對來人道你太師的心事我也盡知了實是苦了他。但是民王柳兩兄弟平白遭殺此仇怎容不報。你那貴人縣君未便送還。你太師如不放心。我叫你看了去便知請安冊條蔡

夫人到面前道本欲放你二人回去無奈我王都頭差
的仇人未到且暫留你二人多住幾日你夫妻二人便當
了我的友竟友婿就此刻拜認了我同你爹爹丈人一般
愛惜你們只是書信來往須從我這里遞自不得私通消
息你二人心下如何二人怎敢不遵况已是出於望外當
時拜倒在地稱宋江爲爹爹泰山呼得一片響宋江便吩
咐打掃寬綽的房子與他夫妻二人居住撥人去伏侍衣
食器皿供應不缺並留來人也暫住幾日宋江宴會衆好

漢也叫他夫妻二人來吃坐在宋江肩下不數日鹽山有
交書到說已收到蔡京金珠十箱宋江大喜便吩咐蔡京
的家人道你只如此去覆你的太師我想不久是六月十
五你太師的生日到了我有些禮物叫你帶去與太師慶壽
祝壽天彪楊騰蛟的首級總望太師留意有心不在遲早
人縣君在此叫他放心差官只得領了禮物書信回東京
去回覆蔡京蔡京得了這信也是無可如何卻說宋江打
發差官去後對吳用笑道軍師此計果然大妙蔡京竟被

你全制得動展不得東京一路兵馬不必憂矣便擇日安
葬了王郁二人對衆人流淚道我等一百八人聚義不料
先壞了兩個兄弟怎不傷心若有日拿了雲天彪楊騰蛟
剖心瀝血祭奠他衆人無不感歎吳用道王郁兩兄弟爲
大義捐軀雖死猶生況招賢堂上又添多少新兄弟仁兄
休要煩惱宋江便道軍師說得是卻說衆頭領因蔡京退
兵酬神謝將連日歡飲燒山湧山青雲山的頭領都遣
人來申賀那招賢堂上除施威楊烈鄧金龍沙摩海鄧雲

諸大娘已死之外尚有青雲山的苟英葉豹子狄雷獲臉熊狄雲餓大蟲姚順鐵背狼崔豪清眞山的錦鱗蟒馬元鐵城牆周輿飛廉皇甫雄黑羅神王伯超鬼見愁柔不兒烈絕大郎赫遄進明鹽山的截命將軍鄧天保鐵槍王大壽并東京范天喜共是十三位的好漢坐位宋江記起不[illegible]山的事來對吳用道闕少二位兄弟遭害仇尚未報陳希眞那廝不知逃往那里去了吳用道前日曾聞王俊說他那挑行李的人說到山東沂州去那廝眞在沂州也未可知

用盧俊義公孫勝一齊道哥哥容稟昔日漢光武不因仇降之仇殺張步天下豪傑歸心今陳希真雖殺了鄺沙二位頭領也是出于不得已倘能尋着了他還是勸他來聚義好顯兄長思之宋江道他如果肯來卻勝于鄺沙二人遠矣我豈肯再記前仇只是知他在那里吳用道多敢在沂州兄長如此愛他小生願親自同戴院長往沂州踹緝撞着了他憑三寸不爛之舌說他來入夥宋江大喜周通便道陳希真父女的模樣小弟都認識願同軍師一往吳

用道如此最好只是再得一位勇力的兄弟同去更好萬一那厮真個說他不動竟刺殺了他以絕後患李逵便大叫道既如此我同了你們去吳用道你的形怪狀恐吃人疑都去不得李逵道你要我裝聾作啞便閉着我今去殺人偏不許我上前戴宗道我們此去都是作神行法你要去便同了我們走李逵叫道阿也也讓你們去罷我是不要作聲衆人都笑吳學究便教行者武松同行宋江送他們兩人去了次日只見呼延灼上廳俯伏在地啟請道小

弟前日失機敗事兄長只從薄譴青感愧交并小弟自思既是蔡京有言旨差還嘉祥縣南旺營小弟願去收復二處地方以蓋前愆不知兄長肯再用小弟否宋江連忙扶起道賢弟前日失機原是公罪故暫且革去五虎將之職法律如此不敢徇情賢弟休怪我正欲收復二處地方賢弟願去有何不可明日便與賢弟餞行仍與配楚拜魏定國彭玘韓滔同去呼延灼大喜第三日宋江正調遣人馬要差呼延灼起兵忽山下朱貴差人報上山來道店內有一

軍官自稱呼延綽說要求見宋頭領并呼延灼頭領呼延灼便抱身稟道此是小弟堂房兄弟向在延安為廉訪使端的一身好武藝今到此處不知何事宋江忙叫請上來相見小嘍囉去不多時引那好漢上來先參拜了宋江又與呼延灼相見宋江看那呼延綽生得面方耳大膀闊腰細真乃英雄便問道壯士遠到荒山有何見諭呼延綽道小人向在延安府充當廉訪使因耐本宮上司苛求太過一口氣上殺了[illegible]斷亡命江湖因聞得宋頭領招賢納士

替天行道。家兄在此蒙家提挈。爲此敢斗膽來投拜麾下
望賜收錄充一名小卒。宋江大喜便教與衆兄弟相見。就
在招賢堂上坐了。弟十四把交椅。便叫與呼延灼爲先鋒
一同領兵往嘉祥縣南旺營去。呼延灼等領命。帶領人馬
殺奔嘉祥南旺二處。那蔡京的兩個心腹官員聞梁山兵
馬到來便開門投降。迎接呼延灼兵馬。百姓只得扶老攜
幼焚香迎接呼延灼。呼延綽單廷珪魏定國彭玘韓滔一
齊入城呼延灼便傳軍令。盡洗嘉祥南旺兩處的百姓以

報昔日背叛之仇。可憐那兩處的軍民，不論老幼男女，直殺得雞犬不留一個。差呼延綽同山寨報捷。宋江大喜，便仍叫呼延灼等五人，鎮守嘉祥縣南旺營，復了舊職。自此以後，梁山兵馬每破了城池，常洗滌百姓，實是從這一回開手。不覺已是六月暑的天氣。吳用同戴宗先回山寨。宋江忙問陳希真的消息。吳用道：小弟等四人在沂州府城裏城外各處尋覓，竟撞不見他。如今倒另尋出個好機會報與兄長得知。宋江問什麼好機會。吳用道：小弟看那沂

州城裏錢糧充足各鄉村人民富庶高封那廝貪婪不一人人怨嗟若攻取了來山寨中卻有一二年用度公孫勝道此事雖妙只是雲天彪這廝好不利害他鎮守在景陽鎮正當要路此去恐難得意吳用道我也見到此雲天彪在景陽鎮勤于訓練深得軍心此去須要小心我已計較定了那景陽鎮東北上有一山名曰神峯山正當沂州景陽鎮衝的要路我等先將一枝兵馬守住神峯山口着那廝們接應不迭方可取事不但此現在雲天彪復與烽火

高登我若從本寨發兵前去。不惟吃無預先防備。更恐兗州府飛虎寨的官兵。半路上邀擊。我們也老大不便。我想不如就近發青雲山的兵馬前去。教雷兄弟了得。他那裏有一萬七八千人。都精壯可用。我來時已留武松周通在彼等候。這裏再請幾位頭領去相幫。成功必矣。宋江大喜道。軍師眞是高見。此事還須得軍師親自一行。便首點霹靂火秦明。這裏派沒羽箭張清董平徐寧丁德孫龔旺黑旋風李逵陳達楊春孔明孔亮呼延綽白勝共十二位

頭領只帶百餘名嘍囉改扮了隨着吳用齊到吉露山來狄雷等迎接上山酒筵歡聚次日吳用傳令教沒羽箭張清雙鎗將董平帶同徐溉呼延綽丁得孫龔旺共領七千兵馬攻打沂州府但見東門內火起悉力攻打那沂州府兵馬都監黃魁武藝了得須防着他張清等領令去了又對狄雷道雲天彪那廝了得他若來救沂州必過神峯山你可同武二楊春領三千兵去把住山口休要放他一人一騎過去直等我大事成功即來接應你收兵切勿輕敵

他戢狄雷領令去了。又教跳澗虎陳達同孔明孔亮周通其帶二千兵馬在胭脂山各村莊上收羅油水就移兵去接應秦明的兵馬。同去助張清攻城。沂州鄉莊。只有安樂村臥牛莊最富庶就教霹靂火秦明同崔豪姚順帶二千兵馬先打兩處莊子。秦明陳達等領令去了。卻教白勝帶領二十名精細嘍囉扮做了差進城去探聽消息。東門內覷便放火。接應張清的兵馬。白勝領令去了。派令將畢李逵大聲道。這番又用我不着麼。吳用笑道。我早留下一頂

差使。正要派你去。你卻先嚷起來。李逵問甚差使。吳用
忖道。此人太莽。去亦無功。但教他去近處村落。助助聲勢。
亦無妨碍。便道你可帶領步兵三百名。沿途哨探接應。李
逵欣然領令去了。吳用在青雲山寨坐等捷報。按下慢表。
卻說雲天彪自那日由嘉祥起程。一路上觀看形勢。但是
遼濶。見有舊設烽火高墩。盡皆坍壞。因想到梁山強寇貪
婪無厭。吳用又詭計絕人。如其遍處尋衅。兗沂二州亦可
逕到。現在雖無其事。亦當有備不虞。因即各撥各處將烽

火臺各復舊制傳令守汛弁兵加緊防守毋稍疎忽遇有賊盜遞相舉報不日間回川景暘鎮護理官送交印信各營官弁齊來稟安天彪頃聞道近日青雲山猿臂寨一處強徒倘知斂跡否眾將對道匪徒畏相公虎威近日毫無舉動天彪道雖如此汝等總宜格外防守不可懈怠眾將諾諾稱是而退護理官請內衙復敘并送交雲太公書信而去天彪拆閱家信得知太公身安甚為欣慰并知陳希真父女現在劉廣處一事歎息不已正欲消停數日擒拏

往訪這一日沂州府高封着人投文因府城修整完固移請督同閱視天彪即於次日進城會同省閱果然城郭如新磚石堅固高封治酒相請接談之間都是套談並無關切只因一徐一忠平素本不相合不過其事一方各完門面而已其餘各官稟安道候不必紙表又因拈香拜客住了兩日出城遂傳諭繞道到安樂村傾拜劉宅不多時到了劉家公人投進名刺劉廣正與希眞在後堂閒談見了雲天彪的名刺便對希眞道雲親家來也我與你同去見

他希眞欣然即偕劉廣出廳相見天彪已在廳上希眞看那天彪果然人表亭亭軼類超羣心中先已敬佩天彪見希眞仙風道骨儀度非常便向劉廣道這位想就是東京陳道子兄了劉廣道正是希眞道久欽山斗未識荊顏今日鶴臨實爲深幸天彪道渴慕大名相見恨晚小弟前在東京極欲奉訪因公程迫促無緣相遇難得仁兄適到此間眞天賜也彼此欣然就坐劉廣道親家嘉祥一役威震人寰未知幾時回省的天彪道因人成事一無功績爲慚

旬日前返署現因公事由城裏而來專誠拜候兩兄希眞道不敢不敢在尊府蒙太公厚誼多多打擾本欲趨叩臺階因知閣下王事勤勞尚未進謁天彪亦道豈敢又道蒙兄來示云及仁兄到此原委小弟於未接家信之前先見東京殿帥府一角公文卽爲仁兄之事并案連合愛甚爲驚異料想其中必有不平之事正在無計到底如何起釁再望細談劉廣道一言難盡總而言之高俅該死希眞遂將麗卿打傷高衙內說起從頭至尾直說到冷豔山遇賊

雲太公相留現在權避此處的緣故細細說了一遍天彪歎道世事不平英雄遭屈難得賢姪如此有才有勇甚爲敬佩賞令天子聖明必有昭雪之期即如親家懷才不遇亦是暫且之事耳仁兄樂天安命毫無怨尤之氣眞是可敬希眞道吾兄過獎小弟因遊心方外已無心於世故爾一切榮辱得失之事勉強丟開了正說間劉麟出來告請太親家便飯劉廣便邀天彪進內廳去希眞亦同進去只見裏面酒筵早已擺好彼此相遜入坐三人席間暢談

酒了數巡天彪對高眞道吾兄雅遊物外同是高瞻但據吾兄這副奇才似宜出爲朝廷出一番大力然後恬退方是正理劉廣道小弟也這般奉勸道子據道子說來實是道味已深世財已淡希眞道弟非是不知君臣大義不可輕棄但因時運一定不能長求更兼自幼好閱丹經參究秘笈性之所近尊在於此至於今日引月長箇中元理略解一二愈覺愛戀不能忘懷承吾兄之勸只好看日後機會例如再行定見耳天彪嘆息不已三人又復縱談一切情

授意給希真又提及太公相待之情天彪因記得太公言中命其照應希真便道仁兄在此離衙署不遠弟意欲祈吾兄過臨盤桓朝夕千萬勿卻希真欣然領諾劉廣亦道相去無多可以常來常往彼此皆不寂寞三人說說談談酒飯畢天彪遂命備輿邀希真同回景陽鎮二人辭了劉廣一同起行不多時同到了景陽鎮署內天彪邀希真到一所清舍坐地從人看茶二人坐談希真看那裏面兩旁架上圖書卷帙魚鱗也似排着正中間供一幅關武安王

聖像又供一部春秋博山爐內焚着名香長案邊架子上
豎着那口青龍偃月鋼刀套着藍布罩見天彪指着那部
春秋道小弟亦不揣固陋竊著春秋大論一編隱括二百四
十二年之事尚不曾脫稿昔年泰山居士孫復曾著春秋
尊王發微十二卷便是我的粉本我看那孫復之論甚好
卻嫌他有貶無褒殊失聖人忠厚待人之意今我此編頗
與他微有不同說罷便取那稿本與希真看果然議論閎
博義理淵深希真也十分驚服那天彪與希真食則同案寢

則同楊十分愛敬希眞每念起劉廣那封回書在張百戶處係自憂慮時常對天彪說起天彪道這不妨事仁兄恐此地不穩不如仍到舍下家父身邊去合愛或在此或同去都好只是目下天氣炎熱且待秋涼動身希眞猶豫未定有時同劉廣家看看慧娘時常把術數勸解希眞只得暫住在雲天彪處光陰迅速不覺已是七月初旬天氣只

因這一番有分教雲居家小忽遭意外干戈失勢英雄另建草茅事業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結水滸全傳卷之十二

山陰忽來道人俞萬春仲華甫著

第八十二回

宋江焚掠安樂村
劉廣敗走龍門廠

卻說陳希真任雲天彪署內盤桓。光陰迅速。已是七月初旬天氣。那劉廣家中老小安閒無事。慧娘麗卿與二位娘子商量安排酒席瓜果。一同乞巧。慧娘道。我們今年乞巧。

不知到後面曬臺上去又高又涼快有風今年約七夕月姊與天孫同度巧雲飄渺必定分外鮮妍衆人甚喜便叫使女養娘們預先把曬臺打掃乾淨次日正是七夕看看天晚劉廣已命劉夫人備下酒筵同兩個兒子請母出庭來慶賞七夕劉母道我今日早上高王經未誦滿晚上要補足既如此生受你們我出來略坐坐便了鄭希眞已在景陽鎮吃天彪留住麗卿慧娘二位娘子便將那料辦的香花瓜果酒醴一切供養你一盤我一盒的都將出來叫

養娘們先去插了香燭盛了淨水將供養都去鋪陳好了。劉夫人見他們要去乞巧預先安排酒飯着蚤他們先吃了。蕙娘為首同麗卿等人去禀告了劉母爹娘去後面乞巧。劉母劉夫人都笑道恭喜今年乞個好巧你們大家都吉祥如意。四人歡歡喜喜都來到後面曬臺邊麗卿一向性急。撩起羅裙踏着梯子三腳兩步先跳上臺去了這里二位娘子道秀姑娘腳小走不來我們一個在先一個在後扶綽你上去。蕙娘道不必二位嫂嫂先請我有養娘們

扶持二位娘子先上去了。上得臺來。只見麗卿在那里四面瞭望。喝采不迭。回頭看二位娘子道。二位嫂嫂。太陽落山好久。怎麼天上還是這般通紅。你看這些房櫳樹木。好像籠罩在紅綃紗帳裏的一般。二位娘子道。便是奇怪。卻從不曾見。說不了。慧娘已上臺了。三人正指與他看。只見慧娘定睛一望。大驚失色。叫聲呵呀。驚得往後便倒。面如土色。三人同兩個養娘都吃一驚。連忙扶住。問是什麼。慧娘道。我等合家性命。早晚都休也。你等不知道。這不是什

歷紅光。這炁名曰赤鬼烈兵書。上又喚做覊魚。這炁罩國
國滅。罩軍軍敗。罩城城破。所罩之處其下不出七日。刀兵
大起。生靈滅絕。俱變血光。卻怎地罩在我們村莊上。我們
這些人卻怎好也。二人都將信將疑。還要問時。慧娘道。快
請爹爹上來。麗卿道。我去飛跑下去了。不多時。引着劉廣
上來。慧娘與二位娘子把這話細說了一遍。慧娘道。吉凶
在天。趨避由人。孩兒常對爹爹說此地當遭刀兵。想是就
應在此時了。望爹爹做主。速速攜家遠避。可免大難。劉廣

沉吟半晌道我兒你果然看得准麽慧娘道孩兒受師父指教自己又參悟得那得有錯快把細軟先收拾起我看這光景已老起得不止一日了看來還挨不到七日多則五日少則三日吉凶便見劉廣道我們一時搬到那里去只有定風莊鄉練李飛豹我同他認識雖然認識卻不甚親近怎好就去投托想來除非到你孔叔叔家裏我們且下去商議衆人都下了高臺劉廣同夫人說了夫人道秀兒的話比神仙還靈怎好不依我們趕緊收拾慢慢稟告婁

婆劉賡道有理衆人都點燈燭紛紛亂亂去集疊紙錢衆莊客都知道了也有信的也有笑的那劉母正在佛堂面前跪念高王經見他們交頭接耳價紛亂便起身查問劉廣不敢隱瞞只得實說了劉母坐下道你去叫了秀兒來把慧娘叫到面前劉母道你這賤人發什麼昏無緣無故攛掇你老子搬家待要搬到那里去我請問你慧娘道稟告祖母孫女委實識得望氣今見刀兵將到大災臨頭故勸爹爹請祖母避難劉母罵道放屁什麼大災不大災一

家灰火移入別家屋裏從新再搬回來遺亡物件再吃別人笑話你這賤人着什麽邪單是你會望什麽娘的氣不氣天下不會望氣的人都好死光了不成劉廣道方纔那氣果是奇怪孩兒也從不曾見過母親卻不看得孩兒往常也聽得他們川過師的說軍營中不論城池營寨有血光黑氣下罩皆主凶兆又兼本村社廟前老柘樹夜哭多人都聽見秀兒之言凝可信其有劉母便罵劉廣道你這畜生也來混說偌大年紀聽個女孩兒騙連我前都不

來稟明。七夕佳節。卻毆我動氣。那個丕敢亂說搬家。我老大拐杖。每人敲他一頓。罵得劉廣諾諾連聲。不敢再覺劉母直罵到二更天。方去睡了。慧娘到劉夫人房裏來。向着娘垂淚道。孩兒是爲一家性命的事。祖母如此阻擋。怎好不成來。待歇少刻。劉廣同兩個兒子進房來。劉廣問慧娘道。我兒你果然不錯麼。恐你萬一拏不穩。認眞弄出笑話。卻不是耍處。慧娘道。阿呀爹爹。爹爹都疑心起來。這事怎好。孩兒如果看錯。由爹爹處治。劉廣道。既如此。我們趁老

奶奶睡熟。大家連夜先把要緊的東西打疊起。把車子裝了。回顧劉麒劉麟道。你兄弟兩個。帶幾個莊客。先押運到沂州城內孔厚叔叔家裏去。明日便寫信去景陽鎮。追你丈姨夫回來。老奶奶不肯動身。也好央他代勸。二劉領命。大家都去收拾。瞞着劉母。忙了一夜。天色未明。已將那些東西滿滿裝了兩輛太平車子。二劉便帶了五七名莊客押着運了去。早上劉母起來。劉廣領着大人慧娘兩個媳婦上堂請過了安。劉廣上前來告道。老娘容禀。非是孩兒

亂聽秀兒的話只因青霞山和那猿臂寨兩處的強人時
常有心看相這幾處村莊只懼憚着雲親家鎮守景陽不
敢蠢動不是孩兒誇口若自己不落職亦不怕那些賊男
女怎的如今無尺寸之權我這莊上又沒個守望萬一那
廝們真來卻怎生抵擋孩兒願奉請老娘到孔厚家去暫
住幾日另尋個穩善的所在遷移那劉母隔夜的氣還未
曾消聽了這話未及開口慧娘又說道萬一那廝們有見
識先截住神峰山口再煩惱此地景陽鎮呼應不及莫說

這幾個村莊便連沂州府也探動聞得那山口營汛上只得五十幾名官兵濟得甚事劉母大怒指着劉廣罵道你父女兩個都敢是失心瘋了好端端居在家裏無故見神着鬼夜來我這般訓誨大清早又來放屁佛祖云家有高王經兵火不能侵我每日如此虔誦佛力維持甚麼刀兵敢到這里不見上面所載當年高歡國孫敬德誦了千遍臨刑時刀都砍不入我活了這七十多歲永不曾見過甚麼是刀兵你們這般嚼舌甚娘矣道都要見過方纔算是

有孫敬德砍不落頭。祖母又幾曾見過這等說天下兇惡囚犯。只要會念高王經。都殺他不成了。祖母不聽爹爹的言語。恐後悔不及也。望祖母三思。劉母氣得暴跳如雷。拍着桌子大罵賤婢。把我當做甚麽人。這般頂撞。將什麽兇惡囚犯來比我麽。劉居同夫人齊喝慧娘道。小賤人焉敢放肆。還不跪下。慧娘只得跪下。劉母連叫取家法來。劉夫人只得捧過戒尺來。跪下道。婆婆息怒。待媳婦處治這賤人。劉母劈手奪過戒尺。道誰稀罕你獻勤。好道撲殺蒼蠅。

教這賤人自己伸過手來。二位娘子一齊跪下去求。那里求得。卻說麗卿當夜將奩具的法寶行頭收拾了。又幫他們集疊了一夜。早上梳洗畢。正在樓上掠鬢。聽得下面熱鬧。忙趕下來。胡梯邊撞着劉麟的娘子道。卿姑娘快來。只有你求得落。老奶奶打秀姑娘哩。麗卿忙趕到面前。雙膝下跪道。太婆看丫頭面上。饒了秀妹妹罷。慧娘已是着了幾多下。劉母見麗卿下跪。連忙撇了戒尺。扶起道。卿姑請起。不當人子。便罵慧娘道。本要打脫你的手心皮。難爲卿

姊面上。饒你這賤骨頭起去。慧娘拜謝了麗卿。哭着歸房去了。劉母又把劉廣夫妻痛罵了一頓。弄得合家都垂頭喪氣。誰敢再說。麗卿與二位娘子都去看慧娘。只見他正在几兒上。臉向着裏只是痛哭。麗卿笑道。秀妹妹煩惱則甚。什麽娘的刀兵不刀兵。那怕他千軍萬馬團團圍住。我那枝梨花鎗也攪他一条血衚衕。帶你出去。二位娘子道。秀姑娘且莫性急。從長計較。慧娘道。我只恐時不待人。早得一刻是一刻。大姨夫不知幾時來。也好與他設法再勸

麗卿笑道太婆真不肯去我倒有個計較太婆最喜飲高粱燒酒一醉便睡待我去勸他把來灌醉了扛在車子上不由他不走便是半路上吃他醒了叫罵已是白饒二位娘子笑道這卻使不得引得慧娘也笑出來不說慧娘只盼望希真回來心似油煎不覺挨到天晚養娘來請吃晚飯慧娘只得來到面前劉母兀自板着臉沒好氣衆人正吃飯時只聽潑刺刺一聲響一隻鴿子鑽入屋來隨後一隻角雕追進來抓了那隻鴿子奪門而去麗卿放下飯碗

道可惜可惜乃爺不在手頭造化這七人慧娘大驚推開椅子大叫道快走快走難星已到了衆皆大驚只見劉母搖搖頭歎一口氣慧娘跪倒面前拖定祖母的衣服磕頭搗蒜也似的道祖母祖母我並不慮謬再挨着都是刀頭之鬼劉母回轉手椅子邊撈過拐杖向慧娘沒頭沒腦的劈過來劉廣夫妻都手足無措正吵鬧間只聽莊外鸞鈴響亮一人飛奔進來氣急敗壞正是陳希真大叫道禍事了青雲山賊兵遮天蓋地價殺來也景陽鎮官兵都趕我

來時臥牛莊已都沉沒。賊兵已在桃花堰。就要到此處。我們飛速快走。原來桃花堰離安樂村只得五里。眾人都大驚失色。劉母立起身道。當眞。劉廣道。叫莊客們快備頭口。希眞道。腰間帶些盤纏。手頭細軟也備些。慧娘道。細軟早上已都運到孔叔叔家裏去了。正說間。只聽得莊外人喊馬嘶。只見劉麒劉麟都歸跑進來。道賊兵已在攻打沂州城門都閉。車子進不去。現在只好寄在龍門廠雷祖廟內。留幾個莊客同車夫在彼看管。賊兵就到。為何還不走。慧

娘發狠道那里肯依我的話直弄到如此劉母嚇得只是發抖說不出話劉廣上前道母親母親你休要懼怕我們大家管住你眾人亂紛紛的紮抹備馬取兵器點火把希真道且休亂定個主意怎樣保老小劉廣對兩個兒子道你等同我管住祖母餘外去開劉麒劉麟怎敢不依便對一位娘子道母親全仗賢妻護持二位娘子應道丈夫放心再得大姨公助我們方好希真道這個自然麗卿道我只好管着秀妹妹劉夫人道丈夫須要小心慧娘道我跟

定卿施不妨事爹爹母親不必記罣劉廣扶持劉母上了頭口那劉母口裏不住的南無佛南無法南無僧佛國有緣佛法相因常樂我靜人離難難離身一切災殃化灰塵顛三倒四價念那高王經此刻安樂村各家已都得知了要時間一派哭聲攜兒挾女覓母尋爺分頭逃難劉廣家内婦女并使女養娘們幸而都會騎頭口二十多名莊客都省得武藝各持兵器護從那劉麒的娘子使一口雁翎刀劉麟的娘子使一對雌雄劍忙忙亂亂出得莊門只見麗

卿綽鎗挂劒騎在棗騮馬上只見西邊村莊上喊聲大震。鼓角喧天。賊兵已到。眾百姓拋兒棄女自相踐踏各逃性命。哭聲震天。火光影裏已望見替天行道的杏黃旗。當頭大將正是霹靂火。劉母劉夫人心膽俱裂。大家一齊取路投東而走。欲過大谿木橋。轉灣往南去。只見橋上人已擁滿。兩邊都擠落水去。不移時橋梁壓斷了。滿溪裏都是人。劉廣等見了。只得沿着山再往東走。已到安樂村東邊盡頭。只見林子裏飛出一片火光。無數賊兵都在火光背後

正是黑旋風李逵的步兵。順風胡哨殺將來。東風正大。黑烟捲來。人馬皆驚。劉唐道。左有高山。右有大水。前有烈火。後有追兵。這都怎好。希眞忙叫一個莊客。就地下控起一把沙土來。念動眞言。運口罡氣。吹入撒開去。只見一陣怪風。飛砂走石。把火頭倒吹轉去。燒得李逵并那些賊兵叫苦連天。各逃性命。劉唐等趁勢闖出村口。行得不遠。又一片喊聲。擁出一二百兵馬來。只見麗卿挺鎗躍馬。大喝一聲。當先衝殺過去。這里衆英雄各奮神威。帶領莊客舞劍

掄鎗一攧殺上。好一似虎入羊羣。那一二百人都落花流水的散了。衆英雄護定老小。只顧往前走。前面已是丁字坡。那條大路。一頭往南。一頭往北。劉廣回顧老小人等。幸喜一個都不失散。並無損傷。稍爲放心。殺聲漸遠。大家都下馬。就坡上少息。商議投奔的所在。望那安樂村已變做了一座火焰山。慧娘問希眞道。大姨夫來時。可知道神峯山口失陷不曾。希眞道。我也恐賊兵在那里堵截。對你公公說。你公公說不妨。已預先準備了。倘得那里不失陷。你

公公必能來救。賊勢不久便退。我等若迎上去投他。一則路遠。二則賊多。又恐殺不出。不如先投定風莊去。那里有碉樓濠塹。李鄉練又同你爹爹認識。劉廣道。賊兵驟來。我恐府城裏不作準備。吃那厮們打破。那肯便退。希真道。不妨。城裏已有準備也。昨夜雲令親的青龍刀嘯響了一夜。早上正同我說吉凶。日中便接着沂州的飛報。說孔厚拏獲了梁山上的細作白日鼠白勝。并嘍囉十五名。稟交高封審出情由。這賊兵都是青雲山來的。城裏已點兵守城

接連又得你的書信我卽忙回來劉廣道我等細數家私
鄧連在龍門廠神霄雷院不如到龍門廠去希眞道我說
定風莊近投北去恐撞着賊兵慧娘道方纔我們出來是
酉時此刻走得容多路不過酉末戌初天罡在午正南大
吉劉廣道既如此就投定風莊說不了只見正南方火光
冲天喊聲大起遠近衆皆大驚劉廣忙扶了娘上馬衆
人一齊都上馬投北便走不多時撞着一隊賊兵正是陳
達孔明孔厚的兵馬來接應秦明崔豪姚順同去打城秦

明等到了安樂村正殺還來合兵一處將劉廣陳希眞等
一班英雄老小都裹在亂軍之中那知道正南上的兵馬
倒是他們的救星他們卻反投北去也是數該如此當時
衆英雄在亂軍裏面彼此不能相顧話內單表劉廣同兩
個兒子緊緊護着劉母只往前厮殺攔頭一員賊將乃是
跳澗虎陳達當時陳達大喝道你是甚麼鳥人敢在大軍
內亂撞劉廣更不答話拍馬舞刀直取陳達陳達正抵敵
不住斜刺又來了旄頭星孔明雙鬭劉廣劉廣奮勇厮殺

孔明陳達敗走劉廣回頭不見了劉母并兩個兒子心裏
甚慌急轉舊路殺回來一口刀逢人便砍竟尋不見母親
劉廣越慌起來遏不住心頭亂跳不防黑影裏弓弩射來
一枝箭正中心窩坐不住鞍橋跌下馬來背後陳達已到
舉刀劈面就剁說時遲那時快卻得劉麒的娘子一馬趕
到大喝誰敢動手挺手中雁翎刀敵住陳達那孔明又轉
來相助劉廣已跳起身來掄刀步戰希真也保着劉夫人
趕到三位英雄兩馬一步又殺退陳達孔明劉廣道我的

娘在那里又要殺轉去希眞道太親母好像已在面前劉廣便轉身往北追希眞道你受了傷步戰不便我的馬讓你騎劉廣便騎了希眞的馬希眞步下提鎗保護且說孔明孔亮陳達聚在一處道這是一夥甚麼人如此猖獗休吃他走了便吶喊殺攏來聲聲吆喝不要放走這幾個牛子後面又有崔豪姚順的人馬擁上來四面賊兵圍住希眞劉廣劉麒的娘子保着劉夫人苦戰不得脫劉廣只叫得苦希眞一時也用不迭那都籙大法正危急時只見孔

見一邊人馬大亂、火把叢裏一位女英雄殺人來你看他撕去紅紗衫兒的兩隻袖子赤着兩條雪藕也似的臂膊、舞動梨花鎗。縱開家騮馬、好一似降魔的哪吒太子風掣電捲衝進來。衆人見麗卿到來大喜忙護着劉夫人殺上前來接應。麗卿大叫。爹爹。見秀妹妹否。孔亮不識高低便去抵敵。吃他一鎗對心窩裏刺個正着。翻觔斗撞下馬去。一道靈魂回梁山泊去了。賊兵亂竄希真道我兒前面開路。衆人護着劉夫人。奮勇殺開一條血路。透出重圍希真

順便奪一匹馬騎了，大家離得賊兵已遠，那劉母、劉麒、劉麟、劉慧娘、劉麟的娘子、一切莊客僕婦養娘，俱失陷在賊巢。陳達、崔豪等見他們勇猛，不敢便追。恰好秦明也到，大家說有如此一夥人，孔亮被他壞了。秦明大怒，便要奮力追上，忽報正南上一彪鄉勇，為首一個軍官是長髯大漢，十分利害，周通哥哥抵敵不住，敗下來，傷了好些人。秦明轉怒，便同陳達、崔豪、姚順、孔明殺奔正南大路去，不來追趕希真等人。卻說希真、劉廣等，都去溪澗邊鵞卵石灘上

忽下是光下劉廣中的那枝箭透入數寸拔出來血流不止希眞看了箭瘡如此深也大吃一驚暗裏又辨不出血色不知有毒也無劉夫人忙撕下紬衫見的裏襟與他裹定劉廣道我娘的性命好道休也我再去尋來希眞劉大人一齊勸道你這般傷痕去不得了劉廣喝道你是媳婦也這般亂說便忍着疼痛提刀上馬怎奈疼痛難忍跨不上鞍鞒跌倒在地希眞劉夫人忙去扶住希眞道姨丈依我言語你們在此待我再殺轉去務要尋了太親母出來

劉廣咬着牙齒點點頭。麗卿在旁叫道。爹爹在此保護。不要離開孩兒。總還要去尋秀妹妹。接應他們一同救了太婆出來。希眞道。既是你去。須要小心。麗卿綽鎗上馬。重復殺入虎窟龍潭去了。劉麒的娘子已帶重傷。戰鬬不得。撇了刀倒在露水灘上。厮喚劉夫人流淚。一面按摩劉廣的箭瘡。一面念誦着道。天地佛爺。可憐見婆婆一生行善。丈夫孝敬無罪。得能轉凶化吉。垂佑則個。劉廣果然覺得疼痛減了些。希眞自去灘上。那截鳥卵石堆裏。只顧口誦眞言步

是踏斗僊禁咒。只見正南上天都通紅。哭聲不絕。劉廣等了許久。不見麗卿消息。更耐不住。又要上馬自去。忽見一人匹馬單刀奔來。希真只道是賊。忙提鎗在手。再近來一看。卻像是劉麒。劉廣希真齊叫道。我們在這裏。劉麒下馬。見了爹娘。甚喜。劉廣道。祖母那里去了。劉麒道。孩兒保着祖母尋爹爹。不意祖母兄弟都失散了。孩兒尋了幾次不見。又恐爹娘有失。追尋到此。劉廣聽罷大怒。挈過刀來便殺劉麒。慌得希真連忙奪住。劉廣罵道。畜生。叫你保護祖

毋你撇下他自已走了。誰要你來看我。唬得劉麒俯伏在地。不敢則聲。希真道。姨丈息怒。劉廣又罵道。如今用不着你這畜生。待我自去。便飛身上馬。希真劉麒忙追上去。不到得一望之地。劉廣箭瘡迸裂。又跌下馬來。暈了過去。希真劉麒忙去靠住。叫了半晌。纔醒轉來。劉夫人也趕到哭着叫道。丈夫耐耐便。對劉麒道。我兒快去罷。那劉麒連忙提刀上馬。仍回舊路。劉麒的娘子看見。痛哭不已。劉麒趕到亂軍中。沒命的殺進去。來往尋覓。可憐那里見個踪跡

忽然撞着麗卿渾身血污。殺將出來。麗卿道。哥哥見他們麽。劉麒道。別人由他。只是我失陷了祖母爹爹。要救我我救不出祖母。同去不得了。好妹妹幫我同去尋尋。麗卿道。我方纔遇一員賊將。截了兩車的婦女。我恐秀妹妹也在內。殺敗那員賊將。只見車內都是別人家的婦女鄰舍王美娘亦在內。我也無暇救他。再殺轉來。卻撞着你。我聽那壁廂喊殺連天。鎗炮震動。這些狗男女都紛紛投南去。不知是那里的兵馬同他廝殺。我和你索性望正南上去

尋或有些踪跡二人便一齊縱馬往南去將近丁字坡天已黎明只見滿地坍女老小的屍骸縱橫血流成渠劉麒道我祖母多敢是休也這卻怎好麗卿道不到黄河心不死索性再上去尋不着也是無法正說着只聽山坡上有人叫道哥哥妹妹快來二人擡頭看時只見山坡上一個小庵劉麒認得是白衣觀音庵只見庵前一人開門出來手持黄金雙鐧喊叫他們正是劉麟二人大喜忙縱馬上山坡到庵前劉麟道你築衝散後我同浦家保着祖母衝

殺不出。祖母胃腕病又發、他坐的馬又驟了。是我救了祖
母投這庵內。將祖母藏在佛櫃裏面。我孤掌難鳴。只得關
了門。從門內張望。盼倘人來同救祖母出去。劉麒大喜。便
同麗卿進庵下馬。佛櫃內伏出劉母。那劉母哭道。誰承你
們救我。我卻不願活了。是我透心糊塗。不識好言語。累你
們遭此大禍。你們顧自己去。由我這老骨頭死罷。劉麒跪
地垂淚道。祖母休說這般話。爹爹母親眼巴巴的盼望。請
祖母就走。劉母哭着問道。我那秀兒心肝肉怎的了。麗卿

道。正還不曾見劉麒。忙接口道。秀妹妹已在前面。祖母放心。趁此時賊兵稍散。快請動身。再挨着恐那廝們搶進庵來。劉母道。我胃口疼得緊。騎不得頭口。劉麒道。孫兒背了你去。只是將甚麽兜縛。劉麟便去僧房內尋看。那幾個和尚影也不見。卻尋出些酒肉來。大家都餓了。就亂吃了一回。勸劉母吃些。劉母那肯破葷。把那幾匹戰馬都去後面菜地裏由他啃嚼。劉麒驚問道。二嫂也衝散了。劉麟垂淚道。他已身帶重傷。又同一個賊將廝殺。失手死在亂軍

喪了我救祖母要緊那里還顧得他說罷止不住痛哭起來。劉麒麗卿人驚。眾人又悲哭了一回。劉麒便將大士面前兩掛長旛扯下來。兜了劉母背上。紮縛得牢了。便提了三尖兩刃刀上馬。劉麟麗卿都上了馬。各拏了兵器保護着。出得山門。遠遠的望着胭脂山腳西邊大路上那些賊兵將打劫的油水大小直擔解回山寨去。正南上喊殺連天。眾人下了山坡一路投北去。幸喜不過賊兵。麗卿見路上已是太平。便道二位哥哥保了太婆去。我再去尋秀妹

妹說不了喊聲大起一彪賊兵斜刺裏衝出來阻住去路此夜裏的更是利害原來正是狄雷武松楊春搶神峯山口不得奉吳用號令知白勝失陷景陽鎮官兵已出速來接應秦明張清等火速收兵所得油水先速上山也是劉母劉麒難星人度可巧撞着麗卿大叫道二位哥哥顧着太婆跟我來便左手韁繩右手抽出青錞寶劍旋風兒也似的捲過去大喝讓路二劉保着祖母一齊衝過去麗卿正遇着武松步馬相交狄雷楊春三面夾攻衆嘍囉一齊

夾助二劉保著祖母只好各顧自己混戰。龐卿見賊兵愈多不敢戀戰。長嘯一聲。往橫頭闖去。開一條血路走了。狄雷等三人驚呀道那里殺出這一個女子。卻恁般勇猛。竟被他滑了去。有幾個嘍囉道。正不知那里來這女子。聽說在大寨中混殺了一夜。沒人近得他。武松道。如今軍師號令去接應秦明要緊。這女子只好由他去。三人便催兵往南殺去。只見東邊一陣兵馬。吶喊揚威殺來。正是沂州府都監黃魁。見解了圍。引官兵追到。與狄雷等兩軍相遇。開旗

大戰。卻說麗卿一抹地鑽挑劈砍。衝出重圍。卻撞到西邊大路上。回看劉麒劉麟劉母。都失散了。便縱馬到那土岡上瞭望。只見各處烟塵蔽天。喊殺之聲盈耳。那隊賊兵都投南去。並不見劉母等人的下落。麗卿想道。廝殺了一夜。救不得一個人出來。怎好回去。爹爹不罵了。也須對不過二姨夫。方纔那兩個不知是什麼強盜。到也了得。不要管他。再殺上去。尋他們不得。便多砍些頭顱來。也好壯觀。便插了劍。雙手掄鎗。拍馬下了土岡。仍復殺轉來。未到一望

之地。只見樹林內轉出五七十嘍囉。把許多婦女都反剪了。連連串串的牽着走。後面老大的棍棒趕打。那號哭之聲。那里聽得。龐卿又恐彗娘亦在內。更大喝一聲。奔上前殺散了嘍囉。細看裏面。卻又沒有彗娘。正待轉身。只見後面又只生許多嘍囉。擁着一個大王。那個大王頭戴撮尖乾紅凹面巾。鬢邊插一枝秋海棠。赤着上半截身子。露出一身肐膊蜞筋。繫一條銷金包肚紅搭膊。着一雙對掩雲跟牛皮靴。騎一匹高頭捲毛大白馬。龐卿卻不認得那大王。

便是小霸王周通。那周通馬旁邊一個嘍囉。背上馱着一個女子。麗卿看見吃了一驚。那女子大叫卿姊救命。果然是劉慧娘。麗卿便來搶奪。看官聽說。原來周通並不幹正經。只帶領嘍囉各處擄掠婦女。這慧娘自半夜卻與麗卿失散之後。在亂軍中不見一個親人。心急意亂。其時天色已晚。暗星斗無光。那里辨得東南西北。幸虧得一雙慧眼。看黑夜如同白晝。便縱馬加鞭。只顧望黑地裏無人處亂走。不防遇着二三十火把。都是周通部下的嘍囉。當時把他

捉了去獻與周通。周通把火來照看。那曾見過這般美貌娉婷。歡喜得渾身發熱。魂靈兒飛去半天裏。忙吩咐不許綁壞了。只叫一個老成嘍囉。駝着。廝傍着馬前走。周通當時恨不得就回山寨。只想要學个小明兒。只得勉強再巡邏着。惹娘在那嘍囉背上。正沒法尋死。恰好正撞着麗卿來到。當時周通都認識麗卿。一見了大喜。叫道。我的心肝。那里不尋遍你。都在這里。便拍馬舞鎗來捉麗卿。麗卿正挺鎗飛過來交馬。不到兩個回合。被麗卿一鎗刺中肩

窩。一個倒栽葱拄下馬去。麗卿那有工夫去殺他。忙順手帶定了那匹空馬。便來奪慧娘。衆嘍囉見搠翻了周通。發聲喊。撇了慧娘。一閧都散了。那周通連滾帶爬逃了性命前面那幾個嘍囉救去了。麗卿忙拉慧娘騎在周通的馬上。保着他投北就走。只見背後一騎馬追來。大叫二位妹妹少待。麗卿慧娘回頭只見卻是劉麟。也殺得渾身血污氣急敗壞。到面前道。哥哥與祖母竟不知去向了。這卻怎好。我本要再尋轉去。怎奈賊兵都是生力軍。越殺越多。戰

焉又受了傷寶在支持不得也。麗卿道我已尋得秀妹妹只好先送了他到前面再作商量。貴娘流淚道卿姊既說大姨夫也在前面快去與他商量。必定有妙策好歹要救祖母哥哥出來。大家都奔到夜來的那石子灘上。卻又不見了希真劉廣二千人。麗卿大驚道明明記得是此處兀那不是二姨夫折斷的那枝血箭還在他們卻都到那里去了。衆人正驚疑間。只見後面塵頭大起。風吹胡哨鼓角震天大隊賊兵追來。望去何止一千餘人。只聽得一片聲

吽陳麗卿想逃那里去。此時麗卿劉麟都已人困馬乏。劉麟的戰馬已傷。眼見是走不脫。便使人不乏馬不倒。也只得讓鄭劉麟兩個人。又要保着慧娘這兩個便都算了。三頭六臂的哪吒也怎生與這一千多生力兵馬相持。務要問個明白。只好請看下回。

結水滸全傳卷之十三

山陰忽來道人俞萬春仲華甫手著

第八十三回

雲天彪大破青雲兵
陳希真夜奔猿臂寨

却說[illegible]部亭三人正尋不見希真劉廣心中惶懼只見後面大隊賊兵追來看官須知這一路賊兵並非惡巫捏造你道是那幾個便是張清董平徐寧呼延綽龔旺丁得孫

原來這六籌好漢。正攻打沂州城。忽接吳學究的軍令。說機謀已洩。景陽鎮救兵都到。攻必不利。速速收兵。會合各路全師歸山。六籌好漢急忙遵令。退兵來到此地。正遇着周通帶傷來見。訴說遇見陳麗卿。吃他傷了一鎗。投此去了。隨行的嘍囉又說道。得知孔亮哥哥也吃他壞了。六籌好漢一齊大怒道。這賤人焉敢如此。我等就追上去。誓必生擒活捉了來。周通道。這婆娘果然了得。張清道。那怕她了得。叫他先吃我一石子。董平道。周兄弟平日只管說起

陳麗卿怎樣了。得我倒要會他。呼延綽道。小弟上山無寸

箭之功。願擒將他來獻與衆位。佘凝道。我也隨了你們去

四人好漢吩咐黃旺丁得孫。將人馬去接應各路。又多派

軍漢。送聞頭領先回山寨將息。這里四人帶了一千人馬

飛風追來。聲聲只叫拏住陳麗卿。麗卿對劉麟道。事已如

此。不得不同他拚個死活。劉麟道。正是。慧娘跳下馬來道

二哥卿姊。休要顧我。這馬二哥騎了去。那慧娘便看看兩

邊。決意要尋個自盡。正忙亂間。那賊兵已逼近來。麗卿劉

麟正要放馬忽聽背後刮刺刺起一個震天震地的驚霆霹靂貼着地往前面打過去只見霹靂到處那灘上的鵞卵石子平空飛起隨後希真一馬飛到希真又念念有詞向巽地上呼風只見狂風大起那灘上布過罡氣的石子遮天蔽日價起來隨着狂風滿天飛舞驟雨雹子般的落往那賊兵隊裏打過去那些賊兵魂飛魄散喊不迭的神靈垂祐又只恨爺娘不與他生個銅頭額鐵脊梁只見連人帶馬打倒無算張清頭上也着了一下鮮血迸流幾乎

落馬身上不消說得四箇好漢都伏鞍而逃歡喜得個麗
卿撲着手不住口的喝采希眞見石子落盡賊兵都退方
收了風勢對劉麟等三人道我道此地凶多吉少把姨丈
等都先護送到神霄雷院急忙轉來尋你們這些賊果來
尋死卻吃我先準備了。如今祖母大哥二娘子都何在劉
麟道都失陷了。希眞傷感不已說道如今且同回神霄雷
院再計較。四人便都起劉麟仍把那馬與慧娘騎了到得
那神霄雷院那龍門廠是僻靜之處有許多得命的百姓

也在彼幾個莊客先看見便道玄卿等都在後殿的樓上。四人齊進去劉夫人正叫莊客們去行李內尋出些金創藥與劉廣劉麒的娘子敷治見他們進來忙問消息。四人細說前由劉廣劉夫人劉大娘子聞知劉母劉麒失陷不知生死二娘子陣亡一齊放聲大哭衆人無不悲慟劉廣便教慧娘起一數看看吉凶慧娘拈着指頭搯指尋紋心中大驚口裏不敢便說但云災星尚未退不久便有救卻私對希真道此課大凶祖母與大哥俱有牢獄之災殺身

之禍大哥或有救星神丹本命乘死系挨不到六七日了這便怎好希眞聽了這語一發焦急對劉廣道我等都已人困馬乏了且過一夜明日我同卿兒再去尋覓務要尋個實信劉廣頓首拜謝慧娘道孩兒看此地天英星坐鎮有吉無凶居幾日不妨當晚希眞意欲收慹內觀開闢元關探個吉凶消息爭奈連日價廝殺勞頓百神擾亂再也登不下且慢表希眞劉廣都歇息在雷神廟卻說張清等四籌好漢兵馬吃希眞的都籙大法一陣石子打得七零

八落逃走了性命查看軍士打死了小半其餘帶傷者無數董平徐凝呼延綽也各傷了些大家說道不料這賤人卻會妖法早知不去巷他正說間只見小校來報道狄雷頭領被敗責魁秦明頭領也得了勝那些鄉勇都退入定風莊去死守請衆位將軍速去策應定風莊就好破也董平大喜對衆人道若打破了定風莊錢粮卻不少須速前去便叫張清領帶傷的兵馬後面屯住卻與徐凝呼延綽三個頭領率領精兵前來助戰且說那定風莊的鄉練使

李飛豹自前半夜率領鄉勇來勦賊殺至丁字坡遇着秦
明厮殺直戰到天明後、賊勢浩大黃魁的官兵又退抵敵
不住退入定風莊秦明、狄雷趕到四面圍住攻打、彌撲上
灰瓶金汁弓弩鎗炮。雨點也似的往下打漸漸也支持不
住莊裏哭聲喧鬧告斷黃魁又來聲援、那黃魁雖然驍勇
爭奈兵微將寡。那防禦阮其祥上起陣來全不濟事只望
後面退在支持不得之間、忽報西南上殺氣沖天鎗炮
動地景陽鎮官兵齊到、狄雷忙領兵迎敵。只見那山上兵旌

旗嚴肅部伍整齊也是必驚兩軍便交鋒合戰景湯鎮的兵馬端的如虎如羆中軍隊內五百名砍刀手擁出一員大將鳳眼蠶眉綠袍金鎧青巾赤面美髯飄動騎一匹大宛白馬倒提偃月鋼刀大罵無端草寇焉敢犯境楊春拍馬來迎只一合天彪舉龍刀起楊春身首異處狄雷見天彪斬了楊春大怒掄兩柄赤銅鎚直迎天彪天彪揮刀迎戰十餘合勝敗不分武松舞戒刀來夾攻天彪不慌不忙施展神威大戰二賊背後參明也到忽聽得景陽兵隨後

一個號砲飛起半天。兩旁喊聲大振。左有謝德。右有婁熊。兩位團練使。分兩路抄出截斷歸路。只見天彪約兵馬翻翻陵陰變成常山陣勢。銅牆鐵壁價裹來。秦明武松狄雷困在核心。死戰不脫。虧得[illegible]呼延綽狠命殺入來。謝德婁熊抵敵不住。吃掙了出去。卻又遇見黃魁大殺一陣。李飛豹望見官兵得勝。也放下吊橋。開了莊門。領鄉勇來助戰。只見陰雲四合。慘霧漫漫。半天裏一團黑氣罩下來。空中無數精兵猛獸。力士天丁。紛紛殺下。乃是沂州府

太守高封帶領三百名　那兵親到。雲天彪只顧驅兵掩殺那陣裏的鎗砲。好一似　轟雷震電着地捲去。青雲山的賊兵那里當得住。殺得大　敗虧輸棄甲拋戈而逃。高封追到五里便收了法。原來高　封的妖法只有五里路。好使再過去便不靈。便是當年他　哥子高廉的妖法。亦只有七里路好使。卻怎及得希真的　都籙大法包含先天真乙之妙變化無窮。當時天彪直追　過臥牛莊方回。斬獲無數。奪了許多器械馬匹。大獲全勝。原來天彪自初八日中午得了趙

厚的飛報與希眞商量料道賊兵必從鰲背暗夾堵截神峯山口那鰲背嶂雖是條正路卻兩邊樹木叢深百草豐茂天彪即火速傳令就叫那山口營汎要五十名官兵先去就彼放火燒斷賊兵進路狄雷等領兵殺到鰲背嶂吃大火阻住只得遶道由皂莢嶺進來比及趕到山口天彪已領大隊兵馬渡過神峰山了謝德問雲天彪道恩相在先何不就在皂莢嶺埋伏截殺狄雷豈不大妙天彪道你那曉得兵貴養氣不在遇敵便鬪若先與狄雷廝殺把人

馬都用完了怎好救此地只圖嶺狄雷卻棄了沂州府豈不是貪小失大正中吳用的計謝德拜服道恩相神算直不可及這一場勝仗幸虧得孔厚先拚住了白勝斷了內線城中先有準備又虧雲天彪救兵來得早雖失了幾個村莊卻不吃賊兵全得了便宜去皆二人之功也且說賊兵敗回青雲山宋江正差時遷來探聽消息吳用大驚查點人馬壞了孔亮楊春二位頭領傷了張清周通二位頭領失陷了白勝一位頭領李逵被火燒去髭鬚風沙噠斤

兩眼。先已救回山寨。其餘馬步頭目軍兵。折了五千餘人
此外中箭著鎗受傷者無數。雖打破幾處村莊。得了許多
錢粮油水金銀子女。卻是功不補患。吳用大怒道。吾自用
兵以來。未嘗遭此大敗。今誤了衆位兄弟。皆我之罪。一面
差戴宗時遷先回梁山報信。我隨後就回。誓必興兵滅了
沂州府景陽鎮。以報此恨。便問狄雷道。白勝兄弟失陷在
城內。怎生去救得他出。狄雷道。聞得那東城防禦阮其祥
這人最貪財。高封最聽信他。小弟差人去他那里多費些

金銀通了關節。先留了白勝的性命。再去劫牢救他。吳用道。正合吾意。我恐沂州城內經此一番加緊防備。倘劫牢不便。不如誘他解上濟南。就半路上救他也妙。須要機密小心。便留周通張清在寨將息養病。李逵兩眼已好。同了吳用回梁山。卻說戴宗時遷回梁山報與宋江。宋江大怒便要盡起山寨兵。前往報仇。戴宗道。軍師就回。待他來商量。不日吳用同眾好漢一齊回山。宋江便議起兵。吳用道。要報此仇。非大隊兵馬必不濟事。雲天彪那廝極會用兵。

更兼高封有妖法。須得公孫先生一行。只是這一番厮殺。
若非曠日持久。不能成功。東京一路雖不必憂。也防趙頭
兒另委別個。可叫梁世傑夫妻再寫信去。托他丈人周旋。
別的都不害事。我只恐大隊兵馬一出。運糧之路甚是不
便。兗州府飛虎寨的兵馬雖不敢十分猖獗。他若來劫我
糧草。阻我歸路。這個伎倆卻能。那時瞻前顧後。卻甚費力。
那飛虎寨總管兵茂。雖也有些武藝兵法。卻為人孤僻不
洪。那兗州知府更不在話下。小生之意。不如先去打破了

兗州飛虎寨兩處。一者絕了後患。二者也好取那里錢糧使用。那時長驅大進。直搗沂州。還怕甚麼猿臂寨仍不歸順。傾一總勦滅了他。宋江道此計最妙。當日便點李應。杜興。孫立。孫新。顧大嫂。樂和。鄒淵。鄒閏。解珍。解寶。時遷。共十一位頭領。帶領馬步軍三萬。吳學究爲軍師。倘若得了兩處。便分派十一位頭領鎮守。那日興兵。又差楊雄。石秀往青雲山助狄雷。救白勝。接下慢表。卻說那日雲天彪大敗賊衆。掌得勝鼓收兵。會合了高封。黃魁。天彪請高封速發

號令撫救百姓。一面申報都省。並查勘被難地段人口。分別賑卹。天彪又對高封道。李飛豹這人才勇出衆。堪以重用。屈在鄉練。卻是可惜。高封道。我早晚便保舉他陞授團練。調去沂州城外西安營把守。天彪別了高封。領兵回景陽鎮。發放三軍都畢。卽忙差得力軍弁去探聽劉廣家口人等的消息。正要退衙。只見轅門官稟道。沂州有一差官。說有機密事稟見仲公。雲天彪喚來。只見那人相貌清奇。吏員打扮。向天彪聲喏施禮。天彪一看。乃劉廣莊上也曾

會過認得是沂州的賞案孔目孔厚。天彪大喜忙下座答揖。讓到客廳相見。天彪道先生何事到此。沂州保全寺仗先生之力。孔厚道小吏有機密事稟報。天彪道左右皆吾心腹。但說不妨。孔厚道阮其祥那廝苦死要與令親劉防禦作對。昨日在亂軍中擁着劉大公子。背負着血妝逃難。他竟把作賊人擒捉。劉大公子寡不敵衆。連劉世都遭坏廝擒去。卻特地瞞着總管。阮其祥又買通白勝。誣扳劉防禦父子作梁山內線。指出劉防禦的財帛。大公子不招已

吃了刑法。連劉母也下在班館。今日又接着高太尉文書。說東京捉着了陳希真家內王蒼頭。從張百戶處追出劉防禦的回書。已知陳希真藏匿在劉廣家。提出劉公子來審問。公子抵死不肯承認。高封將劉母請入後堂。甜言哄騙。劉母卻被他賺出來。現在嚴拏劉廣陳希真。那劉母幷大公子眼見難活。小吏官微職小。拗不過。因想總管相公是他至親。特地偷身來此商量。怎生救得。天彪聽罷大驚。想了半響。說道。我無別法。只有去向高封處。替他二人分

詢。但他二人此時不知在何處。多感先生大德。請先回府。下官即來也。舍親在獄。山高水低。還望足下照看。天彪送孔厚去了。獨坐書齋。半響沒擺佈處。正待喚從人備馬上府。忽報劉二公子到。求見。天彪大喜。忙接進來。劉麟拜見畢。訴說全家避難在龍門廠雷祖廟內。家祖母并家兄都失散了。本要去投孔厚。因小妹慧娘說城中殺氣甚盛。爲此不敢去。家父說只好賠累太親翁。來此暫住幾日。再購房產。天彪道。賢姪只知其一。現在宅上另有一起奇禍。孔

厚纔去便把上項事說了一遍。劉麟大驚，幾乎跌倒，便道：
太親翁可以相救。天彪道：事不宜遲，你速去請你爹爹、
千人先來我處躲避。便避不得，也送到我父親處。令祖母、
令兄，我再設法去救。我棄了官也不打緊，好歹要與高封
剖個曲直。你快去，我便上沂州府也。劉麟忙出衙上馬，飛
奔回龍門廠去了。這里天彪帶了三五十個親隨，都是關
西大漢，各跨口腰刀，飛遊沂州。卻說劉麟一口氣到了雲
祖廟，報知此事。衆人一齊大驚。劉廣叫苦道：這卻怎好？既

家雲親家多高誼。不如就去。他與高封同僚。或說得下。希眞之道。斷乎去不得。去了不但自己無益。反害了雲親家。若到雲太公處。千里迢迢。帶着老小逃難。更不穩。更高封那廝怎肯聽人情。雲親家不去說還好。今已去說。雲親家爲人心腸耿直。性如烈火。素來又看不得高封。不來頭與高封鬧起來。這禍愈速。我想這事皆是我來害你。怎敢不生條計救太親母。賢甥還你。劉廣道。姨丈怎說這話。你只要有妙策。救得我的娘。要我怎地。我都依你。正說間。只見雲天

彪着體已人到劉廣處。到樓上。那人呈上書信。說家老爺快請二位老爺并官眷。速到景陽鎮去。現在城裏城外合鄉村。挨門逐戶查拏二位老爺。若不趁早動身。必遭毒手。希真答道。雖承尊上救援。我們委實去不得。去了兩邊不美。我寫回信與你。多多拜謝尊上。希真便寫信謝天彪。又勸他從長計較。切不可與高封惡識。便將信付了那體巳人。那體巳人又苦勸了幾番。劉廣希真只是不肯。那人只得領了回書去了。慧娘道。此事藥線最緊。既要救祖母太哥

又要避得自巳之難大姨夫速速定計希眞道自然麗卿道孩兒不如同爹爹趕進城去刺殺了高封阮其祥兩個狗頭豈不完結了希眞道你不要來亂說希眞打發一個精細莊客趕進城去到孔厚家探消息那莊客領命又趕天晚趕不出城急忙去了當晚劉廣慧娘劉麟等都在後殿樓上商議陳希眞獨自一人在樓下千迴萬轉沒個生發心裏念裏只有走那一條路只是得着道理又不好向劉廣說遶着那迴廊走去走來地皮都踏光了把一個

智多謀的陳道子弄得半籌都拍劃不開只見月色盈堦銀河耿耿希真不覺走近香祖面前看那香爐邊有一副盃珓希真動個念頭便向神前跪倒叩頭舞蹈道弟子陳希真與劉廣終能報效國家不辱合各當賜弟子一副聖珓聖陰陽三者但不負虧能捧過盃珓望空擲去月光下只見那副盃珓壁直的立在堦下希真吃那一驚只聽得梯上腳步響看時卻見慧娘下樓來慧娘道大姨夫主意若何希真道未得及猜慧娘道甥女有個見識不好便向

我爹爹說我想只有徐仔細的措柦認識我爹爹又感激大姨夫的洪恩他那里有四五千兵馬事到其間也說不得何不竟去投奔他哀求他發兵打破沂州只救俺姐夫哥哥何如希真嘆一口氣道我想了許久也只有這條門路方纔如此叫神靈禱告指着堦下道兀那不是一副盃珓擲立着慧娘看了也是驚異希真道事不宜遲便去向你父親說希真收了盃珓叫謝神恩便同慧娘上樓只見劉廣坐在那床上只是哭劉夫人劉麒劉麟都坐在旁邊

希真道姨丈怎樣計較劉廣道我主意已定高封那厮
不過要我的家私我把帶來所有的都與了他再不肯時
我便挺身而出縱他碎刀萬剮只要他完我的活娘便了
這幾個孽障都託與姨丈罷劉夫人劉麟慧娘聽了都放
聲慟哭希真道你這卻是甚麼意見你便捨了一百條性
命也救不出太親母大賢甥劉廣道依你卻怎地陳希真
道我有妙計恐你依不得劉廣道我已說過不論湯裏火
裏都依你我此刻箭瘡已好竟無痛苦你快說希真就把

投苟桓求救的計說了劉廣聽了淚如雨下叫道襟丈聽我說我同你都是大宋臣民活着是大宋的人死了是大宋的鬼你怎說這沒長進的話豈不是上辱祖宗招那萬世的唾罵希眞道襟丈你也聽我說須知忠孝不能兩全你依了我報效朝廷有日不依我這計眼見太親母有殺身之禍如何解救況這事藥線甚緊那里去躭擱十日半月再遲疑一時半日遭了那廝毒手悔之晚矣慧娘道大姨夫的話也說得是望爹爹權且依了祖母的性命要緊

劉廣道日後卻怎的希眞道日後再說日後的話說不了
只見到孔厚家去的那莊客道回來喘着氣說道老爺快
走罷高封府要帶做公的親來此捕緝了麗卿說起來道
這廝親來最好拿這廝來先出了太婆哥哥償命希眞喝住
了他劉廣忙問老太太太太衙內怎地了莊客道老太太太太
衙內險被高封斬了已自上了鎖索只爭不曾開刀卻吃
阮其祥勸住了眾人大驚問其原由莊客道雲總管見了
高封替老爺再三分剖爭奈高封全不容情雲總管發怒

與高封爭執要與高封到都省質對高封也怒立意要先害老太太衙內與白勝一齊斬首阮其祥說斬了白勝一干人恐老爺到案沒把柄因此纔都放了仍舊監下這都是孔老爺對小人說的孔老爺又說此廟內切不可再存留高封正猜疑此地要緊來稽查請老爺速避到別處再作計較城裏實是盤詰得緊小人進去吃晉問了多次只見劉廣霍地立起身便要下樓陳希眞扯住道襟丈往那里去劉廣道去看看我兒便死在一處到也安耽哥哥

與我報仇希眞那里肯放說道姨丈你不要心亂但依我言語管要救太親母出來劉麟慧娘都跪下叩哭劉廣道依你便怎麽希眞道你依我方纔的言語如救不出太親母我誓不立於天地之間劉廣道既是姨丈籌得穩全伏乞你如此我們就走便去喚醒那幾個莊客車夫套好那兩輛太平車子劉麟娘子傷痕未愈也載在車子上其餘衆人都上了頭口點齊火把連夜動身投猿臂寨去希眞見劉廣身體無事甚是歡喜說道我也在軍營裏多年每

見箭瘡如此深重多是性命不保今姨丈如此好得快豈
非孝感所致衆人連夜奔走天色發白已到蘆川渡口覓
了船隻渡到那岸劉廣對劉麟道此去猿臂寨不遠你可
先去報信不要造次我等在此等候劉麟領命掛了雙鐗
縱馬前行一二里路到那山岡邊只見林子裏一棒
鑼響跳出五七十嘍囉來喝道兀那牛子留下買路錢放
你過去劉麟高叫道列位好漢我非過客是尚太公的故
交來探望他的衆嘍囉道說了姓名好去通報劉麟道起

姓劉名麟排行第一。我爹爹劉廣與苟大王范大王都是至好。衆嘍囉道原來是劉防禦的二公子快去通報。卻說苟桓表字武伯河南衛輝府人氏乃是戰國時名賢苟變的後裔。苟變有大將之材子思夫子也器重他薦於衛君。衛君不肯用到宋朝這一支派流在衛輝。那苟桓的父親苟邦達政和年間曾爲殿前都虞侯端的是忠良正直。不畏權勢時常去惡識童貫。童貫很他入骨。那時童貫主謀要與女眞國金邦講和夾攻遼邦。天子准了。苟邦達苦諫

天子不從。童貫就在天子前進了讒言。便將苟邦達下獄。童貫深恨苟邦達與趙嗣恒商議用計。在官家前奏稱臣在遼時曾見苟邦達時常遣心腹人與遼主往來饋送[illegible]物。有他的親筆呈覽。天子聽了一面之詞。又見搜過親筆[illegible]不覺大怒道。怪道這厮要與遼邦講和。便傳旨將苟邦達[illegible]綁出市曹處斬。眾臣都說不卜。可憐那苟邦達一片忠[illegible]匡扶社稷。竟被奸臣陷害。黎民無不流涕。那時陳希直已做了道士。聞朝廷要斬苟邦達。大驚。連夜見高俅。求他望

上前求救那里救得童貫知道高邦達送了兩個兒子苟桓苟英武藝了得恐日後爲害又假傳聖旨捉拿苟邦達的眷屬進京除滅了以杜後患苟邦達的夫人閉門自盡只拏了苟桓苟英兩弟兄到來希眞一聞此信又悲又憤桓是個英雄再四哀求高俅設法救拔他兄弟兩個原來高俅自富貴之後最好風水見希眞有塊墳地在東京城外鳳凰山內端的水抱沙環龍飛鳳舞多少高手地師都說此地當發十八世公侯將相希眞卻葬了他的渾家高

傒方纔曉得正要商量謀算他的一時不便明日適值希貢來求他救荀桓兄弟高傒假醉着笑道仁兄要我救荀桓不難須知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仁兄肯把那鳳凰山的牛眠佳城相讓我立救荀桓希貢便一口應承認真把渾家的靈柩移去別處葬了將那地獻於高傒高傒得了那地大喜連忙設法與希貢定計差心腹人依計就半路上放了荀桓荀黄只做了個中途脫逃也免不得費了些錢財賞通了單貫的左右高傒又去裏外打點單貫前[illegible]

貪賞銀被瞞過便各處行文嚴拏那苟桓苟英得了陞
兄弟商議投奔何處去苟英道不如去投真將軍兄弟二
人夜行晝伏趕到馬陘鎮來投指揮使真祥麟那真祥麟
乃是苟邦達舊日帳下的將弁山東曲阜縣人氏受過苟
邦達的恩惠最有義氣一身好武藝深曉兵法為人精細
當時收留了苟氏弟兄住了多日怎奈緝捕得緊真祥麟
便棄了官職同了苟氏兄弟逃奔山東沂州府蘭山縣范
成龍家那范成龍與真祥麟是好朋友也是能文能武深

道須法最有家財好結交英雄豪傑開一個騾馬行又在本縣充當里正怎奈那騾馬行倚官府科派徭役十分煩重范成龍有時被人竄掇不如落草范成龍卻不肯下得那日真祥麟領了苟氏兄弟投逃到來祥麟說起是范巨的小主范成龍見了甚喜便藏了他三個人在家要范虎龍又與劉廣相厚引了他們三人見劉廣劉廣說范希真還恭獻地與高俅的話並將出希真稱贊他兄弟二人的書信苟氏弟兄方知性命全是希真再造當時放聲大哭

過望東京叩頭對天證盟誓願為希真効死那范成龍的父親曾做過開封府尹曾將高俅發遣過高俅富貴欲徙報仇范成龍的父親已死數日內新任蘭山縣知縣到任那知縣卻是高俅的一個門客到任後放參點卯都畢那知縣便細查范成龍的祖貫腳色履歷范成龍聞知風聲大驚便與苟桓等三人商議道這厮如此查察我必然要與高俅報仇我若不及早預備必受其害科擾又煎熬不過我想就不如權去落了草罷不知三位肯同去否苟桓

等三人想了一想實是無路可奔嘆口氣只得應了三人問到何處去落草范成龍道我常說起投北二百五十里那猿臂寨有平地雷强大力聚集七八百人霸佔了我們就去投他入夥真祥麟道仁兄與他向不通熟且先發封書信去范成龍道他若不肯容留就傍了他廝是定了便將家財暗暗收拾起將妻小先運開了范成龍同苟氏弟兄真祥麟都帶了兵器點了五七十名沒老小的土兵只說奉知縣相公的密諭去訪拏盜賊到得猿臂寨那知强大人

力那廝正如鄧飛所說不成器的小廝果不肯容留他們吃那真祈麟用了條妙計誘他下山四籌好漢擒他一個活擒了過來招降了那七百多人奪了山寨范成龍見苟桓人材智勇件件不及便讓苟桓坐了第一把交椅那遲大力受傷深重將息不好死了那苟桓同范成龍真祈麟并兄弟苟英連本山七八百嘍囉并帶來的五七十名土兵不上一下人估了猿臂寨招兵買馬積草屯糧數年來漸嘯聚至四千多人也免不得打家劫舍搶奪客商梁山

上屢次來招致他們。衆人都不肯從。劉廣亦有書信勸他們不可逼梁山。到了這日苟桓探知梁山上來攻打沂州府。恐他來攻山寨。小心防備。後又探知梁山兵被雲天彪戰敗回去了。衆人都放下心。當晚苟桓得了一夢。夢他父親苟邦達金冠玉珮。叫苟桓道。明日大恩人到了。速去迎接上帝。憐我忠耿。已封我為神。你也在天神數內。切勿背叛朝廷。錯了念頭。壞我的家聲。苟桓驚醒。次日正與衆好漢議起。都見說恩人。苟桓道我的大恩人只有陳提轄幾日

前聞知人說起他惡了高太尉逃了不知去向正在此處
若貞非是他到也范成龍道梁山兵馬焚掠了安樂村那
劉廣家不知怎的了他與陳希真至親必有些風聲何不
差孩兒們去探劉廣的消息苟桓道是極正要差人下山
忽然報上山來道劉廣的二公子劉麟單騎到此求見衆
人都吃一驚范成龍冉苟道想是劉廣家都沉沒了只逃
得劉麟來也忙迎接上山劉麟訴說家父同姨夫陳希真
被官府强盜逼得無路可奔齊來投托人衆望乞收留荷

桓聽見陳希真三字。那一天歡喜從九霄雲裏滚下來。忙問道我的大恩人在那里。劉麟道同家父齊到了廬川渡口。衆人都大喜。苟桓連忙吩咐兄弟苟英跟隨劉公子迎上去接恩公并劉將軍來。又吩咐道須要穿了青衣去見了恩公。務要親身執鞭隨鐙。勿得怠慢。苟英領命隨了劉麟先去了。苟桓連忙點齊合寨大小兵馬。盡行全身披執。下山五里外排隊迎接。自己也連忙換了青衣同真祥麟下山去接希真。請他。教誰守寨。范成龍道大哥與衆頭領

都去小弟何得落後麽一齊去苟桓大喜便一同下山且說苟英隨同了劉麟到了瀘川渡口迎着希眞一干人苟英上前參拜了便來執鞭希眞那里肯讓苟英騎馬苟英也不肯大家都下了頭口步行劉廣的家眷都隨在後面一齊往猿臂寨進發不多時已近山前只見路旁無數兵馬旌旗蔽野刀鎗如林一齊俯伏高稱迎接那苟桓擎着香爐跪在路旁希眞忙上前扶住回拜道老漢有何德能敢勞如此恩禮苟桓那里肯起擎着兩汪眼淚道再死囚

徒，當惡公全活今日，見金容如覩天日。希真再三謙讓扶起，衆從人上前接過香燭的相，又與劉順等相見了。八個嘍囉擡上一乘綏轎，請希真坐了，衆人都騎了馬，背植傳令，發放號砲，飛起衆軍，大呼虎威，一齊起去，散了隊伍。面前頭踏執事，開鑼喝道，把希真擡上山去。希真看那猿臂寨，果然雄壯：左有蘆川，右有虎門，後面靠着師峽山，面前一望盡是良田桑木。水深土厚，直接青雲山。山上要害之處，都有關口，松杉樹木，圍抱不交，各處都有鎮山砲位的掛

着礌石滚木檑礮無數好多時方到了山寨那里又有迎
接伺候之人鼓樂喧天寨門大開把希真的轎子飛擡
上正廳衆人都到苟桓弟兄扶了希真出轎去正廳中間
擺一把虎皮交椅納希真去坐二人納頭便拜堦下大吹
大擂希真大驚這一番有分教烟霞笑傲淸流權作綠林
豪客錦繡城池街市變成血海屍山且請看報仇雪恨英
雄士放火偷營娘子軍不知希眞所驚何事且看下回分
解

PL
2733
.U27
T3
v.6

UNIVERSITY OF
ILLINOIS LIBRARY
AT URBANA-CHAMPAIGN
ASIAN

PL
2733
.U27
T3
v.6

結水滸全傳卷之十四

山陰忽來道人俞萬春仲華甫著

第八十四回

苟桓三讓猿臂寨
劉廣夜襲沂州城

卻說苟氏兄弟二人。當日將陳希真推在中間交椅上。撲翻虎軀拜倒在地。希真大驚道。居中之位。豈是我坐的。苟桓道。恩公容禀。不但小人弟兄兩條狗命出自洪恩救放。

便是小人的祖宗都斷絕線。並累及老夫人寃家不安。此恩此德。真是重生父母。再造爹娘。荀桓銘刻心肺。也報你不得。只就今日便是良辰。請恩公正位大坐。為一寨之主。荀桓兄弟二人。願在部下。充兩名小卒。不論刀山劍樹。恩公驅遣。只往前去。誓不回頭。希真道。小弟援救二位公子。一者求救劉舍親之令堂太夫人。二者逃脫自家性命。二位公子若要如此。是不容小弟在此了。情願告退。斷難從命。荀桓再三要讓。希真那里肯。劉廣道。陳舍親[illegible]

苟將軍從直好。苟桓道既如此且權分賓主坐了再有商議。當時衆英雄分賓主兩邊坐下。劉廣老小并麗卿自有范成龍家眷接入後堂去款待。希眞請苟桓弟兄換了衣服。苟桓開言問道不知恩公因何與高太尉相惡棄家避難。願聞其詳。希眞把上項事細細說了一遍。此刻不意反累及劉舍親。令堂令郎都陷在縲絏。望乞將軍救援苟桓道。恩公與劉將軍放心。此事都在苟桓身上。管要救老伯母大公子出來。殺了這班貪官污吏。與衆位報仇。劉廣叩

眞拜謝。當晚苟桓殺牛宰馬。大開筵席。與希眞劉廣等接風。席間苟桓又復擎杯灑淚。求希眞坐第一位交椅。希眞道。公子聽小弟下情。念希眞本是江湖散客。又且獲罪在官。怎敢僭越。公子隆情。深感肺腑。讓位之言。休要再題。聖人云。名不正。則言不順。希眞若受了此位。名言何在。只求公子救了劉舍親。令堂令郎。希眞雖死九原。感激不盡。苟桓見希眞必不肯受。心生一計。當夜席散。喚過苟英來吩咐道。我看恩公文武雙全。勝我十倍。我不當居他之上。他

不肯受我有一計在此你明日依我如此如此不由他不從苟英領命次日希真早起梳洗畢出廳非見苟桓弟兄卻都不出來不移時只見苟英慌慌張張跑上來到希真面前跪拜道家兄命在呼吸求恩公速去救援希真大驚道此話怎講苟英道求恩公隨小人去一見便知眾人皆驚希真疑惑卻也有些蹺蹊便一同隨了苟英從正廳右首側門外轉出去沒多路便見是操軍的大教場甚是空闊兩旁都是楓樹林只見最高一株楓樹杪上赤膊吊着一

個人真祥麟范成龍并十數個頭目都立在樹下希真近前看時吊的那人正是苟桓把一手兩腳綁縛了吊掛在樹上只一條索頭生根散着右手執一把利刀希真大驚道公子何意苟桓高叫道恩公聽禀我受你天地洪恩夜來都說完了恩公不容我讓位我便一刀割斷了繩兒拚得個粉骨碎身報你的大德說罷便把刀鋒擱在繩上慌得希真沒口的答應道遵命遵命快請下來苟桓道丈人丈人休要翻悔請立盟言希真忙應道不翻悔不翻

悔快請下來我死在刀劍下決不翻悔劉處劉勝猶也認得呆了爲相見希眞應了眞祥麟范成龍纔教人盤上樹去解了爲柜下來下是衆英雄擁希眞上了演武廳坐中坐了衆人一齊來拜希眞滿家道衆好漢如此見愛不料希眞尚有這般魔障容我拜辭北關衆人忙設香案希眞望東京遙拜道微臣今日在此暫避免仇區區之心實不敢忘陛下也說罷痛哭不已衆人無不下淚希眞轉身拜謝了爲柜又謝了衆人然後到正廳上坐了第一把交椅

議苟桓坐第二位苟桓那里肯苦苦的讓劉廣坐了。苟桓
再要讓時希真劉廣齊說道。公子再要加此我等情願告
退苟桓不得已坐了第三位。范成龍坐了第四位真祥麟
坐了第五位劉麟坐了第六位苟英坐了第七位後堂陳
麗卿劉慧娘兩位女英雄也排了坐位共是九位頭領坐
了。衆頭目軍兵都來參拜畢希真開言道衆位弟兄聽
聽者陳希真今日蒙苟大公子讓位一切章程俱照舊例
不必改移我與劉防禦苟大公子同掌兵權各無異心甥

女劉慧娘參贊軍機劉麟甥與小女嫻麗御護衛中軍危
將軍兼管倉庫大家務要齊心努力。今日便昭告了天地
本處山川神祇衆人齊聲領諾。禮行都畢。希眞又道並非
希眞大權在手作事先私後公。實緣劉防禦的母親兒子。
陷在囹圄命在呼吸若不急救。必誤大事。今欲諸位協力
同去廳上廳下一齊應道。悉憑王師驅使誰敢規避。希眞
便教劉廣將家私將出盡分俵衆頭目嘍囉衆軍無不感
激。希眞與衆人道我欲救劉本天人。當用何策苟桓道本

山孩兒們經小弟時常教鍊精熟可用一憑大哥調遣希眞道此事只好智取不可力敵我昨日已差劉防禦的得力心腹到孔厚家探聽若能彀他將太親母麒麟解去都省我等于路上搶奪此是上策如其不能我想後日是中元佳節沂州城內慈雲寺蘭盆勝會香火最盛四方的香客三教九流買賣趕趁的雲屯霧集我們挑選下精明強幹之人扮演了混入城去索性瞞了孔厚兵到城下裏應外合必能成事此計如何眾人齊喝采道此計大妙希眞

道只是探事人還不見回報好不煩悶卻說那探事人生了孔厚家孔厚方知劉廣希真等都落了草吃了一驚嘆惜不已只得將來人留下去當土探聽動靜那高封自將劉母劉麟拏到之後與白勝鍛煉成一片一意要捉住希真劉廣與高休報仇對阮其祥道劉廣謀叛在逃夫復尉雲天彪與他兒女親家一味扣帮我要上濟南都省由頭制置使休教那廝做原告阮其祥已得了青雲山的金銀一總與白勝方便便攛掇道太守便親解了這一千人

犯去以便質對高封指手道不可不可此去都省必從青
雲山經過那厮們中途搶劫卽有官兵防護到那里已是
寡不敵衆我到都省將這案情稟明了這干人犯便于本
地處斬再拏陳希眞劉廣我又恐那厮們扮演了來劫牢
獄劫法場我已出了告示各門嚴緊稽查今年慈雲寺的
蘭盆會不准舉行不可又似那年江州城大名府兩處都
吃那厮們着了手去我又派心腹人在牢裏監督防那厮
越獄你再去添選五十名精壯兵丁會守獄門又請都監

黃魁各城門小心防守。高封便帶領扈從上都省去了。既其餘暗暗叫苦道。這不是敗了我的勾當。密地裏遞信與狄雷去了。孔厚知這消息。也暗暗叫苦道。劉母劉麒的性命怎好也。便歸家對劉廣的心腹道。此獄非有大勢力的人。救不得。我想只有都省檢討使賀太平。他看覷得雲天彪極好。我與他也有些瓜葛。制置使前最有臉面。叫你主人寬耐幾日。切不要尋他的門路。救老夫人。大公子的性命。你便將了這封回信去。孔厚在書信後又寫了十

嶽行勸劉廣希眞但得救了劉母劉麒于萬離了綠林等語來人不敢怠慢飛風回猿臂寨希眞等得了此信見沂州府劫牢不能下手衆人都大驚劉廣只是痛哭希眞把眉峯縐了半響問那心腹人道城裏慈雲寺的蘭盆會既不舉行城外法源寺的舉行否那心腹人道小人也看過告示上只禁止城裏慈雲寺卻不見有禁城外法源寺的話頭希眞笑道既這般說法源寺的蘭盆會一準舉行我們就往那里此城仍好破劉廣道法源寺在城外又無城

相隔五六里的路便到了那里卻怎能入得城去希真道
你不曉得我起先之計原要大隊兵馬前去裏應外合一
鼓而下像那年吳用破大名府救盧俊義的故事如今這
廝既這般狡猾我就另換一副局面我等挑精壯人馬仍
扮演了走的走坐船的坐船去赴蘭盆會就半夜裏舉事
只是這般鐵桶的城池沒個內綫如何破得城裏黃魁利
言若不用上將去如何敵得如用上將去姨丈與麟甥的
面貌誰不認識范將軍亦是本地人恐防打眼苟氏昆玉

卻又人地生疏。口音不對。只有真將軍熟悉江湖上的勾當。又伶俐材幹。可以去得。只是他一個人孤掌難鳴。必須再着一個同去。我想來除非叫小女麗卿如此妝扮了去。那廝們雖然盤查得緊。此卻未必料得。又妙在他是東京口音。劉廣道。計雖好。只是怎好叫嬌女如此裝束。希真道。不妨。叫他來。我吩咐他。遂將麗卿喚到面前。希真道。我兒。你前日不是說要進沂州城去刺殺高封阮其祥。如今用你的妙計。就着你去。麗卿大喜道。幾時去。希真道。你休

高興。我料你殺他不得。麗卿道。爹爹說那里話。量這些男女何足道哉。這廝兩顆驢頭。都在我鈔袋兒裏。指尖兒一撮便到手。希真道。你那里曉得。此刻畫影圖形拏你。誰不識得你是陳麗卿。未進城門。先吃拏了。怎想去刺他。如今只要你喬粧改扮了去。麗卿道。改扮便改扮。值什麼。希真道。恐你不肯。麗卿道。有何不肯。希真笑道。我要你喬粧跑解馬的武妓。你可肯。麗卿笑道。阿也。爹爹不是說笑話。我好端端的女孩兒。沒來由怎教我去扮粉頭。這卻恁的使

得希眞道我兒天理良心天下盡行不是爲父掂斤估兩你太婆大哥端的爲着我們爺兒兩個遭此大難你不去救他誰去救他況且不過賺進城門片刻工夫又不叫你認眞去做武技左右是個假扮麗卿道雖則假扮孩兒一生話靶希眞道再沒人說起只見劉廣道賢甥女你救得我的娘眞是我的大恩人也受老拙一拜便向麗卿下跪流淚不止慌得希眞連忙扶住叫聲罪過又叫麗卿道好兒子依了罷也記得太婆日常待你的好處麗卿又想了

想笑道爹爹寬心姨夫不要煩惱我都依也只是扎抹了形景難看大家卻都不許笑我希真道你幹正經事誰敢笑你希真便對真祥麟道真將軍可與小女扮做兄妹諸事照應他休教漏出馬腳真祥麟辭道既是小姐肯去足以敵得黃魁小將不必同行希真道真將軍休避嫌疑老夫便與你二人同往祥麟方纔應了只見慧娘出來對希真道姨夫教卿姐這般扮演雖是一時片刻賺進城去萬一遇着個不曉事的認真要留住跑解那時做又做不得

不做文要露馬脚怎好。祥麟道。不妨。小姐扮演了。再將一方帕兒束了頭額。伏在鞍轎上。詐作有病。有人要做買賣。我有言語支吾他。只是沒個做鵓兒的。卻不像。卻着那個去好。苟桓道。我看就是王頭目的妻子。尉遲大娘。生得黑麻面皮。身軀長大。兩臂有千斤之力。也識得些武藝。也是東京人氏。現在寡居。此人可以去得。真祥麟道。不差。便將尉遲大娘喚來。參見了希真。麗卿。飛卿。歡喜道。我正少個伴當。你果然去得。快去扮了鵓兒。成功之後。必重用你。尉

遲大娘叩頭謝了商議已定希真便請苟桓權理事務與范成龍劉慧娘同守山寨傳令共點一千五百名軍漢配搭了身材相貌一大半扮了香客分做水旱兩路旱路令苟英統領都用車馬駝轎往太保墟進發水路用二十多隻拖篷船由廬川溯流而上　欲將劉廣劉麟父子二人藏在裏面一小半多扮了各行　遲彪的裏面的領袖都是苟桓的心腹希真吩咐密計道你等不可結做一陣走都要三三五五陸陸續續十五日黃昏到法源寺前取齊挨到

三更須來沂州北門外策應又挑選了二三十名精細嘍
囉頭目都要沂州城內有親眷相好的各人自使見識預
先混進去或是客店或是親友家存身臨時齊來北門內
接應成功後重賞誤事者立斬對劉廣道你與麟兒苟英
帶了孩兒們一到北門外不可近城亦不可離得大遠只
先帶三五十人近城門邊就對着敵樓往半天裏放旗花
我同眞將軍麗卿在裏面見旗花起便斬關奪鎖接應你
倆奪了城門方把大隊人馬擁進去苟英不必進城恐李

飛豹來奪應就好抵敵他娘又同蘇錫破進牢去救得大
親母六舅甥出來便下船先走直將軍把住城門切勿放
離呼麗卿道卿兒我實對你說教你去殺高封是假話高
封並不在城裏因恐那兵馬都監黃魁利害特教你去絆
司前截住他休吃那廝來奪隱你不認識路有人引你我
又恐你一人支不住黃魁臨時我來幫你得了手你先走
我後出來麗卿笑道與這等匹夫廝殺何用爹爹幫那廝
既要替高封強出頭便先結果了他那日正是七月十四

日衆人都去紛紛的依着言語安排了各色行頭當夜無話次日一清早希真對祥麟道我不可與你們一路走我扮做個賣西瓜的行販從別門進去到北門內來兒你們取齊又吩咐麗卿道你那枝梨花鎗恐防打眼不可帶去只還兩口好樸刀配在擔兒上那青鋒劍也好充做行頭偏了去不妨劉廣道我這兩日不知怎的只是心驚肉顫神魂不安衆人道只因你記掛老伯母大令郎之故真祥麟去打扮了頭戴一頂撮尖瓜瓣帽穿一領印花布圓

衣緊一條鴨綠縐肚包一對三藍綉花護膝腿上都纏了鸞帶腳蹬一雙細針打子扳頭僚鞋仍把一領青衫兒罩了身體那希真將五柳長髯再打了辮結蓬了頭髮挽個抓角兒穿一領碁子布的破小衫兒戴一頂舊草笠兒赤了雙腳着一雙多耳麻鞋又取些烟煤把渾身皮肉都擦成黎黑之色那辦事的嘍囉已替頭了一副鑼擔把八個大西瓜盛在裏面麗卿早已裝扮好又討些脂粉塗抹了花面儼然是個東京武妓尉遲大娘扮了鴇兒伏侍麗卿都

結束停當正待要下山只見真祥麟一叠連聲叫起苦來不知高低說道主帥此條計委實行不得內中有個老大毛病眾人驚問有何毛病祥麟道主帥不知凡是江湖上的勾當不論跑解走索串碰火使鎗棒賣藥都要投托地方上有勢力的戶頭先去參拜了求他包庇名喚坐靠山坐了靠山方准做買賣沒有時別的不打緊怎當得那些破落戶潑皮們的囉唣恐耐又做不得不忍耐又做不得小將不妨架言胡亂同他們鬼混小姐金枝玉葉如何去得

希真道何也此事我也不想起卻怎好衆位可曉得沂州城內可有甚土豪劉廣想了想道有了沂州城內有一個方侯通判名喚方侯春與他兄弟方侯榮兩個是沂州城內有名的土豪專一結交當道官府並那些不三不四的欺壓良善無惡不作四方走江湖的并那些不成才的閒漢都去投逃他恰好正住在拱辰門內說不了范成龍道敢是那厮綽號司馬師司馬昭的劉廣道正是方侯春與他下生個黠猾人都叫他司馬師希真道拱辰門是那一

門劉廣道便是沂州城的北門喚做拱辰門希真道如此
說便去叅拜他麗卿道誰耐煩去叅拜那畜生那個敢來
纏俺先把來開刀就動起手來希真連忙止住道我兒决
不要如此此去最要機密切切不可任性麗卿笑道我不
過這般說說祥麟笑道姑娘不就長到那里我自有見識
不用你去叅拜商議已定大家一齊下山慧娘道爹爹二
哥小心天可憐見但得祖母無事先飛報個信來說罷啼
哭不止劉廣也不知其意苟桓范成龍送了眾人動身回

山寨把守不表卻說希眞等離了猿臂寨行不到五七里之遙只見大路上一個人背着包裹雨傘氣急敗壞飛奔而來走近前希眞認得是孔厚的心腹莊客希眞忙叫主管那里去那莊客見了劉廣道恰好此處迎着劉老爺家老爺有緊要信一封在此老爺請看劉廣忙接過手只見信面上寫着內有緊要事件飛送劉老爺親拆毋得刻遲劉廣大驚把不住心頭亂跳拆開時只見信內云老伯母連日胃脘病大發高太守不准小弟醫治又不准保釋

太守劉都省出阮其祥把持更甚老伯母竟於十四日戌時在遊館仙逝只讀到這里劉廣大叫一聲往後便倒口噴鮮血不省人事衆人忙扶住喚救半晌劉廣換轉氣來怒髮冲冠跳起來拋出腰刀向路旁一塊頑石亂砍大罵高阮二賊我誆住你不碎嚼你的心肝肺腑誓不爲人只見刀光落處火星四射那塊頑石竟被他剁得粉碎衆人無不駭異劉廣插了刀喝令嘍囉們快行希真道稍停看待我再看信內還有甚言語只見下文道小婿現將危

身領同備棺草草殯殮停柩在東門外地藏庵內意欲使兄長來取大賢姪無悲此實天災大數見信伏望節哀珍重希真看罷喚過一個精細嘍囉私地裏吩咐了言語便對莊客道累你遠來我等不便寫回信就托你轉覆主人多多拜上竟于二三月後我等自來逕取靈柩便了這人是劉老爺的體已着他同你去就在地藏庵內伴靈又取些銀兩賞了那莊客教他們先去了劉廣問道此是何意希真道我等此去假搶靈柩只是地藏庵內尸棺甚多

知道那一日是所以我叫這孩兒去先認定了臨時便好動手又恐孔厚知覺故假意說是去作靈便吩咐苟英道你不必進城只帶二三十孩兒們逕去地藏菴搶了靈柩便到船上等我們別項事都不必管苟英領命衆人齊到盧川渡口下了船劉廣父子便在船上逆流而上希眞同雅麟麗卿苟英都渡過那岸奔太保墟去且說劉廣父子三人率領衆頭目軍漢假扮香客坐船到了法源寺泊定那法源寺的盂蘭盆會果然熱鬧有十數處的燈棚都有婚

口壇場鐘磬悠揚人聲喧鬧那些遊人香客買賣人等挨
挨擠擠但是山寨中人見了都大家會意劉廣劉麟恐人
打眼都睡在船艙內不上岸去只等夜深動手捉下慢表
卻說那太保墟乃是城外一個三六九的市集都是空的
房屋廨宇希真一干人到了那個所在分路希真對荀英
道你只管去法源寺前等候與劉廣一齊舉動不得有悞
荀英去了希真對麗卿道我先進城去你同真將軍後來
諸事聽他的話切勿使性希真便挑了西瓜擔兒先走又

恐有回難定　這些話真言喚後名黃巾力士在暗中隨護那二三十名嘍羅已是陸續趕進城去了　話且說真祥麟隨同麗卿上了馬尉遲大娘跟隨着祥麟把行頭擔兒挑了一行三衆往拱辰門進發不多時到了拱辰門外城牆上果然掛着捉拿希真父女并劉廣的榜文畫着他們的面貌祥麟見天色尚早就都去那槐陰下坐了乘涼只等候到黃昏混進城去有許多　雜人圍着來看果然有那些子弟們就要做戲來問價　真祥麟陪笑臉回覆道小人

們尚未進城去參拜岑山不敢開手待參拜了再來伏侍
列位衆人問道你們岑山是誰祥麟道是城內方侯大官
人衆人聽是方侯春誰不懼怕都不敢再說麗卿恐人看
出破綻便裝做有病的模樣靠在尉遲大娘肩膊上把粉
臉兒藏了衆人看了許久也都散了看看日落西山天色
已晚譙樓上起鼓攢點將閉城門祥麟等起身到門前對
門軍聲喏施禮道小人等是東京下來跑解的特到城裏
紹雲寺裡趁歇過長官方肯進去那門軍道你們來得沒

與慈雲寺盂蘭盆會今年不舉行待進去恁的祥麟故意驚問道都是爲何門軍道你不見知府相公的告示他不准舉行我知道爲何又一個門軍道法源寺的蘭盆會開熱鬧城裏多少趕趁的都出去你們不到那里去反進城去則甚祥麟道既這般說祇是小人有個孤老万侯大官人他正月裏便許下我們說中元節必要到他府上如今沒奈何只好去參拜他他肯發放我們明日一早而到法源寺去衆門軍見他們一行只得進三家又說是万侯看的門

春果然不疑心。便說道。你們既要進去。趁早走。就要關城了。祥麟又唱個喏。謝了。傾了。麗卿等進得城去。只見希真早在城根下坐着等待。籮擔裏還剩了兩個西瓜。四顆無人。希真輕輕對祥麟道。前去四五家門面。那倒埀蓮八字牆門。門前有許多轎馬的。便是万俟春家。我來做挑擔的火處。你去遞手本來謁。真祥麟便把擔兒遞與希真。希真把那籮筐併做一個擔兒挑了。又說道。那厮家裏有喜慶事。聽說是與他娘慶壽。恐他要興要做戲。你須要周覆得

好。雲麟聽了。登若干手本。走到万俟春門首。那時候天已昏黑。各處都掌上燈火。城門已關了。雲麟到了門樓內。向一個大肚皮的門公聲喏畢。叉手立在一邊道。小人東京跑解的兄妹三人。并火虔婆兒一行四衆。初到貴地。特來叅拜大官人。望爺方便稟報一聲。說罷。袖裏取出一錠五兩重的門包道。些小微物。孝敬爺買碗茶。那門公接了銀子手本道。你那粉頭為何不來。雲麟道。稟爺知道。小妹路上感冒風寒。現在發爐。今日正是班期。身子燒得狠不能來

伏侍明日一早叫他來伺候恕罪則個那門公把了衣一
攞遮與旁邊一個年紀輕的管家道你去替他稟一聲那
小管家拏了手本走上花廳去原來万俟春那兒與他娘
上壽稱慶万俟春適有要緊公事到推官衙裏上只有万
俟榮在家裏待客正要安席那小管家將手本到面前稟
了万俟榮問道那粉頭爲何不來小管家道小人也曾問
他他說粉頭有病明日一早來參拜万俟榮喝道胡說既
是有病來做甚買賣到我這里敢攞架子對他說粉頭親

來便罷不肯來時連夜趕出城去休想城裏存腳衆賓客都笑道是呀既有病做甚買賣小管家忙應了出來埋怨祥麟道你這廝眞不了當惹二官人發作吃將下來說不吁了紛頭來連夜趕出城去你莫道城門關了官人們要開便開從來由害我淘氣把手本撂在地下祥麟嘵嘵連聲拾了手本陪罪道爺息怒小人便去與了來只是恭拜還可若要他做戲伏侍委實支持不得那門公道你快去換了來閒話少說祥麟轉身出來對希眞說了道此事怎

經希眞縐眉半響對麗卿道好兒子沒奈何胡亂去參拜了麗卿那里肯希眞道我有一個計較在此包你不吃虧便吩咐祥麟道你再取三十兩一錠大銀同那個門公如此托他求得脫更好倘或不能我兒聽爲父的話只管去參拜休要性起那厮如果囉唣無禮你也不必動武便走出天井仰天叫一聲雷神何在我放霹靂助你休說這幾個狗頭便連房屋都轟倒他的着那厮們沒處討命你放心去倘耐得住切勿輕試麗卿笑道爹爹休要哄我希

再道你胡說我幾時哄你過。麗卿道既如此我就去便隨了祥麟前行。希真不放心。挑了擔兒也跟上去尉遲大娘也牽了馬隨在後面希真暗暗捏訣念咒。向空作用將一個巨雷祭在空中只待麗卿呼喚便放下去方到得門首只見正南上來了一叢火把影十對纓鎗簇擁着馬上一個官人到來祥麟等連忙靠後。那官人到門首下馬相貌十分鄙俗希真等卻不認識是誰。只聽傳呼道防禦大官人到了裏面開中門迎了進去。等了半晌。從人報了祥麟

方引麗卿進前。祥麟又捧一錠大銀送與門公說道小妹已真到了但是秃會員病重。望命在官人前方便。門公接了道你們候着我與你去稟來。麗卿詐作病相刷運大娘扶綽着他一步步挨到門樓下。那條欄杆上坐了。麗卿便靠在旁邊那張桌兒上。假意兒氣喘。衆人燈光下見麗卿的相貌都吃一驚。麗卿斜睃着眼看那大廳旁邊一帶花牆側首園洞門內。便是花廳。天井裏擺着許多花卉。廳上掛紅結綵燈燭輝煌。裏面許多笙歌。雜技吃得好不熱鬧。那

伏侍走動的穿梭價來往。門公進去多時還不見出來只聽得府衙前靖更砲響各處的梆聲雨點般的打起來。麗卿等得心焦。按着那股氣又是許久門公纔出來吩咐祥麟道侯俸你們二官人適有正經公事與防禦相公講話。免你們的參見手本已收下了。既是大姐身子不自在且去將息了明日早來伺候。料個打雜的同你們去對門王小一家客店裏吩咐了與你們安息。二官人包庇没人敢來鬧。你們祥麟唱喏謝了門公麗卿早已立起身便走。只聽

背後有人發話道。不見這樣粉頭。大剌剌地人都不保明
日和你說話。希真生怕麗卿發作。低低道我見休去保他。
正經事要緊。麗卿忍着一肚皮氣。只不做聲。希真暗暗的
忿動真言。收了那神雷同到斜對門的飯店裏。那打雜的
吩咐了王小二。自去了。王小二對祥麟道。你們造化。後面
三間歌樓俱空着。儘你們去住。若是往年蘭盆會的時節。
你們同行住滿。休想如此自在。希真等便掌燈到後面歌
樓上去。果然清雅。祥麟去安頓了行李。擔兒。麗卿叫尉遲

大娘將馬去後面喂好希真攙上飯來大家吃飽了希真去樓上將那側首的吊窗掛起暗暗叫聲慚愧原來那吊窗緊對拱辰門的敵樓望旗花極便那時已是二更希真叫他們都去略睡養養精神祥麟在樓下安歇希真在那窗口邊望外面時只見滿天星斗月色盈街聽那万俟春家簫管歌唱呼么喝六的喧鬧少刻只見城牆上數十騎人馬燈籠火把擁簇將來乃是都監黃魁親來巡查高聲各窩鋪小心看守漸漸行查近來從八喝道兀那樓窗裏

爲何不息火希眞忙把燈吹滅了黃魁遂查過去見樓上已交三更希眞眼巴巴望那旗花不見飛起心中焦急那條街上同那兩邊小巷人家并客寓內已是伏下了二十多個嘍囉也在那里盼望號令希眞進裏面房裏剔亮殘燈看麗卿尉遲大娘卻都睡着樓下眞祥麟兀自做聲轆身出來只見一道飛光射入窗來忙去看時那敵樓對出數十道旗花好似金蛇閃電往半天裏亂竄希眞大喜忙叫醒麗卿道你們快起來好動手也麗卿尉遲大娘一骨

輙興起來。裹幘便佩了青錞劍。希眞拈條樸刀先走。正到胡梯邊。忽聽有人打店門。希眞立住脚道。且聽是甚麽人。只聽店小二起來開門。好似一個人提燈籠進來叫道。那新來的粉頭在那里。大官人纔同來叫他去伏侍防禦相公也要見他。快去。只聽得祥麟道。小妹兒自病重。還不曾出汗。支撐不得。那人喝道。放屁。大官人吩咐。誰敢拘他。便是病也要去。快叫他起來。不必梳洗。就隨了我去。希眞回頭叫道。我們只顧下去。三人一齊搶下樓。只見祥麟還同

那管家支吾。希眞挺着樸刀上前大喝道你這廝休不生眼我并別人便是各處查拏不着的陳希眞今在猿臂寨做大王扮做跑解來打這城池。不干你事。快逃命去。那管家吃了一驚。正待問時只見希眞背後鑽出麗卿。手起劍落。一個斜切將屍首劈做兩半邊。罵道賊畜生。教你認識粉頭。嚇得店小二屁滾尿流往櫃臺下鑽入去。希眞便懷裏探出那串百子炮仗。就燈火點着。丟出街心。乒乓乒乓響起來。附近的嘍囉先來接應眞祥麟抽出短刀殺出去。

尉進大城去。後面提口樸刀。牽了匹棗騮馬出來。那敵樓上的看守軍官。見城外旗旛亂起。正要查問。不防希真已領嘍囉從馬道上殺上來。一刀一個剁下城去。砍斷吊橋索子。就敵樓上放起火來。希真祥麟早把甕城內的軍士殺散。扭斷鐵鎖。掩閉城門。劉廣望見城門大開。吊橋放下。點起一個號砲。後面的人馬齊到。吶一聲喊。擁進城來。苟英早帶領嘍囉撲到地藏庵去搶盧樞。卻說麗卿提劍跳出街心。本待要同希真殺到城上去。忽見對面万俟春門首燈

燭輝煌轉了個念頭大踏步竟奔万俟春家來搶進門堂那大肚皮門公攔住喝道休要亂闖且待通報未說完劍光飛下剁倒在一邊那一個驚得呆了待叫候抹過去早已了賬直奔到花廳上万俟弟兄正同衆賓客杯盤狼藉猜拳行令吃得快活那防到跳進一隻母大蟲來不分好歹一劍一個排頭兒砍去只見尸骸亂跌血如泉湧也是那些孽障惡貫滿盈難逃大數當時麗卿見下面交椅上一個落腮鬍子眼泡下一個黑瘤正待掙扎料道是万俟

春上前對頂門一劍。腦袋劈開連交椅都剁倒了。只著了上
那些歌童舞女供奉的人。大半都嚇得倒了。那里走得
動。只見一個人往屏風邊躲。正是方纔那馬上的官人。麗
卿趕上去取。他那人把椅子來抵格。大叫我是朝廷命官
麗卿停劍問。道甚麼官。那人道。小人是東城防禦使。麗卿
猛然記起。道你敢是阮其祥。那人道。便是下官。麗卿大笑
道。正要尋你。千門齊掛榜。你卻在這里。不必掙扎。饒了我
去。一把奪去了椅子。小雞也似的把阮其祥提了出來。鑾

有幾個殺不及的逃出去。正遇着尉遲大娘。同十數個嘍囉殺進來。貧子爆都放倒了。麗卿道這個人與我綑了帶去。尉遲大娘便叫嘍囉解下一條搭膊把阮其祥反剪了。叫卿吩咐就花廳上放火。只見希真帶了些嘍囉趕進來道你不去辦要緊勞人殺他則甚。麗卿道孩兒捉得阮其祥了。原來就是此人。希真見了大喜。叫押了出去。對麗卿道我兒快去辦正事。我已探得黃魁還在衙內。你去都司前截定休放他出來。麗卿便連忙出門上馬。尉遲大娘遞過

那日樸刀。只見火光照天本寨兵馬都擁過去。麗卿自有
嬰羅引路。殺到都司前去了。希真恐李飛豹來。忙去城門
邊接應。卻說劉廣同兒子劉麟帶了人馬。遊府衙前大牢
來。那五十多名官兵。因阮其祥不來大半都回家去度中
元。只得頭二十人在牢門口睡夢中驚醒都逃走了。劉廣
等打破牢門。直殺入去裏面的節級牢子都得了阮其祥
的金帛。通知消息。見他們殺進來。只道是青雲山的人馬
來救白勝使先動手把高封派來那管牢的心腹人殺了

開了匣床。放出白勝。白勝提着枷。從牢眼裏鑽出來。火光影裏衕一人都不認識。白勝大叫衆位頭領。我在這里。正撞着劉麟。劉麟喝問道。你是何人。白勝道。小弟便是白勝。劉麟聽得白勝二字。怒從心起。手起一鐧。白勝不備防。打得腦漿迸裂。死在一邊。節級牢子們見不是頭。欲待逃走。那里逃得。那五六十嘍囉殺進來。好一似滾湯潑老鼠。攛個罄淨。劉廣打進牢房。大叫我兒劉麒何在。連叫十數聲。那背有人答應。各處籠門都打開。囚犯數內。細看更沒有

劉麒直尋到獄底章字號。方纔尋着。原來那章字號。是牢獄中最吃苦的所在。看那劉麒時。已是一絲兩氣。那里還像個人形。劉廣見了。淚如雨傾。忙打開匣床。解了綳扒。劉麟上前扶起來。駝在背上。一齊出了牢門。劉廣對劉麟道。你先送你哥哥到船上去。我不把高封的老小洗滌了。怎出這口怨氣。正說間。只見眞祥麟飛也似趕來。道劉將軍小弟已將阮其祥那。廝一門良賤殺盡了。欲了許多頭顱在此只不見阮其祥有的說那廝已被卿小姐擒捉了。老

伯母靈柩苛二公子已送去船上了我此刻到都司衙
應小姐去劉廣大喜道你快去我就來劉廣領着衆人吶
喊一聲殺入府衙雖有百十個做公的那里敢抵敵一直
打入宅門逕到上房見一個砍一個見兩個砍一雙將高
封一門良賤五十多口不留一個將箱籠只揀重的扛擡
了便走放把火算結了總賬劉廣吩咐頭目先把船隻運
了去自去接應麗卿卻說高衙內夢中聽得喊聲大震跳
起來見滿天火光連起來報無數賊兵進城放火劫獄當

魁大怒忙叫備馬不及披掛提了那柄七十斤的開山大斧帶了本倘內值宿的三五十名軍漢遊出衙來只見火光中一個女子帶領嘍囉躍馬橫刀殺來黃魁大怒掄斧衝殺過去麗卿挺樸刀迎住戰了十五六合麗卿暗暗稱奇道這廝好武藝想必就是黃魁敵耐這口樸刀不着力不如誘他來追用拖刀計斬他麗卿撥馬便走黃魁縱馬道來只聽背後一人大叫道黃將軍不必動手看小將來斬這賤人黃魁正回頭看時不防那人一鎗刺來正中咽

喉沉于馬下　那人便是眞祥麟衆軍漢都驚散了麗卿見
了大喜便撇下那口樸刀叫從人拾起黃魁那柄大斧來
接過手稱贊道好傢伙就暫用他便同眞祥麟殺轉來正
迎着劉廣劉廣得知除了黃魁甚喜便對麗卿道賢甥女
委實辛苦了你先行一步城門邊會你爹爹去我同眞將
軍斷後麗卿便殺進拱辰門只見劉麟在城門邊把守麗
卿道我爹爹那里去了劉麟道我送了大哥下船轉身來
接應你們大姨夫敎我把住城門他自帶領孩兒們去抵

敵李飛豹去了我爹爹在那里。麗卿道。同眞將軍斷後就來你且在此。我去接應爹爹。來麗卿便飛馬出城只見喊殺連天。李飛豹正率領人馬與陳希眞大戰。麗卿大叫道爹爹我來也衝開七李掄斧直取李飛豹。李飛豹雖則英雄怎當希眞父女二人。併他一個。不能招架回馬便走麗卿縱驌驦馬快追上去一斧劈下。飛豹措手不及僻中坐馬後胯飛豹掀下地來希眞追到連聲喝住麗卿第二斧早下砍入胸膛。鮮血飛出可憐一位英雄竟喪黃沙希眞迎

怨道。你這了頭。忒個手饒他已走了。務要追上殺他麗卿道。爹爹好道。有些夾腦風。既同他厮併。卻又不許殺他還同他講仁義哩。希眞道。你那曉得此人也是個忠勇漢子。又與二姨夫相識。對仗時只得同他性命相撲。不能讓他他已走了。追去殺他。卻是何苦。今已如此。不必說了。快去接應了他們同回。那些官兵見壞了李團練。正是蛇無頭而不行。也都退了。希眞麗卿回馬只見劉廣父子眞祥麟已都出城。收齊兵馬。聚在一處。齊到太保墟天已大明回

望城裏烟火不絕。城中雖然還有幾個軍官。見黃魁已死。又不知賊兵多少。誰敢來追趕。孔厚得知搶了劉麒。并劉母的靈柩去。情知是劉廣希眞幹的事。只叫得苦。希眞等收兵回山。劉廣下船。只見劉麒臥在艙裏。衆嘍囉把阮其祥綑得粽子一般。丢在劉母的棺材旁邊。劉廣把樸刀柄沒頭沒臉的亂劈。罵道。腌臢殺才。今日也落在我手裏貢祥麟擋住道。一頓打殺。倒便宜了。這廝。帶回山去慢慢的收拾不好。劉麒呻吟道。爹爹休要結果他。待孩兒剮這廝

衆頭領開船。恰好南風正大。扯起風帆又是順水。衆好漢
岀那兵馬也有坐船的。也有岸上走的。齊向山寨。還未到
蘆川只見喊聲震天。一標人馬攔住去路。衆皆大驚。正是
方纔報得仇讎恨又怕重逢甲冑來。不知來的究是何路
兵馬。且聽下回分解。

結水滸全傳卷之十五

山陰忽來道人俞萬春仲華甫著

第八十五回

雲總管大義討劉廣

高知府妖法敗麗卿

話說希真等正收兵回猿臂寨，忽路遇一彪人馬，捨着人探看。原來正是荀桓，因希真下山放心不下，深恐有失，便教范成龍、劉慧娘鎮守山寨，自己領了二千人馬前來接。

應當時見了俱各大喜一齊渡過盧州劉廣扶了劉母的靈柩麗卿親自扶了阮其祥又將一乘輪子擡了劉麒眞祥麟把阮其祥老小的首級結在一處并高封的家私一總擡上山來苟桓吩咐搭起蘆廠停了劉母的靈柩劉麟將劉麒送入後堂將息當日將劉母棺木打開屍骸尚未變壞哭得個劉廣死而復蘇遂用香湯沐浴另換一具好棺木鳳冠霞帔收殮了希眞傳令合寨軍士盡皆掛孝請苟英主治喪事劉廣要碎剮阮其祥祭劉母希眞道高封

那厮必來報仇待捉了高封一同祭眞便將阮其祥監下

劉廣謝了衆頭領又特向眞祥麟鞠拜謝道此行實是

委屈了將軍與賢甥女皆劉廣之罪劉廣一番悲傷苦

不覺箭瘡又發去醫治將息希眞將高封家私一半收入

庫內充作軍餉一半分賞衆頭目嘍羅次日希眞引廳劉

衆將道我等打破城池高封那厮必來報仇他不打緊我

只恐雲天彪來這人智勇超群難以輕敵須勇猛上將統

領前部那一位肯當此任話未說完只見屏門後跑出陳

麗卿來道。爹爹要出兵打仗。孩兒願做前部先鋒。希眞道。我兒你雖有些武藝。且在帳下聽候。單令先鋒你做不來。先鋒不全是武藝。也要省得戰陣上的事務。性靈機警。隨敵應變。你這個性子如何去得。麗卿道。爹爹時常說起先鋒的勾當。孩兒聽都聽熟了。那個是陣上學會的。但不信孩兒做這一次。與你看。希眞未及回言。只見眞祥麟上前禀道。告禀主師。此番破沂州府。實是斵殺姑娘功勞最大。此次先鋒理合委他。麗卿道。可知是哩。爹爹想你要孩兒

做粉頭我都依了我只不過要做個先鋒爹爹都不許我教孩兒如何氣得過衆人都道小姐英雄無敵做先鋒正當其職求主帥便委信牌我等都願奉讓希真道我兒既是衆位將軍都保你你須要小心在意軍務重事不是作耍休要挫我的銳氣非是爲父作難你須知用兵之時賞罰最要緊我此刻同你是父女一領了信牌照公辦事你萬一違悞了軍法我也救你不得莫說是你便是衆位將軍都是我至交弟兄當用兵之時亦是如此不然他們何

故推我爲首坐這第一位。麗卿道。不勞爹爹吩咐。孩兒都省得。陣不遵悞軍法。萬一違悞了。爹爹只管處治。就是犯到了斬罪。爹爹也不必哀憐。若是畏刀避斧。便能長壽。生起病來不死人了。就是陣上一刀一鎗。山高水低失陷了。命裏註定。爹爹也休記罣。爹爹且把先鋒事務付與孩兒。衆人見麗卿這般說。無不稱羨。希真見麗卿如此決烈。亦甚歡喜。便捧過信牌付與麗卿。又吩咐些話。當廳發授了前部先鋒。麗卿領了信牌。希真又命真祥麟爲前軍左翼

劉麟為前軍。呂翼明日便同麗卿下山往嫩煌南首下寨。等待高封荀桓道。恩公教前軍下寨為何不據守盧川卻緊靠嫩煌何也。希真道高封不知兵法。又不受雲天彪節制。報仇心切。必先渡盧川誘他過來邀擊。最便先據了高封便好一心對付雲天彪。今若守定盧川不過敵人攻我不進勝負未定相持日久糜費糧草。不是勝負。若是天彪一人掌兵。我早把住盧川了。荀桓聽了。甚是拜服當晚衆頭領酒筵暢敘。席上說起可惜壞了李飛豹這籌好漢大

家都歎息不已麗卿笑道你們只對奴說了須不做出來劉廣道我親家處我已修下一封書備極苦衷差一能言舌辯的心腹人寄去求他不可發兵希真道你如此雖好卻未必濟事此人忠義如山必不肯殉親戚之情此事眞是斷了孔厚我已差人去如此如此勸他也來聚義不知他肯否不說次日麗卿等領兵下山扎寨且說沂州城內文武官員軍民人等嚇得心膽碎裂誰敢出頭直待天明不見響動那西城防禦使萬大雄方纔點兵上城把各門

糊闖了查架城中恐有餘黨躲匿。那護印的推官李領夫役撲救了餘火。孔厚禀請推官安撫百姓。休教驚惶。那推官問道。這夥賊兵是那一路。孔厚道。他劫牢救了劉麒。打殺白勝。搶去劉婆的棺材。怕不是劉廣被逼情急。結連了猿臂寨的賊兵。幹出這事。如今太尊又不在城。相公速發通禀。一面移咨景陽鎮總管。預備征勦。推官道。孔月說得是。我也道必是這些鳥男女。當時查點。烘長門殺死守門軍官軍士五十多名。被傷未死者十多名。牢裏節級牢子。

并太守心腹人俱被殺死。各囚犯除白勝身死之外。其餘都乘機越獄逃脫。太守官衙上下主僕男婦俱遇害。衙署家私。俱遭搶劫燒燬。兵馬都監黃魁。西安營團練使李飛豹俱陣亡。阮其祥遭擒。全家被害。万俟春万俟榮兄弟同莊客親隨共三十餘人被殺。又殺死貧客二十餘人。房屋被燒。家財被劫。王小二客店內被劫去錢財。殺死万俟春家人一名。公人軍士陣亡者四百餘人。其餘百姓人家都無傷損。倉庫錢糧亦俱不動。那推官查點畢。叫押司書吏

疊了文案。發文書。逕詳都省移咨景陽鎮迎報高太守

御說雲天彪正設法要救劉母劉麒。不得個計較又差人

到龍門廠神霄雷院探得劉廣一千人不知去向甚是驚

疑。那日中元節。景陽鎮上也有幾處蘭盆會天彪派軍官

帶壓。半夜後報東北上有火光望去似在沂州府城裏天

彪登高望時。吃了一驚。對左右道。你望這火光中有殺氣。

定是兵火急差探馬去打探比及黎明各營汛塘房雪片

也似報來。道有賊兵直陷沂州城焚掠天彪大驚便傳令

點兵。少刻探馬回來報稱是猿臂寨的兵馬。攻破沂州殺死官吏。劫牢放火。搶劫倉庫而去。接進沂州推官的公文。也到。折看時。方知是陳希眞劉廣勾連猿臂寨攻城劫獄。天彪勃然大怒道。是非曲直。朝廷自有公論。鼠輩焉敢造反。就傳號令。起本部軍馬。征討猿臂寨。剋日興師。忽報劉廣遣人下書。天彪愈怒。將來人喚入。見書面上寫着雲親家字樣。天彪大怒道。背叛之賊。與你何親。將書擲於地下。來人道。家主並不敢造反。只因天彪喝道。休要巧辯。他攻

破国家禁城殺死朝廷命官搶劫倉庫怎說不是造反饒你性命寄信與他趁早伏闕請罪或有生路如再執迷官家便是他親爺也恕他不得喝左右將來人叉出去更不容分辯書信把來毀了便吩咐那兵馬都監小心鎮守防青雲山賊兵乘虛而來自已便點標下指揮防禦團練提轄共發馬步官兵三千大刀濶斧往猿臂寨進發未及半路後軍流星馬追到報說都省有緊急火牌到并有青州馬陘鎮總管魏虎臣同來天彪吃了一驚便取火牌來看

上為道撿討使賀仰景陽鎮兵馬總管雲天彪知悉照得
奉制置使札開據沂州府知府高封禀稱已革防禦使劉
廣窩藏在逃奸民陳希眞膽敢為青雲山盜賊內線煽惑
勾連同為鬼蜮該總管雲天彪與劉廣係兒女姻親難保
無容隱偏護情弊合請撤回等因據此覆查雲天彪容隱
偏護雖無實跡然究與劉廣姻親理應迴避未便在青雲
山左近駐扎查有青州馬陘鎮總管魏虎臣堪與對調為
此飛檄魏虎臣前往接替所遺馬陘鎮缺着雲天彪迅即

前往接任。一面咨請樞密院劄付牌到即便遵照毋違天彪看罷歎道。我豈肯如此。高封鼠子。把小人待我。便傳令收兵。天彪心腹人諫道。相公既已出師。且待擒了劉廣。豈不白了心跡。又滅倒高封那廝的口。天彪道。爾等不知。陳希真足智多謀。料事如神。我如今去征他。一時難滅。曠日持久。萬一勝他不得。那時無私有弊。一發吃他們口實。況且近日軍官們。多不遵上司約束。紊亂紀律。我豈可效尤魏虎臣夤緣高俅。到此地步。又沒才幹。他與高封兩人。若

去征猺獞寨。必死于陣。希眞之子欲無故害了這些兒郎可歎。我有個外甥祝永淸。他從五郎鎭調補此處將次可到。他十三歲時我曾見過。他近聞得他十分英雄了得。可惜我已老了。又不能與他相見。衆人無不歎息淚了兩日魏虎臣到了。天彪便將兵符印信都交割了。那魏虎臣問起地方情形。天彪將方略要害軍民風俗說了一番。虎臣又問道。此地每年出息何如。天彪變色道。總管差矣。天彪爲一方大將。替朝廷鎭守封疆。只曉得有賊殺賊

我此事我如何做。得便吩咐娘子道。你把這金子救奴了
不要用他我此番隨高太守出師生死未卜。你與我看着
孩兒。娘子吃驚道。丈夫何出此言。孔厚道。賢妻不知。太守
雖用我爲叅謀。那陳希真乃智謀之士。我萬萬不及他。他手
下的頭領都了得。高封又不得軍心。戰必不利。我回來是
人。不回來便是鬼。也你撒開我娘子聽了啼哭不已。孔厚
當晚收拾了行裝。次早便隨高封出師。高封提了五千人
馬。帶了隨身法寶。三百神兵。殺奔猿臂寨來。將近蘆川前

軍探馬來報說賊兵將船筏盡拘到北岸集燉煌扎三個
營寨我兵水路船少難以濟渡請令定奪高封傳令去各
村莊捉拏船隻添足渡過兵孔厚諫道陳希眞那廝頗曉
兵法他不守廣川反退保燉煌必然有謀兵法云絕水必
遠水我兵先渡他萬一半渡攻我怎好高封道他把船隻
都拘到北岸明是懦怯賊衆不滿四千我兵半萬有餘況
且下官道法元通怕他怎地若不渡過河與他決戰等到
幾時 孔厚再三苦勸高封不從孔厚道太尊[illegible]

無賊安民從不省得什麼是出息總管既論出息何不做商賈去說罷起身便走也不告辭虎臣滿面羞慚心中甚是懊恨對左右道這人如此不通世故日後必遭大禍天彪次日束裝起身赴青州去景陽鎮的軍民人等那裏有一個捨得他去家家焚香戶戶祖餞扶老携幼直送出三十里外哭聲振野到了沂河渡口天彪辭了衆人下船衆人直望到船不見影方痛哭而回日後紳耆等又在沂河口建一亭名曰望來亭盼望天彪再來天彪于路上方探

知劉贋因高封害了他母親性命怨毒難忍方報仇雪恨並不擄劫倉庫也甚歎息不覺潸然淚下便到靑州馬陘鎮赴任去了卻說高封從都省回任半路上迎着沂州推官的飛報文書折開見是劉贋陳希眞打破城池全家被害驚得跌下車來五內皆裂痛哭不止那阮其祥的兒子阮招兒隨在高封身邊聽得他老子被擒也撒嬌撒癡要高太守報仇哭個不了高封兼程趲路奔回沂州那推官同孔目孔厚萬夫雄及一應屬下官吏齊來迎接高封到

了府衙但見一片瓦礫地上供養着無數棺材高封與得
死去還魂便擇日治喪殯葬也不等都省文檄轉來便權
在城隍廟坐落點齊本部官兵只留一千守城其餘都令
出戰令萬夫雄爲前部先鋒趙龍錢飛虎孫麟李鳳鳴四
提轄爲左右輔弼用孔目孔厚爲行軍叅謀起兵五千征
勦猿臂寨并移文景陽鎮總管魏虎臣一齊興兵魏虎臣
得了那角移文好似囚犯見了提牢虎頭牌心裏十五個
吊桶打水七上八落怎敢不依只得勉强提兵出神峯山

安營下寨探望動靜。卻說孔厚自沂州遭劫之後在外辦公住廨。並不回家。那日領了知府鈞旨着他爲參謀。當晚回家整頓行裝。只見孔厚的娘子出來道。官人出去後。第三日有一個人不知是誰。敲門進來。擱了一包物事在地回頭便走。更沒言語。奴盼你不回來不好開看。約莫是金銀之類。孔厚取來打開看時見是一錠赤金重一百兩。攔腰剪斷。又有一把青草。更無別物。孔厚會意道。這明明是劉廣陳希真勸我也去落草。同心斷金之意。雖是他們愛

之舌識必不利高封大怒道你焉敢阻我銳氣我曉得了你與劉居最好今日從中替他掣肘我不念你前日擒勾滕之功立斬你的首級號令軍前遂取過簿册把孔厚的職名一筆勾銷喝令逐出營去從此斥革不准復充孔厚出營嘆道忠言逆耳替這等愚夫決策原是我錯遂回沂州帶了妻小回曲阜縣去了高封遂去孔厚便叫萬夫雄領五百兵先渡北岸安營我提大兵隨後進發當夜高封在臨川南岸下寨高封在中軍帳內只是悲傷老小那里

睡得穩那院招兒只把雲情雨意撩撥他高封就與他淫戲散悶刁斗方傳四鼓忽聽得北岸喊殺連天忙出帳看時只見火光遮天價紅高封大驚又不見探馬報來便點齊兵馬殺奔蘆川天已黎明猿臂寨兵馬都已退去有幾個識水的敗殘軍士赴水逃了性命回來報道苦也四鼓時分賊兵分三路來劫營中一路是一員女將爲頭萬夫雄與他交鋒只一合吃他刺殺了左右兩路是兩個少年也了得我兵都沉沒了帳房器具河裏的船隻都被擄了

去那厮得了勝仍回燉煌寨裏去了左右對高封道那女將就是陳希真的女兒陳麗卿高封大怒傳令斬伐木植就蘆川上搭起五座浮橋提兵渡過北岸下寨高封對左右道好笑麽孔厚那厮只管說渡不得防他半渡中邀擊我們我如今已過來了那厮可敢來且掘好了濠塹排密鹿角我明日須直搗那厮巢穴當夜無話卻說麗卿斬了萬夫雄將首級送去希真處報捷希真聞大彪起兵正預備小心迎敵續後探得大彪被調到青州去止有高封自

來又接麗卿捷音六嘉便請苟桓苞成龍守寨劉廣劉麒雖已病好希真卻不肯叫他們出戰這里帶領劉慧娘苗英提兵一千下山且說麗卿報捷希真還未得個信忽報高封親領兵來搦戰麗卿便要迎敵真祥麟道既是高封親來且待主帥親來定奪麗卿道此等小輩何足道哉待奴家一鼓擒了他省得參參費力便傳令出營迎戰祥麟勸不住私對劉麟道姑娘雖然勇猛只是輕敵者多敗我同你去接應他要緊劉麟道將軍說得有理便一齊領兵

都出卻說高封怒氣塡胸惡狠狠地帶領兵馬擁戰殺過一派柏樹林望見一片平原排成陣勢只見猿臂寨兵馬蜂擁而來當領一陣紅旗擁出一員女將騎着棗騮馬全裝披掛近身數十騎俱是女兵原來麗卿自到猿臂寨便挑選頭目嘍羅中的妻小婦女不論美醜但是有氣力武藝的拔做親兵親自教他們武藝輪班扈從教尉遲大娘統領號爲紅旗女兒那年紀都是二十上四十下當日出迎高封高封左右道這正是陳麗卿高封大罵道你父女

二人犯了彌天大罪。本府前來征討你焉敢抗拒。麗卿大怒挺鎗驟馬直遶高封。趙龍錢飛虎孫麟李鳳鳴一齊迎戰。麗卿展開那條鎗好一似雲飛電掣。四將抵敵不住。都敗下陣來。高封見了。掣出背上那口寶劍。敲動[illegible]念有詞。麗卿已趕到面前。高封撥回馬便走。喝聲道疾。麗卿正引兵追過去。只聽得豁喇喇一聲響亮。面前湧起一座惡山。擋住去路。不見一個敵兵。麗卿與衆兵們都吃了一驚。看那山卻又不像個[illegible]似的湧起

上面都是帶毛毿毿的會動後隊都叫起苦來原來霎時間四面八方都湧出山來團團圍住更沒條出路麗卿大驚道這是甚地方原來尉遲大娘叫苦道這是妖法人力如何敵得麗卿聽是妖法忙叫道你等不要慌我常聽得爹爹說凡遇妖法皆是虛妄休要怕他只顧隨我殺上去正待殺上忽又一声響亮這声響亮非同小可真個是地裂山崩只見對面那座山豁地分做兩半邊中間無數夜叉鬼怪羅刹猛獸隨着狂風惡霧蜂擁價擁出爲頭一個魔

王身長二三丈眼如明燈手持鋼叉直搶過來那女兵并一切頭目兵將等心膽都裂魂飛魄散麗卿大怒道什麽邪魔敢來犯我拈弓搭箭對那魔王咽喉射去弓弦響亮那魔王中箭往後便倒那些鬼怪猛獸看見回頭便走麗卿驅兵掩殺只見風霧俱散那四面高山仍現出平地看見那高封領着兵馬屯在那邊栢樹林內土岡上鬼怪猛獸都化作旋風不見了你道這是何故只因麗卿原是雷部中正神降凡第六回中不是交代過因他在天上時本

有飛罡斬祟的分權雖經轉劫靈光不昧那些邪魔外道
怎敢近他自然害怕都紛紛逃避當時高封在岡上見麗
卿破了他的法便另使個作用拘那天丁力士殺下那天
丁力士見了麗卿卻都不敢下來只在半空中廝張麗卿
在下面往來衝突望見高封便引兵殺入栢樹林來搶上
岡高封見了大怒便把劍來刺破左臂吹一口熱血仰天
噴去這個作用名喚混海天羅真不比尋常只見半空中
結成遮天大的一團黑氣分明是一座泰山軟咍咍當頭

麼下可憐麗卿縱然英雄難逃此厄。那團黑氣把麗卿并一彪軍馬都裹在裏面。那時眞祥麟劉麟的接應兵都到，望見那黑氣比窰烟還濃，腥臭難聞，人人嘔惡，不能殺入去相救，只在外面叫得苦。那麗卿在黑氣裏如同昏夜，伸手不見五指，但聽得四下裏鬼哭神號。那一般血腥臭比癩屍還利害，夾鼻子冲來，那里受耐得住。急得三尸神炸，七竅生烟，衝突不得，把梨花鎗亂掃亂劃，磕頭碰腦忽都是些樹木，不能動步。頭盔早已落地，萬縷青絲披散遶住

了鎗禪當時麗卿也不望有性命忽然打了個寒噤覺得丹田內一道熱氣冲上頭頂一派紅光火雲也似從顖門裏湧出來衝得那黑氣四散紛飛麗卿拿不定主意伏在雕鞍上昏迷了去尉遲大娘同衆女兵嚷忽開眼看得見人物尋那麗卿時只見他伏在戰上忙去叫了幾聲麗卿心裏卻理會得這道氣來定定神看時身子在稻樹林內兵馬都聚在一處那黑氣化成濃霧烝籠也似的把他們住那些妖兵鬼卒在虛空中往來奔馳卻都不敢攏

求麗卿道這廝妖法好利害我今番吃了虧也且收兵回管尉遲大娘道四面黑霧圍住東南西北也沒處辨又沒個羅經曉得那方是歸路麗卿看見林子那邊一株枯樹忽地心靈機巧便去那枯樹上周圍摸了一轉指着一方道這邊是正北方的歸路只顧衝殺出去尉遲大娘道姑娘怎地曉得麗卿道我們交兵時太陽不過辰刻這枯樹一面熱一面冷那晒熱的一面必是東方衆人聞言大喜便一齊奮勇往正北衝殺只聽得喊聲大起金鼓振天高

封早已引兵追來。麗卿不敢戀戰。引敗兵奔走。又只見道
面飛起萬道金光。震天震地價霹靂響亮。一隊兵馬殺來。
麗卿大驚。看那旁首一人。身騎白馬。穿一領皂衣。披髮仗
劍。左手執着那面乾元寶鏡。認得是他父親陳希眞。麗卿
大喜。大叫爹爹快來救我。希眞把丹田內的罡氣都運在
乾元鏡上。那鏡面放出金光萬道。射入黑霧。只見半空中
紙人紙獸。紛紛的落下來。霎時間把那些黑氣掃得絲毫
不見。但見滿天都是祥雲瑞氣。希眞見了。麗卿大驚道。你

快回營去厮殺不得　了麗卿引兵回營去了恰好高封已
到原來高封見混海　天羅還迷不倒麗卿心中大怒帶了
拘魄金繩領着神兵　來捉麗卿追到分際見法被破了大
吃一驚正撞着希眞　希眞已收了法寶挽起頭髮挺丈八
蛇矛來戰高封高封　祭起那拘魄金繩要捉希眞希眞見
了大喜說時遲那時快　希眞右手持矛忙將左手結個眞
武訣向那金繩一指　那拘魄金繩倒飛了回去把高封綑
下馬來苟英驟馬去　捉卻吃趙龍救了去希眞麾兵掩殺

高封的兵馬真胖麒麟劉麟也一齊殺來大敗高封那錢飛虎被苟英一刀斬於馬下高封敗回營去希真也不追趕收兵回營依舊換了裝束升帳查點麗卿領去的兵馬三停折了一停希真道喚麗卿過來麗卿上帳俯伏請罪希真道你這丫頭一味鹵莽我聽得高封親來忙傳令叫你且慢出戰已阻擋不迭如今不是我到險送了性命便對衆將道前日小女參授先鋒時我原曾說過若失机敗事定按軍法今日非我護短這是高封妖法利害人力不能

抵敵。小女這場敗北，情有可原，可否從寬饒恕。眾將齊聲道：主帥怎這般兒。已小姐天性忠孝，上陣交鋒，不顧生死，便是真個失机，也要從寬將功折罪。況且高封妖法利害，誰不見來，卻怎怪得小姐。主帥若將小姐治罪，眾人心都不安。希真對麗卿道：既是眾位將軍前都請命過了，恕你無罪。麗卿謝了起來，又謝了眾將。眾將見希真軍法嚴明，無不欽佩。希真方對麗卿道：我兒，你怎好也。你可曉得你的陽壽只有七日了。麗卿與眾將都大驚道：既說怎說希

眞道你今日遇着的那妖法名與混海天羅雖是妖法卻是採取天象鬼宿中的積屍氣凝鍊而成得人血接引立能感召生靈吃他裹住只消六個時辰魂魄散盡屍骸爲泥我所以趕緊來救如今爲時不久我看衆人都不怎地你爲何已是眞神離了舍你可覺得自已身上有甚景象快對我說麗卿道孩兒被那黑氣罩住眼不見物腥臭難聞施展不得手腳正在着急忽然發了一陣寒噤覺得丹田下一股熱氣冲上來顖門裏冒出紅光孩兒便似酒醉

一般昏暈了去尉遲大娘相叫方醒轉來看那黑氣已是散開便往北衙殺卻得爹爹來救此刻只覺得頭顱劈開價疼痛身子燒得很精神恍惚好似在雲霧裏一般希真叫道苦也這是你的根器厚所以得這先天真乙元神飛出來與那妖氣對敵妖氣戰退了飛出的神光不能歸舍七日之後性命決不能保又無藥醫得這卻怎好也眾將聽了都大驚失色麗卿流淚道孩兒死不打緊撇得爹爹怎好慧娘哭道卿姐三長兩短奴也不能久存了媛大可

有方法救得希眞道你等休亂且取我這乾元鏡與他照看如鏡裏沒影子還不妨事若是有影連我也沒法衆人問其原故希眞道我這寶鏡乃先天虛靈之體不落後天氣質所以不論仙佛神聖并一切鬼怪精靈凡是無形之物都能照見一切有形質血氣之類照去反沒影子若人照見了影子便是形質將壞去鬼類不遠也說罷便教衆人與麗卿照着衆人照時只見那鏡子內空空洞洞不存一物果然都沒有影子又照麗卿時大家都叫起苦來單

單只有麗卿有個影子在內希眞也忍不住流下淚來便把麗卿抱入懷內取那鏡子與他廝並着臉兒再照希眞叫聲慚愧還有救星衆人都歡喜忙問怎的救法希眞道雖然有影卻四肢五官都糢糊不清眞元倘未傷盡事不宜遲了卿兒快同我回山寨我自有作用救你只是此地軍事怎撇得慧娘道姨夫放心只顧帶了卿姐去高封無謀之輩甥女不才略施小計捉這廝到手儘足有餘只是高封妖法卻不能敵他希眞道不妨這廝煉召的不過是

三山九候之術只有那混海天羅最利害已吃我破了其
餘俱不打緊我留一法物與你足以破他便換軍士們尋
一隻黑犬來殺了將血盛入器皿內衙頭把來禁叱了又
將些符籙燒入取羽箭三百六十枝將犬血塗蘸了箭鏃
又于弓弩手中挑選三十六人都要命中帶六甲的每人
領了十枝箭去分[illegible]慧娘道如那廝用妖法便教這三十
六人將這[illegible]箭射過去任他是甚麼外道都化烏有慧娘
大喜看真便將兵權交與慧娘帶了麗卿同來劉廣苟桓

等聞知都大驚忙叫劉麒來迎希真見了劉麒歡喜道賢甥恭喜好了劉麒道甥兒好的卿妹妹怎麼說起希真道且到寨中再說到得寨內劉廣等忙來動問希真將前因說了大家看麗卿時臉如蠟裹精神困頓倒在椅子上劉廣大哭道為與我報仇累賢甥女遭此大難人非草木怎不傷心希真道姨丈且勿悲傷速叫人備一間淨室四壁要不漏些亮光只于頂上開一圓孔大如雞子透入天光再要蒲團一個大銅鏡八面掛鏡一所其餘俱不用劉

廣遵命頃刻備完希眞領麗卿進了暗室叫他將頭髮兩路分開挽了一雙丫髻盤膝坐在蒲團上將顖門對了圓光瞑目端坐虛靜凝神又教他內觀秘法倘身體困倦上床睡不妨但醒了便坐倦了便睡全憑自然晝夜不息飲食用老婦人按時饋送將那八面大鏡按八卦方位圍着蒲團安放房內周圍十二雷門都書了符籙布了罡氣又吩咐道你須要時時心靜守坐過七七四十九日自然無事這七日內最要緊我日日在此照看你寅午戌三時我來

步豈三遍替你收攝倘那圓孔中有火光飛大或現五色雲霞便是你元神歸也只顧內觀休去看他他自能尋竅返舍你若看他驚動了他便又飛去也切記切記這景象不止一次見一次元神便復得一分守到不見他便全歸也再將這乾元鏡放在身邊自已照看倘影子漸漸淡了以至不見那時性命全到手了亦不可多照麗卿句句都聽了希眞方出來又誦眞言喚下多名黃巾力士在虛空中輪班保護防那外道天魔侵擾希眞都安頓了對苟桓

劉廣道慧娘與高封厮殺再得那位去助他劉廣道我去活捉高封希真道你箭瘡纔好休要激沖他劉麒道甥兒已將息好了身體無事願代爹爹去苟桓道小將願同劉大公子去希真大喜道二位去極好麒甥身體乍愈須要保重二人便領了五百人馬連夜下山去了這里不說希真早晚照應麗卿與劉廣范成龍看守山寨但不知劉慧娘怎生勝得高封且看下回分解

PL
2733
.U27
T3
v.7

UNIVERSITY OF
ILLINOIS LIBRARY
AT URBANA-CHAMPAIGN
ASIAN

PL
2733
.U27
T3
v.2

結水滸全傳卷之十六

山陰忽來道人俞萬春仲華甫著

第八十六回

女諸葛定計捉高封

玉山郎請兵伐猿臂

且說慧娘送希眞去了。當晚領數十騎。教劉麟保護出營到一高阜處。吩咐手下人把那新製的飛樓裝起來。慧娘坐穩了。二十人拽動繩索。樓內四小卒攙起樺車。那座

飛樓豁剌剌的平地湧起四十餘丈。衆人無不駭異。那慧娘在飛樓上往下觀看高封的營寨。只見各帳房燈火照天。梆鑼喝號。兩點蛙鳴價的熱閙。又看那營後蘆川上五座浮橋。也有些燈火。蘆川的汾汾湯的響。又把那兩邊的形勢看了。笑了一笑。吩咐四小卒把樺車銷釘拔去。那座飛樓豁剌剌的溜了下來。慧娘同劉麟回營。對衆人笑道。高封這廝全不知地利。背水扎營。又當着天竈。破他時眞不費力。今夜若去劫營。便可了賬。只是孩兒們都辛苦了。

且將息着饒倖這厮們再寛活一夜。明日取他不遲。正說閒。忽報苟桓劉麒二位頭領都到。慧娘甚喜。接入相見。慧娘把明日破敵之計說了。苟桓道。姑娘見的甚是。只是我不去劫他營。也要防他來劫我。慧娘道。那厮吃主帥破了他法。今夜未必敢來。然不可不防。遂將那三十六名弓弩手調在前營。防高封用妖法劫營。這里吩咐軍政司預備火攻器具。那知這夜高封竟不來。次日早晨。慧娘傳令道。今日巳時。必有西風。二哥可將蘆葦乾柴載大船五隻。另

用小船二十隻。帶領五百名水軍。在蘆川上流埋伏。高處探望仙等妹子收兵。便乘順風。駕火船燒他的浮橋。斷高封歸路。二哥深知水性。可當此任。真將軍領一枝人馬。多帶飛天噴筒火毬火箭。去栖樹林內埋伏。只看浮橋上火起。這厮們必去救。便領兵直搶他的左營。燒他的寨柵。高封回兵來救。真將軍且退。放他過去。却繞出栖樹林後掩殺。那時他軍心惑亂。不敢厮殺。不一死于火。必死于水也。大哥病體初愈。未可衝鋒。領一枝兵。至蘆川下流高官壩埋

伏。高封敗走必走這條路。大哥就彼擒他。高封過者喜宮
墳不死何待。二位苟將軍相助奴家。領正兵出戰。須要如
此如此。後面樹林內多用旌旗。教他疑惑不敢窮追。請道
都監眞祥麟。道那有全營兵馬一齊都出戰之理。慧娘笑、
道與他這等無謀匹夫廝殺何必盡如法。當時苟桓眞祥麟
見慧娘遣兵調將用計微妙。甚是吃驚喝采道眞不愧是
女諸葛。當時都依計而行。慧娘同苟桓苟英領兵直叩高
封寨前挑戰。那說高封被希眞綑倒搶回營來。衆人都解

不開那拘魍金繩。高封將解索咒念了幾遍。那條索子只是解不脫。高封驚道這廝的真武訣有雷門正氣在內。我的這寶被他禁住了。若待十二雷門旋回本位。須得一個週時。只好等待天明取太陽真炁破他。那高封直綑了一夜。尋思道我的法術修煉多年到處無敵。却不料陳希眞這廝有如此法力。怎得勝他。可恨魏虎臣這狗才。我一力舉薦他來守景陽鎮。他只袖手旁觀。便叫軍政官再行公文去催魏總管進兵。一面申詳制置使。請嚴行申飭魏虎

臣按兵不動之理。挨到天明。偏又是個陰天。不見太陽。高封又沒有驅雲的本領。只好忍耐等一個周時。將近辰刻聽得營外金鼓而喊之聲。報進來有賊兵討戰。高封被繩綁動展不得分毫。守寨門休要出戰。慧娘見高封不出。敎眾士們辱罵許久。時候恰是正午。高封的拘魂金繩方纔脫下手脚都綑痺了。看那金繩時。靈氣散盡。已是無用之物。高封便領兵出營對敵。只見猿營寨兵馬排成陣勢。苟桓兄弟分列兩旁。居中劉慧娘身穿銀甲白馬。淡粧素服

劉麒大罵道高封賊子你害我祖母性命如今自投死地
早早下馬受縛免得姑娘費力。高封大怒捏訣念咒、把劍
向空一指。只見黑雲蓋下狂風大起。半空中成千成萬的
飛刀雪片也似劈下來。慧娘便教那三十六名弓弩手把
希真的法箭望空射上去。發不到百十枝箭。早風畢雲散
那些飛刀紛紛飄落原來都是蘆葦葉。高封見法被破了。
叫孫麟李鳳鳴出馬茍英出迎畧戰數合。慧娘便鳴金收
兵將人馬退了。高封道這廝無故收兵。莫非有謀。且叫探

右同報沒有埋伏。高封方驅兵追趕。慧娘領着兵馬只顧走。更不回頭。高封追了一程。只見小校來飛報道。前面雜樹林內有無數旗幟隱現。高封道。我料這廝必有埋伏。且休追趕。只見猿臂寨的兵馬。抹過樹林。轉灣去都不見了。那時秋高氣爽。風聲甚大。吹得那些樹上的紅葉都颯颯的飄下來。後軍忽然發起喊來。高封大驚。忙問何故。軍士道。望見本營火起。高封道。休要驚慌。快收兵回。便叫孫麟李鳳鳴斷後。衆軍讓急行沒好步。氣急敗壞。正走間只見

本營敗殘兵馬奔來。道苦也。上流頭一隊火船乘着順風衝來燒斷浮橋我等去救時。不防旱路上楂樹林內又殺出一路賊兵來偷營。西風正大。怎敵得他順風縱火。大營已被他奪了去也。衆軍齊聲叫苦。高封魂不附體。趙龍道小將也勸太守不要背水下寨。如今浮橋燒斷。怎尋歸路。高封道我原要置之死地而後生。便大叫道。衆軍將聽者。我等已無歸路。何不隨本府死戰。趙龍道。這廝全兵都出。燉煌必然空虛。可乘虛奪了他的。再做道理。趙龍道此

計大妙。這廝必料我。回救大營。半路上截我。我偏不由他

打算。竟奪他的燉煌。正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高封大

喜便引兵殺奔燉煌。正走得高興。只聽得頭箇唿哨。山坡

下轉過一位絕代佳人。乘馬緩轡而出。只得十餘騎護從。

正是慧娘。慧娘道。高封你已渡過麗川。可想還有活路麼。

倒不如早早受縛也。不過一死。却不省了許多氣力。

你待要奪我的燉煌。不要想失了心。高封大怒。見慧娘沒

多幾人。便回顧衆將。道上去捉這婆娘來。再與劉廣說話

衆將吶喊搶殺上去慧娘回馬便走忽然一聲號炮苟桓苟英兩路殺來兩翼下萬弩齊發矢如驟雨那弩便是諸葛連弩慧娘遵依舊法改造過原來諸葛孔明的連弩是一臂一弓一弓發十矢每一發十矢齊出矢長八寸匣內共容矢八十枝慧娘改作一臂三弓每一弓發三矢三弓並發九矢齊出矢長一尺五寸匣內共容矢七十二枝巳硬箭細刃遠又準慧娘一到猿臂寨便畫出圖樣教巧手匠人連夜打造名曰新法連弩當時連弩亂放把高封的

兵馬。射到無數。高封抱頭鼠。鼠孫麟早射死在亂軍中。苟桓苟英驅兵掩殺。迎頭又撞着真祥麟殺回來。兩面夾攻。殺得高封七零八落。李鳳鳴被祥麟一鎗刺死。高封用一用妖法。便吃那法箭射掉了。慧娘傳令只顧搶奪器械馬匹。休去追他。苟桓道。再一陣。踹就擒住了。何故放走他。慧娘笑道。怕這廝走到那里去。落得送與大哥處擒了。也教我大哥出口氣。衆皆大笑。慧娘收兵回營。吩咐軍士們將器械衣裝都收拾起。整頓一。輛檻車。封皮先標好。只待囚

了高封。一齊回山。又遣人報上山去。請劉賡先將劉母靈前打掃潔淨。待高封解到。就好祭奠。降兵并活捉的。都另監一處。却說高封引敗殘兵往東逃走。回顧追兵已遠。看手下只剩三百多人。大半都是帶傷。哭聲不絕。高封仰天大呼道。我高封有何罪。一敗至此。便下馬少息。對趙龍道。我兵不得過河。且順着下流到沂水縣去。討船隻渡過岸回府調兵。再來報仇。制置使劉彬。總是我哥子的門生。未到得把我失機之罪。況有魏虎臣坐視。可推沂水縣不知

還有多少路。便問此處是何地名。有軍漢認識道。這里是高官墳。高封心驚道。這地名不美。我姓高。又在此為官。高官墳莫非是我死地。說不了。喊聲大起。山門裡一彪軍馬殺出。為首一籌好漢。橫着三尖兩刃刀。分明是二郎神下凡。大罵腌臢害民賊。想逃那里去。高封見是劉麒。魂飛天外。上馬便走。趙龍知道劉麒武藝了得。當年應武舉時。曾吃過虧。到此怎敢抵敵。保着高封逃走。劉麒追上。趙龍心慌手亂。抵擋得五七合。被劉麒連臂帶肩砍下馬去。高封

逃到蘆川岸邊。下馬懷中。探出一件東西。拋入水內。只見一條畾龍浮起。高封騎上畾龍。亂流而渡。劉麒追到高封將到中流。劉麒忙掛了刀。卸下彈弓。搭上一粒銅丸。攬滿扣子一彈。丸打中高封肩胛。一個觔斗。拴下水去。畾龍已不見了。恰好上流頭二十餘隻鑽風船衝波激浪價飛下來。船上站着一簇好漢。赤條條的穿着條犢鼻褌。手拏一把鈎鐮鎗。正是劉麟。當時劉麟見高封落水。撇了鈎鐮鎗跳下水去。將高封提上岸來。取繩索綑了。劉麒大喜。飛三

百多兵已都投降。兄弟二人歡歡喜喜解高封回營。慧娘將高封下了檻車。齊掌得勝鼓回山寨。慧娘領衆將繳令已畢。希真劉廣大喜。當夜先將高封同阮其祥一處監下。希真傳令將投降的官兵。並活捉的。共一千二百餘人。盡皆釋放。各賜酒食壓驚。受傷的急與醫治。希真撫諭道。你等休要疑心。我並不造反。只因高封這廝殘害百姓。是我大仇人。不能饒他。你等都是清白良民。為這廝受累。我心不安。你等可都回去。免得父母妻子懸望。有不願去的。我

也重用悉聽你等之便衆軍都流涕拜謝內中大半有老小的都願回去有小半願在山寨希真便將要回去的都送下山只將衣甲器械馬匹都留下苟桓道山寨正在招兵恩公何不都把他們留了希真道強用人者不啻我開發他們去了不惟杜絕後患且教他們去傳揚我山寨仁義日後官兵再來其勢必散受我所制衆皆歎服眞祥麟道還有阮其祥的兒子阮招兒是高封的兒子小將已活捉在此這個逆種休要輕饒希真教帶過來衆人看時只

見那小雜種生得杏眼桃腮。打扮來又標致。又有一樣作怪不知怎的那臉龐兒却活像真祥麟的模樣。正是夫子貌似陽虎。只是邪正不同。希真又細細看了看。大喜道。快解放休綁壞了。不要殺他。留了我有用處。劉廣道。這等逆種。姨丈留他則甚。希真道。我自有用處。眾位不知。快去備間房屋。將好飲食調養他起來。休要驚壞我自有用處。眾人都不解其意。次早劉廣將劉母靈前鋪陳起劊首。又設立劉二娘子的靈位。將高封阮其祥週身洗淨。對面縛了

跪在劉母靈前。劉廣率領兩個兒子親自動手。將高封阮其祥剖腹挖心。祭奠了劉母。衆頭領都換了素服。臨祭劉廣都謝了。祭畢。將高封阮其祥的屍首搬出去做一堆化了。教慧娘就那隹原山下。峥嵘谷左近選塊吉地。并選個吉日。安葬了劉母。劉廣對希眞道。我等本不欲拒敵官軍。今殺了高封。難保無官兵再來。倘來時索性再敗他一陣。教他日後不敢正覷我。希眞道。此言有理。便教眞祥麟領五百兵鎮守猿臂寨。麗卿將息未愈。教劉麒代理前部先

鋒在山崗下寨其餘都照舊職事劉麒坐了第六位劉麟排在第七苟英排在第八連麗卿慧娘共是十位頭領坐位又差細作到東京梁山兩處探聽消息希眞每日寅午戌三時進麗卿的淨室步罡踏斗替他收攝神氣到那七日頭上雖然無事尚兀是昏暈了一二次到二十日後希眞將乾元鏡照看那麗卿時見他元神已收復了大半希眞喜道這遭不妨事也好個妮子根器恁地厚實此後我不必日日按持又吩咐道你越要安心靜養這乾元鏡切

勿時常照將房子照得通亮元神得了亮光又要往外飛走羅卿都應了希眞又叫人採買毒銅叫冶匠鑄就銅鐘一口高一丈三尺重五千四百斤上面都是雷文雲篆寶籙天書鑄成便築壇祭煉衆將問要此何用希眞道衆位休問日後自見自此以來猿臂寨日日操演軍馬整頓軍務不題卻說魏虎臣屯兵神峰山不敢便進只探聽高封勝負欲待高封得勝他方進兵雖速接高封的公移催逼他只不敢動那日探得高封兵敗遭擒全軍覆沒嚇得魂

靈兒逍遙江無何有之鄉。便收兵回景陽鎮躊躇不決想道都說這景陽鎮。怎樣一個美缺。不料地面如此不平靜。起初鑽謀他則甚。意欲告病休致。又捨不得目下地位。不多口都省飛檄下來。催魏虎臣進兵。句語十分嚴重。却還不知高封陣敗。急得個魏虎臣大小便只顧往下廝遛。當日只得升廳。聚集衆軍官商議進討之策。魏虎臣道。上憲若知道高知府被害。這個擔兒都壓在我身上。叵耐劉廣這廝十分猖獗。我想此等草寇。亦不用大隊兵馬。都去爾

等誰去收捕。倘不能勝。那時本帥親統大兵。與這廝決一雌雄。爾等有何良策。當時自都監以下。一切大小軍官聽魏虎臣這片言語。都面面相覷。做聲不得。真是人人泥塑。個個木雕。半晌不覺惱了階下一位少年英雄。走近階前。聲喏打衆。厲聲高叫道。相公休要躭憂。小將不才。願請發精兵二千。付與小將。到猿臂寨上。擒陳希真。獻于麾下。魏虎臣與衆將都吃一驚。看那人時。年紀不過十八九歲。臉如傅粉。唇如丹砂。聲如鸞鳳。分明是一位哪吒太子。正是

那本貫儀封人王山祝永清原來祝永清向在玉郎鎮做防禦因此地防禦缺出調他過來補授正在魏虎臣標下到任沒多幾日魏虎臣屯兵神峰山時亦不曾識他當時魏虎臣把祝永清相了一相沉吟半響說道本帥本要用你因得知劉廣是你親戚此事礙着祝永清道上覆相公劉廣雖與小將有親去不甚近便近他此刻已背叛朝廷還去認他做甚小將前去便連劉廣首級一齊取來魏虎臣道只是你年紀太輕忘奸祝永清那股火從丹田裏送

上來叫道相公不是小將誇口只借精兵二千憑小將主意如空手回來。甘當軍令便責下軍令狀魏虎臣道他那裏有四五千人現在高知府五千多兵馬都沉沒了你說只帶二千人如何殺祝永清道。若是他處官兵。就派上二萬小將也不敢去。只此地軍馬。係雲天彪相公調練慣的況又是相公接手他那裏人雖多都是烏合之眾。小將因聞知得陳希真那廝亦善用兵不然還不消二千人。魏虎臣見無人肯擔此差。只得用他。便收了軍令狀問道何

日動身。永清道還要擇甚麼日子今日請發大令明日就走。還怕官兵甚麼放不下。魏虎臣道明日是往亡日。不利興師。後日大吉。便在教場點齊人馬送你起行。方纔傳號令。教各營軍馬後日一早教場聽點祇永清大喜辭了總管回營。收拾軍裝心中暗笑道。待我擒了陳希真好教那廝們吃驚就被那廝們有些功去也不值甚麼當夜無話第二日各營得令。都吃一驚。道怎麼叫一個孩子典兵豈不誤事。第三日魏虎臣大排頭踏到了教場。那挑齊的二千

人馬都備行裝在教場裏伺候。祝永清全裝擐甲。請了號令。魏虎臣祭了大纛。付了兵符并花名冊把了上馬杯賞了一副花紅表裡。派了兩員團練四員提轄輔佐那兩個團練便是謝德婁熊。又把四十貫錢五十瓶酒分賞與眾軍魏虎臣道我按寶鏡圖選定今日午時軍馬出西南方生門大吉。祝永清只得遵依挨到午牌三個號砲響亮鼓角齊鳴三軍一齊動身那些軍將們的父母妻子少不得啼哭相送。祝永清引着人馬往西南走了一遭仍復轉來歸

東北大路往猿臂寨進發魏虎臣并衆將巴不得他成功了。當夜安營之時。永淸教把那軍令狀寫作一面大旗竪在中軍帳前。傳諭各營道諸君聽者。我祝永淸雖官微職小。今當重任。軍令是朝廷定制不能不申明一番諸君倘有過犯。莫怨不才作威。便是不才的至親。也不能救他。不才自巳犯罪。也無人替得。軍法無親。各宜凛守。就叫軍政官寫下扎劄。各營都付一通。諭德眞道各軍因魏相公到任後。幾類還。文不到手。人人怨恨。怎好永淸綢眉道這也

難怪魏輔祖公。我聽得那運糧通判好生怠慢。如今公事要緊。只等凱旋後賞賜外多加一分。請奉包在我身上。你再去曉諭他們。那團練出去了。永清嘆了一口氣。當夜永清親自出營查看。果然了得。眞個是令嚴鐘鼓三更月。夜肅貔貅萬竈烟。靜蕩蕩的。都遵他的號令。忠巾甚喜。不日到了猿臂寨前面。探馬報來道。有一隊賊兵來了。祝永清傳令把兵馬約退二里。就靠山臨水札下了營寨。點了兩隊人馬。吩咐兩個團練的計策。說道倘是陳希眞親來。得他

甲計擒住了。功勞大家有分。遂引兵出陣迎上去。正遇那

殺入馬當頭一將。正是劉麒。横着三尖兩刃刀。只見那祝

永清立馬陣前。端的好裝束。一頂噴銀紫金冠。束住一頭

綠雲髮。後面一掛如意銀牌。垂着五寸長短元色流蘇。穿

一領白銀連環鎧甲。襯着白緞子戰袍。繫一條束甲獅蠻

帶。脚穿一雙捲雲戰靴。騎一匹銀合馬。手裏提一枝四十

斤重鑌鐵煉就的水磨鏡面方天畫戟。左邊腰下懸一口

龍泉紅鏐寶劍。一張青樺皮雕弓。放在麒麟囊裏。右邊一

壺白銅鑿子。箭旗旛影裏映着那傳粉臉兒遍身上下雪鍊也似的白。冠上又一顆酒杯大的紅絨楊梅毬立在陣上。望見對面隊伍整齊。也暗暗喝采高聲喝道。兀那賊子出來見我。那劉麒橫刀縱馬而出原來二人雖有瓜葛。却未會面。故大家都不認識。劉麒罵道。你這廝妳牙未退。衆水兒還不長足便到這里來討死麼。永清大怒。縱馬挺戟直衝過來。劉麒拍馬舞刀迎住。戰了七八個回合。永清抵敵不住。拖戟敗走。劉麒見他武藝抵微。追上去。官兵抱頭

亂黨劉麒招呼軍馬呐一聲喊一齊并力追趕。永清引了敗兵逃命趕了一程。遇着兩邊山脚劉麒恐有埋伏。使人探了。并無一人永清已去了一段路。劉麒再追看看追上前面已是永清的營寨。劉麒傳令放連環鎗砲。只見永清的後面一層人霍地分開前面乃是一片白地鎗砲都打入空地裏去。並不見一個人。連永清也不見了劉麒大驚情知是計。卽要退兵只聽號砲響亮戰鼓齊鳴。永清的兵抄兩邊殺來劉麒的人馬大亂。永清飛馬挺戟直到劉

麒劉麒奮力來迎。戰了數合。大吃一驚。方識得他的真實本領幸虧劉麒武藝還敵得他過。卻不敢戀戰回馬便走永清追來。前面謝德要截住去路劉麒道這番沒命也。忽然喊聲大起鎗砲震天劉麟荀桓范成龍一齊殺進來救出劉麒。且戰且走。祝永清追殺一陣劉麒等大敗虧輸。折了許多人。帶敗殘兵馬奔回猿臂寨去了祝永清這一陣只八百人。敗陳希真兵馬一千五百真是個少年良將。當時掌得勝鼓回營。將猿臂寨的兵生擒二百多人。斬首

三百餘級奪了許多戰馬器械查點官兵只十幾人帶傷不曾壞得一個當時傳令把首級號令申報魏虎臣把那生擒的都解了去衆兵將見祝永清如此英雄無不敬服

却說陳希眞聞官兵殺來傳令教劉麒迎敵自己正議點兵接應忽見劉麒敗回伏地請罪希眞怒道你爲何挫吾銳氣時常講論兵法難道連埋伏計都不識得劉麒道那廝並不用埋伏計他詐敗𠍽兒追上用連環鎗攻打不知怎的他變了片空地人馬却從兩邊抄出我兵大亂止逃

不定故此失利希眞也吃一驚道這是虎鈐陣景陽鎮什麼防禦能用此陣劉麒道那斷是個美貌少年武藝了得却不知其姓名苟桓道我已探得叫做祝永淸希眞大驚道原來是他來了怪道你們着他道兒麒鍔起去下次將功抵過劉麒叩頭謝了立在一邊劉廣道他在玉郎鎮如何到這里希眞道想是近日調來天下就有同名同姓那得相貌武藝如此都同旣是他來須得我親自走遭正商議間眞祥麟也敗上山來道祝永淸提兵殺來把燉煌奪

去。小將兵少抵敵不住現已逼近寨前。衆皆大驚。希眞道。請慧娘出來。慧娘到面忽又報來道。祝永清遣人下戰書。希眞批了日交鋒對陣。希眞問慧娘道。敵人慣用虎鈴陣。怎樣破他。慧娘道何不用燕尾陣。希眞笑道我也正這般想。只是我前日見你那燕尾陣劫勝似我的。可惜將弁們新學會。尚未熟諳。我只好照顧陣前。陣後須得你親自去指撥料理。我纔放心。慧娘道。甥女上陣必須要人照管。卿姊姊又不曾好。怎處。希眞道你勿憂。我已安排定了。便向

劉廣道。襟丈同麟甥護持令愛。劉廣應諾。希眞又到淨室
中對麗卿道。你小心在意將息。我去破敵。不日就回。麗卿
笑道。孩兒近日照鏡。影子全隱了。精神力氣覺得與平日
無異。此刻出戰也去得。我想何必定要守到四十九日。好
不悶損人。希眞道。你休要亂說。多的日子過了。怎地性急
又生後患。麗卿應了。希眞誡飭各處嚴緊守禦。留眞祥麟
苟英守山寨。自同劉廣劉麒劉麟苟桓范成龍劉慧娘點
了三千兵。同到山下。對着永淸的營盤結下三個大寨。當

夜任寨安息。劉廣說計道此人旣與我有親。何不寫封信去以理勸他。希眞笑道你看得伏他這般容易。此人義烈不滅雲天彪。我想收伏他。好反要斥必血。我有一計。須得此如此。劉廣道。此計太險。恐行不得。希眞道不妨。我算他定已。好在他身上用。便傳齊衆將。將前半截的計說了。衆將都依令去行。次日祝永淸對兩個團練道。我這虎鈐陣有好幾番變化。我料陳希眞被我勝了一陣。他必不防我再用此陣。我却偏要重用一回。不必定要詐敗。只須交

戰濃酣。汝等便分兵鉗他的後隊。只怕那廝們會用燕尾陣。卻也難勝。今日陣上。汝等看我的畫戟爲號。那廝們如不用燕尾。我把畫戟一擺。你們只顧抱虎鉗抄去。我若不擺。切不可胡亂。只去陣後作奇兵。伏着接我的正兵。他若識破。不道我無大勝。亦無大敗。商量定了。兩家各飽餐戰飯。一齊合陣。永淸點了一千二百人。希眞乃是一千五百人。兩陣對圓。希眞全裝結束。挺丈八蛇矛。出馬大叫請對面陣主答話。只見兩面盤金白繡旗開處。祝永淸立馬陣

前亭亭一表。希眞暗暗喝采。希眞橫矛驟上。大白附道。祝
將軍你莫非是風雲莊雲威老相公的令外孫祝玉山麽
永清道然也。你既知我名。爲何不降。希眞道。我久聞將軍
大名。正要併個你死我活。鬭你不過。降你未遲。永清怒道
你這厮莫非就是陳希眞。希眞笑道。上有皇天。下有后土。
不敢相欺。老夫便是。永清大怒道。你這厮朝廷有何負你。
你敢背叛。希眞笑道。朝廷怎樣待得你好。你這般稱他。永
清大怒罵道。殺你這沒良心的賊子。把畫戟往後一擺。直

衝過來。希眞哈哈笑道。哥兒。老夫正要請教你的武藝。交馬戰了十餘合。不分勝負。希眞道。且住。我有話說。二人各收住兵器。永淸道。你有甚話。希眞道。上覆將軍。希眞也是朝廷赤子。戴髮含齒的人。只因奸臣逼迫。無處容身。到此避難。須不比梁山上宋江有口無心。望將軍開一線之路哀矜則個。永淸道。好漢。我前你須使不得乖覺。你們已明白。何不歸順。不肯便快把首級與我帶去。希眞罵道。你這厮顚倒不識好歹。看矛。又戰了十餘合。希眞撥馬回陣

永清忖道。這廝並未輸。為何就走。莫非是計。不可追他。只見劉麒出馬。又戰了十餘合。又撥馬便回。苟桓又來厮殺。范成龍亦出馬來攻。苟桓便回。永清忖道。這廝們武藝又不平常。却為何不肯力戰。莫非要溜我。之只聽得本陣一片鑼響。永清忙撇了范成龍就回。這邊范成龍也不追趕。永清回陣。問押陣官道。何故鳴金。押陣官道。後隊來報。左首林子裏有猿臂寨旗號。恐有埋伏。故請將軍回來。永清道。既這般說。且把陣脚扎定。防他衝突。待二位團練將軍

動靜說不了。一騎馬飛來報道兩位團練抄進去路失陷在賊兵的陣後了六百人馬一個都出不來永清大驚。正傳令後隊先退自己在陣上斷後緩緩收兵。那知希真並不追趕。卻在陣前大吹大擂吹打着那將軍得勝令明明是送他歸營。永清兵馬退遠希真方纔收兵。永清道這厮為何不追。正走着左首林子裏戰鼓大起。喊聲大振一派旌旗蜂擁殺出。永清拍馬前來迎戰。只見那彪伏兵殺到一望之地擺下隊伍。齊齊立着。竟不殺上來陣前大將八

是劉麒將杆豎起一面大白旗上面大書八個字道陳希眞義釋祝防禦永淸看見又驚又怒欲待上前厮殺又恐中了計只得同營劫安然無事半個兵馬都不失惧永淸嘆道我一時負氣魏虎臣面前誇下海口不料陳希眞果然利害他明明得了勝却不肯殺過來厮逼這不過是要拒致我希眞希眞你枉自用了心計雖承你愛我要我祝永淸降你除非海枯石爛如今折了兩員團練六百多人怎好回去見總管不料我祝永淸死于此地除非用這

一條計看他何如。只是他見利不動。怎麼處。看官原來陳希真用那燕尾陣。恐祝永清識得。不來上鉤。特將連環一字露頭。待他虎鈐抄來。却都兜入燕尾。那裏而自有劉慧娘相機施行。一個個都生擒活捉了。不會走脫半個。叫做皮笊籬下煮兒鍋。一撈一個。幫淨陣裏的元妙。只有希真慧娘二人識得。其餘都是依計行事。永清竟被他瞞過。那祝永清十分納悶。心中想道就用這計。即被他識破。我也無害。况他止小覷我。我止好乘他不防。備攻進去。當時傳

令教各營預備明日長牌救寨都退又叫那四個提轄都
與了錦囊密計當夜永淸悶悶不樂燈下披甲觀書忽一
功將來報道兩位團練同六百軍士都回來了轅門外候
令永淸驚道怎得回來快喚他兩個進來叫衆將都在帳
門外候着永淸當即傳雲板升帳只見訓德要能背剪着
進來伏地請罪永淸忙下帳來親解其縛扶起道非干二
位將軍不勇皆我不識陣法之故也問起如何得歸謝德
要能道說起若殺人被他擒去並不傷害反用酒肉欵待

一切軍器馬匹盔甲都送還。不知是甚麼意思。又有書信一封。呈上。永清道。書且慢將出來。且把那些軍士都點扎歸伍。永清都親自過目看了。退了帳。特喚謝德。問道怎地被他活擒三人。道。奉令抄到他陣後。只見兩行疎疎朗朗的人馬。側斜列着。小將們看得不在眼上。便衝殺進去。他忽地捲了過來。裏面無數人馬。重重疊疊。都是門戶。小將們眼都花了。地下絆馬索。繃滿。無一個立得住脚。都被他捉了去。永清聽罷。嘆服道。此人的才學。十倍于我。可

滿朝廷不知這廝心腸也。忒綠得恁便。取那信來看。上面
寫道。避難罪人陳希真。致書于防禦大英雄祝將軍麾下。
竊念希真系出名門。授京畿南營提轄。征討西夏。亦獲功
績。草木有心。何至背恩。若此。無奈權臣擅威。四海雖大。無
希真立錐之地。若不為瓦全。則先入血食。由我而斷。罪戾
滋重。夏四月。道出風雲莊。得與令外祖子儀世叔并見將
軍所書洛神賦。心醉神馳者數月。承將看到這段。却吃一
驚。再看道。令外祖諄諄訓迪。言猶在耳。今寫不得已。伏處

草莽苟延殘喘未敢忘朝廷累世厚恩效宋江之爲也將軍過聽與師問罪希真不敢與將軍抗曰希真非不能爲宋江之所爲也假使將軍之主帥魏虎臣親統大軍身臨敝寨非希真狂誕當使其匹馬不還今欲保全首領不得已驚悔部曲散歸麾下敢謝前死希真虎口殘魂不足爲將軍用武也惟望將軍哀憐鑒察速賜解圍則再生之德無任感激倘得奸佞伏誅罪人無辜侍教有日天日在上希真心口不符願他日肉餧不原血膏斧鑕書不盡言獻

希真哀鳴頓首承濤看罷暗想這廝也到邊外祖家又把那信看了幾回心中惻然忽然大怒罵道這廝賊吾太甚把信與諸將看了對衆人道這賊明是賈服我便傳令點一千二百人馬去劫寨叫那兩個團練看守本營四個提轄分六百人接應吩咐道如見火起并力進攻他追來須如此如此把以先鈴囊都收回了已是三更天氣自己引六百人啣枚勒馬竟襲陳希真左營只見三座營裏燈火照天便喝令拔起鹿角吶喊一聲殺入去却是個空寨。

永清知有准備便把兵馬約退忽然號砲震天火把齊明遍野兵馬殺來永清傳令道援隊收兵亂動者立斬應走人馬那六百人並不驚慌緩緩而退只聽得敵兵大叫道主將有令說永清由他自去誰敢驚擾了他違法從事永清又羞又怒打回馬大叫道陳希真好男子出來與我戰三百回合由你喊破喉嚨人保你那敵軍只顧自己吶喊永清氣壞了只得回兵來四個提轄已來接應永清回頭看那陳希真的兵馬好似兩條火龍一般捲入營去並不

來追永清歎道陳希眞眞大將之才也可惜可惜回到營裏暗想道我本不去殺他只道他不備防得一勝便好回兵卻又吃他料着又不肯追上來他這般多謀只軟困我怎生贏得這廝既然此信必然不肯出戰如何死守得過坐坐想想天已明了忽報魏總管處有差官到與差去的人同來永清連忙接進那差官將着官兵的犒賞等物并賜與永清大紅戰袍一件又慰勞信一封上寫着汝初出帥便大敗賊徒斬獲頗多本帥甚慰現在記汝之功陳

希眞劉廣能生獲更好蕩滅之後且勿攻亂青雲山強恐
跳梁彼可以得勝兵進勦功成之後一并從優保奏等語
永清設酒款待差官那差官動問近日軍情永清道方纔
去勦他的營吃他知覺了不能取勝差官道總管相公日
日盼望捷音將軍切勿怠慢永清道陳希眞那廝倘有尺
寸可取若欲用緩功收伏他便修了謝稟封內并稱述
陳希眞才有可取忠肯歸順殺之可惜意欲招安等語那
差官少不得向要需索好看錢各項開銷永清只得竭力發

付與他差官去後承清料希貞必不出戰想了一想只得寫了一封信差人送去希貞營果希貞聞知承清差人來下書便恭敬迎接厚待來使看那書之意乃是寫着朝廷之恩必不可負君臣之節必不可虧祖宗之名必不可辱竊據之事必不可爲如肯革面投誠必有自新之路等語眞是寫得懇懇切切言言珠玉字字能蛇信後面又批了數行云承清受命征討有進之義無退之辱軍識曰萬人必死橫行天下今承清有君子二千人能令必死倘承清

得遂權宜之烈。君亦不利。君如執迷。永訂先死。君嘹聯絡
之矣。希眞讀罷大喜。重賞來使。止問祝將軍近日起居安
否。並不提起軍務之事。殷勤送來人出去。也不發回信。劄
廣道。這漢太費手脚。既要他降順。只他來劫營何不就擒
了來。以禮勸他。希眞笑道。你不看見他退兵時的閒暇。從
而必有準備。若去追趕。必中了他的機會。他斷不肯輕降
險。他即使擒住了。禮勸他。他也決不肯降。我如今只教他心
服。方能收他。正說着。忽報小姐在轅門外求見。希眞笑道

叫他進來。只見麗卿全裝披掛。帶着幾個女兵上帳來參

見父親。不知麗卿到來有何故事。且看下回分解

結序滸全傳卷之十七

山陰忽來道人俞萬春仲華甫手著

第八十七回

陳道子夜入景陽營
沚山郎贅婣蓀營寨

話說希眞聞麗卿到來。使傳令宣他進帳。麗卿帶着幾個女兵上帳來。叅見父親。道了萬福。又見了衆將。希眞見麗卿精神復元。較前更覺充滿。心中甚喜。便道癡了頭。不在

山寨來此做甚麗卿道一者孩兒足足坐了四十九日已將息好了來爹爹前請安二者聞知得甚麼祝永清了得孩兒要會會他同他分個上下決個雌雄希眞道這事用你不着你同去同眞將軍定守營寨大姨夫並衆將表兄我且不要他出戰何況你慧娘道姨夫要收降祝永清只以智取不用力敵麗卿笑道爹爹慣做氣悶事兵來將擋爲何不同他厮殺既是爹爹要活的也容易孩兒不去弄殺他只活擒來便了希眞頓着脚道不要你管只顧替我

回去帳上帳下侍立的將弁都暗暗的笑麗卿恐怕老兒發作只得退下來忽然又轉身道爹爹如要出戰千萬來叫孩兒希眞道曉得了會來叫你只顧回去快走慧娘送麗卿出去麗卿道秀妹妹如果爹爹出陣不來叫我時你把我個信待我抄入那廝陣後殺他個落花流水慧娘道姨夫自有妙算軍營裏論不得家人父子姊姊切不可去亂做着姨夫收羅不來麗卿笑道我怕不省得不過這般說辭了慧娘上馬帶着女兵怏怏而回却說永淸的差人

回營說希眞如此形狀。永淸嘿然。守了兩日。永淸那里耐得。便提兵馬來攻打希眞的寨子。那希眞鎗砲弓弩。守得鐵桶也似。那裏攻得進。一連攻了好幾日。沒個破綻。永淸十分納悶。那魏虎臣不得捷音。只管雪片也似文書來催進兵。差官來一次。便滋擾一番。永淸被他頭也吵昏了。可憐那祝永淸是武職。爵位又不大。平素又不貪贓。那裏來得錢財。眞弄得個左支右絀。最後來的一個乃是魏虎臣的體己幹辦。呼做沈明。比前來的更兇勃。定了要若干銀

了方肯去回話祝永清那裏方算得出只得陪語公長官並非我小氣量須念我與永清此次係是苦差那裏是賺錢之處我身上一切使用都是公帑兵馬錢糧絲毫不能侵蝕長官能格外矜全永清感激在心貴非昧良之人此刻現錢實辦不出長官肯容納我這口紅銅寶劍係傳家之寶價值千金你權且將去做質當我凱旋後便來贖取你如等不得竟去賣了我也不怨那沈明那里肯收發話道祝防禦你是曉事的你說是苦差偏我這差是甜的自古

道天無白使人朝廷不差餓兵既要我替你出力却又這般扣算你不要把冷債抵官糧這口鐵劍一時叫我賣與那個厮防禦你得勝後也指望高陞不要大才小用承淸忍氣吞聲說道長官非是我扣算你看我的簿書上錢糧支銷之外多有餘的你便儘數取去了委實無從措辦沈明道也也也你這話明是撞我總管相公不過叫我催你進兵並不叫我來查賬你撞這話來壓我厮防禦你便絲毫不添我也不好再說便就此告辭了你的干係你自己

未到沈明正發作時忽聽得一片吶喊永清大驚忙出帳看時原來衆兵將聞得此信俱大怒說道我們在此不顧身家性命他却來鬼混便殺了這厮一齊擁入中軍嚷起來永清喝住道你們何故衆軍道我們要殺差官永清擎劍在手道上司來人誰敢無禮我等強殺是他的罵們你等既要安爲先殺了我衆軍都不敢動兩個團練上前稟道衆人非敢作亂實爲上斷抱不小永清插了劍道諸是衆君要我實是害我差官我自開發不勞衆位躭憂兩

個團練。又道今衆人情願公舉了開發他去。永清道這如何使得。諸君隨我在此同與皇家出力只因我才力不勝。以致不速成功。豈可因我累及你們那個是有餘的衆軍大呼道我們也出師幾番。那有將軍這般分甘共苦今日便要我們的性命。有誰不肯將軍不必憂那衆官兵不由永清主意。都紛紛歸到帳房各人攢湊銀兩須臾積少成多都堆在面前。便請那羌官出來同他說明了那沈明一來見銀兩比所要之數差不多。二來也怕激變。當做

出來便笑着說道都爲將軍的考成並非沈某一人落腰
魏相公前你放心我會替你包荒永清陪笑謝道全仗長
官周旋則個那沈明收了銀兩帶了從人回景陽鎮去了
永清送他出營回中軍升帳便呼軍政司把錢糧銀兩透
支了發還衆軍將來有侵蝕後患都我一人承當軍政司
禀道營裏粮米草料只敷十餘日屢次行文去催移不見
到怎好永清道我自有道理你只管發與他們衆軍無不
感歎永清又恐他們心變親去各營伍安撫一番方纔議

出戰之事。永清道。我等糧盡。利在速戰。諸君鼓勵銳氣隨我去攻打寨子。當日。永清提兵來希眞營前挑戰。希眞只不出來。由你叫罵。只推耳聾。永清守到天黑。不見一個敵兵。只得回營。次日又去叫戰。希眞還你個老主意。只是不出。永清沒奈何。仍就收兵。到了第三日。永清叫衆軍預備衝車攻打。旗門開處。先放出四五輛衝車。直衝過去。都都顛入營前濠溝裏去了。永清知不濟事。不敢再放。喝令衆軍搬泥運土去塡濠溝。怎敵得土闉上的鎗箭擂石鳥鎗殺

的打來吃打殺了些軍漢。其餘的都逃了回來。只見希眞營裏一個號砲飛起。營門大開。永清只道他出戰。便約齊隊伍等待。往營裏望去。遠遠中軍帳上希眞同衆將飲酒。帳下大吹大擂的作樂。永淸大怒。叫把那三百斤的蕩寇砲。對營門裏打進去。這里方點旺門藥。希眞營裏早豎起十幾層的軟壁。那砲子雷吼般的飛進去。吃那軟壁擋住。蓬滾入地坑裏去了。聽那裏面鼓樂並不斷絕。把個永清的肚皮幾乎氣得繃破。只見希眞的營門閉了。土圍裏面

忽然湧起一座飛樓離地數丈那飛樓上端坐着一位美貌佳人手拏着一柄羊脂白玉如意指着永清叫道祝將軍聽者我乃劉將軍之女劉慧娘也陳將軍叫我傳令與你這你辛苦了且請回去將息若要交手你選個好日子再來納命永清大怒道你原來是雲龍的老婆我看雲龍兄弟的面上不來射你你快去叫陳希眞早早歸降倘再執迷打破寨子連你父女性命都不保休怪我無情慧娘嘻嘻笑道玉山郎你休憑的逞能我同你是仇敵誰稀罕

你道清你既技癢要射便射永清罵道賊人不識起倒認眞一箭颼的射上去那慧娘面前霍的飛出一片五色雲牌乃是生牛皮綰就彩色畫的擋住了那枝箭永清轉怒吽放鎗飽慧娘吽四健卒放去樺車銷兒那座飛樓豁喇喇的溜下去了看看天晚永清忍着一肚皮氣只好回營希眞並不來追趕永清想道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這是我不會攻他那劉廣的女兒果然奇巧可惜都做了賊矣日一早永清竟不去攻打便離了大營帶着百十騎軍馬

團團去看那猿臂寨的形勢只見各處防護得嚴密歎息了一回回到營裏對衆將道此地果然急切難攻我的意見若肯容我在蘆川上流屯札左依高山右據蘆川把沂州官兵調赴景陽鎮彌補額數我們的錢糧就在沂州滙支各處附近村落都移徙了由百姓自已據守險要着那廝無處看相他要出來搶刼我就縱兵廝殺他不出來我只前守着不過一年那廝糧盡餓也要餓殺他只是魏相公怎肯信我的話再不然還有一法我等把兵馬四散屯

開分兵據險那廝攻我們不能。不得不分頭把守教他猜不出我何處進兵我却忽聚做一處攻打他一路便擒不到陳希眞也殺他一個五星四散然也須二十餘日方好成功。謝德道此計大妙但只是糧草不敷永淸道我已差人賫信去沂州府乞借尚未回來正說話間轅門官報進來道陳希眞遣人下書。永淸喚入拆信來看上寫道聞將軍大軍缺糧特奉上糧米二千斛以便相持幸勿阻却永淸大怒道匹夫焉敢小覷我本當斬你的頭今借你口去

說你主將早晚必為我擒何得相戲我且不殺你快走忽然
又叫來人轉來道你再去說如果他肯歸降但有山高水
低我一力承當我頂天立地決不食言如其不能早來納
命決去快去來人抱頭鼠竄而去須臾左右說那廝並不
把糧草收回都丟在營前空地上承清去看果然便傳令
都放火燒了他的遂與眾將商議分兵據險忽報魏相公
處又有差官旋風般的來也承清大驚連忙接入乃是沈
明的兄弟沈安賫着一角公文對着一口劍遞與承清承

清拆封看時上寫着道汝自立軍令狀討這差使只道汝有多少？得如今一月有餘麼費無數錢粮只捉得幾個小賊算甚麼現在合鎮紛紛謠講汝受陳希眞賄賂不肯進兵雖無確據然究竟何故按兵不動如所云陳希眞才有可用欲以緩功收伏此言吾誰敢豈汝所得做主甚屬混賬今封來劍一口再限汝三日如不能擒斬陳希眞當將汝首來見檄到如律令永淸看罷氣得說不出話來少久開言道並非永淸按兵不動連日在此攻打不能取勝

長官不信。帳上帳下大小將弁。那個不好問。說我受賄賂。
一發影跡俱無。況麦道那個我不曉得。只是魏祁公鈞旨。
叫我守候。立等捉陳希眞。三日後捉不得。便請將軍尊裁。
我也是奉上差遣。蓋不由己。永清道。長官勞頓。且去將息
我自有道理。遂着人去看待。永清仰天大歎道。我祝永清
忠心。惟皇天可表。我本欲報效朝廷。不意都把禍患兜攬
在自己身上。我直如此命慳。罷了。罷了。死于法。何如死于
敵。做小卒的。且爲國家死難。大宋祖宗鑒我微臣今日之

心天彪阿舅你不去我何至有今日便召衆將齊集把檄文與衆人看了說道主帥如此嚴切我如何再活得去明日便是我致命之日不要害了別人便把兵符印信交付謝斐二將軍明日我只單鎗匹馬殺出去不回來了衆軍一齊流涕叩頭道望將軍從長計較便要出戰我等同去便死也甘心永清道不可諸君功名遠大豈比我一事無成我意已決諸君不要阻我衆人見勸不住都流淚而散當晚永清叫預備了香案朝東京遙拜了官家又朝本鄉

拜了。止不住淚如泉湧。回顧兩個親隨道。我豈怕死。只恨的是這般死。陳希眞不知誰來收伏他。此人日後必為天下大患。但願他那封信是眞話。纔好。我幸有哥子萬年。祖宗之脈不斬。梁山泊的大仇。也只好望他去報。我也無甚不了的事。只有雲龍兄弟託我寫一手卷。未曾與他寫。今日卻不擕來。只好另取紙寫與他。便叫麼學挽着筆相了相一時觸動。便把諸葛武侯的後出師表寫上。筆如龍氣揮完。誦了一徧。然後著欽道儀封祝永清絕

筆又看了看嘆道好死得不值把來藏好。又寫了三封書信一封與雲天彪訣別一封與兄萬年。托以宗祠香火一封與師父欒廷芳。寫畢都與親隨收了便命取酒來痛飲。低着頭遶身看看流淚道你明日此刻好道粉碎了。又看那口紅鏐寶劍道你不值件我何苦吃別人賤你明日送你到萬年兄處去。又飲了數杯聽外面更鼓已是三更五點頭目來稟請過六次口號忽見一個牙將入帳來密稟道適纔伏路兵捉了一個奸細。他說是主將的至親有書

計要見主將。小將們不好綁縛他永清疑道是誰你見他是怎般模樣牙將道。他把青絹包臉不許我們看他。說恐走漏消息。待見主將方肯照面搜他身邊也無寸刀現在帳外候着永清叫押進來。只見那人身長八尺凛凛一軀。青絹包臉身穿一件大袖青衫。垂着手立在面前。永倩道你是誰。與我何親有甚密計。那人道我是將軍至戚。今特不避刀斧來獻此計將軍依我管教立擒陳希眞只在今夜成功永清大疑聲音又聽不出問道足下究係何人莫非

是劉廣。那人搖頭道不是不是機密不可洩漏將軍此退左右我與將軍照面。永清又叫身上摸了果沒有兵器。便叫從人都迴避。立起身撰着劍靶說道有話但說。只見那人不慌不忙撮去了青紗。露出臉來。永清在燈光下一看。吃了一驚。你道是誰。頭非別人。便是陳希真的正身。永清喝道。你這厮黑夜來此何故。希真道特遵將軍教言來此請死。永清大怒道你休這般罷止。快回去明日與你陣上相見。希真道將軍容禀不用陣上陣下。希真也是好男子。

陣上吃你掄斬我也不甘大丈夫一身做事一身當豈肯連累別人。希眞被奸臣汚吏逼得無處容身不意反害了將軍左右爲難。今特就英雄前請死伏乞尊裁說罷跪在地下。永清道好漢你如今肯歸降了。希眞道將軍教希眞歸降那個。除非官家降詔我便歸降不然那怕蔡京童貫高俅都來。希眞願與他決一死戰我若肯降須帶了大衆在陣前面納。豈肯一人黑夜到此今只是佩服將軍不忍二雄並滅。凝可我亡你要斬便請刀斧要囚便請檻車看

眞推在座上納頭便拜道陳將軍。我祝永淸今日心眼方
你也。倘蒙不棄願終身執鞭隨鐙供作僕隸。萬死不辭希
眞答拜道亡命希眞無處存身作此避罪之舉。將軍前程
遠大。豈可如此還望將軍雄裁如蒙見愛得收殘骨歸土
足矣。豈敢怨悵將軍永淸道將軍何出此言。永淸蒙將軍
屢次生全我今日凝可碎屍萬段。豈忍殺害你。只望將軍
收錄希眞道旣蒙見赦願聽敎言遂磕頭拜謝永淸道陳
將軍且慢也須要依我三件事。我便傾心吐膽歸降了。不

然情願自死希眞道莫說三件三十件都依得永清道第一件你既說暫時避難不敢背叛朝廷日後必須受招安第二件梁山泊係永清切齒深仇你不許和他連好第三件你日後倘延着不肯歸降朝廷我就飄然而去那時不許留我這三件依得依不得只此刻便求明示希真笑道將軍口裏的話都是希眞心裏的話我若背叛何不竟去投梁山他那里怕容我不得何苦自立門戶梁山泊不是閣下的對頭卻是希眞日後的對頭麼前二件依了第三

貞死在英雄手中豈不縐眉只是不降永清況吟良久道罷罷罷殺你我不仁救你我不義陳將軍你日後果能不負前書之言不忘君恩我就死永清死也瞑目了說時遲那時快一面說一面颼的抽出那口紅銹劍往喉嚨上就刎慌得希眞忙搶上扳住臂膊叫道將軍决不要如此希眞實爲來救將軍將軍如此希眞罪愈重大請先斬希眞說罷放聲大哭永清道將軍你莫非要我降你希眞道希眞已誤焉敢再誤將軍將軍去就我不敢定只求早決了希

眞看官自古道惺惺惜惺惺好漢愛好漢永淸已是佩服希眞又見了這般光景心裏忖道不道世上竟有這等奇人我若認眞滅了他不但吃天下笑就是良心上也下不得只是他的眞假還測摸不得待我再探他一探永淸道這等說只是我做負心人怎使得希眞道何妨我自已情願永淸道既如此瞞生人眼暫屈將軍縛一縛景陽鎭山高水低盡在我說罷便出取繩索希眞道這有何難跪在地反剪着手待縛永淸見他面不改色拋了繩索抱起希

件自不必說永清大喜二人同拜了九拜立起身永清道陳將軍不可久留便請歸營明日交鋒永清賣陣受擒便了希眞道不可將軍一世威名豈好如此永清沉吟道既這般說將軍暫留明日準馬同去便了永清讓希眞坐地仍叫蒙了臉各訴心腹聽更鼓已是五更二點少刻兩個團練入帳禀問道上將此人來獻何計永清道便是我的恩人依他的妙計恰能擒陳希眞明日便見分曉二將無言各退天將黎明忽聽得營外吶喊震天戰鼓齊鳴報進

來道這希賊營裏兵馬來了永清便傳令迎戰營前營後大小官頭齊聲願出永清便叫都去謝要二將忙禀道那有全營兵馬都出之理萬一有伏兵刼營怎處永清道二位將軍不知上陣自見遂發砲出營另備一匹馬與希真騎了並馬而出衆人都不知其故出營列成陣勢只見劉廣躍馬橫刀大叫祝永清我家陳將軍怎地了希真縱馬出到垓心撇去青絹叫道姨丈我回來也衆皆大喜官軍皆驚永清隨在後面帶了親隨也到垓心勒回馬對本陣

人叫道諸君聽者不是我祝永清忘變只因魏虎臣逼我太甚陳希真大恩大德輕入虎穴來救我的性命我因此感激已歸降了他也諸君回景陽鎮替我代回報魏虎臣日後遣將調兵不可恁地性急我去了說罷竟歸希真陣裏去了這邊謝要二將并衆軍都大驚只聽得一聲大喊道我等沒家小的情願隨祝將軍歸降有六七百人都紛紛的逃了過去謝要二人那里止得住其餘的在陣上望着那邊磕頭不已都放聲痛哭永清在那邊也下馬答拜

希真大吹大擂掌得勝鼓擁簇着祝永清回營這邊謝要二位團練只得收兵二人對那四個提轄說道此事怎了我等回景陽鎮如何回話魏總管心地窄狹極多猜疑我們身上怎得乾淨看來大家都隱瞞着只說祝將軍同那干人都失陷遭擒了此計如何眾人都道也只好如此不然怎了大家計議了一回便去請那差官沈安出來都派他包荒那沈安聽說反了祝永淸也吃了一驚及見眾人求他如此撒謊他拏捏着那里肯擔承說道這個血海的

蒙收錄正如披雲見日又與衆人都見了希眞待永淸以上賓之禮。對衆將道。祝將軍老夫將性命換來的。諸位將軍。幸勿輕視。衆皆大笑。當日殺猪宰羊。大開筵席。寿軍中得勝之樂。犒賞三軍。又差人打探官兵。都拔寨去遠也。收兵回山。眞祥麟荀英率領衆頭目來迎。希眞道。小女如何不來。眞祥麟道。姑娘嫌悶。帶了隨身友頭目到山後園獵耍子去了。衆人都到了正廳上。希眞開言道。祝將軍。希眞實敬愛你。不過與你結忘年交如何。永淸道。小將何敢妄

衙既承雅愛。願拜將軍爲師。希眞還要謙讓。衆將都道。祝將軍之言是也。當日祝永清拜希眞爲師。執弟子禮。衆皆大喜。連日慶賀。希眞把那新降的六七百人都安頓了。永清道。弟子在此安居。家兄萬年在永壽司。泰弟子投降官司。必然累他。怎好。希眞道。賢弟所慮甚是。何不就屈賢弟一行。勸他同來聚義。永清道。不可。我這萬年家兄性最耿直。非言詞所能動。只好用計誘他來。希眞道。計將安在。永清道。魏虎臣的兵符雖已交出。他的即花弟子却有在這

干係我擔不起。你們要說。自己去說。衆人再三哀求他。只是不肯依允。惱得謝德性起。颼的抽出那口腰刀。順手一揮。沈安早已變作兩段。罵道。看你這厮依允不依允。婁熊扎他手下的人都結果了。四個提轄道。殺了他怎了。謝德婁熊齊說道。怕怎地。大家說他降了賊。衆口一詞。瞞得實騰騰地倘走了風。魏虎臣不能相容。大家反他娘。衆人商議定了。遍告各營拔寨。都回景陽鎮。謝貴二將。尚未動身。衆軍已紛紛的先走了一半。前呼後叫。諠譁不止。一路搶

奪糧食牛馬謝婁二將那里禁止得不說官軍都因景陽鎮却說陳希眞得了祝永淸如獲異寶原來希眞早有細作在景陽鎮買通魏虎臣的近身人凡永淸營裏的虛實都盡知道又布散謠言說他受賄離間得他上下不和然後收了他古人說得好奸臣在內大將斷不能立功于外况魏虎臣又是他的上司一發掣肘當時希眞迎進大營到中軍帳上希眞先拜道我陳希眞素無貪看今見將軍遏不住心中歡喜永淸拜道小將無知屢次觸犯威嚴幸

淚希眞亦歎息不已又問道賢弟與令長兄何年紀相遠永清道弟子係是庶出的弟子嫡母雲氏就是雲威外祖的姪女只生萬茂兄一人弟子庶母共三人長王氏無出次張氏生萬年兄弟子生母李氏年庚最小先君諱太和在日曾官拜都虞侯晚年來隱居山林瀟灑詩酒弟子生母係姑蘇元和縣人詩詞翰墨無不精妙最得先君的寵愛凡是弟子的史書文墨皆出自慈訓並不受業他人先君見背弟子那時方十五歲先慈刲股治療不愈哭泣失

明每日只飲蜜水數杯衰毀而歿次年弟子便同萬年兄隨叔父進京家中就遭了大難希眞聽罷又起敬歎息問道令兄都是萬字頭賢弟爲何取永字永清道因先生母的諱是萬珠二字希眞道令叔今在東京作何貴幹永清道做祥符縣的縣丞今年二月因病不在了永清說明講系希眞希眞忽然想起一件事來問道賢弟可曾婚姻否永清道四海飄蕩功名不就那里講到聘定妻室就因此想起見也一時不得良緣希眞道賢弟你少坐希眞忙入後堂

里就描摹了他揑造一角公移到永壽司寨總管處調他星夜來此助戰弟子再親筆寫一封告急書信他問知弟子受困必不怠慢誘他到張家道口請幾位將軍級了他來那時再以禮勸他自然歸降了希眞大喜道此計最妙你便寫起信來我有心腹人去永清又道我這萬年哥子本事也了得要生擒他甚不容易須遣上將去方好希眞道我自有道理便當時做好假文假信差心腹人到永壽司寨去行事這里希眞差劉麒劉麟眞祥麟三人同去張

家道口欺祝萬年希眞吩咐道如此如此用蒙汗藥麻得翻更妙如不能再和他力戰衆人領命都扮做客商去了希眞道賢弟共有幾位昆玉永清道弟子同胞弟兄三人長的是萬茂便是祝朝奉次的就是萬年弟子第三都是同父異母起先弟子族分最盛親堂弟兄有二十餘人子姪不下數十其餘繁支不能悉紀也有三四百人自那年遭梁山泊狂賊蹂躪只剩得弟子兄弟兩個了幸虧同叔父在東京若同在一處也必不免說罷切齒髭髮眼中流

叫從人道請姑娘出來麗卿聽得老兒呼喚笑嘻嘻的忙
出來問道爹爹呼喚孩兒必有事故希眞道爲你這孽障
的終身大事我往常看你的姻緣在此地今日有了與你
尋得頭好女婿麗卿驚道爹爹又要把我許與那個希眞
笑道便是雲龍的表兄祝永淸他果然英雄配得你過我
兒你歸了他我也完了一條心不知你心下如何你若依
允我便出口麗卿道爹爹怎說這話你年過半百又沒有
個兒子只一個女兒孩兒主意已定要伏侍你到老一世

不嫁了希眞道雖然難得你這番孝心但是婚嫁男女大事如何廢得如今他又無家舍招贅在此同我的兒女一般你兩個都孝順我我無子而有子你無夫而有夫豈不是兩全其美麗卿道爹爹既這般說由爹爹與孩兒做主便了只要他待得爹爹好孩兒就把身子托付他爹爹看得中量必不錯希眞聽了大喜當即出來對永清道老夫有一二句未便啟齒賢弟須要依我永清道恩師有何清誨希眞道賢弟既無妻室老夫只有一個愛女小字麗卿今

年也是十九歲與賢弟同庚若論兵機韜畧却遠不如賢弟若論武藝也還去得賢弟不嫌寒微老夫願備粧奩招你為婿永清聽罷連忙道恩師容禀久聞小姐乃是女中丈夫永清何人敢攀附神仙希眞笑着說道我意已决你不必過謙了不用恩師弟子竟叙婿稱呼罷永清拜謝希眞遂遍告衆位頭領衆頭領都來賀喜希眞便商議擇吉日合巹永清道弟子有下情告禀弟子有期服未滿須明年三月方好合巹希眞道既如此就依你明年三月只是

我也有一言正是百年伉儷雙珠合千里姻緣一線穿白分教兩個多情種子合成千古美談一對絕世英雄配就神仙眷屬不知希真說甚言語且看下回分解

PL
2733
.U27
T3
v.8

UNIVERSITY OF
ILLINOIS LIBRARY
AT URBANA-CHAMPAIGN
ASIAN

PL
2733
.U27
T3
v.8

結水滸全傳卷之十八

山陰忽來道人俞萬春仲華甫手著

第八十八回

演武廳夫妻宵宴

猿臂寨兄弟歸心

話說當時希眞對永淸道。你既說明年三月合巹。我都依你只是我有一言。我這小女也是一員猛將。摧鋒陷陣少他不得。我這里厮殺用兵。早晚說不定。你二人免不得相

見那里迴避得許多我的主意先擇個吉日你們二人先拜見了兄妹相稱可以省得迴避陣上又好照應你不必只管稱弟子了眾將都道主帥之言極是希真道後日是重陽佳節又是大吉日便可行禮永清叩頭拜謝當晚眾頭領都公斜酒筵與永清賀喜永清歡喜得一夜睡不着想道久聞女飛衛的英名但不知他的性格何如若武藝雖好性子嬌悍也屬無趣眞難得陳將軍這般愛我怎生報答他日子最快已是重陽了一早那麗卿聽不都張燈

結綵。永清換了一身華服。上廳來先叅拜了希真。衆將都齊。劉慧娘也在內。當中點起臂膊粗的龍鳳蠟燭。焚起一爐妙香。希真叫請姑娘出來。少頃環珮丁東。十幾個女兵都插花帶朶打扮着捧擁麗卿出堂。永清望見吃了一驚。低下頭去。二人拜了。又同拜了希真。衆人都見了禮。論年紀一般。都是十九歲。永清乃是五月初一日建生。麗卿乃是四月初九日建生。那日過飛龍嶺冷艷山。正是他的生日。永清小二十一日。呼麗卿爲姐。永清爲弟。叙禮都畢。大

家讓坐希眞同女兒坐了主位兩席那邊客位上永清第一位劉廣第二位慧娘在劉廣肩下坐了第三位苟桓第四位苟英第五位范成龍第六位共八桌酒筵階下奏動細樂安席已畢麗卿仔細看那祝永清生得伏犀貫頂鳳目鴛眉臉如傅粉唇如丹砂嘴角邊微微的現出兩個窩兒戴着頂爛銀束髮紫金冠穿一領盤金白緞蟒袍繫一圍紅底金鑲白玉帶脚踏一雙烏緞朝靴端坐在那邊果然是座玉山一般麗卿暗暗道聲慚愧果然是個英雄看

要與兄弟並舞希眞笑道我料得你必要獻醜麗卿便叫侍奉的裨將取我那口青鋒劍來便脫去了那件大紅對襟三藍繡花衫卸去了鬢邊的兩排黃菊簪緊了那麻姑髻按一按珍珠抹額扎起了百摺宮裙抹去了釧兒露出那大紅洋金窄袖襯襖那員裨將捧過劍來麗卿接了也走下階去永清見他來忙收了劍立在一邊衆將都立起來希眞道同舞何妨二人謙遜了一回大家放開步位理開解數眞是一對穿花蛺蝶寒光四射廳上廳下無不喝

采鬬彀多時希眞笑道收了吃酒罷二人那里肯住各要顯本事漸漸的蓋緊來呼呼的只聽得風雨之聲少刻化作兩道白光一邊白光裏影着一個猩紅美女一邊白光裏罩定一個玉琢英雄風車兒般旋轉衆人看得眼都花了又好多時二人慢慢的一齊收住從人上去接了兩口寶劍二人又見了個禮一齊上廳來衆人大喜希眞哈大笑便親賜他們兩杯二人都拜謝飲了各歸坐位樂工奏着細樂勸酒又是數巡永清敬請希眞道小婿負

他這般氣概將來怕不是個朝廷的棟梁他若不被勁虎
臣那廝驅迫怎能得他到這里叔家把身子託付了他負
不枉了爹爹真好眼力那永清偷眼看飛卿真是畫兒上
摘下來的一般怎不歡喜自忖道天下世間那有這等人
物我今日莫非當真撞着神仙了那劉慧娘見那永清也
是喝彩暗想道遠看不如近覷他兩個人好福氣不知我
那雲龍比他何如酒至數巡食供數套當日衆英雄歡飲
直至二三更方散連日衆頭領輪肩辦酒賀喜盡日價暢敘

不覺到了九月十五日那日涼飈捲起氣爽天高衆英雄都在廳上高會興讌消閒劉廣教衆頭目神將就筵前舞鎗弄棒比試取樂衆頭領都歡喜各出金帛利物打采那永清酒後耳熱便起身對希真道不揣放肆願舞劍樽前以助一笑希真大喜永清脫去那件白蟒露出裏面襯衫從人捧上那口紅鏐劍走下階去衆人都讓開了永清使開那口劍擊刺有法進退非常麗卿暗笑道你看他在我前賣弄精神我休教他獨自逞能也起身對老兒道孩兒

而無厭。聞得姐姐的弓箭穿楊貫蝨。一發求賜教。希眞笑道。今日大家歡聚。又不是賭賽。過幾日到教場裏去比試。永淸謝了。麗卿暗想道。你看他這般考覈我。怎地待我。索性顯個本事。好叫他死心塌地。又吃了回酒。衆英雄都已面帶春色。大家起身散步。麗卿私下對劉廣道。姨夫你攛掇我爹爹到教場裏去。劉廣點頭笑道。我理會得。便對希眞道。這幾日教場四面經畫的擲綵火錦一般。赤何不去賞玩一番。希眞道有理。大家都去。就往大廳西首穿角門

[illegible]沒多少路。到了大教場。眾人到了演武廳上。看那丹楓鳴矣。　蓋麗卿對希真道。爹爹。兄弟說要比箭。何不就比。希真笑道。我曉得你有一點本事。再隱藏不住。叫他們設。垛子。從人忙去取了幾副隨用的弓箭。兩個伴當去演武廳前按了步數。掛起三個金錢。一字兒橫。看那金錢只得茶杯大小。是麗卿常射的。麗卿便去挑選了一副好弓箭。送與永清道。請兄弟先射。永清謙讓。希真道。自然賢婿先請。永清接了弓箭道。蓋有僭。原來永清的箭也是百發

百中却不及麗卿的神化。他只道麗卿也不過如此。酒後高興。也要賣弄。便吩咐那親隨到垜子邊把金錢取了一個。又退了十幾步。那親隨將金錢高擎在手裏。遠遠對永清立着。永清擎着弓箭。側立在演武廳心裏。搭上箭。輕舒猿臂。扣滿了。覷定那親隨手裏的金錢。衆人都替那人揑把汗。只見㩳的一道寒星。往那金錢眼裏穿過去。麗卿也暗暗的喝采。永清不慌不忙。連發三箭。都從那金錢眼裏穿過。那親隨人這般伏侍慣的。擎着那金錢神色不變。衆

人喜聲喝采劉慧娘也吃一驚忖道那日飛樓上虧我有準備險些被他射個透明窟窿永清當時把弓繳還麗卿接了便取兩枝箭一枝把來插在腰裏一枝搭在弦上那親隨人見是別人來射連忙避開麗卿却走出廳下月臺上去希眞道你到那里去射眾人都下廳來只見麗卿把着弓箭仰天看了一看霍的扭轉柳腰拽滿了雕弓颼的一箭往那天上射上去那枝箭直竄入半天雲裏力盡了掉轉頭往下落來說時遲那時快那枝箭方掉轉頭落得

沒多少。麗卿早搭上第二枝箭。颼的又射上去。箭鏃對箭鏃射個正着。錚的一聲。把上頭那枝箭激開去。離那數丈兩枝箭都掉轉頭。滴溜溜的一齊落下來。厮並着插在殺場心。畏眾人那一聲驚采暴雷也似的響亮。永清大驚。上前拜服道。姐姐豈但是飛二。眞乃天神降凡也。麗卿連忙答拜。眾人大喜。都仍上廳坐了。永清暗喜道。我得此人為妻。何願不足。更有何求。眞不如是那世裏修得。希眞道秧色官屬可愛。我們就把酒筵移來此處。今日團圓日子麼

賞酒筵便從今日圓滿。當時演武廳上擺好，添些菓品餚饌。飲罷，衆人都脫去大衣，換了便服，歡飲至晚。月光上了，衆人都吉醉了散去。只剩希真、永清、麗卿三人。從人掌燈火上來。麗卿道：「今夜好月色，爹爹我們多坐坐去。」希真道：「最好。但我看你們二人都拘拘束束，尚未盡興，何不洗盞更酌。」永清道：「泰山欲答，自己也未暢飲。」于是吩咐整頓了杯盤，三人重復入席。希真又飲了數杯，看他二人都斯斯文文，各無一語。希真暗想道：「他們礙了我，有心腹言

話不能暢敘我不如避了便說道我見你們今日是姐弟將來不久便是夫妻不必只管拘束我明日五更要去祭煉那九陽神鐘不陪你們了二人都留道正要孝敬爹爹幾杯怎的便去希眞道不必我正事要緊便吩咐那幾個裨將并衆女兵道你們好好伏侍希眞起身便回去了永淸麗卿二人送了轉身來又都行了禮讓麗卿大首麗卿道我是主人那有此理永淸道休論賓主只是姐姐居大麗卿笑道恭敬不如從命今日我權且僭你二人對面坐

下女兵輪流把盞那些裨將都按劍侍立二人各訴心中本領十分入港。正是酒落歡腸更不覺醉。永清問道那一位姑娘是誰。是不是那日在飛樓上的劉慧娘。麗卿笑道你知道了還問他則甚。便是雲龍兄弟未過門的娘子。道有那個。永清稱贊不已道好個聰明女子果然著巧。麗卿細問永清家中的事。永清又細細的告訴了一遍。麗卿聽到他母親刲股療病絕食完貞。不覺滴下淚來。永清也灑淚不止。又說到全家遭梁山泊屠戮。只見麗卿那兩道柳

氣橫飛說道兄弟將來奴家生擒了宋江那賊子麥
旣你砰割。永清感激稱謝二人又痛飲一回說些閒話。永
清道。姊如這般好月色我同你閒步一回。麗卿道妙哉便
吩咐備馬。二人都到月臺上已是三更天氣那冰輪正當
天心。照耀得那教場一汪水也似的清涼將臺上那面銷
字旗。隨着微風蕩漾沉沉夜色萬籟無聲麗卿見那旗竿
頂上。錫打的平安吉慶。忽然想起問永清道兄弟那枝方
天戟。有多少斤重。永清道四十斤。姐姐的梨花鎗多少麗

卿道。比你的輕四斤三十六斤永清道姐姐這般神力何不再只得重些三觔卿笑道兵器又不在斤兩上分高低古人說得好四兩能撥千斤當年呂布何等了得有句老話二國英雄算馬超馬超還是呂布高他那枝方天戟只得二十四斤關王八十二斤的大刀他也敵得過何在輕重永清點頭從人備好了馬齊到月臺下永清見那匹赤騮稱賞不已麗卿道我這馬有名叫做穿雲電你那匹銀合也了得永清道這是匹大宛馬戰塲上也熬過幾次二

人。上了馬。從人遞過馬鞭。八個馬蹄踏着月色緩緩而行。從人都追陪着。永清道。我們都在玉壺中也。一時興發。抗聲吟道。姮娥搗藥靈霄闕。碧海青亭澄皓魄。猶似弟兄離別多。上弦纔滿下弦缺。璉卿聽罷。笑道。兒男你對着月亮咿咿唔唔的念誦什麼。好像創讀唐詩。又像說這月亮。什麼上弦下弦。今夜的月亮鏡子般滾圓。那里還像一張弓。永清笑道。對此月色。偶動心曲。胡亂口占一絕。污了姐姐的玉耳。璉卿笑道。我不省得什麼叫做一絕兩絕。永清

道。原來姐姐不善吟咏。麗道過。你不要打市語。只老實說。

永清道。便是做詩。譏嘲大笑道。好教詩來做我。老實對你

說字。我也認識。幾個。便叫我寫也寫得。只是苦不甚高。

像你與那雲祖公。家寫的四幅東縐亂撇亂劃的草書把

沒幾個認識。永清大笑。說道。姐姐恁般風雅。為何不讀詩

書。麗卿笑道。讀書。我爹爹也教我讀過一本孝經。後來又教

我什麼孫子。十三篇。解說與我聽。裏面都是些用兵的法。

兒。這幾年也忘了些。我是這般愚笨。你休要怪我。永清道。

姐姐說那里話姐姐是天上神仙。永淸得侍奉左右。偌大
驢力怎敢說怪字。麗卿笑道。神仙早着哩。我爹爹怎般講
究。尙不得到手。永淸見他這般天眞爛熳。十分歡喜。不覺
已到教塲盡頭照牆邊。二人兜轉馬並立着。遙望那座演
武廳。濛濛的裏面燈燭輝煌。永淸回頭見那座參宿已從
東方高高的升起。稱贊道。妙阿你看參星這般明亮月光
都奪他不得。參星大明。天下兵精。且多忠臣良將。何愁天
下不太平哉。麗卿道。便是今夜半點雲彩都無。月亮星斗

分外明亮兵馬將常操演自然精熟永清笑了笑又看了一同二人並馬而回麗卿道兄弟你可會空手入白刃麼永清驚道聞有此事並不曾見那里去學我師父欒廷芳弟兄也想學那無處訪師姐姐你可會得麗卿道是我家祖傳有見麼不會永清大喜麗卿道這個法門學會了那怕刀鎗劍戟麻林一般空手鑽進去不但無傷損還好奪他家伙使用只是這個法門最妙最險要鍊習得極精極熟方好應用倘有絲毫生疎爲害不小我家世代祖傳本

教外姓奴家從十四歲上學起。如今已是成功。你不信問他們這幾個。我時常教他們把亂鎗只顧擲來。我奪得他們一枝不剩。這法門是越王時一個處女傳留下的。那人想是個仙家。兄弟。你要學。我便教你會。你却不許去傳人。永清歡喜得跳下馬來。就草地裏拜倒。麗卿也忙跳下馬答拜道。折殺奴家。二人便不騎馬。往演武廳步行。永清道。又聽說姐姐能空手接箭。可有此事。麗卿道。便是這空手入白刃裏的法兒。莫說一副弓箭。便是四五張弓射來。我

兩隻手也接得及若是百十張弓。却不能接。只好把鎗挑撥。你但不信。你此刻射我。接與你看。永淸道。何必試。二人上了演武廳。散坐下。從人獻茶。永淸道。小弟有件東西要送姐姐。一則表心。二則權當聘禮。姐姐恰用得着。麗卿問是何物。永淸道。姐姐猜猜。麗卿笑道。你肚裏的東西。我如何猜得。我用得的。無非是釵釧首飾。永淸道。不是。麗卿道。不是。決定刀鎗弓箭軍器之類。永淸笑道。也不是。對你說了罷。乃是兩副猩紅黃金鎖子連環女甲。那甲又軟又輕。

眞說道刀鎗弓箭。就是鳥鎗鉛子急切也鑽打不入端的
賽過狻猊那兩副甲。是在先我姪兒覷處託我家叔東京
製造的。要與他渾家一丈青扈三娘做聘禮量了身材家
叔替他選了上等材料。尋東京第一等好手的甲匠費盡
工本造就。尚未寄去家下已遭大難。那扈三娘已降了賊
此甲一時賣又無人要。家叔故後萬年兒到永壽司寨去
了。是小弟收藏着。小弟又補授五郎鎮的防禦。不便攜帶
寄放在師父欒廷芳家。我想如今只有姐姐用得着小弟

意欲稟明泰山去。取了他來奉送。順便邀藥師父來聚大義。姐姐道何如。麗卿大喜稱謝。說道既蒙見賜。何不明日就去。永清領諾。麗卿道殘餚尚在。我們終了席。永清道小弟有酒了。夜色已深。小弟告辭。姐姐也請歸寢罷。麗卿道你請自便。明日再會。我還有事哩。永清別了。上馬而去。麗卿立在滴水邊。看他出教場去了。重復轉身坐下。心中說不盡那歡喜。叫溫了酒。獨自又吃了十幾杯。覺得酒湧上來。吩咐收拾了。步出月臺邊兒上立着。叫取張椅子來。女

兵[illegible]一並放在他背後。麗卿斜靠着坐下。一隻左臂擱在椅背上一隻右腳擱在膝上仰面看那輪皓魄喝采不已衆人簇簇擁的侍立看不敢擅離。麗卿同顧衆人道我生平最歡喜的是月亮這般月光下。兩陣交鋒豈不有趣說罷大笑。又說道我東京的箭園不知那個在那裏造化衆人都應道正是。麗卿又笑着問道你們看我的本領比祝郎何如。一個女兵會攖講子插嘴道姑娘強多哩。祝將軍與姑娘真是才郎配佳人天下沒有。麗卿道放你的屁我是

家人他是對人不瓜豺狼還有虎豹唑衆人見他醉了誰敢則聲麗卿喉嚨裏汩的一聲望着地下吐出一口來叫道取碗茶來吃一個女兵忙捧過一盞來麗卿伸着嘴啤了一呷罵道討打的賤人這般熱茶教我怎吃湫這賤人去月臺下跪着一疊連聲的催喝那個敢拗他只得摧那獻茶的女兵去月臺下跪了又罵道賤人今日不來打你明日和你算賬舌頭被你燙得生疼又一個去取了杯涼茶來一飲而盡纔不做聲少刻又看着月亮說道我常聽

得人說月亮裏面有個嫦娥是什麽后羿的渾家又說那后羿一手好弓箭到底不知是真的假的衆人那個敢答應忽低頭看了看問道月臺下是那個伏着衆人道便是那獻茶的翠兒姑娘罰他跪着哩麗卿笑道饒他起來那翠兒磕頭立起麗卿笑道你上來翠兒走近前麗卿道你去你把你去把那枝梨花鎗取來下次須要小心翠兒揖了鎗來麗卿霍的立起身把那件紅綉衫倒褪下來一團糟遮與二個女兵取了鎗跳下月臺衆人只得跟隨着麗

卿把那枝梨花鎗掂了掂。月光下爛銀也似的。烱烱口裏
說道。鎗啊。我仗着你輔佐我的爹爹。日後掃蕩盡了梁山
泊那班狗男女。我爹爹得見官家。那時你也安閒了。說罷
就那月亮地下丟開解數。颼颼的飛舞。衆人忙都避開。麗
卿舞了一回。綽鎗在手道。你衆位將軍那個取件兵器來與
奴家鬭幾合耍子。衆禆將一齊控背道。小將們怎上得姑
娘的手。麗卿道。耍子何妨。我不戳傷你們。衆將道。小將們
怎敢放肆。夜色已深。請姑娘將息罷。麗卿喝道。胡說。今日

若出師打仗你們也這般怯。夜既不敢來。速帶我馬來。正要上馬。只見遠遠的幾對紅紗燈。眾人道。主帥來也。麗卿忙把大刀丟與一個女兵。那女兵不防備。得吃碰了一交。連忙爬起。額角上打起了老大一個疙瘩。麗卿呵呵大笑。罵道。無用了頭。急去上陣。少刻希真已到。一個忙把那衫兒與他披了。麗卿上前道個萬福。已有些挺腳不定。原來希真並不曾睡。正呼人來看他們。有人禀道。姑娘醉了。還在演武廳上。只不敢說他纏不清。希真早已明白。便親來看

他當時希眞說道這丫頭怎的噇得這般醉此刻爲何還不去睡麗卿道孩兒正要去了希眞道我恐你酒後鬧事特來看你快上馬同去麗卿道不用騎馬我會走希眞道不要充硬好漢只管騎了去麗卿告了個罪上馬希眞道酒越醉禮數越多你先走那馬馱着麗卿幾個女兵隨着去了希眞待他已去便對衆人道爾後凡是婦娘飲酒着他有七八分醉便來禀知我不可待到十分衆人領諾希眞自去安歇衆人皆散次早來滿入後堂謝筵因說道昨

夜小壻貪杯醉也希貞笑道你還好你那夫人着實嘔多了便叫左右去看姑娘來且說那麗卿正起來梳洗忽見那個女兵包着頭臉都青腫驚問道你同那個厮打眾人都笑麗卿見笑得蹊蹺入問道莫非我昨夜醉了怎的打了你一個說道並不打姑娘把鎗去與他他接得不好打了一交姑娘還笑他沒用麗卿大悔道你看我却恁地吃到這般醉都忘了你餘外不妨麼那女兵笑道沒事麗卿道你數爹爹得知你們大家隱諱些則個正說時適值希

眞來喚麗卿出堂見了禮與永淸相見坐了希眞果然說了他兩句麗卿笑道往常永不如此昨夜不知怎地下次再不敢了希眞道並非禁你不許飲酒只是要有繩墨差輕女孩兒那好如此麗卿道兄弟說有兩副甲要送孩兒永淸便把前言說了一遍希眞甚喜道久聞令師欒廷芳英雄了得得他來此相聚最好但不知欒廷玉今在更生山何如只是賢壻此時不可去早晚得令兄萬年來時須你在此好說話永淸道泰山所見甚是當日午刻報上山

來道眞將軍等已劫了祝萬年將次解上山來了希眞大
喜即把永清藏了引了衆將下山迎接到了關下只見眞
祥麟劉麒劉麟等一干人刀鎗擁簇着一乘轎子擡着那
位英雄已是綑牢紮綁希眞連忙下馬埋怨衆人道叫你
們好好相請爲何如此無禮一面上前扶出轎來親解綑
索拜倒謝罪道陳希眞叅謁瀆冒虎威敢謝萬死衆將都
拜祝萬年連忙答拜道頭領何故如此聞知舍弟永清與
你交鋒今怎地了希眞道請將軍到衙寨有話說萬年道

我與頭領有何話可說既有話便請講希眞道此處非講話之所希眞並不曾與令弟交鋒必須到小寨一行萬年想道已到這里便上去何妨遂穿了衣服一同上山希眞另備好馬請他騎了一同到了正廳上大家講了禮坐下萬年開言道頭領有話但說此處非萬年坐地既蒙不殺領教了便好告辭希眞道我與令弟素講係異姓骨肉親愛無比豈有爭鬭之理萬年道我與你何親你既不與我的兄弟厮殺我的兄弟現在何處希眞便教請祝將軍來

永清即從屏風後轉出拜道哥哥可好萬年一見大驚上前捧住道兄弟何故在這里永清便把歸降陳希眞的話還未說完萬年大怒就那從人身邊抽出口腰刀便要殺永清吃眾人揣住說時遲那時快只見屏風後麗卿提劍直透過來大喝道你這廝想殺那個希眞連聲喝退衆人勸他進去只見萬年雙眉豎起大罵永清道辱沒祖先的畜生何面見我永清跪在地下道哥哥請息怒聽兄弟一言萬年把刀指着兄弟道你說你說看你講出理來永清

。道哥哥不知其二。遂把魏虎臣怎地逼迫陳希眞怎地捨身入虎穴相救。不由人不感激。細細的說了一遍。一面把魏虎臣的備牒奉與萬年觀看。萬年聽了。又把那牒文看了幾回。鎖着眉只把頭來搖。永清又把未發的那一封信與他訣別的言語。遞上去。萬年把封皮拆了讀了一遍。不覺手裏那口腰刀跌了落來。也跪倒地下抱住永清。只是痛哭。永清亦哭。引得眾英雄無不下淚。萬年道。哥哥那知你這般苦。便轉身向希眞等拜道。舍弟深蒙將軍與眾頭

領這般愛惜。但是愚弟兄不合都是大宋臣民。斷無在此地之理。何不把舍弟交還了我。同去隱落江湖。再生之恩世世感戴。希眞道。將軍天下那有這等好所在。如有。希眞世世願隨往。希眞心事。你問令弟盡知。永淸便將希眞避難不得的話。並自己上山時約的三件事都說了。令哥哥不肯在此。恐官司道我萬年嘆息不已。說道既這般說。我也只好權住在此。望陳將軍帶挈。衆人大喜。重見了禮。希眞吩咐酒筵接風。大家各談衷曲。衆人看那萬年也生得劍

君王面年方二十八歲只是風流俊俏不及永清眞祥觧劉麒劉麟齊說道萬年兄好武藝我等三人併他兀自費力幸壞了他的坐馬方擒得住用蒙汗藥那里肯上鈎希眞道得英雄到此山寨有福萬年謙讓忽問道兄弟爲何叫主帥是泰山衆人把永清招親的話說了萬年大喜出席唱喏道原來主帥又是我的大親翁怪道方纔說與我有親不知小姐與兄弟年齒誰長劉廣笑道便是方纔提劍要同你厮併的那位姑娘因說及麗卿的了得萬年甚

是驚與希眞笑道一發叫這瘋了頭出來拜見了劉麒進去沒多時引了麗卿出來相見了萬年道適纔小將誤怪舍弟一時衝突小姐勿罪麗卿笑道虧你男子漢半日方說得明白嫡親手足你也下得衆皆大笑眞祥麟劉麒劉麟方纔得知都稱羨道果然才郎佳人天下無雙希眞道自此後權且兄妹稱呼二人領諾萬年對劉永清道我近來也對了頭親永清問是那家萬年道便是師父欒廷芳做媒是他的外甥女兒姓秦現在父母俱無寄寓在舅母家

聞知得那女子也甚賢德承請稱賀便說起泰山要請欒師父來聚義。萬年道。你去不得。現在各處必然追捕我。代你一行管請他來聞師父近來情況也苦。正要去望他。希真大喜當夜無話次日萬年便帶幾個原隨的僕從下山。去請欒廷芳。麗卿便囑咐帶那甲來。萬年笑道他肯來便連老小一齊。到何在這副甲。當時希真等送了萬年下山回寨分派職事。與劉廣苟桓商議。真祥麟仍把守山南燉煌砲臺。劉麒把守山北砲臺。照應山後事務劉麟在東山

下峭嶮谷口下寨兼管水軍劉廣苟桓苟英分做兩壘在西山下寨。范成龍管理錢糧出入。一切倉廒麗卿在中軍做全軍兵馬總教頭掌管操演陣法。一切功罪賞罰劉慧娘亦在中軍掌管一切工匠器械製造事務。永清叅贊軍機分派停當。招兵買馬積草屯糧打造刀鎗弓箭。鑄鍬鳥鎗大砲又挑選巧妙匠人百餘人。交慧娘憑他意想製造攻守器具。希真道我等自此後。凡是官兵來戰只深溝高壘可以守得不許與他對敵。若梁山泊來。便同他厮殺。范

成龍道現在山上錢糧不敷一年支銷主帥又不肯去借糧又不肯攻打州縣萬一被官兵屯守要害覷我便利一過年餘豈不困守死了希真道我非不知但我自有主見攻城搶劫的勾當我情願死也不做不日祝萬年回寨見希真說道見過欒廷芳勸他聚義他起先不肯小將再三說詞他單身到此現在山下蕭王廟內不肯上來要請主帥到彼一會他說言語投機方肯歸附希真道這有何難便同萬年永清二人帶了從騎下山來到蕭王廟見了欒

廷芳。希真先拜分賓主坐下。希真看那欒廷芳生得方面大耳虎背熊腰海下一部虬髯身上甚是藍縷。果然是個英雄談論了半日彼此都是天神下界。又係同部自然情投意洽。當下欒廷芳大喜道早知如此相見恨晚。二位賢弟且陪陳頭領回寨。我歸家收拾了。便一齊都來。希真甚喜。只見廷芳又低頭說道。小可有一言奉告。希真道。願聞。廷芳道。實因舍下寒微。來此盤纏俱無。希真矍然道。我幾忘了。忙教入山寨裏去取到黃金二十鎰又白銀二百兩[illegible]。

衎送與廷芳。廷芳收了。永清又道。弟子所寄的兩副女乐器同攜來。廷芳道。萬年賢弟已對我說了。我此番便帶來。不說希真等回寨。且說欒廷芳不日趕回家中。收拾起了裝了兩輛太平車子。同了妻房并甥女秦氏。一齊起身。把些帳都還清了。就把那兩副甲用油紙包好。放入箱內。面又用粗本板箱護着。裝入車內。自己騎了那匹舊日的戰馬。行了一日。當日無話。次日重復起行。忽遠遠望見一簇人都騎着馬奔來。手中俱有兵器。約有二三十衆。欒廷

芳道。今人來了。便將退了車輛。取那兩口日月鋼刀懸在腕下。只見那夥人撲到面前。為首一個大漢。乃是個少年英雄。面如冠玉。軍官打扮。那人見了欒廷芳叫聲。呀。翻身下馬。拜在道旁。廷芳觀看。不是別人。原來是欒廷玉的徒弟傅玉。現為東本都監。廷芳大喜。也忙下馬相見。廷芳道。賢弟何往。傅玉道。奉樞密院劄子。調往青州馬陘鎮補授馬陘鎮都監。廷芳道。可喜。那里總管是雲天彪。聽說那人英雄。而且仁義待人。你去他標下卻好。你此去想是過

更生山傅玉道正要順便去見師叔。廷芳道最妙。我正好託你帶一封信。前面不是一座廟。我們就到那里去。衆人都上馬。東伏在路上等着。一行人都到廟裏。問廟祝討副紙筆。那廟祝見傅玉恁般軒昂。連忙捧過文房四寶來。毫廷芳備細寫了那信。交與傅玉。傅玉問道師叔如今挈家何往。廷芳道不瞞你說。我因困守不過。已與陳希真 相訂。投猿臂寨入夥去了。傅玉大驚道。師叔你為何也起這念頭。只要清白。貧賤何妨。師叔既苦不過。何不屈到弟子任

上去將來好歹博個功名何必失足綠林廷芳道承賢弟美意但我也不盡爲貧困世上的酸鹹我也嘗些過那陳希真却不比別處草寇他並不拒敵官兵並不滋擾地方他一心只指望勝得梁山作贖罪之計而且爲人正直我到那里倒有個出頭日子況祝萬年兩弟兄也都在彼昨日我已相訂了賢弟偕我去罷傳玉見勸不住又聞得萬年永清兩兄弟也去了長嘆一聲道天道何故如此便叫從人取出一包銀子送與廷芳道師叔權買些路菜廷芳

道我艤纔僅有你不要費心。便起身道奉託之事望勿遲緩相見有日說罷便出山門。仍就掛了雙刀傳玉相送上馬揚轡竟去。傅玉嘆息不已。回頭見那廟祝候送傅玉吩咐謝了廟祝帶了從騎。逕青州去了。那欒廷芳上了大路帶着老小進發不日到了猿臂寨。衆英雄迎接上山聚義廳上敘了禮。希眞早已收拾了房間當時安頓了廷芳的老小。一面叫山前山後都來參拜了新頭領。殺猪宰羊安排。欒廷芳就把那匣箱取來交代永淸當廳打開匣

卿已立在老兒背後開了箱扯去油紙取出那兩副甲來

只見霞光燦爛。渾身上下都是金鎖連環。九龍吞口。前後護心明鏡。周身猩紅襯底。衆人一齊喝采。爺爺便教龐卿披上。龐卿大喜。叫那稗將脫去了罩衫兒。幾個女兵上前。取那甲來。披在身上。搭好扣子。果然又輕又穩。龐卿叫聲苦不登高。低盼望了多日。取來却穿不着。不知為何穿不着。且待下回分解。



結水滸全傳卷之十九

山陰忽來道人俞萬春仲華甫手著

第八十九回

陳麗卿力斬鐵背狼

祝永清智敗艾葉豹

却說麗卿得了那甲。為何穿不得。原來那副甲長出頭二寸。側面兩扇掩雲披風長過裙子。直拖着地。衆人道可惜忒長。麗卿道。取那副來看。欒廷芳道。兩副都一樣尺寸。麗

卿道這却怎處希眞笑道這也不難你今年十九歲身子還要長添哩再過幾年便穿得麗卿道却如何等待得我想可以改得便喚了甲匠來看那甲匠道攔腰處獅蠻帶下有接縫抽短來不妨只是改掉可惜麗卿道你休管他可惜只要改得看不出仍舊要堅固又要快改得好從重賞你倘改壞了我的要你兩條腿回話甲匠道姑娘放心小人用心做便了當廳領了那一副甲去麗卿吩咐尉遲大娘把這一副收好了穿了衣服拜謝了永清自此欒廷

芳祝萬年都歸了猿臂寨權坐客位每日辦酒筵慶賀希真問起欒廷玉的消息欒廷芳道家兄因那年祝家莊兵敗之後落荒逃到小將處一同到秦安府求發官兵報仇叵耐那知府賀剛畏懼不肯發兵家兄屢要自盡經小將再三哭勸就在小將署內住了悔得大病了一場過得幾年小將罷職閒居家兄見小將家業蕭條自去逩更生山鎮上開了個酒肉飯店不時有信來往也說不甚賺錢梁山泊那廝當年只道家兄已死也不來根尋家兄恐被他

識得改換了姓名別人也不得知只有他幾個徒弟如永清萬年二位賢弟便曉得希真感嘆不已說道他這般情況何如也到這里來賢婿與尊舅那位肯去走遭廷芳道不勞主帥煩憂小將來時曾途遇他的徒弟傳玉小將備細寫了一封信去他若得知與祝家莊報仇又知小將與二位賢弟在此必然肯來希真與衆人聽罷大喜萬年永清齊聲道得師父師伯來此相助破梁山報仇有日了麗卿道這兩日秋高氣爽正好用兵再落下去天寒冰凍動

手不得奴看衆見郎近來陣勢技藝也都純熟了乘此際會便起兵去剿滅了梁山泊那夥男女不但報了冤仇也教官家識得爹爹是個好人希眞道你不省得大事休要多說不日差往梁山去的細作回來報稱梁山泊將兗州府飛虎寨兩處都打破了知府被殺飛虎寨總管眞茂戰死城池地方都被梁山奪了去也希眞大驚數日間東京細作也回報稱朝廷因宋江屢次攻打城池天子震怒特命神師道爲山東安撫使起兵征討梁山希眞大喜因對

衆人道梁山泊勢燄浩大他招致我們不得必來攻打這厮又并吞了兖州運糧莊便若由青雲山進兵攻我勢甚利害我這里兵微將寡粮草又不敷如何抵敵青雲山正當衝衢咽喉十分險峻他若當做門戶進戰退守我等只好束手待斃我的意見乘种師道起兵梁山泊照應西路官兵天與我這機會切不可失可速去奪了他那青雲山先佔了要害南臨盧川北據虎門這裏四週圍有肥田數千頃就招撫流民耕種梁山泊來攻時我出進可以戰退

可以守老种經畧相公三代名將用兵如神決能勝得宋江我就到他軍前首先投誠助他夾攻梁山求他在天子前爲我等開罪那時也不怕高俅童貫怎的奈何我們此議如何眾將都道主帥高見極是劉慧娘道甥女每於夜色晴明之天登山頂觀看天象見青雲山東南方有白光浮起下面必有銀礦估來約有數百萬之數若動了青雲山此礦亦好開作軍餉用希真道如此恰好便是青雲山的錢糧也甚富足只是那厮兵馬强壯有一萬多人把守

急不易取那位肯守山寨老夫須自去走遭只見永清立起身道劉雞焉用牛刀小婿不才蒙泰山這般愛憐倘肯委用須提二千人馬代泰山一行管取了青雲山雙手獻上以作進見之禮只是便得了青雲山那魏河以北張家道口離得盧川又遠都是平原曠野散漫無收梁山泊大眾擁來我兵少仍難把守希真大喜道賢婿肯去吾甚放心至於把守之說我另有妙法麗卿道既是兄弟去時孩兒願同往欒廷芳道聞得狄雷那廝使兩柄赤銅鎚有萬

夫不當之勇不可輕敵麗卿吽道他也不過是個人你們都好去單是奴家怕什麼萬夫不當我便活捉了這萬夫不當來捉不得也割了他的頭與你看我偏要去永清道姊姊同去最好只是要依着將令不可混出主意希眞道我也爲此放心不得你既要去諸事都要聽兄弟的號令不可挑阿姊身分麗卿道爹爹不怕碎煩吩咐多次了兵權在他手那有顚倒做之理他要我怎地便怎地如何衆人皆大笑當日議定了永淸鎭兵請欒廷芳祝萬年眞祥

麟陳麗卿四位英雄同往挑選了吉日已是九月盡十月初的天氣衰草風高霜華日暖點了二千兵馬往青雲山進發那甲匠已將那副甲改好呈上麗卿看了甚喜重賞了甲匠希真把了上馬杯送了他們起程自己回寨永清離山二十里扎下營寨商議職事欒廷芳要爲先鋒麗卿道這先鋒原是我的你如何敢奪廷芳道姑娘雖是英雄却不識陣上的利害麗卿道什麽利害只有你上過陣廷芳冷笑道姑娘旣了得爲何敗在高封手裏麗卿大怒道

高封只不過是妖法並非人力何足為憑這也不是我短處你如今敢和我併個輸贏麼廷芳道便與你比試那個怯懼你麗卿越怒便去尉遲大娘手裏掣過梨花鎗來永清忙喝住道姊姊休亂弄師父不可與他一般見識此刻未到敵境自己先這般亂如何領眾我今不必用先鋒自有個道理麗卿道先鋒不先鋒且擱起你師父笑得我高封都敵不過他不曾遇着高封的妖法只就本事上瀕人如今高封已死不必說我且同他分個上下贏了他先鋒

不做打甚緊永清離了坐位道泰山怎地吩咐來姊姊既這般不伏氣小弟情願告退請泰山自己親來麗卿怒氣未息一雙星眼只睃着欒廷芳廷芳低了頭不做聲眞祥麟祝萬年都來相勸仍請永清升座永清道我等把兵馬分做三隊師父領了左隊眞將軍領了右隊二將管了號令永清道請姊姊幫我護持中軍哥哥也一同在此萬年領命麗卿只不做聲少刻退帳三人都到後帳坐下麗卿告永清道奴家要請枝令箭回山寨去了永清上前陪話

道。姊姊息怒。小弟有話奉告。麗卿。道你有甚話。你只帮護你的師父。我是無用之人。放了奴家同去罷。一面說眼泡裏滚下淚來。把臉囘了轉去。只顧刓劍靶上的絲縧。永清只得陪着笑臉道。好姊姊覷小弟之面。饒恕則個。他不合是我的師父。教我沒法奈何他。萬年在旁邊道。纖廷芳雖是我們師父。他武藝又不見高。莫說妹子便是我等。他也及不來。永清道。可不是哩。小弟們不過一日爲師。故意讓他些。麗卿也明知是哄他。只好將就罷休。心裏總不如意。

當夜永清與萬年商量。待麗卿睡了。請了欒廷芳來把這事告訴了。因說道。他是主帥的小姊。老子要同珍寶不爭我們去得罪他理正。殺也是我們的錯。明日出陣時。只好屈姪女如此如此。哄他歡喜便了。那欒廷芳也是懊悔。點頭應允了。當夜無話。次日欒廷芳見麗卿說道。夜來小將言語冒犯。幸勿介蒂。麗卿道。是奴家不識好歹。永清大笑。忽探馬來報道。青雲山差鐵背狼崔豪。焚掠王家村。百姓都四散逃命。永清便集衆人商議。眞祥麟獻計道。那厮驟

出外打刼山寨必然空虛我等就速發兵攻打他的巢穴馬到可破那廝聞風轉來我等反客作主必獲大勝承清道將軍之計雖妙此處却用不得那廝去打刼必不肯全夥都下山我泰山以仁義爲重只要除暴安良百姓遭殃豈可不去救乘那廝得意之際不防備就去敗他一仗奪了財物還百姓顯得我們山上的恩德激怒了那廝教他來廝殺只是崔豪那廝了得非勇猛上將必不濟事那位肯去當先便算頭功說罷看那麗卿只見麗卿看着別處

不做聲。欒廷芳道：老夫願往。永清道：師父雖然英雄，恐非崔豪敵手。廷芳道：輸了甘當軍令。永清道：雖則如此，我却不放心，煩眞將軍也帶一枝人馬，半路上接應。我在此盼望捷音。這裏便是青雲山上一齊來，我同卿嫡妹在此也不怕他。二將領令，各帶兵去了。永清與萬年請麗卿飲酒，共守營寨。次日報入衆來道：崔豪那廝正劫了村坊，待要回山，欒將軍邀擊過去，殺敗了他一陣，子女牛馬盡皆奪還百姓。二位將軍同營來也。永清大喜，出營迎接，獻上首

級無數當時犒賞三軍廷芳道崔豪那廝好了得我幾幾乎戰他不過幸虧眞將軍來救方纔殺退了他眞祥麟道可惜姑娘不去不然總擒了那廝來麗卿只不開顏心中暗自冷笑道我又不是三歲孩子這般哄我你們只管去立功干我屁事我只因看玉山郎的面皮不然早回山寨去了永淸見麗卿全不瞅採廷芳心中不悅衆將都心中不安當日拔寨進兵直扣靑雲山下鸛鵲渡扎集晚上設筵慶賀麗卿廷芳來辭席辭說有病永淸驚道怎地兩個人

都這般執拗便教萬年去看來萬年到廷芳營裏只見那欒廷芳仰臥在胡牀上朝天吁氣萬年道師父何故如此眞當有病麽廷芳嘆道我半世落魄今遇陳道子只道有出頭日子不合自己粗鹵得罪了這位公主娘娘依你們夜來的話將他放走崔豪不敢貪功看來也勾不轉大丈夫何故受女孩兒的閑氣我當欲投別處去萬年道師父豈值與小孩子一般見識他不肯出戰係他則甚欒廷芳道非也他是主帥的愛女我强殺是他老子帳下的八[illegible]

今見了他便他老子待我好我也沒趣萬年道師父且慢待弟子再見兄弟說開那丫頭如再執拗便歸去告他父親他父親再偏護我們大家走萬年遂去對永清說了永清道我自有調處你須依我如此如此麒麟我已吩咐過了萬年領諾却說那崔豪收拾敗兵奔回青雲山告訴狄雷道兄弟打王家村正得了采不意攔腰殺出一路兵馬爲首一將騎一匹劣馬手用雙刀了得兄弟吃他殺敗把財帛油火劫奪了轉去一路打聽知道是猿臂寨陳希眞差

來的什麼雙刀欒廷芳那支蔡豹子狄雷正端正要自己
慶賀壽誕辦酒遺戲快活聽得這陣拗口風氣得三尸神
炸七竅生烟大怒道我同你一般做大王各自吃飯另開
門前日白勝兄弟吃他害了我正要去報仇只因不得公
明哥哥的將令權且耐着你到先來撩蜂撥刺此仇如何
不報便傳令教兄弟裏面熊狄雲并那機大蟲姚順錢符
狼崔豪一齊點兵下山請病關索楊雄拚命三郎石秀二
位頭領代守山寨原來宋江吳用聞知陳希眞結了猿臂

寨攻城劫獄打殺門勝哭用料得希真利害狄雷不是對手又聞得東京神師道起兵將飛速差人止住狄雷叫他且慢報仇只待對付了神師道然後親統大隊兵馬攻打後營寨又恐怕希真先來攻青雲山阱楊雄石秀就留在青雲山助狄雷小心鎮守當日狄雷請楊石二人守寨正紛擾間忽報上來道蘋營寨兵馬已到山下鸛鵲渡扎營狄雷愈怒當時點兵如飛也似的下山對面下營在豪上前營喈道小弟敗兵之仇如何耐得願在前部狄雷准了

當叫翟家挑戰狄雷親出抑陣永清營內眞祥麟出馬戰了二十餘合眞祥麟敗了回去兩下收兵眞祥麟見永清請罪道小將委實敵翟豪不過永清大驚便對麗卿道姊姊何不去見一陣麗卿笑道你的師父裝病却推我出去我不與他爭能只要你得了勝一同歡喜回山我去萬一也輸了發吃你師父笑永清道姊姊只不以公事爲重麗卿道並非不以公事爲重奴家不因兄弟面上覓回去了誰耐煩在這里你們沒有我就不厮殺永清懊恨不已

天色已晚。次日崔豪又來討戰。萬年道你們都怕我去斬這匹夫。當時提戟上馬引兵出迎。永清等只聽得營外戰鼓齊鳴。好半歇萬年敗了回來。搖頭道。是利害。我又輸了。永清大怒道。備我的馬來。當下裝束停當。叫道哥哥姊姊看守着。永清大開營門。一馬當先。列成陣勢。大叫崔豪出來見我。崔豪大罵道。你們這夥奴才。無故侵我疆界。快來納命。永清大怒。拍馬掄戟來鬭。五六十合。不分勝負。永清勒馬回兵。崔豪回營。欣然見崔豪連日得勝。甚是歡喜。說

道官兄弟雖不會斬將也殺得他屁滾尿流好笑那廝們這般不經殺也來生事姚順道那廝莫非是用計狄雷道這夥什麽計明是不耐殺明日我只須留崔豪兄弟在此把守破他必矣我便回寨去了姚順狄雲都道將軍連日辛苦明日我們替將去戰崔豪殺得性起高叫道何勞仗費手我一個就擒了他大哥只顧回山吃壽酒快活小弟破了他便出了鳥氣再來祝壽儘殺呼狄雷大喜吩咐兄弟狄雲同崔豪把守山口退了那廝就來自己覓

回山顧壽去了。次日官豪教狄雲守寨。引了眾嘍囉擺武揚威殺奔永清營來。郝說永清回營對麗卿道。我戰了六七十合。絲毫不得便宜。那廝真個了得。麗卿也是驚疑。永清次日早上。對萬年道。敵人這等利害。卿姊又與欒師父不睦。我們不如乘幾退兵。請泰山自來。免得大敗。萬年真聰明。道我等也。這般想。欒師父又要散火。投別處去。乘此退兵。就勸他回山。主帥或有法兒。勝他麗卿聽了。心中也有些着急。暗想道。真個如此。只是欒廷芳那匹夫忒小覷

我奴家原想同他嘔口氣。爭奈他們都要退兵。那匹夫蕭
眞個逼走了。他們說都是我攪了局。爹爹責罰起來。如
何當得拷打一頓。倒在其次。萬一自此以後。永不許我上
陣廝殺。那怎好。況他又是王郎的師父。沒奈何只有奴家
下頭低讓這匹夫一頭罷。但是怎樣轉彎過來。想了半歇。
便問道。你們都說那鐵背狼崔豪了得。到底怎樣一個人。
衆人齊道。那人穿一副鐵葉甲。騎一匹甲馬。頭頂烏油盔。
臉如鍋底。使一枝筆桿渾鐵鎗。端的英雄。麗卿私下對永

清道你這人好歎奴家又不真與欒廷芳爭事只因他倚仗着師父身分眼角裏沒人不趁今日打下他頭來日後怎放得他哩奴家都為着你們永清呵呵大笑道原來為此姊姊真自苦兒小弟却再想不到如今他已不敢強了姊姊開懈了他龍麗卿對眾人道不是奴家孥揑個耐欒廷芳小覷我玉郎又不許奴家做先鋒奴家一時氣不過心就懶了今我要會會那廝只要欒廷芳押陣奴家便出馬倘能斬了那廝便省得退兵永清心中甚喜說道前日

不敢屈姊姊做先鋒。一者不敢驅遣。二者礙着欒師父。姊姊恕罪。要欒師父押陣。敢怕他不肯。便叫請欒將軍來。只是崔豪那厮了得。小弟元自戰不過。恐姊姊也難取勝。麗卿道。勝得勝不得。你且莫管。我總去便了。欒廷芳請到中軍。麗卿道。玉郎有令。要奴家出馬戰崔豪。請欒師父押陣。照應奴家則個。廷芳道。姑娘上陣。小將應得奉陪。但是小將輸與那厮。尚不伏氣。意欲先戰幾個回合。倘再戰不過。盌姑娘來幫。麗卿道。也好。永清甚喜。商議定了。適值轅門

外。將報崔豪又來搦戰。欒廷芳掛了雙刀上馬搖旗吶喊殺出垓心。崔豪見是他來也。格外當心恐戰不過便拍馬來迎。來來往往戰了十五六合廷芳虛幌一刀。敗下陣去崔豪道。這厮今日爲何不濟。莫非有詐。正要思量追趕。只見對面陣上。戰鼓大振。紅旗開處一員女將。飛馬挺鎗。電光似的刺到。崔豪連忙接戰。不上三五合那里抵擋得住。大敗而回。麗卿驟馬追來。也防着他的暗算。那崔豪逃入陣裏去。那陣上亂箭齊發。麗卿撥着梨花鎗攪開箭雨直追

入陣裏去。欒廷芳望見大驚忙叫鳴金一片價的鑼響。那里收得他住。衝開敵軍。直殺入陣裏去了。欒廷芳大叫阿也。我害了他。忙叫起鼓。合陣兵馬一齊上前接應。廷芳掄雙刀當先。一面差人速報祝永清。吩咐眾軍道。救不得小姊休要回來。正殺過去。只見敵軍陣裏大亂。那麗卿早已從西南角上殺出來。嘴邊咬着一顆人頭。殺得賊兵人仰馬翻。廷芳吃了一驚。方識得他的本領。麗卿將崔豪首級掛在鞍鞽。與廷芳一同往前掩殺。賊兵大敗。那說永清聞

報說麗卿單騎陷陣。深恐有失。忙傳令盡起大營兵馬接應。只留祥麟帶中軍兵守寨。永清對萬年道。倘卿姊已陷陣中。欒師父與他混戰。我們去救也無益。我和你速分兵兩路。抄他的營盤。卿姊的圍自解了。萬年道正是。二人分頭殺去刼營。正遇青雲山敗兵逃回。永清叫火器兵當先鎗礮如雨。往賊營裏轟擊。那邊萬年也放鎗礮攻打。原來狄雲見猿臂寨兵馬屢敗。不甚備防。竟被永清萬年殺入。奪了寨去。狄雲從亂軍中逃了性命。兩面夾攻。殺得青雲

山的賊兵屍橫遍野血流成渠剩了幾個好爹娘生下快腿的逃脫了。祝永清陳麗卿欒廷芳祝萬年四人合兵一處大獲全勝貟祥麟率衆來迎。掌得勝鼓回營。衆英雄都到中軍。麗卿提了那顆崔豪的首級。血淋淋地擲在永清面前道玉郎認認看不知殺不殺錯。衆皆大喜。欒廷芳上前拜伏道姑娘。廷芳今日心中服了。怎的我們都戰他不過。遇着姑娘。尚到成功。麗卿道偶爾僥倖算什麼。你們都說他了得。我看並不見怎地。少刻道。哦我省得了。你們太

家裔是通了。特地讓我去殺他。眾人都笑起來。麗卿亦大笑道。却着了你們的道兒。便向欒廷芳深深的道了個萬福道。欒師父。奴家是這般孩子氣。餶飿性兒。麥桿爆仗。你有年紀人。幸勿罣懷。欒廷芳笑道。姑娘說那里話來。都是小將衝撞。原來欒廷芳起先藐視他。後見他陣上了得。也當真敬服。那麗卿見眾將這般讓他。倒好生不過意。想道奴不過一個女孩兒家。他們都這般敬我。都是爹爹面上。奴家也要謙下纔是。麗卿又去謝了眾人。永清大笑道。幸

虧師父與姊姊作喧倒喧出一場大利市來本意只爲哄姊姊弄成驕兵之計。眾人都大笑。永清便傳令拔營火速退兵。萬年驚問道我兵大獲全勝正要進兵攻打鄆青雲由一鼓可下何故退兵。永清笑道這裏哥哥不知只管依我速退。祥麟道我識得了。我願領一枝人馬在左側埋伏待他追來用計勝他。永清搖頭道不要埋伏快快走少刻賊兵追來也。麗卿笑道他同我爹爹一般脾氣慣做氣悶事別人再沒處摸頭惱。往常他同爹爹說話我在旁邊

聽一句也不憷不依他。又是我們違令當時拔營都起風
馳電捲的退了衆人都不解其意。却說青雲山狄雷正厉
楊雄石秀姚順等在山寨飲酒看戲取樂。敗兵報上山來
道苦也四哥吃猿臂寨一個穿連環金甲的女將。追入陣
來斬了去也。沒一個人搞得定。大寨又被他兩路兵劫了。
殺成一片空地。狄雷聽罷。放聲大哭。衆好漢無不落淚。當
時撇下戲筵。狄雷咬牙怒目道。我不滅了猿臂寨。誓不回
山。齊發山寨的兵。大家都去。望楊石二位頭領助我。楊石

二人道這何消說忽又一起報來道猿臂寨拔營都退去了狄雷一發大怒道你得了便宜便走好道教你走不脫速去追趕石秀忙勸道那厮得了勝反把兵退其中必有詐况且吳學究再三吩咐說陳希真那厮詭計多端不可輕敵他必是用埋伏計誘我們我們去追必中他機會不如暫息一時之怒我去飛報公明哥哥起大兵來報仇狄雷大叫道俺家兄弟被他白殺了去還這般慢騰騰地我不就與他報仇誓不爲人石秀道既這般說我們把兵馬

先後分做兩起。倘有埋伏。却好救應。山寨必須分兵看守。當下狄雷同石秀領第一撥人馬先發。楊雄同狄雲領第二撥隨後。單姚順看守山寨。旋風也似來追。不消到了鸛鵲渡亂屍堆裏。尋了崔豪的沒頭屍首。大家哭了一場。叫擡回山去盛殮。狄雷道。那女將不知什麼名字。石秀道。就是所說的那陳希眞的女兒。叫做女飛衛陳麗卿。那婆娘委實勇猛了得。我梁山上孔亮也死在他手。今日又害了崔兄弟。只有是他。更要備防這廝會妖法。狄雷咬牙道。說

起我也有些記得。那日我去接應張清。同武二撞着一個騎紅馬使鎗劍的女子。兀是贏他不得。想必是此人。我如今捉住這賤人。碎屍萬段。當時催兵進發一路都並無埋伏。前面探馬來報道。猿臂寨的兵馬。都在伍公坡北下三座營寨。狄雷也勒住兵馬。等後隊到來。一齊安營。狄雷叫兵馬畧息。便要出戰。楊雄石秀都道。孫走辛苦了。明日交鋒罷。狄雷那里忍得。說道。他也是方到。我們乘此銳氣便去攻打。當時跚狄雲看營。點齊嘍囉。同楊雄石秀一齊到

永清營前討戰。永清提兵出陣左有陳麗卿右有欒廷芳眞祥麟兩陣對圓。狄雷橫擺兩柄赤銅鎚出馬大罵道你這小畜生無故犯我大寨。傷我大將。祝永清亦大罵道萬死殺才你認得祝家莊的老爺麼豈但搗你這巢穴連梁山泊一班橫死賊都掃蕩盡了方泄吾恨。正要出馬只見欒廷芳一馬飛出。掄雙刀直取狄雷。狄雷大怒舞雙鎚來迎。鼓角齊鳴兩個好漢併了五十餘合。不分勝負。只見兩口刀如雙龍戲海兩柄鎚似趕月流星。又戰了好久。永清

見欒廷芳不能取勝便拍馬挺戟殺出垓心。楊雄石秀一齊都出。這邊眞祥麟、也到。六員將捉對厮殺。戰鼓齊鳴。天色已晚。兩下裏只得權且收兵。永清回營。眞祥麟笑道。今日姑娘那樣地斯文。麗卿笑道。你們大家都讓我。我也讓你們一交。衆人大笑。欒廷芳道。祝家果然了得。那怎樣勝他。永清道。一勇之夫。取他何難。便吩咐衆將明日仍用虎鈐陣。麗卿道、你們今日見一匹好馬麼。永清道。在那裏。麗卿道。便是同眞將軍厮殺的那白面後生騎的那匹白馬

那將旗號上寫着不知是什麼命三郎廷芳道便是那拚命三郎石秀還有那病關索楊雄永清道這兩個便是害我家的火頭麗卿道該何不早說便先結果了那廝到了次日永清對麗卿道今日用虎鈐陣妹妹領正兵當先須要如此麗卿點頭道我操演過幾次理會得當時放炮出營狄雷仍領楊石二人齊來射住陣脚麗卿大叫道什麼拚命三郎出來與你姑娘拚命石秀飛馬出陣大罵道兀那婆娘老爺正要對付你挺鎗殺來麗卿迎住大戰石秀

雖然英雄怎當得麗卿神力天生鎗法敏捷自己又增出解數無人測摸得三四十合石秀漸漸抵敵不住狄雷見了正要出馬只見楊雄早迸上去相助兩個好漢雙戰麗卿兀是遮攔多攻取少狄雷便拍馬舞鎚三面夾攻麗卿撥馬往斜刺便走楊雄當先追來却忘了他的弓箭利害石秀在後面眼快大叫休放暗箭楊雄急閃弓弦響處左臂上早着楊雄帶箭勒馬便回麗卿收了弓兒轉馬追來石秀連忙攔住狄雷見楊雄中箭大怒掄鎚來助石秀環

嘍囉救同楊雄狄雷那兩柄鎚直上直下劈進來麗卿見他勇猛又有石秀夾攻聽得本陣不住的鳴金只得回馬狄雷石秀也怕他弓箭不敢便追麗卿立馬罵道兩個匹夫敢這裏來領死麼二人大怒一齊追來麗卿略迎了幾合竟遊回陣去那陣便退了下去石秀道這厮無故收兵恐有暗算狄雷道我們人馬多於他四五倍怕他什麼噴算便同陣叫起鼓追趕青雲山的兵吶喊搖旗殺來猿臂寨的兵只顧奔走忽然陣裏擁出一彪步兵都穿着虎皮

衣服手執鋼叉背着葫蘆一字擺開只見那葫蘆裏都冒出黃烟來霎時迷得對面陣裏不見一人狄雷恐是妖法叫且慢追勒住兵馬聚在一處只見黃烟散盡卻是一片空地並沒一個人影狄雷石秀都吃一驚正要發探馬忽聽得連珠砲響四面喊聲大振猿臂寨人馬已抄兩邊殺來賊兵亂竄狄雷那裏收得住左邊是祝永清右邊是祝萬年帶領虎衣壯士旋風也似捲來狄雷石秀大敗逃回石秀手腕已被萬年鎗傷鮮血淋漓正逃時只見一隊紅

旗麗卿迎面攔住二人那有心戀戰只管奪路而走罷嘍
那些女兒郎人人驍勇個個爭先痛殺了一陣狄雲來接
應同去狄雷領敗兵逃回折了無數人馬受傷的不算那
楊雄左臂被麗卿的箭把胭肉穿過取出箭桿血流不止
臉都黃了狄雷氣冲斗牛道罷了罷了反吽一位受傷請
回本寨將息索性教姚順兄弟盡起本寨人馬來與那廝
併個死活石秀道小弟不妨事只請楊雄哥哥回梁山大
寨去便禀過公明兄長多請幾位頭領來報仇姚順哥哥

鎮守山寨是緊要事並閒恐人暗算狄雷道此刻官兵不敢覷探我們姚順兄弟暫立不妨只留七八百人把守不害事便一面差人護送楊雄回梁山泊一面差人叫姚順盡起山寨兵星夜來助戰石秀那裏勸得住早有做細的回報祝永清永清聞知青雲山的兵馬齊來大喜道我料這賊必然中計便吩咐眾人道各處深溝高壘休同他戰只趁他的使數日內便奪他山寨也眾人都不信永清一面申報陳希眞次日狄雷惡很很的領了兵馬來挑戰

將依令緊守不出由他叫罵狄雷連攻了三日永清只同
眾將高會吃酒不去保他第四日忽報狄雷差人下戰書
永清喚近來拆書觀看上寫着道狄某與貴寨素無仇隙
不知何故興此無名之師今狄某念兄弟情分如肯將崔
豪首級見還情願拜投大寨杜絕梁山如不俯允請出營
來廝併永清看罷對來人道梁山是我的切齒怨仇楊雄
石秀更是火種頭兒你主帥之言也難憑信如果真心先
把楊雄石秀的首級送來我便退兵永結盟好來人道楊

雄前日送同梁山去了石秀向吾營裏家主曾說如將軍肯准講和便將他獻出另備花紅表禮一切犒勞奉上永濤道既這般說我也不是生事的你去對你主將說了但送出石秀我便將崔豪首級送還再登門陪罪便付了回信來人領命去了不多時轉來報道狄頭領差姚頭領來拜祝將軍永濤吩咐開門迎接姚順只帶十幾個伴當搖搖擺擺近來敍賓主禮坐下呈上狄雷同書寫道石秀那廝急切不能擒他今晚灌醉縛了獻上恐不見信先送姚

順到貴寨為質。當永淸看罷。大笑道。狄頭領如此多心。我永淸卻最直爽。大丈夫一言既出。如白染皂。那有不信之理。崔將軍尊首。我已用木匣裝好。卽先送歸。當時將崔豪首級請出。點起香燭。衆好漢都拜了。當夜從人送回。一面酒筵欵待姚順。噇得酩酊大醉。永淸教扶歸莊營裏安寢。麗卿從後帳出來。對永淸道。爹爹教你取青雲山做嚥喉。你卻與他講和。得知他心是你心。今日退兵。他仍去幫梁山。怎好。永淸大笑道。姊姊忘見是老十人。斬狄雷。取青雲

山只在今夜那個說要退兵這廝到我手裏來使乖早哩麗卿又驚又喜道兄弟你使甚妙計永清正說時只見眞祥林來見道狄雷來講和恐防有詐永清笑道待你說哩我早已安排了便吩咐衆將如此如此大小軍卒隨身各帶乾糧只破了青雲山方收兵今日下半日各歸帳房將息精神准備通宵廝殺麗卿大喜道你的聰明眞與爹爹無二怪不得爹爹恁地歡喜你天色已晚飽吃了戰飯一應雜役人等都約退十餘里取出姚順一干人都就帳前

斬了大家分頭去幹事。却說狄雷接了崔豪的首級。只道
永清中計。便對石秀道。石頭領眞是妙算。便請石秀守寨。
叫狄雲取永淸左營。姚順取右營。自取中路。二更時分。啣
枚殺入永淸營裏。撲近去却是空的。一人不見。狄雷大驚。
情知中計。急忙退兵。却又並無埋伏兵殺出。行至半路。忽
望見本寨火光冲天。數十嘍囉來報道。不好也。吃敵兵刼
了寨也。石頭領敵不住。落荒走了。狄雷大驚。忙催兵來救。
戰鼓振天。火把影裏。永清躍馬挺戟殺來。狄雷狄雲姚順

一齊抵敵喊聲大起祝萬年從左邊殺來欒廷芳從右邊殺來兩軍混戰欒廷芳鋼刀閃處把姚順劈于馬下狄雷狄雲死命殺條血路領敗兵逃回青雲山只恨爺娘生得腿短一步跨不到走到天色黎明人困馬乏半路上遇着守寨敗兵說道石頭領在前面不遠山寨已被賊兵攻破了眞祥麟堵住鵲鵲渡回去不得狄雷狄雲只叫得苦狄雲道我們且會了石頭領商議投奔公明哥哥處再來報仇正催兵前近忽然砲聲響亮林子裏飛出一隊紅旗麾

卿大叫匹夫畱下命去狄雷大怒把頭盔丟在地下道便死也要殺了你這賊八畱趕來迎狄雲隨後也來祝永清等一齊追到眞祥麟也來接應混殺一陣狄雲被亂兵衝散狄雷曉得不是話大吼一聲往西北上殺去走了永清到鸛鵲渡收聚得勝兵會合欒廷芳祝萬年眞祥麟攻打靑雲山那山上把守的頭目情知抵敵不住開關投降永淸准降都進山寨到聚義廳上坐下把嵬豪的棺木擡去焚化了打破營寨是祝萬年的功勞殺姚順是欒廷芳的

功勞許稱青雲山已破斷截狄雷的歸路是眞祥麟的功勞打破了青雲山日纔晌午數內單單不見麗卿回營永清忙叫人四下尋覓並無下落永清十分驚疑不知他到那裏去了正是軍中英傑逍遙去陣外風雲遇合來畢竟麗卿去向何方且聽下回分解

結水滸全傳卷之二十

山陰忽來道人俞萬春仲華甫手著

第九十回

陳道子草創猿臂寨
雲天彪征討清眞山

郤說永淸不見麗卿的下落十分着急忙叫查問少刻麗卿跟隨的那些女兵隨着尉遲大娘都回來一個不少都說道大軍混戰之際姑娘追一員賊將往正北上去姑娘

的馬快煞子們趕不上只好先回永清叫苦道怎地只是孩子氣煞一失陷了怎好待我親去尋他眞祥麟道將軍不可輕動待小將去尋祥麟請了令箭帶了百十騎人馬也同尉遲大娘那幾個女頭目往他去的那條路上追去尋覓永清又請萬年也帶些人分頭去尋原來麗卿在林子邊混戰之時被他看見了石秀挺鎗驟馬直奔過去石秀見了大驚帶着傷那敢迎敵撥馬加鞭落荒逃命麗卿那裏肯捨很命追趕幸虧石秀也騎的是千里名馬那匹

穿雲電一時還追不上。正是前面的飛雲掣電後面的猛弩離弦。一霎時追了二十多里。看看漸隔得近了。麗卿便放箭射去。那還射不到面前。已是一座大嶺。阻住了。秀順着大路縱馬上山。麗卿見他奔入樹林。也飛出追上山來。那匹棗騮。鼠山跳澗。如履平地。有甚追不得。麗卿撲到林子裏。那石秀幾個灣轉。不見了。麗卿見林子那面路雜。沒處尋查。盤過山嶺。看那面嶺下一片平陽。有幾處人烟。麗卿想這厮莫非走那裏去。我已到此。索性再去尋一轉。真

尋不得伊餓了他遂縱馬下山順那平陽路張望忽見左側山腳邊來了一個大漢騎着匹點子高頭馬紫棠面皮頷邊幾根虎鬚戴一頂萬字頭巾穿一領醬色戰袍繫一條元色戰裙隨着四五個伴當都跨口腰刀挑着些行李一個伴當掮着一口潑風九環大砍刀都走出路口那大漢見了麗卿兜住了馬只顧看他麗卿往前行那大漢隨在後面亦跟上來不落眼的從頭至腳細看麗卿回頭道兀那漢子有些傻角不走你的路只管看我做甚那大漢

道咦我自已生了眼睛你敢不許我看怕人看不要抛頭露面麗卿大怒道你這廝到我手裏討野火麼活得不耐煩便上來領鎗那大漢哈哈大笑道多少了得女郎都見過稀罕你這雌兒麗卿大怒挺鎗便取那大漢那大漢忙搶那口大砍刀架住兩人就那空闊所在併了四十多合兩邊毫無破綻麗卿道你這廝好刀法那大漢叫道且住有話問你各收了兵器麗卿道快說那大漢道兀那紅姑娘你莫非當真是東京陳提轄的令愛陳麗卿小姐麼麗

卿道除了我更有那個是他那大漢聽了呵呵大笑濱鞍下馬道姑娘你何不早說想殺我也撇了大刀在草地上撲翻虎軀便拜麗卿恐有暗算遏住鎗鬪道好漢高姓大名何處識得奴家父女來那大漢拜罷立起身道姑娘自不認識我我也只爭得幾日不曾得姑娘我便是江南風雲莊上的風會是也麗卿叫聲阿也原來是風二伯伯忙跳下馬插了鎗折花枝的拜倒風會忙回拜了麗卿道適纔姪女衝撞二伯伯二伯伯那從那里來風會道從家鄉

來方纔恕小人無禮姑娘何故一人到此麗卿道我那雲龍兄弟可好雲祖公安否風會道都好雲龍同我往他老子任上去。從此經過他在後面那人家處修刀鞘就來是我先行一步麗卿大喜道他在那里。風會指着一處人家道他在那。向好道就來也麗卿道我們何不迎上去風會道何用許。隨叫一個伴當道你去看看雲官人為何還不來見他可說東京陳小姐在此那伴當跑上去沒多時只見那村口一個少年帶着兩個人騎匹白馬後轡而來

風會道他已來也只見那件當急跑上去到馬前回指着說了幾句那雲龍把馬加了兩鞭潑剌剌的趕到面前飛身下馬與麗卿相見滿面笑容道姊姊那陣風兒吹你到這里伯父安否麗卿道一言難盡我爹爹為你的丈人被貪官逼迫不過愚姊同你分手之後無一日不記罣你我的爹爹沒奈何權去猿臂寨避難你的爹爹又錯怪了你的丈人我又沒處得你個信風會笑道這些事我們都知道了只請問姑娘何故一人到這里來麗卿道我還得從

告如今我爹爹要奪那青雲山用教玉郎兄弟領兵昨夜殺敗了這廝們有一個叫什麼拚命三郎說是我的仇人我要殺那狗頭他却怕我直追到這里不見了兄弟可曾看見是個騎白馬的後生雲龍道却不曾打眼想是落荒逃脫了追也無益麗卿道造化了這廝我們回去休風會雲龍商量道我們就去轉麗卿大喜就地上拔起鎗飛身上馬風會雲龍也都騎了馬帶了從人都過嶺來尋路回青雲山風會道方纔見姑娘這般模樣又帶着東京口

龍也有些疑心那知果然是你姑娘眞好鎗法怪不得雲威相公都佩服麗卿道二伯伯的大砍刀端的整齊奴家那里攻得進雲龍驚道二位幾時交過手麗卿笑道我是不認識二伯伯你又不來我們好殺得熱鬧風會大笑雲龍道姊姊方纔說什麼玉郎兄弟領兵是那一位麗卿道便是你那表兄會爲學的祝玉山我叫他做兄弟有時順口叫他玉郎雲龍風會都驚訝道怎的祝玉山也到這里麗卿道來了多日了遂把祝永清的事從頭說了一遍風會失

龍都感歎不已如今我爹爹十分歡喜他已把奴家許配了他也你那表兄果然了得風會星龍都稱羨不已雲龍道姊姊你又是我的嫂子麗卿大笑三人在馬上說着話已走了十多里只見左側擁出一彪人馬來乃是真祥麟祝萬年尋到二人見了大喜祥麟道害殺人的姑娘那裏不尋遍快回去把你那王郎急壞了萬年道我們已在青雲山寨裏麗卿笑道奴家又不是三四歲的孩子敢怕吃那個拐騙了去他都恁般乾着急既如此說你們都來相

見了我先回去叫他放心說罷縱馬加鞭竟自搶先去了萬年薛蟠風會雲龍四人相見各道姓名方知是一家人萬年與雲龍自幼倒會過此刻也不認識當時四人大家一齊回寨却說麗卿飛馬跑回青雲山把關的忙去通報放他上來永清聽得又喜又恨見了麗卿埋怨道姊姊你是怎地軍營裏勾當不是這般作耍你萬一犯了軍令教我怎生庇你麗卿繳了令說道不是妹家多事一者看見了那箇人放不過他二者要奪他那匹馬來送你那吃那

廝走了。永清道可會着眞將軍同二哥否。麗卿道都見的。他們同風會二伯伯。雲龍兄弟一齊來了。我恐你記罣先跑同來。永清驚問怎地都遇見。風會雲龍麗卿把那項事說了。永清大喜。叫預備迎接。須臾四籌好漢都到大寨。風會雲龍與永清見了。欒廷芳也通了姓名。衆人大喜。風雲二人方識得欒廷芳。當晚就把賀功的酒席與風會雲龍接風。席上永清說到被魏虎臣逼迫與雲龍寫出師表的話。雲龍灑淚不止。衆人都歎口氣。麗卿說起安樂村全家

逃難的話。對雲龍笑道你那個渾家。我從千軍萬馬裏救出來。你都怎生謝我。衆人都大笑。風會說到希眞父女離風雲莊之後。我等趁勢蕩滌了冷豔山。我等都因此得了功名。子儀不敢與尊翁敍功。我等官爵皆出姑娘的威力。麗卿不會說謙讓的話。只說道這算得什麼。衆人歡喜暢飲至半夜方散。永清恐降兵爲害。把衆四散屯開。將親軍保護中寨。破了青雲山。得了糧米七十餘萬擔。戰馬五千餘匹。錢糧器械金銀財帛不計其數。降兵四千餘人。有

傷的都叫去醫治。戰場上逃跑的，轉來都准投降。一面將倉庫封好，一面飛報希眞。不日，希眞帶了五百多名壯士，將着犒賞物件到來。永淸開關，大排隊伍迎接。希眞近寨升廳，慰勞犒賞都畢，退堂，與風會、雲龍相見大喜。只見謝德、婁熊都過來參見永淸。永淸大驚道：「二位將軍爲何也在此？」希眞道：「你出兵不久，景陽鎭兵變，二位將軍來聚義，那鎭上六千多官兵都歸了我們也。」永淸忙問：「怎地兵變？」謝德、婁熊道：「小將們殺了沈安，只說將軍是失陷在猿臂

寨。魏虎臣到被我們蒙過。這尒魏虎臣那廝刻扣軍糧。一味貪惡自已置造花園不管別人饑凍。人人怨恨。後來吃沈明那廝打聽出。殺他兄弟。他去首告了那魏虎臣來捉我們吃小將們先得知。索性把沈明那廝也殺了。同了百餘人投奔大寨。誰想那魏虎臣捉小將們不得。卻把別個來晦氣。衆人大家不服。殺了魏虎臣。一齊反了。那兵馬都監也逃走了。小將們幸蒙收錄。永清聽罷。嗟訝不已。陳希眞對永清道。我接到你的文書。說靑雲山一齊都來。料道

你破敵必在早晚今日邦成功了那廝們必去梁山求救萬一梁山上當眞來我爲此放心不下所以親到慧娘甥女說這里有銀礦我本要帶他同來探看又好叫他在張家道口相度地脉起造砲臺碉樓那知這妮子聞得雲龍賢姪在此却害羞不肯來劉姨丈務要鳳二哥雲賢姪到彼一敘賢姪休要推却雲龍道小姪亦不敢久居恐家大人記念既蒙家岳相召小姪前去拜見就在那里動身此處不轉來了風會道此說甚是你來走吳家疃取路最

便我在那向客店相等便了。雲龍道。二伯伯何妨同去。風會道。不必。你們翁婿相見。少不得有番談論。不値我在裏面兒混。衆人都大笑。希眞道。卿兒。你在此沒事。可送了兒弟同去。兄弟起身後。你可同了秀妹妹來。麗卿道。爹爹說梁山上那廝們就要來。却怎地不許孩兒在此。希眞道。胡說。梁山上來不來未定。便是來。你去了同來。儘殼不叫你落後。雲龍當日拜辭了衆位好漢。帶了幾個伴當。同麗卿到猿臂寨去。這里希眞與衆人相敘。一面多發細作打聽

山消息過了幾月。山下報上來道關外有兩個大漢。帶着三五十人斬了狄雷將首級獻上要見主帥希眞同眾人都吃一驚。問那兩個人叫甚名字。嘍囉道他有手本在此希眞取來一看大喜。原來就是欒廷玉。眾人無不歡喜希眞同眾英雄一齊下山。到了關外迎接上山。廳上重見了禮。希眞看那欒廷玉方面大耳。五柳長鬚。八尺以上身材。那個大漢面如鍋底。眼如黃金。鬚如鐵線。聲如銅鐘。身長九尺。威風凜凜。眾人都不認識。希眞道。這位好漢高姓

大名欒廷玉道是小人的結義兄弟本貫南山鎮上人姓王雙名天霸祖上也是軍官這位兄弟兩臂有數千斤實力慣使一枝筆撾重八十斤江湖上取他一個渾名叫做賽存孝小人得了廷芳兄弟的信便邀他同到貴寨聚義行至半路遇見狄雷這廝正在那里剪徑吃小人兩個併了他方知青雲山已是收伏故而取了他的首級徑投這里來望賜收錄願執鞭隨鐙勦滅梁山希真大喜道得二位英雄光煇小寨破梁山有何難哉王天霸道陳將軍閒

小人時萬死不辭。萬年永淸來參拜欒廷玉。廷玉跪在塵埃痛哭不止。萬年永淸道。師伯何故如此。廷玉道。尊府闔家性命。都害在廷玉手裏。有甚面目敢見賢弟。但願仗衆位英雄威福。報盡了寃仇。便隨令先兄於地下。說罷號哭失聲。衆人再三勸解。無不陪眼淚。希眞道。仁兄雖是忠義。但必要如此。小見竟是婦人之仁了。自古英雄豪傑。誰無失算之處。祝舍親在九泉。斷不怨恨。仁兄萬年永淸都道。何嘗是師伯錯。休要這般引咎。衆人又再三說。廷玉方纔

收淚立起。希眞吩咐辦酒筵接風慶賀。叫大小頭目都來叅拜了希眞。又吩咐道。狄雷也是一寨之主。那顆首級不要暴露他。以禮埋葬了。衆人無不稱讚希眞仁德。次日風會一定要行。衆人挽留不住。只得祖餞相送。希眞又修了一封書與雲天彪。交與風會。風會謝了衆人。辭別了。帶着伴當到吳家疃。等待雲龍。却說麗卿同雲龍到了猿臂寨。劉廣接上山去相見了。劉廣見女婿道一表人物。怎不歡喜。當時引到後堂。雲龍叅拜了丈母。劉廣的夫人見了這

是歡喜對劉麒的娘子道。慚愧不弱於祝永清。麗卿暗笑。當時問候都畢。仍出堂來。劉廣辦酒筵款待。自不必說。住了幾日。雲龍再三告辭。劉廣只得備了些禮物相送。自已送到山下。又叫兩個兒子代送一程。麗卿亦要送一程。四人同行。雲龍私下問麗卿道。你那表妹到底怎樣一個。麗卿大笑道。不用說。望她比我好得多哩。他玲瓏剔透的心肝。那似我這般愚笨。可惜我恐姨夫要見怪。不然。我該硬抱了他出來與你看了好放心。雲龍大笑。天色將晚。劉麒道。

前面已是界外了。姊丈一路保重。當時門從人將帶來的酒肴擺下。四人席地而坐。都把了盞。大家起身灑淚而別。雲龍星夜趕到吳家疃。與風會取齊。一同到青州去。慢表。卻說劉麒等三人回猿臂寨。已是三更天氣。麗卿便催慧娘動身。同到青雲山。慧娘道。姊姊趕甚麽急。明日也來得及。麗卿笑道。你那人已去了。還怕撞着那個。慧娘道。恁地姊姊只管這般風風失失。我也有些行頭要收拾起。不過去相度地脉。有甚緊急。軍務大姨夫又沒有限期與你纔

卿笑道你那知我的喉急萬一梁山上那廝們已到爹爹同他們廝殺却吃別個搶了頭功去慧娘笑道你放一百二十個心我同你賭梁山上如果敢來我輸與你安穩睡覺去明日早行。到了次日慧娘叫侍女們帶了隨身行頭起身飛樸青獅無用處。不必帶着劉廣愛惜女兒不許他騎頭口備了一乘飛轎與他坐了。點了百餘名嘍囉護送。那幾個轎夫該晦氣。麗卿嫌他們走得慢直罵了一路到了青雲山麗卿慧娘同進山寨慧娘與眾頭領都見了禮

眞便叫慧娘去探看。銀西慧娘道：白晝有月光映耀看不清楚，須得夜靜。何不先去看築城的地基。希眞甚喜，便留衆將守寨，同慧娘帶了親隨壯士，連日下山相看地利。那山南原有一座空城，向駐一員捕盜巡檢，城南面闊方五六里。後因移置別處，空城仍在。慧娘對希眞道：這座城都也起得還好，就修理了，不必去改造他。却用不着四面城門，把東塞了西門，兩門外面都做了子城。用馬鞭指着道：這北門外起造兩帶土闉，接連着青雲山脚，做個關隘。二

人又進城去看一轉只見那城門的門扇都無了城裏的衰草撞着馬腹一個人都不見一間房屋都沒有只有一座演武廳也大半倒塌了面前好似一個教場照牆外邊又有一座破廟有識得的說道是座閻王廟後面還有個城隍殿二人看了出來縱馬往南去一路上慧娘叫侍女們捧着羅經擎着標竿他忽然騎馬忽然步行東邊去張西邊去望指指搖搖的說道某處好造砲臺某處好起碉樓某處好掘壕塹某處好設立墩煌但說來的言語希奇

無不合意無不佩服一連兩三日把那周圍的形勢都看了仍同青雲山寨眾英雄都動問形勢的話慧娘只是鎖着柳眉低頭不語希真道甥女沉吟甚麼莫非為那張家道口慧娘道正是甥女看這局勢只有正北上的虎門最險要兩山來龍逼緊當中一條路靠着艾山真像虎爪踞地一般那里起造兩座砲臺只消千餘人把守任他數十萬雄兵也攻打不入那盧川一帶接連猿臂寨多設立礮煌碉樓也把守得只是那張家道口亙連十餘里平坦地

一個牛根的所在，卻沒有梁山泊若全夥到這里搶來，休說把守，便是逃避，急切也沒處躲。只有築一帶磚城，設立濠，直抵魏河，方是上策。這個功程又浩大，一年半載不得了。梁山上豈肯等我築好了城方來？希真大笑道：「賢甥女不必憂，老夫早有安排了。只就那張家道口居中起一座高臺，要十二丈高低，上面蓋造一座鐘樓，把我祭煉的那口五千四百斤九陽鐘運上去掛了，那怕宋江那廝們都來，他要走這條路，捉得他一個不剩。」眾人都請問其

故希眞道你等不知我祭煉那口神鐘正爲今日之用那口鐘上的符籙寶篆都包藏先天純陽元炁善能收攝有情的精神一聲撞動方圓九里之內但是飛走活物都如醉如癡動撣不得直待一個時辰方能甦醒却不傷性命那怕你閉了耳朶都不濟事只要太陰元精秘字鎭住泥丸宮便無妨害我已製下幾千頂巾兒與自己的人戴了看守此鐘那怕梁山的兵馬利害除非他不走這條路但來時個個上當本師張眞人時常吩咐我說都籙大法不

到危急時不宜輕用到得人力不繼之時用了方不犯天律正是謂此眾人聽了都各駭異不日那往梁山探軍情的細作都回來道宋江已知青雲山破了同聞雲總管引青州兵攻打清真山十分緊急老种經略相公不日又要來征討宋江都不敢來救這里希真道我也料那廝們未必敢來但不可不防備他走洩着各處仍要嚴密把守當晚慧娘要去看銀菌希真恐他辛苦叫他早睡次日到夜分希真吩咐多點火把照耀着一同下山直到青雲山東

南山腳銀苗之處。看了一轉。指點了表記。回寨。慧娘仿求。約有五百餘萬兩白銀。生并裏面還有石青不少。可以採掘鼓鑄青銅。眾人都大喜。慧娘又把那起造砲臺碉樓的圖形繪出。呈與希真。希真看了。指點傾依他的法。見鳶川一帶建立碉樓二十餘處。墩烽接連不斷。虎門設立一座虎爪關。關旁建兩座砲臺。正西上先起造那九陽鐘。做一字兒造了四座砲臺。八座碉樓。面前都掘了深濠。就採辦木料燒磚。遣土叫祝萬年監工起造。叫劉慧娘做開銀礦的

監督慧娘道開銀礦的弊端最多甥女不善查察求另派精明强幹之人希真道也說得是便教真祥麟去替出范成龍來做銀礦監督希真又吩咐道冬令將到天寒地凍須要井工趕辦祝萬年范成龍領命又教欒廷玉王天霸統領鐵騎週圍巡查防有官兵衝突遇有散亡失業流民便招撫入寨耕種不日范成龍來報銀礦內石青下面又掘出白壁無數部下頭目侯達係南昌窰戶出身他說識得此壁可燒磁器棄掉可惜特來稟知希真便喚侯達來

問侯達稟道小人祖籍南昌世代慣燒磁器小人也深曉得火法因見此地白堊不讓於定窰細泥若燒起來定得好器皿希真道果如此也是本寨出產各處銷售可以添助軍餉就重賞侯達派做磁窰總局頭目侯達領命謝了侯達又舉薦同鄉數十人都是窰戶什塑坯掛油上彩等工匠希真就都派作董事教侯達管領范成龍將銀兩銅斤煎出陸續存庫祝萬年督領夫役晝夜兼工建造各處碉樓砲臺修理新柵成池俱草創完備只有張家道口的

鐘樓安紮已剋日告竣希眞將那口九陽神鐘由盧川運到張家道口鐘樓上依那選定吉日吉時懸掛到了那日希眞率領衆頭領同到鐘樓懸鐘宰太牢致祭那鐘上披掛五色綵緞鼓樂吹打衆頭領依次行禮祭畢三聲砲響衆軍吶喊用力拽起那口鐘端端正正懸在正中盤好了千斤鐵索衆人無不喝采希眞對衆人道我用此鐘原是一時應急之事磚成仍是要用只是今年天寒地凍夫役勞苦斷不可再興工了只好開春動手也希眞又於青雲

山頂建盖一座萬歲亭供奉大宋皇帝牌位朔望率領衆頭領朝賀凡議大事必到萬歲亭上山寨中又添了欒廷玉欒廷芳上天彪祝萬年祝永清謝德婁熊七籌好漢連前共是十七位頭領祝永清私下稟希眞道謝德婁熊二人擅敢率衆造反殺死官長這等人心胸叵測泰山用他須要留意希眞道賢婿之言甚當但我只安放二人於身邊聽候調遣恩威並濟不付他重權諒他也不能爲害希眞遂命謝德婁熊在帳前聽用請劉廣苟桓鎭守猿臂寨倉

庫錢糧盡屯在猿臂寨內聽候支用着范成龍掌管劉麟把守虎爪關統理砲臺事務在猿臂寨北山下寨真祥麟仍就鎮守燉煌增添軍馬在猿臂寨南山下寨兩枝兵馬都做劉廣的輔翼彼此呼應相通苟英專管九陽鐘樓鎮守張家道口屯積下千萬條麻繩准備捉賊劉麒統領水軍在蘆川下寨兼理河岸一帶碉樓祝萬年王天霸駐扎新柳成青雲山西面最是衝要路是全寨咽喉兵馬俱揀選精壯教欒廷玉欒廷芳兄弟二人統領鎮守陳麗卿

仍領前部先鋒兼領猿臂青雲新柳三營兵馬都教頭掌管操演賞罰恐梁山來攻伐希眞親自帶領祝永清提重兵鎮守青雲山統轄三營頭領并留劉慧娘亦在青雲恭贊軍機兼督全軍工匠職事分派已定眾頭領無不凜遵希眞派定各頭領職事之後連發數十處細作打探梁山泊的動靜逐日操演人馬屯積糧草準備與梁山泊厮併

按下慢表却說那日雲龍立了猿臂寨到吳家疃會合風會同投青州不說那曉行夜宿一日行過了東泰山一路

听得人說青州馬陘眞雲總管統領官兵攻打青眞山將次得勝風會雲龍探听得是實雲龍對風會道我父親既不在青州我們何不就去軍營裏相見風會道賢姪所說正是便同取路投青眞山來且說雲天彪自到馬陘鎮接任辦事寬政一新凡是魏虎臣屈抑之人察其十有賢能盡皆擢用魏虎臣遴拔之人察其果無才具盡行斥革游擊將軍曹松本是土豪出身無尺寸之功只是趨奉魏虎臣陞授今職天彪見他弓馬平庸性情乖張便將他功名

詳革誰知制置使劉彬亦曾受他賄賂曹松連夜託人去制置使處打點反將雲天彪的詳文批駁下來天彪差心腹人私查曹松的步蹟那一日心腹人查着曹松在娼樓賭博暗地飛報天彪天彪便親帶兵役直掩至娼樓捉住曹松通詳都省檢討使賀太平遂將曹松拏問治罪劉彬也無法奈何眾人無不稱快凡受過曹松荼毒的無不頂仰天彪一日因巡查鄉眞回衙渡一條溪河在渡船上望見下流頭溪灘上一條大漢在那里扳罾取魚那大漢生

得身軀長大燕頷虎鬚眼如銅星那口大嘴並沒有鬍出架大漢只將兩隻手扳起放倒毫不費力天彪暗暗稱奇不落眼的看那大漢那大漢也看了天彪幾眼不多時渡過溪河天彪回衙念着那大漢放心不下暗想道左右沒甚公事且再去看他便換了私服帶了幾個伴當離了本鎮仍到溪河邊遠遠望見那大漢還在那溪邊扳魚天彪將從人藏在松林內自己緩步行到大漢背後遠看不如近覷果然堂堂一表那大漢却不知背後有人窺他連扳了

幾番空忽然自言自語歎口氣道莫說去捉那些鳥強盜魚兒尚且這般難取天彪忍不住叫道壯士你好風流自在那大漢猛回頭看見天彪大驚忙丟了釣竿撲翻身便拜道小人有失迴避相公恕罪天彪上前扶起道壯士幾時認識雲某大漢道本鎮總管相公為何不認識天彪道原來如此我方纔在渡船上望見足下儀表非俗料想是位英雄公事已畢特來訪你你姓甚名誰家住何處爲何隱落江湖那大漢道小人複姓歐陽名喚壽通本處人氏魏

經管相公在任時小人曾充汎地上舖兵也考過幾次錢糧內無錢財使用不能得缺後因傳遞公文錯誤隊長將小人革役小人家中喫口又重無計謀生因生平深知水性胡亂在此取魚度日天彪聽罷歎道惜哉今日我要重用足下可從我否歐陽壽通跪下道恩相肯擡舉小人便是小人知己小人怎敢不肯天彪便留他作從人賛壽通收拾了魚曾另備匹馬與他騎了一同回衙天彪又問壽通道我見你膂力非凡你可學過武藝麼壽通道小人幼年曾

拜八十萬禁軍教頭王昇爲師十八件武藝盡皆學會便是師父的兒子王進也敬服小人天彪甚是次日天彪點軍下教場將歐陽壽通比較考試果然武藝出衆天彪便當廳委授歐陽壽通爲領軍提轄先與記名遇缺即補留在身邊天彪賞罰嚴明大都如此所以人人都畏服他天彪又於公餘無事之時與標下軍官開講春秋大論不問賢愚無不感動天彪講到那剴切之處多有聽了流淚不止的𨚫不到數月馬陘鎮上軍民知禮盜賊無踪那一日接

到經略使种師道密札。諭他發本部兵馬夾攻梁山。天彪
領了札諭。便與兵馬都監傅玉商議起兵。一面移請青州
知府應付糧草。那些官兵的婦女老小。聞得雲總管要用
兵。都趕緊把丈夫兒子的冬衣做起。准備乾糧。只等候調
發。那青州太守曾紹和。與雲天彪最稱莫逆。同日接到种
經略的密札。教他應付雲天彪的糧草。當時曾太守到馬
陘鎮犒軍。與天彪祖餞。席間曾紹和問道。梁山泊勢焰鴟
張。總管兵帶八千人馬。願聞進攻之策。天彪道：兵無定法。

因敵制變。須先却怎說得。紹和道請問大意。先進那路。天彪微笑道。弟有愚見。太尊試猜一猜。紹和道若直搗梁山。恐清眞山强徒來救。腹背受敵。不如攻清眞山。馬元勢危。宋江必來救。反客爲主。勝他何如。天彪大笑道。太尊眞知我肺腑也。愚見正是如此。只是太尊解糧。切不可由萊蕪徑經過長城嶺一帶。地勢最險。恐賊兵在彼斷我糧道。太尊可由高梁屯繞道解來。那里與博山縣的青龍汎相近。所遇賊徒。官兵呼招便到。可保無虞。紹和道總管所見

極。是下官遵依調度。不說曾太守同府。這里雲天彪命傅玉爲先鋒。并帶歐陽壽通提大兵八千浩浩蕩蕩殺奔清眞山來。清眞山的爲首頭領。錦鱗蟒馬元率領一萬多人前來抵敵。可想馬元如何對付得雲天彪。交兵不到兩三陣。被天彪殺得大敗虧輸。退入元武關死命守住。關上弓弩鎗礮。灰瓶金汁十分利害。天彪連攻十餘日不能取勝。天彪與傅玉商議。傳玉道何不用木驢直抵關下。栽埋地雷轟打。天彪道此法雖好。只是關上賊兵甚多。木驢內能

藏得幾人萬一被他推下千斤石來徒傷兒郎們的性命。正在寨中商議只見轅門官來報外面有相公的故鄉朋友風會同大公子齊到在營外等候。天彪大喜教開門請進。風會與天彪相見。雲龍上前請過父親的安稟知家中祖父母親都安好。天彪問知老小平安甚爲放心。風會問及軍事。天彪道吾兒到此破清真山必矣只是這廝們死守元武關攻打不入未有良策。風會道令郎賢姪有條妙計何不用他。天彪便問龍兒有何計那雲龍不慌不忙說

出那計來有分數少年英俊。獻上此日奇謀。大將老成。改作他年勝仗。畢竟不知雲龍說出甚麼計來。且聽下回分解

出朔十計來有分數少年○其後術上此日計其大統法以數

年惟章歷戊○畢竟不治○雲龍謂出其歷計來○日積下百分

附

PL
2733
.U27
T3
v.9

UNIVERSITY OF
ILLINOIS LIBRARY
AT URBANA-CHAMPAIGN
ASIAN

PL
2733
.U27
T3
v.9

結水滸全傳卷之二十一

山陰忽來道人俞萬春仲華甫著

第九十一回

傅都監飛鎚打冠勝
雲公子萬弩射索超

卻說當日雲龍稟告天彪道孩兒同風二伯伯路上來見那衍眞山向東一面裏草連天樹木叢雜接連平岡不斷。因對風二伯說何不用火攻破他便是上面有礌木滾石。

大勢浩大叫上人也不怕那廝們不走。此計不知可還用得。天彪笑道：我道是甚麼妙計，原來如此。我早已想到，所以不用者，有個原故。我早有細作探得這廝的巢穴十分堅固。見說那東面平岡，你外面看他平坦，裏面都甚崎嶇峽路，內都是苦竹簽、鐵蒺藜，人馬難行。便是這元武關裏面，還有一座松門關。轉灣山凹之處，都有砲位鎮守。攻破此關，還不能就掃平山寨。我久已想要用聲東擊西之計，到彼縱火，誘那廝去救，此關可破。怎奈隆冬之際，沒有東

風。燕青風頭如何燒得眾人都拜服天彪道早晚梁山救兵必來。我料賊兵來救。必經過西灘山我兒與歐陽壽通領。一枝人馬。在彼埋伏。放賊兵過去。從他背後殺出。縱火燒他輜重。我引兵來接應。必獲全勝。雲龍領命。同歐陽壽通領兵去了。這里天彪與眾將并力攻打元武關。却說馬元見官兵攻打得緊。梁山救兵不到。甚是驚惶。連夜差人飛奔梁山催救。那梁山泊宋江。自併吞了兗州府。飛虎寨。兵糧倍足。得范天喜信息。得知官家又用种師道領兵

前來征討也甚經心。忙與梁世傑夫妻。寫信求蔡京斡旋。并應許神師道退兵。即送還梁中書蔡夫人。遣戴宗齎去。這裏與吳用商議退兵之策。正說間。忽報楊雄從青雲山回來。身受箭傷。衆皆大驚。楊雄到廳上。宋江忙問其故。楊雄說起陳希眞來攻打青雲山。崔豪兄弟吃他壞了。那厮得了勝。退兵而去。公明哥哥領兵追去報仇。小弟同去。吃陳麗卿射傷左臂。狄雷哥哥忿心怒。盡起山寨兵與他厮併。送小弟回來求公明哥哥發救兵。說到分際。只見吳用

靈運聲叫苦道青雲山休也教你們不要出戰何故不聽我的言語。眾人驚問其故。吳用道這明明是調虎離山之計。併力追去。正中他的機會。陳希真那廝詭計極多狄家兄弟必死在他手也。种師道又要來我脫身不得。怎去救他。宋江道軍師在此。我自去救他。吳用道哥哥休動我想此刻去救已是不及了。且待戴院長回來不數日石秀狄雲都逃回。秋雲身帶重傷。訴說青雲山吃猿臂寨奪了去。那領兵的小後生名喚祝永清。便是祝家莊祝朝奉

的兄弟。此刻陳希眞招他做女婿。哥哥與姚順崔豪都中他奸計。吃他害了。說得宋江大驚。對吳用道。我東路用兵。全仗青雲山做險要。今吃陳希眞奪了去。我却怎好。吳用道。事已如此。不必說了。只是青雲山既失。兗州一帶都震動。深防那廝滋擾。倘或李應再失了兗州。眞是心腹之患。兄長可速發號令。教李應嚴緊鎭守。那兗州府城東鎭陽關。兩山陡立。中夾泗河。峻險異常。眞是一夫當關。萬夫莫開。那裏只消用精兵千人把守。再有飛虎寨呼應。希眞必

不能飛渡。教李應嚴緊遵守號令。不可再似狄雷烏強猿
管寨來攻打不一時。若擅敢發一人一騎。與他厮殺。不問
是誰。定按軍法斬首。這里且待退了种師道。再與青雲山
報仇。宋江依言。便差人到兗州府。宣諭去訖。楊雄石秀狄
雲。都教去養病。吳用又道。种師道領兵來戰雲天彪是他
信任之人。現統青州馬陘軍馬。恐老种教他策應。可速發
細作去探。細作去了。不到數日。適接清眞山告急文書說
雲天彪攻打山寨十分危急。求速發救兵。吳用道。果不出

我所料。但他不從我這里先攻情眞山。這明是掣我去救。反客爲主之計。如今却不能不去救。雲天彪極會用兵。必得上將去。方能敵得。宋江道。我與軍師都不能分身。却差誰去。說不了。只見大刀冠勝起身道。小弟不才。願請一行。宋江吳用俱喜道。須得冠賢弟智勇足備前去。吾方放心。只是天彪那廝也了得。須要小心。冠勝道。小弟也素知雲天彪善于用兵武藝了得。前者救嘉祥時。不及同他交鋒。今日正好會他。當日冠勝奉了將令。帶領五千人馬。幷本

打郝思文醜郡馬宣贊爲副將殺奔淸眞山來救馬元宋江與吳用公孫勝整頓軍馬摩拳擦掌只等抗敵王師却說冠勝提兵星夜來救淸眞山不日來到西濔山地界冠勝望見山勢險惡樹木叢雜恐有埋伏傳令收住兵馬且扎下營寨冠勝親帶數十騎哨探望見那山谷中隱隱有殺氣冠勝道裏面必有大兵休要過去宣贊道既有伏兵爲何不殺出來冠勝道他待我們過去便來抄我後路刼我輜重也今休使他出來我便引兵堵住谷口把守各處

險路搠殺這廝們寇勝便回營點齊人馬殺奔谷口來卻說雲龍同歐陽壽通領兵埋伏谷內探馬來報有賊兵從大路上來打著梁山泊旗號將要到此雲龍便親自爬上高阜處探望只見賊兵遠遠的就空濶處屯住又見有數十騎哨探了便回忙下來對壽通道此計被賊人猜破也這廝不肯前進必來對我谷口我等不如提兵出谷去安營布陣與他廝殺若待他封住進退不得老大吃虧壽通道不得主公將令怎好造次雲龍道若稟了再行豈不誤

事如今一面稟一面做機會不可失雲龍便同壽通提兵出谷外安營一面將改討之事飛報天彪等得冠勝大隊殺來雲龍安營已畢布陣等待冠勝吃了一驚忖道這廝眞有先見之明便擺開陣勢大叫道與雲天彪出來雲龍縱馬橫刀出陣喝道甚麼臭賊敢來欺人冠勝道你是何人雲龍道雲總管公子特來取你性命冠勝道乳臭小兒非吾敵手叫你父親出來納命雲龍大怒拍馬舞刀直取冠勝冠勝舉刀相迎雲龍武藝到底敵不過冠勝戰到五

六十合漸漸氣力不加刀法散亂歐陽壽通見了驟馬挺鎗前來夾攻郝思文飛馬來迎敵住壽通宣贊便從斜刺裏闖入官軍陣來雲龍恐陣內有失不敢戀戰撥馬便同冠勝隨後追來壽通也恐雲龍有失撇了郝思文便回賊兵勢大一擁殺上官軍抵敵不住陣勢大亂冠勝正趕得緊只見山腳邊喊聲大振一彪軍殺來為首大將正是雲天彪天彪挺刀飛馬大喝冠勝背君鼠子焉敢猖獗冠勝更不答話輪刀來迎雲龍轉身來敵住宣贊歐陽壽通

亦轉身來敵住郝思文戰到分際壽通賣個破綻抽出八楞虎勝鋼鞭橫掃過去郝思文急忙躲閃正中頭盔打得頭盔飛去頭髮披散郝思文膽落魂飛落荒逃走且說天彪大展神威酣戰冠勝鬬了一百多合不分勝負兩軍混戰歐陽壽通追了郝思文一陣勒馬便回來助天彪夾攻冠勝冠勝抵敵不住收兵便回又遇傅玉從橫頭衝殺過來合兵一處殺退冠勝冠勝收兵回營原來天彪正要乘按應雲龍又聞知冠勝識破伏兵雲龍改計而行天彪大怒合

風會拒住元武關自己同傅玉來策應恰好遇着冠勝大
殺一陣雖然殺退冠勝也傷了些官兵雲龍上帳請違令
之罪天彪道此非你罪教你獨領兵馬原要相機行事討
已漏泄速宜改圖與其保守將令而敗何如不遵將令而
勝此是一時從權日後若無故更換我的號令定按軍法
天彪謂衆將道冠勝賊子道吾敵手來日李舒當用拖刀
計勝他傅玉道冠勝是蒲州名將豈不識拖刀之計小將
有件兵器暗助恩相决定勝他天彪道敢是你的流星鎚

鎚傳玉道正是小將不敢誇口這飛鎚端的百發百中來日愿相與他交鋒假用拖刀計誘他追來待小將隱在旗門邊用飛鎚打他天彪道此計也好明日我能斬那廝更妙如斬他不得便用你計那夜朔風凜冽天氣甚冷半空中降下一天大雪來天彪教各營加意防守恐賊兵乘大雪來劫營并知會風會一體小心那宣贊果然勸冠勝劫天彪的營冠勝笑道賢弟休看得天彪如此好欺此人只好用正兵勝他宣贊不信自己冒着大雪去巡哨一同果

然見天彪堅壘精嚴。料想難攻。只得回營。那雪接連下了兩日。不能開兵。第三日天色晴霽。天彪正要出戰。轅門上來報。冠勝單挑相公厮殺。口出狂言。天彪大怒。霍的提刀上馬。帶那五百名砍刀手。出營迎敵。就雪地上擺開陣。玉亦提鎗上馬。腰帶三個飛鎚。隨在後面。冠勝橫刀躍馬高叫天彪匹夫。今日必死吾手。天彪一馬飛出大駡。背君禽獸。萬死猶輕。可惜我這口青龍寶刀。砍你這狗頭。掄刀直取冠勝。冠勝大怒。舞刀相迎。兩馬相交。在雪地上鬬經一

百五六十合。只見一片寒光。托住兩條殺氣。正是銅缸遇着鐵甕。毫無半點軟硬。兩軍看得盡皆駭然。此時傳玉已隱在牙旗邊。右手倒提着那顆流星飛錘。眼睜睜只操着冠勝。郝思文宣贊也恐冠勝有失。都縱馬到界限上防護天彪冠勝又戰殺多時。大約已是二百餘合。天彪生恐馬乏。只得虛掩一刀詐敗。回陣冠勝大叫匹夫休使拖刀計。我豈懼你。驟馬追來。傳玉在旗門邊等殺多時。見冠勝追來。覷得親切。運動猿臂。一飛錘撩去。喝一聲着。冠勝只顧

天彪的拖刀計。不防有人暗算。只見銅環變。亮飛鎚早到。急閃不迭。胸坎上打個正着。冠勝幾乎墜地。回馬便走。天彪勒回馬追來。郝思文宣贊殺出死命敵住。救回冠勝。傳玉驅兵搶殺。五百砍刀手奮勇殺上。賊兵無心厮殺。盡皆逃走。吃官兵殺死無數。滿地都是紅雪。官兵齊掌得勝鼓回營。天彪方到中軍。只見風會差人來報捷。獻上黑綢神王伯超首級一顆。天彪驚喜。問如何斬得。來人答道。風老爺因天下大雪。掘下十數陷坑。埋伏撓鈎手。假意退兵。王

伯超開關追出。顛入陷坑。撓鈎拏去捉伯超。情急自刎。被
死賊兵七百餘人。持來報捷。天彪大喜。對左右道。我的將
佐都如此英雄。何憂盜賊利害。遂發回文。慰勞風會將王
伯超首級。去軍前號令。忽報賊兵營內揚起白旛。軍士舉
哀。想是寇勝已死了。衆將大喜。便請天彪速去打營。天彪
道。且。住。寇勝武藝了得。雖中飛鎚。尚能騎馬收兵。必不就
死。此必是誘我。且去探聽虛實。不可妄動。衆將遵令。天彪
自斬王伯超。打傷寇勝。軍威大振。賊兵盡皆喪膽。却說寇

勝中傷。賊回忙叫手下人卸甲。胸前掩心的川葉都碎了。傷痕甚重。吐血不止。郝思文宣贊都急得手足無措。灑淚悲哭。冠勝喝道。你們休這般婦人膽。我誤中奸計。死則死耳。軍中事要緊。速去強壓。休教軍心慌亂。快去報公明哥哥。說罷。昏暈了去。半響方醒。宣贊忙叫隨營醫士調治。冠勝又道。天彪知我受傷。必來攻營。索性將機就計。詐稱我死。揚旛舉哀。誘他來劫寨。卻使那廝多謀。料得亦教他不敢正覷我。郝思文宣贊都依計而行。一面飛報梁山泊大

果然哨探數次，見得是誰，不敢來攻。不數日，吳用親帶秦明、延綽、董平、索超，并精兵五千，星夜趕來。吳用見冠勝病重，忙叫用暖轎送回梁山將息，便教去撥戰。早有細作報知天彪，說吳用帶五千兵親到。眾將道：「吳用這廝多謀，賊兵又增添，恩相須要仔細。」天彪綽着美髯笑道：「此等鼠賊，何足道哉。這賊恐巢穴有失，利在速戰。現在天色嚴寒，我只守住險要，不與他戰，待老种經略相公大軍渡過黃河，那廝腹背受敵，勢必瓦解冰消。馬元勢孤，必為吾擒，那

燕直搗梁山易如破竹也。只是老种經畧相公此刻可到黄河不知何故還不見。軍報正說間。來報有賊將挑戰。天彪只教堅守关口。吳用又呌索超宣贊挑戰。天彪又不出。一連三日。吳用對眾好漢道。這厮不肯出戰。無非要等种師道兵來。教我腹背受敵。我若棄此而去。不但清眞山不保。那厮若得了清眞山。長驅直入。為患不小。我又不得戴宗消息。不得不與他速戰。沉吟半晌問左右道。這厮糧草往那條道路運係是否由長城嶺。仔細的稟道探得他糧

草從青龍溝高梁屯連解不經長城嶺。吳用便喚呵延綽宋超吩咐道。你二人分領兩枝人馬。虛張聲勢去青龍溝刼糧。他若來救。你二人於半路上如此如此。休得有誤。二人領計去了。吳用又吩咐郝思文宣贊道。天彪若自去救。你二人便去攻他營寨。隨後掩殺。奪他的險要。天彪連守三日。忽有伏路兵來報。有一彪賊兵抹過桃花山。殺奔高梁屯去。天彪道。這厮見我堅守不出。却去絕我糧道。那里有博山縣官兵策應。但亦不可托大。便教傅玉領一千兵

去接應傅玉領命帶了一千人馬飛投高粱屯來將到半路正是桃花山下忽聽一聲砲響一彪人馬殺出迎面攔住那賊將乃是呼延綽大叫匹夫那里走糧草已被我取了傅玉大怒挺鎗來戰呼延綽舞動雙鞭敵住正酣戰間官軍後隊大亂又一彪賊兵殺出正是索超傅玉首尾不能相顧領敗兵殺開一條路便走呼延綽索超乘勢掩來傅玉搶過一根溪橋官軍擠不過都赴水逃命賊兵齊放亂箭官兵吃射殺無數傅玉將敗殘兵馬拒住溪橋正苦

鬬之際。只見東北松林內。飛出一枝兵馬。為首那員將。遍身披鐵葉甲。坐下搖毛赤兎馬。手提大刀。十分英雄。殺入賊兵。無人敢當。賊兵大亂。眾官軍大叫傅將軍既有救兵。何不乘此決一死戰。傅玉大吼一聲。衝過溪橋。官軍奮勇上前。亂殺賊兵。那大將正遇呼延綽。戰到二十餘合。呼延綽抵敵不住。敗走。索超亦敗下陣來。傅玉並那員將追殺一陣。賊兵大敗而走。傅玉忙問那人高姓大名。那人道。小將是大刀聞達。現為博由縣提轄。正說間。只見天彪親自來

援應。傳玉梟天彪道。若非聞將軍來救。小將幾乎陷於賊人之手。便引聞達見天彪。天彪甚喜。邀聞達同回營去。原來聞達曾向雲威處學過刀法。所以天彪認識。天彪道。與用這廝假用刼糧計誘我。我一時被他瞞過。累傅將軍輪此一陣。如今我即以假應假。自己引兵來援應。你郡數龍兒與歐陽壽通埋伏爾山。待賊兵追來。兩路截殺。此刻好適得勝也。說不了。流星馬報到。賊將宣贊郝思文追趕相公吃公子與歐陽提轄稱贊。歐陽提轄用同馬鞭打折宣

賛右臂。官軍大勝。請相公速去掩殺。天彪忙催軍前進。殺得賊兵屍骸枕藉。血滿山溪。官兵掌得勝鼓。回營。天彪問聞達道。賢弟許久不見。聞你失陷大名府落職。正要得你消息。你幾時復得提轄。聞達道。一言難盡。因那年大名府失守。小弟同李成都落了職。小弟在家無事。去一個相識哈蘭生。係歸化莊都團練。此人是個回子。有巨萬家財。小弟助他剿殺山賊一二百多人。承他一力維持。方授今職。到任未久。今探得兄長在此剿賊。特禀准上司。領本標兵八百

名前來助戰剛到高梁屯恰遇傅將軍受困一同廝殺遂與兒相見天彪甚喜道妙哉我亦聞得哈回子有萬夫不當之勇端的是條好漢那天王李成此刻在何處聞達道此人現在閒居在家要復本身勾當只是沒個進步兄長要用他時可以喚他來只是路途遙遠一二日不能到天彪道我正在用人之際他肯來最好既是路遠你可寫下一封書信我自差人將了聘禮去請他來聞達領命便修了信天彪差一員軍官將了聘金去聘李成不題一面

犒賞三軍。爲待聞達。次日天彪正與眾將議論。忽報老种經畧相公差心腹大將中侯將軍康捷單身到此。稱有緊急軍情要見相公。天彪驚訝道。康中侯親來。必非尋常軍報。快開門迎接。看官。天彪因何這等鄭重。原來這康捷是老种經畧相公最得意之人。這人相貌奇異。生下地時。爹娘道是妖怪。不肯留他。經畧相公却與他爹娘極力陪住。留在身邊。長大來筋骨輕便。縱跳如飛。又遇異人傳授神行之術。舉步有風火相助。一日能行一千二百里。現授經

畧府中侯之職老种經畧相公但有緊急事便差動他今差他到此必有非常軍情當時大開營門康捷秉着令箭直入中軍天彪接入康捷高喝總管聽令經畧使司有機密軍令着馬陘鎮總管雲天彪火速退兵毋得刻遲有札諭一通開拆細讀天彪吃了一驚絫謁畢請過令箭接了札諭與康捷敘禮相見衆人看那康捷果然生得奇異赤髮巨口臉色靑藍眼珠碧綠長不滿六尺骨瘦如柴腰懸八楞雙鐧英氣逼人都各駭異天彪問道雲某勦殺賊兵

山是得利經畧相公何故却又教退兵康捷道總管不知現在朝廷准了童貫所奏與金國講和夾攻遼邦平分燕雲蔡京又奏稱梁山不過疥癬之疾燕雲乃萬世之利請旨將征討梁山之師移向遼東天子也准了蔡京之請招安宋江用其征遼贖罪天子却不准如今經畧相公聞知得梁山則有神行太保戴宗一日能行八百里深恐宋江先得知這個消息併力來與總管對敵賊勢浩大總管兵少難以抵擋為此特差小可不分雨夜飛報總管火速

退兵爲妙。禮論上邦寫明 月總管細看。天彪聽罷。歎道。濟
池豈是小害。却無故惹了 去結怨鄰國。宋江這廝罪惡滔
天。吳用公孫勝都狡猾多 智。生靈日遭塗炭。此時剿滅。已
不容易。還待養到怎地。衆 人無一個不歎息。天彪便傳令各營
並知會風會。一齊收兵。傳 王雲龍道。顯然退兵。恐賊兵知
覺。天彪道。清眞山賊人吃 風會誘斬王伯超之後。銳氣盡
奪。此番公然退兵。必不敢 再追。即使來追。我自有計。便是
吳用多謀。却也怕我這幾 番勝了。他必疑我退兵是假。退去

必敢追所謂出其不意也衆皆拜服天彪要欵留康捷康捷道小將還要到濼陽一帶檄催各路征遼軍馬軍情緊急不敢稽留便換了公文依舊請了令箭又討些乾糧揣在何褱內起身便行天彪同衆將送他出營康捷拱手一別衆出那風火輪來踏上腳作起法來看他腳不點地迳迳眼已不見了衆人無不驚駭天彪回營只見雲龍問父親道此去到青州馬陘可有甚險阻地利天彪道只有長城嶺最險兩邊都是頗山亂石後通萊蕪冬當中只得一

片空地你問他莫非要去埋伏雲龍道正是孩兒在彼埋伏。倘賊兵來追。爹爹如此如此誘他。必然中計。天彪道此言深合吾意。你便領三千弓弩手去。依計而行。那里我原有滾木石砲準備。你便取用。誘敵我自有計。雲龍得令領兵先去了。天彪見雲龍曉得兵法。心中亦是歡喜。沒多時風會已從元武關收兵回營。馬元果然怕再中計。不敢來追。天彪便叫風會傳王開達歐陽壽通四將都授了密計拔寨齊退。却說吳用與天彪這一場厮殺。雖搶得些糧食

器械却因宣贊被打壞折了許多人馬。甚是懊恨。一面送宣贊回山養病。正在思量計策。忽報官兵都拔營退了。吳用不信。親來觀看。果無都是空地。只剩得些濠塹烟竈。吳用笑道。這廝必不便走。且休追趕。發做細的去探聽。次日做細的回稟道。官兵只退得三十里便安營下寨。吳用對衆人道。我說這廝必非真退。次日又去探聽。天彪已拔營走了。晚間來報說。天彪又退了三十里下寨。吳用甚疑。此時馬元皇甫雄等已來與吳用相見。說道。這廝們此番敢

是真退。可趁勢去追秦明索超也都踴躍要去。吳用道且勿鹵莽。雲天彪智勇雙全。我等凝可走穩步第三日又探得天彪又退了。仍是三十里。連前三日共退了九十里。深林密箐之中。各處搜探並無一個伏兵。吳用暗想道莫非真退了。他糧又不盡。銳氣正旺。敢是神師道有甚消息。只是戴宗尚不回。他却怎的這般得信快。莫非戴宗弄出事來。好生疑惑。便對馬元道。你且回山把守山寨。諸凡小心我提兵緩緩的逼上去。馬元領命回清真山去了。吳用領

同秦明索超董平拔寨前進。也到三十里便下了寨。一面

飛報宋江。一得東京實信。便起大兵來相助。第四日天彪

又退三十里。吳用亦進三十里。第五日吳用正要拔寨起

兵。忽報戴院長到。吳用大喜。忙喚進帳。問東京消息如何

了。戴宗道蔡京童貫已奏准官家。調种師道去征遼邦。不

到這里。小弟先已報知公明哥哥。公明哥哥已教盧員外、

公孫先生鎮守大寨。自己帶花榮、徐凝、楊志、穆洪、歐鵬、燕

順、李忠、周通、一千弟兄。共起馬步兵五萬。先來對付雲天

彪也。軍師再看蔡太師范天喜的書信都在此。蔡太師已
知范天喜入我們的夥，十分重用。吳用驚道：這等說天彪
是真退兵。他却如何先曉得。秦明索超高呼道：不乘此刻
追擒天彪，更待何時。吳用道：公明哥哥不日就到，待大兵
齊集一齊進兵，庶不悞事。秦明索超兩個火鬼那里肯歇，
掀亂嚷道：我等兄弟吃他傷了許多，聽他自去，實不甘心。
董平道：軍師往日用兵，怕那個來，今日為何一遇天彪如
夫。却這般畏首畏尾。便是天彪利害，軍師怕對付他不得

不乘此時追殺，却待他收兵回去，據了城池，再去攻打，却不是捨易取難。索超道：「小弟受宋大哥厚恩，今日正要圖報，萬死不辭。」吳用拘眾人不過，只得依從，道：「既是眾位執意要追，也須小心。此處雖無伏兵，前去山勢掩映，必有准備。秦、索二將軍引精兵先進，我與董將軍在後面接應，以防埋伏。」一面又差戴宗回報宋江，速催大軍來助。秦明、索超大喜，當時兼程倍道追趕官兵。次日便追上，只見官兵在前，厮殺而行。秦明、索超催兵殺上大路，雲天彪那里走

只聽一聲炮響左邊山脚下一彪人馬殺來正是聞達歐陽壽通敵住秦明索超十餘合聞達壽通敗走秦明索超併力追趕又一聲炮響傅玉風會殺來大喝賊子那里走秦明索超大怒拍馬來迎傅玉風會戰了十餘合撥馬便走官兵棄甲拋戈而逃秦明索超正追趕聞達歐陽壽通又抄在前面厮殺一陣便望那樹林山路之中落荒亂走賊兵奪了無數粮草輜重器械馬匹探聽前面已是長城嶺地界秦明索超大喜便將軍馬歇下埋鍋造飯正欲

息間忽聽得對面山裏炮響。秦明索超親自上馬來看。只見那山坡上官兵擺開。正是傅玉風會。傅玉大罵道。賊子。我山後有數萬精兵埋伏等你。你敢殺上來麽。秦明索超大怒。大驅兵馬掩殺過來。傅玉風會回馬便走。秦明索超追過山坡。只聽得連珠炮響。聞達歐陽壽通分兩路殺來。傅玉風會回馬來戰。秦明索超總仗着兵馬多。全然不懼。分頭迎戰。好多時。傅玉等四將綽着長。撥轉而走。秦明索超追殺一陣。天色已晚。忽見後軍充上。前來報道二位將

軍少歇軍師有令說長城嶺一帶山勢不了必有伏兵且
休追趕軍師在後面依山下寨請二位將軍也便下寨再
作計較秦明道伏兵方纔都被我們殺退了來人道軍師
又吩咐說伏兵必非真敗仍是誘敵索超道軍師時常說
敗兵往往將斷後之兵誑言誘敵教人疑惑不敢追他今
天彪這廝莫非就是此計若不去追豈不吃他哄了秦明
道索兄弟雖見得是但是我二人的見識怎及得軍師既
是軍師這般說我等不可違令索超依言便傳令就對着

長城嶺的山口安營那夜朔風凜冽天上又飄雪花兒但聽得山谷之中神號鬼哭秦明索超遣人打探路徑少刻軍士們捉了兩個農夫來秦明索超問道你既是本地莊家可曉得此處路徑這山口內可通那里此地離青州馬陘鎮還有多少路兩個農夫道這長城嶺下山口入去直通萊蕪谷中有大片空地出谷去不遠便是馬陘鎮只是山路崎嶇雪深地凍不便行走投東大路甚是平坦到馬陘鎮却遠四十餘里索超道你可見有官兵進山口去哩

仗麽。農夫道。山凹內雪沒着脚膝。價深谷風又大。若進去
吃凍死。索超大喜。賞了兩個農夫去訖。那知這兩個農夫。
正是天彪的心腹人。雲龍差他來回話的。索超却着了道
兒。當時對秦明道。有一計在此。我同你各分兵一半。你領
一半從大路去追。我領一半偷過萊蕪谷。逕取馬陘鎮。截
他的歸路。兩面夾攻。今夜必擒雲天彪也。秦明道。那農夫
說山裏雪深路險。如何去得。索超道。非也。你豈不聞得唐
朝的李愬雪夜入蔡州。生擒吳元濟的故事。今夜正是機會

正復相同你只管依我同建哥功秦明[illegible]莊家說答內
並無伏兵也難盡信我等何不親自去探看索超道有理
二人便上馬帶領數十騎冒着朔風進山口觀看只見白
茫茫的雪光映着那山骨層峨索超大笑道有甚伏兵哥
哥你但看地下的雪一望如鏡並不見一個人馬腳印伏
兵怕他從天上飛下來不成此眞天賜我成功也秦明大
喜領命如此事不宜遲便速回營分兵兩路吩咐道爾等
休辭辛苦今夜成功定有重賞衆賊兵都抖擻精神磨拳

擦掌。拔營都起一齊動身。不說秦明領那一半兵往東追去。單說索超領了這一半人馬往山口內進發。果然山路陡險。忽高忽低。雪沒着膝蓋。眾兵不能騎馬都下來牽着走。索超也自己牽馬而行。那山川夜色。被雲光映耀如白晝一般。好多時。行過山峽。前面四山環抱。地勢開闊。雪也淺了。索超約定前軍人馬。待後軍到齊再進。那些兵都凍得把兵器夾在懷裏。肐搭搭發抖。只見山頂上有四五處火光朗亮。四面樹林內也有火光。影影綽綽人影走動。索超驚

道莫非眞有伏兵說不了炮火連天喊聲大震礌石滾木每雷價倒下來霎時間把山口塞斷索超大驚待要尋出路只聽梆子亂響四面雜樹林內萬弩齊發箭如飛蝗驟雨索超同那數千人馬休要走脫半個都射死在長城嶺下雪地裏原來雲龍領那一枝埋伏兵到了長城嶺下相度地利見那山口雪地平坦全無人跡就料到賊兵必來探看他恐踏壞了雪地吃賊人看出破綻卻不從山口入去却繞出林外小路盤上山去將天彪准備的礌石滾木

都蓮來山口應用又教心腹人扮作農夫誘敵當日哄得秦超人馬入來依計而行果然着手郤說秦明領那一半人馬正追趕官兵忽見山谷中火光照天人喊馬嘶情知秦超中計忙收兵回來接應只見山口塞斷纔叫得聲苦傅玉風會歐陽壽通聞達早已倒殺轉來賊兵亂竄傳玉等四將把秦明困在垓心秦明身中四箭死戰不得脫身幸虧黃平領生力軍殺到救出秦明官軍四將乘勢掩殺一陣大勝而回秦明黃平殺[illegible]跟險奔走到得二龍山下

已是五更天氣查點軍馬這董平帶來的只剩得五六百人大半帶傷朔風凜冽血流成冰董平道軍師特教我來接應你們早不聽軍師之言果遭此敗秦明道不知宋超兄弟吉凶何如正說話間只聽得二龍山裏一個號炮飛入半天山川動搖無數官兵吶喊殺來衆人大驚看那山坡上火光影裏現出一員大將赤面長鬚青巾綠袍手提青龍刀身坐大白馬賊兵見是雲天彪心碎膽裂紛紛的跌下馬來秦董二人那里止喝得住這正是老鼠逢貓魂

魄散羔羊遇虎背筋酥。不知秦明董平性命又是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結水滸全傳卷之二十二

山陰忽來道人俞萬春仲華甫手著

第九十二回

梁山泊書諷道子　雲陽驛盜殺侯蒙

邦說秦明董平敗到二龍山下。不防天彪領兵殺出。衆賊兵那敢抵敵。驚得大半跌下馬來。天彪見賊兵如此狠狽。便止住三軍。且慢殺下。天彪一馬當先。大喝道。兀那鼠賊

頭領者既然這等不濟。便殺盡了。也空污我的刀斧。權饒你
等性命。快去報知宋江。叫他早來納命。便傳令將兵馬擺
開。放一條活路。喝令賊兵快走。董平秦明只顧約束人馬。
那有功夫同回話。只得同衆人都逃走了。吳用引後隊人馬
接應了。同回山回真山去。左右問道。相公何故放走他。天彪
道。只得三五十個帶傷的。殺了也於賊無損。也不算我强。
放了他。教那些廝們識得我的利害。天彪將殘賊放盡。方收
兵而回。雲龍問同傳玉等四將都到。兵馬齊集。天已大明。令

得器械馬匹。甚多。官兵大獲全勝。天彪教且安營下寨。將息三日班師。一面將察超首級。先行解上都省。這裏緩緩收兵。果然旌旗嚴肅。隊伍整齊。真個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不日到了馬陘鎮。青州知府曾紹和親自出郊勞軍。天彪叫過風會。聞達。雲龍。與太守見了。各通了姓名。太守大喜。當時把了下馬杯。慰勞都畢。同到天彪衙署。發放三軍退衙。與曾太守行禮坐地。衆將侍立兩旁。太守開言道。總管虎威出衆。制勝猶如。雖古之名將不及也。但不知賊

勢強弱何如。請問其詳。天彪道決勝之策。果不出太尊所料。遂把決戰情形。細述了一遍。若是大兵不撤回時。眼見這賊難支。全貫可惜。太守道。總管雖不曾勦滅這廝。却也殺得他落花流水。教這廝日後不敢正覷青州。天彪道。非也。宋江這廝。假仁小惠。深得賊心。來春必然犯境。須要加意防備。孫子說得好。無恃其不來。恃我有以待之。只是這番交戰之後。軍裝都有虧缺。雖奪得些器械馬匹之類。仍是不足。若要彌補添修。款項庫中又不敷支銷。深是可憂。

言未畢只見聞達上前聲喏道相公勿憂小將方纔所說那哈蘭生有巨萬家財常有報效朝廷之心又與小將至交待小將先往勸捐無有不從青州城內不少財主富戶再勸捐些便可敷用天彪曾太守一齊道若得此人仗義青州軍民之幸也聞將軍速去走遭天彪又道宋江若來救清真山恐他料我人馬困乏趁冬犯境也未可定歸化三莊與這里有犄角之勢是緊要所在聞將軍此去致意哈公賊兵來時務要彼此策應聞達領命當日帶了伴當

到歸化莊去了。天彪又叫傅玉提兵在城外安營。防梁山賊兵。次日曾太守開筵。與天彪洗塵。盡歡而散。沒多幾月。哈蘭生遣兄弟哈芸生解三十萬銀子。向開遠到來。天彪見芸生也是一表好人物。大喜。厚禮欵待。將銀子收下。寫了回信。并實收文憑。送芸生去訖。這里曾太守去各富戶處勸捐。那些富戶却也好義。也捐湊到十餘萬之數。太守都造了花冊。報上都省。不到月餘。朝廷明降下來。雲天彪辦事有功。晉封加三級。加都統制銜。傅玉從優紀功。歐陽

請通實授提轄雲龍授武翼郎風會實授武翼郎今陞授振威校尉。哈蘭生助餉有功。急公好義。陞遊擊將軍。遇缺即用。一應官兵有功及陣亡者。皆分別犒賞䘏卹。青州助餉富戶。分別大小之數。從優獎勵。天彪見雲龍亦叙功在內。便喚過雲龍吩咐道。你看衆將官都吃盡辛苦。你不過略動動。便同他們一樣。須要自識慚愧。休得辜負天恩。雲龍叩頭拜謝。天彪探得梁山兵馬都回方欲收回傳玉大年春氣和暖。同曾太守協力同心。將所助帑餉修築城池。添

補軍裝器械馬匹。有那梁山奪來的。也都一一編號收用。凡有軍陣死傷之家。天彪皆親自去弔喪問病。軍民無不感泣。天彪又發信與陳希真劉廣道。既要報効朝廷。建功贖罪。也須趁早了。陳希真覆信道。老种經畧相公遠征。佞臣在朝。恐不見容。待种經畧奏凱後。未爲晚也。天彪見希真信中之言。知是實話。也不再催。不數日。大王李成已奉調到來。天彪大喜。優禮接待。李成又薦他的朋友胡瓊。亦是關西好漢。天彪也收了。同讓在衙署內。自此以後。青州馬陘

甲兵富强，馬皆長膘，人皆可用，真個是金城湯地，一方雄鎮。且按下慢表。再說那日吳用見秦明、索超進兵洲里，放心得便同董平隨後接應。果然索超失陷，秦明敗回。當時接應了回清真山，遣人探聽，回報索超并一千軍馬皆死在長城嶺下。吳用頓足叫苦道：「衆位兄弟不信吳某之言，必中奸計。今又喪一員大將，怎對得公明哥哥？」衆頭領無不傷感。遂到長城嶺尋着索超的沒頭屍身，用棺木收斂了，取回清真山。不日宋江領大隊兵馬都到。宋江在半路

便得索超死的信大怒催兵急進到了浩貢山先哭奠了索超一番秦明送回山去養病便與吳學究商議打青州報仇之計吳用道天彪這厮多智乘他新勝之後軍馬未曾將息轉戰等就將這五萬生力軍速去攻打若待來春他修治城郭養成氣力就難動手了宋江道軍師所言甚是當傳令次日興兵也是天不佑他連朝的大雪衝樹滾滾下個不了點水成凍兵馬起身不得宋江見這般大雪不止心中十分焦躁馬元連日整頓酒筵與宋江解悶那

日正當飲酒之際宋江說到那不能得志的話長吁短歎。流淚不止衆頭領再三勸解。忽報大寨有公文到。宋江喚入問時。果然是報稱五虎上將冠勝病亡。宋江得了這信大叫一聲。跌倒在地。衆好漢連忙扶救。半晌方醒。放聲大哭道。天喪我也。磕頭撞腦。痛哭不已。衆頭領無不悲傷。宋江因痛哭冠勝。又加連日憂悶。遂臥病上牀。更兼大雪初晴。天氣十分嚴冷。人馬凍死無數。吳用只得同馬元商量。到宋江榻前問候畢。請令道。哥哥貴體如此。人馬又多凍

壞耗費許多錢糧。恐軍心怨嗟。想是天彪那廝氣數未該絕。不如且回大寨。再作計較。哥哥尊意如何。宋江歎口氣點頭應了。吳用便代宋江傳令班師。將一乘煖轎四平八穩的擡了宋江。馬元等送了宋江起身。仍復回山寨把守。吳用同眾頭領護着宋江。竟回梁山。一路秋毫無犯。不日到了梁山。眾頭領迎接入寨。都來問安。太公聞得宋江病重。扶杖出迎。早已約下地靈星神醫安道全。待宋江一到便同來看視。宋江見了關勝的靈位。愈加悲慟。眾人再三勸

慰安道全按症用藥調理醫治。次年正月纔得復元。那日正是上元燈節。梁山上衆頭領。張燈設筵。請宋江到忠義堂上。一者起病。二者慶賞元宵。飲酒中間。宋江擎杯流淚道。我等聚義山東。替天行道。不料陳希真這賊道。糾擕猿臂寨。奪了我的青雲山。秋雷等弟兄。俱遭其害。去歲救清真山。又連傷人將。此讎不報。夜不安席。今我便要興師。還是先攻雲天彪好。先攻陳希真好。吳用道。小可已算定了。陳希真新佔兩山。兵力未足。近聞那厮假行仁義。不肯借糧

據守空山例不為錢糧之計此是危亡之道也昨日探事人來說那廝乘春暖在張家道口起造磚城晝夜併工若待他磚城已成攻取便難可火速進兵大隊並進希真雖知兵法我等兵多將廣與他野戰必能取勝若吞滅了他不但得其錢糧地利抑且收取沂州莒州等處易如反掌沂州莒州收取之後山東一帶盡歸掌握便是趙頭兒御駕親征尚不足懼何況雲天彪至於此刻雲天彪在馬陘鎮深得軍心已養成氣力不比去冬那青州知府無能紹綱之

恭儉愛民文武一心無隙可乘若就去攻他希真竊發我先有內顧之憂戰必不利哥哥且再發信與蔡京教他設法在太子前離間雲天彪待搖鬆了他的根破他便易下手如今且先取猿臂寨此司馬錯勸秦王棄周攻蜀之計也言未畢只見狄雲出席哭拜道哥子狄雷為希真所殺怨氣難消望哥哥先報青雲山之仇原來狄雲箭傷狠將息已好故此時在坐宋江道軍師之言正合吾意狄雲兄弟休煩惱我先滅陳希真與你哥子報仇便了狄雲拜謝了

當晚席散。次日忠義堂上鳴鐘擂鼓。衆英雄齊集聽令。宋江正議那起兵之事。忽山下朱貴差人報上來道。有一位官人是新任秀州府知府。路過山下。要拜見宋公明頭領。且言有機密事相告。現在酒店候着。衆人都驚訝。那嘍囉呈上名帖。上寫着道愚弟侯發頓首拜。宋江道。素昧平生。既是位知府。且教請上來。來人去了。不多時。那知府帶了幾個從人到來。宋江領衆人下廳迎接。只見那知府頭戴烏紗。身穿大紅員領。腰繫玉帶。脚踏皂靴。滿臉油汁與衆

好漢謙讓着上聽來知府便開言問道那位是天魁星君忠義大王宋江頭領宋江道不敢小可便是知府便先下拜道聞名不如見面見面勝於聞名今日得瞻虎威三生有幸宋江忙答拜了眾位好漢俱依次相見宋江讓知府客位坐地這邊宋江爲首一字兒依次序坐下那知府通問了姓名道久聞貴寨英才濟濟還有幾位何在宋江答道眾弟兄各有職守只這數人聚在裏寨知府稱讚不已道皆濟世良才朝廷柱石也宋江道太尊貴鄉何處榮任幾

載今日貴足躡下賤地。得近山斗。未識有何見諭。知府道。下官姓侯名發。現授萊州府知府。因路過寶山。一來渴仰山寨大忠大義。禮當晉謁。二來有一喜信報於頭領。知道宋江道。小可同衆弟兄俱在此避罪。怎當得忠義二字。不知有何喜信到得宋江身邊。侯發道。頭領有所不知。下官有一胞兄名喚侯蒙。官任監察御史。素日欽慕頭領。只是無路通款。去年十二月初一日早朝。因浙江妖人方臘造反。賊勢猖獗。官兵屢敗。邊報十分緊急。官家歎無將材可

進爾時家兄侯蒙素知頭領忠義不忘朝廷日日指望招安當即面奏天子保稱頭領有蓋世之才必能剿滅方臘求降一道招安旨意啓請頭領建功報効天子起先不允家兄叩頭出血願將全家性命保舉頭領蔡太師亦出力奏請官家方纔准了現在勅家兄侯蒙為東平府知府賫招安明詔前來寳山此刻已渡黃河不日可到因下官先行家兄有一信先着下官寄上請頭領們數日內切勿與兵攻打城池惹天子見怒說罷袖中取出侯蒙的書信深

深的唱個喏雙手遞與宋江宋江聽了這篇言語心中大驚接了書信滿臉堆下笑來對衆人道好了我等弟兄這遭身見天日了衆人大喜當將書信拆讀讀罷滿眼流下淚來禁不住失聲痛哭道宋江與令兄並無半面之識不意他這般錯愛我正不知宋江那世修下的粉骨碎身報他不得忙吩咐李雲將山前斷金亭改作迎恩亭搭起蘆廠懸掛燈綵預備接讀綸音一面叫辦酒筵款待知府侯發道下官赴任限期緊促不敢久留就此告辭宋江與衆

頭領。那里肯放。再三款住。當日殺牛宰馬。大開筵席。宋江又催李雲趕緊辦迎恩亭。李雲道。小弟已催督夫役。三日內即可完備。宋江道。以速爲妙。侯發道。家兄方渡黃河。計此尚有數日。頭領須緩些二不妨。宋江道。大哥亦知宋江的心。我等皆是造下彌天大罪。今兄長提救天子法外施仁。我恨不得今日便見天顏。那里還再耐得。侯發讚歎不已。宋江問道。不知朝廷可招安陳希眞否。侯發道。不瞞頭領說。招安貴寨。家兄乃自費盡心血。又虧煞蔡太師的大氣

办力有官家准奏賞錄家兄欽編大寨忠義分上至於那陳希眞看何好處誰耐煩與他出力宋江聽了六八稱謝不盡當晚酒後發在客房安歇宋江使人請吳軍師到自己房裏屏退左右商議招安之事直議論到三更後忽傳呂方郭盛二位頭領進房內說話次日宋江遂當廳吩咐呂郭二位頭領帶領五十名心腹伴當買了下程一路迎上泰安拔兵使休要怠慢呂郭二人領命那行共禮物早已備好火速帶了心腹伴當下山去下俟發兩三什[illegible]

不住。只得設筵餞行。宴罷。宋江送出一大盤金銀。權當路費。侯發那里肯受。再三遜謝。方纔收了。帶了原來的侯從。辭別下山。宋江直送過金沙灘。又把了上馬杯。戀戀難捨。又灑了許多別淚。方纔分手。回得山寨。東京范天喜的脚信亦到。信內稱說。官家已准招安。全虧侯蒙之力。又虧太師極力周旋。方回得官家之意。太師又叅奏雲天彪辜恩溺職。請旨降革。那知种師道先在官家前密保此人。天子竟聽老种之言。不准太師所奏。後又接到賀太平的本

章表奏雲天彪的軍功。天子召入太師。大加申斥。幾欲治太師參奏不實之罪。幸王黼等求。兄今官家反將雲天彪晉封三級。加都統制銜等語。宋江見了。愈加憂悶。知那招安之信果是實了。差人去通知各處頭領。來忠義堂上赴慶賀筵席。却說李逵巡哨方回。聞知宋江要受招安。便來見宋江。大嚷大叫道。做強盜不快活。鳥耐煩去受招安。又去受那奸臣的氣。就要受招安。當初何必做強盜。宋江喝道。你這黑廝省得甚麼事來胡說。李逵道。倒是我不自得。

你早也說要受招安。晚也說要受招安。我只道你嘴裏這般說罷了。那知你認真要做出來。在江州時。你何不早說了。也免得我直跟隨你到這里。辛辛苦苦弄得個場面。又要改頭換尾。只管說彌天大罪。既做下彌天大罪。須知沒處改換。不要惱我性發。直趕到黃河渡口。一板斧砍翻那鳥侯蒙。把那個詔書扯得粉碎。看你們去受招安罷。只那鳥知府僥倖不撞着我。不然也一鳥斧結果了他。氣得個宋江說不出話來。半響道。你看你看這黑賊。好道瘋了。

不要道我認眞不來斬你李逵道斬只管斬我說總要說吳用道你這厮太不識起倒浙江方臘猖獗朝廷正要用人你若去殺得人多做個大官只在眼前你球不要李逵道我在梁山泊怕沒處殺人要去替趙頭兒出力趙頭兒敢是你的親爺吳用對宋江道這厮眞不通時務嘴裏說得出防他眞做出來且關鎖在一間房裏待受了詔再放他出來遂教衆頭領把李逵推了出去宋江道我不念這厮舊日之情眞斬了他宋江便和衆好漢在鷹臺上撫綏

衆好漢俱開懷暢飲。衆人道：怎的公明哥哥酒量反不如往日。宋江笑道：便是一來病後，二來頂個歡喜，得酒撒懶，不下去了。衆好漢飲至半夜方散。次日宋江道：侯知府教我不要興兵，我想征伐猿臂寨，須不比攻打國家城池，興兵何妨。公孫勝道：哥哥之言甚是。貧道想兵有先聲後實者，今我人振軍威，佈宣朝廷恩命，勸希真歸降。希真若懼而來降，則廿後在我掌握；若不從命，吾奉詔之後，振順討逆，必能滅他。吳用、宋江齊說此計大妙。宋江道：須差一能

言舌辯之士前去誰當此任吳用道何用人去但須一封書足矣便教聖手書生蕭讓吩咐了主意那蕭讓頃刻寫起將草稿呈與宋江吳用觀看那書信道梁山泊上替天行道天魁星義士宋江拜書於猿臂寨陳道子閣下忠義者人生之大節朝廷者天下所依歸人無强弱反道者死國無大小背順者亡自然之理無足怪者江久耳盛名知道子為忠義之士屢欲奉教會道子遭高奸之迫江使奉書不得通饑渴終莫能慰不謂道子不以忠義為念棄我

如損逞其才智雄豪一方撫祝氏之餘孽與傲寨孫鼓村向饞食我青雲毀傷我羽翼忿意橫行豈以江爲不偶那力今天下豪傑上應天星不期而會此非江足運也特以忠義之心人所固有一唱百和感應甚捷是以聞替天行道之舉莫不鼓舞歡欣影從雲響而道子獨中風狂走自棄良時恃有烏合蟻附之衆甘爲祝莊曾市之續竊爲得者不取焉且夫梁山之兵力何戰不勝何攻不摧固道子所習聞者兄邇者朝廷明聖赦江既往之罪招安綸綍已

降九天誅討亘不順命江前驅江奉詔虓虓敢不祇遵夫以忠義武怒之師敵王所愾掃蕩區區一猿臂寨車輪螳斧之勢兒童子所知也素欽道子天姿英俊後用先布告誠能明順逆之分奮忠義之氣倒戈束甲共襄天家江若仍修宿怨願指泰山所貫知幾之士不宜遲滯其行也昔田橫得士五百人議論不決而淮陰東下道子固執迷復之內必有噬臍之悔他日江爲殿上臣公作階下囚是豈江之志也哉書不盡言望方右留意省察宋江吳用看了此書道

江要如此寫最好不必更改了當時滕濤封好差一小嘍囉賫到猿臂寨去投遞只見李雲來稟道迎恩亭蘆廠都備齊好了只等恩詔到來宋江大喜連日張筵慶賀吳用道呂郭二位兄弟去迎接天使此時亦好接着爲何不先差人來通報煩戴院長去探聽一回戴宗領命正要下山忽報郭盛已回只見郭盛氣急敗壞奔回山來道哥哥禍事了衆皆大驚忙問有何禍事郭盛道小弟同了呂方哥哥領命而去已迎着天使倒回轉來到得曹州府地界天

使侯太守。不合早在途間喚下一個跑解的武妓。一路同行這日到了館驛。晚間飲酒取樂直到三更時分伏侍的人都倦了。侯太守又叫粉頭在筵前舞劍不料那婆娘舞到分際。手起劍落砍死天使侯太守。將天子的詔書搶去又砍翻太守的伴當數人。呂方哥哥得知。忙領人救護那賊婆娘騎匹快馬。往山僻小路逃走追趕不着呂方哥哥一面叫小弟回報哥哥一面差人報知地方官吏。不料那曹州府知府蓋大錫。反將呂方哥哥下人都捉下了又

來追小弟所以連夜逃回宋江吳用聞知失陷了呂方俱大驚叫苦不迭道這却怎好倒害了呂方兄弟吳用道這武妓不是別人一定是陳希真的女兒陳麗卿這賊道已我們受招安故教女兒來刺殺天使搶去詔書截我們的歸路這廝打沂州時亦是教女兒扮演武妓裏應外合這廝慣用此計一定是了宋江大怒道軍師所料是也這賊道屢次欺我我與他勢不能兩立衆頭領無不咬牙切齒價忿怨只有盧俊義道此時尚未分虛實那封書去陳希

直若陳歸降他女兒總要見面是他敢辨到那里去若那厮不肯歸降便剿滅了他的巢穴活擒了陳麗卿來不愁没對證只是此刻吕方兄弟失陷怎生設法去救他宋江道天子明詔赦我等之罪前來招安我去恭迎詔書不到得有甚干犯此事竟寫信與蓋天錫討人他若不還便起兵先打破曹州府救吕方兄弟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吳用道蓋天錫那厮斷不通情理若寫信去他必要挑剔我想爲兄弟面上也說不得只有寫張訴狀去求告他他若允

先禮後兵直道在我宋江依言便商量了寫起一張呈狀差人往貴州府投遞戴宗起身道小弟願去宋江道此去吉凶不測不如差孩兒們去戴宗道我等同生同死兄弟有難戴宗焉敢愛惜身命宋江依了就著戴宗前往又教取三百兩黃金帶在身邊與使使用戴宗領了呈狀金子並隨身盤川銀兩下山去了却說蓋天錫自做鄆城縣知縣以來大有政聲晋太平保舉他坐陞晋州推官那制置使劉彬雖姑息貪財好利却因蔡京感激蓋天錫還

他通梁山的書信一節倒囑託劉彬照應天錫所以天錫作推官劉彬並不作難半文錢都不取不然天錫是一個酒貧縣官如何到得這一步天錫自陞推官以後愈加殷礦那日得知朝廷招安梁山宋江差呂方帶五六十人上迎天使一路來俱與報官府天錫聞知這信來見曹州知府道宋江有桀驁之才與新莽黃巢勢遜不肯居人之下今受招安必非誠意又遣賊目迎接便狼子野心恐有意外之變太尊宜多派公人弁兵防護那知府正是張[illegible]

的後任進士出身。年紀老邁。素性懦弱。更兼讀書太透徹了。左思右想。遲疑不決。不能聽天錫的話。竟由呂方過去。天錫歎惜不已。卻也湊巧。當夜那知府同夫人好端端的飲酒。不覺一個雞頭暈。中風了。兩眼直視。口不能言。舉家着忙。一陣亂醫。求神拜佛。不到兩日。嗚呼死矣。知府已死。天錫護理知府印務。一面申報都省。正是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天錫一接了印。更不辦理他事。便親自挑選本衙軍健。一切做公的。共選了三百餘人。即刻起程。奔黃河

渡口來護送天使候知府探得呂方已迎着天使同轉了過了東里司將到雲陽驛天錫催儹人役連夜迎上去半路上接着凶報說天使夜晚宿在館驛中遇刺身死刺客係一武妓逃走無獲天錫聽罷歎道早聽吾言何至於此當時火速飭兵役掩捕呂方正欲差人報官不防蓋天錫已到盡被擒捉呂方大叫無罪天錫道你是梁山大盜怎說無罪呂方道我雖是梁山上人現奉天子明詔已赦了我們我來迎接天使不料天使被刺正要來報官為何反

捉我天錫道天使遇害生死不明你同天使在一處不論有罪亦是此案要證爲何不帶你去當時將呂方一干人都鎖了侯蒙的伴當除被殺七人之外其餘亦有受傷的都着將息那不受傷的分幾個同自己的僕從辦理侯蒙的喪事餘外亦一同帶回府城天錫恐呂方等被劫先在館驛屯住移文營汛調官兵一千多名一路防護數日調齊方纔動身天錫回衙先將呂方等一干人都管押在班館內也不上刑具發放各官兵回去喚過侯蒙的僕從問

道呂方怎的迎接你主人你主人怎的喚了一個武妓都吃他害了僕從道小人的主人在定陶地界便遇着呂方來迎接獻上金珠下程主人十分覷待他教他隨了同行這武妓是將到東里司路上撞着那廝見了主人便求見參拜他說曾服侍過二主人侯發說起二主人的行止他都曉得便要服侍主人主人本不要他亦是呂方說道曾見過這粉頭要得好技藝唱得好曲子恩相一路寂寞何不喚下了也好解悶再三說主人依了帶他到得雲陽驛

當晚主人在館中賞花飲酒到三更天氣。伏侍的人都倦怠了。只得十餘人在旁伺候。主人又教那粉頭舞劍。不料那婆娘舞到分際。竟下毒手害了主人。又殺傷衆人。將正中供的詔書搶去。跨馬竟走。小人等喊叫。呂方睡夢中驚醒。急領人追趕。已是不及。便教小人等報知相公。他正要回梁山報知宋江。不道相公已是追到捉住了他。天錫道。那武妓怎樣一個人。[illegible]甚麼。從人道。那粉頭自稱姓陳。是一個美貌女子。身軀長大。是一雙大脚。騎一匹黃騮馬。多

有人猜疑那女子是猿臂寨陳希真的女兒陳麗卿。到底不知是他否。天錫聽罷低頭一想。冷笑數聲。吩咐預備下處安息了。家僕從也不去審問呂方。次日一早叫備馬帶了數十騎出城外。把那府城週圍看了一轉。又把池濠也看了。只是沉吟不語。回到衙署。左右問道。相公何不差眼明手快的公人。捕捉那武妓。這是要緊人犯。天錫道。你們不省得。那武妓無處投。當日天錫只是負着手在廳上走來走去的思維。左右又問道。相公平日斷案如太陽照雪

怎麼今日如此遲疑天錫道我看此案洞若觀火只是有一件事實是委決不下張鶚太守又去了更無一人商量得此刻是何時刻了左右道辰刻後了天錫道天色尚早吩附備馬我要到東里司去尋那捕盜巡政張相公說話左右道張巡政相公夜來便來稟見號房道天已昏黑相公又有公事教他今日來見未曾通報天錫罵道不省事的奴才他來稟見爲甚阻擋既在客館快去請來左右不敢怠慢忙傳雲板教請張相公入見不多時張巡政請到

列位看官。你道這張巡政是何等樣人。姓張雙名鳴珂。本貫河南開封府人氏。乃是名門舊族。他的嫡親胞叔就是北宋朝烈烈轟轟一位忠臣義士。精忠大節。炳若日星的張叔夜。那天錫未成進士之時。曾在叔夜家就過西席賓主。最爲莫逆。當日鳴珂請到天錫。降階迎接。鳴珂上前參謁天錫。忙捧住道。仁兄是我舊東人。只須私禮相見。何庸如此。當時分賓主坐下。天錫正說起這件案。忽外面傳報道。梁山泊宋江差人遞呈狀。天錫吩咐將來人帶定。取呈

眾來看須臾左右將呈狀取進來天錫鳴珂同看那狀子道宋江避難水滸罪應萬死昨奉天子明詔赦罪招安宋江等正如撥開雲霧重見天日感激無際誓願竭力捐軀盡忠報國死而後已特遣呂方恭迎天使不期變生意外天使遇害此乃猿臂寨賊人陳希真遣其女麗卿所為彼深恨宋江投誠故行此毒計宋江願率領部眾先滅此賊一來報効朝廷二來辨明是非闔相公將呂方執下治罪此事呂方實不知情伏求釋放感恩無極等語呈詞甚是

卑順看能鳴珂對天錫道他事卑職不知若說武妓是陳麗卿則萬萬不是那陳希真未曾落草在東京時卑職與他厮熟那年征討西夏亦曾與他同事數年卑職常到他家那麗卿從不迴避見過多次那模様畫都畫得出前日天使侯大守從東里同過卑職去迎迓時就見他身邊帶着一個武妓何嘗是陳麗卿天然道別天錫道仁兄所說甚是我也素知陳希真乃智謀之士即使他忌梁山愛招安亦决不肯如此用計留老天欺缺但此武妓究竟是何

處人仁兄料得否鳴珂道卑職胡亂猜去這女子多有是
宋江差來的宋江這猾賊包藏禍心其志不小朝廷首輔
草野渠魁皆不足以滿其願他堂名忠義日日望招安只
是羈縻衆賊之心並非真意那侯蒙想以朝廷恩德招致
他真是夢裏這廝恐記書到山擺捕不來所以行此斷橋
之計郤嫁禍於陳希真以遂其兼併之志太尉可道是否
天錫大笑道仁兄所見正與弟同鳴珂道此事本不難料
宋江亦是要人識破好截斷了招安一路不然這等藏頭

露尾之計亦最粗淺吳用那廝亦深有機謀豈非故意如此天錫點頭道仁兄真高見只是有一件事委決不下天使在我境內遇害責任非輕那武妓無處搶捉雖捉得呂方那廝恃無對証必然抵死不招教審亦是無益宋江來救呂方必動干戈賊勢浩大我看此地城郭不固池濠不深斷難保守城中武將只得都監梁橫可用他一人也不濟事若不嚴治呂方天使遇刺之案無着若嚴究呂方一郡之地難保仁兄却怎地教我良策嗚珂沉吟半響說道

此處有一智謀之士太尊何不問他天錫道其人安在[illegible]珂說出這箇人來有分教奸邪伏罪奢明無限陰謀官斂連陞幹出有為大業畢竟說甚麼人來且聽下回分解

PL
2733
.U27
T3
v.10

UNIVERSITY OF
ILLINOIS LIBRARY
AT URBANA-CHAMPAIGN
ASIAN

PL 2733 .U27 T3 v.10

結水滸全傳卷之二十三

山陰忽來道人俞萬春仲華甫著

第九十三回

張鳴珂薦賢決疑獄

畢應元用計誘羣奸

話說蓋天錫聞得張鳴珂說有智謀之士急忙問是何人鳴珂道便是本府押獄司獄官畢應元此人足智多謀也省得武藝。不在我二人之下。何不請他來商議。天錫愕然

道我竟不知怪道常見此人一貌堂堂儀表非俗我已有
五七分敬他原來果是個豪傑忙喚左右快取我名帖請
押獄畢老爺來須臾畢應元到來當階聲喏施禮天錫忙
答禮請上堂來看坐應元道恩相在上小吏怎敢坐天錫
道正有事請教豈可立談再三相讓應元只得謝了在側
首斜着身子坐下天錫將前情說了一遍應元道詳報都
省的文書去否天錫道天使遇害的初報文書早已發了
捉到呂方一千人的文書還未去應元道如此却好這件

不難那呂方梁山上失了他無所損我等捉了他却有害。小吏愚見放了他去天錫鳴珂都道是何言也這厮是有名劇賊此案的要緊。把鼻如何放得。畢應元道相公容稟。放了無害。只是有個放法。昨日見那呂方伴當內爲首的名喚錢吉是個嘍囉頭兒。小吏見那人色厲膽薄其餘三十五人更是無用之物。相公若依小吏時但用一番犬伏鴿之計。待小吏先去私和那厮們打成一路與他一同私逃。却在東門外埋伏人馬連小吏一齊捉下。却不要上捉

呂方。卻將小吏同那廝們一處監下。小吏自有方法去漏他的眞情實話來。那時相公再提出來簽問。小吏便是老大一個把鼻。那廝們賴到那里去。解上都省。只說就捉得這干人。不必說到呂方。也見得相公能辦事。那邊宋江得知呂方。必不加兵於此地。豈不兩全其美。天錫嗚珂都喝綵道。此計大妙。畢應元道。還有一件事稟知相公。那武妓也有些下落了。那廝實是梁山上賊徒男扮女裝。天錫驚問道。足下何處採訪得。應元道。有一雲陽驛掌內號的驛

使在此。此人複姓鍾離。雙名復環。本是獨龍岡祝家庄人氏。也曾在小吏家做過幾年莊客。夜來是他來報說道。認識來接天使的呂方。是宋江身邊之人。還有同是一般的一個人姓郭。却不見同來。此後看見那武妓。確是那姓郭的。端臉那聲音舉動。毫忽無二。嗚珂道。他却從那里認識。應元道。我也這般問他。他說當年梁山滅了祝家莊。會教他父親儧散糧米。他也在內相帮廝伴了五七日。只這一人在宋江身邊。寸步不離。所以認得廝熟。又說彼時只見

衆人都叫他郭將軍都不知他是何名字不知怎的反是他害了天使小吏見他如此說已留下他在外面伺候相公可喚他來細問天錫聽罷對鳴珂歎道仁兄眞料事如神也又對應元道足下之計甚妙明日我便當廳發落將這干人與你管押了便好就中行事城中引兵埋伏就請都監梁横去只見鳴珂起身道何必去請梁横多的驚人動馬卑職不才願去幹這勾當衆里司數百名弓兵都是卑職心腹不敢走漏消息天錫道仁兄去更好如要體已

公人我這里儘有不必東里司去調罪抑獄之言。我已盡悉。不必再喚鍾離復環進來。事成之後多賞他些金帛使了。當時商議定了已是下午時分張鳴珂畢應元都辭了出去。天錫陞廳教把梁山泊差人帶來那戴宗懷着鬼胎上廳來下面跪了。天錫吩咐道你梁山嘍囉放呂方回去。此事我專不得主日後都省問本府要起人來。教本府如何回。報便將宋江呈尾批判道爾梁山已知招安。只合在山寨恭候綸音無端遣人迎接。殊屬多事今天使遇害兇

人來獲爾所遣之人在塲合與應訊人等同赴都省候朝廷明降不得擅請釋放原呈贓還又教取十兩銀子賞與戴宗道我也久慕宋公明是好男子待他受了招安再與相見你可速去戴宗見知府不肯放還呂方却又如此和顏悅色明知求也無益只得領了回批銀子謝了知府去了天錫又教傳呂方上來吩咐道宋江來求釋放你非我不容情因你是此案要證不爭放了你教本府如何回話我想你等衆好漢雖是接到恩詔朝廷已降恩光你到

了都省不到得治你狂妄之罪。只要辨得明白。洗脫了身。那時或放你回去。或是留你在省。我你都沒干係。便喚押獄畢應元吩咐道。呂方這干人在班館內狹窄。你領去管了。須要小心。我也素愛他們梁山上的好漢義氣。你休得苛虐他們。畢應元領諾。當廳將呂方一千人並監册簿子領了下去。天錫見他們都下去了。暗笑道。此計雖瞞不得吳用。若弄這班男女。却值什麽。遂退了堂。却說畢應元將呂方一千人帶回司獄衙署。點過了名。監在一處。公人領

呂方到那一個所在。呂方看時。雖是幾間小屋。卻也乾乾淨淨。此府衙裏班館強多。當時衆人安放鋪蓋。正端整時。只見一個節級走來說。老爺吩咐請那位呂頭領上去說話。呂方吃驚。只得隨了那節級直到上房。卻應元早已降階迎接。堂上酒筵已是擺好。應元請呂方上堂飲酒。呂方驚道。小人是階下囚犯。怎當恩相如此。應元道。頭領休要過謙。只我小可雖是風塵俗吏。生平卻最愛結交江湖上好漢。況頭領是忠義堂上來的。正有肺腑之談奉告。怎敢

不敬。便喚左右取酒來先立敬頭領三大觥杯然後入席呂方只得謝了。飲罷告罪入席坐下。呂方心下狐疑躊躇道他這些光景莫非是知府教他來探我什麼口風須留心應對。他只見畢應元殷勤相勸呂方恐酒後失言只推量窄。不肯多飲。應元回顧那親隨道呂頭領的伴當們款待酒食。你去照看。休教府衙裏人曉得。親隨應了出去。呂方又起身謝了。應元議論些江湖上許多勾當。北較些綠林法門。呂方隨口應對。都處處留心聽着。應元又問宋公

明究竟怎樣忠義久慕他是奢遮好男子只是不能得見
呂方遂將宋江如何尊賢重士如何仗義疎財濟困扶危
如今只是替天行道只等受了招安報効朝廷衆弟兄如
何英雄了得上下一心同患同難說了許多好處應元聽
一句點頭一句聽罷只是搖頭歎氣呂方道相公何故感
歎應元道我歎我沒緣法不能到他那里如能到得便死
也甘心呂方道相公差矣小人等是出於無奈相公是朝
廷命官又遇這等好上司何犯着學我們應元道頭領還

道盞知府是個好人哩。呂方道。盞知府這般仁厚怎般不好。小人被提時。只道不知怎樣動刑那望到如此恩待他捉住我們、也是有司責任不得不然。也難怪他。應元看看左右叫都迴避了、便走近呂方耳邊低聲道。你死在眼前了爲何還不省悟。呂方頂門上澆了一杓冷水。忙立起身問道此話怎說。應元道。你不要着慌。我細告訴你。盞天錫那廝他待你如此。不是好意。他與陳希眞最好聞知陳麗卿刺殺天使他却都要推在你們身上、捉到頭領時便要

嚴刑拷逼反要在朱公明這邊追武妓的下落是小可恐頭領受屈使個見識稟道這些賊骨頭抵死不認拷殺也是無益不加不去審他只把口供文書做死了一齊報解都省劉彬賀太平那里捺用些錢只照初供辦理顯得大守能辦事呂方這些人且用好飲食調養他不要餓得難看蔡天錫都依了我頭領小可這計爲要救你一時之急希圖稍緩幾日再設法救你不想又是那一個短命鬼在知府前獻勤他說既是口供都做死了就將呂方一干人

本地先處了斬又恐上司訊駁叫我假和你通同瞞你們些機密事來做把鼻只待我去報了不過明後日就要將頭領主僕下手都省上已差人去彌縫了那厮只顧自已沒干係又要回護陳希眞行這沒天理的事却不知小可倒眞心要投大寨奇逢偶湊特將眞情說與你呂方聽罷急得手足無措見畢應元這般說再不料是假便雙膝跪下道救小人一命則個公明哥哥遣小人來迎天使皆無他意不料遭此奇禍只求相公救命應元道我也無法除

是三十六計走為上計我設法放你走了只是怎生走得
正商議間只見親隨報道有一位官人來拜見老爺他不
肯說姓名說老爺一見自認得應元道既如此請客廳上
坐我便來也應元便換了衣服到客廳上來見了那人心
中早已明白那人看着應元便拜應元答禮道有何見教
那人道可借一裏面說話應元道有話此處說不妨遂分賓
主坐下那人道押獄休要吃驚在下便是梁山上天速星
神行太保戴宗的便是今奉送公明哥哥將令差遣前來

打聽呂方的消息誰知知府不明反將他拏下監在押獄這里一命懸絲盡在足下之手在下不避生死特來告知若蒙救得呂方性命不忘大德倘有山高水低兵臨城下將至豪邊打破城池不問賢愚一概難活久聞押獄是位義豪傑無物相送三百兩黃金在此倘若要捉戴宗就此便請繩索好漢做事休要躊躇便請一決應元聽罷鼓掌哈哈大笑道我道是甚麼大不了的事值得這般大驚小怪只不過要放呂方算什麼大事你且把三百兩金子去

與我我便還你活活的一個呂方回梁山去。戴宗聽了甚是疑惑。應元攜着戴宗的手道院長且請裏面說話。一面口裏念誦着道江湖上都稱讚忠義宋三郎果然名不虛傳。戴宗隨到裏面。與呂方相見了。說起知府不准呈狀之事。呂方道院長不知此刻知府尚要如此如此害我等的性命。幸虧畢恩公相告。方纔得知。戴宗大驚道似此怎好。應元道事不宜遲。如今戴院長到此。正是天湊其便。方纔呂頭領既說院長神行法神妙。又能帶了人同走。你們二

人何不先走了呂方戴宗同說道好是好只是害了恩公應元道不妨事我也久要投托公明哥哥只恐貴寨不容戴呂二人齊道仁兄說那里話公明哥哥愛賢重士求賢若渴巴不得英雄垂盼現在招賢堂上又聚了多少位好漢只恐仁兄不去只是仁兄如何脫身應元道我有脫身之計便棄了這官二位哥哥先請我的一切細軟都棄掉不要了我有知府捕盜火籤在此二位將了去改作節級打扮路上有人盤問只說奉知府火籤緝盜我這衙門

後土牆外面是一條短巷出巷便是東門大街二位快走只在一二里程外等我我還要設法救出這一干孩兒們一發來戴宗道你怎生救他們應元附耳低言如此如此二人大喜道真是妙計正說間只見一個來稟道知府相公差人來問老爺話應元大驚忙將呂方戴宗藏在側首套間內那人已進來了應元出去見他呂方戴宗隔板壁聽那人和應元好似分賓主坐下從人遞茶上去只聽那人問道呂方那十八叢在何處應元道都在外面一處監

著那人道知府相公吩附之事專等你回話今教我來催你休要怠慢應元答道方纔也盤問了一回漏不出甚麼來我想晚間把來灌醉了只要將他山泊中的女將盤問一個眞名姓來便好做了又聽那人道我也見那口供單上塡的是什麼一丈青只不知一丈青的眞名姓應元道旣如此我便盤他一丈青的姓名年貌便了又聽得那人道押獄何故神色改變聲音都發顫敢是有甚不自在應元道便是我一則爲此事委决不下恐怕誤了本府限期

二則實是身上有些贓恙。那人道。既如此。押獄從容辦理。我去回知府話。也便起身去了。應元送出去。戴宗呂方在房裏聽得。都面面相覷。吐吐舌頭。應元轉身進來。呂戴二人問此人是誰。應元道是盡天錫的心腹人。休去睬他。娘我們走我們的。便將錢吉一千人都叫進來說明了此計。衆人只是磕頭。應元便叫呂方戴宗扮了節級。戴宗把那三百金子都付與應元。道哥哥將了我二人輕身好走。應元收了。便領呂戴二人到後園土牆邊。掇張梯子爬上去。

看時慙愧牆外若不甚高呂戴二人張見巷內却好無人先後跳下去包裹腰刀應元已隔牆擲出去呂戴二人拾來背跨好了出了巷頭也不囘得命的一口氣奔出東門到了一個凉亭子上坐下已是申牌時分二人一面縛了甲馬一面說道眞難得這個畢押獄如此仗義山寨中又得一個好弟兄我們在前面等他他脫得身我們纔放必同囘二人縛好甲馬戴宗作起神行法來騰雲駕霧也似的去了却說應元放了呂戴二人暗地裏差人去報知蓋

知府。便到前面去對。錢古等多人說道。戴呂二位頭領已得命走了。此刻時候不早。我們也就動身。我這里有知府的信牌。將你五十餘人姓名開上。只說奉知府鈞諭解你們到城外良安營管押。我扮做押解官。你們都上了刑具待騙了出城。我已有心腹人在城外僱下五七十頭口騎了。便飛奔梁山去。衆人都大喜。應元將他們都上了鎖鐐。自己全身披掛。提了兵器。備了乾糧盤費。點起三五十傲公的。只見幾個親隨在那里交頭接耳。價議論應元問何

軍親隨稟道。方纔在府前聽說知府相公捉着了那個武妓。原來是個男子假扮。都說那人姓郭。是梁山上的賊。應元偷眼看錢吉等八人。俱各失色。應元道。此刻可審訊不。親隨道。今晚都監相公請本府赴席。想是明日早堂審理。應元道。如此還好。若今日要審來提呂方。豈不壞了我等。快走罷。當時出衙門。上馬。押解錢吉等一干人到城門邊。城上軍官來查問道。畢押獄解這干人那里去。應元道。奉知府相公鈞旨解去。良安營收管。明日起五更解去部省。有

信牌在此。那軍官索取信牌看了便放應元等出城。那時已是黃昏。城門上攢點將要關城應元帶了這干人出得城來對錢吉道。慚愧。却逃出虎穴狼窩也。待過了前面涼亭。人烟稀少與衆位鬆了刑具。騎了頭口好走。衆人都做出了鬼門關誰不歡喜。剛走得一二里路只聽得一片喊聲。路旁撞出一二百人為首那人身騎劣馬。手提大刀。金身披掛。正是張鳴珂。大喝畢應元你領這干人想那里去。應元道我奉知府和公吩咐。解這干人到長安營去。有信

牌在此你怎敢問。我張鳴珂道。胡說。現在你的家奴首告你通同梁山放走。另方又帶這干人私逃。知府教我來捉你。你在此守候多時了。你辦到那里去。應元更不答話。拍馬挺鎗來奔鳴珂。鳴珂揮刀來迎。那一二百人擂鼓納喊。錢吉等一千人只叫得苦。應元與鳴珂戰了多時。鳴珂將應元搠下馬來。喝令綁了。那些應元帶的親隨并做公的。都四方逃散。錢吉等原帶着刑具。都走不動。不費擒捉。便叫點齊火把。一齊解回城來。叫開城門。紛紛的解到府衙。此時

哄動了曹州城都說好端端的一個罪探獄不知怎的透迷心竅。同梁山上賊人私逃。如今吃拿了。眼見難活。不多時。鳴珂將應元并錢吉等解入衙署。蓋知府已坐堂等候衆人紛紛的跪滿廳下。天錫見了罪應元。拍案大罵道。你也有一命之榮。味良至此。何故通賊造反。應元只不做聲。天錫又罵道。是我弄巧成拙。不合委你這廝。你把呂方放走那里去了。究竟是何意見。應元叩頭道。恩相容稟。犯官天錫喝叫掌嘴。左右答應一聲。却不就動手。應元忙改口。

道小人昔日曾受呂方救命之恩今到此際不得不救二時膽大將他放走了望恩相施恩小人甘罪無辭天錫道此等胡說誰來信你便對嗚珂道此輩收在監牢裏終久不穩本府主見即時都綁去市心裏處決了只留那扮武妓的郭賊頭解去都省這厮們不必細審了嗚珂道禀太尊今日是國家景命明日方可動刑天錫道就是明日且去收監當時將畢應元并錢吉一千人都是盤頭枷觀音鈕鬼吹簫馬蝗絆重重疊疊鋃鐺繚鐐結實枷鎖了推入

死囚牢裏章字號獄底都上了匣牀收封好了却故意將應元匣牀同錢吉的厮並着收封放水都單龍門上了大鎖當牢節級牢子們都在外面安歇牢門外四週圍提鈴喝號價守護那錢吉見了此等光景又見應元認眞放走呂方戴宗那里料到是假便歎口氣道我等死是分內却累了抑獄官人應元也歎口氣道莫非是刼數只是我得見公明哥哥一面便死也無怨今如此了結爲看甚來說罷哽咽了一會又問道我們山寨中頭領有幾位姓郭的

如今吃盡天錫提住的是那位怎麽武妓郎是他錢士偉了半響答道押獄官人老實對你說了罷那是我們山上養仁貴郭盛應元故意驚道郭頭領何故刺殺天使錢吉道天使怎說是他刺的應元見他不肯說正要設法再問只聽那邊一個人道錢大哥你也省說些罷御獄官人雖是自已人不爭被外人聽了多惹是非應元道我們眼見上天路遙入地路近可想活到明日此刻哩我與衆位弟兄前生有緣今世一處結果但願來生仍聚一處左右不

想活了。還怕惹甚是非。落得說說解悶。數中大半吃虧。元說得悲哭。錢吉歎道。我們到底不知還有救星否。應元也歎道。不怕衆位見怪。若是呂方不去。公明哥哥念弟兄之情。必來相救。今呂方已去。衆位雖是他心腹。體巳到底差了一層。他豈肯爲我們這三五十人興兵動衆。俗語說得好。愛將如寶。視卒如草。我們性命決是無望。況說明日就要處斬。即使公明哥哥肯來救也趕不及。衆人聽了。大半失聲啼哭。小半長吁短歎。只叫罷了。內中一人道。你們休

要鳥亂錢大哥說個時辰來我來占個六壬看看吉凶
到底有無救星錢吉道正是倒忘了你的課極准。應元道
也不必占課。你們還有一線活路好走。只我是無望了衆
人問有何活路。應元道衆位不知。這蓋天錫與公明哥哥。
有殺兄弟的切齒深仇一心要與俺山寨作對頭只苦不
知山寨虛實衆位既是公明的心腹人何不投誠了。將山
寨中不犯緊要之事。呈明幾件。蓋天錫必歡喜。留下你們
性命。豈不免了殺身之禍。衆位省時。此地張孔目我最和

他相好。知府又聽信他。我便替你們托了他。照應只有我決無生路也。衆人歎道。好怕不好。只苦害了押頭。應元道。何謂押頭。衆人道。官人不知。凡是宋大王的心腹。伴當都要有老小做當的。名喚押頭。倘若下山。走泄山上機密。或投奔了別處。便將押頭盡斬。決不寬貸。應元道。如此。却也是難。只好由命罷。便不多說。看官。但凡人到將死。誰不指望生路。况這干人。雖是宋江心腹。宋江覷待他們好。畢竟都是烏合之衆。那里是孝子順孫。便當眞大忠大義。衆人

被應元幾番言語都有些心活起來。錢吉便道只恐益知府未必真識得我。若真個識得我時。便與他出些力也不枉了。應元道。錢大哥如此一表人材。怕不動得知府。只是山寨中機密事也泄漏不得。錢吉道。如某幾樁事說也無害。衆人見錢吉鬆了口。便你一句我一句。都吐些出來。應元便乘機探問。郭盛與侯蒙有何仇隙。都去殺他。問到這里。那衆人還有些遮掩。應元故意發恨道。叵耐郭盛這直娘賊。害了我等性命。慢了公明哥哥大事。怎肯與這廝干

休要日後堂上我一口咬定了他叫這厮吃個魚鱗細剮。衆人都道官人也錯怪了他這也不干他的事實是宋大王將令教他如此行的。應元道豈有此理我不信。錢吉道。官人你那知道宋大王實是盼望招安只因奸臣滿朝官家蔽塞深恐受了招安仍遭陷害。那時虎落平陽益發吃虧。所以不得已只好將天使害了。希圖再幾三五年。奸臣敗露再受招安不遲。殺天使一事並非我廝騙你。便是山上衆頭領也不得幾人曉得。就是我們這幾人也直到下

了山寨己頭領悄悄知會約今官人若是我們會中人亟
是我們會中鬼話也不妨知府便不殺我們也休要漏泄
應元聽了暗暗點頭又問道既要行此事却何故扮武妓
錢吉道陳希真是我山寨對頭落得推在他身上應元見
題目正合已滿到手心中甚喜又問些閒話聽來已是四
鼓便合眼養神須臾天亮了當牢節級等來開封放水都
畢忽聽一片吆喝道知府相公叫提梁山一干人犯聽審
只見無數提牢手撲進牢來將應元錢吉等八人皆帶出來

進得府衙只見一個人出來傳話道相公鈞旨只帶畢應元一人進去先審其餘都押在儀門外伺候提牢手一聲答應便把畢應元腳不點地價抓了進去儀門邊就關了許久不聽見裏面動靜錢吉等都魂魄不得歸位不知到吉何如看那光景又不像處決沒處討問消息都倒着鬼胎看來太陽曬下牆腳忽聽大堂上雲板響亮鼓聲傳出頭門吹打三通裏面一聲吆堂只見呀的一聲儀門開了裏面喝叫帶進來提牢手將錢吉一干人帶着進去只見

儀門內兩旁邊檐樹陰下排列着雄糾糾做公的上面站的都是軍牢皂隸虞候差撥個個如狼似虎又只見廳下堦前擺着肐膊粗細的夾棒紫檀撥指挺棍腦箍好漢架美人樁獨傷朝天夜叉望海種種狠毒刑具又預備下薑汁酒醋新汲冷水樂材童便一切噴喚昏暈等物看得令人魂銷膽碎只見正廳上三副公案分明是森羅殿上閻羅天子當中那公案上明晃晃爛銀的籤筒筆架旁邊架起敕印一色都是大紅披圍旁側兩副公案一樣體面正

中虎皮椅上坐的。自然是盖天錫。左邊的便是巡政張鳴珂。只有右邊坐的那一位更非别人。便是昨夜一處監禁的那個畢應元。已是冠戴的威威武武坐着。衆人齊吽聲苦。不知高低。方纔得着了畢押獄的道兒。年子將衆賊推在廳下跪了。只見畢應元竪起雙眉喝道。兀那賊子們聽者。你們夜來那番話我都一是一二是二的稟了相公。不管揑誣你們半句。從實順了供罷。你們鬼也鬼吃了老爺的灑山水若牙硼半個含糊字兒你們看那堦下的傢伙

便教你們每件嘗嘗滋味我却不來奉陪了衆人都目瞪口呆做聲不得張鳴珂喝道還不快供務要等刑法上身麽左右准備着堦下兩邊爪牙轟雷也似的一聲答應錢吉等見不是頭情知賴不去只得都從頭到底供招了痛哭哀求道實不干小人們之事相公可憐只說別處得這真情休題小人供招免得老小受害鳴珂將供單呈與天錫看了天錫吩咐仍帶去監禁不說錢吉等都懊悔不迭到了監裏彼此互相埋怨且說天錫審了這案便起身向

畢應元打了一恭道此等重案竟不煩一鞭一笞便得水落石出絲毫無遁皆畢兄之功也應元拜道小吏皆仗恩相威福天錫道只是無故累了畢兄受此一通腌臢本府實不過意應元道爲國家公事上如何論得天錫道雖如此說禮不可缺本府已備下了便教將出來左右忙擡上花紅表禮天錫當廳與應元簪花掛紅親自敬酒三杯吩咐將自己全副執事與馬送畢押獄回衙又教兩班優人送去押獄衙內演戲解穢又將酒食銀兩等物賞了應元

嗚珂手下之人及一切公人。應元嗚珂謝了退出。天錫然後退堂。這里開鑼喝道。鼓樂喧天。將畢應元從府堂上送歸衙署。曹州合城軍民人等方知是盞知府用計。都喝采讚揚不已。次日天錫復請嗚珂入署商量道。此案卷宗我已教押司們連夜叠成。你看可着何人解往都省。嗚珂道。此案事情重大。況且難保這厮們不翻供。賀檢討是明白人。不用說了。只是劉彬非賄賂不行。卑職愚見須得太尊親去。一者可以將細情面稟賀檢討。二者劉彬賄賂不足

也好求他商議天錫道仁兄之言甚是然我想蓋應元亦須同去鳴珂道卑職近聞亦有調動之信想不久亦到都省與太尊相見天錫大喜遂吩咐打造檻車挑選公人整頓行裝帶即上省委督糧通判代行公務擇日起行鳴珂稟辭仍回東里司去到了這日蓋應元已准備好伺候太守同行兵馬都監梁橫來送天錫屬咐道我不在此一切事務將軍格外小心梁橫道此乃小將分內事太守請無過慮天錫辭了梁橫即便起身只見天錫頭裏洋藍扎巾

身披砌銀軟皮鎧左邊跨一口浙鐵鑿拔劍。右邊懸一根二十七節八楞銅鞭。穿一雙捲雲戰靴坐一匹白額黃驃馬伴當們掮看那日薄刃厚背通天雁翎七寶刀端的人材出衆相貌非凡。畢應元將錢吉一千人都下了檻車。一齊起解。衆百姓見天錫解這一千人赴省去。無不歡喜。只因這一去。行分教賢父母從此高遷。一方失怙俗官員前來接任百姓生災不知蓋天錫此去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結水滸全傳卷之二十四

山陰 忽來道人俞萬春仲華甫手著

第九十四回

司天臺蔡太師失寵
魏河渡宋公明折兵

卻說天錫應元押解了錢吉二千人赴省一路無話不日到了濟南府進得城來頭站伴當引入公館歇下提刑檢討賀太平早接到文書已委員弁來查點人犯收入監禁

一切公項使費俱是畢應元去說合那應元才不能辭又善說詞此次解犯費項却不吃虧當日天錫換了公服到檢討司前稟叅恰好衙中發晚鼓時候賀太平尚未退堂當時放叅天錫隨着那承局叅見了遞上由册摺子賀太平看了打鼓退堂隨教天錫內衙相見賜坐問道此案人犯儘可委員弁解送太守何必親來天錫便將恐羣盜翻供劉安撫處須得打點之事說了賀太平道此說也是但不知太守帶了多少打點銀兩天錫道五百兩銀賀太平

道濟得甚事這劉安撫是個極要錢的人一切房實關自過堂公款碌是紙筆都休算上只是通內堂極苦也須得一千兩銀子兒底包到裏裏外外總須二千餘兩方只看得過天錫道似這般倖地好貨太平道我也拈扯得緊不能全行替你成全你再去商量得五百兩來我進貢與你輳一千兩帮助你天錫拜謝道得恩相如此成全致府方放下心當下天錫辭了賀太平回到公寓與兒應元商量倖地再得五百兩應元道前日致職原說這點銀子不彀

此刻若同曹州往返多日不如想個樹上開花的法子安撫衙內當案王孔目卑職與他厮熟太尊只須立紙文書與他待結案時交付豈不省一番急迫天錫依言應允便去見了王孔目說明王孔目也依了上下都打點明白那安撫使劉彬方纔排衙放參天錫帶了由冊摺子并檢討使的公文稟見那劉彬升廳驗了案由問了備細天錫一一稟了劉彬教天錫且退帶錢吉一干人上來審訊錢吉等都供認了劉彬將錢吉等收禁遂與那幾個幕賓商議

具奏奏稱大略云宋江不受招安陽遣錢吉等迎接詔書陰遣賊目爲扮武姣刺殺天使侯蒙搶去詔書錢吉等懼罪自首供出爲扮武姣之賊目郭盛在逃無獲臣伏查錢吉等雖屬賊黨訊據不知情由且見天使被害具罪自首應姑免死罪刺配沙門島查取職名侯蒙遇害在前護理曹州府知府之推官蓋天錫任事在後應免其失察之咎前任知府某雖有失察已死無庸議其賊目郭盛訊據已逃回梁山泊應俟就擒之日歸案訊結是否允洽伏乞睿

斷等語諸事便請賀檢討一同會銜具奏賀太平道此案
事關大盜逆命鎮撫將軍張繼亦須知會他劉彬道檢討
說得是就命備文移知張繼那張繼是勳戚之後世襲侯
爵鎮守山東全省地方雖是督領重兵爲一方閫帥却是
爲人懦弱無能一切軍務大事全仗夫人賈氏替他決斷
閒話慢表當日劉彬依賀太平之言移文張繼去訖忽報
新任曹州府知府從東京到來稟見劉彬見了手本大喜
你道這新任曹州府知府是誰却是高太尉的兒子高衙

內原來高衙內自從被陳麗卿割去耳鼻之後高俅就奏
稱是被捕陳希眞父女傷害官家准記其功且賜醫藥所以他
不以爲辱反以爲榮得他老子之力銓選曹州知府那劉
彬本是高俅提拔之人今見高衙內也不去承他當時叅
見能卽請入內堂私禮相見宴會贈送自不必說劉彬就
教蓋天錫將曹州府印信交代高衙內擢天錫卽應元在
都省公幹高衙內接了印信辭了各上司帶了僕從得意
揚揚到曹州赴任去了早有細作報與梁山那林冲在撲

州一聞此信便有攻打曹州之心看官且莫性急按下慢表山說當日戴宗呂方兩個離了曹州府行了二百多里方纔天晚二人卸去甲馬尋客店歇了就住在店內等了三日不見畢應元一干人到來二人疑惑戴宗道呂兄弟且在此等待我迎上去看來當日戴宗拴了甲馬作起法來仍轉曹州正撞着蔡知府畢押獄解錢吉一干人動身戴宗大驚飛忙回到下處說與呂方呂方也吃一驚二人急回梁山報知宋江宋江見呂方已回大喜遂罷攻打曹

州之事戴宗稟說前因吳用便道此是番犬伏窩之計錢
吉等如何省得必然被害他既放回呂方必然說奏朝廷
反說我們不是可煩戴院長速去東京探聽消息宋江道
說得是戴宗領命當日扎扮下山去了宋江見呂郭二人
都回山寨並無損傷稍為放心遂飭練軍馬觀看動靜且
說戴宗直到東京逕投范天喜家具道來意天喜道怎的
山泊裏壞了天使把這招安弄決裂了戴宗道你怎麼顛
倒說是山泊裏壞了天使這都是陳希真那賊道遣女兒

來刺殺天使阻我梁山招安之路。現有公明哥哥與太師的書信在此天宣道你休題太師。目下官家盛怒已將太師貶去三級。現爲工部侍郎了。戴宗驚道此却何爲天宣道說也可恨那日官家御司天臺占望雲氣忽見太陽中心有一顆黑子。有棋子大小當問左右近臣彼時道士郭天信在旁侍陪聖駕。那厮深曉天文當時奏道日中有黑子是大臣蒙蔽君王之象。恐宰輔侵權望官家留意天子聽信此言深疑在太師身上。恩禮漸漸衰薄昨接到山東

安撫司奏章稱說錢吉等供認刺殺天使係蒙之武妓乃
是我山寨中郭盛頭領天子覽奏大怒當喚入太師大加
申斥那陳瓘宋昭等一班兒從旁和鬨若不虧兵部王吉
太尉力救定將太師發配州軍編管如今已降了侍郎這
不打緊如今官家又懸一口上方劍在至德殿上台行竟
再有敗奏招安梁山泊者立斬不赦此刻只等神師道征
遼奏凱便岸大將征討梁山聖意已定天怒難回誰敢多
說戴宗聽了大驚道似這般說怎好現在公明哥哥有信

多多拜上太師求他鼎力周全兄長可怎生引我去面見
太師。天喜道太師此刻已是不在其位兄近已憂愁成病
未便引你去相見這信我與你呈遞上去當晚天喜留戴
宗歇在家裏將書信傳遞入去次早太師喚天喜入後堂
多時天喜回家將了蔡京的回書與戴宗說道太師吩咐
多多致意宋頭領千乞看覷我的女兒女婿此刻雖失天
寵童貫與我心腹至交我的事便是他的事我重託他好
歹在聖上前周全貴寨衆位頭領放心爲要又有許多金

帛賞賜戴宗戴宗收了不敢怠慢當時別了天壹拽起大步作法回梁山泊去了一見宋江備說一切呈上蔡京回書衆頭領聽了俱各大驚宋江聽了朝廷不准招安蔡京却失了龍又壹又憂對吳用道可恨陳希眞害了天使劉彬這廝奸賊竟播弄在我身上極是寃屈雖明不如興師去打猿臂寨擒得陳希眞父女來不愁沒分辨處吳用道兄長之言極是小可所以說過不乘此刻攻打陳希眞待他養成氣力急切難圖近日狄雲兄弟又病故了此仇也

嵩報正說話間忽報差到猿臂寨去的下書人回來有陳希眞回信帶轉宋江喚入問道那陳希眞如何下書人稟道那陳希眞一見了大王爺的書信十分欽敬留小人客館安歇這留三日酒筵相待小人恐悞日期苦辭要行陳希眞方付了這封回書又與了小人好多金銀宋江吳用心中疑惑且看那信面封皮上寫得甚是謙卑却也歡喜當時拆信與衆頭領同目觀看只見上面寫道總督猿臂寨新挪三營都頭領陳希眞謹覆書呈梁山泊主宋公

呐閣下嘗聞古人有言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萬歲更
相送賢聖莫能度撫易盡之光陰而不於其間作消遣法
者愚人也夫貞有生之後虎豹其姿豺狼其性目盡圖書
心通𢒈物孕生當盛時光天化日之下爲無可爲遂移情
方外從事於導引辟穀與夫朝菌蟪蛄度長絜大不過一
消遣法也既而見忤於當道遂潛伏爪牙苟全性命不意
公明方快也於沂州之野蚩蚩霧積飛鷙霆不測也軸震蕩
百川亂流鯨鯢無安巢淵無恬鱗律希貞失其棲遲於是嘯

聚猿啼為遁逃猵獭膽肝殺越行所無事希貞初不知綠林為終南捷徑而逆天害道公然行之者亦不過為消道法也希貞既有猿臂而公明之青雲山當我咽喉希貞現取形勢欲戎馬出入之利是以襲而取之臥榻之下原非人酣睡地不足問也卓哉公明所謂忠論義天下英雄莫不頫首又嘗諧不遐棄雖不肖如季岳者尚不憚以此一字

詩詩惠忠許此固希貞所未嘗夢聞者也雖然往訓有言背所未日忠行而宜之曰義又曰管以欺主公而不足

以欺豚魚忠義足以感天地泣鬼神而不足以動盜賊之心何則盜賊忠義之不相蒙猶冰炭之不相入也希眞與公明同為跋扈飛揚千載定論莫不共見為劇賊渠魁亦何所用其深諱以賊取賊不得為竊以盜取盜不得為討青雲不非公明所固有希眞取之不為貪而公明不怨不為厚也天子未嘗以征伐命公明而公明私自發難於猿臂不為順而希眞悉力拒戰不為逆也方今宋室無東周之衰而公明欲以匹夫行威文莊穆之事希眞竊疑之夫

天下莫恥於惡其名而好其實又莫恥於無其實而竊其名公明忠義之名滿天下而不察殺人亡命有司所宜問無故而欲效法黃巢血染潯陽世人所宜駭乃飲怨唧嘗報復盡情行而宜之之說安在嘯聚而後官兵則抗殺官兵王師則拒敵王師華州青州東平東昌皆天子外郡橫遭焚掠黃鉞白旄賞功戮罪皆朝廷王章俱爲僭用不背所串之說又安在如是而猶自稱爲忠義希眞雖愚斷不能受公明教也且夫希眞所爲非不大類公明然逆料天

下後世。必薄青希真而厚延公明者何哉希真不敢樹忠義之望而公明不肯受盜賊之名也。希真自知逆天害道而公明必欲替天行道也。無鹽自慚嫫陋人皆諒之夏姬自伐貞節適足為人笑耳。假使公明果能奉天子明詔鼓行而東希真束手就戮天復何言諸乃假忠義之名徘徊覬望必有先公明而為之者公明自顧不暇矣暇為希真惜耶夙慕梁山強兵百萬公明韜略淵深倘惠然肯來希真亦有廟堂萬人靖壁以待兩相攻殺彼此無名亦一消

遺法也或勝或負等諸攔攣之得失所謂盜弄潢池無足重輕者何用假朝廷說忠義陳天道如此驚天動地爲也謹復左右其孰圖之宋江看罷大怒吳用等也都呆了宋江氣得面如噴血手脚冰冷不覺昏厥了去衆人忙喚方醒過來宋江大駡希眞賊盜我與你勢不兩立衆頭領無不大怒只見李逵在旁冷笑道哥哥不聽我的言語却吃這厮奚落宋江大喝道黑厮省得甚麼又來胡說李逵道我雖不懂文理只看哥哥見了書信氣得這般光景必是

那厮笑我們受招安早知不點那鳥知府哄豈不是好宋江聽了這話越怒要斬李逵吳用喝道哥哥正在不快你省說句靠後去喝開了李逵又對宋江道哥哥息怒那厮依仗有些人馬要和俺對敵正要去擒他他倒來吹毛求疵定要洗蕩了那厮的巢穴宋江道軍師說得是次日宋江教裴宣計較下山人數正說間忽報濮州林冲頭領差人投文來宋江喚人取信看時乃是林冲探得高衙內做曹州知府林冲記念前仇要求公明准其起兵攻打曹州

惑擊高俅內干萬與兄弟作王等語宋江看了與吳用公孫勝商量道林兄弟此仇不容不報只是攻打猿臂寨這機會不可失其勢不能兩顧怎好吳用道可寫信與林頭領勸他暫忍數日之氣等打猿臂寨得勝之後定然與他報仇便了公孫勝道林頭領每提起高俅陷害一節怒髮衝冠眼中冒火今日仇人相見分外眼睜雖寫信去勸他恐他未必忍耐得住道想何不遣人去召他回來同去打猿臂寨一乃仇人離開眼前一乃林頭領武藝超羣須知

少他不得豈非兩全其美宋江道此論極是當日便令雙
鎗將董平往濮州去替回林冲這邊且按兵等待不日林
冲回到梁山宋江接着道非是不許賢弟報仇奈此番攻
陳希真機會不可失望賢弟助我候勝了希真攻打曹州
報賢弟之仇都在宋江身上賢弟休煩惱林冲領諾當日
便寫下告示將下山打猿臂寨頭領分作兩起頭一撥宋
江花榮李俊穆洪李逵楊雄石秀黃信歐鵬楊林共帶六
千步兵六百馬軍第二撥便是林冲秦明戴宗張橫張順

馬麟鄧飛王矮虎。又去兗州調回呼延灼以備探路之用也。帶領六千步兵。六百馬軍。兩起共是一萬二千步軍一千二百馬軍。教宋清先備得勝酒筵衆頭領歡聚一夜。宋江向吳用道。那年我打祝家莊。先是自己去未能得利。幸虧軍師到來助我成功。今仍欲煩軍師同往早晚可以商議未知可否。吳用欣然領諾。便又派呂方郭盛同行。宋萬鄭天壽接應糧草。盧員外並一切頭領鎮守山寨。當日宋江傾衆下山。殺奔猿臂寨來。早有細作報與陳希眞。[illegible]說陳

希眞自從吞併了靑雲山又開得銀礦煎煉銅斤又招納散亡流民開墾地畝四方無業飢民多來歸附又令侯達提調窑器私通客商發去各路銷賣官府幾番也禁止不得因此兵糧充足衆英雄見希眞並不刼掠而口豐富俱各歡喜陳希眞恐梁山來戰持將三寨錢糧計會一切事務都委劉廣荀桓在猿臂寨掌管自提精兵駐扎靑雲山那時正是三月中旬天氣和煖祝永淸與陳麗卿已成合卺之禮正在新婚之際連日慶賀宴會自希眞得了求江

信之後。乃集眾英雄議事。眾英雄禮畢分班坐了。希眞笑道。可笑宋江這厮把這等信來唬嚇我。我等豈是受他箍絡的。吃我回他這封書。那厮見了不嘔個死也有九分。沒氣。他必然興兵動眾拚命而來。當如何對付他。願聞眾位妙策。只見慧娘答道。邇年來梁山正強。兵精馬壯。今被姨夫一激。來勢必然凶猛。兵法云。避其朝銳。擊其暮歸。何不深溝高壘。守老了敵兵。待那厮退去。隨後掩殺。可一鼓大勝。話未畢。只見祝永淸道。秀妹妹之言。雖合兵法。但我更有

一計在此我早料這廝要來已差心腹人在魏河西岸如此如此安排下了今求泰山與小壻三千精兵渡過魏河背水下營那廝若打從這條路來先殺他個下馬威再依秀妹之計堅守希眞大喜道你二人之計都妙賢壻去時三千兵恐不敷用竟帶五千兵去我在魏河這一岸札營等你衆頭領聽了無不欣然慧娘道玉山兄既有此妙計奴家索性再助你一件器械希眞問是何物慧娘道奶奶向日曾教水軍用行水索籥可以伏居水底姨夫已准用

了今將以此法變化造成飛橋此橋亦用黃牛皮做就這橋若拆散了軍士們身邊可以分帶湊起來頃刻成一座浮橋千軍萬馬任意可渡用罷頃刻可以收拾毫無形跡奴已備好在此今玉山要背水立營這道橋正得用 永清聽了大喜希真道且待梁山去的探子回來便知端的不日細作回來報道宋江等領一萬多人馬來厮殺也希真便傳令先將磚城工作停了張家道口除苟英領三百兵鎮守鐵樓之外不許存留一人一面去新柵營調回 祝萬年

又去虎爪閉調回劉麟猿臂寨調回苟桓王天霸派謝德婁熊權去代領這里兵馬分作兩起弟一撥祝永清祝萬年陳麗卿欒廷玉欒廷芳王天霸共領步軍五千馬軍五百下山渡過魏河背水下寨第二撥只是希眞同慧娘劉麟苟桓四人領大兵隨後下山就魏河東岸下寨另撥一千軍帶着飛橋接應祝永清分派已定只等梁山泊軍馬到來却說宋江帶領人馬殺奔猿臂寨來離青雲山尚有二十餘里下了寨栅宋江在中軍帳裏坐下和吳用商議

道我聽說青雲山左側張家道口四邊都無依傍敵兵難以把守我就那里長驅直近如何吳用道不可陳希真不比等閒之輩豈肯留此大破綻那里必有防備真如夾魏河立寨宋江道夾河為陣他不肯來我不可往守到幾時去吳用道事難預定只可相機而行且先使兩個頭去探聽路徑纔可與他對敵宋江便差戴宗時干去探路次日一早戴宗回來道陳希真差他女壻祝永清同祝萬年領一枝兵在魏河西岸背水下營希真自己卻在河那一

岸荷山札寨魏河裏並無浮橋亦不見一隻渡船視亦濟
的營盤係是五營分東西南北中海棠花式樣安札背後
緊靠着魏河正說間時遷亦回來說道小弟去張家道口
打探那張家道口空蕩蕩的並無一人一馬正在那里修
造磚城滿地堆着磚石亦不見一個工匠四面各處看探
人影也無只有十里遠近正中間一座鐘樓旁有幾間小
屋想着有些少兵丁居住余無別物任憑生人來往亦不稽
齊宋江吳用聽了甚是疑惑宋江道這也作怪却是何故

忽報祝永清下戰書吳用批刻日交鋒宋江道他背水扎營必有緣故軍師怎樣勝他吳用道拔寨前近我自有道理就前面險要處安營我兵初到銳氣甚盛休要鬬將可與他混戰取勝我兵即或不利可以退守那張家道曰必有備防休去保他宋江依言當命三軍飽餐戰飯拔寨都起離祝永清不過二三里之遙依着樹林一字兒扎下三個營盤中軍是宋江吳用呂方郭盛林冲花榮李逵左營是李俊穆洪楊雄石秀張橫張順右營便是秦明黃信歐

鵬楊林戴宗馬麟鄧飛王矮虎時遷安營已定吳用對宋江道既與他混戰可將軍馬分爲四隊奇正相生必獲大利宋江道有理當時宋江與林沖花榮李俊領前隊李逵穆洪領左隊秦明黃信歐鵬領右隊楊雄石秀楊林戴宗領後隊只有吳用呂方郭盛一張馬麟鄧飛王英時遷守營分派已定宋江正待領兵出陣忽聽得右直營裏喊聲大振鎗炮震天連忙來報敵兵劫寨已殺入圍子裏兵馬不知從何而來宋江吳用大驚忙傳令道右營已中奸計

中軍左營休動。切不可去救。那廝必有外應。但有外應賊兵來搶中左二營。不問多少。只把神臂弓射去。休容他搶寨。道言未了。中營後面早已火發。糧草堆齊着。人馬亂竄。吳用忙教休動。妄動者立斬。只把神臂弓佛郎機保住軍。又吩咐右營一樣。如此果然陳麗卿來搶中營。王天來搶左營。三五番衝突。都被神臂弓射回。不能殺入。那臂弓是兩人分用一張。一日發三箭。長六尺。發遠五百步。最為行兵利器。當時祝永清見萬年從宋江營後殺出來

勢縱火燒根也被刑管已伸節機阻住不能殺到中軍只有欒廷玉欒廷芳出其不意殺入右邊營內逢人便砍右營賊兵不及備防吃欒氏弟兄殺得馬仰人翻那馬麟鄧飛王矮虎時遷都從亂軍中逃出性命祝氏欒氏弟兄四人合兵一處斬首無數掌得勝鼓回營麗卿王天霸已敗兵而回這一陣殺得那梁山兵膽戰心驚更不知僥臂寨人馬從何處殺入細細查看中營後面有營圍子裏都有七百個大小地穴數十處原來都是祝永清預先使心腹

八箇頭下前地道料得宋江必在此等所在札營果然中計當時不曾提傷二千餘人燒壞糧草器械無數幸虧軍師吳用鎮定中營左營不致失利宋江大怒道祝小畜生焉敢如此便傳令起合營兵馬前去厮併只見探路兵來報道祝永清得勝後便拔寨都渡過河去了札營處只是一片空地一物全無宋江吳用驚訝道這厮又不備船隻不搭浮橋却怎生渡得這般快當夜宋江與眾頭領在寨中商議都疑惑不定次日宋江差人渡過魏河直到希眞營

內下戰書。希眞批來日渡河交戰。書後又批道：夜來小壻行小狡獪，戲弄足下，幸勿介意。宋江愈怒。次日，宋江嚴整隊伍，在魏河西岸擺成陣勢，等候希眞，並不出戰。宋江着人去催，希眞回書謝道：小女子歸，今日正當彌月，做寨設酒慶賀，無暇厮殺，故而爽約，望改期明日。宋江怒極，氣得與子這暴躁如雷，道：為何不渡過河去，怕他甚鳥！宋江道：兄弟也說得是。便傳令搭浮橋渡河。吳用再三苦勸道：哥哥你忘了天書上明明寫着：臨敵休急暴，對陣莫匆忙急

尋難取勝匆忙多貪亡古來兵家犯此取敗者不知其數兄長豈可蹈其覆轍請暫息一時之怒從長計較吳某不才管取一條計勝他宋江只得忍一口氣收兵回營次日宋江又陳兵兩岸遣人去希真處挑戰仍不見動靜直至下午希真方批回戰書道公明既善用兵何不渡過東岸一決勝負希真若半渡邀擊非丈夫也宋江腦門都氣破了對吳用道這賊道欺我太甚當用何法攻他吳用道小可算定了這廝欺我不敢渡河我一面只顧搭浮橋假作

欲渡之勢仍將兵馬分派調撥兄長領一枝人馬悄悄從上流頭黃葉村渡過去小弟探得那個村坊有百十家烟戶多是漁戶水勢尚淺漁船甚多可借他作浮橋但必須另留一枝兵伺住岸口方可過去一到彼岸先占地利札下營寨然後進戰小弟自同衆兄弟從此地進路兩面策應此河可渡也宋江聽罷甚喜當日黃昏時分宋江仍同花榮李俊穆洪李逵楊雄石秀黃信歐鵬楊林帶一半人馬投黃葉村去吳用分一半人馬鎮住河口催督軍士鋪

搭浮橋假作渡河之勢。當晚宋江領兵奔黃渠村來。叫穆洪石秀帶數十個嘍囉先到村中去。曉諭百姓休得驚恐。我不過借此渡河。決不煩惱此村鄉。各自安靜。妄動者立斬。穆洪石秀領命去了。宋江到得黃渠村。已是初更天氣。那些百姓漁戶。都來焚香迎接。宋江都安撫了。就叫借衆漁戶的漁船。趁月光下搭起浮橋。一更時分。早已完畢。宋江留黃信歐鵬帶領弓弩手射住岸口。宋江同衆好漢渡過魏河東岸。果然神也不知。鬼也不覺。宋江甚喜。暗傳號

令人皆銜枚馬皆勒口順流迎下去走得五七里早近午
夜時分宋江同花榮相了地利倚山傍水之處在下兵馬
宋江對衆好漢道吾在此處安營下寨希眞堅守不出以
爲得計今已入其內地再奪得他幾處險阻更有吳軍師
策應那怕這廝不敗明日衆位弟兄與我努力衆頭領
然領諾宋江正合軍漢們搬泥運不掘壕塹安立營寨
忽聽得山裏一個號炮飛入雲端四面喊聲大起猿臂寨
兵馬漫山遍野而來梁山兵慌忙迎敵兩下交鋒混戰了

一夜天色大明希真方纔敢兵宋江帳房器械失去無數安營當不得只得屯在一個林子內正與衆好漢商議間只見戴宗趕來道軍師請大哥不如收兵回去河口浮橋已被希眞燒斷了昨夜賊兵渡過河來劫營吃軍師防備得緊只傷了些伏路兵不曾吃他得便宜特請大哥回去商議宋江道我已渡過此岸正好與人決戰何故退兵花榮道既是軍師如此說定有妙計哥哥須要依他現在黃葉村的浮橋得黃信歐鵬把守雖不妨事恐再中那廝奸計

老大不便戴宗道那厮渡河並不用船隻橋梁在水面上來去如飛正不知是何故宋江與眾人都甚驚疑宋江聽了這話只得收兵回黃葉村希真亦知宋江軍有紀律兵勢未衰不敢追逼亦自收兵而回那宋江到了黃葉村黃信歐鵬接應仍過了𩈶河西岸合花榮穆洪黃信歐鵬斷後歸到大寨吳用接入宋江問吳用道賊兵雖與我混殺一夜不過小失了些人馬器械並未挫動銳氣軍師何故要我收回吳用道那厮昨夜亦來刧寨吃我防備不被他

着手我因見彼軍渡河不用舟楫橋梁大有可疑眞有神出鬼沒之機深恐兄長有失所以請回從長計較如果勝他不得小弟愚見不如且歸山寨再候機會若曠日持久糧草不繼兵馬守老了一發吃虧宋江聽能沈吟不語衆頭領亦意見不同也有說退兵是的也有不甘心退兵的看官就是熟諳兵法的人到此也難預决究竟不知梁山兵進退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結水滸全傳卷之二十五

山陰忽來道人俞萬春仲華甫手著

第九十五回

陳道子鍊鐘擒巨盜

金成英避難去危邦

卻說梁山大眾正在進退未決。只見宋江道。我兵到此。豈可輕退。我想那張家道口。正是進兵之路。軍師在未發兵之先。曾說此路磚城未築。最易攻取。今日為何還不走這

條路卻又攻此地。豈不是舍易求難。吳用道。我雖如此說。但事有變更。那張家道口。平坦坦地。四面無處生根。敵人就用重兵把守。尚且不能擋我。如今他無故棄而不顧。方圓十餘里。不立一營一柵。便是無謀下將亦不至如此疎虞。我料這賊道。必有意外詭計。切不可中他機會。花榮道。軍師之言雖是。然太把細了。也是一病。昔年漢末三分。諸葛丞相因西城難守。曾用空城之計。晉宣竟爲所愚。今希眞莫非就是此計。宋江道。我也這般想。那廝必是故意如

此我等只顧大隊人馬殺去就那里下寨再觀虛實何如吳用又再三不肯道只有看透虛實然後進兵那有先進了兵再觀虛實之理兄長不聽吾言必然有失宋江道我煩動眾弟兄到此不得半點便宜退兵實不甘心眾好漢都叫道我等既到此地豈可不戰而退願併力前進死也不悔吳用吃逼不過只得定計道既然要去他那鐘樓必然古怪不是號令定是妖法我兵不可全進先差精壯軍乘他不備悄悄進去拆毀了他那鐘樓再進兵話未說完

李逵便道我去吳用道你去雖好但你做事麄鹵我再教時遷助你你二人乘黑夜帶五百人去拆了鐘樓就放起旗花來報信倘賊兵追來休要迎戰只顧回來二人領令當夜吳用請宋江暗傳號令只留些少兵丁虛守老營將合營兵馬悄悄移到張家道口安下營寨李時二人引了五百精壯嘍囉悄悄進口子去了宋江吳用親在轅門外觀望消息那夜陰雲四合星斗無光望那張家口裏面黑洞洞的不見一物只有那鐘樓上點着燈火十餘里外都

望見好半歇約莫那李逵時遷早已到鐘樓邊許久并不見些動靜也不見旗花飛起宋江吳用一同直等到四鼓不見動靜心中甚疑又差幾個探路小軍去探聽那小軍探了一轉來回報道那鐘樓安然不動李時二位頭領并那五百人影跡無踪不知那里去了四週圍十餘里都是空地並無人跡只有鐘樓上并幾間小屋內卻有幾個人都睡着宋江吳用聽了都大驚吳用道我說這所必有詭計如今天已大明李逵等人一個不回必遭毒手了此路

斷乎攻不得。宋江道非也。兩個兄弟進去。不見虛實。如何便捨了這條路罷。休。我只顧進兵殺人去死也要救兩個兄弟。吳用且教去各村口處提得幾個鄉人來。問道爾等居此多年。可曉得陳希眞在此建立鐘樓。是何緣故。鄉人答道。小人等雖居此地。實不知其細底。那鐘樓自起造到今。亦從未撞過。只聽得那些嘍囉們有四句歌兒念誦道。好個九陽鐘。只消一聲撞。賊兵來一萬。活捉五千雙。亦不曉其意。宋江道這廝多敢是惑人之術。休去倸他。眾兄弟

那位去打頭陣。只見楊林、石秀、鄧飛、王英一齊應道。小弟都願去。宋江大喜。便令四員頭領分領四千兵馬當先殺入。先拆鐘樓。再長驅大進。吳用無奈。只得將後軍分作三隊。隨後接應。中隊乃是宋江、吳用、花榮、穆洪、呂方、郭盛。左隊乃是秦明、黃信、張橫、張順、楊雄。右隊乃是林沖、李俊、歐鵬、馬麟、戴宗。分撥停當。楊石鄧王四將當先進發。御說苟英仗九陽鐘震倒了李逵、時遷和那五百人。活捉了解到希眞大寨。次日正在鐘樓上觀望。只見一大隊賊兵約有

四五千人飛奔殺來。苟英大喜。待他走入界限。便撞動神鐘。錞地一聲。只見那四千人都馬仰人翻。七橫八斜。睡在地下。兩旁小屋裏。奔出數百嘍囉。各帶麻繩。將衆人慢慢的細縛起來。一個個穿在槓子上。扛猪也似的擡了去。宋江等在後面望見大驚。秦明黃信兩騎馬急忙飛搶上前。去救。那鐘又是鍠的一聲。秦明黃信連人帶馬也都倒了。都吃捉了去。宋江只叫得連珠箭的苦。無法奈何。只得收兵回營。宋江大哭。道不聽軍師之言。果中這廝詭計。如今

八個兄弟遭他擒去性命在於呼吸如何是好吳用道已中其計不必說了這厮詭計多端又有妖法不如暫與他講和救回八個兄弟再作區處宋江道與他講和須一能言舌辯之士方好便問那個願去只見帳下一人應道小人願往宋江看時乃是冷豔山的頭月王俊宋江道我亦深知你的材能正要重用你你若救得八位頭領出來決不負你只是不可失我們梁山的體面王俊道爺爺放心小人決不貽羞而回宋江當時修一封書付與王俊王俊

領了書信帶了四五個伴當竟投希眞大寨來轅門小校報入中軍希眞喚入王俊上前禮畢希眞問道宋頭領差你來有何話說王俊道宋頭領特差小人來講和希眞道我原不曾來惹你梁山爾主無故加兵殊不合禮不知爾上講和之意若何王俊道宋頭領傳言陳頭領如肯放八位頭領回寨卽刻捲旗收兵永不相犯現有宋頭領書信在此希眞聽罷大怒道宋江匹夫焉敢藐視我我這裏兵强馬壯戰將如雲豈懼怕你這梁山誰希罕你收兵領[illegible]

刀斧手推出王俊斬了王俊大叫道頭領且慢聽王俊一言希眞喝道饒你有蘇秦張儀之舌我這裡也下不得說詞速與我斬來刀斧手不容分說將王俊推了出去祝萬年道兩國相爭不斬來使主帥爲何斬他希眞道不斬其使不足以示威少刻刀斧手獻上王俊首級希眞教付與他的從人帶回說道宋江要來打話須着曉事的來王俊無禮我已斬了從人戰兢兢的道小小人去去說當時領了首級趕回營去報知宋江宋江氣得目瞪口呆做聲不

得吳用忿然道待小弟前去憑三寸不爛之舌好歹要救八個兄弟回來死而無怨宋江那肯放他去說道這賊盜不達情理萬一連軍師都害了怎好花榮道不如小弟前去那廝未必敢加害即或害了梁山少了兄弟如九牛之亡一毛軍師豈可輕動宋江亦不肯教去花榮執意要行吳用道花兄弟可以去得我料那廝未必就害兄弟但須見景生情隨機應變花榮道小弟理會得宋江只得依了花榮當時帶了僕從逕到希眞營來希眞聞是花榮開門

接見禮畢分賓主坐下花榮開言道公明哥哥深仰將軍欲通盟好將軍何故見棄致動干戈昨日八位兄弟被擒我公明哥哥又遣人求和將軍不聽竟斬使臣是不知尊意待欲何為希真道兩雄不能並立我希真堂堂大丈夫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豈肯寄人籬下公明把忠義二字來哄我我豈受他欺的況舍親祝氏所得何罪慘遭翦屠凡志士所同憤我正待助小壻報不共戴天之仇焉肯與你講和花榮道非也當年祝家莊與俺山上作對不能

不和他廝併今與貴寨須無仇隙而將軍不肯相諒率意謾罵無故傷害和氣及至交兵將軍又不肯出戰只仗詭計法術勝人恐為天下英雄所笑將軍如果執意我花榮願與八個兄弟同就斧鉞由將軍與公明廝併天道難知恐將軍未必定是勝梁山未必定是敗也望將軍察之俞眞道貴寨雖與我無隙只是竊據爭奪之事那裏論得情理況小婿滅族之仇豈有不報兵不厭詐我自有勝公明之計將軍如何管得我來至於八位頭領在此我佛眼相

看並不傷害只要公明曉事我便送歸一面只顧決勝負公明不畏我我亦不畏公明何必講和哉花榮道將軍尊意待如何還我八位兄弟希真道梁世傑夫妻孫孫庸村你們尚且取了蔡京十萬金珠兀自不肯放還今貴寨八位英雄頭領豈敵不過蔡京的女兒女婿物有定價我亦只要八十萬金珠還你八位頭領花榮道既如此且待我回明了公明哥哥再說即時辭了希真回營見了宋江具言此事宋江道一時那得許多金珠吳用道可一面到兗

州支取一面去本寨移動兩處合來何止此數若破了獨營寨眞所謂暫寄外府也宋江道軍師之言甚善速差人去辦兄弟們的性命要緊當一面去辦金珠一面回復希眞帶下戰書希眞只不出戰宋江五七番下戰書責備希眞失言希眞只是不睬宋江與吳用商議他不肯出戰這箇又不能破怎好吳用道我想要破你法除非請公孫一淸來宋江依言正待發使去請公孫勝忽報鄭天壽解提有轟天雷淩振同來宋江與人見畢宋江道淩兄弟來此

何故凌振道公孫軍師已知敵人有妖鐘擋路我兵不能取勝之事他說此鐘名九陽鐘備先天純陽之氣只有五黃吊掛可以破得奈此寶現在二仙山羅眞人處一時不能去取特與盧員外相商令小弟帶了幾種炮位來倘能轟到鐘樓敵軍可破矣宋江大喜當時點收了糧草鄭天壽仍去轉運宋江見糧草充足可以久特頗爲放心卽令凌振就張家道口築起一座土山將炮車載了一座劈山銅砲數十名砲手推上山去四面下了椿索凌振去對準

了照星將火藥砲子門藥都裝齊備只等宋江號令宋江引衆頭領出了營外督看宋江令凌振開砲一面嚴整部伍只等得勝殺入凌振領令舉火三軍吶一聲喊火線落處只見火門內的火光要耍耍放花筒也似的冒出來凌振大驚識得砲要炸裂忙滾入山下土坑內去了只聽得一聲響亮大砲崩炸天搖地動那些砲子銅片滿空飛舞反把自家軍士傷了數百人那些砲手逃得慢的都被砲炸死宋江只叫得苦幸喜凌振躲了性命宋江喚凌振過

何緣故凌振道炮內毫無毛病定是這妖法利害炮不能傷吳用道我想妖法最懼穢汚何不將炮子汚了打去何如宋江道有理當取了些猪狗血大蒜汁將炮子染了仍叫凌振再装起一座紅衣架海炮炮上也塗了穢物依就舉火開炮這番不比前番凌振早已備防只將那藥線接着火門點火之人早已避開宋江與衆人都立在遠處觀望只見藥線着到火門那火藥依就冒出來不多時一聲響亮大炮依然炸得粉碎那座鐘樓安然無事幸虧備在

先不曾傷人。早有守鐘樓的人。飛報陳希眞。希眞聽得。卽帶隨身將吏。都佩了太陰秘字。齊到鐘樓來。苟英迎上樓去。希眞與衆人遙望梁山兵馬。只見陣勢如雲。卻都不敢前來。希眞笑對衆將道。吳用雖善用兵。豈知我的元妙。我這五雷都籙大法。並非邪術。豈懼鎗炮火具哉。衆將俱拜服道。主帥神機。眞不可及也。希眞就命苟英。將那神鐘連撞一百單八下。只見圍圓九里之內。有玄雲靄瑞氣紛紛宋江那枝兵馬。卻在界限之外。聽得那鐘聲。兀自頭暈

措立腳不定。料知利害。只得收兵。希眞望見賊兵都退。就吩咐在鐘樓上擺筵席。希眞與眾英雄歡飲。至半夜方散。不說希眞回營。且說宋江收兵。悶悶不樂。正與吳用商議進退之策。只見林冲滿面喜悅。領着一員新入夥的好漢。身長七尺。三十七八年紀。來參見宋江。宋江見了那大漢。問林冲道。這位兄弟是何處英雄。姓甚名誰。林冲代答道。這位兄弟姓戴名全。本貫曹州人氏。端的一身好武藝。因他鬚髮皆黃。江湖上都叫他做金毛犼。家中有巨萬家財。

專喜結交豪傑久要來聚大義兄弟當年在東京時亦曾會過有一面之交今高衙內這廝做了曹州知府庇護家丁又貪他的家財將他尋事陷害現在把他兄弟兒子俱捉人監牢又來捉他所以戴全連夜投奔我大寨因問知小弟同哥哥在此地軍中所以竟到這里特引他來見哥哥戴全又將高知府才庸性虐的行爲細訴一番現在兒子兄弟在囹圄命在旦夕望乞救援宋江聽罷問吳用道難得這位豪傑兄弟來聚聚怎好不去救他只是我與陳

希眞相持勝敗未分棄之不甘食之無味勢難兼顧如個方好只見吳用聽了戴全之言大喜叫道哥哥這個利害眞是天賜的如何不去取所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這猿臂寨枉是無險可乘不如去鬧去取曹州一者殺了這班貪官汚吏爲民除害二者爲林沖兄弟報仇三者得他的倉庫錢糧可助山寨軍需豈不妙哉林沖亦求宋江道望哥哥移兵向曹州替兄弟出這口無窮寃氣宋江道曹州也是一府之地急切如何破得吳用道取曹州易如反掌

遂附耳低言道只須教戴全刃凌振如此如此用計曹州
唾手可得宋江聽了大喜說道此計果然妙絕且等金珠
到來救出八位兄弟便可收兵不日梁山兗州二處先後
解到八十萬金珠看官這梁山雖是富饒驟然提出八十
萬亦不容易宋江也覺得肉疼無奈爲兄弟面上顧
不得空乏只好使用當晚吳用宋江商定主意竟將八十
萬金珠先解去希眞營內然後討還八位頭領就命花榮
前往花榮到了希眞營內希眞見宋江將金珠先到只[illegible]

其主意就吩咐將蔡明等八人放出交還花榮謝德讓道
江既將金珠先送來正是錯打主意兵不厭詐何不趁此
際會收了他金珠不放人還他日後梁山受我們的牽制
豈不是勝負希真道非也汝等不知宋江非蔡京可比蔡
京先送金珠與宋江是昏愚不省事機所以蔡京終受宋
江所欺今宋江先送金珠與我是欲示信於人我若不還
他八個人我的理曲他的理正他的兵氣愈壯衆心愈固
放出了八個頭領破釜沉舟買與我死併畢竟我的兵力

倘不及梁山一旦失利眞乃貪小失大也兩軍氣力相當
尚不敢使敵人有必死之心況敵强我弱乎衆將俱拜服
希眞又吩咐將擒來的衆嘍囉并馬匹衣甲器械盡皆付
還都交與花榮不缺一件仍以酒筵相待送出寨去花榮
亦都謝了同衆人回到宋江營裏宋江見八個兄弟一同
交集八人都拜謝宋江宋江流淚道八位兄弟
失陷[illegible]不欲生今得重會實出萬幸八十萬金珠何足
惜哉衆人無不感泣李[illegible]道希眞妖法如此可畏必

領設計破他宋江道此刻我已攺圖了遊將戴全之事說了一遍殺入大营宋江當時傳令。將後隊作前隊拔寨退兵早有細作報與希眞眾英雄都要追趕希眞道不可吳用多謀。間知他糧草充足。忽而退兵。恐防有詐且再探虛實數日内連差去細作陸續來報宋江果眞退兵遣八員頭領斷後。就是做回去的那八個人現在已去遠了希眞道這也古怪這厮並不挫動銳氣何故便退祝永清道想是梁山有甚事故這厮有內顧之憂所以收兵希眞道。也

未可定與用極會用兵見難而退不可去追他這厮乎白送我八十兩金珠我所獲多矣只顧培我們的根本要緊。那猴賊寨自梁川攻打不得之後希眞連夜催築城垣三月完功已長十二里。與新柳城接連十分堅固就將九陽鐘樓移在新柳城西門外離城七里禹功山上建立那里是個緊要所在。梁山兵來必出此路所以希眞將鐘樓移于此處以作新柳保障希眞又命在貴葉村度口添設一座砲臺合劉麒分管希眞見張家道口城郭完工一切關

營堅固銀礦內磁器十分得利兵糧充足眾英雄各守營職戮力同心乃欣然對慧娘道今而後我高枕無憂矣其志下了雖則腳跟立定那兗州不能恢復未為得意望姨夫早定妙策若得了兗州歸降朝廷真無憚也希真道甥女之言正合吾意只是那鎮陽關十分險峻急切攻打不下不日我同你改裝了親去踏看地利可作計較於是希真大聚眾英雄于萬歲亭上參謁龍牌請眾英雄各歸職守一面只顧招兵買馬積草屯糧希真仍同慧娘駐札青雲

自此以後希眞鎭守三寨端的安如泰山穩如磐石威振山東無人敢敵專候梁山之變放下不題單說宋公明從寨退兵不日到了兖州那李應等頭領都領兵出城迎接宋江見那鎭陽關十分險峻兖州城飛虎寨都守禦得法眞是金城湯池一夫當關萬夫莫入宋江看了心中甚喜便把全軍都屯在兖州只等凌振同戴全先到曹州按計行事看官須知說話的只有一張嘴註書的亦只有一枝筆若要交代兩處事務須得暫放下宋江這一邊且講那

戴全和兄弟戴春是怎樣的人。原來他父親叫做戴聚發。原是徽典當中夥計出身。綽號鐵算盤。直是絲毫不漏。那怕一文錢。情願性命抵换。那典當東人胡華廷。與他性格相彷。御帶幾分獃氣。戴聚發便浸潤着他。格外做出誠實正經的模樣。胡華廷愛他忠厚而又精明。傾心付託。鐵算盤設法經營。生意越盛。不數年胡華廷抱病。嗚呼哀哉。死了。孤兒寡婦。盡託於鐵算盤。鐵算盤連欺帶騙。東邊誆稱折本。西邊假說倒竈。那胡華廷的老婆。女流之輩。兒子又

年輕專好游蕩。那里去稽查得。聽他冬瓜推在葫蘆賬上。鐵算盤又趁勢暗使他的黨羽。絕明引誘胡華廷的兒子使錢闘賭。吃着無不全備。鐵算盤卻又故意在人面前苦言勸阻。使人不疑心。不數年間。鐵算盤把胡華廷所有內外家貲一鼓而攜之。弄得胡家母子寸草全無。幾處親友素來都被胡華廷做絕了。到此無不暢快。誰來照應。老者實實凍餓而死。那鐵算盤恐人看出破綻。也故意做出廉倒竈行徑。口口說我吃胡家害了。在嶽州鬼混了許久

暗的帶了兩個兒子。湧到山東曹州府。將賺來的家私撐立起門戶來。不數年家財巨富。在曹州城裏稱得豪富。城內城外。誰不曉得戴老員外。那時戴員外年已六旬。單單只有這戴全戴春兩個寶貝。這兩個寶貝雖是同這公爹娘生下。卻又情性迥別。那戴春年得風流花蕩。三瓦四舍大小賭坊。無不揚名。一切幫閒。處片無不厮熟。曹州人取他一個渾名。唤做翻倒聚寶盆。取其一文不能存留之意。那戴全另是一家行爲。身有千百斤膂力。專好耍鎗弄棒結

交好漢。不然如何認得林武師。不論偷雞吊狗。好的歹的都是朋友。兩個折家精。揮金如土。不務正業。那鐵算盤年已老邁。平日熬茶熬醋。半文捨不得。今見兒子們狂費浪用。又奈何不得。氣成一種症候。叫做反胃噎隔。看着飯吃不下去。又不肯捨錢醫治。就是這一年。鐵算盤因重利盤剝。逼出一件人命來。吃盡青天審訊明白。拘入死囚牢裏。那戴全戴春兩個。那里肯為老子身上使錢。由老子在牢裏受苦。不到一月。也嗚呼哀哉死了。鐵算盤已死。這兄弟

兩個一發無拘無束，暢所欲爲。一宅分爲兩院，同居異炊，各敗各錢。場面上爲老子的事務，少不得也有些假戲。都擯與帮閒、蔑片及家人們料理。那戴全早已自在逍遙去了。一日，到西門外一個結義兄弟處吃壽酒。座上朋友，無非是江湖豪傑，至好弟兄。相見有何不喜，大家說些閒話。將要坐席，只見一個莊客上來道：「小人又去催請過金大官人，金大官人說因身子不快，故此辭席。」戴全道：「所說莫非就是天河堡前武解元金成英麽？」主人道：「正是。」戴全道

卻也作怪。小可因此人端的一身好武藝。仗義疎財。所以十分敬奉他。近來不知何故。他卻與我疎遠。今日仁兄處又托故辭席。主人道。這也奇了。想是我們有些不是處。改日見了。與他陪話。天時不早了。我們且請坐席。席間談談說說。懽飲至夜。眾人方散。惟有戴全因酒酣踏遍。就歇在邢家。次早別了主人進城。因記起金成英原欲到天河樓去。順上大路。恰迎面遇着一個人。戴全卻是認識。原來那人是安慶人氏。姓毛。並無正名。因他秃頂。人都叫他毛和

尚生得身輕步捷。縱跳如飛。那年在薊州胡華廷家行竊。胡家失物不少、戴聚發也使滲勢乾没了許多。後毛和尚因在陽湖縣竊一富戶破案。刺配到曹州。聞知戴全仗義。已來投拜過的、今日正好遇着戴全。見了。便招呼道毛兄。多日不見了。毛和尚道正是。小人受大官人遷舉。未曾報効。一路談談說說。進了西門。順大街走。不覺到了天河樓前。戴全便同毛和尚。進了一爿小酒樓。二人上了樓。揀副座頭坐下。酒保上來問了。擺上一大盤牛肉。燙了一大壺

酒。二人飲到分際。戴全指着斜邊約有數十間門面遠近一所門樓。道你曉得他家是怎麼樣人。毛和尚道大官人爲何問起他。戴全道他是我仇家。毛和尚忙問何仇。戴全一一說了。只見毛和尚目張眥裂道竟有這等事。大官人放心。小人知那廝也有些膂力。急切近他不得。求大官人寬限時日。總在毛和尚身上。管取他的頭來。小人走得脫便去。趕辦若有禍來。小人一身承當。決不累及大官人。但與大官人從此長別。戴全感謝。又吃了兩大壺酒。毛和尚

道不瞞大官人說他家卻是小人的親戚戴全倒吃一驚毛和尚又道他既如此欺負大官人小人也顧不得了此等不義之徒留他何用戴全聽了大喜道難得毛兄行此義事倘有山高水低我戴全自當竭力打點二人談至餚殘方纔會鈔下樓毛和尚竟一別而去了此事放下慢題

且說戴全順步而走一路想着毛和尚所贈可謂不勝自喜酒興豪湧恰好經過一個大酒樓是曹州有名的叫做鳳鳴樓戴全身不由主的跨上酒樓揀副座頭獨自暢飲

正在欣欣得意。只見一個刺眼的人也上來了。你道是那個。原來不是別人。便是他嫡親同胞兄弟戴春。看官。他們弟兄兩個。為何如此不睦。自古道孝弟。孝弟。孝弟二字。原是相連拆不斷的。不孝又焉能悌。他兩個待老子如此。待弟兄可想而知。若務要問個細底。連我也不曉得。只見那戴全也不則聲。慢慢地吃完了殘酒。大踏步下樓去了。那酒保早已上來問過戴春酒菜。戴春道。便是玉樓春取一壺來。一切按酒只揀好的搬上來。酒保應了。須臾搬上來

戴春獨自慢斟細酌了半日方下樓來付了酒鈔緩步上街正在呆想出神恰遇着一個人那人正是徽州的紀明戴聚發叫他引誘胡華廷兒子破家的原來紀明排行第二徽州有名一個幫閒的也胡亂學些鎗棒武藝後來也因一起訟事徽州站脚不住聽得戴聚發在曹州發跡特來投奔他那知鐵算盤曉得他的行爲恐怕他反把自已的兒子引壞了沒奈何暫留他住了幾日便鑽縫打眼尋他一個錯處與他鬧了一塲推了出去那紀二吃鐵算盤

趕了出來只得東奔西走鬼混了幾時浮頭食不上半年
漸漸有些出頭也另外撑出個場面來那日因有事到天
河樓前卻與戴春遇着戴春見了便叫道紀二郎許久不
見約有半年光景了你在那里怎的我家只不來便是先
君在日有點些小傷屈你也不要見怪紀明笑道那個值
得甚麼尊翁歸天我還不曾來弔唁當時紀二便盤住了
戴春又說了些投機的話便邀戴春到一所酒樓上暢飲
戴春口風裏但涉着嫖賭二字他便逗引幾句戴春開道

你此刻住在那裏紀二道我住在鶯歌巷一間樓房裏二官人要尋我時須認明姚三郎的書居間壁便是戴春道既是那丹青姚蓮峰家麼紀二道正是戴春道我也曉得那人年紀雖輕丹青御鼎高手我久要請他畫幅小照你在那邊好極紀二道你進了巷來我和他是貼間壁他那丹青手段二官人讚得不錯莫說別的就是這幾筆春宮畫曹州第一有名他近來狠賺些錢都是春宮畫上來的戴春甚喜二人又吃了幾杯又逗引戴春好些話兒紀二

飲會了酒鈔便道小可還有溝事不奉陪了戴春猛想起一件事來對紀二道二郎要你壞了多鈔我同你到天河樓前鳳鳴酒樓上去回敬你三杯紀二道小可委實有件要事改日奉擾罷戴春一把拖住道時候早得緊哩二郎追如此見外說罷拉着就走紀二口裏推說有要事那兩隻脚已跟了戴春去了須臾到了鳳鳴樓二人上了酒樓紀二便引戴春到臨街牕一張臺子坐下酒保搬托酒菜上來戴春對紀二道我酒是有了你量海寬用幾杯又說

些閑話戴春便指著到街一人家問道二郎認得這是甚麽人家紀二道卻不認識二官人問他則甚戴春笑道我幾日前也在這副座頭上看見他家樓上有個極標緻的雌兒不知他姓甚家裏作何生理料你是個高人必然曉得紀二聽了暗想道原來他見過這個人了倒也妙極只可惜不及打照會便答道這卻不曉得既是二官人要訪問時待我去打聽實了定來報命戴春甚喜道全仗妙計便取過酒壺來與紀二一滿斟一杯道先澆梅根紀二笑道

知道成不成怎的便。消受。戴春道。詐你焉有不成。說猶未
了只覺得對面樓上。人影兒一幌。戴春急看。果然是那個
寶貝移步上來。戴春便對紀二道。你看來了。說罷只顧佛
長了頸。𦐂子張望。看見那女子手捧繡花棚子走近窻前。
將棚子支好。捉一把小椅子坐了。略捲衣袖。露出纖纖玉
手拈針刺繡。初夏天氣。穿一件湖色藕絲衫。鬢邊簪一排玫
瑰花。金蟬壓鬢。點翠耳璫。生就一張蓮子臉兒。烏雲細髮。
星眼櫻唇。紀二一道。敢是二官人所說的。戴春只是點頭。紀

一聲輕喝采不迭猛然忍不住咳嗽一聲那女子便同眼
相看便把秋波來二人身上一轉落落大方毫無避忌只
顧刺繡戴春悄悄道二郎你說何如紀二側着腦袋把下
頦連搖着道我今日服煞二官人的法眼了二人重復坐
下又吃了一回酒紀二口裏嘈道二官人但放心此事都
在紀明身上多則三五日必要撈他個底裏來戴春大喜
正說問只見那女子樓上又來了一個婆子年約五十以
來衣服卻也清楚那女子便向婆子笑着說了些話那婆

子也笑着便幫那女子收了縧栅同下樓去了這一去上如石投大海再不上來戴紀二人等了多時酒餚已殘只好散場下得樓來戴春叫店主登記了賬同上大街閒遊了一回將要分手戴春千叮萬囑務要打聽那女子底蘊紀二連聲應諾轉訂戴春明日到鶯歌巷來喫茶戴春遂允而別紀三徘徊了片刻見戴春去遠便回轉大河橋下逕到那女子家裏來原來這女子祖籍徽州本身姓陰小字秀蘭他父親名叫陰德顯因爲人兇頑兇狠敢鬧出了

一個渾名叫做陰搗鬼陰搗鬼的渾家田氏便是方纔樓上的那個婆子田氏年輕的時節與紀二素有來往再說那秀蘭尚有一個阿姐名喚秀英也是烟花陣裏的主帥在徽州時奪得好大錦標紀二引誘那胡華廷的兒子在他身上老大使錢那時秀蘭年紀尚幼後來胡家敗了陰搗鬼攜了家小到東京又做了好幾年半開門的買賣結交些不三不四的人烏龜眞沒造化花娘一病死了陰搗鬼只得改圖又同了家小一家兩家家到曹州部改姓爲楊

不上一月陰搗鬼也死了秀蘭年紀漸長田氏慾丈夫所遺囊橐不多要求個久遠之計因見秀蘭十分姿色比阿姐更好一心要將舊日的買賣怎奈人地生疎沒處尋個拉皮條的馬伯六也是孽緣與劫數相湊曹州府該有這番刀兵屠戮之慘數月前田氏將他丈夫屍棺浮厝了攜了女兒移在大河樓前居住一日正在門前閒看恰好撞着紀二兩人本是舊好一見甚喜田氏便邀紀二坐談各訴離情紀二見秀蘭長大亦是歡喜田氏便將心懷之事

說與紀二紀二便道此事容易據我想來莫妙如照當年糾合古月兒的做法最爲穩當而且多有錢賺不可像那東京時的胡亂撈摸得有限又吃那些破落户囃吧田氏道阿叔說得是極有了阿叔調度我便放心了自此之後又是多日恰好紀二兜着了戴春其時不及關照只好等戴春轉身飛奔秀蘭家來田氏迎着笑問道所託之事有了紀二一笑道阿嫂怎地猜得着田氏道方纔見你在酒樓上這副嘴臉我便有三分瞧科着紀二便將戴春的事一

一說了田氏道何如我早猜到方纔那個猢猻猜有點意思紀二只是嘻嘻的笑田氏笑道這副嘴臉倒虧你那里去尋來的秀蘭立在娘背後也笑道娘時常說害乾癆那人眞像個害乾癆的紀二道你們如果不要他就罷你自已去另尋個戴員外田氏道不過取笑誰去嫌他他如今到底對你怎樣說紀二道有甚怎樣說門然對路我明日如此引他來你只須如此如此而行必然十全且笑田氏大喜道全仗妙計紀二道他明日必然一早來尋我我且

明日來送甯婆子回家紀二一路走肚裏暗想道可恨鐵
算盤這老賊當年用得我着何等貟嗎我胡家的家貲我
又分得你沒多少今來曹州投奔你你便如此相待不留
我也罷了還要千方百計想害我好呀你如今拖牢洞死
了你的兒子御落在我手裏我想他那里帮撐的人多我
到他家必遭刻忌不如兒他到這裏來如此播攏爲妙他
一定上鉤的有理有理紀二一路鬼劃策已到了鶯歌巷
裏只見姚蓮峯正在收店面上排門相招呼了文立談了

幾句各歸本室寸陰易過看看紅日落西山不覺雞鳴天又曉紀二早起梳洗方畢見戴春果然來了甚是歡喜請到裏面坐下戴春笑問道所託之事有些信麼紀二道二官人信便有些了只是二官人昨日吩咐的話恐行不得戴春聽了着實吃了一驚道到底怎的紀二微微笑道其中有個緣故正是癡蝶貪花被一陣狂風吹去嬌鶯織柳用幾番春色鈎來不知紀二說出甚麼緣故且聽下回分解

PL
2733
.U27
T3
v.11

UNIVERSITY OF
ILLINOIS LIBRARY
AT URBANA-CHAMPAIGN
ASIAN

結水滸全傳卷之二十六

山陰忽來道人俞萬春仲華甫手著

第九十六回

鳳鳴樓紀明設局
鶯歌巷孫婆誘姦

話說戴春聞得身體行不得。吃了一驚。追問紀二怎的。紀二道。有個緣故。戴春急問其故。紀二道。昨日桃花巷口與一官人分手。看看太陽尚高。小人便到那家左近鄰居打

PL 2733 .U27 T3 v.11

說細探聽不出甚麽只知他家姓楊說他家由金釵巷搬來的小司再到金釵巷那里又打聽不出甚麽正在無計訪問恰遇着張九朝奉談起他家方知是個詩禮之家他丈夫是個黌門秀士今來山東遊幕好像是別省人不甚清楚其人前月身故家惟母女二人雖不富足儘可度日戴春一腔慾火挫了一大半紀二又道二官人非是紀明不肯出力那話如果是眞此事何如行得戴春呆了半響道總使二郎再去打聽自當重謝我們且上街去紀二請

戴春先吃了些茶食。便同去幾處窰子裏姊妹行中鬼混了一回。又上街閒走。紀二一路看得戴春神不守舍的光景。不覺又行到天河樓前。重復到那鳳鳴酒樓。戴春便邀紀二上去飲酒。上得樓時。只見靠牕那副座頭已被一夥酒客佔去。二人只得另揀一副座頭坐了。且喜望過去。對面那樓牕也看得見。只苦略遠些。又可恨那樓牕卻斷閉着。過賣搬托酒菜上來。紀二只顧勸飲。說些閒話。戴春那雙猴眼只釘在對面樓牕上。苦得鑽不進去。只得收眼

回來看着紀二一道二郎你那信息那里打聽來的紀二一道不是說過張九朝奉講來的少頭道且慢那張老九素來說話不大誠實此信多敢不是眞的改日再撈個眞底裏來回報戴春聽了心窩豁地一開喜不自勝說不盡你伎話頭二人又對酌了一回戴春道我們且下樓去此事總要商量那紀二忽的立起身來道二官人且請坐坐我有個計較在此去去就來說罷飛奔下樓去了戴春等了許久許久方見紀二上來急忙立起笑問道何如紀二道哼

我道是那一家原來遠在千里近在眼前卻是我家的親戚戴春大吃一驚道怎的是你親戚紀二道他家是我的母黨那婦人是表嫂他的公公便是堂房母舅那女子是表姊女兒戴春故作惶恐賠罪道倒是小弟放肆了紀二道這倒不打緊雖是親戚卻多年不轉動了疎失已久所以昨日探知他姓楊丈夫是秀才都想念不到方纔記起一個人來其人也姓張是此地老土著熟悉左近人家因而去問他紀二說到此處向對面樓牕努一嘴道方知道

是清白人家他丈夫名喚上發實是我表兄戴春聽罷呆得做聲不出紀二又道二官人非是紀明不用心即使此刻前去與他見了往來厮熟亦難好啓齒戴春道既如此休再提了另作計較罷言畢出神呆坐只見對面廳門豁地開了卻是婆子上來晾衣戴春看那晾的是一件大紅湖縐女襖不多時那妖精挪步上來就在廳前與婆子打話那張芙蓉粉臉吃那大紅湖縐一映好似出水朝霞仙又把雙星眼望着戴春瞅了一瞅冉冉地隨了婆子下去

老子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戴春自從見了陰秀蘭木已神魂飛馳當不得被紀明弄得怨起怨到昏天黑地那把慾火只在肚裏打團團當此之時怎好再經那妖嬈當面一照可曉得戴春的三魂七魄早已零零星星提了一半過樓去了還剩一半在酒樓上與紀二閒答又對紀二道二郎你和令親有幾年不見了紀二道自從那年尊翁離徽州時小弟也往蘇州算來與他闊別十四年了戴春道他和你交情何如紀二道我和他的交情尊翁盡知那紀

尊翁做五十大慶時大官人又是十歲小弟送的百壽圖還是表兄寫的敢道府上還不曾棄掉後來大官人十八歲上恭喜完姻當年生子我那楊表兄又替我做了些詩章後因我有要事出門未曾送來作賀至於我同他的交情自不必說戴春道既如此你此刻為何不去轉動轉動自古道千年不斷親紀二道咳原是不瞞二官人說我一則初到不曾打聽出來二則小弟兩手空空就是今朝暖得了恁好白手白腳的到他家去呢戴春道你只不過要

買些禮物何不早同我說紀二道二官人肯借我銀子時我有個計較在此既是你教我去轉動我只說方從東京下來我們先在本處買些京貨只說是土儀將去送了他二官人只說是同伴陪我同去走走戴春拍手大喜道此計大妙紀二道我還有一個主見在此只是支價些倒像討二官人的便宜了卻不敢說戴春道你又來了我同你其事有甚話說不得紀二笑道事體倒巧的小弟的拙荊恰好也姓戴有一個丙姪兒名喚福官自幼隨他父親到

四川去至今永無音信這件事我那楊家表嫂盡知二官人何不冒充了福官只說由四川發大財回來同我出東京一路到此倘表嫂肯留我住你便是親眷常常好來看望了戴春聽了笑得個嘴不能閉連聲叫妙便道竟如法而行之何不今日就去紀二道今日大家紅着臉不像樣子何爭這一日且到明朝先把應用禮物買了慢慢地同二官人去何如戴春聽了慢吞吞道也是二人吃罷了酒紀二又奪會了酒鈔離了那座鳳鳴大酒樓戴春又同到

紀二家中吃茶原來紀二的住房是一排三間八椽樓屋其一間是姚蓮峯開書居一間紀二居住裏面還有一個老婆子姓孫只有母子二人住居樓上并後邊小屋內紀二住在堂前後軒須知紀二與那孫婆子也是心腹還有一間樓房空着戴春順便看了一回又同紀二到姚蓮峯處談些閒話要託畫小照扇面等事姚蓮峯極力張羅看看天色將晚戴春告別約定明日再來次日一早戴春又來便邀紀二去買京貨紀二道二官人且聽我一言今日

去是這般去只合是我那表嫂不是那些不正經人家婆二官人斷斷囉唣不得戴春正色道二郎說那里話來前日已說過是你的令親我戴春是頂天立地的大丈夫怎肯幹那虧心之事只是愛你不過如此御長好親近紀二笑道如此最好真是體恤小弟但也不必十分拘束只要隨常大方些便好二人同上街去到了蔣大隆京貨莊上買了幾色京貨都是輕巧細軟值錢的東西兩人分攜了到那天河樓前酒樓緊對門樓房門首紀二上前扣門三下只

聽得裏面問道。是誰。紀二道府上姓楊麼。裏面道。你們那里來的。紀二道。遠方親戚。特來奉拜。只見那婆子來開了門。紀二道。大嫂多年不見了。還認識兄弟麼。那婆子定睛細看。叫聲阿約。你可是紀二表叔麼。紀二道。嫂嫂記性眞好。婆子道。難得難得。請裏面坐。紀二便招呼戴春同進裏面。婆子道。二阿叔。那陣風兒吹到這里。多聽人說阿叔發了財了。果然面龐兒比二十多歲時發福得多。些這位官人是誰。紀二和戴春先放下了禮物。紀二道。說起話長。嫂

嫂先請受紀明一拜。那婆子回拜了。紀二便指着戴春道。此人說起來。阿嫂也該認識。婆子道。是那一位。紀二道。便是兄弟的內姪。散金大舅的兒子。婆子道。哦。是了。豈非就是戴福官。紀二道。正是。婆子道。你看好快日子。麽見他時不過三四歲。眨眨眼就是這表好人物。我們怎的不要老。戴春忙上前以晚輩之禮見了婆子。婆子讓他二人客位上坐。紀二便把禮物移到婆子面前。我等自東京下來。帶得點土儀。請嫂嫂收了。不要見笑。那婆子假意謙讓了一

同道既是叔叔見賜大膽領了。婆子便叫聲小猴子來。[illegible]
見裏面走出一個僮兒來。婆子便叫把這幾件禮物收拾
進去。不一時那僮兒搬出兩盞茶來。婆子又教安排些按
酒菜品。紀二戴春聽了。立起身要走。婆子攔住道。那有這
個道理。至親嫡眷。多年不見這戴官人。雖是你的親也就
是我的親。同在此吃杯水酒何妨。遂將二人留定了。婆子
又開言道。阿叔自出門後。一向在何處。怎樣得意。紀二道。
兄弟出門多年。雖做幾樁生意。也不見好。指着戴春道。倒

還足他隨了大舅到四川大獲利息。前年大舅去世他卻滿載而歸。近來到東京。卻與兄弟遇着另因一起買賣。一同到曹州來到此已有十餘日了。原不知道大嫂住在這里。昨日恰好遇着張九朝奉說起方知所以今日來奉拜。只可歎大表兄不在了。田氏歎口氣道說不來愚嫂的命該苦。又無兒子只有秀蘭一個女兒。將來只有靠他又不曾許人家。倘能招個養老女婿還好。卻那里揀得來。紀二道秀蘭姪女今年幾歲了。田氏道十八歲了。紀二道怎的

還沒有人家田氏道便是高不成低不就據他老子的意思家貲要穩當又說我家是世代書香也要配個書香人家後秀子弟所以至今沒處挑選他的阿姊那時全虧二阿叔做的媒許得好人家只可惜不到頭正說話間只見那小猴子攏上杯筷果品大家謙讓一番婆子笑着對戚春道福官人你休要客氣我同你不比外人你的姑娘母親在日我同他們都如親姊妹一般的你那時還在門檻邊抓雞屎哩今日難得你姑夫同你到此我正少個親眷

一回相見二回熟你自此也好長來看看我大家又是一笑婆子敬酒慢斟細酌戴春坐在紀二肩下生辣辣不敢多說話只好揀紀二嘴裏說剩的說幾句不覺又說到秀蘭婆子道這小妮子生得單弱昨日晚上教他到樓窗口收件曬晾的衣服就感了些風了今日竟不會起來不然我便叫他出來拜見二叔叔就是這位戴哥哥也見見何妨戴春連稱不敢當那婆子留茶待甚慇懃惜戴春覺得無趣欵留了一回便與紀二辭別了婆子婆子送出門來

道今日待慢了二位務望改日再來一則我本來少親人轉動二來秀姑娘也須得見見紀二道望望姪女我便道再來戴春道奉望賢妹便道再來二人離了婆子門首行不數步戴春問道方纔你那表嫂說你替他大女兒做媒是那一家紀二道表嫂最相信我他那大姑爺姓馬那家當雖不及府上卻還過得去那時節我去一說便成戴春聽了便把那心裏這句話咯咯的在喉嚨頭要吐出來幾次三番卻只得咽下去又閒走了一回約日再會白後戴

春日日來尋紀二紀二只用騰挪之法又躭延了幾日紀二吃戴春纏不過只得又同了他到陰婆家來那秀蘭風寀果然好了只見釵環叮噹輕移蓮步隨了婆子出來先拜見了紀二叔叔婆子又將秀蘭拉向戴春前也拜了兩拜戴春慌忙回禮少不得又是酒食相待戴春依着紀二的囑咐只得規規矩矩的倒是那秀蘭言笑酬答落落大方有時眼角梢到戴春身上那戴春好似蛔虫鑽入骨裏裏面異常受用外面卻動揮不得彼此說些家常閒話酒

食已畢。又坐談了一回。只得告別。自此之後。戴春三日兩頭來邀紀二去。轉動婆子無不款待。但說話之中。絕不提及媒事。戴春實實按捺不住。有一日又到鶯歌巷來。與紀二攀談。大寬轉說到媒事上去。紀明便拈着那兩片狗嘴鬍。微微的笑。只不答話。戴春見他笑得蹺蹊。便問道二郎為何事只顧笑。紀二道。我在這裏猜一個人的心思。戴春道。猜那個。紀二道。二官人休見怪。我聽你曲曲折折說到做媒。甚是蹺蹊。戴春正色道。二郎怎說我戴春豈是這等

人。只是只是紀二道。似二官人這樣身分。也不算辱沒了

我這姪女兒。只有一事卻難。淺表嫂不是說要配書香麽。

我那內姪福有卻是不讀書的。運上睍字還不學。全我表

嫂都知道的。如今二官人既冒充了福官。便不是書香了。

他怎肯把女兒許與你戴春聽了。呆了半晌。紀二又道據

我的意思富與貴原是一樣。難道登利乃第的方是好女

壻。千財萬富的。便不是好女壻了。倘我那內姪果真發財。

我紀映有女兒。便肯許他。只不知我那表嫂的意思何如

我且去探探他的口氣。戴春大喜道。今做二郎周旋紀二道。且慢。還有一事不妙。戴春驚問道。又有甚事。紀二道。我前日說你發了大財。我看那表嫂亦自有不信之心。戴春道。怎見得。紀二道。你但想你到他家不止一次了。他卻從不問起你在四川東京怎樣經營。這不是不信你麼。戴春沉吟半響道。這也極好商量。前次幾件禮物是你送的。我如今也送他些東西。比你送的格外體面。怕他不信麼。看官。凡是大家游浪子弟。使錢如潑水。他並非和銀錢有

。仇卻另有一種念頭。最怕有人說他廉儉。有人說他沒錢。所以莪片就從此處設去。激他一激。一個着十激十個着。那紀二將戴春激到手了。便道二官人這般計較。必定受當。但此刻且緩緩。待我去探探口氣。再作計議。二官人且請稍坐。說罷。即起身到陰婆家去了。約有半日方回。只見戴春在姚蓮峯店內閒談。一見紀二。便撇了蓮峯。進紀二家來。問道怎樣了。紀二笑嘻嘻道。有點蹊蹺。思了。戴春忙問何故。紀二道。他說那老父在日。原要尋個書香人家。如今

年紀大了要其東不成西不就不如揀個穩當的將就些罷了又問我有甚好郎官要招贅留意你想這不是有點意思麼戴春聽了這話登時四體百骸都酥軟了大喜道二郎這頭媒事成功我戴春定當重謝紀二道只是我說起戴福官發財表嫂終是疑心起先連我也不解後來方知上年有人傳到表嫂耳朵裏說那福官在四川已經潦倒不堪我以前不知有這個信息卻說說發大財今日我扎說傳來謠言不可憑信現在同我一路回來委實富厚表

嫂兀自半信半疑戴春躊躇一回道二郎既是如此還是送禮物之說也不必了令表嫂既肯信你言語你去說媒時竟爽爽快快說明一切聘禮與大眾格外不同你替我擔認一句紀二道二官人說得極是我去說媒時竟說福官人親口囑咐的許他重勝諒他不再起疑了戴春大喜紀二道二官人此事在我身上包管你成功不必疑慮今日我們且別處耍子去遂同上街酒食閒走了一回將要分手紀二道二官人且遲幾日來討消息戴春應諾而去

果真挨了三日。又到鶯歌巷來。紀二道所事已說過了。楊家表嫂說起福官也甚歡喜。只是有一件事。要二官人親口應允。戴春道甚事。紀二道我表嫂不是說的。他這女兒要招個女婿養老。二官人既要定他。務要吩咐一句。戴春道這有何難。合嫂有缺長少短之處。我戴春無不竭力。紀二道如此。焉有不成。戴春喜不自勝。就到鶯歌巷口一酒樓內沽了一角酒。擇些過口。叫酒保送到紀二家來。正在堂前歡飲。只見裏面孫婆安着出來對紀二道。這碗媒人湯

到嘴了紀二舉杯笑道就請大嫂嘗嘗何如戴春動問是那一位紀二道是孫大嫂與小弟同居一切我的家當事體都承他照看的端的為人又精明又能幹方纔我想起這趟媒事小弟只好做女媒少一個男媒何不就央他的令郎大光官做個男媒戴春道甚好滿敬了孫婆三杯酒孫婆也一同坐了老老實實吃酒攀談紀二道此事還有個計較在此二官人這事成功之後若說要他到府上去恐貴大人處有些不便若入贅到仙家他那里門臨大街

來往人多。二官人進出。恐有人打眼走漏消息依我看來。我們這條巷倒還僻靜。又有間壁現成房子空着。二官人何不租了這房子。接他母女來同住一者避了衆眼。二者紀明就在間壁。三者孫大嫂諸事能幹都有照應。孫婆笑嘻嘻的。指紀二道怪物怪物有你這等聰明人若把戴二娘子知道了。只怕要活活打死哩當時紀二便去尋了房東看了房屋。只見堂前後軒。天井過廊。竈披色色都好這房子與孫婆貼間壁。孫婆與姚蓮峯貼間壁。後面還有一

所小園可以種些瓜果。望見孫婆那邊早已搭了一架瓜棚。綠陰濟放中間。卻都有一牆隔斷。戴春看了大喜。隨即立了租約。紀二便去說媒。自然順順流流。一說便成。戴春連日忽忙。拏出些銀子。來託紀二。孫婆辦了簇新傢伙鋪陳。一面趕辦聘禮。足有三二千兩的火氣。戴府上的人都不得知。紀二孫婆從中取利。沾潤不少。紀明孫大光兩個媒人。賫送聘禮財帛。到天河樓。陰婆家道了吉期。到了這日。戴春打扮得花簇簇。迎接陰婆母女。離了天河樓。到了

鶯歌巷新宅成合卺之禮。新丈母的孝敬。媒人的謝禮。格外從重。愈加體面。自不必說。那戴春得了秀蘭。如得明珠。如飲醍醐。如登仙界。如歸故鄉。說不盡那鸞鳳和諧。鴛鴦歡暢。那陰婆到曹州。不上幾時。又有鬼娃蒙混。況與戴春又是花燭姻緣。堂堂皇皇。端的無人識破。就是戴春平日的親朋。聞知此事。也不過道紀二瞞着他們。引誘東家娶了兩頭大。心懷妬忌而已。但木已成舟。只得由他。紀二暗地對婆子道。阿嫂。我計何如。婆子感激非常。誰知樂極生

甚窮家路窄。一日陰婆門前閒看。瞥見一個人來。陰婆認得那人。是東京矮脚鬼富吉婆子急避入去。忙關了門。原來陰婆在東京時。帶着秀英幹那個買賣。富吉曾詐過他的油水。所以避他那富吉早已看見便緩緩的踱到陰婆門首。立定了脚。看了一回便轉到孫婆家來。正值紀二在堂前獨坐。富吉拱一拱手便問道。借問間壁敢是姓陰麼紀二聽了。吃一大驚。便答道間壁姓戴不姓陰。富吉道可有姓陰的同住。紀二道只是一家並無同住。富吉回身便

走紀二見他如此情形十分驚疑看那富吉已去遠了便
溜的走過婆子家來此時戴春適在他處陰婆見了紀二
便道怎好紀二道方纔有個人來問起阿嫂眞姓其情形
又甚屬可疑陰婆道方纔我遇見東京的富吉我進得遲
了吃他看見怎好紀二道呀是了幾日前我聞知本府高
大老爺從東京來到任都說有個拏事的門上姓富叫做
富八爺婆子道如此怎好紀二道别的不怕他只是方纔
我看他情形早晚必來纏障萬一稟到三官人的耳朶邊

獻出你的底裏來。倒難擺佈二人因此常常愁慮。那知竟不復來陰婆心也安了。泥一道我教戴春出名租産原是安如泰山。誰能動搖。從此照常辦事。卻說秀蘭自從嫁了戴春之後。聽他母親的吩咐端的歡歡喜喜伴着戴春那孫婆自見了秀蘭。好似前生有緣。不碰見倒也罷了。一面便道嘻嘻谷谷。你笑我說的總要半日說的料想都是正經話。搬來不上半月便打夥得火熱秀蘭要拜孫婆為乾娘。孫婆甚是歡喜。那陰婆也都依他不日孫婆的兒子大

光染患時感症裏。虛發斑接了幾位名醫醫藥上寫看｜四日慎防重變。一通升麻柴胡葛根提得肝風鴟張神昏痙厥。又是犀角地黃湯牛黃清心丸反節邪入心包果然到了十四日嗚呼。哀哉。伏惟尙饗。孫婆只得這個兒子。又無媳婦。哭得死去還魂。紀二陰婆秀蘭都去勸慰。戴春也寬皮毛的勸了幾句。那姚蓮峯也過來問了。逕稱可惜。情殮事畢。那孫婆因連日侍奉兒子。辛苦。又急又毀弄出一場病來。臥牀不起。秀蘭日日過來伏侍茶湯。十分周到。

在牀前說些閒話。排開心事。惟夜間只好歸自己的洞房。陰婆也不時過來。門前自有紀二照應。孫婆漸漸起牀。一日和秀蘭坐在後窗閒話。孫婆望見後園瓜棚。歎道我多日不去理他。他不知蹧得怎樣了。秀姑你到我家多次了。我從未曾同你到園裏去過。今日我卻健旺了些。就同你去看看。秀蘭道甚好。二人到了後園。只見瓜棚依然如故。惟撐柱有幾根略歪了些。瓜蔓也有些顛頓。秀蘭見那園裏左邊有一花壇。種些建蘭黃菊。右邊土牆上擺着幾盆

葱牆比左邊的矮二三尺許秀蘭指着道這牆為何比我們那邊的矮這許多孫婆道去年黃梅水大此牆坍倒同間壁通為一家我屢催房主來修那房主挨死挨活直至八月方來修築卻又可惜工錢築得三尺多些就不加高了我想兩家既有了闌欄也便不去催了日子好快此刻又是黃梅了正在談說忽見烏雲蓋頂雨點便如拳頭大小蹋㷿樸落打將下來孫婆秀蘭急忙避雨進內秀蘭便從側門歸家去了正值戴春從街上飛跑進來氣急敗壞

那雨發時傾盆直倒街衢成河戴春坐定道好運氣秀蘭道哥哥幸得不着雨陰婆出來道賢壻路上受了日頭氣還好麼戴春立起道還好陰婆道疑可聞聞痧藥免得發痧便取出一瓶臥龍丹戴春聞了打了幾個噴嚏婆子道賢壻可要燉酒吃麼戴春道方纔小壻同二姑爺在桃花巷吃了幾杯酒他還要到别處去小壻先回來這番大雨未知二姑爺濯着否婆子道如此說來賢壻還好吃酒哩便叫猴子將熱酒過口搬在後軒便教秀蘭陪吃婆子坐

在那邊閒談。戴春一面吃着酒道。我每每回來秀林總在間壁。待岳母叫回。今日卻難得在家裏。秀蘭笑而不言。婆子亦笑道。這癡了頭不知和孫乾娘前世甚麼緣分。倒也好。孫乾娘一手好針線。教他去學學也好。戴春笑嘻嘻道。乾娘處自然也要親近。但只是不必長在他家。秀蘭聽了心中好生不悅。便笑道。他家又無男子漢。我去怕怎的。戴春道。並非為此。我不過這般說。婆子道。這兩日乾娘因兒子死了。悲傷不已。我教你妹子去同他談談。解些心事。一

來鄰舍之情。二來結拜了親這點來往也少不得。藏春道。這也是個正理。秀蘭肚裏說不出的只是氣暗想道你這副嘴臉我原是格外看待你的。我現在並不恁的。你便想監管我。陰婆見女兒顏色不悅正想設法調和只見那雨早已住了。雲銷日出。滿地晴光。那高的地面已有些燥了。藏春忽的立起身來道。還有一句話要同二姑爺說。此刻他只怕還在那里。我去去就來。說罷就走。婆子對秀蘭道。我勸你不要終日在孫家。如今惹得那厮生疑。乖女兒總

依爲娘的話。將順他些。秀蘭應了。不一時戴春回來婆子問道賢壻尋二姑爺說甚要緊話。戴春道有個曹縣人曾欠先父銀兩未淸。姑爺說認得他的小壻要同他去走遭。婆子道原來如此。說罷仍復入座。秀蘭陪着吃酒畢。從此吃茶吃飯。談天睡覺。自照老式。從此秀蘭竟依母敎足有三日不到孫家過了。三日腳又癢了。第一日只來了一次。第二日巳坐了三個時辰。第三日便照常忘反了。那孫婆聞知戴春那日這番說話。暗暗大怒道。這廝捕風捉影

的○疑到我身上來○我認真引誘了你的活寶貝○怕你忘懷
罷休我○如今我偏要替他尋個好郎官○待我慢慢留心○忽
一日天色將晚○孫婆到後園摘瓜○為小桑秀蘭○不覺隨了
進來○不去時萬事全休○只一去驀然見五百年風流孽障○
要知此去有甚麼蹊蹺○且聽下回分解○

結水滸全傳卷之三十七

山陰忽來道人俞萬春仲華甫手著

第九十七回

陰秀蘭偷情釀禍　高世德縱僕貪贓

話說陰秀蘭隨了孫婆到後園去摘瓜。其時天色將晚，正值那隣居姚蓮峯在牆頭上摘葱，瞥見了秀蘭，險些一個倒栽葱跌下去，連忙立定了腳。那孫婆問道：「姚二郎做甚

飯。未蓮峯道乾娘正要燒哩這乾娘兩字一叫。不覺提動了孫婆的念。一時見機生情便趁勢把許多閒話兒住了。。蓮峯秀蘭便各相覷看了一回。蓮峯下去了。孫婆回頭看那秀蘭笑道。你也好回去了。你那人止在那里等你。原來姚蓮峯是個俊俏後生。秀蘭道乾娘休要取笑。孫婆道。我取笑你做甚。這是正理。果然陰婆來叫了秀蘭回去。那孫婆自回廚下安排夜飯。一面肚裏想道。我不是歇麼。現放着眼面前一起好買賣不做。戴家這邊媒。謝得我也不多

現在這起事替他們成功了。少不得兩邊都有些撈摸。紀二郎處且廝瞞他有理有理不說。孫婆自己鬼劃策單說蓮峯見了秀蘭回去。心中不住的喝采。道果然一個絕色女子。遠看不如近觀。只可惜物各有主。無庸妄想。況他又是正經人家的兒女。蓮峯心上不定。吃了夜飯。御去燈下趕要緊筆墨。你道甚麼筆墨。原來曹州有個大家子弟。下了十錢。畫三十幅春宮圖。等緊就要的。不得不替他趕緊。那知心之所至。筆亦隨之。畫了一張臉兒。活像秀蘭。越看

越像不覺大喜便將自己的眞容也畫在上面喜孜孜看了一夜心中想道我不過紙上作趣也不算傷陰騭次早蓮峯起來鋪設店面方畢只見孫婆進來蓮峯忙叫請坐孫婆道無事不登三寶殿老身要煩三郎畫幅手卷蓮峯道乾娘要畫花卉畫人物孫婆道我要畫熱鬧些的故事便是西施配越王罷蓮峯笑道乾娘差矣西施配的是吳王不是越王我看不論吳王越王總是沖天冠赭黃袍畫來有甚分別孫婆道唗虧你做了畫師連吳王越王的紹

貌。都分不出。蓮峯搖頭道。這卻不曉得。孫婆道。吳王是個

俊俏小生。模樣那越王尖嘴高鼻。活像個猢猻。精蓮峯便

笑道。既如此說。那越王如何配得過西施。乾娘你這頭媒。

替他們做錯了。孫婆笑道。你這獃子。他豈是我做媒的。若

教我做媒。早已不錯了。說罷便走。蓮峯道。乾娘倒底要畫

不要畫。孫婆帶走帶說道。你要我請我去。書香人家問個

明白再來。話蓮峯暗忖道。他這般言語。分明來作成我。只

是我豈可幹此虧心之事。孫婆回轉家裏去了。秀蘭早已

梳妝好了。往孫家裏孫婆一見。便道。你不在家裏陪伴那八用早點。倒來我這里做甚。秀蘭笑道。他兀自睡着哩。二人上樓坐了。秀蘭拏出新做的繡鞋一雙來送孫婆。孫婆接了。喝采不迭。稱謝了幾句。便道。秀姑。你要時新花樣。我倒尋了些來。你看看何如。便將出一張枕頭花樣。看時乃是過牆梅。秀蘭喜道。這卻不曾見過。乾娘那里畫來的。孫婆道。便是間壁姚家裏我看他方纔畫的。因其式樣好。便描了一張來。秀蘭道。是那個姚家。孫婆道。就是昨日掛頭

上摘惹的。那個小後生秀蘭道。哦。原來是他。他爲何也叫你乾娘。孫婆笑道。這事久遠了。我從小看他大的。他自小拜我做乾娘。今年十九歲了。你來此只得一個月。自然不曉得。秀蘭道。他雖叫你乾娘。想來亦不甚親熱。孫婆道。怎見得。秀蘭道。他如果親熱。爲何這一個月來。乾娘這里影也不打。孫婆把脚蹬蹬樓板道。他時常在這樓上的。這兩日因你在這裏。他不便來。秀蘭默然無言。少頃去了。孫婆想道。他二人話多有意。此事可成。心中甚喜。次日正値孫

大光三七之期延僧拜懺適値紀二同戴春也揀了這一日起早動身到曹縣收賬去了秀蘭隨了陰婆到城隍廟燒香去了孫婆早一日向陰婆借那猴子到間壁去央姚蓮峯照應門前幷料理道場之事孫婆回到後軒收拾一切少頃僧衆到了姚蓮峯進來幫辦一切又是片刻那猴子來討茶葉孫婆教蓮峯道三郎替我到樓上去一取茶葉在窗口泉上蓮峯應了便上樓去孫婆自往厨下去了正是禍事臨頭奇緣偶湊秀蘭同母親燒香已畢陰婆道

秀兒你乾娘今日有事你先回去帮帮他我從土地廟一轉便來秀蘭應了便先上轎回到鶯歌巷門前住了轎見自已大門閉着便叫轎夫回去少停來領轎錢自己便過孫婆家來正值和尚在那里法鼓鐃鈸乒乓叮咚的敲打秀蘭進了後軒不見孫婆只道孫婆在樓上便挪步上樓正值姚蓮峯取了梨棗將要下樓與秀蘭迎面相覷把個姚蓮峯吃了一驚驀然想到春宮畫上的情形一個寒噤登時酥軟了倒退幾步跌在椅子上那秀蘭在樓門邊也

酥了道峯知不是頭要想走卻吃秀蘭碍在門邊秀蘭也想迴避不知何故那兩隻腳只是不肯走兩個人眼目迷離頃刻間心不自由秀蘭不覺移步進前只見那姚道峯身邊便是孫婆的床那道峯也不覺漸漸的立起來了這時節那孫婆還在廚下想那姚道峯還不下來只道他茶桌尋不着正待叫他卻值那猴子買些果品進來道二姑娘先來的了孫婆道在那里猴子道此刻又不見了孫婆便有些覺得放下廚刀搶上樓梯到了樓門邊卻不見姚

蓮峯暗驚道眞個有些奇了又想道且慢撲進去立了一回張見兩個人整衣出牀孫婆忙掩進去佯作大驚失色之狀道怎麼你二人不是害了老身兩人一齊大驚跪下道求乾娘方便則個孫婆怒道好好好說未了只聽見門前陰婆轎子回來了正在那邊開門二人愈急孫婆道這個干係我擔不起二人只是哀求孫婆轉笑道你們要我方便我想此事一不做二不休對秀蘭道你自然是還要到我家來的對蓮峯道你自此不來也罷了你若要再來

的呢說到此間。沉吟不語。蓮峯沒口的應承道。親娘你作成我。我兒子重重的孝敬你。先送上五五十兩。孫婆道。你只須從那矮土牆悄悄過來。不必門前進出。我替你們瞞得眞騰騰的。二八大喜。孫婆又對秀蘭道。這付重擔子是你作與我挑的。秀蘭也沒口應承道。娘救了我。我終身不忘記你。又說了許多孝敬的話。孫婆便教蓮峯快下樓去。從土牆跳回。孫婆笑着對秀蘭道。此事你娘前瞞他不得。倒是實說的好。又須關會你娘。絕二叔處說不得破其

事那姓姚的並無家貲你娘若也要衣他些他們供應
不起便宗性不來了秀蘭道這事倒容易附着孫婆的耳
朵道只消我那戴家的取些貨來挪掩就是了孫婆道甚
好。只是你在戴家面前露不得絲毫馬腳秀蘭點頭便等
孫婆取了茶葉一同下樓陰婆已經過來了會談幫忙不
一時個人齋供陰婆孫婆秀蘭都在堂門口看和尚那八
個和尚嘴裏同聲念着唵嘛嚕唵嘛嚕嗡嘛嘛嚕鉢嘛嘛
嚕婆了詞那十六隻眼睛輪流不住的只看秀蘭孫婆轉

到他兒子棺前。悽慘慘的哭起來。陰婆秀蘭勸解一番。到
下午道場散了。消磨一日。這里秀蘭逢單自然借孫婆處
日日幽會。陰婆自此需索秀蘭。自會替她遮蓋打點。如是數
日。紀二戴春自曹縣回家。宴然罔覺。安然無事。忽一日戴
春上街。走過盡情橋。巧巧撞見一個起禍的冤家。是戴春
舊日的一個幫閑。本城人氏。姓烏。小名阿有。上年往東京
買賣。與那個沒頭蒼蠅牛信曾相認識。那牛信臨、富吉又
是至好。當時富牛二人隨了高衙內赴任。那日富吉吉當

歌巷看見了陰婆又聽得紀二這樣言語便回到衙裏門
房內坐下喚兩個做公的進來問道你們可曉得鶯歌巷
內畫店西首第二間是怎樣人家公人答道說起這家小
人們也曾去打聽過那家是個戴員外名春的外宅別無
閒人進出是以小人們不好冒昧富吉道戴春是甚麼人
公人道是本城第一富戶富吉暗暗點頭教公人且退心
中暗忖道陰婆子這廝好刁猾正想設法破他只見牛信
進來叙話富吉就說起陰婆之事牛信道這事容易消停

一到正月定有法子過了一月那牛信撞見了烏阿有便邀酒店說話詳到陰婆那牛信便將陰婆底裏一一的說了烏阿有正為戴春這事妬忌紀明一聽此話驚喜道他原來如此他家還有一事被小弟撈着了牛信亦驚喜道何事烏阿有也將秀蘭連嵳之事一一說了并道這是他家買動的小猴子漏出來的信牛信暗喜便一同去見富吉富吉道妙極巧極烏兄依小弟之見如此如此而行必然到手烏阿有會意了那日在畫橋酒店戴春與叫道

二官人戴春也招呼了烏阿有道前面酒樓借話戴春便同到酒樓上坐定了閒敘了一回烏阿有故意一說兩說引到紀明便道二官人你道他是甚麼人戴春道他是先君的舊相好阿有便冷笑道你懂得你那新岳家姓甚戴春道說是姓楊莫非姓錯了烏阿有只是格格的冷笑戴春道烏兄端的為甚事笑阿有板着臉道咳不是小人多說我同二官人情分不比別個但說何妨你岳家實是姓陸紀老二將如此如此的人家厮瞞二官人但稱甚麼書

香這還不打緊還有一事實在不便說戴春聽了這話大怒道竟有如此烏兒還有何事老實說不妨烏有道紀通同孫婆子引你那如嫂夫人和那姚畫師來往小人方纔聽得此言心裏不平想二官人豈是當龜的人所以直言相告戴春大怒道紀賊我待你不薄怪道那賊賤人時常到孫賊婆家裏去便要去捉姦烏阿有道二官人精細着捉賊捉贓捉姦捉雙二官人今日胡亂撲進去萬一那人不在樓上不是弄壞事了據我想來方纔那賣酒的人我

正好教他作個幫手兼且紀賊一身好拳脚二官人此去
恐在吃了他的虧戴春半響無計烏阿有道二官人若須
相助小人處倒有一人看官這個人卻一時不大猜得出
便是上年在玉仙觀被陳麗卿打壞的那個烏教頭戴春
甚喜烏阿有便教戴春老等急忙到了府衙邀了烏教頭
同至酒樓相會烏阿有道孫婆子不打緊惟有紀明那廝
須得教頭敵住他二官人領我二人進去捉拏就是了我
們二人日日準在此地左近相聚言訖而散烏阿有道還

有一計二官人從此竟不必同去差一人到鶯歌巷去只
說親友家有事相留改日方回一面差人回去當日阿有
戴春别了烏敎頭同到院子人家去吃酒飯睡覺次日
起來閒游一回走到昨日相會的地方烏敎頭已在一番
茶酒不料事出湊巧節日得了喜信二人便飛也似進了
鶯哥巷撲進孫婆家來孫婆見他們雄糾糾的搶進來當
先便是戴春情知不好了大聲叫道阿呀甚麼人來了快
走言未畢早吃烏敎頭順手一交推倒恰好絕二在那頭

共入門問步不在孫婆家下　衆人一聲進去可憐一羣狼虎

隊。衝散鳳鸞儔那秀蘭蓮笋正在情酣。猛聽得孫婆大叫。

驚得豁地分開。戴春搶上樓去便照秀蘭臉上老大一個

耳光。阿有上來。不見了蓮笋大驚。不知閃在樓窗暗邊。一

時遮着不見。樓上喧得一團糟那巷口紀二聞得喧傳出

巷。急忙飛奔回來。飛身進內見孫婆正在那里掙扎。紀二

忙問其故孫婆不能回語。紀二便搶進去見那烏教頭正

在上樓。紀二趕上去。抓那烏教頭翻身便鬭紀二原來紀

二雖有幾分拳勇。卻不是烏教頭的對手。那陰婆在間壁。只聽得間壁女兒的哭。截春的罵。又有無數聲音的喧嚷。一片價鬧個不住。大吃一驚。情知壞事。飛奔過來到扶梯邊。只見那紀二和一個大漢厮打。只叫得苦。那里敢上去。紀二一邊叫我是紀明。那大漢只顧打。截春聽見紀二。怒從心起。便撇了秀蘭來打紀二。烏教頭一讓。倒鬆了紀二一步。紀二一不知所以。昝見了蓮峯。便去抓。蓮峯阿有也看見了。蓮峯把蓮峯攀到儀門口。烏教頭仍去推扣紀二紀二

一個巃嵷滑說了。連峯順勢一倒。把那赤條條的一個燒
運峯腦在上。頭在下。認眞一個倒栽葱。跌下樓去。孫陰二
婆一正大呌道。打殺人了。𠷇教頭一聽。便下了樓。大踏步
去了。阿有也忙下樓去。紀二不知就裏。只呆看着戴春戴
春指着說道。從今識得你。是賊。慌忙下樓。孫婆急叫陰婆
抓住戴春。陰婆抓個不及。吃他走了。紀二也昏頭搭腦的
走下樓來。秀蘭穿了衣服。紅着兩隻俏眼也下來了。這閣
屋裏總共除去過。淨存人陰婆、秀蘭、孫婆、紀明四個外。就

蓮峯屍身。一個不列賬。四人陰錯陽差的互相埋怨愁作一團。那阿有到茶坊裏去。等戴春曾謡均各慢表。且說烏教頭一逕回署。報知富吉。富吉笑道。今番看你這班烏男女逃到那裏去。這起官司。怕你不投到咱家這裏來。原來那本府高大老爺高世德。自到任至今已近三月。但知行樂飲酒。並不整飭公務。一應大小事宜。全憑門上富吉播弄。每日高世德也要落僉押房一次。瞎七瞎八的也算看稿。並不曉得甚麼案件。胡亂畫個行字。若有囑託富吉之

家富吉先行抽出不在僉押房送閱另送至內書房逐件指點教世德授意幕賓無不照辦所以衙門內外上上下下倒不懼高世德單只奉承富八爺耶一日世德正在僉押房忽接進首縣湘潭縣公文一角富吉暗笑道戴春的事來了站在世德貼身背後看世德拆開公文富吉在後看時乃是天河樓前民人錢士霄呈報毛和尚殺傷錢泰聚身死兇身主唆逃避無獲一案上寫據民人錢士霄呈稱身父錢泰聚因事出城在擲金山下被姑表兄毛和尚

用小刀戳傷身父左脇致死。有同行家丁李三王四見證。伏思毛和尚與身父並無仇隙。惟有居住大義坊之戴全與身父積怨深仇。而毛和尚係戴全心腹。畜養多年。其爲戴全主唆毛和尚殺人無疑等情。據此除驗明屍傷外。當卽拘提凶犯。均屬潛避無踪。現在勒限嚴拏。合將錢泰聚斃命情由塡明屍格。先行詳報等因。富吉看了暗想道。戴春係大義坊人。這案內戴全莫非就是一家。他曾做此案定與他有些交涉。便出去打聽了。全春二人是怎樣結盟

心中暗喜道倒也湊巧。有了此本要收拾戴春便容易了。不日又接到菏澤縣詳文一角。拔進門房富吉拆開看時方是戴春呈控紀明等。因姦斃命之案富吉看罷想道倒也辦得好。我初意要把陰婆子辦作流謡。賴我手段那戴春自然是個窩頓。流娼誘姦的罪名了。只嫌辦法太狠怕得沒轉潤處。如今開脫戴春輕責陰婆。倒也清勑便將詳文親送內書房。回本官去了。看官戴春這案。縣裏怎樣辦哉原來戴春那日捉姦之後烏阿有在茶坊等着戴春一

到便要去遞呈子。阿有道且慢二官人可認識雪橋頭的眼鏡王三麽。戴春道我會會過他端的是一位好訟師我們何不去尋他。阿有道我想過了非他不可。二人便同往雪橋頭只見王三剛巧送一個夥中的值堂房書辦出來。烏阿有上前道運氣先生恰在府上。戴春也上前相見王三邀入遜坐敘茶畢王三開言道戴兄冒暑而來定有見諭。戴春道有事費心。烏阿有坐在王三上首便將兩臂撲在茶几上對王三耳朵悄悄的從頭至尾說了一徧又道

吃幾不瞞郎中這些都是實情總要先生做主。王三聽罷
板着那張臉。一手不住的將那兩根狗嘴鬚。沉吟半響道
這事費手脚了。阿有道。總要先生費神擺佈。戴兄說過重
謝。戴春嘻着一張嘴道。總要費心決然重謝。王三道。都是
相好。這到並不爲此。又想了一會道。做是有個做法。只是
此案情節太多。忒費斡旋小弟刻有要事。二位少停再來
戴烏二人起身。王三送至門首。忽又道。烏有兄請轉來。只
見阿有王三二人。說了好一回。阿有笑着點頭。別了王三

回身轉來。迎着戴春。敍戴春先封個潤筆之貲。戴春便同阿有回家。封了八兩銀子。到白石街前飯館中。吃了酒飯。轉至王三老家。送上筆貲。王三接了。稱謝。便將做就呈稿。放在桌上。一手按着。一手指指劃劃的。對戴春說道。此事只得斡辦。紀二那節詐謳媒事。休要提起。就是那婆娘。也不必提破他姓陰。戴春道。這是何故。王三道。且聽我說來。那紀二這場人命。竟做他妬姦殺姦。若務要說破那節媒事。必須提出甚麽流娼不流娼情節。太支離了。即使戴兄

辦得明白。實不知情。究費周折。那陰楊兩姓。不關緊要。詞內叙他姓楊。也有個主見在內。萬一到官時。審出他姓陰。戴兒只知姓楊。也顯得戴兒不知情。烏阿有道。先生眞是高見。王二便把呈稿付二人看了。戴春問道。舍間是大義坊。先生這呈內。爲何單稱鶯歌巷王三。道你在鶯歌巷捉姦。自然應住在鶯歌巷。況且令兒現在這趟命案。追捕甚緊。令兒是大義坊戴。你呈內名又是大義坊戴。你不怕有老大不便處麼。戴春連稱是極。即日赴縣具呈。次日檢驗。

另日審問定案具詳。一切內外均是王三轉託值堂房劉六先生照應。那劉六先生。便是方纔王三送出門來的縣裏朋友。此人在縣裏最爲習嘴。裏面門僉線索。外面差役公人。呼應極爲靈驗。所以縣中竟照原呈大略定勘。絕明擬絞監候。孫周氏楊田氏楊秀蘭俱杖決枷贖等因具詳出詳之日。劉六先生一篇大賬。通連內線着疊外場一應計共須銀二千四百六十二兩。戴春如數找清外。又重謝了劉王二人。那烏阿自到劉六處去分了一二釐頭的引[illegible]

禍都不細表且說陰婆自從縣裏吃了官司情知富吉老
虎般的盤踞在府衙等他可想逃得過只得人上挖人向
富吉磕頭賠罪又教女兒千嬌百媚的去奉承他又送上
許多賀敬方舒了富八太爺的氣那烏教頭原是抹煞縣
官審訊供攀竟是事外之人那紀二可憐有口難言竟屈
打成招坐了死罪縣案一完獨有那戴春財多為累又因
哥子戴全遭了無頭命案富吉見機生情一心要牽連他
當日接了縣詳便親身造內只見高世德正在飲酒富吉

將文書遞上。使指使從人走開。悄悄的對官說了許多情節。便教世德交鼎友驗詳提案。不數日。從宗人犯解到候訊。次日即懸牌傳審。富吉便密差心腹人向戴春說道。本府出東京時。早訪得楊氏本姓是陰。今日提訊。立意要辦你寫頓流娼誘姦的罪名。戴春聽了。嚇得魂飛天外。那人又道。你如肯將戴全與錢泰聯起姻緣。由老實供招。本府便肯趁勢。你就是富八爺也好在官前極力包含了。䞋個戴春的魂靈兒復叫回。喜出望外道。這有甚使不得。他的

事盡在我肚裏我對審老實說便了。那人便去回復了富吉。富吉便傳令伺候帶齊人犯。聽候本府審問。那本府向世德將次出堂。在內廳炕上向隨從人道。你們都退出去叫富吉進來。左右一齊退出。一片聲叫道。喊富八爺。富吉笑起個大肚皮。慢騰騰走上廳來一站。世德道。那件賊春的案。今日不是要問了麽。富吉道。何候了。老爺可會意。世德道。你前天說甚麽流娼不流娼。富吉道。那事不打緊。那楊田氏老爺只問他女兒通姦。是知情的。待他漏了口

風出來再逼問下去那孫周氏也好問他誘姦等情那戴春老爺只要說他不安分不愛廉恥紀二姚蓮峯是你平時縱放的麼這樣問下去看他怎麼供只是還有一事老爺不要忘那戴春有個哥子名叫戴全就是前天毛和尚案真的要犯現在逃匿老爺須在戴春身上問個下落也見得老爺精明世德道那個我會得他如不肯實說立斃杖下就是了富吉道那也使不得只要他說哥子是罪潛逃就好提戴全的兒子監追了言畢世德立起身來富吉

退出快快先走幾步。高叫道賊伺候。只聽堂外齊聲答應宅門大開。三聲點響。軍牢健步。吆喝三通。只見高世德緩簇新新大紅圓領。腰圍玉束。頭戴烏紗。暖閣當中坐下。經承青辦。手捧案卷。到旁并將各犯名單呈上。高世德坐在堂上。暗暗的把富吉吩咐的話。想了一回。便提起硃筆。在戴春名姓上。點了一點。經承便喊一聲戴春。只聽得兩班衙役數十人。一片聲戴春叫個不絕。只見戴春七蹌八跌的。走上堂來。案前跪下。世德問道。你是戴春麽。戴春道小

人戴春又問道。你弟兄幾個。戴春道。小的只一個哥子。名叫戴全。又問道。他那里去了。戴春便直陪口供道。他和那案內的錢泰聚有切齒深仇。因錢泰聚那年和小人的哥子比校拳棒。錢泰聚用重手點壞了哥子。病經一年。哥子因此懷恨世德拍案喝道。有如此人命重情。你早為何不報官。戴春道。連日小的吃人命官司。忙得緊。不曾閒畫不曉得他那里去了。聞知他的兒子戴默待在西門外狹道巷何不喚他來問。麓世德便喝道。下去。隨將硃筆點了楊

田氏。只見陰婆上堂世德問道紀明姚蓮峯在你樓上與楊氏通姦。好不安分。陰婆聽了這話全不接頭。旁邊紀承回官道這人是楊田氏。這件通姦打人之處是孫周氏的家裏。世德道原來不是他。出去罷。又點了孫周氏孫婆上堂跪下。世德道本府在東京時。知道你是個流娼。如今你又到曹州來。幹這個不要廉恥的買賣。吩咐掌嘴。弄得孫婆一點不懂。不知官長說些甚麽。左右不分皂白。就將孫婆撳轉頭來。一打四十。經承在旁。亦不知道孫婆是甚

麼人亦不敢多說。此時富吉在宅門後聽得明白。連連頓足道。這樣不中用的東西。怎麼做官。便叫隨人回官道。內衙有要事。請老爺退堂。世德即忙起身。兩廊一聲吆喝。各自退回。富吉假傳內諭。着經承叙牌稿。差拘戴全之子戴默待監追凶犯。又邀同牛信去尋烏阿有告知戴春說。今日之審。官府十分庇護。須得怎樣數目。戴春甚爲情願。立刻辦齊赤金三十條。每條重十兩。交與富牛二人。并說道點蒼禮。孝敬官長。牛五師爺同富八太爺小可改日再謝

原來牛信富吉是高世德極親近的密謫那時一做官便派牛信賬房管總派富吉爲稿案門上所以二人大權在手此時接了金條回署平分社稷花了一千餘文買些水禮送了鳥毅頭只說是戴春送的我們二人還沒得你這副的好看鳥毅頭快活已極向二人稱謝不了承關切承照應說個不已二人得了金條並不送官外面諸言紛紛貪贓實在世德並無絲毫到手富吉得了這贓便將戴春這案擱起單把毛和尚案差兩起公人一面先提戴默待

監追凶犯。一面嚴拏戴全正犯。那戴全聞知錢泰聚被王和倘刺殺之後。心中大喜。暫避西門外義友家中。那義友替他暗地打聽信息。續後聽得錢士霄指名告他。又聞得戴默待拏去收禁。還要緝拏正犯。他得了此信。便高飛遠颺的去了。一日公人拘得戴默待到案。宣畢便向他需索一切。過了幾已五漸淡來。所有追拏一案。亦無非臨名比較。把幾個公人的屁股晦氣而已。一日世德正在後花廳同兩個美妾飲酒取樂。外面忽飛報梁山大兵殺來。世德

大吼一聲。往後便倒。眾人忙上前急救。已是面如土色。絲毫餘氣。究竟不知救得轉否。且聽下回分解。

山陰忽來道人俞萬春仲華甫手著

第九十八回

豹子頭慘烹高衙內

猪冠仙戲阻宋公明

卻說高世德在曹州府署後花廳飲酒聞報梁山泊兵來大吃一驚往後便倒左右急忙呼喚半響方纔甦醒只已驚魂離體蕩魄去身連話也說不出了瞪着兩隻眼睛

左右道這這這便怎處忽又聞報道賊兵在北門外殺狗嶺分三營屯扎原來那殺狗嶺離城尚有五十餘里世德聽了稍為放心只是呆坐着椅子上一無號令忽報梁都監親來請見已到廳上高世德只得出迎一見梁横也無別話便問道賊兵回梁山否梁横見他如此昏憒心中暗急便道那有這等容易事賊兵銳氣方盛明日小將擬開城決一死戰探得梁山賊軍先鋒姓林名沖好生了得小將現已傳令緊閉各門趕運灰瓶石子上城堵禦特請相

公速為劃策。戰陣之事在小將。謀畫之權在相公。軍情緊急。小將要去分派。些務須於五鼓再來。一同上城罷。高世德一聽得林冲二字。已經三魂失了兩魂。再聽見要他上城。連那嚇剩的一魂也不知去向了。戰兢兢的對梁横道。小弟今日有些頭疼發熱。那個林教頭之事。總託將軍做主調停。明日如小弟退熱。總陪將軍同去。梁横料其懦弱飾避。只說再會再會。即便起身去了。回到衙署。只見大小将弁兵丁已在衙前聽候號令。梁横進署。急悶異常。暗想

道一木焉能支大厦賊勢如此猖狂曹州地方遼濶。偏又遇着這一個高知府本城紳士中又無勇敢之才。又可惜大河樓的武解元上省去了如何是好躊躇一回。便發令派將領兵鎮守各門。左右將弁都紛紛得令而去。一面吩咐防禦張金彪提轄王登榜、速選弓弩手三百名。防守北門再選精兵八百名。明日黎明隨同出北門。齊心協力。剿除草寇二人同聲答應。當夜分派已定。一面再遣細作探聽梁山來將兵馬人數。原來宋江依吳用之計。將大兵屯

在兖州先遣凌振戴全往曹州探討行事再與吳用商議
派將點兵之事只見林沖立起身來道小弟願效微力取
這城池雙手奉上宋江吳用齊道甚好便令林沖領二千
人馬爲前隊一面傳令到濮州調劉唐杜遷帶隨身軍漢
四百名來輔佐林沖同前去捲旗息鼓齊師進發吳用
便對宋江道此事還須兄長同小弟親自一行宋江道這
是何故吳用道小弟初意原不貪曹州土地但曹州地近
黃河爲東京出入之通衢破得曹州且弗退兵看形勢可

據則據之此亦兵家得尺則尺得寸則寸之道也宋江大喜便道就是林兄弟這枝人馬也須小可與軍師親自策應所有兗州的兵將都不調動攻猿臂寨的兵將都發回山寨獨留呂方郭盛戴宗時遷四人調撥二千人馬隨同接應不日林沖的前隊已到了曹州府北門外殺狗嶺林沖便要攻城忽聞後隊流星報馬飛到道軍師有令暗遞號合然後內外合應施行林沖只得就在殺狗嶺安營屯扎先遣人密入城中去知會凌振這里林沖領中營劉唐

領左營村遷領右營安營方畢只見戴全氣急敗壞奔來林冲大驚。忙問何事。戴全道自那日小弟同凌兄先到晉州。恐有人認識在西門外張魁兄弟家裏便託張魁差人導引凌兄入城行計只道安排已定。不知何人在那裏知府前告出小弟潛匿之處那高知府便來追拏幸張魁兄弟先將我放走了。只是張魁已被拏入城去了。林冲道這事怎了戴全道幸喜凌兄這條計尚未破出小弟此來特請林兄長急速攻城深恐凌兄密計再洩。不但張魁兄弟

及小兒性命不保。就是你我的冤氣。又不知何日出也正在商議襲城。只見先差去的那心腹人飛跑轉來道曹州府已各門緊閉。嚴兵把守小人無從進去林冲驚道我們濟師前來。路上人不知。鬼不覺怎麽吃那廝先曉得了。氣全道。梁橫那廝甚是精明此地離城不遠焉有不知。正說間宋江吳用後軍已到。林冲便將心腹人不能入城的話。告知吳用。吳用躊躇半響道如凌振失陷我從前那番計策已置之無用了。只有煩衆兄弟悉力攻城再相機宜。如

淩兄弟不會失陷。我前計仍好施行。此刻曹州城裏已應得我梁山兵到。豈淩兄弟反有不知之理。我們只管攻城也不必知會淩振了。今日已晚。孩兒們辛苦。何爭這一夜。明日五更再行定計。但我本意原欲襲城。今番變作攻城也。忽撚鬚沉思一回。便吩咐左右快往後營。叫時遷前來須臾時遷進來。吳用道。你從城角僻靜處悄悄越城進去如會着了凌振。你可幫同舉事。如已知凌振失陷。我計已破。有你在內亦可相機策應。這邊吳用正在施設事務。那

邊高世德在廳上。見梁橫已去便一步步的挨進內房對妻子道夫人我真個有點發熱了共妻愁容滿面道怎好相公素來心氣不足今日又受此大驚世德道那個林冲殺來了。梁都監要我同去。我早知道有這等禍事那時節不該幹那曹州的。世德懊悶非常那兩個嬌妾不識時務還要相公長相公短的溫存不知主人命在呼吸那里還敢幹那風流世德足足的愁到五更僕婦進來傳言道外面請相公了。梁將軍在廳上。也世德似哭非哭似笑非笑

慢慢的走出外來只見梁都監站在客廳當中全身披掛倒豎濃眉滿臉殺氣騰騰雙手叉着腰間開言道天將亮了人馬已齊相公速請上馬世德呆了半響回言道我只好不去將軍你摸摸我的頭看當眞受了暑熱了梁橫大聲道壞了壞了也不回言大踏步往外就走上了馬出了知府衙門帶同張金彪王登榜并大隊人馬直到北門只聽城外喊聲大振賊兵已抵北門梁橫傳令開門放下吊橋一馬當先飛出那張王二將督領人馬隨後邊過吊橋

擺成陣勢。那邊林沖、劉唐、杜遷早已列陣等待。梁橫提鎗先出，大叫道：叛逆狂徒，快來納命。林沖挺矛而出，看那梁横身長八尺，年近五旬，額濶肥方，臉如重棗，頷下長鬚飄揚，腦後全身黃金鎧甲，坐下烏騅名馬，凜凜威風，眞是一員虎將。林沖便橫矛拱手道：來者莫非都監梁將軍麽？梁橫道：然也。林沖道：梁將軍聽者，俺林沖此來不爲別人，你速將那個知府的高小畜生細縛獻上，免你合城老小性命。梁橫大怒，罵道：亂賊狂言，看鎗。說罷，拍馬過來，林沖挺

矛相迎。兩陣吶喊。鼓角喧天。二英雄怒馬相交。鎗矛並舉。大戰一百餘合。不分勝負。那邊梁山營裏惱動了赤髮鬼劉唐。發剌剌一馬橫沖。舉刀助戰。杜遷見劉唐出陣。也便拍馬相攻。林冲劉唐杜遷三戰梁橫。梁橫手段尚可招架。心中卻也驚慌。這邊官軍陣上張王二將也拍馬前來幫助。六人六馬攪作一團。兩陣喊聲不絕。又戰到四十餘合。張金彪王登榜原非梁山敵手。林冲看他二人漸漸軟了。使順手掣轉蛇矛。向張金彪咽喉一刺。張金彪早已落馬。

王登榜見張金彪陣亡。慌得手法愈亂。被劉唐乘間一刀。砍傷右臂。彼時杜遷逼得緊急。林冲抽空順手一矛。刺入王登榜左脇。嗚呼哀哉。梁横無心戀戰。趁林冲矛尚未起。便把鎗向前一架。偷縫兒跳出核心。回馬便走。行不數步。只見北門西偏城角。天崩地裂的一聲響亮。濃烟冲起。日暗天昏。那城磚巨石。飛入九霄。磨盤也似的虛空旋轉。城內人聲鼎沸。卻是凌振奉吳軍師密計。在城內栽理的地雷。今發作。原來凌振埋藏地雷。定了竹竿藥線方

欲等梁山兵到便好動手。誰知梁橫防守嚴密。添設營房。那藥線正在營房隙地。凌振無從措手。暗自叫苦。恰好時遷進城。尋着凌振。凌振大喜。便與時遷說明藥線所在之處。時遷會意。這日城外鏖戰。那些官兵全神照顧城外。不防時遷帶了火種。偷身趕到營旁。點了藥線。吃小卒看見。急捕時遷。早已跳出營後。地雷轟炸。城郭崩摧。林沖見地雷已發。心中大喜。同劉唐杜遷催動全軍殺上。梁橫見城池已失。佐將已亡。長嘆一聲道。天絕我也。拋鎗在地。折做

刀自刎而亡。吳用便教呂方郭盛分兵管住各門。以防高府內逃出。戴全統領三百步兵。護送宋江吳用戴宗入城。林冲教劉唐杜遷在城門邊迎接。自己領百餘名嘍囉。飛也似撲到府衙去了。戴全送了宋江等進城。便帶了數十名嘍囉。撲到府監打開牢門救出兒子黙待。又打入縣監救出義友張魁。見了紀明。一刀分作兩段。看官既然說到紀明。趁此將陰秀蘭案交代完結。那戴春是個花花蕩子。平日只曉得蹧蹋身子。又因大娘天天吃官司。日中奔走受

驚着急一場大病死了烏阿有後來因投親不遇流落異地而亡。孫婆陰婆秀蘭破曹州時亂中失散城裏通判知縣等官盡皆殉難。前案已完。可說那林沖率衆撲到府衙一聲吶喊擁進宅門。逢人便殺。將高衙內一門良賤盡行捉下。單單不見了高衙內。林沖頓足懊恨道。怎麼吃他走了。隨後宋江吳用已到。吳用對林沖道。賢弟且請寬心。我已殺呂郭二兄弟監守各門。這小畜生怕他插翅飛去不成。亭午。衆頭領在府衙開筵暢飲。戴全領張魁見了宋江

宋江大喜。宋江便同吳用商議佔據曹州之事。正在開言忽見轅門軍校進來。報稱有一人自稱曉得高衙內藏躲處。林冲大喜。忙令喚入。那人上前叩頭。林冲急問高小畜生那里去了。那人道小人住在府衙後牆小衖內。本年二月會吃他的屈打。冤屈難伸。今日聞知頭領。林冲道你但說那賊畜生躲藏何處。那人道正是冤家路窄。刻下小人登牆探看。望見那間壁毛厠裏正是他躲着。因見他身邊有個教頭。所以不敢。林冲不及聽完。放下酒杯。霍的立起

身來大踏步便走吳用忙叫那人緊緊跟隨上去做眼又着小嘍囉急忙備帶麻繩飛速追上林沖已撲到那人指引之所只聽毛廁裏叫聲阿呀猛見那烏教頭圓睜怪眼大喝道甚麼人敢來林沖順手抓來攛出街心早已頭顱粉碎那小嘍囉早已走進毛廁裏將高衙內綑捉了出來林沖大喜只見高衙內沒口的林伯伯林爹爹叫饒命林沖罵道賊畜生早知今日悔不當初吩咐小嘍囉好生綑來白已先回府衙宋江吳用等衆頭領降階迎賀吳用便

傳令教呂方郭盛收兵進城同赴慶宴林冲便吩咐重賞那報信人那人道小人不願金帛但願將他兩個美妾賞與小人足矣。林冲道這有何不可。便叫左右將出高衙內的兩妾。又加些金帛賞與那人那人領了叩謝去了。林冲便請宋江軍令將衙內一門良賤盡行斬首。那富戶牛信自然也在其內。林冲謝了衆位頭領重復入席只見小嘍囉已將高衙內四馬攢蹄綑縛獻上林冲見了衙內眼睜睜看了半晌卻沒擺佈處。恨不得夾生的碎嚼了他忽猛

然得一個計較便叫左右去訪尋高衙內平日用的廚子前來問話不一時尋得廚子來林冲便問道你主人平時吃猪羊肉怎樣吃法廚子道猪耳捲如餃羊眼熟油炒羊肉做羊膏猪肉做燒烤林冲道好極便吩咐將衙內牽下去洗刮乾淨再上來聽用宋江便吩咐撤去酒筵當中供起林冲娘子的神位來林冲遜謝只見左右已將洗淨的衙內箝口反縛獻上宋江便吩咐先取三杯血酒來祭奠林娘子左右一聲答應衙內身上早已三個窟窿左右將

血酒捧上。宋江率衆頭領依次祭奠林冲。一一回謝了。送了神位。重開筵席。宋江吳用林冲劉唐杜遷呂方郭盛戴宗凌振時遷戴全張魁共十二位頭領。依次坐列。林冲命先將豬羊牛馬肉上來飲酒。飲至三巡。林冲方命用羊眼熟炒之法。一個嘍囉便把尖刀向徛內眼眶一挖。鮮血滿面。又命取耳朵。只見嘍囉持刀復向徛內去割。不知這耳朵不消割得。一扯便落。嘍囉持着笑道。啟稟頭領這耳朵是假的。林冲笑道怎麼假的。敢是那個先割過了。宋頭領

哄堂大笑。肯那倚內早已魂歸烏有。吳用笑着勸道。林兄弟大恨已洩。這小賊屍身亦無用再割。林冲一聲長笑。把頭向外一看。喝道。拉出去。手下人同聲答應。拖出屍首。掃淨血跡。宋江便滿斟一杯。獻與林冲道。今日恭賀林兄弟報仇雪恨。林冲起謝。一飲而盡。吳用也滿斟一杯道。小可還有一盃恭賀賢弟。林冲起問何事。吳用道。小賊已死。老賊必來。老賊來時。就此設計擒住。劈屍萬段。豈不更快人心。林冲再謝。亦接飲而盡。三人復坐。宋江便問吳用道。軍

師欲擒高俅。計將安出。吳用道此須臨時應變計難預定小弟看去曹州形勢。足可佔據。小弟擬派董平在此安扎所有倉庫錢糧。不必運回山寨。就此交待董平以便軍餉支銷便宜行事。吳用說到此際。注目宋江而笑道倘從此因利乘便渡過黃河。直取常陵。則歸德一府震動。而河南全省可圖矣。宋江大喜便道軍師所見甚大但此州南距黃河。尚有數百里。若無高山峻嶺。安扎人馬。黃河亦未易渡。只見張魁開言道此地只有曹南山最為高峻去黃河

不遠矣用便問張魁道曹南山形勢何如張魁道論形勢小弟不能理會得至於路逕小弟卻最熟悉軍師如欲往看小弟願爲向導時遷道說起曹南山小弟也有些認識宋江吳用皆喜便議於明日同張魁時遷共往曹南計議已定大家暢飲盡歡而散當令林冲劉唐杜遷凌振戴宗戴全六位頭領權守曹州一面差人去濮州調雙鎗將董平又去山寨要調喪門神鮑旭沒面目焦挺同來接理曹州軍務次日黎明宋江吳用乘朝爽起行命呂方郭盛帶

領伴當四十名護送。命時遷張魁爲向導。一行人馬徐出南門。只見一片平陽濃陰繚繞朝靄輕渏東山一帶霞光異樣鮮紅。嘆道。此霞赤如血色。東方殺氣正旺。今我南行須顧東邊。宋江道。雲天彪陳希眞兩路人馬固屬可憂。但我梁山戰將如雲。謀臣如雨。四方豪傑悉來聚義。上應天道。下合人心。又何向而不利哉。說罷大笑。便對張魁道。賢弟來聚大義。我等增輝。不識賢弟交好中才智膂力過人者尚有幾人。張魁道。小弟交好中。除戴全兄弟外。武

藝十分者。尙有一個姓員的。雙名大義。曲阜縣人。年方四十。力敵萬夫。狀貌魁梧。性情質直。此人現在東京。與小弟最爲莫逆。時有書信來往。如果小弟修書招致。必來聚義。宋江大喜。張魁又道。只可惜這里武解元金成英與我交情不遠近。又不在此地。這倒也是一位英雄。吳用道。說起金成英。我也曉得。此來曹州。正欲訪他。他卻往何處去了。張魁道。往濟南府去了。一路說說談談。早已烈日當空。炎光流爍。時遷向前一指道。前面已是曹南山也。只見眼前

一條山路微微。灣曲望去杳茫茫的接到那邊山腳。驕陽棲嶺。分外炎威。宋江吳用一千人皆道口渴。急要取水。呂方郭盛道此路並非無水。只是被太陽曬得火熱。急切飲不得。只見時遷捧上兩個西瓜。宋江大喜道賢弟何處得來。時遷道。適纔路上見有一所瓜園。順便取了兩個準備止渴。衆皆大喜。分食而盡。張魁道前去到了山腳。抹轉灣便有一帶樹林。可以遮陰。下有清溪。可以止渴。大衆聽了便飛速呂郭前進。又走了一回。到了曹南山麓。衆人急隨

了張魁。由山麓轉灣行不數步。果然千林綠蔭。一派濃泉。宋江衆頭領及四十個伴當。俱已走得喘息無氣。宋江吩咐權且憩息。大衆連人帶馬。共取溪泉暢飲。息了半個時辰。吳用道。我等此來。爲相度地勢。並非耽玩山景。不宜久息了。一聲吩咐。張魁時遷早已起身先行。大衆隨了一路盤上山頂。張魁指着對吳用道。此曹南山最高處也。吳用便四邊看望一遭。對宋江指指劃劃。說了許多。宋江一一點頭。吳用又道。此山南面形勢。尚未了了。倘煩張兄弟

領路前進。大衆隨行。張魁道山南一路。都有樹陰遮蔽。不比山北酷暑。沒躲閃處。行不數武。果然流泉界道。萬樹蟬聲。宋江一干大衆。如行綠幕之中。只見前面張魁已渡過一條大板橋。時遷也隨了過去。衆人追上看那橋下流水。卻濁如黃泥。不解其故。過得橋時。又是酷熱。平陽張魁時遷前導。宋江等在後。遠遠望見前面叢綠中擁出一座牌樓。宋江吳用看時。只見牌樓上鑿着斗大四字。乃是清涼世界。望見張魁等已進了牌樓。衆人隨着進去。裏面一帶

長提。槐陰夾道長提盡處便是渡口。長橋斜渡小屋如鱗另是山居村景。張魁到了橋邊。時遷趕上問道張兄這是甚麽地方。小弟卻不認識。張魁立住了腳。定睛四看道奇了。這是甚麽地方幾時走錯的。隨後宋江吳用呂方郭盛一千人都到。吳用道。登山迷路。亦是常事。前面漁村不遠。且去問聲。大衆過得長橋。已是午牌時分。吳用上前便向一個漁翁問道。此處是甚地名。漁翁答道。此甘露嶺也。宋江道。離曹南山幾里。漁翁道。不曉得。又一個漁翁道你問

曹南山做甚。曹南山遠得緊哩。衆人道。我們一千人方纔此刻從曹南山來。怎麽說遠。兩漁翁哈哈大笑。其一道。你們這班人。敢是靑天白日裏做夢。你問的是不是曹州的曹南山。宋江道。正是。漁翁道。曹州乃山東地方。這里乃河南歸德府寧陵縣地界。與曹州路隔黃河。你們好道飛到這里的。衆人聽了。各自驚疑。宋江對衆人道。休去倸他。我們只管回舊路去。不問怕他做甚。衆人走轉長堤。那張魁好生慚愧。也隨了衆人過橋行不數步。乃是一帶荆籬茅

竿修竹微風颯颯吹來又迷失了槐陰長堤宋江急命轉路衆人急走只道荊蘸盡處便是長堤卻望見紅牆一角走近前時乃是法王宮殿宋江吳用看那山門高懸着清凉寺匾額只見伴當數內一人叫苦道這里莫非眞是竟陵縣甘露嶺宋江忙問其故伴當答道那年小人往竟陵縣時曾隨了母親到這寺裏燒香過的今日記起來一點不差宋江道休得胡說我們旣然到此且進寺內去問問何妨衆人隨宋江進了山門那宋江嘴裏雖強心裏卻也

有幾分驚疑。但見數人在廊廡下乘凉。宋江正欲差伴當去問。忽見柏陰內立有碑石。宋江吳用遂同去先看。乃是隋文帝駕幸寧陵。至此甘露下降。故賜額名爲甘露。立碑記瑞。宋江吳用一齊大驚。道眞是河南寧陵縣地界也。我們幾時渡的黃河。衆人聽了。都面面相覷。道這是何故。吳用道。此眞天下未有之奇事。宋江道。此地果是寧陵。我等就從此問路回去。亦不過三四日路程。只是我等來時。並不帶盤川乾糧如何是好。就是現在自辰刻至此。尚未飲

我好生饑渴衆人正在躊躇猛見一個僧人出來便合掌問訊道衆位客官想是登山迷路的宋江道正是弟子們因黎明至此未曾飲食那僧人道客官既已來此都是有緣便請小寺赦齋宋江大喜拜謝便問道大師想是寶刹方丈僧人道非也貧僧乃是知客本師都在裏面禪房宋江對吳用道我們何不進去叅拜吳用稱是那知客一人領入衆人都在外面等候宋江吳用進去只見松篁交翠軒宇清明正是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到了裏面只見

一老僧趺坐蒲團。宋江吳用上前參拜。老僧起了蒲團打個問訊。便請二人坐地。知客命侍者看茶。又命辦齋。老僧開言道。義士遠涉黃河來訪荒山。定有事故。宋江吳用都暗吃一驚。宋江停了半響。只得將曾頭市遷延到此情形說了。便道弟子等不解何故。乞老師指示。老僧回顧知客僧道。此必筍冠道人之所爲也。因嘆道。此老心腸太熱。宋江便問筍冠道人是何人。知客僧道。這道人開封人氏。生長名門。少喜談兵。戰陣上也去過幾次。暮年無意功名。來

此深山修養。卻是道法圓明。神通廣大。就中單表縮地一術。能合千里輿圖。縮成跬步。義士由曹南頃刻到此。做師所以料是此公也。宋江吳用聽了。不能做聲。老僧道。義士既已來此。何不就去見見。休辜負他指引苦心。宋江便問道人現住何處。知客道。出寺後不數步。有一道清溪。是甘露嶺發源來的。義士但從此溪傍石岸。溯流前行。到了嶺下。自有小橋接渡。嶺上一路蒼松。下有細徑。可以步行前進。但見亂石牆邊。籐蘿掩映之處。三間茅屋。便是箭冠道

人家也。宋江吳用皆欣然願往。只見香積廚內飯頭進來。告稱齋已辦齊。老僧便道。請義士外面禪堂用齋。即命知客奉陪。那呂方郭盛張魁時遷及伴當一二十人。俱請向齋堂赴齋。大衆告飽。宋江吳用復進禪房向老僧深深道擾。便辭了老僧。領着衆人去訪筍冠仙。知客送到寺後告別回寺。再說宋江等依知客指引的話取路前進一路清涼。竟忘炎熱。吳用道。這大仙引我們至此不知有何見諭。宋江道。陳希眞那廝妖鐘擋路我等無法破他。想這位仙人

定有以教我也一路談說不覺到了籐陰門首只見一個童子在門前掃葉見了宋江等一行大衆便笑道義士來也本師恭候久矣宋江又暗吃一驚方知眞是這箇冠仙戲他心甲十分凛凛童子領宋江吳用進去衆人在外等候只見裏面十步茅廊三弓隙地蒼松古栢盤舞成陰童子引二人到了精舍見了仙人宋江吳用不覺肅然下拜仙人急忙扶住施禮遜坐童子看茶宋江看那仙人年近七旬身長八尺精神矍鑠面貌魁梧目有餘神鬚垂銀白

飄然仙風道骨。宋江開言道。弟子偶玩曹南。不意到此仙境。因遇清源寺長老。始知仙師神力。弟子等奉攝至此。想仙師必有指教。特此晉謁。伏望指示迷途。并詳休咎。仙人頷首微笑。因命童子取書架上一卷太乙雷公式來。仙人翻出一頁。令童子遞與二人。二人看時。只見上寫着引敵重深陷重地第三十六。凡敵軍遠屯境外。及隔河爲陣者。仙運式三轉。將杜門移加敵人營後。方位以天大將軍。即封之三呼。敵人主將姓名。敵人自不覺。從開門前行。陷入

我重地也。但敵軍在下百里以內皆可以此致之。宋江吳用大駭覺時汗流浹背。董平將書收去。宋江神定半晌忽然心生希冀使拜問道。仙師此書授自何人弟子愚蒙不識可指授否仙人道山人寂寞閒居藉此消遣義士要他何用宋江道弟子宋江避居水涯恭候招安現在替天行道。到處剗除貪官汚吏為民除害倘得仙人傳授此書以除殘暴。各路生民幸甚。仙人笑道貪官汚吏于你甚事。刑賞黜陟天子之職也。彈劾奏聞臺臣之職也。廉訪糾察司

道之職也義士現居何職乃思越俎而謀宋江吳用皆錯愕無言仙人歎道世路崎嶇運途變易半生驚險都為誰來寓主開蒙汗之樽。梢公作板刀之麪。山頭逢燕順。燈下遇劉高王章倖免於江州追捕潛身於還道此皆義士之所親為嘗試者也。聚義而來快心有幾皆白羣英協輔今朝勁敵成仇。戳長嶺而良將殂身渡魏河而金珠輸敵。蒙中疆域盡成支絀之形。寨內星辰已見離披之兆。憂患倍增于曩日。存亡未卜於將來奉勸回頭且請息足宋江哭

月都道仙師之言是也。仙人道壽終何去日苦多英雄
無名死不如棲巖阿采。江道蒙仙師指示迷津實銘肺腑
惟弟子大倫未盡暫且告辭倘能擺脫塵緣異日必依門
下但未知終身結果如何。還求指示一二仙人笑而不答。
暗忖道孺子不可教也。遂口占一律云到處干戈動鬼神。
夜深人靜憶前因。明如金鏡超三界渡得銀河撫萬民。遇
合有緣隨世運。漁樵無限樂天眞。而今欲問前程事終是
朝廷社稷臣。二人聽罷一一記了都未解其旨卻又不敢

多問目中打個照會起身告辭仙人拱手道三位前程遠
大沿途保重吳用道弟子們急問曹州尚求仙師法力途
中保護仙人道無傷也此去必從穩便遂長揖而別童子
送出門首遞一把小石子與宋江道沿途糧食願以奉贈
宋江接了不解其故童子道但宜整吞不可碎嚼不然不
敷曹州路程也宋江告別了同衆人下嶺只見夕陽在山
遠遠淸涼寺暮鐘撞動途中談論銜寇仙衆人互相詫異
順路行來大衆又覺饑餓宋江捻那手巾石子覺軟如飯

閣便取爵一枚清香絕勝饑火頓消宋江道妙哉仙棗只用道看有幾枚。宋江將石子一數不多不少。手中四十五枚原來是一枚給一人的。宋江便分與衆人吃了大衆都稱妙不絕。一路行來不覺幾個轉灣不見了清涼寺。卻好撞着那槐陰長隄衆人順隄北行。晚霧朦朧到了牌樓。張魁惝然片刻。只用問故張魁道。此刻天暗不辨字跡起先進來時。衆位見上面寫着甚麼宋江道。是清涼世界四字張魁頓足道怎的我這般糊塗我進來時只道是晉南山

的牌樓那曹南山南面也有一座牌樓豎着背向第一山五字吳用道悔他則甚那時就曉得了也是無益宋江等六位頭領上了頭日少頃霧消月出衆人趁月光下揀北便行腹内果然精神爽快大衆不辨路徑一口氣走到天明叫聲苦不知高低原來甯陵囘曹州只是正北卻錯走了東北此地土名雙棚距黃河尚有六十里渡河是定陶縣地界未伏初秋天氣喜得是日炎熱頓消行至辰牌時分到一市鎮望見黃河渡口大家又漸覺饑餓宋江叫若

道是我忘卻仙童叮囑將那仙胡桃嚼碎果然不能耐久如何是好。呂方郭盛道我們且去射些蟲蟻兒胡亂充饑。時遷道。小弟有個計較說罷看他下了馬趕到前邊一片米店裏去了饒你時遷手段高强青天白日如何做得來誠倒也虧他偷得一袋米來行至中途。吃店中人看見追來時遷早已逃到宋江面前。店中一羣人趕出見他們大夥客人身邊都有軍器不敢逼攏來。只得遠遠地爛賊臭賊瘟賊的辱罵。惱得呂郭時張四籌好漢一齊性起。殺奔前

去不知這場厮殺有無奇文且聽下回分解

PL
2733
.U27
T3
v.12

UNIVERSITY OF
ILLINOIS LIBRARY
AT URBANA-CHAMPAIGN
ASIAN

PL
2733
.U29
T3
v.12

結水滸全傳卷之二十九

山陰忽來道人俞萬春仲華甫著

第九十九回

禮拜寺放賑安民

正一村合兵禦寇

却說宋江在黃河渡口被市人辱罵。呂方郭盛時遷張橫四人皆大怒。一齊上前廝併。吳用忙招手叫住道。我們渡河回家要緊。休要在這里生是惹非了。衆人只得依了吳

用渡過黃河。由定陶轉回曹州。林沖等頭領會着喜出望外道。兄長們游向何處。弟等在曹南山[illegible]路尋覓。杳無踪跡。眞是要得苦也。宋江將遇翁冠仙事。一一說了。衆人無不驚異。宋江因此斷了渡黃河取寧陵之議。并曹南山屯兵之議。亦不敢舉行。不日董平鮑旭焦挺領本部人馬都到。宋江命林沖將兵符交付董平。一面修築北門。收管錢糧。整頓人馬。備禦官兵。林沖領劉唐杜遷並原來人馬回濮州去了。時遷仍歸兗州。宋江吳用領呂方郭盛戴宗凌振

戴全張魁一干人馬大隊同歸山寨。正出北門。只見一騎報馬飛到。乃是清眞山馬元的差人。呈上雞毛文書一角。宋江吳用一齊大驚。忙拆開看時。知是雲天彪大興馬步全軍。并會合歸化里仁正一三莊同民攻打清眞山。十分危急。速求救援。宋江大怒道。冠勝索超兩兄弟被害。俺正要興師報仇。他卻先來撩撥我們。便活擒這廝們來祭旗。那班賊囝子也要出頭與俺作對。就一併掃除了他。便與吳用率進曾頭城。商議興兵救清眞山之事。吳用道。清眞之

役固然矣但高俅那廝必定就到此間生事雖董平兄弟對付得他總費手腳說到此際戴宗立起身道何不寫封書去託那蔡京教他在官家前阻擋師期小弟星夜前去宋江道緩兵之計也可使得便修書一封交與戴宗飛速往東京去了這里宋江只用呂方郭盛凌振戴全張魁七位頭領仍領本部三千人馬出北門向東進發一面道凌振同山寨告知盧俊義添兵助戰盧俊義便點楊志李逵徐凝史進陳達龔旺楊春薛永張順阮小七帶領水陸兵

馬共一萬二千正欲啟行只見郝思文上前道此次宋大哥攻伐青州為弟之故主報仇小弟亦願同去宣贊箭傷已愈也踴躍願往盧俊義便命二人帶一千人馬隨同楊志等沿途迎會宋江大衆同由汶河進發無分晝夜一日到了泰封山下為時已及三更順風朗月揚帆直進吳用對宋江道前去不遠已是汶河埠頭青州地界雲天彪那厮致我至此沿途必然設伏須逐路探聽說猶未了忽聽外面驀地一片喧嚷前後百餘號兵船號叫之聲震天動

地宋江急問何事左右飛報道不知怎的前後軍船無端沉失三四十號現在逐隻還在那里沉下去主帥速請上岸須防坐船有失宋江忙叫道張順阮小七何在速赴船底查看言未了只見張順阮小七率領水軍早向河中跳起捉得十餘人在岸上綑縛原來張順阮小七沿路照應當沉船之際不待命下早已一齊趕赴水中查閱見有一班人分頭跟着船底用鐵錐鑿洞且行且鑿當即拏住送入宋江大船吳用當查沉船數目共沉失兵船十三號兵

丁被沉下水者均各搶救上岸。幸無死亡。宋江將這班捉船底的人一一看到。問道你們何路賊人擅敢擾亂大寨。除你們十二人之外有無餘黨。你等是何名姓從實說來。若有虛言光刀立斬。內中一人面如圓鏡色若黃沙赤條條雪白身體壯大腿小。厲聲叫道我沂州蒙陰人也。爲商數十載。我主人姓召名忻。家財有恒河沙數。廣廈千間。良田萬頃。行商坐賈生業繁多。上年差人運貨至濮州觀城一帶路經鄆城北鄉。被你們這班狗強盜搶掠一空。我主

人恨極了你們不惜盤川叫我等分頭再尋你梁山的事不分水岸邊便下手那怕你吃了我下去還叫你受些苦怪你問我名姓我姓串小名勃兒是也宋江大怒叫把十二人推出岸旁一齊斬首宋江又道不料蒙陰人如此可惡今救濤眞山要緊只好緩圖便傳諭水軍補好沉船加緊防護依舊進發只見李逵大嚷道何不就殺到蒙陰破翻了那班鳥男女出口鳥氣宋江喝道你又來胡亂了軍務大事不許亂說衆人扯李逵下去次日黎明到了汶河

埠頭。大衆上岸。安用傳令。教探子分頭探看有無伏兵。行不數十里。只見清眞山有人報來道。雲天彪無故全軍撤退。并歸化三莊鄉兵亦盡行退去。不留一人一騎。現在馬頭領四路探看。並無一個伏兵。不解其故。請令定奪。安用呵呵大笑道。雲天彪如此牽制。我軍爲其所困矣。宋江忙問其故。安用道。此事顯而易見。他分明以攻打清眞爲名。逼我不得不來。我等銳師遠來。利在速戰。他卻將車馬退去。使我進無可圖。我若退歸。他又必攻清眞山矣。宋江道。我們

偏不退兵倘攻青州何如。吳用道蝮蛇螫手壯士觧腕今我拚將清真山送與他我等全師還歸安然無事倒是上策。宋江道兄何言歟。我梁山誓天行道忠義爲心。今日豈可見難而逃有乖大義。吳用道兄長如不願退只得進兵。但此刻萬無直攻青州之理。須防歸化三莊前後夾攻腹背受敵且着人去探看三莊如何情形。再定計策。這里兵馬且赴清真山住札。且說那歸化莊與里仁莊正一莊毗連地名通叫做正一村。一村三莊都是同部。各有精壯鄉

勇一萬五千多名歸化莊都團練使是哈蘭生里仁莊都團練哈芸生乃是哈蘭生的同胞兄弟正一莊都團練汝志仁晁以信這三莊都歸哈蘭生節制那哈蘭生祖上自唐時由西域徙居此地世代巨富蘭生生時滿房蘭花香因此取名爲蘭生幼時便有些膂力十二歲時曾到二龍山下眞武院內玩耍不覺在靈官殿內睡熟夢見靈官將一隻玉蟹賜他卻被同伴小兒搖撼喚醒蘭生只吃得玉蟹右螯所以至今右臂氣力獨大使一柄獨足銅人重

七十五斤右手運動如飛。左手卻使不得。迺來梁山侵擾山東四方無業居民乘勢。聚衆依山傍險打刼村莊。這正一村山中也有一夥强徒。出沒那歸化三莊時彼擾害幸賴哈蘭生首倡義舉會合三莊團練鄉勇同心勦賊斬賊無數。那强盜方始不敢正覷。說到此際。又須將蘭生團練鄉勇之法實叙一番。卻因篇幅狹窄只好將那要緊的事叙說一件。這件事卻在陳希眞東京避難之前是年春青州大饑道饉相望菜色流離。正一村在青州西偏大小烟

戶雖然繁庶徧身土瘠民貧庶而不富所以這一村饑饉正一村受災最重哈蘭生倡首捐貲散給衆民那正一村的人忽聽得本村四路有哈蘭生的招帖上寫着本村鄉民速赴禮拜寺註明戶口本堂定日散給糧米衆人都歡喜道我道這哈菩薩必來救我登時禮拜寺前人頭擁擠原來哈蘭生世代是天方奉教良民祖上初來時節建造禮拜寺延請掌教住着幾位老把八越七日赴寺隨同阿衡念經禮拜因寺內屋宇宏廠哈蘭生弟兄議在寺內放賑

那正一莊沙晃二人聞知哈家放賑也欣然來助這日樣
禮拜寺註造戸册寺門大開好生熱鬧只見寺中大殿上
開開院子角道甚是濶大東西間相話不能聽見左右鐘
驕每旁三間鄉民分了左右東村南村人向東間註册西
村北村人向西間註册只見哈蘭生共生沙志二晃以信
都在殿上齊看那大殿中央設立空座並無神像牌位供
上懸一扁額斗大四字上書無形妙化柱對上抱着十一
字盈聯乃是道濶西方惟一必天眞不咏敎並東國歷萬

年帝浮常居滿室彩畫莊嚴丹青飛舞後面連進三層俱是大廈餘房共計四五十間蘭生備作堆積糧米之處是日衆人註册已畢因哈沙晃四人係本村土著熟悉本村烟火所以並無浮報濫報等情 裝哈蘭生收了戶册給了憑支竹籤使發家中兩個司賑 帶了銀兩往各路趕緊採買糧食這里請了幾位老成董 事掌管放賑便將家中已有的米麥雜糧先行放給議定 章程分本村為四路四日輪給一日賑東首一日賑南首 一日賑西首一日賑北首

週而復始一輪給米一輪給雜糧大口每日給一升小口每日給半升每一輪大口給四升小口給二升雜糧亦分別搭勻散給無非粟麥豆粱之類總數四日之糧凡到某鄉應輪領賑之日各老幼大小男女等人提筐挈袋而來因先時給發竹籌時籌上註明清晨上午下午等字樣此時憑籌按時給發所以人數雖多一無喧鬧賑了一月現存糧食將次就盡恰好接着那採買的糧食紛紛都到足足的賑濟了兩個多月天氣漸熱地土亦可栽種白工技

藝皆可各務本業方纔停止賑事衆百姓賴此全活不勝
感激這一事不覺驚動了山中强徒聚衆百餘人直至村
口聲言到哈家借糧不干衆人之事衆人大怒一聲招呼
一村莊丁都出柴木棍棒一齊上賊人望風逃遁蘭生道
此非長久之計便與芸生及沙晃二人共議不惜重資延
得幾位有名的教頭教他們鎗棒武藝自已也親身指撥
一面到官請準用兵刃鎗砲旗號等物衆人踴躍願從不
一日居然大隊勁旅入山勦賊所向披靡至本年七月中

旬春本鎮雲總管檄調鄉勇會同官兵勦滅淸眞山哈蘭生春檄起兵衆鄉人齊聲願出那知雲天彪並不調動全軍本鎮人馬只起二千名其所以檄調鄉勇者特以各處兵馬齊到之勢震懾淸眞山耳那馬元本已吃過雲天彪的利害今日聞知官兵與鄉勇齊到分外提心登山探望卻望見馬陘鎮與歸化三莊的旂號漫山遍野爛熳連緜不絕望去何止四五萬人嚇得馬元與衆强賊人人膽戰個個心驚其實官兵鄉勇合計不滿四千那馬元如何識

得底裏又見官兵鄉勇的鎗炮雨點價向關上輪流打來。馬元驍極。只得向梁山急切求救。天彪見梁山兵馬已破。牽到便對哈蘭生道。本帥所以不調全軍兵馬者。為養息兒郎們氣力。準備梁山厮殺耳。今梁山兵馬道路奔馳。兼程飛至。我等且勿與戰。守老其師而後破之。今日團練且請同莊。本帥料梁山賊人必來先攻正一。本帥回頭先調官兵來助團練。但有一言。團練切記。若梁山全隊來攻。團練三莊只宜互相保守。本帥親來策應。若偏師來攻。不妨

開門迎戰不勝則退保村口勝亦不須窮追但斬首數級以激其怒最為勝算哈蘭生領命雲天彪領官兵先退哈蘭生亦領本部鄉勇退歸歸化莊便傳總管鈞諭知會各莊三莊各點齊鄉勇安排鹿角拒馬灰瓶金汁矢石鎗砲專等梁山賊兵殺來這一番情形傳至清真山裏吳用縐眉道真是難事了只見馬元拜求道總求軍師妙策保護敝寨吳用不便說退兵的話便對宋江道雲天彪那廝收兵回鎮其心叵測他的意思是令明教我去攻正一我去攻

正一。是分明中他機會他待我鬬得疲乏。卻用生力全軍前來掩殺如今務要進兵。卻不得不先攻正一。看官吳用這番話。是分明與宋江遞個眼色。只見李逵不識起倒上前大叫道。二位哥哥。不必多說這個小買賣照顧照顧我的斧頭。吳用道你那里曉得正一村的利害。李逵亂嚷道。東。不要我西。不要我把我做甚麼鳥人看待。這番既不用那神行鳥法。我死也要去走遭。你們不叫我去。我便不要你們派兵。看我一人去蹈平了正一村來說罷翻身往外

便走吳用道李兄弟轉來去便派你去對宋江道我們也只得去宋江道為何不去吳用便吩咐李逵道你去只不許吃酒諸事格外小心遂派馬軍五百名步軍五百名差李逵率領前去先打歸化莊李逵領兵飛也似去了吳用道終防這黑廝壞事便教楊志帶馬軍一千前去接應楊志得令飛速前行不移時趕到正一村前只見前面正一岡上已有官兵屯札楊志吃了一驚只見李逵兵馬已近前岡楊志遠遠大聲叫住李逵那里聽見急得楊志驟馬

追趕口裏不住的鐵牛轉來李兄轉來只見李逵已搶過官兵左首抹岡而去了那岡上官兵一齊哈哈大笑只見傅玉雲龍早已立馬陣前傅玉大聲高叫道兀那賊子好生膽小只得這干數個人値得來殺你做甚放心進去楊志大怒便率兵向岡上仰攻官軍官軍矢石雨下楊志兵只得一千官兵有四千人又且官兵俯擊楊志仰攻如何對敵得過楊志忽轉馬頭傅玉一飛鎚早已打到楊志坐馬打壞滾鞍下山賊兵抱頭亂竄雲龍大聲高叫道饒爾

等賊子狗命。放心緩緩回去。楊志草上爬起。約束人馬飛奔。只見官兵在岡上。楊旂吶喊。並不追來。楊志大怒。喝叫孩兒們休退。就地上列成陣勢。一面差人飛速去告知宋江吳用。只見李逵已從岡後飛奔出來。背後追來一員大將。臉如鍋底。鬚如虎刺。渾身鐵葉盔甲。手提獨足銅人。追到岡下。逢人便打。賊兵死者無數。岡上傅玉雲龍齊聲叫道。哈將軍請住。前面無數賊兵來也。只見楊志陣後塵頭翻翻滾滾。乃吳用領了宣贊郝思文穆春薛永戴全張魁

率領四千人馬殺來。哈蘭生勒馬回。兵退保村莊去了。吳用等已到陣前。吳用道岡上這枝官兵設立得好利害。衆頭領道何不就搶他的高岡。吳用搖頭道。就使搶得來。我等力氣必然用盡。如何去攻得三莊。此刻公明哥哥已領全部人馬並起清眞山兵去堵禦雲天彪了。倘若堵禦不得。我等兵力又疲。不知如何結局矣。只見李逵在旁自言自語道。悔他娘的氣。那鳥人不知拏了甚麼鳥東西。我正要劈殺那狗頭。那知倒吃他打了一下。好生疼痛。我倒偏

要再去尋他說罷。提着兩斧便走。吳用急叫轉來那里叫
得住。吳用只得叫道。你走轉來殺那高岡上的人不好。李
逵便走轉來。吳用對衆人道。我看只得與公明哥哥商議
退兵。李逵大嚷道。怎麼你騙我殺高岡上的人。吳用道殺
是教你殺的。我卻有個計較。李逵道。你自已去計較。我先
去殺一陣來說罷。便提斧登山。楊志道。鐵牛失陷。皆我等
之罪也。且這正上一岡。並無樹木遮蔽。怎見搶不得軍師大
把細了。我等何不同去搶。岡原來。吳用雖說要退兵。但無

故割捨這清眞山未免也有些肉疼。心中正在委决不下。
御吃衆頭領這一嚷。嚷得心頭無主。智亂神昏便教穆春
薛永楊志領兵三千人。堵住正一村口。以防三莊接應。還
里派宣贊郝思文戴全張魁領三千人馬。協仝李逵。攻打
正一岡。岡上傳玉雲龍全然不懼。督兵抵禦。這邊李逵提
着兩柄板斧。大吼奔上。只當不得左臂疾痛難禁。使展不
便。雲龍見他上來。倒也提心。慌忙張弓搭箭。颼的射去。恰
好射着李逵右臂。李逵翻身下山。連滚帶爬。逃回性命。天

色已晚。梁山只得收兵。次日吳用命戴全張魁調齊弓弩鳥鎗手。分十二路攻打正一洞。每路中間留出丈餘濶狗隙路。一面鎗弩攻打。一面由隙路殺上岡去。只見官軍早已豎起一帶木城。吳用傳令。只顧攻打。自辰至午。鎗聲不絕。矢集木城如猬。梁山雲梯兵已由隙路上山。雲龍在木城內覷得分明。一個號令。官兵一齊把隙路前木城拔起。檑木滚石齊下。雲梯盡行研成齏粉。山下鎗聲頓住。傳王便傳令盡拔木城。將灰瓶金汁雨雹也似打下來。吳用

料知利害。傳令將人馬權且約退。安排午食畢。吳用對衆頭領道。今日盡一日之長。悉力攻打。如果不勝。不如依我退兵。衆頭領領諾。重復抖擻精神。率衆向正一兩攻打。攻至傍晚。不能取勝。吳用退兵之念已決。忽接到宋江來書。言馬陘鎮官兵調動之說。毫無動靜。想云天彪來勢必緩。軍師可飭兒郎們努力前攻。倘能破得正一村莊。則我軍大勢成矣。吳用接信心中疑惑。到了黎明。只得飭衆再攻。那岡上依然堅守不下。兩軍相持。直至辰牌。忽聽得東南

上連珠砲響。殷殷隆隆天搖地撼。一片聲遠遠的震動到正一岡下。雲龍大喜道。我爹爹大兵到也。傅玉看那山下賊兵已有慌張欲退之狀。便就岡上傳起一個號砲。歸化三莊登時知道了。那哈蘭生哈芸生沙志仁晁以信四員都團練登時點齊一萬二千名鄉勇。一聲吶喊。鳥鎗大銃佛狼機潮湧般的向村口平地打來。楊志穆春萬不抵敵不住。紛紛逃出村口。前隊人馬已被鎗砲捲去了六百餘名。山下人聲海沸。傅玉雲龍早已領兵殺下岡來。將楊志

等截住楊志。穆春薛永一班人馬裹在陣雲之中。左衝右突無路可出。哈蘭生哈芸生兩馬已到。楊志大叫道。我們左右總無生路。何不索性拚個死戰。穆春薛永死力迎住。楊志提刀一馬當先。直向鄉勇這邊殺去。哈蘭生一銅人早已打到面前。楊志急用刀柄架住。吃銅人一振。楊志手筋也覺有些振動。楊志順勢一刀砍去。蘭生急閃。楊志卻砍個空。芸生提一柄五股鋼叉劈面來刺。楊志楊志急閃不迭。穆春拍馬來助。楊志頭盔早已刺落墜埃。四邊官兵

鄉勇人聲喊沸。楊志無心戀戰。回馬便走。只見薛永早被
沙志仁晁以信兩馬盤住。雙鎗並刺。楊志急前往救。薛永
早已中鎗落馬。穆春慌得亂了。昔生鋼叉十分勇猛。穆春
招架不住。蘭生一銅人橫掃過去。打着穆春腰肋。一命歸
陰。三莊人馬一齊上前搶殺。楊志身受重傷。命在呼吸。忽
見官兵隊裏兩員勇將。冒死殺入。楊志定睛看時。乃是戴
全張魁。三孫衝入核心。吃傅玉雲龍奮勇敵住。喊殺之聲天
旋地轉。楊志趁此偷縫。見衝出張魁。撇了雲龍。轉招楊志。

逃出官兵陣外。戴全已沒入陣中。傅玉手提爛銀鎗、鐵鎗
苦戰。戴全雲龍既走失了張魁。便舉大刀翻身轉殺戴全
戴全急閃。肩上早着。又被傅玉對胸一鎗。一道靈魂歸地
府。幾番覷面會天親。官兵鄉勇會合一處。追殺賊軍。賊軍
隊中宮貫、赫思文見了傅玉。怒氣沖天。不顧性命。回身轉
殺。亂軍中只用旗鼓招呼不及。二人已闖入官軍。傅玉見
了。卻與雲龍將地分兩路抄擊。吳用。吳用身邊只仗着楊
志李逵張魁三個帶傷頭領。如何抵敵得住。那邊宮赫兩

員健將卻被哈蘭生激着蘭生銅人横掃猛不可當宣郝二人死命相爭。鄉勇隊裏左邊早殺出哈芸生。右邊早殺出沙志仁冕以信、一齊衝殺。宣贊郝思文知不是頭回馬逃轉。只見吳用兵馬已被官軍迅掃將盡。二人死命衝上。與傅玉雲龍龐韓芸闘會着楊志李逵張魁保住吳用。李領數十殘騎。落荒逃命、那宋江見馬陘鎮全軍齊出便敎衆頭領奮勇抵禦正在兩相支持。忽聞報吳用兵馬覆沒。衆人大驚。宋江忙押軍馬速退。見雲天彪全鎮三萬人馬。

已遮天蓋地價掩殺過來。梁山兵馬前後不能照顧。紛紛敗下那清眞山頭領。劉全來。永兒保着自己兵馬早已沒命的逃回山去了。呂方郭盛保着宋江先走。徐凝史進領衆死命抵住官軍。官軍陣裏李成。劉瓊揮動全軍奮勇廝殺。梁山這邊陳達龔旺領左右翼。往刺斜裏埋伏。官軍勢大。徐史二將敗走。官兵追擁進來。陳龔兩枝埋伏兵全不濟事。這一場大戰。殺得賊兵屍橫遍野。血流成河。雲天彪統領大軍追亡逐北。賊兵抱首遁逃。那傅玉雲龍哈氏弟

兄等中途遇着。兩下合兵。再行痛追一陣。宋江等遠遠的走了。天彪傳令收兵。哈蘭生道。何不再追一陣。倘能捦得渠魁。則一方之人害除矣。雲天彪道。非也。宋賊雖然敗績人馬尚存小半。豈可步逼迫無容。激成死戰乎。但今日後我攻淸眞。梁山不敢來援。吾事成矣。慰勞蘭生等四人會同點查首級四千餘顆。生捦賊衆三千餘名。奪得器械馬匹不計其數。大獲全勝。天彪道。皆團練等力戰之功也。說罷。帶領傅玉雲龍一干人馬。隨同大軍。大吹大擂。得勝

鼓回鎮哈蘭生等亦收齊鄉勇。整頓隊伍凱歸正一村去了。不題。且說宋江兵馬。被官兵鄉勇殺得大敗虧輸。心驚膽裂。幸賴呂方郭盛保着先走。只見徐寧史進等都紛紛逃來。一同負命飛逃。中路遇着吳用等一同逃走。馬不停蹄。無分晝夜。直到汶河渡口。張順阮小七領水軍接應下船。解纜順流而下。大衆喘息方定。宋江看那星月皎潔明河在天。約是三更時分。忽聞秦對山背後人喊馬嘶之聲。遍滿山谷中來港內胡哨聲聲不絕緊山後兵一齊大驚

道豪陰人來也宋江驚得面如土色急忙架槍飛逃饒你飛船駛下前面港內又有胡哨飛出宋江道吾命休矣不知究係何路兵馬且聽下回分解

結水滸全傳卷之三十

山陰忽來道人俞萬春仲華甫手著

第一百回

童郡王飾詞諫主

高太尉被困求援

卻說梁山兵馬敗回。行至汶河。忽聽得泰封山賊殺連天。宋江大驚失色。差人往探。那知這枝人馬與宋江部下無干。乃是一帶疎林敗葉。與金風塵戰。宋江聽了神志漸

漸安定。徂講面堆下慚愧道。我梁山兵馬。無向不利。今日這場敗衄。乃至風聲鶴唳。盡作追兵。豈非貽笑天下。衆人相勸無非說些勝敗兵家常事等話而已。宋江泣下道。悔不聽軍師之言。又傷了三位兄弟。折了無數人馬。悲歎一回。忽恨道。這番出師。不料此地兩受驚恐。我怎肯與北冢陰干休。我同衆將息數月。必來和他厮併。吳用道。兄長寬心回寨再議。竟舟穩棹前行。露華高潔。月明如晝。宋江浩然又歎道。不料這番徒傷人馬。浩眞山仍救不得。吳用道。這

也見無可如何宋江道此刻雲天彪那廝想已攻我淸眞山矣吳用道這怕未必此時天彪那廝兵馬也之了卽使此刻攻淸眞淸眞山總支持得住宋江道不知還有方法救得淸眞山矣吳用猛然心生一計對宋江笑道兄長要救淸眞山小弟卻有一法宋江驚喜忙問何法吳用道兄長方纔說要攻蒙陰我想梁山離淸眞遠蒙陰離淸眞近若得了蒙陰遣上將鎭守以此策應淸眞淸眞可保矣宋江大喜道既如此說事不宜遲我今親自就往札着山寨裏調生力

領來攻這蒙陰。這里受傷頭領。楊志李逵徐寧史進張魁。并受傷兵丁二千三百餘名。均着晁同回山寨將息。便教盧俊義派還上等頭領。星夜前來。宋江吳用呂方郭盛陳達龔旺張順阮小七八位頭領。統領未受傷人馬二千八百名。就在汶河南岸安營下寨。吳用道。且慢。此并還有一層詞酌。東京雖有信去。而高俅因兒子如此。報仇心切。必然阻擋不依我們在蒙陰。他去攛掇曹州惡奸。宋江只是點頭。吳用默想了一回道。有了。高俅之來。非參劾我也。爲兒子

正非爲梁山也矣林沖耳我們只須調林兄弟同來攻蒙陰。高俅探知必假收蒙陰以爲名。來向林沖打話。曹州可以無害了。宋江連聲稱妙。吳用又道此次調八馬須在五萬以外。方可濟事。宋江依了。便又差人去告知盧俊義。按下慢提。且說高俅自從放了兒子出京。每日除早朝外。閑暇無事。無非與幾個門客在書房賭博閒談消遣。一日正與孫靜敘談。忽報到山東曹州府失陷。都監陣亡。知府不知去向。高俅大驚。忙問來人道衙内到底怎樣了。來人道

不曉得孫靜心中。暗想道此人休矣。卻勸高俅道。太尉且是寬心。衙內是個文官。決不交鋒打仗。城破之後。或者相機脫身。也未可定。且消停數日。定有確信。高俅心如懸旌。搖搖不定。因歎道。咳。這畜生自己尋死。我一向教他不要出去做官。他偏早一句晚一句的在面前絮聒。是要出京去頑頑。後來曹州出缺。他便釘住了鬧個不休。說甚麼金曹州銀濟南。是個上上缺。必定要去。我一則被他煩不過。二則孩子們功名心重。也是少年上進之心。因而托了吏

郭將銓選名次掉了個頭。讓他去了那知弄出這樣事來如今要想他生還。說來不能得了。說罷淚隨聲落。眾人互相慰勸。高俅飲不沾唇。日日愁歎。過了幾日。忽有兩個家人自曹州逃回。原來他二人被難之際。混在百姓中偷逃出城。在附近躲擱了幾天。探了些信息。身邊一無盤費。剝衣典當而回。特地來高府報信。高俅叫二人進來。便問道衙內怎樣了。那二人中有一個年紀大點的上前稟道。衙內是盡忠的了。高俅一聽。嚇的立起來阿呀一聲。仰面便

倒。衆人譁然聚集扶起了高俅。足有半個時辰。方纔甦醒。孫靜勸解了一回。高俅又開言道。衙內怎樣死的。那衆人原知林冲索命之事。但此時不便直說。因僞答道。衙內被賊賺去。逼勸投降。衙內抵死不從。厲聲罵賊。自刎而亡。高俅放聲大哭道。我的兒你只知有君。不知有父了。孫靜心中暗想道。這個家人狠會說話。此人之死。必不如斯。便對高俅道。衙內如此忠烈。雖死有光。恩相據實奏聞。此仇可報。高俅道。殺盡了梁山那班草寇。方泄吾恨。次日高俅具

奏并請即日發兵。天子覽奏大怒道。梁山泊如此猖獗。上年蔡京提兵征剿。適逢瘟疫流行。朕因體䘏軍情。傳旨收兵而返。如今賊勢愈張。豈容再緩。只見左班內閃出一個大臣。俯伏啟奏道。微臣有愚昧之見。伏乞聖心鑒納。天子看是童貫。便問道。卿有何奏。童貫道。梁山罪大。王師進討此固理之所至。法之所在也。以臣愚見。利在緩不利在急。天子道。何故宜緩。童貫道。戰陣之事。貴有強兵。先貴有良將。我國雄兵百萬。原有疆埸效力之人。而能驅策其人者。

臣目中不過一二經畧种師道才壓千人總管雲天彪威楊四海此二人中用其一梁山若草芥矣無如种師道現在征遼不能兼顧雲天彪馬陘鎮守不可稍離依臣愚見或待种師道奏凱回京或命雲天彪相機恢復得此二人運籌帷幄可以一鼓而滅梁山此臣之所謂利在緩也天子沉吟半響又問何故不利在急童貫道梁山賊勢猖獗異常迺來攻取我兗州盤踞我濮邑奪我曹郡占我嘉祥此非尋常小醜之所能爲者萬不可以輕視況上將勦賊

于梁山而天加潦。雨太師統兵于曾縣。而天降瘟疫未始
非天心之諭我以弗急者我若不揣度其情形。觀察其行
止而以匹夫之勇與重兵以入重地。臣恐不至於喪師不
止也。此臣之所謂不利在急也。天子聽罷又復沉吟。這邊
高俅忙奏道。聖上休聽童貫所言。皆迂闊而遠于事情。我
皇朝養士百年訓練有素。謀臣如雨。猛將如雲。以此剿除
區區小寇。何向不濟乃無故畏葸遷。延坐令滋蔓難圖。養
成巨患臣實不解。天子道所奏皆是總之盜至於此。萬無

不從之理。高俅着加輔國大將軍。統兵二十萬。征勦梁山高俅領旨謝恩出去。童貫退朝。即到蔡京家來。對蔡京道所委之事今日極力諫阻。怎奈高俅那廝因兒子死了。大有以公報私之意。朝廷已準發兵。特來關照。蔡京心中忖。若即刻修書知照梁山。備述力不從心。抱愧無涯。小女狗壻崇尚貴寨。諸承照應。圖報有日等語。即着戴宗帶轉。且說當日高俅領旨回衙。便以孫靜爲參謀。召令胡春程子明二將須臾召到。高俅將衙內情由說了。便道本帥奉旨

征討梁山。煩二位將軍協力相助。二將聞衙內一樣吩咐各

眼裏生烟。鼻端出火。厲聲道太尉放心。都在小將們身上

捻定梁山一班賊人。剖腹剜心。祭奠衙內。高俅點頭稱好。

巴到欽定的八月十二日。辭了丹墀。統領大軍出京。文有

孫靜。武有上將胡春。稽了明。一路上浩浩蕩蕩。居然天兵

征討的模樣。與上年的蔡太師無二。行至京陵先差心腹

趕赴甘州探聽。并密訪衙內的屍身。心腹入帳。來河邊迎着。

進見高俅。竟一老以。員把林沖烹食衙內的情形說了。高

俅一聽面色登時雪一般的白將起來兩眼一瞪胡子一蹺立時死去了揪頭髮掐人中弄了兩個時辰漸漸的活轉來長歎一聲道罷了罷了我高俅不殺林沖死不瞑目說罷放聲大哭那心腹人又把林沖現在攻取蒙陰的話說了高俅便傳令入車向蒙陰進發孫靜忙阻道趁宋江全神貫注蒙陰這曹州攻取最易機會斷不可失請太尉先攻曹州無論曹州取得取不得宋江必來反救就是林沖有憾于太尉聞太尉在此他亦必前來那時賊兵奔波

遠來我兵靜壁以待。勞逸迥殊取勝易易。且高俅道林沖在蒙陰。我到曹州去。做甚麽先生不要阻我待我殺了林沖。再識軍務。孫靜見高俅執意要往蒙陰。便道太尉既欲前往那蒙陰去青州不遠。總管雲天彪韜畧淵深足可依仗太尉可檄調他來助戰。庶望成功。高俅道名大的深山我們現有二十萬人馬。程胡二將勇冠三軍。那邊不過幾個賊人。何足懼哉。遂不聽孫靜之言。發兵直趨蒙陰。孫靜退出。歎道。這番正中那吳用的計了。且說高俅兵馬未出

京之先宋江等兵馬在彼河南岸早已收到戴宗帶轉的信又會合林沖魯達武松秦明花榮五位頭領并六萬八騎宋江便與吳用商議進攻之策吳用道先着秦明領一萬人馬去繞雲山屯扎與清眞山聯合呼應協力堵禦雲天虎次着花榮領一萬人馬到鬬花林埋伏如此如此遂整高俅分派畢秦明花榮各領令去了吳用道據探子說蒙陰縣內文武官吏多屬凡庸縣城可以不攻自破惟有石家村好生利害須林魯武三位兄弟領二萬大衆努力

前攻先吞滅了那廝。方可以對付高俅。林沖曾逵武松屍
逃往召家村去了。原來召家村的主人。便是那同勃兒住
說的召忻。那召忻世代名家。弱冠時曾遇着个陰道士仙
聖。說他日後必有一番功業。只不可貪不知止。及長大來。
爲人情性純正而剛。交遊最廣。卻都是恭敬有節制的人。
若和他親近得上。卻是歷久不渝。有一等人過于討厭了
他。斜纏不清。惹動他的性兒。他便發作起來。打得你自不
信。自任憑你一等一的好漢。只消四五十個回合。終打翻

了若不如此。怎對付得林魯武三位英雄。所說他的渾家梁氏。武藝比召忻更高。因其本姓是高。所以雙姓高梁氏。生得面色光白如鏡。人都叫他做鏡面高梁。平時最喜插帶花枝。又名堆花。性情清潔。膂力剛强。不用長鎗大戟。佩帶十六口飛刀。倘有强人糾纏。遇着召忻。不過蹴幾個觔斗。若遇着了高梁。竟有性命之憂。高梁身邊有四個丫頭。皆以花草為名。一名桂花。一名薄荷。一名佛手。一名玫瑰。四人也都有些武藝。只是性情柔軟。人物嬝娜。若遇力量

平庸的人。他也儘殺。得翻所以召忻村中無分內外人人利害。那召忻在召家村團練鄉勇。日日操演。本是有意與梁山作對。遵王敵愾。以盡食毛踐土之誠。那日聞知申劉兒爲宋江所殺。召忻便對高梁歎道。申劉兒錯了。我等這般武藝。尚且經不得水關中家兄弟。如何想在水裏去取他。只貪圖沉船一着。取得他人數多。不想自己的力量減輕了。如今不必說了。只是梁山賊人必然前來生事。須須先准備方好。高梁道。何不請史谷恭先生進來商議。召忻

道有理。便吽從人去外面書房請史谷恭先生。原來史谷恭是召忻的書記。爲人最有細心。深曉太乙壬遁。及遊挖穿地之術。當日聞召忻有請。即便進來。召忻便將欒備梁山之法。請教史谷恭。史谷恭道。此事大須斟酌。撚鬚沉思一回。須賢梁孟武藝超羣。即方戰儘可取勝。所可慮者。梁山强兵數萬。壓境而來。孚愚有一策。可以必勝。召兄可于本村四面築起一千零八十個大圓壇。令花貂金睦二將把守。按就九宮方位。愚自有元妙方法。管教他入得陣來。人人昏

送召忻高粱皆吾依計安排未及一月忽報梁山大夥賊
兵來也召忻便點齊鄉勇四面把守斷住水口召忻高粱
一齊扎抹停當等待開戰又吩咐莊客預備麻繩千萬條
賊兵來一千綑一千來一萬綑一萬一個不許放走召忻
道我等綑一賊梁山少一賊也諸君各宜努力莊客齊聲
答應只聽得村外人喊馬嘶賊兵已到召忻手提潑金鏜
渾身黃金鎖子甲騎匹黃膘馬當先迎敵只見對面梁山
陣上跳出一個莽和尚一條禪杖早已飛到面前召忻急

用鋭架住道來將通名。魯智達一禪杖飛下。道門休認識灑家。召忻大怒。便颼颼的舞起那柄溜金鋭。渾身上下純是金光。托住那枝禪杖。大戰一百三十餘合。不分勝敗。殺氣飛騰。天旋地轉。那邊召村陣上高梁看得分明。便一飛刀智到。魯達大吼一聲。輪起禪杖。格禪杖環上飛刀。正着火光門迸。說時遲那時快。召忻早已一鋭搶到魯達脇下。魯達禪杖急格。將那鋭格開尺餘。不覺惱動了武松。輪起早將飛斧前來。一飛刀早到。武松急閃那飛刀。飛出武松

背後三丈餘。路斜插在衰草地上。曾達拖了禪杖便走。只見武松棍棒。召折金鐙已攪。做一團。但覺一片黃雲繞住青龍盤舞。又戰了一百餘合。兩邊陣上都看呆了。林沖大怒。挺着蛇矛拍馬前來。只見武松巾上飛刀見着武松急閃。比退下來。林沖蛇矛刺入。金光影裏。大呼酣戰。只見飛刀接連三口。從林沖頭上飛過。末後一口飛刀。直射到梁山陣裏。餘力不衰。牙旗邊一小將。當心刺着。梁山陣上一齊大驚。曾達武松大怒。一齊上前厮鬭。這邊邊高梁見了輪

起日月雙刀。渾身白銀細砌甲。拍動銀合白馬。一條雪光衝到。召忻勒馬回陣。這里林冲魯武三人擒戳高梁。看官。高梁武藝雖然高強。怎當得三個英雄廝併。原因三人已被召忻溜之。所以兩口明刀。儘可敵得三般兵器。那召忻在陣中。略定定喘息。重復出陣交鋒。這場惡戰。直殺得天昏地暗。山嶽動搖。饒林冲魯武三人這般大力。也兀是有些頭迸眼花。召忻收兵。林冲吩咐衆人將召家村團團圍住。不通風。只見史谷恭頭戴萬巾。身披八卦道袍。手執拂塵。

立在壇上指着賊兵笑道量爾等賊子有多少本領。敢掮入我九宮法壇來。魯達大怒道。直娘賊吃灑家三百禪杖。武松攔住道。師兄且休鹵莽看這般鳥男女逃到那里。林沖道且待明日衆兄弟再去厮併了他這兩個鳥男女再說。當日收兵無話。次日召齊高梁先來挑戰。三人一齊大怒。前去厮併自辰牌鬭至午牌。不分勝負。連戰十日。召剌雖失些器械。林魯武三人也不自倦。忽報吳用軍師到來。三人出營迎接。同入中營坐地。吳用開言道。召家村的

再怎樣了。林沖便將召村的情形說了一遍。吳用縐眉道。不料召村竟有如此利害。眾兄弟休要廝殺了。養息幾日。好對付高俅。三人依了。撥兵數日。忽報花榮領人馬轉來。吳用大喜。傳進。只見花榮身帶重傷。吳用大驚。忙問緣由。花榮請罪道。小弟奉軍師將令前往關花林。即伏那高俅果然中計。小弟令軍上放下礧木滾石。塞住兩邊谷口。亂箭齊下。高俅兵馬失去無數。不料兩山背後忽抄出無數官兵。小弟忙約人馬退回。前面又有官兵攔住。當先一員

將官旗號上是東城兵馬司總管程使一枝五指開鋒鎗。鐵鎗。小弟自不小心吃他刺中肩窩。人馬損折二千只可惜高俅那廝。險破小弟捨命吃他走脫了。特來請罪。吳用聽了又添得一重心事。忙請宋江來商議。先送花榮回山將息。少頃宋江領呂方郭盛陳達龔旺張順阮小七一萬二千餘名人馬來到召村。與吳用互相議論。忽報高俅兵馬已離城不遠了。吳用忙教武松領一萬人馬。留住召家村。只宜堅守。但求當得住召村兵馬便好。切不可廝殺。倘

或失利大爲不便。宋江吳用統領全軍去迎擊高俅從縣城經過只見城門緊閉原來蒙陰知縣胡圖防禦等立閉得梁山人馬在村。嚇得魂不附體。躲在城中。抖作堆只求不來攻打而已。宋江等過了縣城。望見高俅兵馬旌旗浩浩殺氣騰騰原來高俅在鬪花林敗衂後尚有十二萬人馬一心要尋林沖仍向蒙陰進發。這邊林沖望見高俅旗號怒從心起勃不可遏便對宋江道小弟願即刻前去取這老賊頭顱來。宋江道林兄弟且耐只見吳用笑道林

兄弟儘可去得便對林沖道賢弟去時只消如此如此管取高俅到手宋江大喜道軍師眞料敵如神也林沖領令提了丈八蛇矛帶領五千人馬便行吳用又叮囑道賢弟切須依着言語萬不可因忿使性不惟高俅捉不得恐賢弟反有不利林沖點頭這里宋江吳用約全軍退過縣城安排下各路兵馬那林沖早已領兵殺到高俅營前林沖挺着蛇矛一馬當先放開霹靂嚨喉大叫高俅剝皮畜生你林爺爺在此快出來納命營門開處高俅出馬揚鞭指

看林沖罵道。你這賊配軍。犯了彌天大罪。本帥赦你不死。你倒林沖咬牙切齒大罵。奸賊休走。我捉住你生嚼。驟馬挺矛直搶高俅。高俅急逃入營。營邊閃出一員大將。喝道。逆賊休亂鬬。吾乃宣威將軍栢能聖是也。舞雙刀飛馬迎戰。只三合。吃林沖一矛刺入脇縫。死于非命。林沖方扳得矛起。早有一將出馬。大叫明威將軍畢定書在此。輪開山斧來敵。林沖不上六七回合。早已中矛落馬。不覺惱動一位將官。輪着潑風大斫刀。躍馬前來。大喝林沖不得猖獗。

你認得都虞侯胡春麼。林沖更不答話。舉矛直刺胡春。胡春舉刀迎住。戰到十五六合。林沖卻暗暗稱奇。那胡春不住手鬬到七十餘合。不分勝敗。林沖只得回馬便走。高俅在營門上望見大喜。便叫道。胡將軍努力休放走這賊。林沖大怒。重復撥馬轉來。恨不得直上營門刺殺高俅。卻吃胡春擋住。又鬬三十餘合。林沖奔回本陣。孫靜在旁看了。便教高俅再辱罵。果然惱得林沖又轉來廝殺。高俅便傳動大軍齊出。孫靜急阻不住。林沖見高俅大軍潮湧般過來。只

得率領本部飛逃高俅那里肯捨死也要捻林沖親督全軍儘力前追孫靜大驚道必死可擄此公是矣忙教一騎飛馬追上止住高俅高俅道恁的孫軍師不許我捉林沖來人道孫軍師言林沖必非真敗高俅恨道你多說便悞我路程只見前面林沖兵馬已抹過縣城去了高俅直追上去也過了縣城前面林沖已去遠一暇高俅狠命相追忽見左首林子內有旌旗閃動高俅大驚道防有伏兵忽差人去探只見地上虛插旌旗靜蕩蕩並無一人高俅道

眼見這廝們怕我窮追。卻故意詐裝伏兵阻我。便傳令衆將努力前追。又追一段。林沖忽然勒馬回兵。挺矛大喝道。高賊你休道我眞敗。你看後面伏兵已起了。高俅忙教後面探看。毫無動靜。高俅依仗身邊有七萬人馬。毫不怯懼。令胡春一隊先出。催動軍馬。烏蜂也似的蓋過去。林沖兵得五千人。如何抵敵。得過紛紛敗走。忽見前面三處號炮飛起。三路兵馬齊出。乃是張順呂方陳達一字兒扎住陣腳。陣前密麻也是傷。狠殺子母砲。乒乓乒乓往前亂打胡

春督令軍馬衝殺幾次三番上前不得忽聞後面連珠砲響報道有兩枝賊兵抄入高俅大驚忙分後隊接應這邊梁山郭盛由左路抄出龔旺由右路抄出合兵厮殺一陣郭盛龔旺分頭繞出兩傍忽退去了高俅因走失了林沖又見有伏兵忙令全軍速退那張順呂方陳達緊緊連環追上胡春急切退不得慌得高俅飛速領一萬人馬先毛走不數里後面一枝兵馬截住將高俅與胡春的兵馬剪為兩段前後不能照顧高俅大驚回頭看時就是那林了

内虛插旌旗之處殺出無數人馬當先一將是阮小七高俅急忙飛逃前面又是一枝伏兵殺出高俅擡頭一看更非別人原來就是那個緊對寃家林敎頭領着八千生力軍由別路抄轉來也嚇得高俅幾乎落馬幸虧身邊三個總管鄷有子謂衍說捨死命敵住林冲不防阮小七已領兵在後面掩來急得高俅不知所爲見那張順呂方郭盛陳達龔旺殺敗了胡春也同來助戰把高俅圍在垓心眼見高俅一命難保忽然梁山西北角人馬翻亂一員大將

帶領二萬兵馬如生龍活虎般殺入重圍正是頭城兵馬一
司總管程子明。原來這日程子明醉臥後帳。高俅輕干覷
敵不去調他上陣。孫靜聞知高俅失利。即催子明前去接
應。子明睡夢中驚起。急忙提兵出營。只見胡春渾身血污。
領着敗殘兵逃回。子明大怒。急催人馬前往。高俅見了救
星沒命的跟上來。程子明一枝五指開鋒渾鐵鎗。攪開一
條血衕堂奮勇殺出。高俅仗着那御賜烏雲豹馳電般跟
了。程子明逃出重圍。呂方龔旺都紛紛退下。林冲那里肯

搶驅大隊掩殺。高俅沒命飛逃。正過縣城。忽見前面一個胖大和尚。帶領人馬邀住。那和尚手提禪杖。劈面打來。程子明急忙架住。嚇得高俅急忙跑過吊橋。叫開城門。躲入裏面去了。那程子明併二萬兵也一同退入城中、拽起吊橋。林冲傳令將蒙陰縣城團團圍住。裏面程子明督兵抵禦。且喜城上也有些灰瓶石子等物。擋了一陣。那孫靜聞知這信。叫苦道。怎麼被他們驅入城中了。且幸城外還有三萬兵馬。好作犄角。怎奈胡春受傷太重。厮殺不得。還有

兩個總管一名何有勇一名石少謙懦弱無能恐不濟事孫靜沉思一回道千鳥歷我替他創的營寨今日兀是頭還咳血他自己去尋死干我甚事待欲脫身遠颺忽想道且替他盡些人事。且叫這兩位總管聯名出信去求求雲天彪我前日探得賊人已有重兵把住狨雲山雲天彪未必來得。來不來且自由他遂寫起一封信兩總管會名求救于雲天彪。心腹人飛速遞去。不數日到了馬陘鎮御史雲天彪在署。公人將信遞進雲天彪拆開細看。卻是

高俅被困要請救兵，便叫雲龍過來說話。有分教：數行翰札，豎旆起山裏兵權；幾陣軍兵，救出坑中宰相。不知雲天彪說甚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結水滸全傳卷之三十一

山陰忽來道人俞萬春仲華甫手著

第一百一回

猿臂寨報國興師

蒙陰縣合兵大戰

却說雲天彪接了石何二總管的信方知高俅在蒙陰被困要請救兵。當即叫雲龍諭話雲龍即忙來到。天彪道高太尉被困在蒙陰縣城。寫信來請救兵。我等速宜往救。使

把信遞與雲龍。雲龍看畢道。高太尉統兵出京。原說從曹州進發。不知何故忽來此地。反主爲客。自取敗北。天彪道。可不是麽。他到蒙陰。軍報不通。驟然而至。在他以爲出其不意。不知正入人之算中也。如今事已如此。不必說了。但太尉乃朝廷大臣。蒙陰乃天子疆土。我等現在鄰境。理當速速救援。雲龍道。此事不須爹爹勞頓。料那梁山兵馬已被孩兒願代爹爹領兵前去。兵法乘勞。可以一鼓而下。天彪道。這也便得。現在淸眞山塵氛未平。我卻未可輕離此

境就着你前去雲龍道此際倒有一巧妙機會行得天彪問何事雲龍道陳道子身在猿臂心在王家只因奸臣間阻而本身又無尺寸之功此番救蒙陰爹爹何不寫封書邀他同來協助一則陳氏父女智勇雙全此去定可集事二則陳道子救得蒙陰就是王家出力之人而高俅得命必然深感道子前仇可釋矣爹爹以為何如天彪道此事亦妙我寫信專人到猿臂寨去你先領八千人馬同李成胡瓊去到蒙陰雲龍領命遂帶同李成胡瓊飛速前行方

出青州地界。前軍探報前面繞雲山有賊兵埋伏。李成胡瓊看道如此怎生過去。我們不如先殺散了那厮再說。雲龍道二位將軍且慢。便問左右道。從此處繞道到蒙陰。當有幾站路。左右對道。從此岔出二龍山抵小汶河渡口。尚有四站路。雲龍便對李胡二將道。我並非怕這厮們。只是蒙陰十分危急。我軍此來宜於速進。若與他中途厮殺。則使勝他。得來已無及於蒙陰矣。李成胡瓊同聲稱公子高見。便催兵向二龍山進發。雲龍看那二龍山崖岸陡峻。岡

蟠綿亘實乃青兗保障。閱了一回。忽看見繞雲山殺氣騰騰。猛想道。那廝若知我繞道。必然半路邀擊。便差人飛稟雲天彪。再遣勇將領一枝兵。扼住繞雲山。使其不得進兵。衆人見雲龍如此智謀。無不佩服。便一同向蒙陰進發。按下慢表。且說陳希真自九陽鐘得勝之後。便有恢復兗州之念。日日操演人馬。整頓軍務。一日操練已畢。希真與衆人在後堂閒話。談及梁山南剪曹州。東務青州。希真笑道。宋江那廝兵力疲矣。麗卿道。那時可惜爹爹不肯去。不然。

斫他幾個頭顱來。一來幫幫雲叔叔。二來也顯得我們替官家出力。希眞道。你着甚急。那厮們少不得有事撞在我手裏。祝永淸道。近聞那厮又復東圖蒙陰。高俅統天兵東下。曹州。那厮兩邊牽顧。眞所謂疲於奔命也。希眞嘆道。高俅如何對付得梁山。卽如上年蔡京出師。不損梁山毫末。徒爲朝廷損威耳。前後一轍。言之可傷。劉慧娘道。近日蔡京竟不見動靜。希眞笑道。蔡京就因招安宋江這起案鬧了大禍。又被甚麼道士郭天信說日中有黑子。是臣蔽君

之象。因此宮家愈疑。竟將他貶了三級。慧娘笑道。如此說來。蔡京却是冤枉的。希眞永淸都道。爲甚冤枉。慧娘道。金水二星抱日爲輪。有時在伏見輪之下。又道與太陽經緯同度。皆能令日中有黑子。此七政行度之常。豈不得爲災異。于蔡京甚事。希眞永淸都笑。慧娘又道。若將本年金水三年根及平引實引初均二均。各各細查。便知道日中黑子是金星是水星。希眞稱是。正在縱論。忽聞簷前喜鵲羣叫。慧娘便袖占一課道。天喜發傳。天恩加月。必有喜信到來。

言未畢。忽報馬陘鎮雲總管有信到。希真忙出廳接信。拆閱。衆人同看。只見上寫着道。亍仁兄閣下。久濶芳型。時深葭溯。近想道臻上乘。德叅元門。修九轉之金丹。爐開造化。通一靈於玉闕。品重神仙。猶復志切忠忱。力招義勇。迪無窮之訓練。儲有用之材。能佗時博寵乎龍顏。實此日肇其千猿臂也。頃有倒懸一事。乞借仁威。祇因太尉高公領軍勦賊被困蒙陰。蓋太尉出師之際。正梁山東去之時也。設彼時乘其不備。先復曹州。原可一鼓而擒。再追巨寇。乃竟

計不出此。直抵蒙陰。以致賊勢猖狂。官軍損敗。見在攻圍
甚急。危險非常。道人星夜來前。哀號求救。弟因事關君國
分所難辭。已命小兒雲龍。帶兵前去。惟是梁山勢猛。太尉
事危。使非助以神兵。且久恐難奏效。因思道子勇能蓋世。
才智超倫。一到蒙陰。重圍立釋。用敢片言勸駕。諒不我辭。
務即會合天兵。匡扶王室。兼且高公舊誼。從此修盟。既輸
力于天家。復用情于舊好。公私兩得。傾耳捷音。順請德安。
柬紅另具。希眞看罷。吩咐欵待來人。便一面商議點兵。只

見麗卿道爹爹你怎的要去替高俅須吃別人笑我沒志氣顛倒去奉承他希眞道你不曉得這雲叔叔信裏說蒙陰是官家的地方所以叫我去救並不說甚麼救高俅麗卿道既如此我們就去只是孩兒還有一句話我們去殺退賊兵保全這蒙陰縣城看高俅那廝想逃出城來孩兒便一槍戳殺了他休叫他回到東京又去詐害百姓那時節爹爹休要阻我希眞頓足道你怎的這般纏不清自古道打狗看主他是官家的大臣不爭你殺了他如何對

付得官家。慧娘道。姐姐只管去。我們此去是殺賊救官。再不吃別人笑。永清道。他此番喪師辱國。官家少不得處治。他要姐姐費手做甚。麗卿道。既知此。就饒了他。希眞大喜。便派麗卿爲先鋒。希眞親統大隊。猿臂寨去調眞祥麟。新柳營去調上天覇。帶領八千人馬。卽日興兵。不數日到了蒙陰。只見前面已有馬陘鎭旗號。知是雲龍的兵馬。希眞便吩咐安營下寨。自己帶了二百名伴當。前往相見。麗卿也要同去。雲龍聽說猿臂寨兵到。大喜。急請希眞父女進

營各人相見敘談麗卿便問道。兄弟到來、打過幾仗了。雲龍道。我來此只殺得一陣。看那賊兵兀自被之。只是不肯休息。我來時他已環城築了土圍。竟有除死方休之意。麗卿道。那廝不肯走。便殺他個罄淨。希真道。只用必不愿至於此。便問道。豹子頭林沖在賊軍中否。雲龍道。正是他最剃害。希真道。是了。他所以不退者。爲高俅耳。高俅既逃。他必不戀蒙陰矣。只是高俅好生無謀。無故潛入城中。又不設立犄角。雲龍道。他退入城中。小姪也不解其意。若說起

犄角。他原有一枝兵馬。只是小姪方到他已沉沒。據逃來的幾名官兵說。何有勇石少謀。一總管皆陣亡。總管胡泰受傷深重。墜馬而死。還有一個叅謀孫靜。當兵敗之際。吐狂血而死。說到此際。希眞暗想道。孫靜原來死于此地。雲龍又道。此刻小姪這一枝兵。替他代作犄角。專等老伯到來。一同攻那土圖。麗卿聽了。高興起來道。我們何不就去攻土圖。希眞道。也是。我們銳師遠來。賊人勞師已久。此刻機會利在速攻。說罷。便與麗卿起身。辭了雲龍。雲龍道。小姪

還有一事奉告小姪。探知這里有召家村義民。甚爲驍勇。可惜被賊兵擋住。不能同來。救圖希真道。既如此。愚侄便發兵去。接應他同來。麗卿道。就是我去。雲龍道。聞得他那員賊將是景陽岡打虎的武松。語未畢。只見麗卿道。怕他做甚。他會打老虎。我會打打老虎的人。雲龍大笑。希真與雲龍約齊時刻同攻。土圖遂辭別回營。先命麗卿帶領二千人。用幾個土著爲向導。飛速往召家村去了。這里馬陘寨僧兩營。等到約定的時刻。各自三聲號砲。馬陘營東李

成守寨。雲龍領胡瓊出陣。傍邊營裏眞祥麟守寨。陳希眞領王天霸出陣。浩浩蕩蕩。直奔梁山土圍。槍砲矢石驟雨般往上飛打。勢不可禦。眼見梁山人馬支持不得了。且慢那邊梁山作些甚麽事情。也須得交代明白。且說林冲見高俅入城。便同魯達張順阮小七呂方郭盛陳達龔旺將蒙陰城團團圍住。一面差人飛速報知大營。宋江吳用皆喜。忙來城邊看視。吳用笑道。高俅入城。甕中捉鱉矣。衆兄弟協力攻圍。不怕那廝插翅飛去。林冲大喜。衆人正在四

面攻圍。忽報召家村衝突甚急。武松獨力難支。吳用忙教呂方郭盛去幫助武松。又吩咐武松緊緊自守。合方發。忽報官兵分兩大隊殺來。正是何有勇有少謀。二總管宋江吳用慌忙設計迎敵。吳用差人飛速到山寨裏教盧俊義添派兵將前來。這裏曾達阮小七與石何二總管輪戰互有勝負。直到第七日。方纔殺敗官兵。衆人方纔築土圍盡方攻城。攻到三日。忽報秦明領敗殘人馬逃回。乃是被馬陞鎮風會縱火殺敗。秦明身受火傷。 共用二三齊大驚

麼了。忽報有馬陘鎮官兵繞道而來。宋江道這便怎麼。只見林冲道。此處東之可惜就是這高賊平白放走了。他也不甘心。那官兵新來未定。小弟願領兵先去厮殺一陣。如果勝他不得。再定行止。宋江吳用都道也可。使得林冲領令前去。林冲雖然對付得雲龍。只是手下兵將屢戰疲乏。抵當不得雲龍的生力軍。殺了一陣。不分勝負。收兵回關。次日林冲正待出戰。忽報猿臂寨兵馬亦到。弄得宋江吳用不知頭路。如在夢中。都道怎的怎的陳希真這般

舉動。真是怪事。他難道和高俅沒仇隙。吳用道。且看他的來意。正待發人探聽。忽見東南角上。猿臂寨旌旗飛動。喊殺連天。陳希真領兵到來。林冲大怒。提矛上馬。那邊猿臂寨槍砲矢石。已到關上。林冲急切衝殺不出。關上死命抵禦。希真攻了兩個時辰。賊兵死傷無數。那東邊亦被雲龍攻打得十分危急。賊兵漸漸難支。那希真雲龍都指望城內官兵殺出來。梁山土關可以立破。誰知那高俅緊閉城門抵死不肯出來。你道這是何故原來高俅自從被圍之

後只仗得子明督兵堵禦。三位總管協同扶助日日盼望救兵。這一日聞得城外喊殺。高俅大喜。忙登南門看時。偏偏先見了猿營寨的旗號。高俅問符立道猿臂寨是那一處該管的。符立咋舌道。又是一路賊兵來也。這猿臂寨的頭領便叫做陳希眞好生了得。高俅一聽陳希眞三字。把魂靈嚇出三千里外。半嚮收不轉來。桂子明請開城出戰。高俅急忙搖手叫住。纔入城下。就聞得馬陘鎮兵到。亦疑畏不敢出來了。那宋江早用允自心虛膽怯。深恐腹背受

敵將心先亂士氣自然不固那希眞雲龍見陣上紛亂攻打愈急正在危急存亡之際忽見正西上砲聲響亮旗號飛揚乃是梁山上新調的人馬遠遠來也希眞見了一面去報知雲龍一面忙約人馬且退林冲早已驟馬挺矛而出希眞舉矛迎住林冲道陳將軍且慢將軍此次來替高俅出力甚不犯着希眞大喝道蒙陰乃天子疆土豈容賊子蹂躪林冲大怒舉矛直刺兩馬盤旋兩矛並舉戰到二十餘合希眞逼住矛道林將軍且聽希眞有實言奉告希

眞爲想受招安。不得不傷動衆位好漢。爲我回報宋公明。如此方是受招安的眞正法門。說罷勒馬回兵。林冲追上一段。那梁山上黃信燕順領着八千人馬。望見前面廝殺。便併動人馬旋風也似的殺到面前。希眞早已退歸本寨。黃信燕順會着林冲。便議攻寨。林冲道。二位將軍且休回莽。陳希眞那廝詭計多端。攻寨必中其計。且與軍師商議定奪。二人聽了。便約了人馬。緩緩歸關。方纔望見關門。只聽得猿臂寨號砲響亮。林冲等急回頭。只見希眞一馬當

先左有真祥麟右有王天霸領着一行人馬掩殺過來個個都是養足氣力未曾厮殺的兵馬一聲吶喊一齊掩上亂搶衝殺林冲黃信燕順大怒亂軍中林冲敵住陳希真黃信敵住真祥麟燕順敵住王天霸六人六馬六般兵器攪做一團四面喊聲振地殺氣影中將鬬將兵鬬兵但見兩枝矛如飛虹驚電馳驟於刀鎗劍戟叢中梁山兵隊已紛紛擾動猿臂兵個個奮勇大呼馳突所向無敵只見王天霸筆撾打處燕順的樸刀頭早已折落燕順心慌取勝

刀抵住苟信喪門劍。被眞祥麟的鎗逼得風旋雲轉。林冲
見自己的兒郎們。兀自厮殺不得。無心戀戰。爭奈和希眞
兩矛盤住。不得脫身。但見梁山兵早已殺得屍橫遍野。黃
信燕順知不是頭。便偷個空抽身回馬而走。林冲將矛向
外一吐。順勢壓住希眞矛頭。急忙帶轉馬頭。拖矛待走。希
眞矛起。早已點着林冲挽兒。林冲急閃。驟馬加鞭而走。希
眞從後前追一陣。痛殺那賊兵。只恨爹娘生得腿短。看官
這是那賊兵自己錯怪了。須得替他剖明原委。原來那些

賊兵跟了黃信燕順望見廝殺飛驟前來本已走得百脈
沸張三焦喘滿那時希真若迎住廝殺則賊兵仗着一鼓
奔馳銳氣倒也無能抵敵誰知希真早已料透急忙避去
待他上前緩走時心安神閒銳氣頓減劫將本部未經廝
殺的銳兵調向前部乘勢追殺是以大勝兵法曰避其銳
銳擊其暮歸朝暮者非時日之朝暮也希真深知其意矣
當下希真大隊掩殺賊兵走竄無路前面關門緊閉賊兵
急切叫關不得入希真縱兵掩殺賊兵半個不留只剩得

林黃燕三人繞圍落荒而走。希真便乘銳攻關。只見關門緊閉。絕無動靜。前面雲梯兵報稱關內已虛無人矣。那雲龍正在裏首攻關。忽得希真飛報。教其切勿退避。雲龍督兵前攻。愈加緊急。忽見關上槍砲頓歇。只是裏面鼓角怒號。雲龍大疑。半響。胡瓊忍極。覷身縱上關門。只見懸羊擊鼓。皮囊吹角。賊兵早已遁逃。雲龍遂驅兵進關。進得關時。恰與希真會着。忽聽得門外人喊馬嘶。希真雲龍登關看時。只見無數賊兵棄甲拋戈。沒命逃來。隨後一員女將手

撚一枝梨花鎗攪入賊兵隊中撞人仰腹攛馬翻蹄原來
麗卿這枝兵馬從雲龍營後掩殺過去不惟吳用不及料
即武松亦不及防當時武松被麗卿背後搶來召忻高粱
奮勇前殺如何抵敵得住自然紛紛敗走那召村護勇隨
着麗卿大隊殺來賊兵見關上編插馬陘猿臂旗號大吃
一驚情知進不得鬭急得走投無路那李成又引兵出寨
當前截住麗卿只顧領兵驅殺希真忙往關上叫道卿兒
住手麗卿那裏肯歇果然惱得武松轉身來狠鬭麗卿

龍忙叫道李將軍住手待他過去追殺未遲李成忙將陣勢一字擺開放得賊兵過去麗卿李成召忻高粱合兵一處追殺一陣斬獲無數一同上圖斯會雲龍讚麗卿道姐姐眞神勇無敵也麗卿道我捉得一員賊將不知是誰是個標緻少年此刻我已交付尉遲大娘綑縛解來了希眞大喜召忻高粱都佩服道久聞姑娘威名今日方纔親見馬陘大小將弁也無不佩服當時馬陘猿臂召村三路人馬會同一處齊向縣城進發只見縣城兀是緊閉城墻上

有些兵丁探望雲龍一馬當先高叫道請太尉開城賊兵已殺退了半響那高俅方纔上城俯看問雲龍道小將軍貴姓雲龍答道小將乃青州馬陘鎮總管雲天彪之子雲龍是也高俅道為何有猿臂寨賊兵同來惱得麗卿大叫道你這老賊顛倒不識好人我父女好生出死力來救你你顛倒罵我希眞連聲喝住雲龍道這陳義士實來協同剿賊保護霊駕的高俅滿面羞慚備問其故雲龍道父親得石何二總管信知太尉被困父親因境內賊氛未平未

敢擅離職守。特着小將前來。奈賊勢猖獗異常。小將正在

難支。幸這陳義士父女奮身前來。方纔集事。高俅聽了。首

肯。希眞道。道子仁兄。不料你是我救命的大恩人。聲淚俱

下。傳令開城。雲龍先入。希眞對麗卿道。你怎地性急。高俅

這副嘴臉。可想遂見得官家裏。你也落得看破。但此麗卿

笑而點頭。一同入城。召忻高梁也隨了進去。當時雲龍希

眞等都叅拜了高俅。高俅被圍將及一月。覩這城如囚籠。

恨不得早走。便命程子明領兵護送出城。雲龍希眞等相

送高俅對希眞道難得仁兄垂救小弟此回定在官家前保舉吾兄希眞稱謝心中暗笑高俅得了性命連兒子之仇林冲之恨都記不起歡歡喜喜的去了雲龍賀希眞道老伯此來有功王家從此建功立業廊廟顯揚可賀也希眞謝道全仗督府鼎力周旋正說間[illegible]尉遲大娘縛了那貝麗卿捨來的賊將獻上雲侯交與縣官推問方知便是假扮武妓刺殺天使[illegible]鄧盛雲龍大喜道卿姐捨的原來就是這人眞是[illegible]賜其便也待小姪稟知家君

將這賊解赴都省爲老伯叙功希真大喜拜謝馬陘猿臂
召村三處將官在縣署內大宴三日雲龍衛希真道家君
盼望已久小姪亦解賊前去也便將郭盛釘入囚車親身
同李成胡瓊押解。提本部人馬起身回馬陘鎮去希真父
女及衆將與召村英雄并縣中文武官吏都親送出城希
眞又說了許多感激語灑淚而別衆人轉來希眞亦提本
部兵馬起身對召忻道此地須防賊兵再來滋擾令侄賢
梁孟保障召忻領諾尚梁請麗卿到山村一敘麗卿欣然

願往希真道高梁嫂情不可卻卿覓且去一敘我在前面承恩山屯札等你麗卿大喜當時猿臂召村兩處人馬倒丁縣官出城那胡圖符立依舊放寬了心照常辦事希真祥麟王天霸帶領人馬前赴承恩山去麗卿領紅旗又郎同召忻高梁到了召家村史谷恭李宗來迎各賀勝[illegible]之喜麗卿看那召家村後靠稽山前臨鏡水連雲浮白遙野迷黃壇壇重重連綿不斷每壇兩面大防牌每牌用木刻長人執持狀類西羌人模樣用松木支架下面五隻天

狗八枝胡孫高粱對麗卿道這就是史先生的元妙神機麗卿也不解只見前面一帶碉樓十分堅固高粱引麗卿進了莊門又進了內莊原來內莊也有碉樓雉堞召忻和史谷恭在外莊發放人馬高粱邀麗卿到了召府進了還醉堂到清香亭早有眾女眷出來競問道這位姑娘那里來的高粱說了底裏諸女眷各各駭異道呀原來就是女飛衛名道了萬福把麗卿圍在中間拖袖攜手細細的看了一回都道不信這位斯文姑娘連那打虎的武松都上他

手不得麗卿笑道你們不信待下回奴家再做遭與你們看諸女眷都哈哈的笑遜坐畢高梁與麗卿敘話麗卿方知諸女眷都有些武藝高梁道目前陣上瞻仰威風實為欽佩就是貴部下眾女郎也驍勇非常想見女將軍訓練有方麗卿道這算什麼賢嫂身邊四員女將倒也了得高梁道這四個丫鬟奴家平時也教他武藝只好在家裏頑耍頑耍上陣時亦當不得正用麗卿稱讚不已高梁道女將軍既是賞識他願以奉贈麗卿道使不得[illegible]須[illegible]寶

高家道不妨家中還有香雪了頭隨身伏侍并且還有一個女兒陪伴麗卿便稱謝了高粱便叫桂花薄荷綠手玫瑰一齊進來拜見了麗卿麗卿大喜高粱治筵相待麗卿在衆位女英雄中盤桓了一日次日麗卿恐父親等久便辭了高粱諸女眷并辭了召忻劉道聲采擾高粱送出莊門麗卿帶了紅旗女郎并四個了環告辭而別這里召忻高粱依舊訓練人馬衛護梁山那麗卿領衆便一直到承恩山會着希真一同回到山寨衆英雄聞知救了衆陰捻

了郭盛無不大喜。都隨了希眞諸將威亭舞蹈畢。各歸職守。靜候恩光。按下慢表。且說宋江。吳用棄了土圍。直奔到鬭花林。見林冲、黃信、燕順、武松、呂方陸續敗回。并知彭玘被擒。宋江放聲大哭。怒氣沖天道。陳希眞我和你前生無寃。今生無仇。怎麽沒事處來尋我的岔。林冲亦忿極道。你這賊道。難道和高俅無仇。今日契奇地來賣人情。衆頭領無不大怒。吳用道。我等兵馬且休。遠遠待他們去後。再去襲取蒙陰。然後踏平召家村。剪除馬陘鎭。掃滅猿臂寨。宋

江道軍師之言極是且着人去探聽郭盛下落數日探人來報郭頭領已被解赴馬陘鎮去了宋江大驚對吳用道那厮敢道是要去受招安吳用綱眉不語宋江便走近吳用前附耳道這事便怎處吳用沉思半響便附宋江耳邊道且教戴院長去託蔡老阻擋如果阻不得再想别法正在商量忽接到蓮平差人飛報曹州被官兵圍困甚急宋江大驚道莫非高俅回去順便去滋擾曹州吳用道且着來差進來問明便知來差進來稟稱道官兵打得山東鎮

撫將軍旗號宋江道鎮撫將軍便是張繼那廝懶而無勇焉能有謀怎麼董平兄弟對付他不得吳用道既然董平危急我等且暫放下蒙陰速去救援說罷拔寨起身看官若說張繼能敗得董平不特宋江不信卽看官亦不信并說書的亦不信務要打聽明白再述下回交代